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七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3526/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七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七〇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方眾甫集十四卷

〔明〕方應選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葛太史公集五卷

〔明〕葛曦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德平葛周玉樹堂刻本

..... 二四三

唐文恪公文集十六卷

〔明〕唐文獻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楊鶴崔爾進刻本

..... 三二八

尊拙堂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一)

〔明〕丁元薦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丁世濬刻本

..... 六三六

方衆甫集十四卷

〔明〕方應選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方衆甫集

十四卷》提要

序汝上集



汝上集者方衆甫守汝時所
著詩若古文也衆甫不啻刺與
乎獨稱汝何也凡衆甫有所撰
造率取吏治之餘與之堅汝之
瑕也始衆甫舉孝廉嘗恨不得
決玄經生焉藩而壹意千秋之業
既解褐素且怒而飛矣然衆甫不
敢易與曰李
天子之撥煩吏也詞客也與我若之
何以揆策者已年以筮仕者以吏
為師以律令為春秋以案牘為史

籍多何得獨異當是時衆甫篇什用希矣至取至而愛有所遺也及再補官為汝真游必治之矣州將視事三月老橡史進讀嘗之一再不效欺結意謂以堂間然輸墨尚作者意休可待也山水經可廣也行春有貴似之篇懷人召招隱之賦吊二劉之故壘訪空園之遺跡嚮所謂臺臺千秋業者至汝乃得之而其工力之深意度之曠彫刻万象陶鑄往搭微獨除汝之政天下高芳方駕西東乃其撰造之兩

司馬間矣夫州縣苦人於汝割郡宰刺史戴星出入懼不瞻舉何風雅即閑閣賦詩如簡書夕無論不謂如衆甫工也衆甫信自才抑可者唯遺東河肉傳耳然皆不列於循良所學所用名賢所間者天下之經嘗密矣以繩文吏有過事不及焉見謂此屬流連景光慰薄薄領幸與百姓之急自衆甫之集仍而課功實者乃今絕譽於文人乎衆甫入為司馬郎憂邊思職日夜討

石畫襄廟美屬西人既已就職而
東江將士復伸威真番樂浪之好
夫韓之碑柳之雅司馬子長之
朝鮮敘信於以紀成功而師後事
者是在衆甫而衆甫茲未暇也
且以汝上集求之

方東甫集序

卷四

友弟董其昌誤



後學董孝初書

閩刻自序

閩中刻者未必閩作猶之海上
刻蓋彙海以前作金海作金
也洵以前困鉅使洵後困吏
寧有嘔心之句膾炙人乎顧為洵
所知者宋本至今愧悔已繇兵曹

自序

出為盧龍使軍興多故與子墨
頗疎頃視閩學子墨居取以又
奪於較士幾至歲不以茲紙會
甲午以錄士王生固請不休余
不忍秘也而又成之刻嗟友王生
洵愛我即不以我為大恩將毋為

我從拙手此余之憂之疾
 諱不以告人且知深忍而暴詆
 知者禁我疑我霍然之面色予
 於此道染指有年而膏肓不
 減去諸拙之故與漸生疇
 改吾疾以生知能魏叔
 自序
 之也

方衆甫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喜雨賦

頌

寧遠伯頌

五言古詩

之茅山初發六首

壽玉崖陳先生六十

方衆甫集目錄

玉崖先生尋辱和用韻載廣

汝上有懷四首

春日懷何司理公

校文天祿

代

題愚谷扇圖

七言古詩

壽莊太師母七十

并序

佐酒歌壽沈都諫孟湖先生六十

并序

題陸中丞民輓疏

南宮公署自遣

爲顧雨亭歌步作醢韻

贈張秉之讀書山中三首

顧仲方画山水歌

婁水道中送徐孟鶴游西湖

雲江弟爲乞子偕余謁茅山

贈顧青宇義俠歌

徐仲川偕其友顧帶湖陪京應試

陳玉崖先生病齒短歌嘲之

方東甫集目錄

蓬瀛歌壽朱碧山

宛甯君過雲間挾余友袁微之游塞

席上贈五將軍

薛伯起至自四明館之郡齋有贈

上巳

陽翟雪中別伯起

雪中北發示汝上父老

壽趙金吾七十代

壽李封翁七十

送馬使君臬楚

贈別李維城將軍

病中有懷

讀張孝子碑

五言律詩

送王問伯上春官一首

送澹空子入天台

王道甫讀書山中出舉子業見示

憶家君養病山中

方東甫集目錄

偕陳仲醢陳箕仲游青野禪寺二首

午日觴友

喜徐鴻旭鴻穀見訪二首

冬日送友浙幕迎親

重游虎丘梅花樓

箕仲貧復故業二首

聞砧

秋日同友人看山

病中示友人

山中卽事

同豐城游京兆遊白雲寺

渡滹沱河

田家卽事

贈初文學景范二首

憩趙氏園亭

秋日汎沔

三月三日偕袁微之郁孟野夜談

龍潭酌潘景升舟次

友象甫集目錄

四

曹元孝少失父游於季主少君之間索贈

晚次青溪

歲苦旱甚忽得甘霖次伯起韻二首

陸啓成齋頭待月

七夕對雨得河字

汝上九日二首

游風穴寺次周學憲韻二首

汝上歲除

人日

薛伯起復還四明話別二首

別伯起

次張憲周立秋日見懷韻二首

滁陽署中萬涵臺招飲次虞質夫韻

送章工部左遷別駕

邀陸伯生不至貽詩見謝次韻

長安七夕同董楊二太史集元徵宅

別張司馬四首

李伯東招飲觀蓮

友象甫集目錄

五

李都護邀游金山偕處士陳從訓

建谿放舟

贈張紹蒲國醫

雨夜宿延津

過順昌喜霽

過小玉華

許敬庵邀同王衷白烏石山登高次韻三首

閩暑歲除

元日

鎮城還夜宿麻衣寺大雨

卷之二

七言律詩

憶練川訪部師徐大宗伯

春闈登明遠樓

長安除夕偕袁微之賦得金字

出都門袁微之諸君送報國寺酌毘盧閣

嘉樹林聽鼓琴

訪俞子如城西別業不遇

方東甫集目錄

六

喜雨

偕袁微之守歲懷莫廷韓

游余山憶袁氏兄弟

贈太玄上人

謹詠走馬燈

夜坐懷彭欽之二首

詠虞山星壇七櫓

送友人蛟川幕府

秋興四首

贈醉茶居士

過白蓮寺尋陸龜蒙放鴨池時芍藥盛開

送郁孟野游燕

送彭欽之北試

早朝出左掖門

出都門憩廣福寺四首

送高侍御出按歸省

袁非之還自休寧持丁令君書至寄謝

賦得潮平兩岸闊

方東甫集目錄

七

胡克庵郡侯註誤還送別

過東鹿遇大雪

張蒼梧善丹青顏其齋曰容散索贈

謝杞令徐惟仁詩箋見惠

登天馬山

送林燮軒奉使監輓取道歸省

潘景升見贈奉韻奉酬

游香山同姜永明

道經河間偶感夙昔魚服而去

聞唐元徵及第

海寧諸沈生嘗游余武林時給諫君上舍君

遞授館兩年間並物故感而有作

餐霞館爲周芝亭

寄陳宜興劍華

和郡侯喻楓谷題玉蘭

送凌司訓辟入豫禪

林民部變軒尊人墓椿有至孝賦贈

劉斗墟擢黃安令

東甬集目錄

八

酬嵩山同年汪丈二首

燈夕王觀察見召

元宵大雪錢將軍留飲觀燈燈有傳自正德

間者賦謝并及

夏日放衙漫興兼示伯起

諸延之左遷南陽博士當道檄召大梁群四

方之雋事之訪而有贈

同延之登吹臺

偶貽伯起涼屨

顧五浮擢楚藩審理便道歸吳

贈嵩令基際虞

過汴約陳留令江汝成于夷門外

奉寄座師龍先生二首

伯起客余池齋掃徑得短竹蓬中共作

同伯起夜坐

錢將軍宅觀蓮

壽陸啓成寅丈

送伯起游嵩兼訪嵩令

東甬集目錄

九

奉寄座師何宗伯二首

奉寄王太史胤昌二首

寄王將軍思延二首

從于參知游風穴寺次韻二首

懷殷職方無美二首

陳廣文乞疾還晉

贈柯雄甫將軍

楊司訓擢王門教授

太學師張洪陽先生歸卧閒雲館寄贈二首

懷屠儀部長卿二首

和嵩令綦際虞從于參知游伏牛山二首

錢將軍宅賞牡丹

江汝成久令陳留詩來念余不調賦謝二首

袁微之自宛上書過余言別

送參知李本寧轉江右二首

過真定憶舊令江汝成

題袁省海尊公兼祀名宦鄉賢

訪張憲周觀察園居薛伯起在坐伯起將有

方東甫集目錄

越還二首

十

汝中三送伯起二首

陸君從至值端午

答張憲周

琴臺二首

秋日邀憲周游風穴二首

錢將軍宅賞菊

觀梅

寄謝張憲周雪中錢別

上汝計過趙東望冀州有感

羅敬叔訪余汝上

江汝成註誤左遷却寄

諸延之以言事削籍輕舸過訪爲令君所跡

三宿而去

酌潘星海樓居

送薛伯起自汝上歸四明

壽濂石陳先生六十

寄周民部子春二首

方東甫集目錄

十一

康郡博乞休不得暫假歸省

輓王元美先生四首

贈柯雄甫擢都關

張憲周六月八月初度二首

徐孟孺北上留冀署中十日

孟孺別後遺詩見懷用韻奉酬兼簡同社

送張有功應乙酉鄉舉

送宋山人訪徐大宗伯

送盛伯霽游塞

卷之三

七言律詩

游雲夢山

壽李封君八十

李都護邀同陳從訓游金山

李都護再邀游焦山

張紹蒲北固餞別李都護陳邬二山人在坐

壽李學博太夫人二首

選署賞葵

方輿甫集目錄

七

慈寧宮供大士沼見瑞蓮

慈寧宮竝蒂牡丹

官柳

和薛伯起七夕

送張上林奉使南還

送許黃門歸省

馮大參乞告其長公請假歸省

贈程光祿伯仲爲其兩尊人孝節

蘇比部索贈母夫人二首

送廣曾城令常山

送駕部盛翁泉擢憲雲中

送程光祿擢雲南提舉

贈李少司徒尊人

江汝成贈別用韻奉酬二首

申敬中貽詩見懷和謝二首

過分水關史令來謁

壽顧司馬太夫人八十

與客弈久伯起嘲之詩戲爲次韻

方輿甫集目錄

七

贈潘材官節母二首

壽李侍御尊人二首

讀南海溫永叔閨中稿賦謝

送周大司農之畱都

李將軍同梅侍御西征次憲周韻

泊黃田驛微雨

夷齊廟雨中送別張還樸擢自榆關備兵之

陝

王冠軍邀同項使司亭夜酌

宛在亭飲王大將軍憶伯東

南臺寺觀蓮并壽伯東

壽詹參知牧甫二首

李伯東招飲城樓

憶伯東兩日成別

送馬使君臬楚

別馬使君詩成余忽有闕移

郁孟野訪余北平伯東席上次韻言別二首

元宵集鄧項二使君清聖祠

方衆甫集目錄

十四

周申甫訪余北平言別兼訂歸期

江汝成左遷葭州詩來言別却寄二首

江汝成有蜀移夫人且就館不能爲湯餅客

賦贈二首

別職方賈知白二首

賈知白西捷超拜二首

別詹參知牧甫

伯東祖道百里贈別二首

詩別伯東尋和爲之并廢三首

從北平之闕別李伯東二首

寄邢使君

題東寧橋伯東書石王參知孟令公與諸生

在二首

伯東題西度橋并書諸生拂石有歌者二首

王參知宅賞牡丹

次孟野送別之作二首

伯東約游萬柳莊風霾陡作却訂

武清道上憶伯東

方衆甫集目錄

十五

寄懷分水令倪方覺

九月十八同臬諸公送別平遠臺寄謝

署中謝客兀坐有懷

屠長卿書來却寄

伯起以二律寄其舅氏陸別駕見訊用韻酬

之二首

贈封侍御陳先生二首

過鑄城汪令公過清玉臺二首

邵陽署中端午

道出武夷迫于 王程不及一訪因訂後期

五言排律

辛卯元日

和朝有髮僧十二韻

和朝月下閨情十二韻

哭徐澤夫二十六韻

哭徐孟鶴二十六韻

七言排律

元宵與伯東有約客奪野游十六夜張燈聯

方東甫集目錄

六

句

五言絕句

題扇頭秋江獨釣

戲次憲周韻

題芝巖

題陳叔真扇頭

六言絕句

茅山贈道士四首

行及半嶺童子來迎白背青衣自號純素

爾有贈二首

贈杜劉馬三孝廉除令之任二首

同伯東榆關遇雪承示六言十章步韻如數

兼呈張司馬

卷之四

七言絕句

徐孟鶴陳邨圖

過宣妙憶茅生

張雨懷見召途次口占

方東甫集目錄

七

贈張兼之十絕

送友人應試六首

送張虞侯應試南都

張伯復爲友人繪得斗槎圖

壽郡侯喻楓谷尊人四首

陳仲醇餽居沈太僕園稍集生徒教授四首

送潘節甫補遷北上二首

山中四時口占

斷橋別僧

顧雨亭爲友人乞卜隱詩賦得郊居四時樂

陳箕仲小試不錄

婁道人出詩卷索贈爲賦三絕

伯起病喉嚨貽七發

戲次伯起韻

汝上八景

風穴八景次王觀察韻

暮山八景

郊縣八景

方東甫集目錄

大

寶豐八景

伊陽八景

送薛伯起南還便道游汝二首

憶伯起客梁二首

送陸當時繪客二首

入覲途中卽事二首

有所思二首

題瞻庵十景

又題瞻庵

望武夷口占二絕

過黟溪灘

望滴水巖雨阻不得一登漫賦四絕

洛陽元宵詞十首

偕王衷白蘭溪道中漫成四絕

訪韓西軒侍御歸隱釣臺四絕

別周申甫四絕

春夜同伯東口占贈李參戎之鎮五首

邵陽署中午日憶亡內四首

方東甫集目錄

古

卷之五

敘文

伊洛淵源三儒類要敘

二程先生全書邵子皇極經世書合敘

代

薛文清公讀書錄王文成公全集合敘

邵康節擊壤集陳白沙詩集合敘

周叔夜先生論艸敘

南畿武舉鄉試錄序

壽無涯上人六十序

送臬長王公擢湖廣左轄序代

卷之六

敘文

福建鄉試錄後敘

薛伯起天中稿敘

羅居所敝帚艸序

送大梁叅知王公擢本省長憲序代

送閩封陳太守入覲序

壽陸別駕母夫人八十序

方東甫集目錄

三

汝州志序

壽羅令公母夫人八十序

條議錄序

送陸啓成擢楚藩審理正序

餘清樓稿序

司理周公詩經稿序

東明區侯榮滿序代

送庫部盧公知金華府序代

職方考鏡序

侍御馬公三關全疏序

方伯青螺邵公榮滿序

福建鄉試序齒錄後敘

福建武舉鄉試錄後敘

福建鄉貢序齒錄敘

閩中校士錄序

卷之七

記

單上人募建武安王廟及鐘樓記

方東甫集目錄

圭

重修冀州城隍廟東司廊記

獲鹿縣儒學新聞泮池記代

重修顏魯公祠堂記

重修程明道春風祠記

重修二蘇祠記

重修林公祠記

重修郊縣儒學記

重修河南按察司公署記代

游風穴山記

重修風穴山觀音地藏兩殿記

重修溫元帥廟記

汝州陸侯德政碑記

汝州鄉先達憲周張公生祠記

尚寶司題名記

灤東平叛記

東寧壽記

節婦張氏祠堂記

卷之八

方衆甫集目錄

傳

重

張五鹿傳

并歌

郊令趙公傳

墓誌銘

明威將軍對峰胡公暨配楊淑人合葬墓誌銘

鴻臚寺序班仰峰丁公墓誌銘

誥贈工部侍郎陳公暨張太淑人墓誌銘

江西按察司僉事鳳掖阮公墓誌銘

處州府知府可堂馬公墓誌銘

代

郁太學配楊鶴人墓誌銘

誥封王大將軍配王夫人墓誌銘

卷之九

墓表

封承德郎吏部主事東湖戚公墓表

孝廉曹公墓表

行狀

奉直大夫福建市泊司提舉外父涵白胡公

方衆甫集目錄

重

行狀

范牧之行狀

敕封文林郎鳳山張公行狀

行畧

先妣王太孺人行畧

題跋

題具鈞發劄

題郁孟野制義

題鵲起編

題周窾六集

題務丘館制義

題長嘯軒稿

觀察王公制義跋

題六子社艸

跋卓光祿北游艸

卷之十

祭文

祭亡內曾孀人

方衆甫集目錄

五

祭亡內曾孀人靈輻發引

祭先妣王太孀人

祭徐孟孀母夫人

祭王相國母夫人

祭顧由豫

祭趙恭人

祭李觀察仲夫人

祭李補之

祭顏魯公新祠

祭先兄吳江

祭大中丞曹公代

祭太座師何公

祭董司理大母

祭玉陽張公

祭張相國洪陽夫人

祭東西陣亡軍士

祭沈几翁座師

祭名宦李異泉先生

方衆甫集目錄

五

祭封吏部主事韓公

祭亡內 誥封胡宜人

祭顧甥子野

祭顧司馬母夫人

祭蔣侍御母夫人

祭王冠軍夫人

祭賈司馬母夫人

祭相國王壘陳公

祭同年孫使君

祭吳司馬母夫人

祭俞如愚乃翁

祭龔印海母夫人

祭無祀鬼

卷之十一

啓

謝座師震川何公

賀大中丞周公內轉

賀副都御史周公擢少司空兼

方象甫集目錄

卷

中秋候河南郡公

謝太僕周公

內弟胡文斗遣聘潘博士代

謝總河院大司空潘公

賀行河使李公得子

賀河北使張公令子領薦晉棘

賀新巡道崔公擢自濟南太守

賀中丞吳公擢畱都少司寇

謝大司馬崐崘張公

候少司馬鄭公

賀洪陽張相國大拜代

賀副都御史傅公拜少司寇代

壽大中丞孫公

重陽賀大中丞李公

荅張裕齋

賀少司馬陳公拜少宰代

賀畱都大司馬孫公轉北太宰代

六月十五壽直指周公代

方象甫集目錄

卷

壽太中丞吳公代

荅御史劉際明

候制臺孫公

候司馬張新屏

壽詹參知牧甫

新正候大中丞王公

賀相國王公代

賀僉都御史李公代

餞直指周公轉北畿學使代

賀關使君馬公

候職方賈知白

賀大中丞李公

賀大司空楊公六年考滿

謝張新屏

荅乙未門人

荅李伯東

荅李伯東

立春後一日請李伯東

上巳日請李伯東

季春請李伯東

端陽請李伯東

立秋後一日請李伯東

冬至日請李伯東

荅李伯東兼謝和衷

別李伯東

荅李伯東諸公和衷

候封翁李公

方衆甫集目錄

无

賀御史徐公

午日荅王烈戎

午日壽翁弘

候陸平翁老師

荅徐匡岳

中秋荅姜游戎

賀制臺邢公

病中上御史徐公

荅德清令連公

候司馬張新屏

端陽荅王冠軍

荅臬長陳還素

新正賀中丞金公

新正賀直指徐公

賀朱冠軍

中秋壽錢弦臺

卷之十二

書簡

方衆甫集目錄

手

與袁明庵

與錢培垣

與陳抱沖

簡徐澤夫

簡屠長卿明府

上龍澄源座師

與于貺先

報陳仲醅

報田懷野

方衆甫集目錄

圭

上陸平泉老師

簡羅柱宇明府

與王少廣太史

與丁元甫

賀唐元徵狀元

與朱伯翟

與周希安希允

與陸君從

與陳仲醅

與屠長卿

與莫廷韓

與潘星海

與陸伯達

與李補之

與楊彥履

與陸曲誠

與陸以寧

與何士抑

方衆甫集目錄

圭

與陸君策

與唐五柳

報郁孟野

與陳箕仲

與陳仲醅

與袁非之

與張仲仁

與褚長水

與唐五柳

與康了予完予

報陳仲醅

與張仲仁

與范爾孚

與沈嘉則

與唐嗣宗

報顧雨亭

簡鄧麟石明府

報錢鹿池

方東甫集目錄

垂

與周窾六

簡楊臚山明府

與屠長卿

報顧五浮

與陳箕仲

報張曰肩

與潘星海

與張膺伯

報馮開之太史

卷之十三

書簡

上陸平泉老師

與白清泉文學

報程山人

報溫孝廉

與劉使君

與馮元敏

與吳懷野

方東甫集目錄

垂

簡許仰亭明府

與易州牧

簡燕鴻洲別駕

簡柳春沂使君

與張兼之

與王衷白太史

簡詹濬源使君

報張裕齋明府

上大中丞及臬李公

上大司馬石公

與張兼之

與江汝成

與張又白

與韓西川侍御

與袁太沖

報江汝成

報俞養弘

報邵青螺方伯

方衆甫集目錄

報李鵬岳

與薛伯起

寄屠長卿

寄范侃如

與李鵬岳

與李孝廉

與李總戎

與范叔子

報吳起潛

重

與陳仲醇

與陳箕仲

與顧雨亭

卷之十四

雜著

汝 觀紀行

汝志引贊二十條

陳仲醇作李公子傳爲之跋

陳仲醇讀書十六觀跋

方衆甫集目錄

盛伯霸小像贊

閩中學政十則

美

方衆甫集卷之一

華亭方應選衆甫著

賦

喜雨賦 有序

余守汝侵尋逾紀會歲大旱方事禱祠忽澍
雨數日間之土人汝蓋五年不經見矣嗟嗟
吾民何恃而不槁友生薛伯起業賡五言復
廣之爲賦余喜而屬和云

晨登崇臺周覽無垠捫霞赤脚坐送飛塵倚習池而
方衆甫集卷之一

罷嘯試攬轡而行春忽祝融兮云徂驅玄冥兮鞭石
雲鬢鬢兮橫岫月朦朧兮離畢乍西郊兮霽霖徧東
皋今南陌爾乃頻臨瀍澗高瞰龍門繫神羊之立海
疑玉女之翻盆三花鬱其交碧二少翁矣嶙峋縹空
中兮瀑布望隴上兮烟屯於是田峻社翁樵夫漁叟
四野旣沾一時回首踏芳艸于泥香覓釣磯于渡口
綠陰聲斷于桔槔清晝頌盈于筐簞余撫絃而樂之
爰簪筆而書大有客有羽衣者進曰昇哉太守之爲
歲也蓋聞之陽關而陰生水舍而火厓石燕飛而旁

沱土龍驅而下騰理有固然誠靡不格嗟吾守之來
莫曾亢魃之駢臻願以身而爲代日避坐以舍嘯寧
徒跣於暴野率吏民以積薪意有馮於黑蜮詎無饗
於蒼旻弟子某某攝衣冠而前曰唯唯否否夫德隆
畧星風行勅水子猷聞夫巫師之故智而不咎夫人
牧之上理頃者龜赤千里呀洛哈伊田無青艸道罔
白榆少餘擔石多類罄孟垣頽十室溝壑四隅刺是
土者莫不雲臺是候桑林是呼明德類關故事虎
拘吾師乎吾師乎駕五花凌一鶴女軸而衣男掛
方衆甫集卷之一

鑿八政允諧五行時若畫掃攬擔宵空貫索自經刺
史之車徧洗鮒生之涸任符部于灌壇總吾師之橐
籥余時逡巡謝不敏曰噫是何言與并坐者無以與
乎江湖之大蟲疑者無以與乎霜雪之輝子徒規涓
涓之潤而庸知元元本本之所歸方今明主在宥
蒿心如擣旣肝食而宵衣亦寤寤而禁宵指雲漢而
爲章排天河而峽倒楊枝露浸千百川禾黍秋占于
萬寶然且爲而弗宰成而弗尸游六氣于無朕御七
聖而皆迷胥庭悶悶擊壤嘻嘻歌 帝力今何有矧

小臣今何爲廼相屬而和曰汝之墳兮祁祁橫四海
今如脂作而霖者繁誰歲大當兮三十六粒我民兮
萬曆于斯

頌

寧遠伯頌

有序

在昔名將起家隴西李最著伯獨起遼左藉
非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朕隴西之最無若
飛將軍而數奇不封封者蔡鞏又不必嚴安
得勲名雅稱如伯也者余不習伯習其仲子

方東甫集卷之一

三

如樟君於薊門仲頤然虎頭其昆季聞亦類
是豈將固有種廼伯又恂恂儒者蓋伯之先
爲鎮嶺衛指揮僉事及伯改業諸生者數歲
而卒世其官十年拜大將軍又十一年伯寧
遠又十三年解大將軍印以伯爵奉朝請無
何移疾 詔免朝子五長如松君嗣四子且
更拜大將軍秩以身爲長城者三十餘年而
竟保終始語云平世右文亂世右武 國初
如中山開平輩從 高皇帝艸昧間勇略雖

天授乎亦資會逢適故得躋封拜以望於承
平之季寥寥如晨星然迄於今二百年來其
血食不絕者有幾比隆論烈伯與中山開平
輩孰難而不伐似過之彼其自爲諸生不獨
深於司馬諸家言而惡盈益謙之道持之久
已方今東垂多壘 主上盱食不暇伯等飯
能無組繫扶桑之思乎然在境叔虎不得
高枕聊效吉甫頌而具奏

桓桓我伯胡骨而興胡墮而歸伯虎頭緩帶輕吟

方東甫集卷之一

四

翩翩儒格謂伯儒乎談笑功成公茅訓璧天作燕山
皇祖荒之世以有繹東控遼瀋以一丸泥華夷是畫
伯起材官萬卷鄴書半函黃石投筆以來左櫜右鞬
如刀斯耒汎河藩陽矢石交加白日爲赤伯奮九死
簪戈載揮胡笳失拍薊門多壘仗劍從征朝不皇夕
百二榆關一夫當馬萬人辟易振旅而東在所有聲
施於蠻貊 天子曰都作朕爪牙元戎用錫伯拜稽
首登壇指麾風生回戟四顧狼烟 上方拊髀敢忘
裹革廼戰盤山廼戡清河雲龍電霹虜復匪茹犯我

東川大舉稱逆爰整我師如熊如羆背拊吭搥肆彼
元兇一蹙而殲有嘉首折轉旆遼河罪人果得執訊
獻馘露布以聞六街驩呼中外加額 天子曰都作
朕長城晉伯東國伯捧若驚循牆而趨几几赤舄天
未厭禍蠢茲信夷累滋其螫神旅載提北盪東摧時
靡有數大纛高縣名王而下交頸就獲漠漠窮陲馬
不嘶群輪無返隻紫塞玄菟耳灌伯名如霆斯赫

天子曰都曷以酬茲申命加冊一門之內緋紫煌煌
褒章曷奕伯故業儒勞而彌謙滿而思溢累疏乞身

方輿甫集卷之一

五

肘後黃金母令手炙 上念老臣勿煩疆場賜以第
宅入陪九列歸卧一丘委蛇惟適伯既橐鼓義士錦
還千金散客起視帶方何物倭氛妖侵太白伯豈不
聞廉頗據鞍顧盼長嗟又豈不聞尉遲角巾立解遼
厄古來老將如老斲輪功倍維百伯實有心詎不是
念用扞側席事了拂衣南山北山奚妨獵射雲臺我
巖石室悠悠烟霞竹帛

五言古詩

之茅山初發

戊子夏余禮茅山甫出門紅綠撩眼爽然物
外追維往境意愴悅遇之因用出門爲短歌
六首

出門欲何之忽凌天際想孤蓬烟雨中清波蕩雙槳
衆芳競春暉一一落吾掌未須五岳游兩腋已蕭爽
迺知寰中人故有物外賞何如在甕牖咄嗟悲煩仰

其二

出門抱微尚言尋丘壑盟探幽渺無際茫煙水平
三村古寺出遠岫橫孤城雨後買綠蕨聊以當青精

方輿甫集卷之一

六

飯罷惟枯坐心與野鷗并偶然夢一鶴縵山聽吹笙

其三

出門樂事多劃然啓一嘯遲日殢沙棠清風發桂棹
虛無蕩我胸沈澹豁我眺坐久天籟聞吹萬自成調
汗漫歷九垓瑰詭誰堪弔近得茅山書其中有微妙

其四

出門心無營乘興討幽渺嵐光冒水容紫葍交紅蓼
扁舟破蒼茫一望凌天表赤城浩難期閒雲日嫋嫋
始覺身世輕便欲青山老豈無何平願婚嫁殊未了

其五

出門訪清真漸覺塵氛隔花想洞頭春雲移帆影白
黃石夢中書青蘿望中色渡口幾問津烟波渺難極
仙源何處是境遠絕人跡便欲往從之安得排空翮

其六

出門事勝游行行不覺遠花飛點客衣鳥啄窺新鮮
紅霞逗晚林青冥來絕巘景色爭媚人我興復不淺
虛舟如御風轉蓬任舒卷羅浮縹緲間世緣聊此遣

壽玉崖陳先生六十

方東甫集卷之十

七

城南有高士棲閒五茸曲弄花六十春雙眉常帶綠
賣藥不賣名采芝慕長生雲卧欣一壑心與三山盟
天上老人起山中逢甲子海屋乍看籌笑拂烟蘿紫
春風綺筵新何以薦芳尊金莖盛玉露羨爾捧觴人

玉崖先生尋扁和用韻載賡

我歌歌未央勸君且停曲蕭然一畝宮冉冉數竿綠
寧計身後名聊以尊吾生種英南城下心狎白鷗盟
兀坐千峰起自號玉崖子無涯結大年面面芙蓉紫
瑤池會方新吸露開清尊桃花流水出疑是武陵人

汝上有懷

余久滯周南友生日隔不勝停雲之戀偶得
四首情見乎詞

故園日以疎故人日以隔奈此頭上冠負却山中屐
望望吳天遙蘼蕪春一碧同心曠難期異鄉誰結客
二陸想平原五湖招少伯存者半參商歿者成往昔
而我徒索居流光坐愁惜白雲何處尋桃花空脈脈

其二

汝水清且紆明霞生遠空何來得雙鯉溯自江之東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八

素書不盈尺白雲滿郵筒經術彰宣老清言徐穉雄
朱張故無恙王楊激頽風升沈各異趣幽事總相同
寒余周南畱天涯憐轉蓬延津會須合長嘯倚崆峒

其三

東髮事鉛槧吾儕四五子浪跡三十年眼中只如此
灌園陳於陵待詔唐學士小隱豈山林大隱豈朝市
襟邀東海生居然兩刺史何鶚亦何鵬逍遙在羊豕
神爽猶故吾簿書聊爾爾寂莫想知音虛堂橫綠綺

其四

南山多語燕北山多流鶯坐披伐木篇悵然思友生
形骸忘中散爾汝狎正平小結竹林社閒尋鷗鳥盟
一別成往跡三秋空復情豈無澤中茝豈無原上菁
采采欲爲贈同人誰與傾祇憐絃嶺笛如聞白苧城

春日懷何司理公

山城吏事稀閉閣娛春日雙鶴舞晴暉雪銷群嶼出
菁蔥忽到齋兀坐披殘帙獨客故不孤同人誰與悉
廣成跡已陳箕穎千秋逸柱下青牛西關東紫氣失
我懷梁宋間君豈馬枚匹江左空六朝天中抽二室
方東甫集卷之十

九

夜分太乙藜朝秉如椽筆仰止托嵩巔高蹤凌翠隼
相思黃鳥交相望碧雲密膠漆固不移參商渺難必
悠悠汝水濱三嘆撫瑤瑟我馬日以隤陽鳥去何疾
河山儻可期婚嫁那須畢斗酒以論心何時容促膝

校文天祿代

元始何茫茫玄軌此托莽丘索寄綠圖穗蟲開赤宇
衆籍堪汗牛修途難頓轡皇漢除挾書五星日以賁
東觀耀西昆石室聯金匱天祿差以幾人文遠而肆
坐然太乙藜群彼含香吏朝翻二酉藏夕檢三墳闕

孔壁渺無涯畧魚膺堪擬上下千秋間悠悠如有嗜
寸陰良足惜過隙騁六驥得免可忘筌說鈴廬書肆
滴露研義畫觀風歌既醉老蠹食其間敢忘 明主
賜

題愚谷易圖

子真愛谷口北山有愚公吾友名愚谷跡與心混同
七聖迷其地冥冥還太空張叔妙圖繪筆底割鴻濛
勿令鯨魚入谷神無乃通

七言古詩

方東甫集卷之十

十

壽莊太師母七十并序

蓋不佞生也鄙而少授易莊夫子之門則得
太師母云已先生命其仲允武游不佞而不
佞之季應遴者復爲仲弟子更番受業稱世
講矣故得太師母也甚設歲辛巳爲母七奏
而允武介其雁行諸生以告不佞曰不肖武
生髮未燥而孤賴母氏之鬻粥煢然劬勞武
也以有今日母之先蓋唐出也外王父靜莊
公丈夫子三人而母最後少喜潔修比歸先

府君爾時家葉式微而大父菊山公性頗嚴
母日斤斤首不重珥衣不曳地以佐二大人
滌瀝而毋惰愉以故大父雖嚴乎然亦時時
色喜先府君早業儒上有司不讐乃棄去而
撫先長君以無替儒也則母氏有力焉先長
君業未成而大父暨先府君前後踵歿母氏
挈先長君不肖武兩孤塊然屏居茶苦萬狀
先長君懼隕越母志而敬業懿德治四聖無
害領丁卯解額哀然士類矣母氏始一解頤

方聚甫集卷之一

七

曰兒庶幾哉志養乎而竟以弗逮不肖武惟
無文母氏復提而督之以搜上世之靈殘僅
僅備員博士弟子而刀錐之末一割未試母
老矣不肖武上之不能光先人下之不能紹
明伯氏而奈之何爲壽惟是徵惠二三君子
以弗蔑母氏以附于古所謂柏舟之什則豈
惟不肖武釋憾萬一母氏其不朽哉而矧之
乎先生于武誼至深其耳而目之者素也先
生寧有意乎于是不佞謝不敏輒采其大都

而爲之歌一章

君不見清江楓葉綠冉冉秋風一夜紅千染又不見
陽春二三月桃花李花競相發須臾零落悲鴉鴉壽
莫壽于山中之大椿八千爲秋八千春珊瑚作枝玉
作葉矯矯獨立如龍鱗扶桑日出高萬丈氤氲紫氣
籠僊仗阿母新添七十簪海屋春風生蕙帳昔隨夫
子侍高堂燕燕于飛雙鳳皇食貧不厭飽糟糠夜寒
燈暗濕流黃東風吹折連理樹雲中樹枯槁如故青
松不改烈女心桑榆落日傷遲暮庭前種玉千琳琅

方聚甫集卷之一

七

大者元方小季方頭顱兀兀何足藏精窮夜射牛斗
傍長公文章窺二酉片言落紙如珠玑足下雲霄輕
敝帚何爲乎一朝蹭蹬丁陽九仰面坐見柳生肘白
日慘淡無輝光黃河倒瀉天西走阿母聞之驚下堂
悲來一一摧肝腸玉筋雙啼化爲血蓬飛如首亂成
霜荀家八龍擅青史仲子才華蔚然起莊氏之宗豈
再興芳名籍籍挂人齒青雲故是君家物龍駒一日
橫千里北堂愉愉色差喜辛巳之秋蛇爲年金鷄颺
爽寒嬋娟傳言阿母介上壽僊人洞口開瑤編織女

爲母鋤天田太乙爲母栽青蓮九微縹緲浮紫烟玉
簫吹送白雲篇膝下戲舞何翩翩阿母對此心茫然
當筵按箏不能食悽涼忽憶十年前十年前事何蕭
瑟鏡裏孤鸞雪花白雙眉長駐丹霞色會見蟠桃幾
度開滄海桑田秋一碧明月爲車虹爲軾駕之可以
凌八極六丁捧觴石梁赤栢底霜寒凝琥珀歲歲年
年歌未央寧言三萬六千日

佐酒歌壽沈都諫孟湖先生六十

并序

夫士之生世得志則廟堂不待志則山林然

方東甫集卷之一

七

而居廟堂則尙通處山林則慍窮此人情矣
乃若進不失人退不失我肯得失忘寵辱廟
堂不通而山林不窮者則三非孟湖先生其
人哉先生壯而對公車出而理劇郡人人神
明事之茂績往往著聞於是徵拜司諫再晉
諫議大夫所知必言所言必盡不憚權貴不
避忌諱至譚諤矣而終以此見嫉于時遂罷
去人言諫議冠柱後惠文侍 上左右卽
六卿遇之黯然失色此可不謂至貴倨哉而

先生以居倚廬無故而報罷卽有田可耕有

泉可釣有父可事有子可教其于先生

有情者夫誰不慍乃先生坦然而自適漠然

而若無聞油油然而微逐里社于于然而奉

膝下驪時而巖棲時而川游時而明農時而

課讀先生猶故吾也烏覩所謂訕者哉歲在

庚辰先生始耆卿大夫遽過爲壽而先生謙

讓未遑謝曰家大人行年八十有七不佞尙

在子舍犬馬之齒不敢以勤賀客於是方生

方東甫集卷之一

十四

雅與諸郎講業稱通家載酒自雲間來修一

酌于先生之堂而先生無以爲辭也遂作歌

以佐之

溯以西今維海寧崇山巨浸鍾秀霽沈氏最大莫與

京百年崛起爲黃門黃門理郡政有聲片言遠近符

神明侍中咫尺 天子恩螭頭之下容閭閻貴戚斂

足擇步行苞直不入權貴門兩省三事難爲清庶幾

不負葵藿心何知一夫譚諤千人憎不冠柱後之惠

文老我江湖而山林驪龍遠迹無逆鱗任彼風波倏

忽生世上兒子徒紛紛承顏家人有嚴君樹木欲靜
風且寧華髮生來六十春斑斕戲舞猶續紆不敢受
祝謝嘉賓友于盾行稱謹駟門第何如萬石君人願
君壽如冥靈後進之士爲儀刑又願諸郎競崢嶸拖
金紵紫及公身賤子有懷難具陳擁腫屈曲爲大椿
不若松柏之茂無或承清操萬仞當嶙峋柱石一一
支朝廷千秋青簡傳君名

題陸中丞民輓疏

中丞憂國心如擣茂陵鬱鬱藏遺艸傳自當年直省
方東甫集卷之一

初皂囊一卷河漕書飛輓東南歲絡繹民間舳艫倍
稱溢千艘狼藉萬竈空往往數鐘輸一石中丞簪筆
侍明光鎖闥日檢度支章尺一回天天聽近九重急
顧司農問詔令民部等軍需雲濤相望同康衢大官
從此薦新早四方玉食長無虞諫書至今凌日月諫
艸避人闕不發檄題隻字挾青霜象簡高名那便沒
况復青箱啓後人大業千秋看補闕

南宮公署自遣

丙戌夏五聞直指訊促駕之南宮比往則聞

如也官齋兀坐頗覺寥索長念高堂闕侍三

載妻兒在千里外不勝鳥鳥之戀爲方生行

咄嗟方生何爲者竭來軟軟輾駒下笑我非龍又非

蛇任他呼牛與呼馬昨聞直指駐南宮倒持手板飛

塵紅但說西方擁千騎縣道空驚使者驄黃口郵人

不解事刺史折腰何太易閉門擲却進賢冠散髮空

庭獨徙倚徙倚高歌奈若何來日且少去日多生憎

十百仍蹭蹬一官雞肋空婆娑老親白髮自於雲念

此令人心欲折大夫五鼎虛貴僞堂前一掃不得啜

方東甫集卷之一

曉中有婦嬌且小生兒至今未了了相攜去天之

涯朔雪條風長杳渺人言峯巒中泮聚一朝蓬飛各

自隊蓬飛泮聚總偶然情之所鍾政吾輩以茲忽忽

復悠悠無端六候紛離愁索索然生八翼白日飛

渡淞江秋淞江江頭鱸正美吳山之茶真山水團圓

骨肉弄餘暉何似低眉向朝市

爲顧雨亭歌步仲醅韻

谷陽谿頭一艸亭繁花亂卉交空青朝霞忽盡暮烟

紫浮雲鬢鬢若爲停山腰瘦瘦水曲曲萬頃須臾染

行跡盡外寒生瀑似絲亭中人坐看如玉嵐陰掠鬢
雨霏九點芙蓉翠欲飛衝泥亭畔扶雙屐蒼苔踏
破尋紫微無數落英紅片片梨花透濕遙相倩眾芳
似向雨中妍黃黃白白當吾面興來掃石坐吹簫半
部清商子夜敲有時翻得新樂府一聲一拍題山蕉
雨泉汲來釀桑落客到便與開春酌吾亭不是勞勞
亭相逢且說田家樂

贈張兼之讀書山中

碧山之阿最深處萬頃春雲帶高樹石磴巔屹一鳥
方泉甫集卷之一
通白日沈沈在平地我尋故人扶屐來相逢一笑山
花開捫蘿直上最高頂復向幽泉坐石苔主人爲我
洗片石月色嵐光看一碧雲中清磬隔山聞竈下茶
煙松裏出天空萬籟寂無聲坐久能令心地清教兒
但進杯中物與君共結烟霞盟

其二

和徐孟
稿韻

我愛青山來看竹竹影蕭疎露茅屋中有高人抱素
琴琴聲戛戛鳴哀玉相逢但歌將進酒不問當年是
與否荒荒白日下牛羊一片寒光落山韭松花掃去

只石榻松梢刊去只明月不必桃源問主人坐間一
一桃花頰世上萬事足悲歡那能一日開朱顏婆娑
一飲三百石春風冉冉吹山巔

其三

和陳仲
臨韻

白雲多處是山家坐聽流鶯怨落花爲愛煙霞費吟
詠興來提筆亂塗鴉筆底風雷合走石割然大笑眼
堪白三三兩兩踏歌還寺門斜日疎鐘出山僧摘茗
洗新蕪岸幘春風倚白榆青天一片淨如練樹頭倒
挂金蟾蜍山人只愛桃源住十里林花並城市欲問
方泉甫集卷之一
漁郎不可尋但看江鷗自來去

顧仲方回水歌

翁非操蛇神能徙山石瘡醫瘡翁非葛陂叟能縮千
里歸壺中醉舞禿穎如飄風卷舒尺幅披洪濛三湘
七澤半明滅華掌峨眉交綰結一夜俄生滄海雲六
月長飛剡谿雪使我不舟亦不車往往直入青松廬
使我杖亦不屐時時高卧桃花壁松聲花氣香且
深如聞人語遙出林斜盤曲磴轉回穴青天淡蕩宜
張琴通知人巧錯造化如翁妙染元無價筆彩淋漓

墨霧寒肌骨生永不知夏况翁風騷善串奇詩中之
画復歲粧我有生綃白於繁待翁盤薄揚鬚眉挂在
山堂練光耀助我悲歌及長嘯但恐風煙林莽多白
日山魃亂相叫豈惟一歎又一丘坐占五岳與十洲
却笑盧生汗漫游何如但求顧虎頭

婁水道中送徐孟蘊游西湖

天空露冷蒹葭白淡月籠沙秋一碧夜深微語破鴻
濛知君賸有煙蘿癖今朝共醉婁水船明朝還著武
林屐武林之勝何處尋蒼蒼萬頃桃花深南高北高

方東甫集卷之一

九

青不斷湖光山色遙相侵有時扶筇嘯絕頂忽復抱
琴雲水陰乘興往還無不可借此一舒廊落心吁嗟
平香山白社空塵土西陵紅粉銷烟雨千秋佳事至
今傳三竺六橋竟誰主依稀記得客游年片片紅霞
落吾塵兩湖香靄夢見之平分風月今有汝

雲江弟爲乞子偕余謁茅山

問君何事朝茅京日日熏修心屏營余拈瓣香上金
闕君亦隨余拜山月前身修福不修慧不解篆書蝌
蚪字生長人寰落酒鄉寧知石髓與瓊漿大婦齊眉

青玉案宋莫芝蘭坐愁嘆新來小婦乍當爐織得鴛
鴦未織雛伯道無兒差可擬中郎有女竟誰是以茲
頂禮叩帝閭斗牛之際多天孫天孫謫入君懷裏不
作熊羆作虎子余方夢抱第二麟崢嶸頭角玉璫珣
兩家羊酒笑相向掌上雙珠爭泚灤淋漓湯餅醉斜
曛合手齊呼司命君

贈顧青宇義俠歌

家舉從聞四公子結客誰當執事如君俠烈天下
稀濁世翩翩能鵲起一朝驕騎臨作濟吳越茫茫化

方東甫集卷之一

五

衣帶竈突烟銷盡可魚北邙白骨撐蕭艾金穴人間
豈盡空喪舟不發其將奈君扶高義凌秋旻急人不
問疎與親緡錢十千棄若帚饑寒百萬顏如新聲名
無脛走千里海內願爲公子少東方諸侯競式廬到
處賢豪爭倒屣好事却歸貧孟嘗食肉之人徒爾爾

徐仲川偕其友顧帶湖陪京應試

徐君挾策金陵游白面翩翩控紫騮六館諸生盡回
席風流江左空千秋彥先故是名下士與君少小爭
鵲起壯心已付青門瓜時顧策棄諸生矣扶君獨跨白門鯉

白門桂子秋風翻秦淮渡口花正繁何人不下南州
榻到處應同北海尊一朝官雲上袍綠彈冠大笑聽
歌鹿裁將吳練作泥金始信荆山多抱玉

陳玉崖先生病齒短歌嘲之

先生病齒齒且墮拍拍吳歛猶激楚舌上青蓮色欲
飛翻來白苧聲偏苦一榻清風枕北窗牀頭濁酒斗
可量玉山未酖便堪倒口如吃吃心如傷漱泉謾謾
芬可折漱石稜稜礪其缺綠水青山落齒牙粲然一
嘯凌風月我嘗貌君豈是支願生世情嚼蠟空花輕
方東甫集卷之一

蓬瀛歌壽朱碧山

銀河清淺榆田冷五城半露芙蓉影秋雲洗盡綠茫
茫寒月推來白耿耿僊翁六十顏如花披篋時餐一
片霞吹笙拍上鶴背斜笑指蓬瀛以爲家蓬瀛樹色
空中颺時時獨立峰頭望天風吹下紫芝謠玉板檀
檮自賡唱獼猴縮酒松柏香洞中一觴復一觴吾欲
從君龍杖去共入縣瓢作醉鄉

宛孺君過雲間挾余友袁微之游塞

男兒負矢踏湖海醉看五岳縮如壘安能局踏瓮牖
間負却紅蘿與碧萐甯君四十猶扣牛歌殘白石不
見收懷中長抱徑寸月淚痕化碧空千秋出宛浮湘
下吳會要離墓頭哭且醉半世生涯詩卷中一片肝
腸酒柸外丈夫磊塊那便銷掀髯長嘯青天驕秃筆
可塚繻可裂指揮如意風蕭蕭風蕭蕭今劍星落赤
手真能卷戎幕功成画閣尋故山有花不枉空歸洛

席上贈五將軍

效柏梁體

方東甫集卷之一

圭

落日輕煙歸五侯華堂選客羅綺稠兩行小隊繡兜
鍔清商半部徵空侯太白頻邀明月浮酒酣起舞風
颼颼雄心一片大刀頭誰其牛耳據上游何侯白面
驕紫駟水犀百萬揮前籌爭如當日在揚州淮陰一
揮剪楚猴功成誓向東陵休據鞍數視珊瑚鈎隴西
飛將氣連牛數奇往往不見雙時來一洗瀟陵羞道
堅驍勇凌諸劉手持寸鍊走貔貅居然北府稱參謀
伏波少年風格迥雅歌帳下披輕裘銅柱威名三十
收汝中刺史亦風流橫琴堂上心悠悠群公列第相

笑留曲闌平榭淹鳴騶大酉小酉坐中抽雲滿空同
月滿緱玉簫縹緲萬山秋十日一飲百不愁與君共
作醉鄉遊

薛伯起至自四明館之郡齋有贈

薛生三十猶落魄仗劍東辭四明客掉頭九州不足
留差可空同一卷石足下俄生千里風飄然爲舉王
喬鳥我來暫領五岳長日日山靈來就棄壁間長挂

水瓢案頭亂插僊人掌白眼縱橫成傲清齋但
許煙霞到戶外蹉然屐齒聞簫簫短褐騎綈編自

方集南集卷之一

興來山陰相逢把臂期入林爲君便解南州榻片
言意氣千秋深雙飛匣裏雌雄色共拘絃中山水音
有時扶筇嘯崢嶸忽復臨池醉呼月平分二酉擲瑤
華振衣遐舉三花發人患才少子患多宛轉悲歌奈
若何塵尾一揮落星斗舌上五色縣江湖笑我門前
淡若水羨君彩筆爛於綺墨花散作嵩高雲一朝價
重洛陽紙東都西京倚馬成七貴五侯爭倒屣更餘
曼倩三千言金馬陸沈吾與爾我還今日折腰人君
豈當年落魄子

上巳

上巳風傳舊中天造物新當年留勝事此日憶同人
同人勝事豈難再落花流水依然在城西清潁正堪
憐洛陽春去吾將奈芳艸萋萋綠滿堤東風忽送鷓
鴒啼踏歌誤聽江南曲有客相逢是會稽借問諸王
誰競爽飛觴千古開真賞我今不樂欲何爲空使蘭
亭成獨往

陽翟雪中別伯起

故人送我三百里故人之情猶未已馬頭舞雪如飛
方集南集卷之一

虬馬上徵歌亂復起一歌黯黯落日愁再歌寒雲咽
不流下馬飲君聽君曲聲聲折盡春收莫言此去
無傾蓋相知白首其將奈莫道離關不別離河山只
尺安可期以茲行行重回首賦盡百篇還百斗荒臺
雙鶴春復秋月白松青君憶否

雪中北發示汝上父老

一官落魄垂十年一裘蒙茸三入燕五花老矣却自
笑密雪彤雲愁滿天紛紛父老爭相擁檐帷道枳難
於前須臾三白徧原野離迷不辨人與馬欲賦驪駒

黯不揚總饒壺酒那堪把只恨陽關不可攀那知今日卽藍關踏殘飛絮重回首折盡枯枝未擬還莽莽寒空看欲墮行人如向陰山度七聖襄城望轉疑三花斷却神僊路勞苦吾民如轉輪一番把袂一沾巾迂疎自合周南滯何德能堪爾借恂青春可奈潘郎鬢彩筆空留郢客論君不見綈袍千古薛生貧又不見諸生祖帳東門陳莫道出關無故舊馬首猶慚立雪人

壽趙金吾七十代

方東甫集卷之一

五

將軍好俠如好武腰間徑寸虹霓吐只今縣弧七十春刀頭餘勇猶堪賣曩余排闥犯天閭君執金吾侍至尊一腔熱血湧誰裹半橐寒餽幸爾溫束髮知君君白首傾蓋當時還憶否雄心君已付青門斗大余今仍在肘眼底浮沈亦偶然幾看滄海與桑田事了却尋黃石伴興來長賦白雲篇白雲茫茫秋且半青鳥重來添鶴筭六街不問夜何其九微帳煖新聲按酒酣數循雙曼胡劍花掣電天模糊伏櫪那當淹老驥據鞍直欲吞飛狐起視攬搶東掃日伏波銅柱嘯

其匹遑君尺組繁張吳煙霞共卧三山室

壽李計翁七十

了侍御方按中州

君不見君家柱下史青牛不散關門紫又不見君家老鄴侯半踏衡陽半唐帝自昔李氏多神僊只今丈人無乃是九里春連碧海遙五城秋半芙蓉嬌俯視名都眞沆莽便躡蒼煙下赤霄六旬壽時忽東走氤氲王氣干南斗飄飄曳杖欲乘龍赤松黃綺君爲友一函寶錄畱告身萬卷奇書長在玉皇掌案豈而曹又占雙筆夢中操使君簪向蟾頭侍如椽五色鸞霜毫試看堂上馳鸞詔始信池邊有鳳毛觀風爲按中原斧夢日長思膝下舞八千椿萱結春秋七十桑弧縣甲午丹竈初疑槐火然微燈忽擁金風吐南山有懷正未央北山于役猶靡盬我聞武夷之曲饒窮蹤芝田可耕石可舂丹砂只向寰中覓青鳥還從海上逢五岳縮來仙掌大三花銜去紫泥重天門夜夜遙相望何論千峰與萬峰况復輶車膏雨在春觴何似酒泉封

送馬使君景達

君王受璽堂空寂競爽京西東三輔今推股肱
郭有道稱扶風馬侯出守三年餘農桑蔽野寒
谷嗔匈奴遠引不敢近射虎將軍寧得如天子一
朝聽南顧七澤三湘漢門戶荊州建瓴天上來吳蜀
耽耽視如虎侯今整兵江上行陶公機武爲前旌巫
山有雲作霖雨洞庭六月生寒水左選左徒右宋玉
高堂奕奕燒明燭坐客爭翻白雪篇春風面面吹醺
醺襄陽女兒饒綺羅拍手齊唱太平歌請看今日燕
然勒得似當年馬伏波

方東甫集卷之一

毛

贈別李維城將軍

君才游龍氣食虎峻嶒俠骨傾千古隴西諸李誰得
如射石將軍不足數而翁徒步起從戎刀頭畫斷天
山東百戰功高歸回閣唾手通侯談笑中馬氏五良
爭烏突遼東有承君白額少年鵠印早登壇老將一
時俱避席我來薊北提鞭弭君挾健兒渡遼水風雲
盼叱柝酒間將將七尺酬知己君爲舞我爲歌模糊
醉眼春風酡漁陽三疊愁未竟一曲驪駒奈若何驪
駒曲曲連鏡吹鞞鼓東方動地至起視攬槍自不平

數舉腰間鏡如意指麾如意風蕭蕭樓船下瀨東乘
潮君莫忘玉關定遠漢班超又莫忘銅柱威名萬里
遙將門若個稱橫海日出扶桑待時標

病中有懷

余病浹月交知關疎兀坐一齋日惟蕉竹是
友漫題數韻

年有病魔成櫟遯經月寒齋半休沐
音惟對庭前蕉與竹蕉花嫵媚日
設設栖來嶠谷欲求凰夢去邯鄲
方東甫集卷之一

太

塞北書嬌枝擬賦江南曲內熱何須少飲冰
腋生淇澳文園消渴幾時蘇美人時吐余草
大于掌號
美人云
婆娑七發應爾舒偃蹇
翻今傲骨添雙清頓覺煩襟逐無倫夜月及朝煙宋
宋楊居差不獨

讀張孝子碑

余讀鄆方伯孝子碑而愴然悲心焉太史公
慨嚴尤之士名湮沒而不彰孝子事甚烈余
吳人且與虞甫處二十年所矣而乃今幾得

歌

方衆甫集卷之

无

錄若爲母子翻七日七夜精靈竭一灰能酬罔極恩
幸也得君在敗楮諸昆烏烏詫相視惟是藐孤疇與
存叔豈獨爲母也灰母氏凌霜漸白頭遺經高第季
復收不直驚錢當萬選居然齡鑑追千秋 天子睠
馬錫爾類五花龍鳳續相賁舞罷高堂少一人含悽
却憶廿年事我聞孝子雅能文弱冠操觚思若雲詩
才八斗差堪擬嘯歌四坐揚清芬恢恢網乎詎不闊
母全何必令兒奪班管徒將地下修萊衣畱與諸昆
望泰伯爲親舜其榮孝友若仲不滅生伯仲之間見

能解色絲詞

五言律詩

送王周伯上春官

其二
送方半揚帆月正清兩京才子賦千里故人情
金盤色河流銀漢聲春風傳一爾不媿科名

基

方輿輿集卷之二

三

碧水漾清輝關河客夢飛兼葭天際白
月宿馬頭肥
杏苑酒初熟春堤醉未歸莫愁江左
故應稀
送澹空子入天台

送澹空子入天台

杖錫西游日知君受記年空然遺四大兀自悟諸禪
法雨新持偈曇雲舊結緣化城應不遠此去只蒼煙

王道甫讀書山中出舉子業見示

看山亦偶爾不覺入林深
汝挾風雲色吾騎蘿薜心
興淹王子掉賞藉伯牙琴
桂樹秋香近將無謝碧岑

望望白雲合寸心日幾迴
淡燕聊自混花鳥浪相偎
伏枕來青靄扶筇破碧苔
何因偷玉乳不放老顏頰

偕陳仲醅陳箕仲游青野禪寺

爲愛禪棲僻沿谿共踏歌
柳煙籠水曲竹響遞雲和
積翠鶯啼穩流紅犬吠多
莫嫌歸棹晚奈此薜蘿何

其二

隔橋橫野寺梵響答農歌
鉢水含風淨茶煙帶雨和
天花揮塵落竹翠拂衣多
便欲辭僧去其如詩思何

午日觴友

方東甫集卷之一

圭

午日同爲客相淹興不孤
風光憐結縷山色借傾蒲
我豈詩名減君應酒力扶
年年角黍會得其故人無
喜徐孺旭孺穀見訪

石家元競爽我意舊憐才
大雅千秋上高情一夜來
山花當月笑叢桂倚雲開
十日平原里相逢忍放桮

其二

憶別三年後欣逢二仲來
東方星忽聚北海酒重開
倚棹青山莫徵歌白苧裁
浮雲空冉冉相對幾裴回
冬日送友浙幕迎親

寒色咽霜刀知君客路遙
高乘大宛馬醉射浙江潮
驛靜孤窺月厓縣樹臥橋
慈親千里外寧畏雪蕭蕭

重游虎丘梅花樓

余往讀書此樓別十年許始復成并時生詩即梅花舊主

一自青山別梅花隔幾春
偶逢僧話舊翻使客愁新
片石留題艸曾軒落舞茵
回看囀歌處萬壑聞璘珣
箕仲貧復故業

吾廬還自愛一窗復何求
徑掃蓬蒿舊門窺薜荔幽
徒然家是壁空苑爾聊爲
候他日能旋馬當年故爽鳩

其二

方東甫集卷之一

圭

負郭蕭然在何煩更拮据
故宮惟一畝環堵足三餘
坐擁高人榻門驚長者車
春風看社燕依舊到處除
聞砧

夫婿知何處愁腸入莫砧
空敲閨月冷欲寄隴雲深
針線千行淚關山萬里音
秋風吹不斷可奈客中侵
秋日同友人看山

日日看山好秋山更可憐
中天抽碧筍忽地吐青蓮
露濕僊人筆煙籠玉女鈿
風流容謝眺堪賦白雲篇
病中示友人

十日不窺戶寒雲長薜蘿枯蟬同索落瘦鶴借瘦婆
酒力知全減詩腸轉作魔天涯思故舊吾子幸相過

山中卽事

鶯花三月時山色駐游絲徑狹行人少林深花落邊
松蘿堪結伴石屋可題詩不盡餐霞興行行重所思
同豐城游京兆遊白雲寺

客有丘中賞言尋到白雲風流京兆壇名理惠休聞
揮麈空花落飛觴曲水分未須窮五岳此共清芬

渡淖沱河

青天開淡蕩白日下淖沱遠道悲行役中流撫逝波
沙寒孤鳥沒葉落敝貂多立馬千峰夕躊躇意若何

田家卽事

山屋借茅茨牆頭數顆梨農歌初唱罷禾日正陰時
野雀飛牛背壺漿挂樹枝何來輕薄子白馬遶田騎

贈初文學景范

客况三春盡君才萬里初門過無俗駕壁立有藏書
逸興滄溟外雄談碣石餘子虛他日奏應識舊相如

其二

意氣誰傾蓋風塵爾不群攤書長夢日灑筆欲生雲
負郭披朝爽臨流弄夕曛獨憐河畔柳尊酒片時分

憩趙氏園亭

偶爾尋芳到悠然見艸亭柳陰低送綠石澗暗流青
負郭幽堪把鳴蟬靜可聽故園千里日雲樹幾爲停

秋日汎沔

片席破微茫鐘聲帶夕陽寺陰分樹色塔影渺波光
鮫室千秋淚龍宮六月霜夜珠東海上把酒莫雲長

三月三日偕袁微之郁孟野夜談

九陌春看盡孤燈夜獨偏人逢修禊令花落豔陽天
雪調窮逾白卮言解入玄千秋吾汝在眼底自相憐

龍潭酌潘景升舟次

坐有佳酒者

客有青冥氣相看思欲飛恬停南浦月吟對北山薇
落日暉揮麈流霞散舞衣坐深吾不惜語語入卮微

曹元孝少失父游於季主少君之間索贈

大隱在下筭何妨城市游方傳水鑑失望斷蓼莪秋
風木懷中恨天花舌底流多君能鬼物形影倍堪愁

晚次青谿

向晚水悠悠，漁邨網不收。林火分明見，湖船自在流。
垂楊散橋板，古渡飲谿牛。但嫌天氣薄，難上縣城樓。

歲苦旱甚忽得甘霖次伯起韻

偶然推案起，鳩吹亂相聞。急瀑飛松頂，新泉咽水濱。
楊枝俄灑露，陌隴徧耕雲。簾捲西山色，靡蕪總憶君。

其二

桑林初罷禱，雲氣滿空臺。隴足千家望，生萬壑哀。
崑山薇借色，南浦漚新開。正喜黃公谷，何當白雪來。

陸啓成齋頭待月

方輿甫集卷之一

選客西堂勝，清言此夜饒。只愁明月滿，共借彩雲微。
鵲駕枝初動，霓裳影漸嬌。須臾秋一碧，桂子坐中飄。

七夕對雨得河字

今夕復何夕，青天倒絳河。千秋沾別袂，一夜長愁波。
月杼含風斷，星橋著雨過。行雲如有意，不渡欲如何。

汝上九日

極目蒼茫外，高原千里心。爲淹離下色，不斷旅中吟。
樹杪砧聲急，天空鳥影深。亭亭看落日，儻有故人尋。

其二

客裏重逢九蕝葭，秋倍蒼一柸聊。自把三徑不知荒，
更竝黃花傲書獃。白雁將青天開，匹練遮莫是吾鄉。

游風穴寺次周學憲韻

佛門紅樹掩烏道，白雲通上客參。居士新詩質遠公，
屐迷山積雪不動。穴生風欲覓吳幾，復幽蹤不可窮。

其二

穿雲上小軒，對雪試清尊。聽法諸天近，逃禪雙樹存。
瀑聲連磬鉢，嵐氣亂朝昏。歸路人蹤宋，群鳥逐客喧。

汝上歲除

方輿甫集卷之一

冉冉歲行盡，霏霏春欲回。客途銷去日，宦况對寒灰。
搔首銀燈逝，驚心玉漏催。百年同此夕，萬事付深杯。

人日

物候天中早，風光汝上新。十年仍作吏，一歲又逢人。
柳葉鄉愁長，椒花客薦頻。青山千綵筆，此日更嶙峋。

薛伯起復還四明話別

歲月仍爲客，風塵再送君。囊攜貧吏艸，筆點故山雲。
五柳盈門待，三花片席分。寥寥池上鶴，寧復聽論文。

其二

羈愁惟爾藉忍役賦歸與身豈游梁倦名非去越初
馬頭新贈劍牛角舊編書同調紛相勞多應叩子虛

別伯起

君言千里別我夢四明在已夢楊州鶴還晚汝水魴
論交呼小友得句報潛郎明發知何處相思午正長
次張憲周立秋日見懷韻

相看雲欲淡相憶露初敷一葉詩成何處客任呼
占秋爭報賽得歲謝焚巫吏贈君何妨山簡疎

其二

方東甫集卷之一

忽有鱸鰓色能如魴尾無桐花衣綠綺棘艸憶青蒲
酒到長迷聖詩裁有辱愚漸碧選勝杖堪扶

滁陽署中萬涵臺招飲次賁質夫韻

把袂猶嫌晚銜梧官厭深相贈其下語忽枉郢中音
喜合風雲氣難忘薜荔心明朝各揮手馬首意蕭森

送章工部左遷別駕

我久方州滯君仍粉署遷浮湛應偶爾去住總茫然
落日搖征旆流雲駐別筵毋須太行道行路向堪憐
邀陸伯生不至貽詩見謝次韻

偶爾逢休沐清風傲角巾客來長不速君過有嫌頻
坐對西宮柳盤空南國尊天涯憐獨夜搔首向誰論

長安七夕同董楊二太史集元微宅

起視鵲橋影依然鶴駕年明河機上月碣石坐中天
巧借千門乞愁難五彩縣故人今夜聚得似二星圓

別張司馬

高里朋簪失三春客路長風雲看倚劍雨雪憶連牀
去跨楊州鶴歸攀召伯棠遙知君別况應爲著書忙

其二

方東甫集卷之一

冉冉春看盡行行思轉繁海天容共嘯江月許誰捫
把袂悲三疊論文惜一尊八閩多舊雨桃李欲無言

其三

榆關今賦別柳色正青青去住天逾闊悲歌日幾停
懷人誰郢雪奉使爾張星試向延津渡雙龍夜不冥

其四

憶我新持節逢君正入關青山添吏傲白日笑官閒
興到頻過話詩成幾待刪從今岐路隔別思滿刀鐮
李伯東招飲觀蓮

偶赴青蓮燕言游碧玉池龍潭千葉戲鳥向竝頭窺
灼灼影侵燭盈盈香滿卮夜深忘去騎總爲惜花遲

李都護邀游金山偕處士陳從訓

別有空中勝相將物外看太丘元重客都尉舊材官
揮塵江雲亂鳴鑊海月寒鯨波聞未穩能許酒格寬

建谿放舟

日羨乘山好山間復鼓舷飛流穿石罅絕壁與雲連
望斷渾無路行來別有天茲游安可紀應向画中傳

贈張紹蒲國醫

方東甫集卷之一

庚

出山余小艸避世爾長桑久負文園癖俄沾杏苑香
寶窺中壘祕鍼引上池方石髓人間在何如禮藥王

雨夜宿延津

風雨延津道雙龍似轉驕飛泉絃響切急瀑練光搖
古洞留神怪空山起沈寥海天長不夜斗氣未應銷

過順昌喜霽

行行逢旭日爽氣馬頭開暗水分畦界輕雲護石苔
鳥啼風定樹花落雨前臺偶駐長松下香脂拂袖來

過小玉華

小洞孤峰半能將萬崕封諸天藏芥子片地鎖芙蓉
憂玉泉堪枕披丹石可春何須三十六典到只扶筇

許敬庵邀同王衷白烏石山登高次韻

客路逢重九弭虛思渺哉三峰停落日萬壑擁登臺
拂塵天花亂聞笙鶴影迴千秋饒勝色總讓大夫才

其二

爲憐烏石月何以赤城霞海市雨朝登江帆逐暮鴉
曲疑天上度花笑鬢邊斜子夜休辭醉益爲奈物華

其三

方東甫集卷之一

早

南國秋堪賞東山月正高迷花頻駐馬把酒任持螯
縹緲僊爲御蕭疎客轉豪故園何處是短髮不勝搔

閩署歲除

荏苒歲行盡樓遲客未歸乍看街火開俄聽角聲微
總戀他鄉柏難忘故國歲誰能憐此夜共保百年輝

元日

習習青幡轉溫風動海門嶺梅芳正發山鳥煖知喧
染翰春光媚停尊旅思繁故人千里外椒頌向誰翻

鎮城還夜前顯衣寺大雨

騎馬向邨寺陰陰古木斜白雲看欲墮清梵坐還賒
碑蹟侵堦蘚蘿烟上壁紗忽然來法雨處處散天花

方衆甫集卷之一

五

方衆甫集卷之二

華亭方應選衆甫著

七言律詩

憶練川訪部師徐大宗伯

晴空如練水悠悠門外氤氳紫氣浮
畫靜香銷雞舌細雨深苔鎖雀羅幽
春風此日眞堪坐明月當年豈誤投
夜半談經千古事不妨聲樂後堂留

春闈登明遠樓

綺樓百尺倚雲開矯首河山爽颯來
露拂金盤仙掌動月侵銀榜夜珠迴
青藜故傍三台暎彩筆爭看五色裁
燕市只今多駿骨春風紫氣滿高臺

長安除夕偕袁微之賦得金字

歲晏天涯思不禁相知藉汝共論心
孤燈宗莫千秋感一夜風塵兩鬢深
客裏但今翻白苧牀頭寧惜解黃金
縣知吏隱容吾傲待漏明朝總陸沈

出都門袁微之諸君送報國寺酌毘盧閣

馬首春深綠柳斜偶淹同伴到山家人
從白社聞流水樹傍青蓮散寶花
閣外虛無來色相尊前名理入

煙霞百年去住俱成幻逢著高僧且飯麻

嘉樹林聽鼓琴

十里風煙結紫岑千年嘉樹自成林白雲不礙擎丹
路紅葉猶餘履屐陰冒雪偶乘王子興聽琴還解穎
師心清宵寒氣凌孤榻最愛松關閉獨深

訪俞子如城西別業不遇

尋君南浦日初低三徑無人艸自萋花落空苔閒未
掃鳥銜莫堞向誰啼祇將風雨淹來興勝却煙雲不
忍題可奈潮聲催客棹半牀清夢遶城西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喜雨

長松高枕鬢蓬鬆山雨飛來暮色空風入天門排象
緯雷翻陰火破鴻濛黃金布地楊枝露白壁沈河瓠
子宮不獨清涼解人意枯槁聲斷綠楊中

偕袁微之守歲懷莫廷韓

相看只尺阻相逢搔首寒燈子夜同媿我
北幾人
擅江東因懷白雪愁難和坐使清尊興
易窮怪得明朝偏氣色知君筆底若爲雄

游余山憶袁氏兄弟

青山十載負心期彷彿雲峰勝別時松覆紅霞新灩
澦屐侵翠靄舊夢差閒過竹下聞清磬笑指松梢挂
接離白社風流誰得似東林只合許袁絳

贈太玄上人

遠公結社傍青蓮長日虛亭只艸玄風遞花梢孤磬
出月籠松影一燈縣野狐依榻窺清偈山鶴聞笙舞
法筵縹緲旃檀煙水闊何年許寄白雲篇

謔詠走馬燈

三五春煙月倍明忽驚烽炬起龍城騰空巧借旋風
方東甫集卷之二

三

色搏影真標聖電名甲騎聲沈如有伏關河夜永不
停征太平玉燭胡塵淨寄語將軍莫請纓

夜坐懷彭欽之

當年結客若爲歡青眼逢君意氣看吾道只今仍翫
辭世途自古屬艱難風雲色動占神王湖海情深共
歲寒幾度春風倍相憶扁舟好繫白沙灘

其二

眼中突兀若爲懽屈指論交坐夜闌星散自憐餬口
計風流君許白眉看河橋行徧愁攀柳澤畔吟迴好

佩蘭矯首不堪相憶處空庭白露下溥溥

詠虞山星壇七檜

禮斗壇空風雨聲歲寒千古自崢嶸僊人斲杖雲根
斷山鬼馮枝霜影橫閼罷怒龍髯半脫飛來靈鷲石
還驚支離老狀君休笑縱有秦官不受名

送友人蛟川幕府

吳鉤如雪照行裝直指蛟川客路長揮塵坐傾天下
士飛書夜逐海南王參軍馬借桃花紫大將營開細
柳黃從說君才能艸檄何須醜酒祭天狼

方東甫集卷之二

四

秋興四首

郭外青山淡欲無蕭蕭秋色在平蕪吳江水落楓林
靜大漠天高雁影孤入夜清砧愁少婦荒城寒柝動
征夫坐來頓覺消煩暑宋莫虛空冷玉壺

其二

千林爽氣入高樓數點寒星碧落浮猿嘯清霜孤客
淚扇橫明月漢宮愁東籬醉傍黃花色子夜歌殘白
苧秋何處簫聲隔雲外縵山縹緲度空戾

其三

曙色遙分八月濤碧雲不斷海天高江山此日乘孤
興世事今朝感二毛颯颯清風吹布帽娟娟落月照
征袍銜杯無限傷秋意徙倚中庭首重搔

其四

江城雲樹晚蒼蒼天際孤鴻下夕陽舊井風颺秋正
爽玉階露冷夜偏長忽聞短笛愁楊柳何處吹笙憶
鳳皇不獨人間倍惆悵明河一水濕流黃

贈醉茶居士

山中日日試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石枕月侵蕉葉
方東甫集卷之二

五

夢竹蠶風軟落花煙點來直是窺三昧醒後翻能賦
百篇却笑當年醉鄉子一生虛擲杖頭錢

過白蓮寺尋陸龜蒙放鴨池時芍藥盛開

宋宋邨墟一徑斜偶然扶屐到僧家白蓮清淨畱珠
蕊紅藥歲粧上碧紗古壁苔深封繡佛枯藤鼠鬬落
空花總輸居士池頭鴨日伴妖狐狎晚沙

送郁孟野游燕

歷亂花飛啼鷓鴣送君春色滿平蕪垂楊影裏青驄
去折柳歌中白苧孤可道文章憎爾命終知姓氏落

吾徒樓頭儻念彈爭婦忍使珊瑚醉酒胡

送彭欽之北試

莫將遲莫怯青雲匡鼎於今正屬君一劍出門家是壁五車到處苑爲文蛾眉可信難銷如駿骨由來總擅群叢桂秋風題錦字江頭先遣故人聞

早朝出左掖門

長樂鐘殘曙色移五雲繚繚映彤墀乍看僊仗還義馭猶自官聯肅漢儀袖引爐煙香馥郁步侵官艸露參差微臣何幸陪鴛鴦皇路回瞻尚委蛇

方輿甫集卷之二

木

出都門憩廣福寺

單車暫謝薊門塵徒倚招提一問津紅日半牀蕉夢穩白雲雙樹艸題新僧持脫粟長淹客鳥啄空花不避人最是醫王能却病維摩聊此證前身

其二

何處祇林度梵音空山縹緲碧雲深十年誤着風塵足一夕能參水月心麋鹿儘容居士伴薜蘿不礙行僧尋長安近事真堪弄誰道金門可陸沈

其三

翛然十日只支頤一卷楞伽靜自持臥榻祇妨山鳥喚供臺時詫野狐窺浮雲薄宦原無著明月高僧故有期春艸青青邀翰墨與來爲礙惠休詩

其四

去住蒼茫萬事非乞將此口叩禪扉基翻舊譜淹來客坐撥名香送逝暉倦倚疎鐘雲外落閒看卓錫月中歸任教酒戒嚴於律剝啄無妨到白衣

送高侍御出按歸省

僊郎擁傳出蘭臺十二河山壽域開缺樹霜飛驚六月金莖露捧喜雙松別時柳綠熏風送到日荷香陸地迴青鳥無煩來海上君家咫尺蓬萊

方輿甫集卷之二

七

袁非之還自休寧持丁令君書至寄謝

相望春雲隔幾峰書來更喜故人逢結交豈爲黃金重題句偏驕白雪封百代雄風鳴大楚一時上客選臨邛海陽不減河陽勝我欲看花許過從

賦得潮平兩岸闊

晚風初靜浪花輕十里晴川一望平蛟窟夜寒雲黯淡層樓煙散月分明釣磯坐入蘆花影漁笛遙連沙

雁聲却愛落秋水色羊裘何處不逃名

胡亥郡侯註誤還送別

五茸花浦綠參差點點浮雲繫所思鶴影婁安心似
水棠陰蔽葦口爲碑祇將落日遲行部那復春風到
習池惹以明珠君莫問朱絃無處不堪悲

過東鹿遇大雪

駢駢五馬度河干千里飛花撲繡鞍霧湧峰頭銀島
現風迴樹杪玉枝看藍關迢遞征人夢白屋淒清處
士寒忽憶江南梅信早何時鴻寄報平安

方泉甫集卷之二

張蒼梧善丹青顏其齋曰容散索贈

五湖乞得一閒身櫟社逍遙作散人不盡空青供嘯
傲只馮黛綠闌嶙峋家藏煙水真堪老坐伴鶯花別
有春莫怪年來多瓠落布袍那肯受風塵

謝杞令徐惟仁詩筵見惠

綠沈搖颺墨花流一掬陽春翠底收詠自巨源空六
代書追逸少失千秋懷中忽送仁風到句裏還驚明
月投珍重故人頻把握總攜瓊玖媿難酬

登天馬山

東風吹我登天馬足健風高興轉豪石壁香燈繁殿
閣回船簫鼓壯聲遠滄溟東浴扶桑日谷泐西連震
澤濤覽勝斜行未遍擬尋遺墓弔三高

送符夢軒使監輓取道歸省

僊郎擁傳出京方驛路風清六月霜十里夏雲停祖
席一栢秋露薦親觴香浮畫繡分雞舌夢入春明愧
雁行飛輓祇今勞旰食知君袖有度文章

潘景升見贈用韻奉酬

十年忽忽思如紛句裏煙花夢裏雲總道方千應有
方泉甫集卷之二

賦一經潘岳便無文笑開白社金爲斷歌入青山玉

作群見說風塵慚小艸千秋蘿薜似輸君

游香山同姜永明

翠峯天中吐碧曉超超大隱尙堪招從教禪悅青蓮
印未許詩魔白社銷山夾兩龍標舊勝人過五馬聽
新謠言游不覺斜陽臥忽有鐘聲應次寥

道經河間偶感夙昔魚服而去

落日滹沱漲水寬飛沙撲面攪春寒自憐結客青雲
晚敢謂逢人紫氣看逆旅當年驚拂袂知音異日幾

彈冠自來吾道江湖在去去毋歌行路難

聞唐元徵及第

賦奏明光定有神宏詞此日更無倫九重日射開儀
簿五色雲香散鬱輪金馬新曹名下士玉皇舊案夢
中身少年同學君先貴肯向風塵問故人

海寧諸沈生嘗游余武林時給諫君上舍君遞

授館兩年間竝物故感而有作

當年蕭寺客游身夜雨疎鐘入夢頻下榻半迴青瑣
色橫經翻魏絳紗人一時天地成今古異日東南惜
方來甫集卷之二

主賓黯淡不堪看挂劍風煙矯首重沾巾

餐霞館爲周芝亭

君看元是武陵人貯得流霞別有春坐對青冥銷歲
月心將碧落傲風塵玉顏駐却桃花妒金盃盛來竹
葉新醉向山根發長嘯五雲高挂白綸巾

寄陳宜興劍華

茂宰風流衆所欽佇看飛鳥下江潯門開桃李花爲
縣坐擁絃歌水是琴古洞雪封瑤艸色長橋月散太
湖陰單車南陌春行後馴雉翻飛艸正深

和郡侯喻楓谷題玉蘭

春風着意點園居片片瑤瑤画不如露瀉忽疑仙掌
動香來偏借習池舒弄珠神女花爲佩披覽詩人雪
滿祛遙憶群公淹賞處玉山相傍酒尊虛

送凌司訓辟入豫棘

庭艸離迷伴廣文忽驚東帛到河汾帆前半落三江
月筆底全驕六代雲絳帳風迴春暫借青藜色動夜
長分弭君一望豐城氣鬱鬱雙龍射紫氛

林民部變軒尊人墓椿有至孝賦贈

方來甫集卷之二

春陰不散白雲秋風木蕭蕭黯自愁欲說匡詩長廢
蓼忍看徐劍半縣楸夜聽雨葉聲如咽日抱霜柯影
亂流階下紛紛蘭玉色至今猶爲歲寒留

劉斗墟擢黃安令

冉冉江雲護使星况逢秋色借揚舲千家擁騎花如
簇一席歌驪日幾停舊夢三刀關月白新看雙鳥楚
天青登臨定擬懷湘賦莫向清時怨獨醒

酬嵩山同年汪丈

嵩陽千尺擁孤雲矯首高標迥不群屐齒煙霞分二

室牀頭蛸蛸半三墳緘書忽動中原色倚劍雙縣北
斗文夜半官衙桐葉落秋聲槭槭正思君

其二

春風憶得曲江潯共坐流鶯賦上林汝水驂驪漸下
乘猿山經緲借清音百年浪擲江湖跡五岳空縣薛
荔心落落荒城寒杵動懷人天際暮煙深

燈夕王觀察見召

沈沈画角夜偏遲忽漫春光片席移玉燭風調新歲
曆金莖露捧上元卮身依劍履雲霄近坐吐珠璣星
方泉甫集卷之二
斗垂不是周南畱太史能從今夕傍青藜

元宵大雪錢將軍招飲觀燈燈有傳自正德間

者賦謝并及

春宵火樹倍生妍曾向先朝照綺筵六出舞來疑
玉綴一輪推入竝珠縣高牙角轉條風細小隊裝成
子夜偏千古凌煙公等在太平此夕共畱連

夏日放衙漫興兼示伯起

郡齋退食午初濃刺眼從龍玉萬重紫氣不隨周史
去白雲長抱漢官封北窗客興花爲伴南陌農歌雨

對春與爾空同曾有約薜蘿何日共扶筇

諸廷之左遷南陽博士當道檄召大梁群四方

之訪而有贈

一從謫宦光落落青瑣姓字香中壘傳經寧薄
漢長卿作此重游梁授徒夜立門前雪結客時翻匣
底霜却笑玉花空自貴君看我馬已如黃

同廷之登吹臺

宋莫荒臺駐落暉與君清嘯塵堪揮信陵俠骨空原
是枚乘風流故苑非雨洗殘碑餘鳥跡風迴古堞亂

方泉甫集卷之二

三

人衣登臨不盡千秋興回首蒼蒼思欲飛

偶貽伯起京履

東郭先生赤腳來相攜共醉碧山隈裁將雙鳥雲生
步踏去三花月滿苔寧向朱門夸倒屣只憑綠杖嘯
登臺他年借跨揚州鶴足下煙霞徧九垓

顧五浮擢楚藩審理便道歸吳

青門悵別暑初殘高柳新蟬玉露團河朔忍辭今夕
醉習池能復舊時歡花深二室愁堪贈月滿三湘憶
對看休戀太湖千頃石好畱他日共投竿

贈嵩令慕際真

大削嵩高片片霞祇應令駐丹砂聊乘吏散春行
陌總爲官閒早放衙川出山頭籠萬堞泉分洞口到
千家何時一借雲中鳥踏遍君侯滿縣花

過汴約陳留令江汝成于夷門外

故人爲宰一尋游百代風流江總收好事鄭鄩仍徧
置論交陳轄許重投看花已負河陽約載酒空孤彭
澤留怪底牀頭風雨響雙瞻寶氣欲連牛

奉寄座師龍先生

方東甫集卷之二

南

匡廬南望瀑聲寒天際懷人白練團落日浮雲愁欲
墮高山流水報應難十年小艸風塵誤萬事空花夢
幻看試問江州司馬淚青衫彊半爲君彈

其二

一別師門只浪游風塵何地不堪愁十年桃李誰家
色千里兼葭幾度秋脈脈敢忘明月報悠悠空逐大
江流長安總爲浮雲蔽紫氣依然王斗牛

伯起客余池齋掃徑得短竹蓬中共作

琅玕數寸寫氤氳挺挺寔甘枳棘群仲蔚不將三徑

掃子猷能得一竿分短稍碧借湘潭雨孤幹青移嶺
谷雲夜半淒然池上到秋聲幾片總輸君

同伯起夜坐

相將明月客中看一片冰輪子夜寒露瀉鬱金香共
醉山疑浮玉秀堪餐狂眠大石閒揮塵傲坐長松嬾
著冠後夜牆東花影下却憐咫尺聚星難

錢將軍宅觀蓮

沉沉朱第住鳴珂一片秋雲散沼荷紅粉似留金谷
妒碧筒偏送玉山陀風來掌瀉僊人露雨後覓銷神

方東甫集卷之二

圭

女波倚席忽聞新樂府分明翻出采蓮歌

壽陸啓成寅丈

秋風古潁綠平添宋宋公門一水廉白日閒尋高士
履青山笑擁使君轡只看華髮長留岳未擬黃花便
許潛明月金盤呼壽酒錯疑露滴水晶鹽

送伯起游嵩兼訪嵩令

看君骨相總煙霞肯向風塵老歲華一片添航
麟千峰何處不生涯馬頭嵐靄詩中圖塵尾羅雲象
外花聞道此閒多吏隱可能無意寄丹砂

奉寄座師何宗伯

盈盈秋色徧蒹葭萬樹丹楓擁絳紗八座高名齊斗
岳千秋大業讓煙霞天畱柱下真人地世卜周南太
史家爲問先生玄艸就及門誰許是侯巴

其二

曾陪帝座領僊班暫捲絲綸醉碧山太史再傳司馬
舊清朝仍許卧龍閒他年坐對應前席此日探奇好
扣關可奈五花羞絳帳無從藍筍一追攀

奉寄王太史胤昌

方東甫集卷之二

七

爲慶青山拂袖歸宮雲冉冉護初衣兩朝霄漢長
傾藿五岳風煙任采薇牛耳當年誰狎主鳳毛此日
正雄飛東來氣象雙看紫不辨三台是少微

其二

一代申陽太史家文章不復數琅琊莫雲南望頻題
艸春雪西來正布花二室竄中抽祕密三山世外訪
煙霞縣知弘景關時望寧向林泉傲物華

寄王將軍思延

燕山斗酒憶逢君翻得鏡歌半入雲不是琅邪能接

武寧令隨陸遂無文青藜夜動麒麟坐赤羽朝揮鵝
鶴群借問空同千片石幾人差不媿公勲

其二

千古王郎風雨聞右軍寧足羨終軍過庭曾授龍門
史專閭還分虎券文綵筆崢嶸驕郢雪雄心磊落寄
嵩雲汝南月旦無從問夜夜孤燈夢對君

從于參知游風穴寺次韻

雪後峻嶒吐碧峰群公選勝一攀從忽看紫氣浮初
地幸有真人叩大宗到處慧雲扶短屐坐來清梵出

方東甫集卷之二

七

深松使君欲識三生面五色紗龍古壁封

其二

姑射山頭御伯昏碧霞長傍化人屯劃然石髓開丹
穴時有松風送綠尊頓使塵埃超法界却疑踪跡到
天門興酣不惜歸塗晚落日牛羊下遠邨

懷殷職方無美

東風陌柳綠參差斗酒長安不可期仕路已非銅印
日交情猶是布衣時屠龍舊業空千古司馬新聲在
九夷倚遍流鶯春欲盡中原夜雨正垂垂

其二

剖竹同分斗大城三年報政讓君成中軍別後渾無
恙祁父時來倍有聲漢客梁園芳艸夢胡姬燕市故
人情相思何限停雲意抱得朱絃不忍鳴

陳廣文乞疾還晉

顛顛春風送爾還宦情落落與雲閒一時桃李憐虛
席三徑蓬蒿待掩關白日不能銷傲骨青山差可破
頽頽河汾歸老知無恙滿架殘編好自刪

贈柯雄甫將軍

方東甫集卷之二

六

控海將軍舊伏波中原落日借揮戈旄頭太白麾三
晉腰下干將截兩河匹馬霜高飛艸檄孤城月出起
鏡歌東方傲吏堪橫槊乘興何妨小隊過

楊司訓擢王門教授

朱門此去幾躊躇宋宋虛憐楊子居嵩洛依然分片
席馬枚曾不厭長裾囊空一水堪淹客節負二花好
著書潦倒莫辭今日醉總饒穆醴未應如

太學師張洪陽先生歸臥閒雲館寄贈

卜居偏傍大江濱一片閒雲白日雲極目煙波寬自

得半空雪瀑勝堪分僊槎直犯三台象神鰲高縣五
色文叢桂秋風香滿徑淮南鴻寶許誰聞

其二

萬籟秋雲一客星紛紛薜荔鎖玄亭山樓學士嵐逾
碧書到麻姑島自青三足鍊鑄茶半熟數聲金磬戶
長扃日邊咫尺蓬萊縹緲江天目幾停

懷屠儀部長卿

隔浦芙蓉花欲繁盈盈相望總無言煮成白石堪將
母醉擁青山久杜門經案夜聞松子落墨池春帶水

方東甫集卷之二

九

雲渾先生此日方高臥沙鳥江鷗未可喧

其二

海門初日射秋岑高臥真人紫氣深出世最便麋鹿
性入林終老薜蘿心白雲歸去扶雙屐黃鳥飛來聽
短琴一夜扁舟許相過雪中明月滿山陰

和嵩令綦際虞從子參知游伏牛山

一畝天中競蔽虧鳩筇到處白雲隨誰畱萬劫眠牛
石正遇雙旌控鶴時風遞鏡歌連苑貝日將鳥影下
空陂憐余久爲周南滯矯首蒼茫只坐馳

其二

銷夏惟應臥汝墳清涼那得向君分半空鳥道星初聚萬壑潮音雨後聞此日青牛千寶氣何年白馬渡慈雲詩來怪底煙霞色倘有高僧贈偈人

錢將軍宅賞牡丹

無分魏紫與姚黃春到名園總國香偏向洛陽嬌綺席但呼山簡奪瑤觴霞飛画戟千叢簇風度雕闌七寶妝不是東君許相借那從十日醉花王

江汝成久令陳畱詩來念余不調賦謝

方東甫集卷之二

辛

逃暑悠然臥碧岑美人相望夏雲深一時共抱流民牘何物能開傲吏襟薪積故應安拙宦爨餘若箇是知音夷門片月能重約莫遣風塵嘆滯淫

其二

千里緘題問故人交情湖海定誰真三年敢薄淮陽臥五斗原知彭澤貧縹緲仙鳬渾欲化婆娑倦鶴轉相親慨慷不盡關河淚尊酒何時許細論

袁微之自宛上書過汝別

臥閣停雲入夢頻相逢總笑客游身十年瘦馬仍貧

更六月深枯喜故人楚璧剖來渾是淚梁園賦就豈無神莫教容易還君轄咫尺中原幾共論

送參知李本寧轉江右

一辭玉署滯周南三載龍門乘喜驟吳楚風煙招吏隱湖山靈祕仗公探青牛忽散關前氣綵鸛遙分檣外嵐聖主能虛才子席毋須作賦向江潭

其二

月白庾公百尺樓西風偏送豫章秋特憐遠使東南客何恨高情今古愁大塊文章曾我假中原山斗許誰畱明朝夢落三江水長遠洪都李郎舟

方東甫集卷之二

辛

過真定憶舊令江汝成

當年茂宰憶恒陽畱得芳名載道傍行部萬家車是雨還鄉一劍囊爲霜朝霞猶似江郎筆夜月空來宓子堂回首天中添氣色使君今日正游梁

題袁省海尊公兼祀名宦鄉賢

先朝耆舊漢循良不數諸袁在汝陽里有庚桑成畏墨樹畱渤海說甘棠風流四世推高第月旦千秋表故鄉堪笑僊郎名籍甚十年只省度支章

訪張憲周觀察園居薛伯起在坐伯起將有越

還

選勝聞君臥碧岑行行不覺入林深閒居永日成潘
賦故國經春動越吟一席暫分山水調千秋同繫薛
蘿心但依太史呼仙吏肯向周南嘆滯淫

其二

一徑春深事事幽扣門偶爾得羊求衆山對酒長淹
坐新月催詩忽滿樓非是子真分谷口可同太守醉
池頭獨憐越客思歸引錯把荊州怨汝州

方東甫集卷之二

圭

汝中三送伯起

望望吳天總不堪何當送客又江南彈將綠綺誰
賞負却青山怪吏叅故國雲橫愁并四孤幃月對影
成三交情我輩元如水豈讓桃花千尺潭

其二

三載天中三送君驪歌疊疊訴離群暫時汝水分春
雪何物名山臥夏雲十里鶯花憶范秋一尊風雨廢
論文關心獨有江東鯉爲

學殷

陸君從至值端午

風塵笑殺五花驕乘興若攜劍上舟匣有吳鉤貧自
王筆搖嵩岳勝堪收浮萍總向尊前戀續縷難禁客
底愁任是步兵厨若洗蒲斟肯讓醉鄉侯

答張憲周

泱泱牛耳狎琅邪笑踏嵩陽壓九華北鄙著書無歲
月東山舉屐有煙霞千秋獨夢臨池筆五夜遙占犯
斗槎不是交情忘爾汝能從文舉訂通家

琴臺

卷山令元
德秀築

扶筇一望客心悠坐入清微想宓侯落木蕭森收萬
籟荒臺縹緲起千秋初疑鼓瑟風追郢忽訝吹簫月

方東甫集卷之二

圭

其二

引綵却恨鍾牙成異代高山宋宋水空流

流暉不駐睍陽戈落落入琴歲幾何此夜無絃畱雪
調當年有錦奪雲羅空憐鶴嘯青條嶺尙憶魚游白
象波聞說元侯貧好事花開酒謝酒相過

秋日邀憲周游風穴

何來蔥蒨削天中秋色離離洗碧空半剝白雲應我
待一尊明月借君同笙歌水沸游魚出鳥影巖飛過

鳥通乘輿不妨歸路晚醉題楓葉萬山紅

其二

爲憐秋色一追從看遍芙蓉碧幾峰不是東山偏借
展何緣北鄙再扶筇難攀絕磴雲垂墮盞洗飛泉月
對春酒罷山僧能作供胡麻倘許遠公逢

錢將軍宅賞菊

徙倚東籬碧玉芳疎疎寒色照清霜白衣故解尋彭
澤綠酒偏宜醉辟疆坐傍落英添吏傲插將蓬鬢助
詩狂但無俗駕妨佳賞不道看花是客鄉

方東甫集卷之二

詩

觀梅

何物亭亭向臘開百花猶自讓春來香生庾嶺珠成
夢賦就梁園雪點蒼城角數聲吹不落谷灰幾處煖
先催那枝好作江南使驛路風光次第裁

寄謝張憲周雪中餞別

黯黯寒空雪載途不堪別思滿平蕪一枝折去渾瑤
樹千片飛來亂玉壺綠野驚看占大有青山笑指欲
全無馬前忍惜今朝醉潦倒還憑父老扶

上汝計過趙東望冀州有感

東去蒼茫是冀州檐帷昔日此曾游三刀不斷風塵
夢百里依然禾黍秋落月滹沱孤客度浮雲河朔故
人愁爲言父老將餐飯五馬于今只敝裘

羅敬叔訪余汝上

荒城一葉乍驚秋千里逢君破客愁翫骸骨淹梁市
缺煙霞猶著薊門裘青天把袂風生穴靜夜聞聲月
近綏山簡由來稀吏牘不妨十日醉池頭

江汝成註誤左遷却寄

天上俄驚雙鳥飛春風暫擁使星歸世情雲雨多翻
方東甫集卷之二

三

覆吾道龍蛇有是非白璧由來驚按劍朱絃到處可
沾衣君侯一去成寥落悵望河陽花漸稀

諸延之以言事削籍輕舸過訪爲令君所跡三
宿而去

春雨衡門長碧沙情來客喜故人過相逢曾濕青衫
淚到處誰憐白石歌俠骨千年仍飢餓清尊十日借
漣娑任教星向東方隱紫氣關門奈爾何

酌潘星海樓居

樓殊軒敞
九峰在面

春盡逢君共倚樓江城霽色坐來收芙蓉不斷梧中

綠蘿薛平分掌上秋但向刀環看意氣只馮雞黍足
淹留凭闌儻有懷人賦肯借雙魚一見投

送薛伯起自汝上歸四明

山城木落正蕭颯無奈停雲點客袍好事爲塵縣後
榻微官寧老夢中刀書裁雁字秋堪寄調入驪歌夜
轉高此去却逢楊子雪可能重泛剡谿舸

壽濂石陳先生六十

共向雲間識少微似君黃綺里應稀蓬蒿舊許開吟
社蘿薜新將試舞衣甲子再逢千歲曆僊郎初進九
方衆甫集卷之二

去

山薇汝南清潁高風在願借先生作釣磯

寄周民部子春

千騎西方畫錦還忽驚紫氣滿函關塵埃舊識僊郎
面枯酒差開傲吏顏月旦汝南應獨擅風流洛下許
誰攀別來五馬潭無恙半踏荒城半踏山

其二

周儁清操越汝南江湖黑髮慰朋簪看君每憶樂城
酒問我長侵嵩岳風玄牝五千時出藏摩尼百八忽
開函故人何限西風淅落日中原總不堪

康郡博乞休不得暫假歸省

宋宋寒齋拂進賢肯將傲骨向人憐總無五斗爲歸
橐贏得三花插舞筵落日尊前停絳帳垂楊馬首護
青瑣箕山亦有逃名處去去毋耽汶上田

輓王元美先生

王氣東南一夕收驚傳司馬忽千秋帝鄉夢去雲迷
鼎僊表歸來月滿緱八座衣冠爭挂劍五湖煙雨借
藏舟臨風聽徧山陽笛不散當年國士愁

其二

方東甫集卷之二

去

海國茫茫避世深東方忽報歲星沈六朝頓改青山
色千古誰操白雪音枕上書畱刪後艸牀頭客散賜
時金二王江左風流盡日月雙縣棣萼陰

其三

江東霸氣黯初殘匹練無光海色寒劍履已隨箕尾
去文章空向斗牛看千年火就黃金鼎一日雲扶白
玉棺落落人琴成異代總遺山水復誰彈

其四

一代琅邪兄弟豪可憐七子六蓬蒿祇今天矯遺龍

種何物寧馨起鳳毛門客空彈吳市鉄美人不繫舟
山舫震中獨有名長在忽見梁間落月高

贈柯雄甫權都閫

將星一夜入天中八郡新看郎今公肘繫黃金驚是
鵲旌縣赤羽想非熊單車再結夷門轡俠劍雙飛汴
水虹萬里燕然從此勒嵯峨片石指高嵩

張憲周六月八日初度

六月龍皮白似霜薰風四坐引昌陽涼生沆露金莖
墜煖入和雲石髓藏青瑣佩鳴僊羽近紫薇香曼御
方泉甫集卷之二

天

煙長弔君局却空同月不怕盧今夜聽璫

其二

虹收千嶂午初涼舞亂荷衣陸地香五色青牛新御
李一編黃石舊遺張觴開河朔長春醉燭引瑤池不
夜光笑擁重樓雙鶴下夕郎何必異僊郎

徐孟璫北上畱冀署中十日

爾汝窮交二十年相逢一笑各頽然婆娑吏隱空淹
冀汗漫行游忽到燕白壁黃金酬世上浮雲落日話
尊前知君袖有河東賦看取長風送上天

孟孺別後遺詩見懷用韻奉酬兼簡同社

送君匹馬出桑乾易水蕭蕭六月寒到處春風還自
賞情來子夜若爲驪微官敢爲淮陽薄名士應將洛
下看乘興諸公許相過習池無恙酒恬寬

送張有功應乙酉鄉舉

有功兄弟俱先得雋
兩尊君以前乙酉起家

看君西笑踏秋烟馬首天空好着鞭花發池塘應並
蒂歲周甲子定逢年紅雲故簇仙郎去白日誰將傲
吏憐爲問吳公何所似卽今差得賈生賢

送宋山人訪徐大宗伯

方泉甫集卷之二

无

山人宗伯故知也欲千里赴謁因其扇頭有
宗伯題詩用韻贈之奉簡言戲嘲其往

落日荒城古冀都蒼茫天地一狂夫入逢河朔尊常
滿客有高陽興不孤門外車來頻倒屣衙中吏散共
呼盧縣知八座尙書貴刺史風流總爾徒

送盛伯霧游塞

羨爾孤征意氣多風塵萬里欲橫戈三千士馬登壇
去百二關山佩印過指日霧成知豹隱前林花落恨
驪歌長城鎖鑰須畱意莫謂天驕已請和

方衆甫集卷之三

華亭方應選衆甫著

七言律詩

游雲夢山

青山歷落水悠哉石洞何人一爲明
簾月半輪籠古壁塢雲千載戀荒臺
禿胡母尋興去還許山公擁笑來
回首桃花迷咫尺祇餘清夢到蒼苔

壽李封君八十

西來紫氣滿華堂共羨君家老伯陽
千尺松雲容采方衆甫集卷之三

藏一泓潁水借稱觴閒隨麋鹿呼山月
無復風塵到鬢霜不必丹砂能却老
况今句漏是仙郎

李都護邀同陳從訓游金山

突兀三山此上游天留半壁砥中流
卽看驃騎橫飛艦何似元龍竝倚樓
雙樹落霞金作粟一尊殘月碧沈鉤
夜深何處聞清梵有髮僧來雪滿頭

李都護再邀游焦山

好事於今數伏波樓船日繫碧山阿
壯心暫對高僧偈幽意同尋處士窩
水月何年浮白馬江天忽忽

青螺醉扶小隊迷歸渡面面春風起棹歌

張紹蒲北固餞別李都護陳鄔二山人在坐

何年飛鷺白雲隈乘興欣逢數子陪
一柱金莖迷露下雙峰玉乳插天來
清尊唱渭憐新柳短笛橫江落早梅
此日勝游應有賦陽春虛擬大夫才

壽李學博太夫人

冉冉宮雲映舞袍僊郎接武况風騷
綠尊聊借環橋水青鳥曾將滿縣桃
門第自推元禮俊春秋不獨伯陽高
瑤臺昨夜來王母一曲霓裳幾奏璫

其二

昨嶠凌霜憶大椿萱庭重見舞衣新
烏銜不老蓬萊信花借無言桃李春
北闕瞻雲迷五色南山愛日捧千尊
久知葛井堪將母况有泥封下紫宸

選署賞葵

畫靜唯嫌鳥雀譁一枝幽賞坐偏嘉
香含粉署長傾日醉促瑤觴故擁霞
席借片時菁奪綺毫揮五色絳流紗
興來笑擬宮花插信馬風吹鬢欲斜

慈寧宮供大士沼見瑞蓮

蕩漾靈風太液偏亭亭苗苗對嫣然惟應水月空
現故向煙花象外妍雨洗六宮香粉淨露翻九品
珠圓侍臣儼獻鈞僊頌玉井長分聖母前

慈寧宮竝蒂牡丹

上陽曾占百花王此日慈寧別有香獨立三千無
粉黛雙開二十照霓裳休誇國色傾金谷共喜天工
綴寶妝的的璚枝應解語兩宮分祝萬年觴

宮柳

五雲深鎖不知年搖曳東風態自妍脈脈長門愁漢
方衆甫集卷之三

月盈盈夾道戀隋煙玉溝楊柳紅葉金屋描成壓
翠鈿只恨流鶯啼曉夢故隨阿嬈攪春眠

和薛伯起七夕

春水從辭泚上磯秋空又見月中機明河乍喜空宵
淺靈鵲翻愁隔歲稀有客樣通銀漢近誰家聲遶彩
雲微知君少婦遙相望脈脈闌干悵逝暉

送張上林奉使南還

翩翩漢使出明光秋水僊槎八月蒼一夕歌驪驚折
柳幾年諫獵憶長揚戴星遙傍中台象捧日曾沾上

苑香見說黃河衣帶似可能還酌度支章

送許黃門歸省

太常新秩是僊班爲戀鄉雲捧檄還簡上飛霜縣魏
闕尊前落日悵陽關春歸賀鑑花初豔畫舞萊庭錦
欲斑此去東山寧久借當年遺艸待君刪

馮大參乞告其長公請假歸省

少微一夜領東方五色遙連太乙光拂袖欲尋黃石
伴大參公談兵捧觴懽懽對紫薇郎閒扶熊隼春風闊笑指
蓬萊海日長總道王孫能世美可令車騎老馮唐

方衆甫集卷之三

四

與漢文論將拜車騎都尉武帝時後舉賢
良老不能官官其子遂遂字王孫亦名士

贈程光祿伯仲爲其兩尊人孝節

明發知君客夢長思親遙望白雲鄉蓼莪空憶千秋
日機杼能忘獨夜霜有子教應畱聖善難兄名豈愧
元方大官更喜分餘瀝漬酒還誇是蔗漿

蘇比部索贈母夫人

閨海材名弱冠初知君少讀大家書朔風黯黯愁機
杼春日遲遲戀板輿苦藥祇應清女竝雄文誰復長
公如只看千騎東方出五色宮雲映母裾

其二

君合前身蘇世長，早從狹筆起詞場。父書漫滅愁難
把，官舍蕭疎喜獨將。南海久聞黃鵠操，北堂初進紫
霞觴。白頭念有遺姑在，賜得餘羹不敢嘗。

送唐曾城令常山

金城聲價復誰雄，籍甚君才代偶同。共喜客尊停朔
雪，忽看僊鳥擁春風。柳攀渭水情猶在，花憶河陽縣
裏紅。指日政成許製錦，江南應不待文翁。

送駕部盛翁泉擢憲中

方輿甫集卷之三

五

高牙新自縉雲移，十載籌邊未絕絲。地坼飛狐連大
漠，天畱司馬作西垂。朝馳駿馬降虜夜，脫并刀贈
健兒。目宿春深鈴閣靜，可無鏡吹慰相思。

送程光祿擢雲南提舉

與君晚共薊門秋，文酒曾欣卜夜畱。明月不堪還客
轡，春風何計尼僊舟。阮家只合推光祿，陶令寧煩向
督郵。官似大夫應不賤，好將鹽策借前籌。

贈李少司徒尊人

氤氳紫氣薄西方，大隱由來讓伯陽。歲月一牀遺鄭

架烟霞千畝貯，奚囊北山總憶瞻。雲地東野空畱愛
日堂，世業卽今看九列。虛舟何處不堪藏。

江汝成贈別用韻奉酬

憶昔含香夢亦清，相將綵筆擬西京。三吳俠客涕誰
賈，八郡材官待爾衡。目宿春堪謔漢騎，烽煙夜喜淨
胡營。北樓坐嘯山如画，悔不邀君共請纓。

其二

十載浮湛宦偶同，心期千里豈難通。天空去馬逢初
月，日落聽驪起大風。鏡吹乍臨新屬國，鐘聲遙隔未
方輿。甫集卷之三

六

央宮久知乞欵終，非計江統曾聞欲徙戎。

申敬中貽詩見懷和謝

與君出入總爲郎，夢裏猶聞粉署香。但使芝蘭成臭
味，莫將萍梗論行藏。天私謝傅煙霞擅，人羨韋門竹
帛長。一自如椽飛海上，大風無日不泱泱。

其二

脈脈春風柳欲絲，僊郎遙憶縉雲司。慚余緩帶持籌
日，正爾停尊艸檄時。天盡一丸孤客興，月明三疊故
人思。獨憐同舍成寥落，誰道長安是九疑。

過分水關史今來謁

南去蒼茫再入關，巖崖百丈此躋攀。
孤槎似逐青空去，二瀑長分碧落間。
勝憶三秋仍有待，題留片石喜重刪。
虎慚紫氣遙相望，尹喜當年舊識顏。

壽顧司馬太夫人八十

落落鵷行傲一官，思親遙傍縉雲看。
丹心總爲持籌苦，白髮能忘戲綵懽。
書到三山弔野鶴，蓬飛八表老孤鸞。
天涯何物堪將母，歲捧金堂玉露團。

與客弈久伯起嘲之詩戲爲次韻

方象甫集卷之三

七

推敲鎮日亂秋聲，坐嘯那知也忘情。
句有嘔心人寡和，談逢敵手客堪驚。
百年書劍稱三品，萬事蜉蝣付一枰。
從古長安棋局似，肯將塵劫絆浮名。

贈潘材官節母

黯黯當年慕柏舟，白雲何處不堪愁。
閨中烈婦畱熊膽，塞上孤兒號虎頭。
隴月難忘寒杼夜，并霜長搗戍衣秋。
若將潘母方陵母，君業應知到漢侯。

其二

羨爾材官六郡雄，孤兒鵠起喜從戎。
百年孟母心偏

苦一代潘郎眼欲空，夜月飛蓬憐獨鶴。
秋霜仗劍想非能，懷清故是巴中俠。
藍筍何妨折板輿。

壽李侍御尊人代

春風萬里鬱相望，羨爾高堂有伯陽。
六月清霜飛繡斧，千秋沆露捧瑤觴。
嵩花鬢插官雲近，貴竹壽添海日長。
怪底天中雙氣色，歲星常竝法星光。

其二

姓字三秦雅擅聲，台星曾傍少微明。
千秋久別神僊籍，萬石寧慚父子名。
竹帛有人堪授武，煙霞無地不

方象甫集卷之三

八

關情遙思白社當年勝策杖，何如御李行。

讀南海溫永叔閩中稿賦謝

中原七子半羊城，牛耳於君復主盟。
笑踏青霞雙鳥杳，閒操白雪一琴橫。
珠來南海元無價，艸就西京別有聲。
靜夜風前時一奏，八閩山色若爲清。

送周大司農之畱都

十里晴嬌水上樓，盈盈客袂不勝情。
東門帳煖花初散，北渚亭空酒正清。
落日不堪淹別騎，疎煙聊共聽啼鶯。
南熏故與舟便，一路看山到石城。

李將軍同梅侍御西征次憲周韻

誰遣胡雛六月驕，麼敢數晉羌姚。中軍鉞柱麾清
塵，老將金城枕大刀。馬競飛黃驄，獨絕星高太白皐。
全消宵衣西北縣，張召露布馳來趁早朝。

泊黃山驛微雨

容與蘭橈對莫山，迢迢翠巘夕陽前。危谿咽雨聲三
峽，遠樹籠煙黛幾灣。興到祇妨津吏揖，閒來長抱水
經刪。隣舟有酒能相喚，共醉秋嵐破客顏。

夷齊廟雨中送別張還樸

方輿甫集卷之二

九

榆關西去又函關，紫氣雙占北斗間。萬里忍言今日
別，千秋應愧古人閒。行看舊雨隨新部，坐憶清風對
碧山。後夜思君何處是，駸駸羽騎杳難攀。

王冠軍邀同項使君荷亭夜酌

淶水城隅一畝幽，招尋聊此駐鳴騶。雙星忽墮慚爲
使，百斗還應讓醉侯。白日哀歌翻隴曲，青天對舞出
吳鉤。厭厭肯借尊前箸，子夜何妨秉燭游。

宛在亭飲王大將軍憶伯東

十里青湖面面香，孤亭窈窕此中央。題畱聖艸堪籠

壁，坐傍僊舟漫引觴。爲戀殘陽迷北郭，忽驚王氣滿
東方。官衙目宿知無恙，風雨連牀未可量。

南臺寺觀蓮并壽伯東

蒼苔鬱鬱水連連，銷夏無如此際偏。時有熏風開白
社，忽看陸地湧青蓮。凌霄共倚松千尺，待月長吟李
百篇。別墅與君聊一局，莫教柯爛洞中天。

壽唐參知牧甫

如雲千騎鬱相望，鈴閣春深正未央。召伯有棠成蔽
芾，謝家無樹不琳瑯。牙前競展南山獵，帳下齊稱北
步東。甫集卷之三

十

海觴怪底扶桑多，氣色歲星久已屬東方。

其二

望望榆關百二重，雲山咫尺難從人。騎白鶴遼東
遠，書寄青鸞海上封。歲月不虛看竹帛，丹砂何必問
喬松。庾樓醉舞春無限，閒聽童謠兩地春。

李伯東招飲城樓

崔嵬百雉萬人家，平楚蒼蒼入望賒。坐近層霄連海
嶺，餐來沆露卽胡麻。當筵舞引三千隊，永夜歌殘十
八笳。起視東林新月到，恍疑身在赤城霞。

憶伯東兩日成別

思君別後日爲秋，選勝何緣得再游。
兔耳月來堪策杖，虎頭風軟好攜舟。
空將白日淹孤興，不共清尊挾四愁。
聞道城南花正發，可能無意問蓮洲。

送馬使君臬楚

三年蔽芾已成陰，忽捧綸書下九潯。
裊裊熊羆新賜履，蕭蕭五馬舊攜琴。
總畱碣石賓朋興，無奈銅鞮士女心。
回首衡陽天漸闊，可能一寄郢中音。

別馬使君詩成余忽有閩移

方東甫集卷之三

十一

古道烽煙共北平，幾微明月醉春城。
忽從閩楚分行色，無限河山綰別情。
日煖三湘雙鳥杳，雲深九曲片帆輕。
盈盈南國誰堪賦，白雪於今讓馬卿。

郁孟野訪余北平李伯東席上次韻言別

春城一片與雲平，坐聽新鶯求友生。
忽漫東方千氣象，相將北海笑逢迎。
雙龍斗下看逾紫，獨鶴風前話轉清。
君到長安剛十五，娟娟夜色向誰傾。

其二

虛堂更散只橫琴，今古誰操白雪音。
千里不能淹去

騎一尊聊復坐鳴禽，春風借我噓寒谷。
明月隨君到上林，莫向河橋攀折柳。
青青偏綰故人心。

元宵集邵項二使君清聖祠

春宵攜燭漫憑闌，一道紅光十里團。
月近臺前流琥珀，花移水底濺琅玕。
賦成玉樹群芳奪，人在瑤天四美看。
此夜金吾元不禁，歸來猶恨漏初殘。

周申甫訪余北平言別兼訂歸期

荒城落落倦游身，門外俄驚屐齒塵。
歲底月殘裁苑樹，煙霞長帶武林春。
千秋興廢皆成夢，十日情還問

方東甫集卷之三

十一

字真去去不須莊，鳥戀相將一

江汝成左遷葭州詩來寄

骯髒憐君且再遷，詩來一讀一潸然。
長沙豈不逢明主，太白從知是謫僊。
萬里歸程新綰筆，百年蓬鬢老朱絃。
及門弟子誰高等，艸就玄經莫漫傳。

其二

江州此日數偏奇，司馬青衫淚幾垂。
夢入三刀還自笑，行逢九折總堪疑。
賓僚半盡辭燕日，父老重驪諭蜀時。
君去正當春雪後，峨眉天削望中移。

江汝成有蜀移夫人且就館不能爲湯餽客賦

贈

見說君家早夢麒麟佳氣滿門楣僊程暫回金門
別帝賚仍將玉箸私非是三槐元有種何緣五桂復
連枝生來便識巴江字不羨重鳥父抱時

其二

一代文通賦獨豪又將雙筆後來操生當帝里占雲
近抱送卿家夢日高有子定騎青玉案何人解識綠
衣曹君今未到商瞿歲矯矯行看幾鳳毛

方東甫集卷之三

三

別職方賈知白

憶共金門待漏時幾回爭讀舍人詩兩朝司馬心長
赤一夜論兵鬢欲絲胡地霜高催角早闌天風軟挂
帆遲相思渺渺春雲闊尊酒何年慰別離

其二

春艸萋萋入望迷王孫只隔海雲西從教漢署分離
舌總向胡塵逐馬蹄寸組可將名虜繫尺書寧惜故
人題闌南薊北遙相戀白日亭亭爲若低

賈知白西捷超拜

四十初登司馬壇如椽直欲走呼韓閒揮麈尾風流
擅捷獻旄頭露布看北去降胡新屬國東歸壯士舊
材官同曹此日誰先達一笑冠應爲爾彈

其二

漢署春開綠鬢郎坐看飛檄報平羌老成自昔推充
國年少于今讓洛陽天子無煩重借鉞胡兒不敢
近窺疆賜金總爲燕臺盡竹帛還應紀太常

別詹參知牧甫

蓬蓬南北海天高壯志平分萬里濤三世通家欽伯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仲一時許國失蕭曹雲霄到處堪投袂意氣何人可
贈刀此去逢君相識問庾樓

伯東祖道百里贈別

去年此日笑相將一片青山柳萬行客舍卽今憐把
袂春堤依舊綰離觴北窗幾憶南熏調下里重沾大
國香屈指到來應七夕夏雲秋水正茫茫

其二

春盡邊城乍著花相攜尊酒駐年華忍從客路看垂
柳其奈王程正及瓜碧水丹山誰地主朱絃白雪爾

天涯榆關此去頻回首夜月漁陽第幾摺

詩別伯東辱和爲之再賡

僊僊有客許登龍總愛清言日過從山水依然畱勝
跡雲霄何處覓高蹤三春忍見河邊柳兩地愁分夜
半鐘回首試看南去雁幾行錦字爲誰封

其二

贈別殷勤酒再將清歌成疊舞成行任教明月思千
里何似春風坐一觴芳藥今看如解語芙蓉此去正
含香薊門遙向吳門望白練秋深興渺茫

方東甫集卷之三

五

其三

坐深燭影欲交花子夜厭厭戀物華北海千秋欣御
李南方六月正沈瓜鱸魚意已縣鄉國鷗鳥情還狎
海涯官舍今宵須一醉陽關明日不堪過

從北平之閭別李伯東

自持使節入盧龍選勝逢君到處從一夜平分雙斗
氣千秋忽散五湖蹤長憐明月淹春酒幾看疎星落
曉鐘此地談天何日冉空畱碣石白雲封

其二

十里長亭一水西行行攜手復歌驪烟花此夕憐新
賞料斗何年識舊題有酒未應還轄去看山猶許抱
琴躋明朝悵望河橋路芳艸空原各馬蹄

寄邢使君

脈脈思君柳正絲春風曾共縉雲司一從天上分綸
綍長惜人間有路岐漳水孤槎僊御日漁陽三疊客
愁時相看咫尺難爲夢祇許青燈白月知

題東寧橋伯東書石王參知孟令公與諸生在

曲澗紆迴抱翠微誰將數尺架虹梁碑翻幼婦君堪
方東甫集卷之三

六

續筆健真御客對揮輿到只應倚馬待揚來真足換
驚歸臨流更喜逢王大白日洋洋可樂饒

其二

清和天氣永和人隨意驅車到水濱綠蟻時因黃鳥
送綵毫忽傍紫荆新面紫謝公不減看山興潘令能
畱滿縣春醉眼模糊看礮石豐碑百尺借嶙峋

伯東題西度橋并書諸生拂石有歌者

梁成西度接東寧攬轡頻將駟馬停不獨片言雄析
里還驚眞蹟掩蘭亭諸生好事環橋立三老驩迎倚

杖聽來往行人重回首千秋當作峴山銘

其二

野渡從教暮色催雙旌聊此一裴回河邊州樹應難別石上煙雲可易裁暫借嬌歌淹客思寧因奇字識君才試看今日題橋去萬里何年結駟來

王參知宅賞牡丹

天香晴日尚含英嫋嫋東風如有情長袖翩躚稱善舞輕歌曉曉按新聲庭前色斂春霞嫩底光分曉魏紫姚黃應有待不知若箇是傾城

方東甫集卷之三

七

次孟野送別之作

鄉心一片白雲阿遙指春明擁傳過北海尊應遊客待西京賦憶人多却憐明月空瑤珮余客內還寧許香風入綺羅惟有青山看不厭迢迢千里奈君何

其二

才名鄴下若爲雄祇許應劉是個中總道關珠明月照何如燕桂倚雲叢春深去馬嘶晴綠日落歸鴉逗晚紅還過吾鄉翻白苧可能不讓郢人工

伯東約游萬柳莊風霾陡作却訂

朝來風色太顛狂咫尺離迷萬柳莊紫陌欲將青眼放紅塵如妒翠眉妝危枝未許鶯啼穩遶樹驚看燕語忙明日東君仍有約落花片片待飛鶯

武清道上憶伯東

尊酒憐君信宿分行行駐馬悵離群花明古驛逢春杪柳暗長堤戀夕曛作客三關頻望月懷人萬里幾停雲無端忽聽流鶯囀迢遞孤程不忍聞

寄懷分水令倪方覺

山城宋宋似僊家僊令由來只種花洞口有天畱劍

方東甫集卷之三

太

鳥谿邊無地不桑麻彈琴四境分流水推案千峰坐落霞媿我風波江上客思君何處問丹砂

九月十八同臬諸公送別平遠臺寄謝

清秋戀別一登臺絕頂岩峩壯客懷屢結層樓三島合鰲分片柱五丁開銜梧倒浸滄溟迴拂檻平臨碧漢迴不是黃花重有約群公虛負百年才

署中謝客兀坐有懷

蕭疎秋色七閩偏竹影蘭芬淨可憐兀坐三山消歲月相思千里隔風煙幾人得解稽生嬾何客堪傳揚

子玄幽曲武夷類入夢可能無意刻谿船

居長卿書來却寄

玉顏十載阻相逢爲憶交知若個中九點青峰長借
色一時白社半成空扁舟未駕明谿雪隻字能傳大
國風落落三山勞佇望美人只隔海雲東

伯起以二律寄其舅氏陸別駕見訊用韻酬之

當年曾共薊門春斗酒渾忘空室身君謝燕雲長臥
越我乘塞月復移閩素心只與河山轉可髮頻驚歲
月新方朔行將辭市隱陸沈難道不風塵

方東甫集卷之三

其二

行藏莫遣問君平小隱如卿似得名陸賈新裝空囊
在薛逢故業數編清懷不忍書到結客能忘倒
屣迎却恨茂陵長善病蕭蕭送別不勝情

贈封侍御陳先生

并引

先生雅有五岳之想就養觀察公閩署兼覽
勝此地眞賞既愜復歸臥故山一時諸名公
侈其賦贈余恨後至不及效里吟竊慕龍登
敢辭貂續

問翁何事到南閩半爲將迎半采眞一鑑不堪恣汗
漫三山聊許借嶙峋白雲正慰高堂戀綠柳難忘故
國春却怪煙霞多氣色希夷元是個中人

其二

笑指青山興獨賒聊乘籃筍作仙槎朝辭禹穴攜金
檢莫踏夷峰禮玉華千石將來長夢日一瓢行處只
餐霞我今欲訪高人蹟惟有隱居在碧紗

過鏞城汪令公邀游玉華

絕教玲瓏萬竅連五丁開鑿自何年丹成白石應非

方東甫集卷之三

三

竈飯出青精別有田雞犬久聞龍虎去樓臺猶見鼓
鐘縣僊原窈窕迷歸路一線中天已劃然

其二

洞主蒼茫不可蹤空將羽蓋薛蘿封雲根亂斲穿丹
穴石乳長垂伴赤松水入鳴琴天樂沸風迴淚燭佛
燈重何緣一授瑤華去消息年年到五茸

邵陽署中端午

團圓午日小亭迂客子高歌興不孤獨對殊山青入
幔閒臨曲水綠傾蒲愁懷莫遣紫金縷勝景聊將醉

玉壺任是風光饒此地何如一棹故鄉鱸

道出武夷迫于王程不及一訪因訂後期

驛路逶迤出武夷參差岫色望中披長風未許扁舟
去落日空憐駟馬遲曲曲滄浪遙入夢峰峰碧靄盡
堪疑僊原不斷來時渡汗漫還許十日私

五言排律

辛卯元日

惠風開獻歲旭日起層霄客邸頻簪柏王春正轉杓
看山青落潁醺酒碧浮椒擁雪翻新曆攀梅憶去朝

方輿甫集卷之三

王

遐踪聊自寄俠氣未全銷吏隱耽殘蠹官寒撫敝貂
斗間龍劍動天外雁書迢入洛名非陸歌衢俗是堯
但能寬宥尉寧敢愛潛腰到處堪攜鶴何枝可息鴟
占年饒雨露訪道混漁樵萬木琴中調三花鳥上飄
焚香遲白晝刻燭賦清宵我已齊喧寂何須厭世囂

和嘲有髮僧十二韻

我愛潘郎鬢翻成有髮僧空中花欲笑定後水長澄
舍宅王珣未逃禪蘇晉曾巫雲遙落帽慧日共縣燈
垢淨原無染人天第幾層夢回妝似玉興到酒如渾

寶籙通中壘隱毫逼右丞青衫徒婉戀白社恣孺陵
鳳女聲偏杏龍君態不勝風流供奉擅名理惠休稱
半偈緣仍在孤槎勝可乘不須捐襪藏彼岸已先登

和嘲月下閨情十二韻

瞥見閨中月無端起莫愁巫山覓易斷洛水恨難收
脈脈蕤葭渚依依楊柳洲夫應非蕩子妾敢怨封侯
不寐羞窺鏡相思怯倚樓漸看侵枕簟忽復亂箜篌
天上停機杼人間待女牛漏沈金谷夜書罷玉門秋
燭影明還滅砧聲去復留參差舉別總約畧剪征裘

方輿甫集卷之三

王

坐久空敲戶情來嬾上釣梅梢千里共遮莫到并州

哭徐澤夫二十六韻

余與澤夫少結斷金晚許倚玉三年南北一
旦泉壤恒化之淚難收招魂之筆安在盡今
悼古亦畧可宜

何物難銷妒斯人竟不延五湖靈氣盡一夕歲星遷
悼逝驚千里論交憶廿年清時余落落濁世爾翩翩
代起鳳毛色生操牛耳權道存濠濮上文軼漢秦先
臭味蘭同紉絲蘿桂許舉孤標眉宇映雅尚布衣偏

豈祇懷中賞言尋遠外詮吾儕多坎壈彼造誤陶甄
忍讀南州誌愁翻北海編相門韋業廢儒術董帷縣
綠斷平原艸香摧大國荃班舫修下地楚咀遏高天
矯矯鴻冥遠脩脩雁序遶金莖成薤露玉樹委蒼煙
傲眼雙鵬白雄心半守玄共憐詩是聖寧解酒爲僊
桑戶真能返季咸德可卷明珠元不夜拱璧未成
學易垂三絕逃禪入九淵秋霜彫綠葦梁月想青蓮
劍眉徐君負琴將鍾子捐山陽添怨笛京兆見新阡
遷史那堪續陳碑定儼鑄他鄉慚多酒賦罷淚潸然
方東甫集卷之三

哭徐孟鶴二十六韻

三

雲間名士孟鶴澤夫足稱二徐往哭澤夫二
十六韻淚墨未乾也而孟鶴復見奪造物故
善妒無乃太酷乎滁陽署中風雨興淒淒如
其數

吾道窮陽九一朝奪二賢龍蛇才欲盡梁木恨重縣
憶爾垂髫後逢余把臂先孟鶴交青春欣作伴綠筆
欲爭妍雅抱卑流俗貧交結勝緣長歌悲白石短奏
競朱絃夜雨繩牀共秋風祖褐專祇奉齊會大忽訝

楚師偏晚得調合楚師晚形忘不論年三分雄竝幟
百代楚師我獨楚師變緩君還老片瓊時清甘寂寞
才大任速遭萍梗聊游世雲山况各天緘題頻自廢
計問誰人傳劍并延津失珠摧照乘圓焦桐長已矣
淚留幾潸然總挾千秋往寧將五濁捐鴻冥驚遠逝
雁序悵孤騫薤露浮生逼晨星數子憐遺踪嘉樹下
幽興乞花邊婦緯知操白童烏頗解玄名無慚鴛稗
壽豈必彭篴鳥跡封殘卷蛛絲掩泉景有情差我輩
何物誅君前夢繞西山月覓銷北渚煙茫茫千古意
方東甫集卷之三

楚些詎堪宣

五

七言排律

元宵與伯東有約客奪野游十六夜張燈聯句
憶昨元宵孤竹游何如今夜百花稠葡萄色借柑筵
轉琥珀香分桂魄浮忽漫空中生錦字依稀漢表注
黃流王孫踏雪尋佳景僊女凌虛戀好逑翠蓋翩翩
當客舞金鈿窈窕向誰畱無端縹緲行雲雨若箇氤
氲辨斗牛閃閃浮屠擎法界殷殷蕭管散邊愁燕山
彩結三千丈瀚海瓊飛十二樓雞舌不緣分粉署鰲

頭那得駕瀛洲六街車馬歡雷動萬點驪龍帶露收
坐傍銀河清可掬譚來碣石興堪酬廣庭吏散風侵
幕別館人稀月上鈎兄弟天涯拋一醉不知此地是
并州

五言絕句

題扇頭秋江獨釣

樹色蕩波光蒼茫凌萬頃爲愛煙水深雲濕荷衣冷

戲次憲周韻

暫解山公事閒翻陶令書白衣人不到寧惜換銀魚
方衆甫集卷之三

題芝巖

有美山之阿高歌紫芝曲何處落天香風吹圃上綠

題陳叔真扇頭

前峰與後峰何處容吾屐兀坐小亭幽時聞空翠滴

六言絕句

茅山贈道士

採藥誤投香澗攀蘿直蹠罡風片片紅霞杖底雙雙

白鶴雲中

其二

余簡遙分天上玉笙暗度雲梢古洞夕歸雙鶴高吟
畫現三茅

其三

積翠深沈檜嶺流紅窈窕桃源雨後獼猴學舞雲中
雞犬爭喧

其四

玄都元李地肺羽客復瞻天台此日暫辭山去何年

許寄書來

行及半嶺童子來迎白誓青衣自號純素率爾

方衆甫集卷之三

有贈

大塊幽深何處小道指點還疑拂袖香披叢桂迴身

雲滿具茨

其二

素手五千寶籙朱顏二八桃花向住樓頭弄玉今來

洞口餐霞

贈杜劉馬三孝廉除令之任

沙堤笑看杜母洞口空憶劉郎青眼一時起色白眉

况復稱良

其二

吳楚東南竹箭齊十二河山共羨僊鳬霞舉那知
獨鶴雲間

同伯東榆關遇雪承示六言十章步韻如數兼
呈張司馬

停雲漠漠何處舞雪紛紛亂沙無物能銷感栗祇應
獨臥梅花

其二

落日欣陪李御明星復對張槎剡谿興盡何事迴棹
方東甫集卷之三

空淹浣紗

其三

謝家不爲才盡郢賦春來獨賒對客無勞刻燭呼童
且掃煮茶

其四

馬首陰山十丈漁陽疊鼓三過芙蓉帳曉猶怯鷺鸕
陣寒不諱

其五

彤雲十里新破淡月半窺乍斜却似孤山夜過馬

一乞胡麻

其六

入坐姿看青玉飛觴香奪紫霞總道千秋我輩寧辭
醉天涯

其七

銅籌二點三點玉樹千葩萬葩只愛燈前夜色爭裁
畫底春華

其八

玉山頽然便倒銀海忽眩生花萬物皆空何如
方象甫集卷之三

此地琵琶

其九

三千玉界如屑十二瓊樓轉嘉客子遠來披氅使君
早已放衙

其十

北海尊開似斗東方棗大如瓜風流不減京兆莫負
璫瑤歲華

方衆甫集卷之四

華亭方應選衆甫著

七言絕句

徐孟鶴陳邨圖

春風綠柳角巾斜笑踏清谿醉杏花山犬隔離遙吠
月可容雙屐到君家

過宜妙憶茅生

三年不向此門過依舊青山長綠蘿最是王孫舊游
處離離芳艸奈愁何

方衆甫集卷之四

張雨懷見召途次口占

一灣新綠上孤舟水闊雲深足釣釣報道東隣開社
酒不辭十石醉牀頭

贈張兼之十絕

白日荒荒去客帆思君何奈濕青衫月明醉傍霜天
雁一夜秋風第幾緘

其二

孤帆落影碧沈沈野水寒花百尺深我欲遠行君欲
去空縣明月故人心

其三

鸛裘一醉坐寒風劍氣秋橫曙色空此夜江城畱別
處霜林點點落丹楓

其四

客路遲遲落日縣月明千里不同圓亦知北士如君
輩不數機雲入洛年

其五

天青月白醉葡萄意氣相看贈寶刀此去長安秋萬
里蕭蕭落木下江皋

方衆甫集卷之四

其六

煙花二月亂啼鶯劍吐牀頭紫氣橫昨夜歸來南浦
雁緘題若箇是平生

其七

西風颯颯動離群凍浦回舟首重分此夜渭城聽不
足亭亭秋思滿江雲

其八

寒山飛雪落吳鉤露濕青天水自流片席高縣一萬
里白雲不盡五湖秋

其九

寶馬青絲野月孤不堪貧別把醍醐逢人白眼非關
醉盡是高陽舊酒徒

其十

馬首西來紫陌長禁城何處杏花風塵不盡懷人
意清夢時時到故鄉

送友人應試

余同社六人與棘者半負遺珠而待棘者半
各賦一絕用壯其行

方東甫集卷之四

三

從說吾儕姓字香兄君兄弟復昂藏試看海內誰牛
耳肯向天南詫夜郎其季君先于已卯薦

右王韜甫

句曲千峰落日銜丹楓露冷濕青衫功成却笑曾三
折書到應誇第一函尊人以岐黃起家

右陳箕仲

君攜武子奏長楊江左人夸得二王不是金莖承露
晚却應玉樹共秋香偕其長郎共棘試

右王敬甫

相將龍種走羊腸老驥猶夸壓九方一日過都千萬

里不知若個是飛黃與其長郎共抱遺奔試

右殷希夷

碧天秋渺好揚鈴六代烟雲爲爾停怪底筆花長五
色夢中一曲是湘纍

右張仲仁

君看頭角故崢嶸暫向人間指甲鳴忽地風雷留不
住青天片片紫雲橫貌軒其往院試曾冠諸生茲偶落特張之

右朱伯瞿

方東甫集卷之四

四

送張虞侯應試南都

賦就西京入帝鄉秋風一片送長楊匣中飛出虹霓
紫共道雙星姓是張

張伯復爲友人繪得斗槎圖

銀漢澄泓寫碧秋蓬壺隱隱半空浮張卿坐有真人
想一葉分明犯斗牛

壽郡侯喻楓谷尊人

萬樹桃花醉碧春當筵却羨舞衣人馮將鶴影看飛
鳥畱得棠陰卽大椿

其二

綵筆縱橫五色鮮春風裁就白雲篇
香鑪面面芙蓉紫拾得瑤華結大年

其三

鶴髮翩翩八十霜明霞結珮辟爲裳
高堂醉舞春如許千石攜來捧一觴

其四

東方千騎擁如雲南斗祥開映紫氛
石髓遙從玄圃得瑤觴近借習池分

方衆甫集卷之四

五

陳仲醕僦居沈太僕園稍集生徒教授

陳郎爲乏買山貲乞得鄰園當一枝
睡起科頭臨綠水閒來倚樹聽黃鸝

其二

春風日日爲開門落落青瑣道亦尊
自是煙霞應有癖總然桃李也無言

其三

一卷黃庭手自翻偶然十日不窺園
開門山鳥驚飛去踏破殘紅點綠痕

其四

一徑蓬蒿好背城春風爛熳醉啼鶯
主人隱几南窗下何似當年北郭生

送潘節甫補選北上二首

風流潘髯正芳華兩臥河陽只種花
不信聖朝寬雨露忍教僊令下長沙

其二

五茸花下月堪呼相伴離筵醉玉壺
一片春雲飛彩鷁還疑天上度僊鳬

方衆甫集卷之四

六

山中四時口占

石骨離離五色斑誰開新靄瀉春泉
泉聲如此聽不盡多買桃花種兩邊

其二

風吹衣角挂魚梁讀罷殘書倚綠楊
湖上藕花橋上月踏歌驚起睡鴛鴦

其三

涼蟬晚咽蓼花風茶熟香清艸閣空
忽憶閩中新雨後峯頭金碧荔枝紅

其四

黃葉紛紛覆古苔捲簾忽露數枝梅醉披鶴氅溪橋下應向孤山踏雪來

斷橋別僧

山南山北雨初晴日出湖頭水氣明記得斷橋臨別處數行秋樹共師兄

顧雨亭爲友人乞卜隱詩賦得郊居四時樂

五茸春色水西偏爛熳鶯花自可憐簾捲一犁新雨綠平蕪千頃到君前

方衆甫集卷之四

七

其二

家住沙棠水是鄉茅亭面面綠陰橫熏風半榻渾忘暑稻葉荷花次第香

其三

金井輕颺散紫蘿結廬深處得秋多蒹葭一望涼於水白露蒼蒼起浩歌

其四

歲寒日莫漫凭闌一片平原雪色團臘酒笑開拚便倒芙蓉九點玉山寒

陳箕仲小試不錄

匣有朱弦不是竈莫將顙頰怨東風從來竿瑟非殊調只爲人間耳未工

婁道人出詩卷索贈爲賦三絕

笑拂煙蘿踏九華芒鞋到處卽生涯杖頭乞得新題句字挾風雷化紫霞

其二

三山五岳兩肩挑雪滿詩筒雲滿瓢他日天門看鶴背却嫌長物有牛腰

方衆甫集卷之四

八

其三

一衲行游萬累輕飄然心狎海鷗盟聲聞覺後俱成幻何事詩魔獨未平

伯起病喉嚨貽七發

兀然何事病歌喉五色蓮花舌上收我欲起君無藥物空同片月玉壺秋

其二

拍拍清商調轉殊空憐領下有驪珠多應塊磊銷難盡明月微君一醉呼

其三

相如吃吃爾喉魔終日蕭騷奈若何偷得一栢僊堂
靈玉蕭檀板費吟哦

其四

一船疎風卧薜蘿淹淹傲骨不堪磨高陽總向尊前
失白雪翻從枕上多

其五

一夜裁將律幾排不綠潦倒廢詠諧只愁宛轉難爲
調敲斷金閨十二釵時伯起攤書繡閣作排律自遣

方東甫集卷之四

其六

羨爾肝腸一片雲全弭咳吐瀉氤氲何時爲發蘇門
嘯數部官商半嶺聞

其七

嗒然隱几似枯蛭兩兩黃鸝喚宋寥君病不須徵七
發南華一卷靜堪銷

戲次伯起韻

東林知不礙軒車可奈青山擁簿書君向季鷹誇夜
月獨憐官舍賦無魚

汝上八景

現山疊翠

山爲汝西南最高峯唐文宗經此以其獨現故名

誰將黛色點秋空削出芙蓉千萬叢一自翠華傳御

蹕山山蘿薛借青蔥

妙水春耕

水源自石竇旁可資耕者數頃

山泉不斷四時流春到農家綠滿畝雨後扶犁歸隴

上月明橫笛弄溪頭

春日桃園

園近空同爛漫數里

東風不散豔陽天萬樹明霞爛欲燃指點僊原何處

方東甫集卷之四

是家家春色只牆邊

汝水橫舟

卽汝河汝水橫舟此客集

碧天淡蕩水長流曲曲灘頭不繫舟坐到夜深山月

白一葦高挂半輪秋

溫泉曉霽

其泉如沸日射之波光潋潋

何來一欲鑿昆侖滴水長分太液春倒挂扶桑蒸曉

日溶溶閃出數金輪

玉羊返照

石多羊跡當衆山日客餘照獨照

一壁峻峭踞玉羊蒼蒼千尺散琳琅秋深積翠渾如

沈畱得殘陽倩晚妝

龍泉夜月

沼當五龍山下每中秋或雲蔽而泉月自如

秋蟬無處不堪憐照入龍泉色倍妍疑是驪珠長放彩空潭一顆夜光圓

空同煙雨

卽廣成故地日落微熹彷彿烟雨

半嶺高標幾洞天氤氲非雨亦非煙丹砂不散千年火化作青空片片懸

風穴八景次王觀察韻

錦屏風

方東甫集卷之四

二

孤亭窈窕鎖蒼苔峭壁摩空綺作堆倚檻橫交青玉案當筵飛落紫霞杯

珍珠簾

千丈懸崖灩碧流隨風飛捲到溪頭分明貝葉翻珠樹化作湘簾綴玉樓

吳公洞

巖樓咫尺隔紅塵四壁蕭蕭樂自眞人共白雲畱不住祇令洞艸暗生春

僊人橋

行行澗畔北風蕭其詫神僊白玉橋一自壺中尋日月空畱片石幾人招

大慈泉

流沙一派自西方半寂能將慧水藏倒浸芙蓉青不斷錯疑雲影共天光

玩月臺

層巒翠積不勝憐一榭凌霄更宵然爲近諸天先得月空山無夜不娟娟

縣樓

方東甫集卷之四

三

縹緲層樓跨玉鯨十方空處起禪聲寒山夜半無塵到清漏沈沈伴月明

翠嵐亭

長煙隱約帶松蘿疊疊青螺湧碧波學士醉題楓落句萬峰秋色坐來多

暮山八景

暮山獨秀

崔嵬一柱割昆侖半插天中迴自尊朵朵芙蓉驕秀色祇應二室闔蜿蜒

沙壤雙澄

汝流南去忽平川
蕩漾中分萬嶺泉
坐泛一葦臨白
月依稀雙練挂青天

湯谷溫泉

玉乳何年賜谷分
淙淙寒漱寫網縕
非關煖曆能吹
煥別有春波到汝墳

黑山廻照

當年漢騎黑山過
百道風雲爲護呵
閃閃燭龍廻夜
色何如落日駐揮戈

方東甫集卷之四

圭

商餘霧藥

一踏商山去不還
千年靈藥豈人間
僊郎異日尋勾
漏洞口桃花許再攀

琴臺善政

琴堂無事只栽花
百尺高臺片片霞
手撫朱絃揮白
日春風吹送萬人家

南華夜月

碧天雲盡夜舒來
一片清光萬戶開
共道南華先得
月娟娟誤作廣寒猜

大勝晚鐘

北斗闌干欲曙天
空山何處梵音傳
有聲却向無聲
起半剎禪關徧大千

郊縣八景

藍橋春漲

春州平橋綠滿溪
忽看新漲長前堤
行人笑指來時
路夾岸桃花咫尺迷

汝水秋風

長河遠望碧霄通
湧入秋風萬嶺空
不道清商來水
方東甫集卷之四

南

上渾疑白牛度江東

扈廟曉煙

千尺懸崖百道流
涓涓一抹遠空浮
陌頭不辨高低
柳總殢春愁上翠樓

霧泉夜月

子夜流輝落萬川
獨將半斂貯嬋娟
永輪不向天中
奪水鏡那從洞底懸

鈎臺晚照

千古荒臺不記年
曾聞帝樂奏鈎天
霧風暗度三花

下落日如縣七聖前

蘇墳夜雨

虛舟何地不堪藏
骨雙留萬古香
春雨陰陰迷宿
艸空憐清淚到池塘

劉山雨霽

二七真人隆準公
劉山王氣黯然空
一天雨洗千年
赤鬱鬱晴嵐現白虹

紫雲晴雪

形雲散盡紫雲來
萬里寒空霽色開
玉樹峻嶒看一
方東甫集卷之四

白山僧何處問梅苔

寶豐八景

白雀異槐

古色從驕王氏槐
偶賞禪寺倚雲栽
龍鱗百尺依雙
樹一吼長風萬壑哀

石渠傳蒲

玉衡輝散碧璚珣
化作昌陽幾洞春
九節不知何處
是至今空憶九疑人

香山聚奎

蕭騷一社碧雲間
落落長松只掩關
怪底山中多紫
氣天容九老共僧閒

五朵連屏

青天削出兩三峰
一帶恩榮五色重
宛轉流鶯嬌不
語錯疑翡翠隱芙蓉

硃砂空洞

誰開石竇煮丹砂
一粒長分葛井霞
大藥已隨真鼎
去空持龍虎問僊家

日麗古臺

方東甫集卷之四
荒荒落日擁登臺
千古懷人思渺
渺少年時名誰得
似知君早有大夫才

酒務春風

旗亭十里杏花紅
大隱由來只市中
借問中山千日
瓮何如三月醉春風

沙河晚渡

日暮喧闐野渡過
行行其奈夕陽何
榜人擬唱江南
樂一派河風入櫂歌

伊陽八景

桃園勝跡

何年分得洞頭春
片片霞飛十里茵
一入僊原迷去路
却疑身作武陵人

雲夢僊境

蒼茫一壑與雲連
此地曾棲第幾僊
石屋長封瑤艸隔
人間占斷大羅天

鳳山朝陽

丹穴蒙茸擁翠微
剗然亂插九苞輝
何來一鷲天中出
銜却雙泥日下飛

方東甫集卷之四

七

龍厓夜雨

濛濛絕壁有龍眠
一夜風腥領下涎
忽作奔濤飛萬丈
驪珠錯落不成圓

瑞雲屏障

千重翠嶽萬重雲
曾割軒轅五色文
縹緲天風吹不去
平將太少画图分

紫邏石潭

邏卒當年跡已陳
居人空說紫邏因
千秋不散蒼弘碧
畱作空潭百丈垠

現山疊翠

嵩南群玉競飛浮
尖兀遙看一筍抽
隱隱六龍天上御
青空碧落望中收

汝水施藍

萬頃玻璃結綺連
澄空忽隱蔚藍天
春風冉冉嬌難采
恰似煙生種玉田

送薛伯起南還便道游汝二首

客心日日繫歸舟
猶憶三花開舊游
此去倘逢王子晉
好騎青鶴下揚州

方東甫集卷之四

八

其二

西風匹馬踏初秋
不問明州向汝州
數點驚鴻峰定無
恙青精粉似去時不

重和起客集二首

別爾青青柳乍驚
長橋忽復笑東風
莫將樂苑看花眼
孤負春頭此月紅

其二

笑踏夷門只劇猴
誰憐五月有披裘
科頭莫忘長松下一曲
涼生白苧秋

送陸當時給客二首

君才不減米元章小字翩然慕鄭莊忽憶吳江楓落處生綃颯颯欲飛霜

其二

踏殘九陌只空囊別有千秋墨幾行冉冉龍蛇渾欲化莫教風雨過錢唐

入觀途中卽事

風白沙黃滯碧煙五花蹀躞此朝天心縣北斗瞻依切隱隱春明在日邊

方輿甫集卷之四

十九

其二

朝來爽氣鬱崔嵬立馬滹沱首重回去去長安天尺五蓬萊縹緲望中開

有所思

子夜沈沈苦憶君香魂縹緲夢初分春風信宿無情甚吹斷陽臺一片雲

其二

露冷銀缸夜色遲年來慣作有情夢玉簫散入彩雲去落月空牀祇自疑

題瞻庵十景

古柏

凌風長作老龍吟十畝清陰百尺臨銷盡煙霞只如此與君共保歲寒心

咫尺松楸

結廬深處傍高松矯矯虬枝翠幾重目斷寒原愁不極分明一片白雲封

巖泉

亂石崢嶸徑轉幽中開一竇玉爲浮主人隱几青峰下漱石何妨復枕流

方輿甫集卷之四

二十

陽峽倒流

誰道東流不復回淙淙一峽去還來却疑巫水畱天上若個於今砥柱才

入境舟車

出山便是入山人何必桃源遠避秦但使風塵長不到舟車日着武林春

碧練湖

茫茫非霧亦非煙蕩漾波光一碧連秋水虛凌青雀

舫恍疑人坐蔚藍天

綠野

收來鐘鼎只煙霞望望春無擁絳紗萬綠堂前人似
玉南州今復有誰家

一環樓

曲曲危樓瞰碧空八窗無處不玲瓏莫嫌斗大春如
許坐近星辰好御風

玩月臺

為夢層臺月最偏相將賓從醉嬋娟臺前幾度當三
方東甫集卷之四

圭

五總付君家明月篇

峰霽金光

前身君豈發為星五色峰頭夜不扃應是文章千象
緯中天鬱鬱現空青

又題瞻庵

古柏

凌競千尺蕩高旻翠蓋亭亭不記春聞道六龍曾駐
蹕日將風雨闢璘珣

咫尺松楸

高原古木兩蕭疎一掬青霜恨有餘况復驚濤秋雨
夜那堪淒咽到君廬

巖泉

何來飛瀑潑琅玕一竇波分太液寬欹枕秋風聽不
足巖居兼得厭川觀

陽峽倒流

誰遣中流一柱分迴溪百折寫風風主人不斷臨池
興五色長留峽底雲

入境舟車

方東甫集卷之四

圭

大隱由來只市朝舟車何必遠塵囂試將入境看心
境喧宋無妨故自超

碧練湖

千里湖風入棹歌盈盈碧落擁輕舸分明天上開機
杼一片水綃濕絳河

綠野

靡無萬頃綠初齊平楚蒼蒼望欲迷多少王孫歸未
得笑扶鳩杖聽黃鸝

一環樓

環堵巋然十二重何如百尺坐元龍凭闌面面青山
借倘有僊人海上逢

玩月臺

迢迢積翠擁高臺玉女無塵霽色開正遇山中春酒
熟忽看海上夜珠來

峰霽金光

朝暉一道出扶桑寶婺俄看五色妝不是真人關紫
氣何由石髓幻金光

望武夷口占二絕

方東甫集卷之四

圭

一別名山兩度秋山窮有約許重游森森玉筍如相
引何日攀蘿到上頭

其二

九曲泠泠只隔溪丹山碧水望中迷羽人指點行游
處一路霽風送馬蹄

過黯淡灘

日日煙蘿許臥游青山如畫水如油不愁黯淡波千
折寧羨江南自在舟

望滴水巖雨阻不得登漫賦四絕

峩峩玉柱插天孤僊露高垂萬斛珠可奈茂陵消渴
後塵心一片托冰壺

其二

百丈懸崖瀉玉漿蛾眉春雪半空妝洞門咫尺仙凡
隔空使桃花笑我忙

其三

虎鳴二竅列群真漱玉鰲頭枕石麟滴水恍疑天上
泛留雲空憶洞中春

其四

方東甫集卷之四

圭

蕭疎古壁挂琵琶朱朱無絃趣自嘉步月垂蓮空我
待水中寒玉鏡中花

洛陽元宵詞十首

月明三五散春星洛下風光夜不冥一派笙歌連萬
戶不知若個是秦青

其二

門前弱柳插家家七寶妝成萬樹霞不是洛陽春色
早那能一夕徧開花

其三

千年金谷已成灰
留得素風子夜回
一曲客中腸欲斷
分明吹落故園梅

其四

東都門外駕鰲山
游女如雲夜不還
思婦高樓坐愁嘆
清光遮莫到蕭關

其五

殷殷簫鼓動長空
百道燈光射眼紅
共訝夜珠如海上
不知明月是天中

其六

方東甫集卷之四

圭

神燈佛火故輝輝
風動霓裳盡絳衣
不斷嵩煙生寶樹
三花夜夜闌芳霏

其七

高燒玉燭夜何其
無數明珠賽月奇
顆顆芋郎嬌掌上
團團齊唱太平詞

其八

春煙無夜不氤氲
幾處星樓接斗文
隔浦紅妝嬌洛水
滿城香氣擁巫雲

其九

行行羅綺綵雲長
月下看來總夜光
偷得人間春第一
一百花叢裏認鴛鴦

其十

何處新翻樂府詞
隨風縹緲散吳魚
天津橋上江南客
聽罷猶疑是竹枝

偕王衷白蘭溪道中漫成四絕

布帆高挂白雲端
千里夷猶竝水蘭
乞得輞川詩一首
青山到處畫中看

其二

方東甫集卷之四

圭

一抹蒼煙幾曲灣
行行只傍翠微間
不緣蘿薜清人骨
學士朝來過碧山

其三

夾岸蘼蕪隱國艘
玉山幾點共銀缸
春風暫許僊舟御
漫說人間李郭雙

其四

離離白石咽清泉
百道灘聲攪客眠
夜半推篷笑相問
却疑身上剡溪船

訪韓西軒侍御歸隱釣臺四絕卒章為之勸駕

從憶荊州此識韓黑頭長謝進賢冠得將詩句爭題
石總爲幽人賦考槃

其二

二水縈迴繞翠微天留片石作魚磯興來漫把任公
釣一曲滄浪送落暉

其三

峻嶒一壁插天孤面面湖光映綠蕪何處漁歌催短
棹秋風能不羨尊鱸

其四

方東甫集卷之四

圭

十年高臥海西雲玉殿猶傳柱下文莫爲東山私一
野煙霞竹帛總輸君

別周申甫四絕

白日官閒早放衙數行春樹坐偏嘉留君容易還君
轄試把清尊駐落霞

其一

春來爲爾一開襟不問吳歛與越吟但使周郎長在
坐高山流水總知音

其二

夜半燈前憶十年蕭蕭鬢髮已成顛兩高春色應無
恙何日同君一醉眠

其四

荏苒春光半已非流鶯宛轉惜流暉月明芳艸人千
里何事王孫尚未歸

春夜同伯東口占贈李參戎之鎮五首

漢家飛將有誰如姓氏多君總不虛匣裏青萍三尺
鎮枕中黃石一函書

其二

方東甫集卷之四

天

橫海將軍燕領如當關却使幕南虛雙縣肘後黃金
印一片燕然待爾書

其三

橫槊千年此夕如相逢忍放酒尊虛君侯莫遣瓜期
後塞上於今急羽書

其四

方叔當年可得如李侯今日席堪虛君家鄴架應須
記一紙兵符萬卷書

其五

原缺

方泉甫集卷之五

華亭方應選泉甫著

敘文

伊洛淵源三儒類要敘

考亭朱子輯錄周程張邵與其徒之言行政事名曰伊洛淵源而我朝徐察源先生編次薛文清陳白沙王陽明格言爲三儒類要之篇者諱道折衷理性初學小生不究旨歸類取先儒獨得之聞奇焉之士輒以意見所近自命風流而訛誕不顧嗟乎此何知方泉甫集卷之五

哉吾道正傳肇自堯舜周孔秦灰而後言人人殊豈無絕學師承要以醕駁相半而表章尊信實始宋儒暨胡元混夏此道復裂卽許魯齋吳幼微輩羽翼推明總之擇不明語不詳者耳入皇明來薛文清公手拓艸昧儼然登壇令蛙螯之說縮首自廢白沙隨處體認文成良知獨致豈故標門立戶雅與伊洛諸哲共貫同條余竊意倡明學術斷自宋儒而微言緒論遡千古不傳之秘非三先生不可嗟夫風雨晦冥日月如故乃所爲挾雲霧而竄青天其在後學哉脫

三先生之後而無有紹明之者則貿貿長夜豈惟不特傳宋儒之鉢抑令許魯齋吳幼微諸人絕響也余故表而出之以俟後世之接武者慎毋說鈴之可也

二程先生全書邵子皇極經世書合敘

代

宋人正學自源溪首開法輪而兩程先生邵堯夫實表章而昌大之至于今而淵源河南之學者必首程邵云夫兩程兄弟師友羽翼聖道直薄誠明之奧海以達掖無問識不識推爲正鐸矣堯夫空山遜跡力學二十年其所推算見處四分苦心更漏世或以數

方泉甫集卷之五

二

學管窺之嗟乎是惡知堯夫哉天地間理數原不相離譬影響之于桴表也兩程理學磨兌勘破虛圈加一倍法故自無始數中鑽研得來彼其元會運世之推漁樵無名公等傳堯夫于此理游莊生刀矣識云乎哉安得執理數之學赤幘門戶也間者余奉簡書來撫河洛竊欲有所紹明因檢二程全書皇極經世書爲之重梓夫二者家絃戶誦布帛而菽粟矣安事筌蹄之再設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故誦其詩讀其書而世可知也酒監說書仕不擇地粘

竿之毀折柳之諫真能以道自任彼聞洛陽啼鵲卷
樓閣以自賁堯夫之養信有過人者余所爲坐風立
雪闔足天津裴回安樂窩而不能去也學者儻畧言
詮印心千古不邵術而程詰不程精而邵麤是刻也
庶幾哉魚兔已

薛文清公讀書錄王文成公全集合敘

今天下立言之士戶說眇論人握靈蛇矣至所與從
祀孔廟者王薛兩公而外寥寥焉韓子有云其本固
者其末茂其積厚者其流光朝華之卉易零薄寒之
方東甫集卷之五

三

水易解自古真正英雄未有不自性靈發軔者故曰
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粹天粹萬物作類蓋從性靈
中得也世儒不軌于道類睥睨正學爲無奇而以客
氣用事譬之剪彩爲花搏沙作餅第塗世人耳目而
于精光色澤則索然無復存矣文清讀書一錄大雅
春容不作廊落漫浪語文成全集大都致虛守靜令
人返照良知夫二書者卽五尺童子皆可矜佩豈有
新奇可喜之說黃鼓天下哉乃其當機卒應呼吸俄
頃之際旋轉無垠如寒厓古柏巖發于隆冬而蒼鬱

卉爭妍之日所從來遠矣夫文清者從無言之
教坐鎮雅俗他無表見文成當豫章發難時烈焰
天岌岌乎殆於七國一出而剪如秋葉說者謂功不
在子房孔明下彼缺缺亞夫可望其藩籬哉世儒耳
觀而猥以此軒輊王薛則又非知兩公者英雄舉事
偶會其成功鳳鳴鴻冥其薄雲漢彼所稱帝師王佐
椎項割曹蓋迫而後應不者圯上隆中已耳脫宸難
不起文成且與文清游詠鳶飛魚躍中寧言軒輊哉
是刻也非故勸道學之餘談以漫爾儒者亦曰英雄
方東甫集卷之五

四

註脚云

邵康節擊壤集陳白沙詩集合敘

夫詩何爲者哉所以陶寫性情而托風人之致也三
百篇尙矣彼其田畋野夫婦人女子昆蟲艸木之詠
得列于十五國風與清廟鳧鷖天保鹿鳴諸什並奏
所爲得于性情者多也大雅亾而新聲熾世之握管
言詩者率祖漢魏宗六朝正諦貞觀天寶自大曆以
下無譏焉彼宋則卑卑瀾倒之矣嗟夫宋人洵學究
窠子所稱大曆上諸人豈必超超風露根薄性情哉

先生所著擊壤集幾二千言大都矢口匠心出之自然絕無鈎棘艱難之態而白沙先生詩教則又津津名理蓋觸遇于耳目字不累句句不累意自為一家言試與大曆上諸人標韻而角響不無少遜而置之十五國風所謂吹萬不同各成天籟當亦太師所採故詩斬于性情而後可以論唐宋不然以昌黎東坡之雄才藻思而蠲裂蟄牙鏤板吹唱且墨口于秋林謂之何哉是刻也必衙官李杜奴僕高岑而求多于兩先生溺其旨矣

方東甫集卷之五

五

周叔夜先生論艸敘

今世綴文之士率高談左氏司馬氏而卑卑宋人至以歐蘇為不足法夫三百篇而後言詩者如古十九首豈不和平雅淡哉乃李唐一變而近體而沈宋輩出亦自名家則時為之也令左氏司馬氏而生今時治博士家之言其有不以歐蘇為法者否矣博士家先之以經義其次為論而吾鄉叔夜先生自為弟子多所論撰大都取材于歐蘇而皆至乎其至者也今讀其文如岷江之水東下滔滔滾滾莫知所之而

中析之為九又束之為一繁迂曲折各極其變執是以應有司者之求斯亦詞場之嚆矢矣第先生之文非偶然也先生天才閎肆冠絕倫類而性復嗜學幾成淫癖網羅馳騁靡所不有故其為文也有求之以博士家之言則以歐蘇應矣有求之以名山後之言則以左氏司馬氏應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彼之高談闊實未離穢滓而希心清遠力追間古而化為束溼者非吾所知也先生之子紹元紹節余門人也將以先生之論行於世而余為之序其說如此

方東甫集卷之五

六

南畿武舉鄉試錄序

代

制凡三歲方內籍奏文學賢書貢武士今上御寓十三年屆期先是大司馬張公總干賓虜有茂伐天子首嘉之還召入復命少司馬王公而御史大夫賈公用撫畿以南風戒戎馬綏靖百城蓋中外闕矣于是御史巡臺徐公按有司故事悉發四郡材官世胄良家子收若干人而某不佞承乏執事宜云夫北風多競武健蓋其質矣自某捧檄來也

桑乾涉渚沱漳衡漸流不絕如帶已覆井陘諸阨
陡峻峯崒僅通一鳥道其猶古英雄躍馬之地乎攬
轡長思煙雲沆莽遺跡在焉慨然庶幾旦莫也矧

國家奠鼎趙晉故墟實維股肱豈其磨鈍輦轂而貌
馬蔑瑰偉異等以感奮雲龍微獨辱古英雄將山鬼
水伯揶揄之必不然矣頃者與予交戟猥屬校士日
鯁鯁若而人不啻饑渴一試而得殼騎之士什九再
試而得挽強之士什六三試而得韜鈴之士什三嗟
乎英雄固若斯乎夫士之操術蓋人殊技矣下者擊

方衆甫集卷之五

七

劍關槩連弩彈丸其上則測景占風乘權弔詭又其
上則出入神鬼秘邃天地蓋牝牡驪黃之外多雋材
焉必如斤斤焉從制科物色也幾不失之皮相矣故
制科之設可以羔雁士不可以網羅士爾多士跡今
涵于風塵試短后修牟瞋目而語難世罔不以妄庸
易之假令爾多士自茲以往誠不自菲鄙而人握靈
蛇以豎尺寸于不朽則英雄何讓焉亦猶羔雁中網
羅也方七國時今日馮軾明日黃金今日著書明日
白璧楚漢之際纖簿者侯吹簫者王椎埋販繒者

方衆甫集卷之五

八

士士何渠不若哉卽如中山開平輩彼其微時寧有
禮也一旦依日月之光起徒步世與國立在所自
聞耳今天下一尊雕結同軌固非縱橫艸昧徵幸功
名之會而主上掛髀側席不愛微戾世及務籠天
下士意至殷也此時而穎不立見漫云請處囊中青
萍赤精之謂何望氣者掉臂矣詩不云乎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書亦有云自昔文武則有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夫赳赳以示武而干城以明有恃如熊如羆
以示勇而不二以明致節盡忠然則士安得謂馬介
胄乎故士既籍而復與矢之曰爾多士咸聽無譁今
而後所不用命止齊奸厥顏行者二矣勗哉士所不
賈力先登披荆櫓宿霜露者二矣勗哉士所不殒于
綬歿于援枹而身爲金湯保障者剪干城矣勗哉士
旣矢而猶懼爾多士有蓬心也士用射進請徵射馬
弩藏于機機藏于巧巧藏于志志先定矣故臨千仞
之澗而目不一眴決百步之外而貫及九札所謂志
帥氣非與爾多士投筆請纓誓滅此朝食其惟今飲
月氏之頭係單于之頸勒燕山之石名與定遠終軍

嫋姚相埒其惟今脫也居恒則萎焉波下如弱羽之
于飄風臨難則縮朒與如楛末不能穿暑縞是志
之仆而氣之靡也羊質虎皮見艸而悅見闢而餒非
任矣寧保必不二乎而于干城奚以稱焉某矢爾多
士尤願爾多士自矢也勗哉士

壽無涯上人六十序

蓋予嘗少讀越志故知武林饒勝而又多高僧得道
者輒飄飄乎神游其間矣歲己卯會海寧二三同好
微子卒業普慈蘭若普慈居武林東偏涖宋次寥渺
方衆甫集卷之五

矣人天于時衆僧擊鐘伐鼓齊會法筵中而最後一
老僧敝衲敝鳥杖錫而至余望之沌沌乎畜畜乎似
槁似灰似洞似谷與人居而不毗與人言而不噬與
之登臨山水而終日胥疏處三月而予竊竊然有意
乎其爲人也間語二三同好曰異哉是何人哉倘所
謂無涯上人非耶已余去武林數月而二三同好微
子復來則上人初度辰矣上人生以其年四月月置
閏而今行年五十有八復當閏四月亦大奇哉而今
合前諸閏計得月日足稱人間世一周甲子僉謂余

壽余應之曰上人奚壽夫壽厚也又訓也益筭延禧
則厚矢歌稱慶屆祝永年則訓上人者奚厚奚訓夫
大塊載我勞我佚我息我彼其於生歟修短不啻陰
陽寒暑晝夜之無住矣而如來中有常住者在是陰
陽寒暑晝夜之所以無住也以無住迷有住有住又
別生無住循業妄規輪輪轉沈淪萬劫如百川東
注終墮大海胡然而彭胡然而殤然則上人奚壽且
將爲上人捧金卮將玉盃壽百齡耶百齡一劫也且
將爲上人吸風飲露修白煉黃壽千齡萬齡耶千齡

方衆甫集卷之五

十

萬齡亦一劫也然則上人奚壽夫上人者今且六袞
世所稱中壽矣卽如六袞以前其眉宇間一似童年
平及試嘗與上人諦觀恒河沙爾時上人童時所見
與今日無異則上人真如來矣余聞如來頂首謂之
波羅密波羅密有六而其一日檀檀者施也上人有
漏初學耳顧心念慈悲喜捨開以其贏檀諸比丘
已又檀諸一切善男子輩已又檀諸舍利檀諸莊嚴
妙像則已了波羅密一諦矣夫一莖艸化丈六金身
放下着燈菩提三昧然則予所謂上人壽其在茲乎

雖然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有涯有相也無涯無相也今聞波羅密中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矣涉其一墮其餘駕其舟感其導如指鈍鍊而爲金如然螢火燒着須彌山幾不爲有涯之障也夫上人者能毗黎乎爲羣提乎能尸羅乎能禪乎能般若乎脫却小乘轉大法輪入於化城頓度苦海愈遠而愈無涯送君者皆自涯而返則上人者其壽不朽哉上人法名海別號無涯敢以無涯之說爲上人壽

方東甫集卷之五

十一

冀倅李君榮獎序

先生之起家魁于里也蓋弱冠矣人謂先生行且脫穎去而卒困于公車已授縣大夫縣大夫又不足淹先生也及余按冀方而先生以倅來嗟嗟乎先生胡爲乎倅哉余蓋爲先生異矣夫業宦者懼才縮才矣懼弗圓兩者能令人蹶而先生有是哉先生來卽眎余睂睫則龍驤鵠立丰神爲照余暢焉間過余齋頭抵掌而譚嘒畫中竅語訥訥不欲竟蓋莫邪匣光矣比其御堂皇領錢穀訟獄之務倅者倅反者反卽老

吏當三舍退余益暢焉未幾而奉檄歷視安阜兩疲邑躊躇却顧善刀滿志在所有聲實持斧者用是以旌先生嗟嗟先生信光霽其標耶膏軸其機而千里其壽耶何弗才且圓而倅也脫謂南北不相能半刺與縣大夫不相方然先生南產也不善水而善陸意才之繇與况視篆之車轡轡相屬先生固猶然縣大夫矣昔以一邑而廢今以數三邑而效昔以一試而註今以歷試而旌異哉公之辭譽不類而嘗甘苦者其乎南北好莠先生可自信耳噫微倅則先生不來

方東甫集卷之五

十二

冀倅李君榮薦序

天王十四年夏四月使臣籍侯伐以最方子曰有是哉彼夫叢爾蠶蟲實基天府惟是瀛麓丙穴鬱焉涌踞是能長發諸良世與喬則傳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侯殆蜀桑乎修眉廣額美而秀高下在心材有章矣日侯之來也厥職倅厥司捕儲廼惟不穀之有誦焉余曰侯爲獲考記而卽謀無墨無乃侯也請參以侯曰春秋崔符之役悔在靖民今公亦踵于太叔

而可乎余曰固也然教德加訓足用輯暴有如一且東濕如絲桀何侯曰今茲之儲一行逋負俾余涼德無徵罪於上宜自完矣余曰然倉廩有實膏脂馬在而或者屑屑馬樹賦以亟以樹德于民不亦遠乎其以緩貸所益多矣侯曰唯唯無何侯以材徧徵鄰邑復謁余曰今茲職宏矣褚小而包大猥以覆庇其能幾何惟卒幸教余曰是役也辟猶以宜僚弄丸猶掇之也庸何慮雖然願侯浸假化焉累之三累之五累之九什百不一爽進乎技矣侯勉旃歲丙戌 天王

方輿甫集卷之五

三

肆朝余入馬而侯實居守娓娓焉請厥成事余曰不穀曰也督過之不暇其不克以郡事謀矣人亦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不穀其何有焉竊聞之畫一者逸二三者嚟侯其尚勤宣爾力以補我苴而塞我漏侯曰願實力焉惟是牛馬之弗任以辱夫子是懼語云雖有姬姜無忘蕉萃余曷敢不敬受成以無替于不懿哉用是政有周能官不毀常繹闢休嘉民譽焱馳以還聞使者方子曰嘻日固虞侯之必獲此也有三善焉詢諏宅始也繫度協中也貞固令終也宅始

則弗逮協中則弗頗令終則弗墜不穀請退舍矣乃歌曰碩人來今已之謂載無爲問李耳我坐嘯兮民樂旨侯和而歌曰矩乎繩乎爲虎牙型者誰乎以無忘我成乎遂命之彤管

張叔廣制義序

余業鉛槧雅聞趙有叔廣其有有功南亭有曰肩抗鼎北地虎視中原蓋三稱三張云已余守冀輒問有功夫文學何狀叩之隱隱有奇而叔廣自趙至曰肩最後自南亭至二子白晢楚楚神氣倍王名不虛矣乙

方輿甫集卷之五

古

酉之役趙與南亭鵲起而冀且猶然困也嗟乎三子皆力田而逢年若彼乎趙著書先成屬余一言以弁余竊怪趙以彼其才睥睨千古於取世資猶掇之也方二十而道成後十五年而始顯其所狎主卑卑齊晉而隸籍在邾魯之間意縛之罪與及卒其業掩卷嘆曰異哉伎彼何爲者耶彼且矜然塵壒彼且游于無方有天而無人彼於世未數數也而欲以干時見謂孤落矣且子不聞九方皋之相馬乎國馬相以貌天下馬相以神脫未旣其神與鴛胎同早耳今子且

釋於鹽車貌耶神耶夫世有遇有偶名售實遇也名不售實不遇也售而不必售非遇非不遇偶焉而已以子之材驟上乘啖棗脯露牀否者櫪下不免也不上乘不棗脯露牀而亦不櫪下此何以故快似網乎疎而不漏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也邇風於天而未竟於報藉曰不漏余弗信焉偶也彼夫英雄志不在小視偶猶視畸與其不上乘不棗脯露牀寧踰蹕櫪下以老何者千金之直賈以五百即售矣彼其志終悒望焉故曰嘽嘽之德不足徇也嘽嘽之方衆甫集卷之五

食不足享也子儻有嘽志乎與櫪下無幾雖然子盍少改玉焉余懼夫世多皮相而以瘦失什百也如子故武必馮夷氏南面造父王良爲御然後駕哉得其精遺其麤得其鉅遺其細而多求於九方皋誰其色之孔子曰丘游方之內者也子姑游方以內以俟世之爲九方者

廣行素編序

自瑯琊主盟諸郎君鵠起至逸季最少顧翩翩頽頽伯仲間與海內賢豪爭雄長壯哉管手一編屬余

以升嗟夫風雅道喪卽續藻聲偶已非本來矧復弔詭賈奇恣態千狀繁言朋起正始謂何蓋墨悲染絲揚泣岐路椎輪化爲大輅大輅化爲雕車漸斲漸漓幾不溯其質矣玄黃未分噩然太素竹帛代著是稱素書儻所謂行素意乎先是有行素編而茲復廣之雅謂大塊如繡六合多材凡我同盟競扶玄軌烏能一丸自封也雖然中國川原百數而秦岱爲宗解勃爲氣母五方人士登壇自命有如宗譟鳴蜩於七閭和父鼓翼於豫章宇泰赤幘於蘭陵孟常清標於就

方衆甫集卷之五

五

李辰玉踵龍門而首躍志行伏驥足而高驤孟健排雁行而橫絕延之指鷗溟而沖舉元玉搜驪珠而朗照其它英雄輩出各匠其意靡不諧聲辟之吹萬不同要以瑯琊氏發籟而前者唱于後者唱喁一稟於行素之旨故知王家珠履不讓稷下當年第不審執牛耳而指揮竟伊誰白脅也不佞老矣寧無素心脫也惜之寸管猶能鼓吹吳歎迺不令拈指其間吾恨我逸季云

周叔夜先生遺稿序

蓋不佞生也晚於先生不反世而先生三子雅從不
佞游則得先生云然不佞烏能窺先生猶醯雞矣往
得先生論艸若干首而爲蠹魚所蝕者什之三不佞
以意爲之譯若探驪珠於象罔憂乎其難哉乃今
咸甫馮君復搜其詩若文行于世余聞先生尙玄同
抱一守樸不好爲雕蟲之技此何以稱焉而先生二
子又謂大半得之殘編斷簡故知先生固無意爲此
雖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則名理之談先
生焉能廢弗夫老氏豈不貴自然哉其西出關身將

方東甫集卷之五

七

隱矣而強爲五千言漆園生清夷恬漠皜然不滓于
物至于內外諸篇又何其洋洋纚纚凌厲千古也太
史公文成而欲廣之通都大邑已又欲藏之名山夫
藏之名山以還造物而廣之通都大邑亦令人握靈
蛇家有照乘則先生又豈必厚自匿哉世爲先生恨
者謂其位不副才壽不酬德夫古之君子得志則雲
蒸龍變不得志則蓬累而行烏在其顯不顯也况乎
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照又何壽焉
先生之詩若文其詳具玄晏先生余不復論而馮君

力修大雅知先生最深蓋不愧子雲之桓已語云不
朽者文不晦者心余于先生願執鞭焉

壽胡峻峰七十序

萬曆丁亥爲峻峰公七十客有徵言不佞者不佞於
公家爲壻行卽歌南山其何辭焉不佞獨習公而竊
疑於其壽之說也夫世所傳養生家豈非葆光內視
珍齋天倪之爲貴耶蓋老氏曰神太用則竭形太用
則耗竭與耗壽所繇伐也乃公何爲者公自弱冠起
家諸生日與世構內鬻其性命而外役其耳目手足

方東甫集卷之五

六

迄白首不休矣于用神用形兩無當焉徐而覘公春
乎其容也翔乎其與也震震乎其挺王也皆所謂壽
徵也此何以故嗟夫世之人知夫用而不知夫不用
之用又不知夫用之不用是故神竭於用不用且枯
形耗於用不用且腐假令真修之士謝却世網專氣
致柔是以不用爲用也彼靡靡者流平居屑越酣豢
置其神與形於不用之鄉一旦震撼當前則中情飄
忽百體疲憊是以不用失其爲用也公於人間世都
無所着亦都無所狀苦無狀苦卽膠膠乎穰穰乎神

動而形應無著則迫之不爲撓困之不爲懾而卒得全於其天是故一編可囊一瓊可擁一畝之宮可誦當其不得意則青山可以借嶙峋白日可以銷骭髀綠酒可以澆塊壘比其晚也奕可彈綺可抱梧可據穗可拾犢可弄鷗可狎木石鹿豕可群芒鞋竹杖可以汗漫烏乎用烏乎不用烏乎用不用彼皮相之夫一以爲槁木一以爲濕灰意公其有杜德耶且令壺丘望而走矣然則公之壽也固宜客道然曰是可以壽公已

方東甫集卷之五

送真定太守王公入覲序

代

今 天子萬曆十四年方內諸侯例當上計而我郡侯王公循故事率其屬往于是同寅諸公謀贈之行而徵言不佞按 國家定鼎燕山而真定實控西偏爲右輔封以內延袤千里州若縣隸籍者三十二蓋居然一都會也 天子念股肱郡徧遴群臣中思得肩鉅重者填之會公守尚書郎佐大司空鳩聚以將作稱 上旨擢今官比至郡父老子弟遮道塞帷願見太守色澤公穆穆溫溫亭亭矯矯望而知其

長者郡臨晉趙孔道冠蓋趾錯于途公徐應之母脂韋亦毋骭髀引大體持平先是州縣長非時謁見輒相摩矣而郡遣郵使往督絡繹殆無虛日公一切罷去第用文書責辦諸不中程者坐反州縣長以冏事見或歲修伏臘羅拜階下公御之廩廩已引入堂皇輸情欵示大喜過望人人以公爲親已四方上簿領無慮旁午公按不移時日出而報竣乃冒法因緣爲姦利公不事鉅筭而發櫝鑿爽秋毫僉服公神君云北地性獷悍爲豪猾氣使引繩批根莫可究竟公無

方東甫集卷之五

辛

以害相提而論咸伏辜郡徵發萬計公用寬平盈縮與民休息令閭閻無乏蓋藏歲恒陽大火鑠金所在赤地公徒步禱祠澍輒應人謂公誠格也以故積功勞未滿三載尸且祝者不啻畏壘矣而諸御史大夫行部使者奏最凡十餘牘下懷其仁上旌其伐猗與休哉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問按兩漢傳循良非以清淨綏睦則以文學飾吏蓋公黃霸之流可覩記已非是卽武徙嚴酷安所稱循良哉齊魯于文學蓋其天性而公以經術高

等藻績其間故治益斌斌矣公子陰陽名法諸家無所不闕而獨致虔守宋擅無爲宗旨有悶悶之風焉所謂蓋公黃霸合而爲一人非與今 天子在宥嘉與良二千石其理有如一旦召置對不愛重書黃金以褒寵異等東方諸侯疇先公者漢用重臣試之三輔公試矣

俞子如制義序

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無以著書自見云余同年友子如之舉于鄉也自弱冠矣摧頽廿餘歲獲上春方東甫集卷之五

主

官可不謂窮乎然子如竟以其感鬱之致益肆于文精詣而獨往所收者鉅也假令以彼其才爾時早脫穎而去洵逢年矣如力田何子如固不以彼易此往子如之舉僉謂子如少而才不在正平後且一日萬里矣已而數上書不響僉又謂子如已矣且老于公車矣夫物之相物寧有量乎而余因是得窺子如云文自辛酉以來無慮三變矣嘉靖宏而麗隆慶簡而則萬曆爾雅而冲夷脫也株守一家而操齊門之瑟必無幸矣子如之于文也蓋其天性而高下在心不

斷于俗辟之越人治病能爲老人醫又能爲小兒醫辟之庖丁恢恢乎以無厚入有間更十九年而刃若新發于硎繇斯以譚子如之未遇歲也其遇則鑄之效也而皮相之夫既其貌未既其天機是季咸之視壺丘耳向也示之以杜德今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幾不自失而走哉余早歲坎廩月旦孔多有類傷虎者讀子如之文不覺色變故爲之次云

送兵憲王公大參山西序

代

大都文章之士喜言兵非習兵也居恒默守咕哩見方東甫集卷之五

主

謂無奇而賈之以兵然一試輒不響矣越俎而庖談何容易則安得如我王公也者公山以東人齊魯於文學蓋其天性而公且世以儒起家公顧負奇喜兵自爲諸生輒取所爲陰符黃石六華八陣星緯風角諸書日緩頰矣已用經術成進士循縣令最補尙書郎出守保定保定故畿以南股肱所在有異政然不能盡公什一已奉 簡書徙二千石飭兵伊洛而不佞於公爲部內公攬轡掀髯曰是不啻稱古先王先儒遺風也乎哉嵩雲伊水河山如昨至跡爲亡命嘯

聚之鄉博士先生日倚席鞠學舍於蔬圃矣烏睹我
樸哉甫下車輒問文學何狀悉發二酉以開美諸生
已按堪輿言拓故宮而輪奐之諸生於是始瞿瞿顧
化已移檄郡縣持三尺無害一一竅解間借管氏內
政而陰輯太公之法不佞嘗竊觀公所爲魚麗諸策
庶幾哉衛公武侯者流又擅刁斗騎射卽起起擺指
探丸赤白按堵如也徐而叩公不能盡公什之三今
年秋 天子急大同 詔公往故事憲臣綰邊必
察之三官官守考天官吏治考御史大夫兵畧考大
方輿甫集卷之五 五

司馬蓋其慎云先是不佞裝而北也公祖之郊酒酣
起舞神王勃勃不佞心怦怦動公豈有北門鎖鑰乎
獨奈何借寇也豈其夢卜耶蓋不佞聞之山以西雲
中上谷號稱天塹百二平陽蒲坂之間唐虞故墟在
焉縉紳之士守文介冑之士矜武語云陶善埴匠善
木今日固公埴木時也詩書馬上劃右臂爲長城化
干戈而衣冠俎豆其惟今日不佞又聞之頃漢人掠
諸胡者率安胡問之則漢賦重也夫民至苦漢不嫌
背德不羞逆節卽金城湯池奚賴焉公故以撫爲巡

者繫頸單于揚威徼外公用土苴直掇之耳假令
距之夫挾纊溫溫一朝易面而滌志是安攘之烈哉
什一在燕什三在豫什九在晉公勉矣公屬郡守而
下德公而謀所以贈也不佞爲序之如此

送河南直指周公轉北畿督學使序

自昔作人周不稱斌斌哉顧義樸之化起自二南郁
于鎬豐郊鄆所爲首善者深也 高皇帝鼎定金陵
文皇帝掃燕山天下世觀文成化比于周東東京
云故事方內歲校士公遣臬臣提衡而獨于兩都則
必慎簡直指縉不經術行高者蓋其重哉頃北畿學
使報缺 主上會疆場多壘方拊髀頗牧乃投戈而
起穆然長思太宰御史大夫上河南按臣當公在事
亟 詔往是遵何意也夫嘗聞者一嚮有餘腴焉窺
豹者一斑有餘采焉直指按部代 天子巡行將萬
幾是寄其于文稅不過一嚮一斑卽有名能御史要
以執法廉廩不媿柱後三尺止耳安所事操觚業哉
公按中原自察吏之暇相與章 主上訪落之風則
旣茹之太羹羹中而彪外矣况復宰持大斗霽斧霜

而讓雨露所收桃李不言成蹊何不遜菁菁哉詩不
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所貴乎得士得士得士得士
一人者也世有眞士亦有質士眞士矢口經濟質士
顰輓而雕鏤兩者爭道竝鳴自非神賞惡能得士三
輔不乏濟濟北方燕趙之習倘銷磨未盡乎馬不患
跡跡所爲馳之驟之和轡市清節是在造父跡今南
北孔亟一經鞭弭即跡跡亦存以見奇假令炙轂談
天勦碣石之故吻而無當乎市是羊質虎皮故知造
父之所不顧也晉謀士軍曰穀也可說禮樂而愔詩

方衆甫集卷之五

圭

書公出中原緒餘今北方燕趙游于周南大雅異日
黃金臺上必有多士思皇起而用寧者寧論穀輩哉
主上急公甚于急頗牧意蓋遠已

兩河觀風錄序

代

夫風何以觀哉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彼其間巷田
野雖婦人女子矢口天籟而人代汚隆亦畧可宣故
虞工颺韻于南熏師曠考聲于不競昔人所爲陳詩
納賈省方觀民道至備也三代而下寄之巡行使者
蓋其重哉余捧檄兩河首駐鄴下顧瞻銅雀美哉風

乎吾觀其雄已過汝南月旦本美哉風乎吾觀其
清已麾蓋還門裏回兔苑美哉風乎吾觀其豪已尋
兩程淵源美哉風乎吾觀其醜已登箕山涉潁水美
哉風乎吾觀其高已遵菁莪之渚憩蔽芾之棠大雅
洋洋美哉風乎吾觀其始蓋季札所觀十五國半
屬畿內大都可觀矣方今聖明在宥人文翔泳豈
無思皇生此王國至則今郡國論秀漳衛適而宕覃
懷澹而疎洛汝嫺而摩于理中宛雋而有藻梁宋凌
厲而多恢奇卽言人人殊家自爲標要于古先遺經
方衆甫集卷之五

圭

猶有存焉雖然余願爾諸秀有進乎此者蓋五方異
氣五氣異聲五聲異音所謂吹萬不同壹稟于律律
壹稟于中原者中原方之中央也假令靡靡嗚嗚二南
波斯至今節細邠邠鄘衛憂顧不若燕歌郢曲東海決
泆無衣駟鑣之夏風斯下矣莊生有云風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爾諸秀身沐文明倘和其中
聲爲四方律豈惟羊角而上哉卽牛耳千秋可也余
拭目以俟

送河南叅知李公擢行河使序

代

歲庚寅 天子憫河渠弗成徧遴主計而公用河南
分省第一超拜今官余捧檄 闕下重去公而復喜
借公也會公屬郡長而下走使徵言方拮据胥林間
筆花夢斷烏能爲役無已請以河喻今夫河之源出
自星宿昆侖注而之海若紆繁起伏蜿蜒澎湃靡得
而竟云乃其百折必東歷龍門排大行逾積石碯隰
研莽卒不能再折而西也性使然也古道云邈世風
日卑士大夫競以脂韋爲榮托謹愿間有浮慕航
牋者始未嘗不厲而後趨凌夷且也爲梯靡且也爲

方東甫集卷之五

五

繞指安所得廻瀾砥柱如公也者公性故伉爽生平
不能爲柔腸尤不喜與俗俯仰意有所不可則肝膽
一片斬然義形于色蓋自起家諸生成進士守南北
尚書郎馳驅中外而所爲百折必東之致業聲壓海
內已伊洛之間是爲天中頃者歲苦驕陽齊民重足
周南遭化蕩然而公從淄青乘傳來席未及溫亟禔
瘡痍問所疾苦緩急度支而噢咻之已禔銅墨更始
願指相戒已又禔三尺無害一時城社諸猾大者斧
斷小者竅解蓋期年而畏壘其吏民至沒齒而尸且

祝也在易有之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公何以得此于
伊洛哉夫水至清而妍媸不憎水至平而險夷不爭
孔子觀于吕梁丈人曰嗟乎蹈水之道無私公之謂
也公去爲行河使者而父老子弟有嘽志焉夫耕鑿
之民日用飲食已耳環伊洛千里所最爲暇者何所
不卽化爲衣帶者何 主上露寵覆盂群臣負薪沈
璧所繇來者遠也公往矣其曰者功成瓠子歌白馬
而錫玄圭俾而父老子弟世有其耕鑿自行河使矣
詩美思文其惟今書紀明德其惟今寧直棠陰在哉

方東甫集卷之五

五

而又何嘽焉乎是郡長而下迥然有味乎余言也遂
屬之彤管

世誼錄序

代

世誼錄何錄所爲奕世通家也昔人尚友千古寧以
世論廼有師門姪里或同曹共事一時臭味郁于金
蘭而其後有象賢者蓋簪傾蓋抵掌披肝以相爲伯
仲要之矩矱無墜前人風度足標來裔夫夫也其猶
子華氏之族哉於千古奚讓焉余讀書至肩擣肩堂
輒咄咄仰屋安所得鳳毛龍種堅茨而丹腹也故以

王謝門第而烏衣之詠猶令人慷慨然肥水山陵之役玄與坦之輩故自崢嶸而若琰若琨若愉世爲名中書僕射如兩家子差不辱通家云 國朝功令公侯襲紫傳龜卿貳以上例得任子典至渥也 世廟時猶見若輩躋臚縮棺至喪然爲喉舌心膂之寄者頃鑒近轍猥指日而類梏之卽有白眉繡腸不令揚吐審爾宋之忠宣我 朝如楊用修輩獨非夫也 者在所自樹焉脫其濡藉先世而競以門第高詡甚則標榜名國藉耀利藪是貽羞王謝而子華氏之所方東甫集卷之五

五

不收也語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二三君子毋滋口實茲錄蓋代寶已

送中丞吳公權陪都少司寇序

代

萬曆壬辰太宰以陪都少司寇請 上念 龍飛舊地避重臣填之僉曰河南吳公第一尋報可時余方行部起而彈冠耳諸興人加額者嘖嘖中州不競久矣自公下車輿响而昭蘇士關于農休于野賈狎于道吏習將勵桴鼓夜靜扁輪塵清舍鼓以嬉伊誰之力春風甫蕩方俟 夏迺北急虜南急倭羽檄交

馳三川騷動卽今倚公韓范縣官洵根本東南奈何奪我長城萬里余曰嘻而畏壘之衆庸詎知庚桑之大乎六卿爲 天子喉舌我 明尤重其選往往用開府最超拜開府領一面六卿則執斗杓而酌四方之氣也開府專其德深六卿統其德大深則思大則忘公往矣行且分職率屬平衡天下而獨不在吐納中耶而第以千城戀戀過公烏知 上所爲任公意也易曰豫利建侯行師于彖曰刑罰清而民服舜命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夫古昔聖人不憂

五

方東甫集卷之五

受矛而欽欽馬鈞金束矢之是敷何也蠻夷疥癬耳吾元元之命則手足而腹心噬肺則吉噬膚則無咎不者爲噬腊之吝將舉身瘳痺毒豈直疥癬哉涿鹿之役黃帝不能偃五兵然必清問下民秋官曰雲之紀意可知也而况陪都股肱上游 輦轂久虛五陵三輔豪梟任俠馮藉城社以扞圉而捩勢者何可不問自非借公明慎烏能三尺無害哉公去而畫一固在有修鄭侯之政者公其長惠而矣于是相爲鰓鰓攀熊而歌召

壽周按臺序

歲壬辰六月某日我公縣弧辰于宿爲龍于六月爲
燭龍用事南斗之度芒射奎中時不佞奉簡書稱
讞獄使柏臺書繡實與榮焉不佞竊怪世人言壽往
往僥托經申不者盛張因果其說謬悠曼衍儒者不
道然老主慈仁佛主慈悲總之不離吾儒好生者是
在昔咎繇折中惟刑之恤張廷尉文持無害民自不
冤庶幾好生之遺焉國家作士領之司寇院寺執
法平亭念天下郡國戴盆遠不見日月廼歲遣御史
方衆甫集卷之五

三

行部慮囚而又重憫元元欲生之三尺之外五歲則
今司寇曹郎與御史相提而讞蓋其慎云不佞捧檄
而來輒合手祝天是安得迴雨三年洗霜六月以稱
上解網意哉及不佞涉大河逾梁循宋轉轂宛洛
間所覆爰書幾數百章然自城旦以上百不得一反
也公何以稱焉水雪之摧雷霆之擊造物非有意摧
之擊之艸枯木凋水落石出彼固自取于造物何憾
公初試令蒲縣堂上鳥雀庭舞蓋夙號神君已晉御
史臺按臧策三輔以迄今命惠文所向風稜廩廩

藩臬守今抱牘而上大者斧斷小者窳解如宜僚之
于丸如扁鵲隔垣而洞五臟易不云乎雷電皆至豐
君子以折獄致刑公其有焉而公又引經罪疑時參
之五罰五過有不簡則正有不服則正得中孚之所
謂議且緩故囹圄不夜貫索空宵馨香達于上下不
佞卽欲置對用塞清問而公且率义于斐纛矣抑不
佞聞之王氏三槐于公高門駟馬彼皆起家祥刑陰
德致然而以我公絜仁衷報其爲壽域寧有涯涘哉
青牛西去柱史藏名白馬東來韋馱現相倘亦好生
方衆甫集卷之五

三

之驗也公于流教無不窺敢旁采二氏以進

壽吳中丞六月初度序

代

大中丞吳公今六月三月初度時建牙中土嵩高插
天與公家石蓋玉山竝屬千秋甫申地而考之月令
日在東井南斗之柄芒射誕神不佞方持斧汝南遙
瞻鈴閣紫氣隱隱願效吉甫一奏清風蓋聞之壽者
受也厚也水之積不厚則受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不
厚不能受九萬扶搖故鄧林之章枝葉困輪蔽若垂
天之雲旁陰萬頃霽椿上吸沆露下窟參苓八千歲

爲春秋長于上古而不老蓋其受彌厚其壽彌高小
年故不如大年也公起家江左出應婺星世固以公
輔目之及成進士佐大司空鳩聚籍甚出守二千石
所至有召杜聲歷階藩臬兩浙蓋公于浙多異政其
吏民攀轅不忍須臾釋主爵重奪公故能隼之跡半
在浙中載道口碑與越水吳山相埒久之最益踊

天子念大河南北非重臣無與尉拊于是奪諸浙吏
民之手儼然開府而填之公攬轡徘徊是不稱古先
王化國耶江漢湯湯嵩伊汝洛不改而今何漸夷也

方東甫集卷之五

壽

廣成有云治天下其害馬者而已廼月旦監司簡
文武敗群悉從惠文彈去而稍用寬和令梁肉與藥
石並劑文武大吏人人磨濯爭以龔黃衛霍自效居
歲餘虎渡河蝗出境庭可羅雀赤白夜靜機槍之氛
若洗吏治蒸蒸焉公復瞿然曰堂上百里堂下萬里
安所得祗席間閭白日覆盆而青陽窮髮也方春時
和巡行郡縣延見文武親問民所疾苦狀以故吏習
而民安卽坐嘯庾樓而兩河孟覆已公所謂大年意
在斯乎以天地爲爐冶以陰陽爲鉛汞以五行萬紀

爲熊鳥以華胥陸栗爲春臺壽域而奚規規一身爲
夫商山采芝漢叟在焉宋文潞畱西都守晚而修者
英洛社公履內所稱二老也然漢叟及身而已文潞
公黃耆何如公黑頭其庶幾方公則柱下老以土苴
治天下以其精養身不媿兩柱史哉維時八郡吏民
起而歌南風壽公而載其德也已歌六月壽公而載
其威也已歌甘棠壽公而志其不忘他日也不佞捧
觴再拜一歌彤弓爲公章賜已歌岡陵歌孔固爲公
祝釐吏民合手籲天曰是可以壽公不朽矣

方東甫集卷之五

壽

徐蓋夫易稿序

余少讀易韋幾絕矣然竟不得卒業豈非闕廊要眇
窮年莫可殫詰乎先儒說經類有註釋而易獨謂之
本義若曰姑存其義云爾 國朝用此帖括遂令人
立一幟第歸氏易至今推焉蓋帖括中猶不失作者
之意難言之矣支流入雲間而石濱姜先生爲之振
鐸至虞庭莊先生拓其響以壓北地而徒日益衆今
環堵而執十翼有不師守姜氏者乎不佞嘗習虞庭
先生廡下誤辱頂記云未幾復授之仲文而莊氏易

再興矣仲文而後無慮數十家而今徐氏蓋夫特與
然鵲起試手一編以眎不佞輒解頤曰易在斯乎易
在斯乎蓋徐氏自文貞家鉢正諦而先是姜莊兩先
生過皋比其家浸昌浸熾所從來遠矣蓋夫秀而文
其爲業也默而深沈冲夷而爾雅於此道中實亢宗
焉夫漢興言易本始淄川而惟子文最著至用爲丞
相以文貞經術寧出子文下哉自歸氏之易出縷縷
至今而又得蓋夫方且以其說行於世抑子文之後
故不乏也

方東甫集卷之五

書

壽賓湖教公八十序

代

賓湖先生蓋余同館教君之尊人也行且介八旬衰
然稱國老矣會 上修情睦懿親之典是大宗伯議
簡諸儒臣使以往而余與教君俱在行于是教君色
沾沾喜過余請曰 天子不以某不類幸偕諸君子
充一介顧獨念家大人春秋高侵尋及耄將請假焉
卽某毋敢宿 君命猶庶幾及堂下觴也願藉手而
惠之一言子實賜我余謝不敏迺前爲稱說曰夫周
以上多世官故父能貴子子不能貴父漢時公卿大

夫得養其父于官而貴固不逮也余又讀皇華四牡
之什古君臣之相勞至矣然其詩曰王事靡盬不遑
將父又曰豈不懷歸將母來諗直不過以口語知恤
已耳而教君得以侍從封父如其官又得沐恩取道
歸省豈非世所爲顯榮而愉快哉雖然而余所爲先
生壽者不在是也夫壽受也言所自受也爾獨不見
春華之艸乎朝而榮夕而零落矣而松柏之幹則亭
亭矯矯鬱乎心芳彼其所受異也世之人貴夫貴而
不貴夫不貴之貴故濃豔熏灼若聚羶焉而冲夷恬

方東甫集卷之五

書

漠之致見謂嚼蠟然至所以含真葆精而得全其天
年顧誠不以彼易此余故不習先生而習教君教君
者少負異才爲秋林嚆矢而清標遠韻龍驤鶴立余
與教君處五年于茲矣叩其中千轉萬變猶河漢而
無極貌而望之則若僕若谷若嬰兒之未孩蓋五年
如一日焉夫教君何以得此也余與教君論次間爲
言先生業諸生時及今所視身狀始嘖嘖嘆曰嗟嗟
教君有以哉先生勤生平以提鉛槧而竟齟于數數
齟矣而厚培茂發于教君君既貴而塊處一室環堵

蕭然教若于文學行誼也蓋其天性而去泰去甚以金玉而質則先生所爲教誠居多矣第令先生一染于世而有其太史乎無論今世榮名卽先生進而當割袒饋醬之禮以附于古之憲老也者而濃豔熏灼滑滑然日與爲構此于先生何以稱焉而又何以昌厥哉君余視記牒所載若萬石家父子意先生似之矣然萬石馴謹長厚推無文不能有所匡益而先生父子能緣飾以經術爲當代典刑比于萬石復乎過之今 天子壽考作人於萬斯曆而教君方出入承明藻斧猷載先生又好行其德以表帥鄉閭則作人之風朝野長林千秋不朽其在斯乎

送顧五浮擢 楚藩審理序

大庭之訟聽之大理藩國之訟聽之審理總之提冤民而亭之也大理尊尊可以抗三尺審理卑卑於法時有所骯髒大理則有秋官御史大夫襄其職審理則兀然按諸侯王爰書專責之一人是審理一人秩不足伍參大理而陰縮秋官御史大夫之衡顧不重與然世罔不贅旒此官而扼腕於其遷也者蓋自長

方衆甫集卷之五

美

方衆甫集卷之五

美

沙江都傳相而千餘年來牢騷不平之士類托之爲散曹迄於今而湘水之弔繁露之音黯然爲千餘年朱邱氣色則漢恩故自不薄彼其時去今之所謂審理幾何哉余竊悲公之才且賢而半其生瓠落也公自爲諸生而散之公車已繇選人高第而散之臬幕已繇察廉而散之鹽鐵軍戎之倅最後而又散之今官有情者能無井渫之嘆雖然散則放放則其才且賢得悉賈之於官又得贏其餘閒以收枚馬之業於官之外 聖主恩深豈必減漢氏耶楚從屈宋張大

送臬長王公擢湖廣左轄序

代

歲已丑不登荆揚徐豫皆報饑而荆尤甚 天子令

間古先王所襟帶爲理者公起自中州表於南服行
令帝鄉居然嚟虞乎亦猶汝墳之遺耳矧於今鄭制
節鉞其自汴以南郡縣大半隸焉無非首尾而錯壤
耶則公嚮所爲煥咻昭蘇者夫嘗一日不在豫假令
天子還念兩河而旦夕公中丞之肅其惟豫幸不
然而必欲兩王公而鼎借其將交戟於鄖而扼荆豫
之吭則二天之戴余與而父老子弟共之余寧忍以
桑梓而獨私廼公耶於是父老子弟日倚公陰而歌
方召

方衆甫集卷之五

罕

方衆甫集卷之六

華亭方應選衆甫著

敘文

福建鄉試錄後敘

歲甲午文明之象如日中天 上從禮官言 詔史
臣圖往典閩試臣應選以副臣自惟行能標邀前後
州牧與造民者六年蓋嘗於禮闈祇糊名之役津津
鼎餗不啻調饑已分校豫棘指旣動矣然僅舉寸嚮
猶怒如也 上幸徙臣今官惟是羽檄期會之不戒

方衆甫集卷之六

是懼皇問子墨顧樓臣敝帚昇之閩士閩於今稱建
國其君子內文碧水丹山爲詩書禮樂之藪蓋海濱
關里已而臣誠不自意獲偕史臣後縱闌一鼎臣於
是滋愆念 上非常任使安所得雉膏進之頃者歲
此不仁東南多壘 九重宵旰是獨不得賢良文學
何憂太平特念天下一尊而有師異說人異道以赤
幟而黃鼓太平潭源之謂何故當軍興孔棘之秋投
戈而起 詔令郡國論秀其務釐文正士夫釐文固
臣等校讐責也臣不佞有功今在而至屬臣等正士

士蓋多岐矣指多亂視響多亂聽訛從而衷之彼夫人抱一牘以嘗主司其退而弁髦若方圓柄鑿之鑿卽起昌黎永叔恐未易程而臣竊不謂然嗟夫人之度量豈甚相遠哉身盛心心盛意藉今上揲九天下窆九淵而必橐籥此心夫文心之聲橐籥之所動也吉人辭寡躁人辭多官止而神行寧無桴合以物相物當不至廷與楹必謂春華無當秋實人人而兩截則文誠厖贅彼所爲起衰濟溺鼎薄抑浮第程士尺幅間而何以兩朝士風與綺靡軌萬之音胥而不變

方東甫集卷之六

二

故臣謂正士必自釐文始 高皇帝寤寐思皇與宋承旨濂首議功今獨取紫陽訓詁爲帖括臣少業鉛槧北面紫陽淡淡平平固無他奇士奉爲尼山 國朝至用以蒐采一世蓋始而易中而思旣而有味乎其言也經六耳其羽而翼之者百其支而離之決而裂之者百士應明經能廢百氏脫以羽翼之資爲支離決裂之資藉令繡虎雕龍雲鶩霧豹總之公羊之路而况士繇此代雉其爲臧與穀更多也記有之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士方抱牘不

以鵠穀而第尋聲搏影泛泛如水中之蒲招之前則前招之後則後惟倖得四方之捷以爲的彼其含毫紆結已飄搖薌羶寧論異時砥柱則士之不正此其梯階紫陽訓詁要以統壹聖真毋令逸而公羊而平淡無奇之言益消士客氣疆陽偕之於大道故釐文惟紫陽正士亦惟紫陽夫紫陽之教於而鄉最著士絃誦舊矣當其時皋比所風若劉文簡之邊畧黃文肅之郡治魏秘閣之陳時務胡秘書抗議金虜饒長沙有聲軍民夫非訓詁中人耶而英雄之槩至今膾

方東甫集卷之六

三

炙焉 高皇帝俎豆諸儒朱學甫厲而鄉之秀則有吳源出爲四輔林圭六典文壇唐泰之才方之十才子楊文敏相業彪炳累朝一時得士若延津以見白日以故臣偕其事諸臣相爲盟言壹意與多士更始其嫻而澤於道粹如也者亟收之臣意其完材也其崇論竑議奕奕有生色也者亦亟收之臣意其杰材也其掇拾鉅制謬悠瓦繩踴躍而續綴也者寧擯弗錄臣意其散材無所用也夫世方多設不然以黜士而臣獨何操信士以所固然與吏言吏與士言士今

卷之六

四

市衆甫集卷之六

五.

臣大幸

集 170—106

嗟自伯起也叩之詹詹炎炎縣河倒峽亟寶之
吏散鳥啼相爲廣唱不啻面承兩君云伯起故園
乎頗負司馬之辭余尋資車馬玄覽天中諸勝塵
所到輒生風雨試爲按節紫雲珠西北三花冉冉
人余竊怪伯起以彼其才摸索暗中定知爲飛黃
綠而猶然詘一博士嗟嗟洵力命與顧此道自貴
雞林國人酒樓歌妓亦知操山水之賞孟襄陽之
李供奉之放千載而下謂襄陽供奉何如大卽喜
老丘教長卿去郎署而從之命不加伯起然竊而
方東甫集卷之六

羅居所敝帚序

余與居所舉於鄉也公車百人中居所獨錚錚赤
顧五戰且却居所掩卷仰屋壯夫七尺奚必雕蟲
耶輒敝帚其業繇選人爲暮山今會余出刺汝遂得
與居所昕夕余數視暮山雅化斌斌家弦而戶誦

次山輩避舍矣居所何以得此往余兩過居所於里
居所嘗載酒相爲瞰大江弔采石諸奇間示余制舉
義神氣奕奕五色淋漓余笑謂居所青蓮詩聖居所
文聖稍秘之恐雙虹挾長風去耳迺今而知居所復
聖於吏夫吏烏可少文哉蜀得一文翁卽蠶蠶而章
甫如其吏也鋤筍雖工其於飾治渺矣居所自負半
耗公車而竟之暮治千秋汝墳令莪樸之風起自南
鄙居所所收訖與吏所不朽孰與公車多也邑諸生
日從居所問奇居所謀之余曰向者蕪陰之業敝帚
方東甫集卷之六

送大梁衆知王公擢本省長憲序

久矣奈諸生何余又笑謂居所誰令紫氣薄關門五
千寧能自秘於是搜諸篋中復與余相訂一讀一淚
爲陵陽剖之杜陵有詩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今
日之役惆恍大江采石矣余何幸

余史時見豫人爲言大梁輒感額梁殆不支乎已余
出臬晉轉而之梁而稍稍習梁吏事梁之先自魏公
子客諸豪舉千餘年來而其俗夸俠如昨所居國當
兩河之衝 璽書乘傳水陸交結晨朝撫察日吁下

得食而徒御旁午報矣又縣官所與河山帶礪南面而徵湯沐者何可指屈其於居守尤劇以故免苑騷壇風流恟恍不得以其間收枚馬之勝蓋有以也無何余謝豫去然每飯不敢忘梁居恒啐啐安得精疆博大長者坐鎮之迺從家食報王公往余爲合手君侯其人矣今歲已丑大宰察臬公用河南天下第一晉秩按察使而余復尾公承乏則梁之事所謂月異而歲不同者蓋大稔蓀罄縣之民甚至析骸易子赤白剽羽公然扞固以游釜須臾諸侯士之噪而督

方東甫集卷之六

八

餽者日盈庭也迺公廩廩于千無脂草亦無骭髀第用願指咄嗟爬搔櫛束而庾有歲輪桴無宵警南北大河起白骨而傳之肉伊誰賜哉語有之不學爲吏視已成事夫以余之不敏推短吏牘且今日之梁不支已甚然自數月以還事有師而法有畫一無甚鞅掌其間徒以鄮侯在也夫鄮侯平陽後先襄漢而公今所晉秩猶然舊都所提柱後而按者猶然舊所响嚮父老子弟余猶然履舄相踵日耳目而尸祝是今之鄮侯且同堂而載矣第昔也撫而今也按昔也

露而今也風霜昔也專制一梁而今也總憲全豫則公所爲默宰微權意必有轉化無垠者公猶龍乎處清冷之淵則惠風和雨萬品交陰俄而茫洋窮乎玄間鞭霆駕雲走鬼蜮而驅罔象則九天下上矣余且拭目以俟

送開封陳太守入覲序

傳有云梁國大都之中難治自非神君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在昔稱最二千朗謨循傳則包孝肅與公家希元伯仲外寥寥也誠難之矣而今之難所謂月

方東甫集卷之六

九

異而歲不同彼其先不迺一會非如今廷三十六郡縣長而撫察藩臬復厚而肘掣之侯監門故任俠矣非如今椎剽作奸赤白之九縱橫于道信陵軍不豪舉哉非如今同姓諸侯王坐餽湯沐指以萬計居猶常時語耳比歲不登溝壑然官庾如縣罄豪宗耽耽脫巾而督租之使且絡繹徵發延陵季子嘗過而嘆曰美哉其細已甚而今細更什伯矣卽起孝肅諸君有不局脊鞅掌乎不也公卽尙書以高第出守潞不決月籍甚三晉令仕國無治行于是移守梁

甫下車吏抱其所爲三十六牘雜還而進公曰吾欲
緩急溷我耶快其嘗已者次第批導左右風生
當道却扇咄嗟立辦諸賊曹訓進公曰是易與
波萃備稍試之鉅觴陰得其大猾主名已悉烏獸
諸王孫日百輩來公引大體人人得也卽歲祲勿令
不具牛車與齊民埒至惠文三尺斤斤自如守暮年
梁國大治夫以難若彼以公治若此謂宜戴星而程
衡日不給矣而公特就其清淨一如惠縣一如承蜩
卒無以難公也此何以稱焉蓋不佞二三同仇間以
方東甫集卷之六

期會詣公公案山積也公門水也公庭雀可羅也公
之心皎于秋壺而閑于寒蟬野鶴也汲長孺之于淮
陽臥閣而理蘇文忠知杭只須游湖中便可了公事
公以開封爲淮陽以水吹臺爲湖中公事益風流
不減而卓犖過之會公上計父老子弟遮道車爲軛
嗟嗟獨父老子弟哉不佞二三同仇日鯁鯁焉
主上修漢法用千石策三旌公其惟今假令還念股
肱而 爾曹黃金以徇借則騎竹不遠已二三同仇
敬歌彤弓以進

壽陸別駕母夫人八十序

是歲九月四日爲四明陸太夫人八十仲子別駕啓
成君偕不佞牧臨汝先一月使者東爲壽不佞亟馳
賀別駕君乃前曰櫛母老矣子三人獨櫛在復迫賤
官思昔舞衣者不可得徒亭亭瞻越雲再拜焉惡洵
若而言彼絕裾叱馭者奈何標人倫百世矣太夫人
甫八十越廿秋稱百歲母子才且百方以畫錦爲斑
爛霜鬢霞帔輝映北堂之上視之沾沾舞衣者何僕
邀也別駕君色喜時不佞家亦六十在堂不勝共
方東甫集卷之六

雲之戀復進別駕君曰若知所以壽母乎吾與若賴
輒大人教得一日立於此境以內空同在焉吾盍與
若謁廣成子乞所爲緇餘養身者已禮嵩陽尋王子
碧石髓已從少室聽西王母佐觴白雲謠庶幾哉可
以還壽兩大人矣別駕君意僊僊曰吾向所爲壽母
則異是家有敝廬世臨月湖之滸母嗜魚吾得之網
母嗜蔬吾得之圃母嗜衣布吾得之桑麻母好施吾
今益升斗母性慈愛吾今奉而臨赤子如子之壽更
進此矣嗟嗟孝乎別駕君吾叩別駕君業知母賢矣

而今其論事親詎非得荻筆之訓故曰不知其人視其子卽若先君子怡庵先生季子啓華皆藉藉公車而伯子啓方且有聲太學大都太夫人力哉會諸屬令謀贈言不佞遂述所與語時友生薛伯起別駕君館甥也謂太夫人事佛謹從旁鼓贊而爲初陽之頌曰杲杲初陽升於吾鄉周燭大地倒挂扶桑時現佛母龍吟獅吼面如滿月肌如瓊玖四大天王圍繞翱翔願佛住世福德無量路遠莫叩千眼千手踴躍歡呼作禮稽首爾時不佞欲重宣前義而作頌言初陽

方東甫集卷之六

三

杲杲升於蓬島法音隨潮湯湯浩浩有韋馱天足擁青蓮出自洛迦頌夫人年夫人堪老顏童髮皓大夫慰親車丹葢早贈言何先如日如川無有休息自百至于

汝州志序

不佞少讀汝墳俛焉寤寐安得泝流江漢睹美西方也已丑夏出牧涉河而南攬轡徘徊土風深秀其民力田孝弟昔人所謂勤而不怨猶有存焉已閱掌故頗機邈不類屢欲染指媿辱前修鄉先生憲周張公

時時爲言艾中丞志惻惻惜未布大都不佞日愆如也而會孝廉馬君謁選還得之朱光祿手且云踵成漢吏是在中郎不佞卒業良久嗟乎人言忠臣不私非虐哉公在 主上龍馭初江陵橫焰熏天撥虎負隅勢繁杖下方是時直不愛七尺以殉社稷而自照三寸管爲不佞按公顏魯公傳及論次丁烈女軼事肝腸千古噴激毫端望而知爲琅琅男子也公自萬曆八年客汝時朱公亦以投忌來倖與衡陽楊大夫繼賢踴躍裏血信手更訂一時文獻遂冠中原便當

方東甫集卷之六

三

燒却君苗筆研第八年以後青屬後來不佞雅非曠世才敢辭紹續舊志篇目以慮數十公提綱挈領總其篇凡八南史之筆定無溢辭顧我樸菴菁微顯聞幽未易更僕公倚馬而就能無遺珠不佞故据撫故實旁采風謠廣爲二十篇篇有引及論筆金型土豈能出於金與土哉不佞懼其爲躍冶爲苦窳也昔子長作史褚先生僅綴瑣遺獲附龍門百祀而下倘不佞不律微惠如椽差不辱已

壽羅令公母夫人八十序

余讀北山思深哉然第不皇將耳至於柏舟而思可知也彼夫茹荼而和熊形影相憐獨其子故而或以靡鹽奪人子又何以爲情余益於羅母有概云羅母者余同年居所羅令公母也令公自爲諸生而尊人捐館母柏舟者數十年以成令公昇而娛之簪邸比於周大夫稍尉矣居無何而母且謝去余竊怪令公柴桑雖貧乎不儉菽水而忍令白首家食千里外此何以稱焉則爲感而前曰傷哉頃母之來也不穀晨起居出御堂皇退而侍寢他無勞苦獨問不穀日所

方東甫集卷之六

南

平亭幾何所活溝壑幾何卽有之母色沾沾卽無以置對快不自得者良久而會歲大稔民日不具二兩拮据萬狀實不敢煩母心一日呼不穀兒勉矣汝以祿養寧以廉養且吾所爲間關就汝者非以五斗耶汝五斗而外不私名一錢日吾偵汝割而饑寒者若干緡割而饒者若干緡割而餽諸學宮者若干緡汝俸能幾而復以老身累何以安汝於廉去汝東歸有先人之敝廬與負部一項在不穀長跪不克請烏烏至今春秋幸八十矣而無能采空同一蕨及觴堂

下安所貴人乎爲其蓋圖之方子曰思深哉令公也溫太真王子貢夫葬人子與求孝子於忠臣君子猶或原其志而况溫似難裾令公牽之不得王以此駭令公攀藍葡而無從溫與王特內斷於情而令公則斷自母意令公與兩君歡安母賢於兩母且數等今夫春卉不待秋朝齒不待朔而翠柏苦實凌風囓雪扶疎輪囷後萬物而不凋憐其托根者殊也故曰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余聞之令公母矯健善七箸霜髮而渥顏壽且來艾意歲寒之徵與異日者

方東甫集卷之六

五

天子書廉令於屏而推鼎膳霞帳爲康母壽母所圖於簾今日者爲大年矣於是方子歌形弓令公逵邇曰是所以賜有功諸侯也其何有焉已歌樂只令公謝不敏循墻而趨已復歌岡陵令公作而稽首曰子微造物之餘日惠脫老母不穀敢不下拜

條議錄序

條議錄者觀察王公所爲集思而策也公政爛然天下不能更僕而其鉅較著是編蓋伊洛間層巒延亘產多黃白會歲稔赤白之丸遂薶薶焉於是天司農

方下尺一急軍國齊民無蓋藏公私兩誦而綠林暴
起文學大夫嗷嗷訟聚矣公雅歌鈴閣日庭郡縣長
伍參之風雲盼詫殲渠醜醜一時菜色立甦迺盈縮
大計至倣太公管子之說旁及山藪則所謂非常之
原耳公有意令甲將來且不欲沒郡縣長命某劄劄
豈土壤細流足裨高深耶詩亦有云葑菲無以
下體公固九九不遺意也夫函關以東在昔姬公於
茲分陝公虛懷吐哺收其所為九九者而襲分陝之
功棠陰之下槐棘在焉是編也其猶鼎中一鱗異日
方東甫集卷之六

者并渫雉膏用以玉鉉黃耳行且周官不刊已

送陸啓成擢楚藩審理正序

不佞已丑六月刺汝陸公倅先月許矣公宅相隱隱
氣王跡之得薛生云中州宦轍大都燕齊秦晉人公
鄴人已承戚公復泗人南音蛩然喜可知也吏散鳥
啼相為修習池驩則薛生長從兩君具飲越吟不佞
擊缶烏烏薛生縱橫白眼稱四明狂客庶幾吏隱而
快之酒酣起舞凭高試眺黃河遠上白雲太行插天
脊九疑恂恂瞿塘灩澦澎湃在望則為窅然者良久

兩公前而曰微獨山有坂而水有堆也今中州重足
而立千秋幾樸化為羊腸矣薛生為賦行路難罷去
公故名家神情鳥奕下筆纚纚數百言而以前車故
卷其星芒披荆蓊而理蓋縣蒲茹藥者歲餘而月旦
有聲旌十道下不佞笑謂公丈夫貴自豎汝豈不足
公所耶胡渠不康莊也居無何而竟以不能脂韋有
中之當事者稍遷今秩不佞蓋考之審理正於朱
邸下長史一等得與天潢之派糾詔而平亭間則
曳裾珊珊尋淮南梁苑之勝比於州倅不都雅甚哉
方東甫集卷之六

然世罔不薄為贅旒以長沙江都之賢且不能無嫌
志日不佞貌公漠如也其心閒閒無事是漢兩賢所
難者夫人世榮觀朝槿開謝此何足芥蒂焉而不佞
所為扼腕則以公去奪吾薛生宋莫荒臺令二室三
花無色是役也儻公復挾生往為不佞一弔三閭一
弔再則子男兒落何至獨忿若斯楚人深於怨顧
不聞南華所稱曳尾則楚相何有也公必道然於審
理正矣

餘清樓稿序

憲周先生業成彙之餘清樓蓋取昔人投壺散帙云
自玄黃錯而昆璧呈大小西邈矣青蓮坐嘯太白元
龍百尺高詠千世之下與二酉相輝映豈非以其人
耶余遵汝墳怒焉此道竊謂菁菁如昨寧無西方美
人以還正始則有先生藏稿在先生為諸生腹笥武
庫世固以行秘書屬之矣曲江而後今則希彭澤給
事則不媿拾遺藩臬齊楚則競南原而表東海不佞
居恒葢耳食焉頃先生讀禮少間悉列九鼎虛左不
佞而後稍染指也古樂府鏤錫金石五言律程將

方東甫集卷之六

六

軍刀斗長短歌行絕句如鏡花水月令人不可摸索
乃先生汪汪千頃若沖若虛不佞嘗搗薛生最後陸
生先生忘其年位進之廣唱不佞時葛巾闖入先
生揮塵而起居然北海輞川大兒爾衡小兒裴迪左
提右挈笑謂不佞今日誰遣杜分司來耶不佞突兀
胡牀老子興復不淺兩生試為我曼聲一闋行雲若
遏天花縹緲亂隊遂成習池勝色兩生起為壽曰左
太冲賦就久矣刺史豈有意哉不佞循墻而走佛頭
清淨豈容吾著將無為皇甫士安挪榆也兩生固強

之為倚樓而屬筆

司理周公詩經稿序

今天下黨詩者姑蘇毘陵而後何寥寥也夫詩思也
發乎情止乎理義如眾竅吹萬天籟自鳴非有均節
各中商羽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夫似之而是即
註疏家若毛生者流解順解矣猶或既其貌未既其
天機何者山川艸木並繪者能肖而不能肖山川艸
木之神似之而非也而况今之業詩者一切用帖括
以寫作者之意蓋難之難矣公用是道起家領壬午

方東甫集卷之六

九

解額往讀公緊書輒爽然曰三百篇不亾哉已從公
旅進南宮也而得縱目公所為四書制義則纒纒洋
洋業心獸屬之矣已復出是稿問序於余余烏能贊
游夏哉蓋昔者延陵之聘韓偓贊樂舞獨于韶則曰
大哉蕩蕩乎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觀止矣
夫世之業詩者詎不憮然名家然纖而不厚鬱而不
夷鄙以下無譏可也佞曲而乏性適伉厲而少恬愉
鄭之憂衛之細也雄豪宕跌如飄風暴雨之驟至而
不能終朝秦齊魏之遞相大夏盟主也矢口而吟丘

心而咏鑣刻摹擬各極乎興之所到與夫趣之所工
夏獲大武之遺也乃卒所稱樂之大觀公止矣公豫
產也豫于土中央于人中氣于詩中音故南音靡靡
不及格北音快意而呼嗚嗚其律壹稟于豫豫壹稟
于公夫公有思乎其思大能爲維清於昭之音其思
周能爲田峻婦子之音其思義而仁能爲補袞陟帖
之音其思憤而幽怨而不誹能爲黍離反蕩白華巷
伯之音公所謂理義之情也方公在瀕而思寬焉碩
人已思東方佩鏘鏘矣迨其皇華則思攬轡卷阿思

方東甫集卷之六

壬

鳴鳳嘯焉高岡肅清廟而懷江漢直羔羊而相金玉
蔽甘棠而基南山用其道于身而吐其餘沫以和柔
南北之律令天下毛生辟易退舍不千古愉快哉嘗
試論之李唐羔雁以詞賦 國朝以制舉而其大較
亦畧相方姑蘇毘陵自晉魏而之貞觀公自貞觀而
之開元大曆故姑蘇毘陵詩之正始也公詩之正宗
也後有作者則變聲餘響接武羽翼公振鐸已

東明區侯榮滿序

代

歲癸巳邑父母區侯上最聲籍 輦下不佞幸辱侯

侯所耳之鄉三老蓋詳侯家世粵伯仲雁行鵲起伯
史而侯今也相與盟言石渠掇管伯爲政花縣鳴琴
仲爲政勉旃竹帛不墜 國恩與家問耳于是侯得
敝邑東明東明利而確弛而不張侯閉閣以思慈母
得無驕子乎子產衆人之母猶然以嚴聽鄭火焚而
人避之水柔而人溺之廼縣三尺東明市諸扞罔而
振勢者一切斧斷行之期年人重法至擇地蹈也侯
爲憮然法如是足矣無已將無爲子太叔且也大寒
之後易爲暘春廼間行田間問民所疾苦狀其力穡

方東甫集卷之六

壬

者至市牛酒爲勞年高八十以上給粟有差人人謂
侯實哺我侯復思曰小惠未徧乎邑故多曠土侯買
犢予所墾者又倣古常平實粟萬庾春秋低昂出入
今羨常在下侯復思曰儻未穀乎焉用富廼置鄉社
擇耆老長之用修里塾之教月朔引見諸生執經問
難憫學舍蔬園盛爲鼎新自是環橋者栩栩會邑僅
泝歲侯咄咄仰屋催科政拙撫字心勞吾甚愧陽城
卽無如國詘何安敢盡民一分之賜壬辰復大稔侯
暴日中精心爲禱澍立應是歲邑獨收以故旁郡

輒流徙而邑按堵如舊今年春疾滿三歲部院使者
牘數十上鄉三老恐一日奪侯日鯁鯁焉不佞竊惟
虞廷九載考績漢爲吏長子孫安得行古之道借恂
數歲顧古者郡縣等岳牧稱諸侯其秩尊尊故可久
我明稍抑之抑之而設不次之擢以示風顯侯故
不難下其身禔福吾邑 國家懋賞之典不能以一
邑私也甘棠蔽芾千古如新豈必召在世不乏平陽
則鄴侯畫一較如耳 主上急冀黃不減急白虎諸
人異日瑣闥雍容與蘭臺中秘共簪筆赤墀之上伯
方象甫集卷之六 五

送庫部盧公擢知金華府序

代

歲壬辰島夷外訌屬國請援 上拊髀東顧遣經畧
大臣往捷之時余備副庫曹徵在行公居典篆賴
上神靈遠聳幸釋于負擔生入薊門復與公抵掌中
外無何公拜東陽守余爲代身非平陽安所載鄴畫
哉蓋余少讀天官軫之南爲庫樓主兵甲之府失次
則軍實空昂爲髦頭主胡畢爲罕車主邊兵失次則

兵大起胃爲倉其南爲瘡積占明則天下大稔不者
反是自俺酋懷音兵泮甲腐者二十餘年而髦頭罕
車忽動之以有玄菟之役維時樓船駕海組練彌空
幾掩扶桑日出而軍實常不乏絕寧獨披執之力語
云不有居者孰與行者公掌天庫諸五車委宛毋論
論其鉅則材官子弟于是焉萃大僕群牧于是焉稽
內外器數繕人藁人之屬于是焉討公所爲除戎不
虞者豫也天未厭禍瘡痍甫起胃復爲藹旱溢沴臻
困庾若洗于是綠林暴起赤白之丸半天下昔也疥
方象甫集卷之六 五

癘而今且四體不仁豈陽九百六行與數會大都星
隆畧德德隆畧星間按洪範庶徵與周禮荒政相提
而論則救禳之道恒若之繇桴鼓不捷爲人牧者奈
何不修兩漢災不絕書而獨慎選刺史守相嘉與良
二千石共理是宜 上拊髀公等甚于方召也東陽
古稱寶婺金星婺女爭華地廣力完俗務耕稼卒未
有潢池之警脫一旦胃伏不見昂畢示謹所爲銷氛
杜孽集鴻雁而掃萑苻其惟今頃四方上災牘不勝
賈生之涕有如 上臨軒 詔問太守治東陽狀朝

歌乎渤海平青州浙東平公安所置對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皆爲利往彼夫涸轍之鮒冀得升斗以少緩須臾其敢重扞文罔居恒旣已竭澤有急又不能啣沫而惟游釜餘竟是熏是熬人牧之謂何鳥窮則啄獸困猶聞試閉閣而思咎將安諉余聞東陽之先崔義玄刺州睦寇圍逼玄率衆撲滅降者萬餘汪應辰初爲守逋至十三萬緡朝廷持之急辰爲蠲貸期會一郡按堵婺每歲三月大風爲怪壞民舍千計錢元懿甫入界風雨從自山南夫方衆甫集卷之六

五

由崔之政則睦寇不待剪由汪錢之政則風雨且若婺縉可以無逋彼數君者卽爲德有鉅細而芾棠具在夫非已事之型范也公腹有甲公肘有符公貌有春風心有卿雲甘露余闕公武庫久矣儻索其餘爲東陽禔福禾不嘉麥不瑞蝗不出境虎不渡河倉瘡昂畢不順軌彼天官氏所云何以稱焉余且操循傳以竣

職方考鏡序

蓋余副在職方而庫部廬公時時爲言其徵君地典

考私心願卒業焉已出脉一編曰職方考鏡則大矣夫前書而爲之參伍者也余少習周官職方一書分畛列如其文也亦少衰矣何以地輿爲地輿之有考其職方羽翼乎河山不改陵谷代遷我明頓綱垓埏窮髮梯航有周官所未籍者故廣爲一統志今之一統卽古之職方援古計今繁惟是考夫使職方第以周知九州疆域已耳則一地輿能槩之廼其間封爵朝貢賦稅兵戎畜牧之屬錯見于六官參諸諸曹會典大都居其半故更繁之職方考鏡二考合而方衆甫集卷之六

五

後徵君未竟之緒始得爲完書云間按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令司馬談世其職垂歿而猶執手屬其子遷爲續成史記蘇洵權衡諸論有志當世而未之逮廼卷而受之二子以雁行翱翔而其書盛行假令兩家非父子相繼則司馬之業僅藏之名山蘇老布衣且不得秘書省校烏覩所謂不朽哉徵君困諸生鉛槧庫部公日典五車而能善讀父書用光先志孰與龍門睂山也余守曹以來雅欲染指久矣而爲公所先耕不必奴織不必婦試覆一過輒獲我心珠玉在

前瓦礫可擲聊撥玄晏土宜當君苗筆硯

侍御馬公三關全疏序

國家建都北平西北薄虜只一衣帶東控遼南襟大海蓋天險百二哉至要害阨塞處則紫荆居庸山海三關實局橐馬故緣邊戍卒動以百萬計特設大帥監司填撫之而彈壓其間若督若撫若按所爲爪牙制而臂指使者不啻臚列矣又念 陵京要地不厭加砦而彼中山川之險隘攻守之情形士馬之登耗與夫文武將吏之職不職非藉重臣爲之專轄無以

方東甫集卷之六

宋

提衡中外而茂安攘之績故關使者之命較諸輜輶蓋特要云公奉 璽書行部惠文所到一時文武將吏不霜而慄不用而溫矣臣蒞灤東而不佞某負弩爲前行公按行壁壘間顧盼風生時點次數言微露陰符之秘自副將軍而下昨指相詫公豈神君從天而來耶而會東方脫巾暴起飛章連數十道其氛甚惡去公駐所只二百里許公聞神色自如密授不佞某諸畧若屬公麼爾足所我斧第不宜緩緩則癰潰不可復藥平是不佞某單騎戴星與主大將軍項使

君期會越七日叛者授首而公策一一如券公喜可知也先是京師戒嚴 上心不能無動公捷疏至于是 上方釋拊髀懽踴載道而又會有言者二三其說公聞之髮上指爲之明目張膽悉列其狀以進議遂格至明年而其事始定詳具公四疏中已不佞視學閩南無何公復奉 璽書按粵乃得公三關全疏一帙無慮數十章其間覈官邪糾吏弊討軍實伐虜謀上經星躔下保地脈靖疆固圉頤內而威外餘次如画昭昭乎揭日月而行青天蓋公雅嘗振鐸此地

方東甫集卷之六

毛

諸邊要領八九在胸已出入水明而于今昔華夷之掌故燭照而龜策以故攬轡間覆如指掌而某讀至平叛四疏所謂談虎而色變未嘗不壯公言而扼腕長太息也昔寇萊公身鎗北門韓范兩公望傾西夏汲長孺一言而淮南謀寢公用韓范之威當萊公之地則旣扼其吭而奪之魄倘是疏一日流傳海外所謂膽落瓊表又不啻淮南之一言矣不佞某辱公宇下荷公知最深竊謂知公良不淺故不量而志之如此

方伯青螺鄧公榮滿序

蓋余讀書至畢命未嘗不嘆古大臣漸民之難而竊有槩于公之闕政也周都鎬豐洛實居東廼保釐之治姬公慎始君陳和中至畢公克成厥終豈非以洛染殷舊更三大臣而後者定故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蓋難之已余掌職方氏闕在秦初置吏入漢唐宋遞合遞離國朝置布政司而後七閩間爲上世所未賓者悉隸之藩服其後人文翔洽遂得與方內諸侯遞執牛耳稱南國重鎮云顧其民托于山菁海嶠方衆甫集卷之六

天

御智舞謫蓋其故態不減殷洛頑民列聖相承南顧之憂于東土更茲公自辛未起家春官奏牘烏奕寓內矣執秩者急閩推公建寧李官李官第理郡一曹然自兩臺而下僉屬耳目七閩實其提衡公甫下車丰稜謾謾而劑以大杓鉅者斧斷細者窾解其諸不便者引繩批根而立甦之越三年貫索宵空櫬槍書掃赤白之丸相戒于道野多鸞皇之誦鄰有虞芮之風閩之頑者十化六七余以爲公得姬公之慎始已徙冬官而虞衡之職犁然也已出守潮而鳴琴之

化蒸蒸起也已督學于蜀而蠶蟲之俗戶誦而家絃也已參藩已長臬已晉右轄而熊軒所到皆膏沐也于是執秩者還念閩急復拜今官父老子弟合手而祝不圖今日復見二天乎公廼挈故所卵翼爲之煥咻有所操而不虞東薪有所弛而不虞漏網有所徵發期會而不虞竭澤士馴畏狎軍旅作氣官無曠吏不好閩化者十九合前轍秩滿三歲語臺文劄而轂上報可余以爲公得君陳之和中公奏最七閩日鯢鯢願得借恂頃者閩酋外訌禍中朝鮮而志未

方衆甫集卷之六

无

嘗須臾忘閩議戰議防軍興如蜩畢命所稱四夷左衽罔不咸賴其惟今卽起姬公君陳猶有嘽馬會今大中丞金公用資望當旦莫內拜公少需之所謂行與數會百世一時豎庾開府之旗標馬伏波之柱樓船下瀨蔽天而東直掩扶桑日出余以爲公當得畢公之成終余又按周官當時諸公分國而理率用公孤爲岳牧出則保釐入則輔導蓋其重也秦漢而下公孤與岳牧始爲兩途我朝絲岳牧而中丞絲中丞而八座蓋畧倣周官而特異之公以一身行且收

三大臣三紀之續則無窮令聞姬公君陳不得專美
卽以比跡畢公之四世何遜焉於是臬大夫汪公張
公高公爲歌板七章公作而言曰大夫以价人詔不
殺敢不是屏是翰以貽羞乎維城之壞於是藩大夫
徐公沈公爲歌彤弓首章公作而言曰大夫以嘉賓
貺不殺不殺恐隕越下地惟是四方之志不殺有心
庶幾滅此而饗于是長臬太夫陳公爲歌江漢五章
公作而言曰大夫以穆公之寵寵不殺是役也不殺
功于何有而貴及召祖不殺其敢下拜于是方子歌

方衆甫集卷之六

六月之五章卒章公作而言曰大夫之勞不殺亦孔
殷矣文武其憲甚慚吉甫惟是惠邀諸大夫式燕以
衍飲御諸友爾時諸大夫濟濟師師不獨孝友張仲
也不殺敢不勉旃諸大夫迺然命授之管

福建鄉試序齒錄後敘

萬曆丁酉閩諸士旣繕賢書退而修齒齒錄成御史
徐公幸詔之言不佞業長諸士烏容無說往甲午之
役不佞銜上命論秀而鄉然第刻畧以程不無遺
珠之憾頃濫竽學政復卒而業縱觀滄海之奇悉羅

而貢之主者主者色而九十人不佞得藉手補塞萬
一又烏容無說竊惟齒之爲言讓也古之時士讓爲
大夫大夫讓爲公卿獨齒云乎哉橫襟而視千古吾
友四海吾兄弟而獨齒以鄉何也夫魚相忘于江湖
人相忘于道術士未通籍東西南北人乎搖搖若萍
之在波忘焉而已及操觚以往賴上公車相與聽鹿
鳴而班鴻漸則同道同術一成一規退一成矩如雁
斯序于是乎修齒齒而上貲前人丁章來裔世稱通
家不衰蓋其重也士亦顧名而思乎大規之內清懿
所鍾旣假我以文章役假我以文章之選庶幾旦莫
遇焉倘交臂而失良足惜已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
兄弟怡怡是舉也以朋友而兼兄弟五倫中處其二
焉蓋借怡怡而行其所爲切切偲偲也彼大名挂世
講而弁髦若途人甚則操戈平闕墻乎下之石乎有
士所不忍聞者齒斯蔑矣其或如脂如韋熏猶而膠
漆于怡怡何當又或傲所不知困所不能勦藥石之
談而滋美疾之毒于切切偲偲何居晏嬰有言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故鹽梅合而

成味官商合而成響切切惻惻與怡怡合而成道術
諸士中設長我而聞先我則兄之幼我而聞後我則
弟之長我而聞不必先幼我而聞不必後則遞相兄
弟之其前顯耶而賢吾黨有池上之鳳其前晦耶而
賢吾黨有蘆中之鵲其後之人顯耶晦耶而賢吾黨
有翼子之燕其寤寐弗諼吾黨有春艸之夢其韻味
相狎吾黨有華夢之歌其患相急而難相扶吾黨有
鶴鶴在原之感其師師濟濟于一人吾黨有手足
之依腹心之報諸士勉乎哉人少如日出之光已如
方衆甫集卷之六

圭

日中之光已如秉燭之光吾愛吾齒分陰皆尺璧也
吾黨各愛吾齒日有麗澤人有靈蛇也項子七歲爲
人師毋童而嬉王掾三十尚未知名毋強而佚衛武
公九十始稱康聖毋老而倦石火電颺百年須臾毋
狎一日之驩而忘千秋之雅脫不努力少而壯壯而
老老而耄木同腐問之里閭至不能名其人寧不爲
鄉籍錄耶夫士處今日猶齒以一鄉異時大對南宮
與海內士通籍則齒以天下若牛耳若迭主夏盟若
泱泱大風若踴躍昌邾而後士安所揖而進焉蓋昔

者杏壇之上七十子之徒不啻墳簞已之楚之蔡之
陳之衛之宋仕轍半天下跡有參商業有盈廷卒之
共稟淵源較若畫一猶然墳簞之竝奏也聞自紫陽
振鐸其徒先後遞興有斌斌鄒魯之遺焉士倘墨守
師承連袂而起于以伯仲海內詎惟秀出吾黨將徒
造物侶古人不朽在茲錄已

福建武舉鄉試錄後序

國朝功令試士文武臣參合而校禮闈則閣館諸儒
臣董其事而間授之職方郎大司馬三歲大比郡國
方衆甫集卷之六

圭

所上武勇儀曹寔分閭之選不佞與視闈學日惟諸
生牘是急乃得縱觀良家子材官驟張錄成且令載
筆末簡儻所謂文事武備相成意乎不佞曩自樞曹
持節治兵深東狎知南北將吏其先多以武科起家
比建牙豎纛不愧此科名有幾解者謂國家賓才寬
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天下治平縉紳用
事武弁低忍睫承往往就樊籠困繩索至今文人操
弱翰束濕其後譬逸騁而羈之足安所用之不佞唯
唯否否夫所云名譽豈獨縉紳卽若輩類多飾虛聲

執空文以羅世資 國家歲費百萬以奉戰士未嘗
一矢相加遺脫也烽舉燧燔一旦有急而求若亦惟
是浮靈誕謾是崇是長稱塞謂何於 一人豈有賴
焉往不佞在職方大司馬所錄士無慮百輩然不若
銓部以次敘甄必劑南北士彙圻用之豈非以天生
智勇非人人殊而山川土風之所醞釀各挾其長以
表于世倘舉長鎗巨劍介怒馬上下山坂與胡雛爭
道而馳若輩未必不遜于燕趙健兒一旦更以蒼兕
飛雲余皇連舫之技蒼茫萬里東西易而彼北士直

方輿甫集卷之六

五

目眩神泣而若輩則風檣迅駛捷于六駟故北急則
北士急南急則南士急邇年以來虜酋初書不絕于
道然猶時時革面懷我好音故沿邊戍守得以偃旗
臥鼓稍幸息肩蓋北之急急在四腋間或不仁猶屬
疥癬不若南之急則睂睫間禍中腹心矣夫倭固上
世所不賓 高皇帝且置之度外然鯨波巨測數出
沒爲奸嘉靖中直薄我閩蔓延浙蹂躪至數歲此
猶窮島餘孽不過貪漢財物頃關酋暴起收三十六
州之衆一鼓而下朝鮮歷三歲而按兵釜山不爲動

其志洵不在小 上赫斯怒特遣重臣東征四方士
輻湊戟下猶徵徵南士之善水者駕而扼之海外非
若輩用武之效耶在昔海外豎動如樓船下瀨都護
將軍輩乘腥風破颶浪投鞭驅石令山搖海魅驚謂
神人從天而來至今九真壹與沫若牂牁間遺踪可
弔彼其不朽豈必遜昆吾之勒燕山之銘哉數子猶
夫夫耳語云深山大澤龍蛇生焉環七閩瓊麗豈無
艸澤英雄而猥云南風之不競非夫也且夫爹口不
可以譚經濟空拳不可以譚韜畧若輩居恒短后修

方輿甫集卷之六

五

牟瞋目語難人人以爲大將卽今按而技倆初試則
騰猿歷塊之技出焉再試則落雁穿雲之技出焉三
試則五花七萃秘邃天地出入神鬼有進乎技者他
日上之司馬司馬授以一禪投以一障舉鄉者已試
之技較能而論烈百未必讐其二三故身不臨瀚海
足不踏天山弓不挂扶桑日出總之塵飯塗羹奚適
于用若輩姑毋暇遠引卽如戚大將軍往蹟若輩所
耳而目之者考所治軍晨夕斤斤居如守行如戰十
萬之衆可使爲一身白刃在前躬擐甲冑可使人人

赴湯火義不反顧倭人目爲戚家軍則皆走彼獨非
武弁初亦資適逢世豈遂難急而與寵用名譽之日
異遇哉而推重經綸貴佩若是今其練兵紀具有小
心精密儒者不能過卽此便是左券宋蘇子瞻不云
平將不可求諸言語較諸武力獨見之治兵傳曰法
後王何也謂近已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諸士其
無事高議陰符逃穢孫弘 固 固 有餘師何急之足
慮且 上今日不謂不爾 乃今三歲一修猶左
右拊髀日 命內外蒐選將材 賞格不愛微侯之
方衆甫集卷之六 圭

賞以待謂復寵名譽壹事樊籠繩索以箝勒若輩令
若掣不獲尺寸非其時矣願諸士急之

福建鄉貢序商錄

歲丁酉余旣徧遊閩諸生羅之棘矣賢書成八郡會
當選貢與各邑常貢並屆厥期余合而校之錄如額
云于是兩貢諸生合而修函余竊惟 國朝取士貢
途差近古顧昔之途一今之途二昔也于諸生第嚴
其餽之深者而今且于數歲中間畧其餽而拔之尤
然昔也欲磨之月日以老其才迺今需才良急又恐

諸生之負雋而未譬者爲月日所耗則今之途二今
之取士之意一諸生安得岸然相傲不以齒相加乎
夫齒非獨先人而後已也勇于學而怯于居學勇于
官而怯于居官勇于道德功名而怯于步趨俛仰齒
斯不辱焉異日者蜚聲天籙占色曲江惟爾諸生不
然而與于一命若李曹若花縣又不然而循守故常
亦不失皋比一席且夫升沈有數諸生安能與造物
爭顧所自豎何如胡安國方正學並以博士起家豈
必遜巍科膺仕卽爲胡爲方亦太虛一點安得以鴻
方衆甫集卷之六 圭

翔之跡而忘雁序之誼也諸生行且續食赴公車舉
足便有岐路荷富貴母相忘士安往不得貧賤勗斯
兩者深于齒乎諸生勉矣

閩中校士錄序

昔人云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若
然將岐言與行而二之耶夫枝葉道之華也行出而
言隨如桴鼓之相答渾噩寥天下多現行有現行因
以有卮言故枝葉盛者批其根均之道所不載也余
持是說以質閩諸生良有槩焉往歲甲午予典閩闈

竊謂文體士習實相關釐文與正士故無兩術于時
文取人器者大都典雅冲夷而是教中人即不敢謂
壹粟則先民然跳於先民之則者亦不少槩見頃余
督閩學至則搜郡士之雋者試之非驚悅其詞即軋
苗其調以傳於紫陽訓詁遠不相譬徐而采風翹然
岸然頗非當年鄒魯蓋枝葉之蔓不獨在文予壹怪
之豈彼南金自甘躍冶意鍾鍾之責與迺日進二三
子示以 功令所嚮祛險而易返澆而清不決旬諸
生怍怍心動若大寐之醒已按輿十五化焉已按泉

方泉甫集卷之六

天

漳十七化焉已按延建諸郡即氣格小嫵固敢有軼
還以覆都士又有進乎昔者予因嘆閩諸生何速肖
若斯今夫櫟社之材卷曲靡腫瓠落無當匠士弗顧
焉鄧林豫章有拂雲而干霄者圖可使方方可使圓
甘苦疾徐惟郢斤是肖而各適於用余愧成風手閩
故士之鄧林豫章也雖然予所望諸生若斯已乎諸
生試平旦而思若所爲不憚改絃而鼓者何以故夫
亦謂齊門之瑟所操非所投爲青紫計耳有味乎穆
叔言之也德與功孰不朽且夫文之多岐也一旦易

其故轍字爬而句櫛猶憂憂乎其難之士誠修行乎
轉侈只方寸間蕩蕩平平舉足便成大道前學憲徐
公輩倡道書院月提鐸而振余校閱多暇載申此意
拳拳島爾諸生今視予下車時諸生中所爲翹然岸
然者亦浸以銷鑠豈本沃於枝春華秋實燁然並茂
所不敢知顧予第旣其表未旣其裏脫也道德之念
不如功名之津津有嗜嗟嗟客氣卒整乎其文所不
敢知諸生隱痛在身眞覺有性自語自印以使天下
執文與行爲諸生疑信之區也是則也聊任余臆爲
爾諸生標其逸於刻之外者未易更僕卽是刻中異
時或鳳舉或鴻冥或決起榆枋或扶搖霄漢或耀靈
暘谷或爍景奄噬蓋力田殊而逢年亦異諸生焉能
齊不齊余烏能卒相之余願與諸生共勉者洵不止
此如其文也亦少裒矣余贊矣

方泉甫集卷之六

天

方衆甫集卷之七

華亭方應選衆甫著

記

單上人募建武安王廟及鐘樓記

單上人善唐舉術嘗識余食貧時以故呈中稍稍色之單故有廟初自一二巨姓去歲義不及數歸然佛殿已耳殿後頽宇數椽皆道人棲焉余三書兩楹間旨道人朝經莫頃聲相屬也後十年許而上人往來禪誦其中則旨道人化為鳥有矣上人涉廟日久方衆甫集卷之七

其爲唐舉日益驗於是呈中卽募上人住持上人因稱說聚沙用廣四方檀越得布金若干適於廟之坤隅建武安王廟而以其羨冶鋸爲鐘樓小樓左偏貯之竣而問記余也夫武安之烈薄日月而摩三光卽田峻女紅霍然耳目佛氏幽渺而武安感應灼灼若斯也藉不信佛寧不信武安乎借武安之感應張佛氏之因果於佛氏爲津梁已且一切衆生有慧者百不一觀去貪去恡必賴聲聞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幢悟無邊于有漏醒正覺於迷途儻所謂徧滿十

方空非耶上人粗疏內典能解夙生始以其相行而卒也開示法門并破人我庶幾哉大宗權教也余去余讀書時垂二十逾紀卽未皇頂禮懽恍夢游烟雲蒼莽智日長曜里中反依弗絕上人之方哉

重修冀州城隍廟東司廊記

郡與國立城隍與郡立故郡有司與其父老子弟歲奉祠不絕云祠城隍諸司神得祠者因附祠廡下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歲久廡圯壞會余領郡牧祠如常而郡父老子弟僉告余願施舍祓除之余從民方衆甫集卷之七

願聽弗禁亦會歲大旱余旦夕禱而父老子弟擁余羅拜日百輩來於是施舍日衆以神之靈浹月而雨父老子弟愈益踴躍以爲神不我棄也而遂殫厥施舍工迺竣是役也財靡帑出力罔農妨丹楹修修碧桷迺迺望土黝黝起瞻壯睹厥像奕奕道士曹真來告成事嗟乎世之祠者多矣煙雲沆瀣古蹟茫然存者不能什一也而獨城隍諸司神祠至於今不滅沒豈非以土哉土之明官爲政土之幽神爲政脫也國無死厲民不天札熙熙穰穰同於大當城隍之力也

諸司神之力也余有司輩咸藉寵焉否者咎在余有司輩實奉職無狀而陰陽之謂何其或以爲城隍諸司神辱人有疾痛疴癢呵天而籲父母天道恢恢所謂籲而輒應者父母也夫父母之責余與城隍諸司神共之矣神其格斯若董其事與倡而成之者載之碑陰

獲鹿縣儒學新闢泮池記

代

余之治兵恒南也鹿泉實列戟云公多暇輒引博士弟子員講執藝序顧瞻廟貌周視廡宇戔戔奕奕

方輿甫集卷之七

三

既與且都而獨不設泮池則爲低回躊躇者良久二三弟子前而請曰池廢也久矣弟子日喁喁焉而守土之吏弗克舉以今日賴有斯文司命翼飛顧化夫亦千載一時乎敢微于下執事余嘆曰嗟乎禮所謂有其舉之莫致廢也記曰天子辟雍諸侯類宮辟者壁也璧圓象天也雍者壅也廻而壅之象水流也王者執天之規圓周圓轉流布天下故于辟雍至止焉而諸侯處貢士四方以象德天子爰昉厥制闕東以南半天子之學命之曰類宮由此其故可知也成周

以還皇風渺緜聖澤翔洽卽道有升降而泮池之制與宮牆壁立世不第廢余讀思樂諸篇何其洋洋也故獻老乞更宜歌薄采安神享鬼宜歌敬德丕單武烈宜歌克明有嘉折首宜歌克順賓譯來格宜歌好音奈之何其弗舉哉余嘗頻仰鹿泉驅太行控秦關枕燕易萬壑吐吞蒼翠包拱謂宜有應龍威鳳響答山靈而青雲之士寥寥若斯也此何以稱焉世儒拘變猥云地脉夫堪輿之說君子斥弗道然大塊絪縕假我文章石韜玉川出遭千仞之岡萬里之流混元

方輿甫集卷之七

四

清淑于茲焉萃藉令磊砢萃藉而三縈紆滉漾之勢彼其間不無絕地脉哉勒學令爲茂并委澤官于榛棘而以責士子之霞蒸露變也雖矣鑒斯池也其自今以往怒擊三千扶搖九萬莫不三選所不敢知顧夫環橋聽觀濯磨渙雪滋芳澤披襟古初以泮于櫟械菁莪之化未必無補于斯文也語云桃李不言自成蹊有以也夫是爲記

重修顏公祠堂記

汝故有顏魯公祠蓋當太山廟之東偏初自嘉靖丁

西前觀察王公暨守江公有記歲久且半蝕風烟矣
而城之西閭與穎考叔合祀爲忠孝祠制極軒廠以
詠有司歲享其地而於公故祠顧不及焉余從萬曆
己丑承汝乏每讀志至公未嘗不髮上指恍然自失
也然第循故事享忠孝祠如常焉適以爲故祠哉會
守以來歲歲苦屬所在多菜色日舉舉救過不皇惟
是一腔推置父老子弟父老子弟安余拙也聚族而
祠余又度余之固弗克請也而不余告今七月朔余
出肅客還禮大山眞君而始觀廟之異圖若論且云
者更以白余面立頽嗟予余小子何德安得此不經
重吾過哉勞苦父老子弟愛人不當如是亟棄去毋
辱乃公爲因循牆而北得公像於頽盪間去余祠數
十武余愈益悚仄有如公祠在今圯壤弗舉咎屬有
司余一人實無良而復余是尸是祝將神人交謫焉
余今告爾父老子弟今日之役是天所以賜公而假
手爾父老子弟也請以余祠改祠公豈惟安公在天
之靈余一人庶幾哉薄譴萬一父老子弟寔有大患
余矣維時父老子弟羅拜無願徙者余復前而告曰

而不聞祀耶祀有五法澤施於民則祀之以久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不者非僭則竊祀之所不載也公仕唐四
世起平原歷階太師什一畱中什九在外崎嶇四十
餘年百折不回白首而歿於國寧論五祀卽千秋
食奚讓焉吾儕宵人德不出么麼功不垂絲粟於祀
一無當所謂形骸而土木也朝不謀夕干瀝然冒僭
竊之罪無乃愛我以美疾而忘其滋毒乎爾父老子
弟幸無譁張余內斷於心矣於是上以七之日去余
像暨公徽號題其榜曰王公而於公故祠
復施丹堊視昔加壯是役也創始者鄉縉紳馬公輩
而父老子弟私相落成也始余改祠公匪直衆庶拘
牽卽馬公輩不無豫志已反覆陳誠無慮數百言而
馬公輩迥然爲衆庶先美疾而不失藥石矣余故志
其本始并以謝爾父老子弟

重修程明道春風祠記

去寶豐十里許爲雙酒務有明道先生春風祠祠何
以春風名先生有道氣象門人朱光庭輩所謂坐以

三月是也酒務何以有先生先生爲其監也古之人
不卑小官委吏乘田孔子猶然爲之彼柱下史關門
令豈其陸沈吏隱耶酒務故至細乃五齊有辨四飲
有物燕享祭祀有數日成月要歲會蓋古漿人之遺
焉傳曰臣侍君宴不得過三爵凡獻酬酢酒正得糾
其過以故畢富諸公往往浮湛其間抑或托以見志
然則酒務寧獨非先生所風也大塊噫氣吹萬不同
時蓬蓬然排空而撼海時颼颼颼微生於蘋末細
入於楊柳水面風之義廣矣先生起家伊洛與正叔

方東甫集卷之七

七

伯仲師友振鐸千秋當神宗朝新法盛行天下學士
大夫不靡則激先生從容諷議徐折數言以荆公之
愎而不能不改容搏志豈非春風醞釀哉而會意不
自得卷而之酒務入則修所爲式法酒材以無敢靡
餽出則偕二三同好咏歌先王尋之顏之樂嘗自砥
礪言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乃
知先生春風豈惟門牆桃李而盎然太和元氣披煥
菁菁直薄汝墳江漢間今去先生數百載讀先生書
而光霽可挹禮先生遺像儼如當年令人鄙吝頓銷

廣矣先生之風也壬辰春大中丞吳公過而式焉屬
寶豐令加飭而屬記於應選嗟乎余小子何知而能
揚厲哉孟子有云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生雖
酒務乎志不在小中丞公狎主斯文紹明而恢大之
今伊洛間家絃而戶誦中丞公坐中不獨光庭輩已
重修二蘇祠記

汝故有程蘇祠程祠據郡廩歲一加葺蘇祠越在西
閭委巷圯也久矣壬辰春大中丞吳公行部式焉而
屬守吏方應選嗟乎選更且三年詎弗克舉惟是主
方東甫集卷之七

八

臣迺稍割俸繕鳩工庀材既輪且奐宜有記間按二
程夫子起家河南歿而祀於鄉國也張氏自眉山起
長公爲郡團練次公居守蔽蒞並在二公翺翔中外
蹤跡半天下而獨愛此中山水因菟裘焉土之人德
之與程竝祀勿絕云今大塊之內家尸戶祝所爲神
靈棲而衣冠委蛇之地是祠也必食之矣選居恒景
行往哲於門家不啻羹牆竊怪程蘇之議至今嗷嗷
也蓋兩家鼎立一代議少不謬程嘗嘗蘇縱橫蘇亦
朝其歌哭之燕而燕之郢而郢總不失爲周行彼其

中豈有町畦哉而其徒各立門戶至分洛蜀遂令耳
之徒有左右袒豈惟不得爲蘇氏忠臣卽程作九
原無乃冤乎古今人物折衷孔子惟時柱下叟竝懺
中原孔子嘗曰丘方以內者也而彼方以外者也顧
不以外內不相及而少猶龍蘇以文章命世單詞
信語紙貴人間藉令北面聖門當入游夏之室第其
豪舉凌厲似不可一世而萬仞壁立之風自在他公
論論其鉅者當新法行臨川盛氣以需士大夫程閻
閻諤諤持論不阿而蘇則頌言其非首與抵牾至於
方東甫集卷之七

重修松公祠記

應選既飭縣視之於祠當其興隳猶然也夫以三
蘇之賢焦黑僅一廟得與竝廟食意其人必千古錚
錚而志多軼於載乃延問三老所爲祠公狀則口碑
在焉蓋公其時一邑之望也洛汝六條較著風稜斬然史
不勝書時伊魯勢張甚官奴畫搜人藏命作奸
道路以目有司於紀三尺則恚且掠去令伶工辱諸
市能使才者去而來者多迴車也公至投袂而起是
非人臣伏劍時乎莫將難圖噬臍何及及之參知
某郡守某廉諸不軌劾去之一紙書剪強藩如秋葉
不虞白日復見天中此其伐何可復滅三老已前而
指公身後則噫噓泣下沾襟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伊廢而公尋暴卒何渠無天也而或謂伊衛公恨
不得傳刃竟中鳩以歿嗟夫裴中立武元衡夫非其
人與幸而爲中立不幸而爲元衡皆以身殉者也易
不云乎幾事不密則害成倘事未發而幾爲所窺斧
鑕如飴皇恤其他顧士君子寧害於而身毋寧害於
而國逆濠之孽孫許首樓其鋒新建密而收之功固

相埒况九江血刃慘於七國岌岌乎殆哉公處伊咄
嗟而定必於事成之後將從孫許含笑九原而新建
讓功也公之竝祀蘇也豈令文章節義兩存天地間
耶余故丹堊其祠易二蘇坊爲三賢坊蓋鼎立云公
諱騰蛟閩人

重修郊縣儒學記

郊故汝巖邑我襟在焉余嘗東行部周覽山川紫雲
靈泉峨眉扈陽迴紆深秀是宜德麟威鳳蔚起而翊
人文而振振不恒有高閣噤噤至爲盛世希聲何也
方衆甫集卷之七

士

已率博士弟子瞻拜學宮卽鐘簾不移而廟貌多圯
余低回良久嗟乎郊之不競有以也夫夫倚席不講
責在博士環橋廟廡所趨步責在弟子其或弁髦吾
道鞠鬻序于蔬圃責在有司雖然時訕舉訕時羸舉
羸方今歲比不登所謂二盤時也損而用萃如時何
博士弟子前而曰微君侯言賢令君業許我矣月朔
進諸生勉旃功令有不腆敝俸在諸生囑囑拭目焉
異日落成爲不朽計惟是君侯余謝唯唯壬辰夏五
博士弟子復前而曰令君茲舉有成事矣入廟歸然

兩楹楚楚其諸間戟堂祀丹堊一新而不以糜官幣
庶幾無憂君侯疇昔之言君侯在耳余爲避坐有是
哉日余覩令君軼政廩廩長者以爲黃次公流迺今
而知邑有文翁也夫蜀被文翁最爾蠶蟲裊然章甫
令君生長齊魯于文學益其天性而用以廣厲定鼎
之地羽翼 明天子訪洛之年鼓宮而官鼓商而商
何難顧化今而後博士高議鯁壇令千秋汝墳絃誦
東鄙其惟令君弟子守其師承美牆而寤寐天中挑
李直薄菁菁其惟令君茲舉益不虛哉昔范無擇修
方衆甫集卷之七

士

袁州學記之者李太白至今縫紉而膾炙之余不
佞雅非其人而令君盛美不在無擇下余所爲獵
而掇管也令君扈姓諱冠濟寧人

重修河南按察司公署記

代

臬署之飭也蓋自弘治云迄於今垂百年矣先是當
事諸公屬意於新而格於時訕歲壬辰不佞承乏周
覽徘徊宇廢垣頽而椽舍暴炙更甚吏往往抱牘立
風日中於是俞諸掾請下其議開封度材量程計楹
若干計貲若干而臬鑑不得一羨乃上之兩臺檄八

府一州藏餘委之心計郡縣幕其等前後堂皇首加
丹堊諸椽舍一時改觀堂後舊有土神祠並祀皋陶
蕭相國既無以妥也移之中門外起自某月日至某
月日告竣蓋不佞讀易至蠱於改革之際三致意焉
天下事當其苴漏未生何樂於更張以駭慮始之衆
倘法久滋弊不起而爲之所則極重不返蔓將難圖
然而聖人於此每躊躇却顧視爲止行爲戒先甲後
甲之意何鯁鯁也故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窮
則不變變而不可以道通而不可以久則亦不變治
方東甫集卷之七

主

天下如治室然矣臬司號稱外臺憲天子三尺提
衡綱紀地不重哉中州奉法循理始未嘗不馴而後
稍陵夷也同姓諸侯王豈乏東平而不無指脛腰股
之漸夷門俠烈未盡肖善匪充志難保凡赤白首間
多豪使潢池卽不敢弄而萑苻嘯聚非時沈命作奸
爰書不日程乎而振勢杆罔因緣舞文者目爲庵贅
今之四維所謂蠱之時也有室於此其初不過據題
之闕費直錙銖耳乃拘攣故常漫置弗問及棟撓柱
折則不貲之費有什百於初者假令今之時坐守塗

轍不爲琴瑟之調至於綱斃紀淪而後凝脂束濕是
槩題不治而以一木枝棟柱之傾也則不講於蠱說
哉以故視事以來蒿目焦心惴惴焉如拱大廈亦猶
治室之道也之役成不佞願與二三同志共翼之卽
不敢望甘棠其毋以蘧廬一宿焉可矣

游風穴山記

汝當萬山中唯風穴最勝巳丑秋仲余從直指毛公
觀察李公王公游時使節蔽空罄折手版第傳山鬼
揄揶耳泊庚寅十月五日會今觀察王公有事入爲
方東甫集卷之七

古

前旄甫出部里許蔥蘢疊嶂蒼煙一抹余懷然悔
游之晚促騎就之愈迫愈媚至則緇衣數十輩羽商
前引紆迴下上可十餘折而薄寺門兩峰巒回行人
在碧落中較昔游勝甚嗟乎山川神木故自不殊豈
景因起別耶少選齋設殿殿觀觀察公至矣余亟起
肅入方丈禮佛畢觀察公偕其欸欸命侍席酒二行
呼老衲訪所爲風穴去寺五里而迂俗傳穴中鉤鏹
有聲風蓬蓬起自周武填以風伯郡祠弗絕風始不
條今且輟爲沙莽唯空穴在遂置之而按寺諸勝循

方丈以西復懸崖東上陟一亭峭壁橫空如累鬼玳瑁老衲指點是錦屏峰也雋高試騁飛翠欲流襟裾畫碧郡雉楚楚睂睫間一名望州一名翠嵐觀察公題以望棠攬勝義蓋兼收云逶迤數武而之御風亭亭斗絕黃葉亂墜涼吹蕭颯令人有鄭圖濠梁間想亭傍負巖危然空同先生所爲觀風記也決決乎如表東海而迺雅則西京矣余與觀察公擊節良久而下尋珍珠簾於溪窵最幽處得一澗夾陡石數百丈絕頂瀑布如雪如絲前觀察若守竝志以石人語泉方衆甫集卷之七

五

聲沈寥相荅落木紛然而逝觀察公指老衲豈所謂大悲泉脈非耶老衲云大悲泉別是一洞因出谷稍昂其道爲平陂有堂三楹供奉大士化身面方池洸漾泓澄泉湧大士前淙淙入澗此水出山卽伏不落民間將菩提慧水斷自闍黎福地蓋咫尺隔桃源矣臨池間仰見一鷺如鳥道亭殊縹緲問之則玩月臺遞子午而上凡幾磴躋焉蓋太空中僊掌崢嶸嵐靄松煙半銜落日掠雙髻而過想得月之景亦復如是惜不當子夜一賞令水輪宋莫觀察公爲引數蕩意

僊僊舉也已從故道盤旋而還墓寺刻總總惟鄭觀察二三刻迭主夏盟其餘則皆壓於空同所謂鄣以下無譏可也坤之隅爲鐘樓樓而偃舉一級平平無奇於諸勝不無少遜特借彼法幢得滿十方空故志之已由僧寮取委徑徐路僊人橋橋修不盈丈其下涵若鮒轍昔費長房從此說去昇哉彼且壺中日月芥子須彌聊托之黃石而後尋具公洞僅土窟踰踰其西偏一石室公嘗年卒業其中起爲宋名臣或以人故也已得方丈曰漸虞淵矣觀察公顧

方衆甫集卷之七

六

余美哉游乎題石八絕余爲曼聲而歌浮雲若停八景如綴几席因憶蘭亭赤壁氣色千年當以會稽黃岡之勝今且足矣觀察公屬余和爲賦下里如數一飯胡麻而去回視諸勝惘恍倒景中惘然頓失嗟乎寺枕城只二十里推案可攬而爲吏奪者歲餘至所稱二室三花直臥游耳必寤尚平之興以俟芒鞋他日

重修風穴山觀音地藏兩殿記

風穴山彈丸不足當須彌一芥子而開黎建刹千餘

歲意白馬偕來梵宇琳宮與翠微並靚獨兩殿剝落
一闌黎捧疏稽首如來在昔觀世音菩薩悲憫衆生
現億千萬相五百阿羅漢各結跏趺坐護一切法亦
有地藏菩薩轉大法輪入無量地獄中誓度衆生盡
閻羅十王具闡輪迴現地獄種種總之爲生灰大事
作苦海慈航末教凌遲尼連不戒遂令莊嚴妙相夷
爲委露微塵檀越主盟是在宰官居士余徘徊者久
之嗟乎汝無歲數矣民食不能二鬲而廣說聚沙非
人牧所宜聞顧視余杖頭有長俸在偶數錢去而

方東甫集卷之七

七

里中好事稍稍佐以刀尺甫二歲殿貌如昨余維衆
生生五濁界中積欲成愛積愛成愍愍成業疇能
損智昏之物希財施之緣然至於飯禮法門觀蓮花
水月則生歡喜心已覩阿鼻諸獄刀山劍樹之報則
生恐怖心衆生恠心不勝歡喜心又不勝恐怖心卽
四大可捐何有寶珠纓絡于是諸有空空諸所有是
故熏心六賊見謂戈鋌知識悟其無邊貪癡破其有
執蠅頭蝸角等之幻泡浮雲于是諸業旋滅儼所謂
帶果行因用權成攝非耶是舉也芥子一旂功德滿

恒河沙底幾哉須彌塔座已與開黎迢然復稽首請
記

重修溫元帥廟記

溫元帥之有廟祠也舊矣蓋起自元七年迄嘉靖
九年而更創於今齊民歲奉祀焉然不見郡國
掌故其詳靡得睹記云余嘗聞之老僉謂元帥受
敕上帝縮風雲雷雨以陰陽主入於漢義勇武
安並馬趙而四武安力扶危難海內月而摩三光而
馬趙英聲亦燭焉寓內彼其生平慷慨激厲之氣百
折不回屹然不滅獨依山河太地而爲神也理有固
然無足怪者俗所稱溫元帥儼亦其儔與竊意其神
扶風伯驅雨師噬雲鞭雷以捍患而銷衹也而民間
譸張或謂元帥本始以郡有井毒善殺人人飲輒死
元帥投之井以絕民飲死而化爲碧其靈爽附于茲
土土之人德而祠之及考前記媿媿畧載此事其言
不甚雅馴大都野外稗官叢說云耳竊謂憤感捐身
世之俠烈往往有之乃其生平行誼當必有凌鏢百
代不與艸木腐朽如武安輩也者不應若斯寥寥也

方東甫集卷之七

七

而民間父老不能道史且逸弗載惜夫頃者豐隆飄蕩咎在風伯恒勝驕赤咎在雨師霾蔽而不收沴結而不咎咎在雲雷失職此其爲害奚啻毒水殺人元帥生不憂其軀以解齊民之厄而況於而神神而握二五之柄顧不能弘此普慈坐斷棄汝齊民也必不然矣且夫時羸舉羸時詘舉詘彼其齊民日嗷嗷焉不憮旦夕之需而爲茲舉其猶有田夫筐篚之祝與事竣而爲之記并以志禱云

汝州陸侯德政碑記

方輿甫集卷之七

七

歲癸未侯與余竝剖竹余守冀未成去讀禮侯用最郎秋官矣已丑余補汝訪所爲祠侯處父老子弟思總爲言侯狀甚設余故豈一侯政安得如平陽之於鄭也者已僕僕歲餘視侯瞻乎其後語云不學爲吏視已成事侯可知也按汝夾宛洛間其先不過南陽一部郡已從鄉司馬請爲直隸已特置觀察監已割伊廢府護衛實之而汝始張比於一大府云顧大府尊尊於其部內長吏易行州猶然部吏等而攝行大府大府於職爲統一錢穀刑名散之部內

穀刑名而復與部內長吏相期會於職爲統又爲兼守如唐令狐宋伯渚子由輩代不乏名刺史於時第從部郡有聲而至於今日所謂月異而歲不同卽起令狐諸君當不易易侯甫下車汝如絲焚然侯曰是易與夫治絲者理其緒已耳於是群父老子弟問汝所不便次第攷解先是州徭率責辦里甲一徭起中人之產立盡侯上條鞭議著爲令而後官周於需民蘇於役汝故不當孔道邇者冠蓋往往迂轂其間如蠶蠹關矣侯爲經紀候人戒途廩人戒館四方始無

方輿甫集卷之七

七

虐於賓包汝四封大都伏戎之莽侯祖朝歌渤海禱治之而潢池赤白一時鳥散汝西南延袤一帶爲利藪諸沈命作奸侯謂此鄉墮也餌而驅之雖去必聚屬吏士毋焚玉石第阨塞諸藪而奸利搗巢汝自甲申以還頻瘡於歲所在蕭條侯修常平稻麥淮陽便宜全活百計汝俗健闘卽稷鼠川如舊侯爲庶其黠者寘之理而時復風誡之自是訟庭若洗汝之先爲我讎而後稍椎侯爲誘進夫夫寧待文王耶間則與博士弟并廣鵬勅令陳說先王環橋者栩栩且非獨

此也夫能爲上者難爲下能爲下者難爲上汝一州
扶尾中州八郡八郡竝得月旦侯旣壹意於其下矣
而復能虛已以游八郡間人人以侯爲親已至事諸
監司朝微而夕報成事更捧贐至應接不暇肘如風
生言有以傾其八郡者侯何以稱焉善乎輪扁之論
也遲則苦疾則甘不甘良工妙手市南宜僚之
丸也累之三累之四累之八九而不墜也者則幾矣
侯於甘苦之間收其所爲八九者彼彈丸之汝直撥
之耳侯去而父老子弟歲祠弗絕庶幾哉畏壘之

方東甫集卷之七

手

乎雖然而所以爲庚桑父老子弟不能言余不能志
姑爲次其土苴如此侯諱鎮默舉癸未進士家世東
浙之姚江

汝州鄉先達憲周張公生祠記

公之祠於鄉也蓋三之人聚族而謀云余甫弭節式
公祠問父老所爲祠公狀僉謂公掖垣時嘗疏請
改折漕糧有樹德於汝故而余間讀公前後禮兵所
載疏艸當壬午癸未間策天下大計以慮數十章天
下陰受公賜何可勝德顧獨栩栩一漕疏置日月江

海而徒燔火桔槔之是祝其於畏壘不亦細乎及金
刺汝久之而覆汝徭之困而甦甦而復困然後知公
之爲庚桑者大也 國家歲輓天下粟實之 京師
而不勝咽喉之慮故於臨德要害處分署司農領直
隸山東河南方數百里之軍儲爲漕運夫此方數百
里部縣皆包衍原隰非如江以南可以風檣艦致則
費且不貲而汝又越在西南千里外山阻谷隘率二
三鐘不能致一鐘計汝漕四千有奇中人產以上力
不能輓百所沒倍是是歲間立瑕中人產數十家

方東甫集卷之七

圭

而况大祲累屬十室而九罄安所得許中人產而歲
瑕之自公疏改匪獨汝徭息肩環四封如堵而旁郡
縣且與沾河潤已公之德豈直桑梓已耶藉令公不
去掖垣與度支盈縮計慮長久或遂著爲令汝載德
世世也按汝之先爲南陽屬郡賴鄉司馬騰公昭疏
請直隸不與期會汝是以得脫於往來踐更者百年
有司特祠至於今勿絕夫飛輓與踐更孰苦改漕而
歲完數十家與改隸而省奔命孰便繫德惠報公孰
與滕公異日者月旦定竝俎有司豈鼎立千秋矣其

論封事之鉅則有太史在

尚寶司題名記

尚寶之記題名也自嘉靖丁未爲龍湖張公手筆歷今四十餘紀矣職司如舊人物代更而久無有記者以下謂余嘗承萬曆某年間于掌故當習授余簡余維國家建署惟百而獨尚寶列在右掖以內與東閣峙若兩翼接古爲符節臺秩六百石位次御史中丞夫東閣掌絲綸御史惠文柱後尚寶主符密勿居然參貳其間豈非至嚴且邃哉 高皇帝艸昧初方東甫集卷之七

圭

夷與天下剖輯改符璽郎爲今司令卿一人以五品秩領之有少有承其自奉天諸寶下逮文武朝參內外百執事拱護之屬基置臚布悉受綰焉具如前記蓋詳哉乎其言之已迺所領之人則必簡羔羊雅著者充其選不者用處遷臣不者修延世之賞任勲庸子弟世罔不以清華目之非久輒徙徙則次第膺津若然是署也第浮湛月日爲委蛇養尊之地恐賢者不爾爾也詩不云乎職思其居在易漸之九二飲食衎衎象曰不素飽也一命而上餐則思素官則思廉

顧其名則思其義矧尚寶何地身被清華之祿徒衎衎而茂職思安所稱 朝廷簡秩至意且夫遷臣

主上拔之廢棄之餘 雨露故不薄任子起家簪纓世沐 國恩報塞宜何居焉假令高自標樹毋遽廬而署毋弁髦而名則不朽豈必在異乎出入綰符周旋侍衛森羅星日亦足矯矯自見 明興一倫統類寸圭尺組其誰敢奸余獨怪夫 禁中宿直與諸璫頗相掣則法行自近能無一二訛敝脫有操空籍而奸三尺者此何可置弗問漢霍大將軍夜召尚璽方東甫集卷之七

璽

灤東平叛記

灤東以南薄大海然海不爲警備無海防兵自萬曆二十年倭陷朝鮮募南兵二千一百名又抽臺兵九百名加設游擊兵惟忠率之東援餉倣臺兵人月食一兩伍錢率義烏旁邑一帶游民性素犷悍平壤之

捷登城者不下數十枝而獨負先鋒功與北兵露
相睨從此銜李提督甚已修怨捷本管某經畧大
置不問顧縛本管鞭之日益驕至二十二年朝鮮
解撤人關人犒銀二兩還鄉者若干歸臺者若干存
者一千二百有奇前將陳登及今參將錢世禎奉
文續募畱駐石門路計三千五百九十有奇稱海防
營兵自恃爲非時調援於本路不甚用命且懸餉厚
烏合而鄉羶之余甫領北平輒聞此曹爲黨久矣曾
白大司馬宜以歲月消磨急則不能無生得失頃倭
議行欽旨者以 國誦疏撤各路募兵此曹見謂一
朝褫去遂懷洶洶會其中首惡胡懷德陳文通等數
十人素圖不軌未有瑕端而有平江縣主簿李無逸
以計黜令其子化龍充營兵而身往來浪游其間參
言善天文意常快快思亂遂竄其姓名於八月二十
五日陰與懷德等倡謀徧粘叛帖鼓衆要索東征功
賞及安家銀人各四五十兩屯聚演武場時訪當事
有所不忍言者會王冠軍東行部親詣臺督諭之各
其漸薄似欲窘冠軍狀知冠軍有衷甲馳騎三百不

敢動稍革面而解余一再飛檄曉以禍福令各歸仁
聽輯無譁譁則罪無赦因符冠軍起之戍邊以殺其
勢亟請之督撫按關諸公各檄至聞微有處分遂解
去時督撫二公上其議大司馬疏覆奉 旨仍畱本
路補臺操兵缺無缺食餉而待願歸農者資遣之
恩至渥矣乃胡懷德李無逸等意不在小見謂兵旣
如舊餉無加浮初噪本謀付之烏有忿益甚會關臺
刻日東巡錢參將調歸習演於是復煽衆云 朝廷
處分不過陰錄我輩今日游釜將無爲他日机上刃
鄉之旅食薊門與沿邊戍守以數萬計誠鼓行而西
勝則直薄京師不勝則掠旁郡縣從一片石出與虜
媾安往不得哉於十月朔復粘叛帖益逞狡言妄譁
山東南兵入給銀二十五兩嗟然未厭吾屬寧能坐
槁無逸立剏約二之日齊列演武場是夜懷德等分
道持刀恐喝有不赴者聲輒兵之質明各兵大集無
逸自爲僞軍師龔富副懷德自爲僞游擊吳文標陳
文通以下僞校有差乃刑牲歃血以徇于衆曰今日
俱不願兵非厭吾挾不已今令甫下非借一人行法

無以訾官家輒稱中軍張德成曾許之犒食其言
致爲帳下脅錢衆將其往歆馬錢不之從爲張中軍
緩頰百端移時得釋管內外威懾屬陳天壽職掌號
王文進職酒醕蔣大勝職巡邏葉才龍祿康邵紀職
守營門金榜職伏路擺撥吳文標職各兵出入聽差
告假陳思聞職執旗調兵懷德與陳文通陳廷龍等
居中主畫無逸龔富用秘設奇本路衆將管一方聞
變亟赴營與錢解紛各兵前擁二將厲聲劫懾二將
諭以 朝廷三尺則各姍笑吾屬萬衆一可當十官

方衆甫集卷之七

壬

家何能爲竝質二將營中時余偕關臺甫閱建昌漏
下二鼓二將報至初三晨向關臺曰之故報者絡繹
聲甚惡及莫閱事竣關臺翹余偕本協守陳霞戴星
往諭余夜發符數道徧報部院諸公計此番既張甚
勢不得不兵然非下溫言必陡出非常卽遣一檄到
營諭之身臨以拊念非藉王冠軍大事不就時冠軍
坐夫人病篤謝謁余慮其戀戀也憶前月之役冠軍
曾語余我以戎往得無恐公無效卽令公單騎爲余
因手勒紿之事急矣吾已單騎赴公安能爲石人耶

夜三鼓余發自建昌行次劉家營督府公書至今余
密約冠軍提兵以防虜爲名駐劄近地余喜意合初
四日亭午余將抵臺頭數報初二初三各兵連劫守
臺官兵空者五十餘座矣余復檄諸守提亟勒部下
北兵代之守又檄山海臺頭預爲備入檄南營駱副
將申飭各臺毋動又陰令偵者詣營語被劫官兵早
自計慎無染于禍而官兵多有脫不旋踵者夜憩
臺頭署中又得撫公密札大要云該管近狀已露卽
當用威速會冠軍取裁督府余意益決而陳協守駐

方衆甫集卷之七

壬

駙馬寨更迫石門偵報各兵聞余來欲挾爲質余因
貽書錢管二將告之親往故露其軍各兵得之擺撥
間沾沾得色初五卯刻冠軍飛騎至愕謂余曰公忘
余前語耶而欲蹈虎穴令人至今心悸余唯唯否否
事急矣非作是言安得飛將軍從天而下兩人相爲
借箸此曹背叛至此明恃 陵京重地虜只隔一隄
而其徒且繁先是朝鮮遼陽有要必遂頃督撫諸公
檄諭不悛必難以口舌解必不可資金而解爲之奈
何兩人各畫一兵字掌中若左券云然發事重權

在督撫曹督府在百里間不難稟白必請而後舉
噬臍公公其先行調集乃稍移駐駙馬寨而令協
守復東徙三十里為之聲聞時蔣道項公謁督府且
還貽書公之共事夜二鼓為山海行駙馬寨之山海
從石門半道而折人傳戒前茅若石石門向也者
臨岐始折而南即從官不知也余復計昨石門之檄
既許之往如期而失是楊之疑復作一檄明諭以先
赴軍門為汝曹請餉而來令捧檄者明明食時及營
此曹果以久待不至幾生心已檄至而復信如昨比

方東甫集卷之七

元

將余與冠軍將及山海矣是為初六日道遇項公業
有蜀轉余握手相勞公生平義甚高今日遂忘同舟
耶項公色動語余云此曹猖獗不休豈特禍永行且
移之薊與其塞下流亂與遇上流便其忍辭乃約項
公往駐臺頭駙馬間與冠軍入候督府門時錢泰將
以各兵脅之請餉至謂余各兵願頗不貲望公殊渴
余欲乘此作一緩局諺語錢云餉不難發其間新舊
兵額後先日時須一一籍記以便唱給錢復語余如
此非三四日不能竟如各兵散散何余復語錢云

國家錢穀談何容易錢領而去已謁督府公熟計再
三非兵必不可然鋒鏑之下可念也倘其迷俛首則
去留惟聽一檄余一檄冠軍以便宜從事兩人得諱
而出往謁分部司馬張公公語余兩人邇年兵驚數
矣上之所令無一得行下之所要無一不遂薊門將
吏如雲何難此么麼時左左空空皆督府錢從卒余
致自張公公輒悟而石門中軍高高松者亦至余與
冠軍呼之署中問叛兵狀高流涕被面自稱當此岌
岌有死罪三失將一失城一失身一失身一失身余謂

方東甫集卷之七

辛

高奴等耳能無一生乎高高云守陴者常不
精城中無井且南兵伏城內者以以慮三四百人火具
向置城外復聞高何以脫王將高云大難冠軍躊躇
久之余耳語冠軍為其屈指何日冠軍云八之夜九
之晨於是兩人熟計良久復語高云汝歸潛以火具
薪而入之詭言為關臺拔署實勇壯數百後夜令而
將突駙入城入即門南兵縛而出之以需吾命是
夜復之駙馬寨諸朝日與項公遇語之故則關臺
已檄公共事矣公與冠軍開調度余西馳臺頭復白

開堂八日凌晨受策而東與項公冠軍合謀數道南
官游說真以抗亂其黨或從中內潰而聞彼志堅甚
竟不得間然亦藉此游說得洞其形情余與項公密
檄撫軍制降旗數面刻款紙三千又檄永平承林君
督前敵餉以待軍儲不時日下春冠軍忽得耳語輒
拊余與項公盍起往撫軍以休其從官且日再計余
與項公心知冠軍兵且屢蹙遂別去及撫軍聞已
移駐郡署余與項公修上聞便宜數事悉報可至
二鼓乘騎馳趨營寨將已進入城南兵分隊攻圍甚
急已獲馳報餘寨將復退去余與項公乘隙從此不
礙兵矣及明為初九冠軍前鋒直趨南兵糧囤仍與
屯合於是東協守陳西協守李如權臺頭寨將唐
勳養燕河參將劉繼本遵化左營參將方時輝三屯
右營都司丁世用延綏營游擊王邦佐宣府營游擊
孫繼盛中路南兵營游擊王必迪保定營都司胡澤
德州營游擊張棟與建昌營兵後先踵至錢泰將亦
遁入延綏營借兵而來諸路雲集圍之數匝營寨將
從城中突出而余與項公所建南

至

往胡懷德等復鼓眾亟發神器庫軍火器械來逆冠
軍恐我兵奔驅彼火具並發勢必多傷因令單騎分
誘衝擊奮臂而前擒斬八十餘人南兵猶憤戰不下
復發火砲震驚南兵始有懼色時降旗四面徧豎得
降者百餘懷德等猶追殺降者一二餘黨仍堅拒冠
軍親督精騎漸迫擒斬又四十餘人眾心且潰冠軍
下令姑止弗殺如果乞降悉擲去兵械各兵自此蒲
伏時余與項公尋至初十日偕冠軍按行軍中分南
兵為五部各懸白旗南兵于營外匝大營南兵夾置
其間一不得脫惟陳文通先時逸去我兵輕重傷僅
三十餘人而無有斃者又計擒斬而外首惡漏網尚
多十一日復赴演武場徧集文武盛張鼓吹焚香額
天今日之事罪大者不敢赦罪輕者不得盡誅有功
者不敢蔽無功者不敢濫及明神實武鑒之因令各
營按部每南兵十人以甲士十人翼之而前傍立營
臺中軍把總諸官一一識之中有首惡悉縛置麾下
諸脅從者人給免死票一紙叩頭謝不殺恩仍發各
營至十二日脯刻查搜始竟得首惡三十二名復焚

至

香額天今日此曹自干天誅合寘之法卽軍中臬示
許國安等六人杖死張文榮等二十五人畱金奇一
人與前生擒胡懷德等共十一人候題奉 旨通計
南兵除督府標下教師及于役與連亡擒斬外尙存
三千二百四十有奇仰體 皇上好生與部院諸公
公移手書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大旨既寬之不久姑
舉之生路復檄林丞以十月月餉人給一兩四錢五
分十三日念調發官軍奉冠軍軍令駐營日夜不
解甲不下馬不敢亂行又往返逾旬石門彈丸乃儲
方深浦集卷之七

五

難辦又檄林丞稿賚有差其南兵存者除雜流書記
聽之自去外餘發兩協諸營余與項公計既稱叛兵
國家亦安能使叛只合籍而農之迢遞數千難其
率者會部委京營左擊陳雲鴻茅國器督遣至通州
兵叛已定督撫公以陳偕原任參將委金咨部題奉
明旨加銜前往南兵編爲五隊間日而行自三屯
從寶抵至天津則發天津兵監至徐徐發兵監至淮
淮發兵監至京口京口發兵監至浙江又量給路資
天津人一兩徐人一兩五錢而督餉者則經歷蔡

化薛一模丁應魁彼兵途中相戒按堵而去至
執陳文通寘之法蓋綱云不漏矣所畱十一人者
於十一月初旬抵三屯同項公冠軍馬郡守鞠之數
四各吐叛狀決日始得成獄上之部院諸公具題聞
京師半南人善爲蜚語不無三至之符賴關臺抗疏
本兵覆疏力持 上始不允遂已督撫兩公具獻刑
省與大司寇參詳甚設 上始武內斷枝解三人斬
首八人臬示九
計此曹歲食縣官七萬餘金自首難及平定費僅三
方深浦集卷之七

五

月食而歲食亦除先是事起 上色動京師九門戒
嚴捷聞而中外踴躍一特文武將吏沾沾自功旦莫
望恩不次督撫公意在勞謙久之而與撫公疏敘
上下大司馬譚六司馬格於前言者欲勘覆以厭之
復行按關兩臺兩臺屬之密雲使者王公公躬按石
門召市三老子弟慰藉有冤欲言乎固謝無有又榜
之通衢若曹自真戮百五十一人外有橫被鋒鏑者
許戚屬首報議錄而竟無一人以應徐而視其
如也視其城若野肆不易而戶不閉也於是王

然廼覈次數百言大要謂是役也說者方之浙江寧夏浙江勿論已以勢論寧夏之功誠難以保全論石門之功亦不小似宜準寧夏例議上兩臺兩臺見謂太奇與言者大矛盾且欲博采輿論爲百世不刊之說檄再下王公持議畧如初時余且有闕移項使君拜叅西蜀去薊門數千里官然若遺矣又久之余校士莆中而急足齋邸報至始知兩臺疏獲畧倣王公議細大不捐甄各有差 上復下大司馬大司馬始爲上功畧曰邊臣職在封疆身當利害變故起于倉

方東甫集卷之七

奏

卒安危定于須臾若有事而必毛舉其失事定而又橫訾其功緩之則以養患爲詞而亟又以妄殺爲過勸懲不弔於功罪而一濡於愛憎之口賞罰不聽於朝廷而一聽於道路之言將來卒有緩亟誰有爲國家出力今據按關二臣勘疏甚悉品騰甚當臣等固不敢妄擬寧夏功致濫 朝廷報德酬勲之典亦當叅酌浙兵之事少示 國家勵世磨鈍之權所有在事文武諸臣委宜分別錄敘疏奏 上悉報可詔賜督府公孫大紅飛魚一襲銀五十兩候遼東

捷功并敘撫公李陞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賜紵絲二表裏銀四十兩總鎮王陞實授都督同知廕一子試百戶不世襲仍賞銀三十兩陳霞李如樟各陞實職一級仍各賞銀二十兩陳霞遇缺優用管一方加副總兵銜陞實職二級賞銀二十兩陳雲鴻季金各賞銀十兩兵部紀錄方時輝等各賞銀八兩王必迪等各賞銀七兩餉部李寧前道詹各賞銀十兩而余亦幸同薊州道項各陞俸一級賞銀十二兩嗟乎余何人斯而敢貪天功哉方余謝永臬嘗遺牘當事謂是役也荷 主上之靈部院秉衡諸將士戮力以濟若其始不能銷萌杜費既則碌碌因人何功之有焉而卒爲附驥之蠅甚非志也八臣非所宜辭竊恐隕越於地廼北向再拜退而爲之次云

方東甫集卷之七

奏

東寧橋記

去撫寧縣里許橫澗一帶橋臨之余攬轡過焉視其石尙齒齒二三父老前而曰吾儕小人病涉久矣今幸有津梁顧旁員巖此所待使君以不朽者也余徘徊良久因訊之故則云此澗發自北山自北山而北

迢遞虜地蓋不知源所矣龍蟄水涸不盈牛泓春融
秋霖衆山瀑匯四隘漫漫至不辨牛馬而又土壙石
确不可以杭行人殊苦之而今而後負者戴者皆而
犁者牽車牛而買者四方之冠蓋而輻輳者始不煩
褰裳也余謂沾沾意是役也費當不貲若屬安所得
刀尺乎則又云吾儕小人聚族而謀者歲月於茲而
會里中好事某者產故不逾中人以艱于嗣欲廣種
福田遂割其大都身爲檀越以風之里里中稍稍施
以佐之約可五百金而役始竣余式而嘆曰嗟夫吾

方東甫集卷之七

七

爲人上不能如僑也德而溱洧之利顧就之民間吾
甚慚惠焉余聞之仁者其有後有如某者只一念菩
提便成慈筏天而有知豈終伯道乎而余又聞某者
業慕方外游駸駸乎頭陀有髮僧則伯道之報或種
之未來亦未可知也撫寧以西橋亦甫成李伯東部
使君題爲西渡別有記余因題是橋東寧而爲之識
云

節婦張氏祠堂記

余始采謠得節婦云亟上之直指使請予旌矣故

事宜有坊而婦弟諸生竟薦復請祠且徵余記按婦
張姓生而慧婉婷自好父乾亨起儒爲廣平博間從
父旁耳書至俠烈處意輒沾沾父笑謂兒且欲爲女
史耶因授之烈女諸傳畧涉大義如有嗜者年十八
而委禽郡諸生何天授生故食貧賴婦拮据頗拓舅
姑以下斬如也居二年所弗舉輒更生置貳且再及
暮貳有娠矣而生忽暴卒婦哭不下數視生所不卽
地下從者如何於是日却箸母及內宗輩勞苦萬狀
不得漫爲好語故懈其防竟歿之嗟夫如婦者蓋其

方東甫集卷之七

七

天性然哉歟數月娠者女而殤婦與生遂不血天乎
胡嗇婦報乃爾顧其不朽自在又何恢恢也郡有矢
柏舟者聞婦旌嘖嘖豔嘆至悔其初不歿噫嘻彼以
爲婦歟名耶歟節耶傳曰風雨晦冥雞鳴不止婦不
憂盛年歟夫如飴此何所爲方子曰余觀張生何其
恂恂雅操君子也身不勝衣而萬言斐聲豈菁菁之
化淳發一門耶婦少嗜書假令蓬首至今與其弟競
修班管文章節義豈必遜大家而竟以歟雖然歟蓋
難言之矣

方衆甫集卷之八

華亭方應選與南著

傳

張五鹿傳 并歌

五鹿先生恭余友愚谷君之尊人也余髮未燥耳熱先生顧獨不得一當焉已從愚谷君得習先生而貌岸如而進退磬如以爲安得此長者意萬石之流與夫萬石第馴謹而稚而先生又緣飾詩書先生似賢矣愚谷君間爲請曰某不佞幸游吾子而今家大人

方衆甫集卷之八

明德闡然不章非所以詔我後人也子盍圖焉余固謝嗟夫儻所謂聲施後世必附青雲云元美先生旣揭鼓而振矣風蟬霧蜩托響幾何雖然子志也先生諱仲山字仁卿五鹿蓋別號云其先陳也世傳爲太丘之系自其先大父善中表張月樵徵後於陳而先生之考西江君者以季蒙張氏姓至於今三世矣先生生而穎絕異極群書而尤長春秋吾鄉徐長谷先生于世落落不厭而特器重先生願爲數解自是聲稍起爲廩餼弟子先生憮然嘆曰余一人曷敢以踰

德廉耶兩夫人故食貧伯若仲所力飢多也於是廩厥所入以朝夕滫瀡其大人而又割其餘以振伯仲仲友仲孝仲甫之急又推伯若仲而恩於其子之弗室者西江君固寧乎然不儉中人產先生名其伯若仲善地而以惡地自名無何伯若仲中廢弁所名產予之終不令腴瘠不埒會仲友用連逮先生閑家以旁落故重阨吾兄豈惟兄阨則爲括橐殆盡竟脫之曰有吾兄何如有吾孀女弟適郡文學胡胥浦胥浦貧士先生嚴其人心絕憐之而子諸甥備至外父朱

方衆甫集卷之八

二

貞悔物故遺其孤以爲先生先生曰吾不可死吾舅也而爲之居且食其母若子得於貞悔時邑人趙完璧者先生之丈夫子受室焉完璧之後若掃矣先生誠其子而之趙亦猶吾之朱也所不能存如朱也者如德乃爲經紀其喪而逆其內養之於子蓋先生之急人難大都類此人謂先生儒而貧卽性好施予將無數窮夫先生蓋有繇焉先生侈於德哉而高於用一瓊兀兀垂三十餘年而務節縮其羨以待不時嘗嘆曰丈夫豈必九鼎食吾舌在吾以舌耕代九

鼎何所不可且緩急人所所有也安事齷齪爲以故卽
負笈之士貧則歸其贅甚貧則爲給膏薪佐之環堵
內外踵相蹻歌相和也所著有讀易讀論語私記若
千卷然秘之帳中雖二三高足不得窺一時得士如
今進士吳炯鄉進士宋資博士員張邦瑩康時萬輩
豈不惻然有斐哉而多澤於道軌於義庶幾哉盾有
其文已先生雖歎奇而以所誦烈至高自督學使褚
公邵公李公觀風使邵公田公邑長屠公羅公後先
褒旌聲且籍甚縉紳大夫侈其事者紙貴矣異日者
方衆甫集卷之人

三

采隱逸虛左袒饋其在先生乎雖然而非先生所
好也所以爲五鹿先生也爲五鹿行有美先生兮五
鹿跡混同兮行獨碧瞳熒熒兮態嚴貌戍削兮心惘
惘握璫玖兮被奇服蚤歲樹文如樹穀年不逢今鼎
虛餽歸來教授河西曲左絃右誦風穆穆衣冠流輩
半高足鵠百結兮食無肉猶裁束脯急貧族吁嗟乎
大雅徂兮友道辱世人結交多刺感朝爲雲兮莫雨
覆雕兮琢今疇返朴五鹿先生振其躅高標冷冷兮
遠俗白駒悠悠兮空谷門外麟麟長者轂四方好事

爭致牘芳聲無蹊走九麓吁嗟乎江有芷兮山有璣
桃李無言自成馥會見弓旌挂白屋

郊今趙公傳

郊今趙公者陝以西涇陽人也家故饒公用儒而仲
兄起什一兩人竝好行其德鄉閭慕之舉嘉靖乙丑
進士授四川華陽令以制歸服除補郊郊之先爲嚴
邑公至會頻無歲民有升遷其業去者或右因而瓜
分絕使弗得歸以故里甲蕭然公爲示勸爲勸而驅
耶毋汙迺公三尺於是悉奪所占還三丁力徵其息
方衆甫集卷之人

四

爲主者具牛犢里中之歸如市郊俗悍而好訟其尤
黠者能陰陽短長其說借交親仇讎爲通家富主公
稍以鉅觔悉廉得其主名置之理不決者可羅庭
矣先是劉賊剽劫燒郊城哀門幾陷所獲平上蔡
皆破獨唐邑以磚完當事者議碑郊而築金庫歲公
慨然曰是易與者第弗忍厲民迺括邑緡羨衆以爰
贖親爲勾股木石而屬邑之好事者無何百雉楚楚
而秋毫不脂民民益神公豈復索涇陽來耶蓋公曾
索家裝以補邑逋又聞詣其兄所請什一子錢爲官

佐兄笑遺曰仲所得孰與季也僉謂公關西云甫三歲主計察公廉第一拜御史浙江道出按楚時江陵持其父喪還冠帶輻輳其廬而公獨引大體不與會葬尋爲所中已江陵議定公以原官還召中外加額且不圖復見驄馬矣而竟歿輦下惜哉始公去郊父老子弟遮道車爲軹公沒而德之不衰相與畏懼於其地公可知也按祀典五如公者所謂以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非與有一於此可以不朽而公且居其三公宜祀

方衆甫集卷之八

五

墓誌銘

明威將軍對峰何公暨配楊淑人合葬墓誌銘
蓋余守汝歲餘而將軍介其子僉事君以儒服見時躍馬食肉故矍鑠云無何病不起矣僉事君痛少定踊而狀曰余小子無良速戾先將軍且母淑人切先四十年木拱矣而未有識也余小子日憾焉儻光寵先將軍一言而徼其餘併肉母淑人骨歿且不朽余聞而悲之夫爲生也者則爲歿也者余何辨按狀將軍何氏諱載字子厚別號對峰其先濟南人自四世

祖銘以奉天征討功襲嵩所昭信校尉鑒而領鵲起蒿萊遂籍焉銘生淮淮生環環之子爲將軍將軍生而皆顧驍雄自負手不停黃石蓋當髫時世共屬將種矣委禽楊君鵬得淑人淑人家故材官性婉婢絕不脂世祿態所落易姑以下必忘必飭而其自儲朝夕乃最下艸具將軍善公不愛繁榮結士歿淑人佐以拮据嘗拓子錢安將軍於休三落至比之隸封以故將軍北走胡南走元從江張大累級至今官淑人力居多然竟弟祿將靈內傷淑人卽故劍

方衆甫集卷之八

六

不忘而未嘗墮衰草之志篆汝南衛數歲將軍徒步校尉坐諸帥上雅歌帳下不寒不燠而溫諸帥無不自領者又其大如周武成帝倣李冰屯倣趙充國前箸至今如畫意之公不得輒卷甲嵩南以老萬曆丙子暴有瘴疫者召拜東陵如意指麾賊爲獸散因顏其門曰四邑保障退而嵩自如至去秋曠議復起大中丞周公下尺一勞苦將軍第老不能縱猶卽其家置對便宜數十事將軍可知也居恒用威憚獨弗苛諸貧不能婚葬者曰何公振我顧其素

封之業不少貶於淑人時意將軍所爲計策者抑
又深矣始將軍謝汝南還而僉事君業用鉛槧有聲
諸生將軍不欲歿其先曰吾世無儒顯者汝稍錄
而飾之已矣而奚越俎爲疾既革猶呼而屬曰好爲
之濟南而後所不斬四世者惟汝嗟乎將軍豈所謂
將而福者非耶假令生當秦皇漢武何至據鞍沾沾
首領牖下或云將軍數視僉事君其有嗷嗷也夫銘
曰胡濟而嵩片石可礱胡耆而種百年同宮汝丘之
拱汝樹之芄疇令汝終汝得雄非熊非燕幾哉弓
方衆甫集卷之八

七

人之子爲弓

鴻臚寺序班仰峰丁公墓誌銘

鴻臚君之起家汝也蓋自尊公司理云而司理宅相
最著者爲張翁以長公給諫曰貴兩家並巖族矣鴻
臚君物故數月而張翁之子湛以狀請曰湛不諱
獲事君侯鉛槧肅然以爲人不朽累君侯哀憐幸許
之語云梗楠洵美孰是膏壤矧以張翁辱也按狀君
諱寧縣字爾英別號仰峰其先晉洪同人自七世祖
原以寇難奔汝數傳及古顯公道率隱德弗彰

雲峰公堯相成嘉靖丙辰進士爲名司理丁氏始大
雲峰公五子君獨負機穎甫數歲能名父書雁行仲
季間白眉楚楚雲峰公心奇之而授之經師弱冠補
郡博弟子雲峰公之司理蜀也而君以才故獨從君
又能爲司空城旦言雲峰公或持疑爰未決君鯉庭
置對多所平亭居歲餘與其母王夫人喪還徒跣間
關幾隕之王陽故道雲峰公生平慨憐以不能上官
蚤賦初服語在給諫志中君懼傷雲峰公日進其父
行賓客浮沈酒社又代總家乘稍通於白圭計倪以
方衆甫集卷之八

八

安諸昆內外百指雲峰公忘其家食也而君少所業
諸生亦用紬什一屢雋屢不譬於是入質太學君雖
游於貲生乎環橋而退一編自手志未嘗須臾棄諸
生業而竟以善病中廢會捧詔豫章歸省一再成
行促告歸里居二十餘禩所爲娛雲峰公百端逾於
初服時嘗別墅車渠枕嵩漱洛釣烟霞以老若弁髦
國子也者雲峰公老矣而意終不能無望一日屬君
曰而薄國子乎吾矻矻諸生僅耗之司理苟餽而一
命於吾足矣迺繇選人乞今官歸逆雲峰公而公且

卽世君歿恤甚樂雖淹淹甫服除不起矣嗟乎
所謂少孝非耶君爲人立義不侵寬然長者往太學
同舍諸生托橐裝百金已生客次廣平君戲噓立壁
其子郡頻無歲君不愛麥舟活人於厄而無甚責偶
之河見一姬強而溺疾呼善沒者咱以金出之雲峰
公諸子析箸以汰故旁落而君宿奇羸卒不潰厥先
余嘗於諸生中得君之子湛美丰神翩翩藻雅豈古
顓而下所未竟之司理者至湛而亢宗耶或曰爲福
不近語不虛已銘曰謂汝警耶而遵謂汝不警耶而

方東甫集卷之八

九

象賢而隱舉然而柏卷然而枝葉翦然不報其人而
報其人之天是惟西晉之裔南陽之阡而鴻臚君之
百千也年

誥贈工部侍郎陳公暨張太淑人墓誌銘

代

萬曆壬辰太淑人張氏卒贈侍郎陳公墓木拱矣太
淑人用長君子陞累進今秩 詔賜祭塋如例而
侍郎公僅葬以諸生于是長君偕其弟晉階踊而請
曰先侍郎之弗克如太淑人葬制也豈肯孤弗敢有
憾惟是隱德弗耀至今暨太淑人茶苦之狀其忍當

孤世而汶汶敢微惠如椽余聞而悲之按狀陳之先
爲山西潞州 國初 詔徙山後鉅姓實北平而祖
諱十五者在徙中因家于廣平府曲周縣十五生聚
聚生全全生宣宣生思孝思孝生公諱汝文別號東
泉公以前母順者至公始業儒蚤失怙恃方纍然鵠
慕好問字塾師已絲經明補邑弟子員試輒爲諸生
冠娶于張舉長君次君有奇公相者曰大貴人也不
于其身已見兩君曰此其貴徵乎公斂斂半生竟不
讐迺兩君次第津膺率如左券人謂公種德云始公

方東甫集卷之八

十

大王父有暱于其養子思忠大王父歿公與伯兄善
義共操家乘而特恩于思忠子善仁至爲之鬻分伯
兄中年弗舉公爲置貳有後復予所名產嘗道逢莘
者高姓與之語知爲姻婭中人也或與俱歸共飲食
高感泣云吾少見公面矣今見公心家果有倫者公
偵獲之媿之以酒其人終身戒殺祀所善劉國祥
遺其子不類公弗忍于故人也而令長君婚以振之
同舍生周汝義食貧公推解三十年無倦色屬歲侵
縣官益公餼公悉于窮乏竟空橐而返尤好急人糶

難邑大豪楊趙持鼠角不相下公片語居間各厭其
心先是邑諸生數十年弗第公謀之堪輿家爲買地
拓庠東門而第者不絕年五十尚絀諸生是歲例當
得荐公病且危矣有售公百金者公斂容揮之去嗟
夫彼其志豈須臾忘哉而竟淹數歲以卒卒之日長
君成進士次君猶然諸生也太淑人曰提兩君哭于
堂天乎未亾人不難一歎以謝地下不忍其生者于
是遂首二十八年如一日焉蓋太淑人起家生平
敬道有丈夫學自歸于陳而門以內斬如也大王母

方衆甫集卷之八

十

高素以嚴見憚諸婦鮮當意者而獨爲太淑人色喜
事伯姆張如子婦禮竟張世無幾微啓見公爲人好
施太淑人不厭腐珥以佐公多賢長者游坐客無
虛太淑人日進蘋蘩甚則拮据而聲不出戶外
公諸生而膏魯相勞公歿而和之入以成兩君公
贈自尙寶歷卿貳至今官太淑人亦自太安人太恭
人漸貴兩君盡錦膝下矣而弗爲愉也居恒輒誡兩
君先侍郎齋志未竟未亾人勞勞待盡視兒曹而瞑
敢不勉旃歲已丑次君備兵懷隆會長君 詔起太

常意戀戀不欲行大淑人作而言曰而忘而父耶寧
以老身累吾叔屢無恙也促治裝與俱京邸尋出居
庸就次君庚寅次君得告御而歸三年遂不起不佞
公里人也于長君有世誼故不辭而爲之誌且銘銘
曰疇爾先敬仲是遷疇爾后二難翩翩疇爾大年蓼
莪之誦柏舟之篇厥錫蟬爰寵光幽泉百世齊賢不
報其人而報其天倘所稱太丘先生之阡而予庶幾
焉附于中郎之新鐫

江西按察司僉事鳳墩阮公墓誌銘

代

方衆甫集卷之八

十

鳳墩公考終歲餘而其子鳴韶介李君所爲狀走幣
千里以屬不佞曰此先子志也待君而瞑嗟夫不佞
于公稱丈人行忍沒公哉按狀公諱屋字德載別號
鳳墩自六世祖某公諱藝者當洪武初以間右徒自
大梁遂爲江寧人一傳子俊字士賢子五而叔仲暉
公昇始析箸顏料坊子正夫公剛正夫公初業儒念
仲暉公老棄而之什一顧不減儒聲子四長卽贈承
德郎宜靜公山用公貴者也娶于司理強公得安人
實生公公生而嶷雅不好兒弄六歲從強安人受孝

經小學弱冠博通經術人何補博士弟子員而強安
人尋卒公慟毀幾絕兩月失音時正夫公尙健憐
而慰之曰吾世母顯者賴有兒在而忘亢宗乎已正
夫公卒公哭盡哀又懼傷靜公相之如禮公既嘗
暮秋聲日起試輒傾京兆然五荐不利公咄咄仰屋
置于業有所恨哉退而修自若庚子將上公車忽夢
友人贈桂枝詞又夢緋衣郎冉冉如有所告是歲果
雋尋登辛丑進士壬寅授魏縣令亟昇宜靜公養之
官道中霧露至則不食新矣公痛數絕天乎予何辜

方東甫集卷之八

圭

往奪母祿父幾得之復不逮生何爲者伏櫬跣還竟
苦塊如柴立有灰孝焉服除補浮梁浮梁議云秘石
開清官來公至果然人固以關西屬之矣浮士故推
公甫下車輒爲廣屬壬午公與棘而舉者遂倍額往
浮今出所驛里甲不貲公曰今不有儼乎而何忍脂
民爲悉罷去浮歲荐祿公禱雨賜立應又斥其爰美
實之公庾以需不時庾之北爲舉渠梁濟其涉者而
全活甚衆浮當孔道水苦舟陸苦車而御器歲供
爲厲尤甚公經始絜令抓冗剔靡候人始無虞復微

去民陶還之官厥曠然若贅疣之脫浮故多黠豪聚
沈命略人靡可批引公鉅得其主名置之理黨悉默
散隣境有黃梅林者殺人扞罔急之則操戈內訌吏
不敢問數年公捧檄獨身緩頰給而殲之時號神君
云戊申滿歲最甫上陞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公持
寅清夙夜惟愍爲大宗伯所器重九議悉取諮焉
壬子秋陞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而前主事最卽
以新銜晉承德郎宜靜公以下封侯其秩尋陞本
司郎中公領職方一切戎政具如職掌時汪五峰犯

方東甫集卷之八

十四

越東南數十郡隴焉甚焉中外洶洶戒嚴當事議
兵龍江關同舍多首鼠公慨懷調度陰調得虛實爲
備陪京特以三恐謂佾詔倡亂江北勢張甚盛撼脂
京公曰大司馬兵要害犄角詔遂不敢南尋以操縱
以此兩者藉甚公卿間公亦侃侃愈自發舒而會權
瑞夏綬盜孝陵樹事覺公按如律有挾重寶居間
者公毅然曰吾何敢阿三尺而易官家一坏耶璫
窘不自得廼之京謀出公僉事江西公賦行路難移
疾久之始按部部當九江湖東道務輻輳公游刃其

間在所有風稜然內行長者引大體不苛吏民懷畏丙辰春上計橐蕭如也而臬長以吳緣見屬意有所持公不顧又以落落忤直指交相修卻而無訶訕僂中公不及例得調遂賦初衣或諷公君何不少需爲異日地公不答家居三十餘年第坐卧圖書常丙夜不輟所知笑謂是尙欲爲老博士耶公曰吾以秉燭光古人與游有何不可歲時伏臘徼二三朋舊修香山之會口不着人間門不通顯者謁每至日元旦向魏闕遙拜扁其閣曰拱極不敢以誤政忘也性素

方東甫集卷之八

五

儉食不兼味至蒸嘗必豐腴餽諸族人未嘗不勉以其先雅好急人如推同社劉阜南氏趙松山氏爲德必卒所著有自述賦混沌吟及易卦說諸家類書會通竝經手訂御子姓義方掌指架三言所爲遺君輩止此行年七十京兆以厭乞造請不赴曰有長我者至八十一再赴已辭曰有少我而德者敢以筋骨久辱自是虛席者數年己丑忽病病間精神少王顧清虛日來燕處一室中能先知戶外事人謂公虛室生白辛卯秋無病忽逝嗟夫如公者庶幾哉存順而

沒寧已銘曰訖發而祥夷山之陽訖俾而昌大江決決其人鵠立其業龍驤其出處之間委蛇而徜徉殆古之小阮而今之大方畱其有餘還彼帝鄉以爲不愬耶視其壽以爲是耶非耶視其藏

處州府知府可堂馬公墓誌銘代

萬曆庚寅間予檢同籍如晨星矣而公獨善飯壬辰夏兩郎捧公從弟太和君狀來乞銘公且爲異代也嗟乎予髮故種種乎顧所稱白首幾人予忍辭按公諱明謨字君獻別號可堂其先靡得竟云自始祖駟

方東甫集卷之八

六

生德洪武間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馬氏始張爲廣平著姓德生太學生廉廉生雲雲生進進嗜學有聲博士弟子蚤逝配馮氏世廟時以柏舟旌進生人慈是爲公父起家隰州學正用公貴贈文林郎加贈監察御史配潘氏封太孺人公生而慧書過目成誦十言倚馬舉嘉靖辛酉明年偕余登進士出入都市望而知爲榜中錚錚以次授鎮江府推官鎮俗黠爰書媚允公引經斧斷小大以情有朱曾宿者實殺人嫁罪所讐王履獄成二年矣公卒爲之平

反周方三輩十餘人坐抵枉獄數歲悉白出之一時
覆盆若洗吳會錢穀之數獨胥因緣乾沒莫可根繩
公搜隱剔垢洞若觀火諸奸罔姦吏必被以三尺卽
豪右不阿理三年聲壓江左部使者莅牘無慮十餘
上召拜御史巡按察御史初按南城狐鼠爲
窟公繼所至爭相戒引避不寒而栗人固以桓驄見
憚矣已奉簡書按賦江福兩廣時曾一本寇嶺表
餉需歲急公條疏八款大都言東南民不堪竭澤
而官庾在左縣磬上下俱疲欲更瑟調非一切節
方東甫集卷之八

謝處去又二歲江陵日貴幸用事而曾前督府某縮
銓交修匪眦遂用計例罷公職公獨繆而笑吾固知
不免也迺屏居里中掃一室先祠旁出舊業課其子
弟春秋率子弟蒸嘗必必飭自耕讀外口不挂世
給郡邑大夫非憲乞不得面辛卯忽病今夏竟不起
嗟乎始公推鉉江予爲昆陵理簿書期會時時弗絕
有疑爰輒咨決于公公拜御史而余濫瑣闥所揚確
府宮不分臺省雖袖中之祕未嘗不與聞及余再蹶
再起歷今官公家食十餘歲郵筒來往公綠野自如
方東甫集卷之八

之大兮司馬門谷無人兮谿無言公委蛇兮道自尊
公弗祿兮千石公弗貴兮輜軒公弗壽兮民不冤公
無奈兮貝錦公曷恃兮麓若墳招公竟兮銘公原不
朽公兮百千斯存

郁太學配楊鶴人墓誌銘

余與孟野稱總角交孟野之冠也余實賓焉爾時鶴
人尙未笄及笄而字與余室曾者內聲日相屬雖亦
不減我兩人云曾棄余糟糠而鶴人之棄孟野當其
未貴兩人語次輒有談虎之色今日之役余忍辭安
方衆甫集卷之八

五

狀鶴人之父岐山者爲中丞朋石公介弟而郁府君
企齋其大父與伯氏並甲第起家然兩人交驩則以
布衣臭味孟野生而穎絕六歲咭啞朗然岐山一見
輒摩頂而坦腹之遂許鶴人女無何岐山與其妻
氏踵沒三子筑筑鶴人才十三齡岐山伯氏俱歿
父舅而母姑比孟野年十五已衰然博士弟子矣又
二年年十七與余上書不讐歸始悉焉孟野王父饒
於家而晚得府君尋背去府君性任放日與風騷之
客遊於酒社口不着阿堵家且壁立孟野筆耕不能

瞻鶴人斤斤中饋脫簪珥爲蘋蘩杖頭雖空坐上尊
常不之以故孟野得安四方之志歲丙子孟野方赴
棘府看訖望踊而還則鶴人舍歿如儀視嫁時裝無
獲一縷長物矣而事孀姑於舅日益莊府君遺女一
次子一有尙平之累於孟野而鶴人所舉炳祖煌祖
兩兒呱呱孟野挾策吳越以爲人以孱息拮据艱難
備至孟野困諸生久復坐黃牀中廢居邑邑不自得
鶴人曲爲慰勞子豈長貧者有舌在已之燕賴大人
游屠儀部輩得白又賴友貲入游成均名日鵠起鶴
方衆甫集卷之八

十

人語不虛云先是次君娶於曹孟野故子視弟鶴人
視曹若媳已孟野字其妹顧文學而鶴人復傾橐佐
之伯叔妯娌間無幾微德色然壁立更甚姑善病厥
不以時鶴人中夜起伺衣未嘗解衣浣中裙瘁毀
不任漸成雞骨間語孟野吾憊矣身爲人婦不能以
筋力事盍貳焉爲孟野置今張鶴人撫張不異妹行
張又捷得鶴人意鶴人孝張亦溫清惟謹鶴人喜佞
佛常持日月小齋張亦禪誦不休辛卯孟野客于燕
顧太史氏聞鶴人訃悲不勝嚔爲經紀吾內及歸而

知張之所爲含殮孺人如孺人之於府君時長郎十
九媳亦相若張以姑命及孺人視時婚之人謂孺人
之報云嗟乎孺人可以瞑矣銘曰女德兮未笄女笄
兮家宜女貧兮齊眉女未貴兮小星張斯女年嗇兮
彌綦女隱辜兮不朽兮碑

誥封王大將軍配王夫人墓誌銘

蓋余讀王夫人狀而悲之王夫人者王大將軍微時
舊劍也余領北平間於大將軍酒所爲徵其起家狀
大將軍獵纓而前指汗馬髀肉曰此吾所階而起者

方東甫集卷之八

辛

吾從徒步提三尺垂四十年瀕歿者數矣踉蹌裹血
吾內嘗與俱今吾幸鼎食而吾內時時善病恐一旦
遽先糟糠謂何時余室亦久困於貧乎心動已遂
余棄哭未竟脫巾暴起纍纍行而哭夫人一夫將軍則
夫人病且革矣大將軍數視夫人夫人伏枕相勞若
豈有所恨哉吾結髮從公百有年不愛今日寧以賤妾
累大將軍爲杖淚亟馳軍中繼絕解而夫人訃至大
將軍泣數行下天平而奈何酷奪吾內又奪吾一訣
余色變良久偕項大夫慰之曰此天所以成大將軍

與夫人也假令夫人歿大將軍手不歿大將軍軍脫
軍或不戒夫人其瞑乎夫人以一訣易大將軍不世
之勲夫復何恨今日之役心知大將軍義不返顧也
大將軍起而謝又三日軍大定大將軍始踊而還從
官以下如喪妣焉至不忍歌凱於是徵項大夫狀而
屬余一言嗟乎余忍銘夫人哉先宜人方委露余且
日賦雉朝如其文也項大夫亦已歿矣余何能爲按
狀夫人父世國古雍綏德衛人爲宣威將軍母氏氏
封恭人恭人有娠夢若僊者捧斗大金印從空冉冉

方東甫集卷之八

辛

聞集于庭覺語宣威異之已得夫人曰是其徵乎貴
豈必丈夫子夫人少婉孌稍長嫺於內則爲女中錚
錚宣威絕撫愛故遲其僊而嘗善榆林昭信校尉王
八舉昭信娶於馮爲安人實舉大將軍大將軍生而
燕頤風骨軒然宣威一見輒摩其頂曰快婿快婿遂
許女焉明年昭信歿馮安人督其作應舜讀父書而
屬大將軍儒七年伯嗣娶汪又六年而夫人始歸大
將軍時年十五馮安人意少之及歸而代馮安人與
汪秉則內外蘄然兀於婦矣大將軍長益豪雖游儒

平不甚解而獨善黃石言有封狼居胥之想夫人曰
若將種也何苦囁嚅爲因進之馮安人始程業學劍
學萬人敵顧微甚不得部一旅居恒恨恨安所得萬
人賈之夫人輒從吏曰李廣射生衛青奮奴隸安所
得萬人且敵等耳公豈賈之一人能一人敵必能萬
人敵大將軍笑曰若何諱於爲將哉雍榆爲虜場嘉
靖末無歲不中大將軍伏金鎗身薄虜悉謂得其虛
實而會虜數百牧馬渡平大將軍登陴發一矢渠酋
應弦而倒飛輿載之還諸僭者咋指相詫從此功授
左東南集卷之八

五

小校有輕虜心馮安人色喜見所得孰與儒夫人又
陰誡曰昔人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有味哉夫能萬人
敵者必不輕一人敵者也公其勉焉大將軍唯唯十
是氣日王偵伏日狎習嘗擊騎鬪數百虜中出入若
無人如是者七年爲趙冠軍尙雷冠軍龍董冠軍一
奎所器而貧不能具儀園所御鎧蓋與芻飼之役夫
人實身肩焉大將軍時時爲之勞苦夫人孫不敢曰
吾幸備人妾不能編於行伍而敢以羈縻辭始大將
軍手二賊還爲力者攘去夫人徐曰若劍在何庸大

將軍竟置之以故大將軍前後斬首累三十餘而
沒之豪或推干所備或受賞爲馮安人壽僅以十之
一晉秩百夫長今大司寇蕭公岳峯以司徒郎督餉
其地所爲推腹大將軍者至然而會王襄毅公鑑川
檄置幕府奉馮安人命西笑人秦甯三月定遼營花
馬池捷聞襄毅上功畧曰監軍保出敵前攻歸敢後
殿其見較如此又明年拜守大同威平 今上初年
拜大同坐營都司又三年拜大同辟擊又五年拜寧
夏來將而以階微故徙廣武徙延綏滿平凡七年所
方東南集卷之八

五

而始加副總兵又明年徙神木又三年徙延綏定邊
明年始拜大將軍鎮昌平又明年而移寧武移薊鎮
乙未春 上嘉大將軍功 詔賜緋玉一品夫人如
其數大將軍仰天嘆曰噫今保之儒而戎以有今日
孰與伯惟是母氏與夫人而夫人則以容惜也
不令而母氏見蓋馮安人歿大將軍神木卽數年矣
先是馮安人遘奇疾幾殆大將軍日進藥餌不効夫
人禱於佛願以身代而馮安人始瘞以故夫人佞佛
不休及馮安人歿佐大將軍舍飲如舊樂毅如大將

軍竝稱死孝云夫人性斤斤政不及外亦時爲大將軍借箸帷中往襄毅總師宣大會俺韃三萬騎壓境碩解辦來王襄毅遣大將軍以參軍往俺酋性故驚而言恭中外洵洵會謂大將軍是狼子寧可狃乎縱自輕獨不念辱 國大將軍躊躇良久夫人曰鳴梟也而懷我好音庸何患大將軍投袂而出直搗虜幕緩頰百端俺酋竟受成生縛叛人趙全等致之麾下歲歲叩 闕稱荒服共球西垂莫不稱大將軍名在朔漠其事秘夫誰曰夫人虜酋之親賴者市屬榆戎

方東甫集卷之八

五

心在甘嘗掠甘子女牲畜當事者輒榆譖右司馬梅公鶴洲上其議榆大中丞賈公西池下大將軍大將軍難之夫人曰均王土也毋肥瘠視大將軍今舌人反覆游說自春徂秋悉歸所掠會當事者復求多激虜兵還嚮大將軍欲披銳以逆夫人固止若豈效一人敵耶大將軍出邀虜盟不得單騎迫之虜數挑戰不之許至刃擲大將軍大將軍袒而示之腹曰此不足若傳吾死若若亦不旋踵虜驚謂大將軍石人竟成九九之約始偵者報大將軍窘虜李觀察懷遠

之扼腕是饕餮肉耶夫人聞之色不殊曰卽死死王事已大將軍盟而還而喜可知也大將軍家故豪然任俠喜揮霍不問生人產馮安人旣室伯若仲指愈繁夫人後汪日夜拮据內以滌瀦馮安人而外以資大將軍裘馬銖銖而累不以煩大將軍間語大將軍古才將易康將難若勉其難妾無似敢以啻進大將軍之潔白自好然其天性夫人之相居多故自徒步投鉞而盡不減微時曰願君無忘枕甲妾無忘搗衣大將軍三鎮重地而却賂懲賂自副參游迄小校靡

方東甫集卷之八

六

敢修例諸路風清顧獨好士所內多秦晉燕趙韓魏健兒與東西塞之降虜可七八百而妻孥倍是牀頭賜金不足共牛酒夫人倒囊裝繼之時呼其子學禮學書曰而父無汝遺遺此爪牙心膂又進兩婦曰而翁以推解易此曹氏力若善象之故士存大將軍卽妻孥且樂超距大將軍大小凡百餘戰士多騰躍鼓行而前獨恩大將軍也與哉居恒竊嘆曰聞將家三世無顯者樹產不如樹功樹功不如樹德日勉大將軍人有可忘有不可忘願君恩恩而置怨且

所時有也君其勉旃歲壬午西北大饑大將軍時駐
其清平其以枵腹來者日百輩夫人曰大將軍此
非將軍樹德日耶大將軍分遣所部糜之掩其骼皆
夫人亦捐所佩曰吾爲若德朕竟以廉取而好施家
無長物茅茨如舊所親或規爲子孫地則曰吾業爲
之地矣有大將軍鵬侯在吾不能爲若輩馬牛也晚
病甚間告大將軍吾憊矣若輩必爲起若輩盡貳
馬大將軍笑謝去秋九月病瘳大將軍躬藥餌則曰
生不有命而司之神木實乎已勸令幸曰吾不以涸

方東甫集卷之八

圭

濁奪清虛也佞佛自郊十月二日僅喘喘微息力疾
趣大將軍東征猶誠云潢池可念也長平與江南孰
得八日且漸猶東嚮屈指大將軍凱期子女環而啼
問以後事執擇之去若休乎已矣爲謝大將軍努力
官家無以我爲深念亟取緋玉佩之曰此命服也
吾以榮地下遂與訃之曰石門甫解圍大將軍幾不
自持旣而嘆曰夫人死以就我而我以死故棄無乃
非志乎爲經紀成師三日而去已余與項大夫往賻
大將軍悲不勝豈痛定思痛宜其及矣維時士哭於

堂婦哭於寢三軍哭於伍偏將軍陳霞李如樟輩曰
嘻夫人其不朽乎兩大夫實圖之余嘗怪太史公傳
霍去病謂有天幸嘗不乏絕至所稱匈奴未滅何以
家爲天乎人耶大將軍微時憤不得志嘗號於野曰
天生保而令困於此極何生爲夜卧敗垣下試之不
測質明無恙大將軍旋起而垣旋覆也天其庸玉大
將軍而振予夫人夢矣然觀大將軍與夫人執事卽
百年一訣鄰之若遺豈天幸然哉張司馬引西平爲
弔余司古烈丈夫之槩不以彼易此如馬伏波裴中

方東甫集卷之八

夫

立往往有之而如夫人忍死以成大將軍之志是述
也夫人生于某年月卒于某年三月享年五十有一子
二長學禮娶副總兵鄧鳳女次學書娶貢士劉可交
女二子氣食虎豹可震鵬有大將軍風而稍錄詩
書女二長適游擊高崇謙次適都司丁世用不遇將
門宅相云從子游擊學詩與其婦陳氏並有樹也夫
人推伯愛而振之已銘曰疇而芳閨壺今疆場疇而
張脫簪兮鳴璫而德兮光而心兮長以隨妯高堂以
佐夫之鷹揚以爾子若孫之穰穰得全全昌言

鄉有榆之印隧是用臧虛厥左方雙賁而章後千百
歲不朽斯藏

方衆甫集卷之八

无

方衆甫集卷之九

華亭方應選衆甫著

墓表

封承德郎吏部主事東湖戚公墓表

蓋萬曆改元而余雅聞有戚考功其人者錚錚啓事
矣後十餘年余守汝而戚君勲來丞持其尊人東湖
公狀若志乞余表乃知東湖之貴以考功君然丞與
余共事歲餘絕不伐其翁若仲則丞亦長者按翁諱
昂字大德泗人其大父諱友者有丈夫子五而最少
方衆甫集卷之九

十

諱景爲公父用公官封徵仕郎以力農開公公農業
而心嗜儒會歲饑有司下富民賑貧民令徵仕郎輸
不中筭爲守困公年少以身代甚辦守大奇之遂棄
儒去爲州掾史再考上等得神武左衛經歷公雖起
刀筆平而粗飾儒術能緩頰調司農所不足一白解
戶監守冤戍狀一易庾腐立銷軍士脫巾以此大厭
司農而又會有天幸徵大慶恩官其父掾史官父蓋
異數云無何滿三歲稍遷燕山前衛經歷其勞勩如
前公旣貶父官矣而復嘽嘽母劉不逮養悉奉爲異

母弟援例冠帶以家居游瀛微仕郎徵仕郎與繼母
孫踵殞公歸舉三喪毀瘠踰禮服除補濟州衛經歷
公吏久明習愈益發舒以一尉抱三尺甚則與權貴
訖辭督府而下目櫛之亦忘其爲尉也者時年僅及
強嘗語所親令吾一毛白休矣一日視其髯得白莖
一輒解去公去而泰安同知之命下竟不顧矣公之
子七爲孫二十餘食指百計自解濟州歸有以家人
生產進者公笑謝第令丞領袖家秉才者儒之次不
失吏察諸子中杰最雋則令擔簦東脯徧游大人弱
方衆甫集卷之九

二

冠學成占額甲子乙丑令新蔡最晉稽勲驗封主事
郎考功于時士有網羅門無羔雁天下想望風采公
向所棄而之掾者收之今日不稱貴倨哉公頗內自
孫居恒不蓋不軒非憲乞郡大夫以上不得造請至
歲時伏臘布衣耆舊之驩不減微時子若孫羅侍膝
下人見憚竟酒無敢譁者公素健几杖常馳視考功
君疾都門歸卧足瘍及考功君溢先遂不起嗟乎儻
所謂天道是耶公豈有所恨哉三爲尉而不以微故
訓也再爲稽勲驗封考功父而不以顯故盈也此何

以稱焉雖然公嚮于官而侈於居官嚮于子之壽而
侈於子之用壽且夫燕山有五而公過之馬氏一白
耆而公之哲者種種貴不必汾陽而賢則庶幾不媿
卽今有丞碩果在子若孫奕世振振胡謂無天道乎
而公亦何恨余故表之曰封吏部戚公之藏其生卒
系譜具狀誌

孝廉曹公墓表

余善重甫垂二十年所以故得其先尊人孝廉墓設
私心嘗莊慕焉重甫多四方賢豪長者游於是焉太
方衆甫集卷之九

三

史開之爲之銘屠儀部長卿車膳部子仁王太學百
穀誅且傳矣最後不佞還自薊門而重甫竟復有屬
謂先孝廉不腆生平業微靈諸君子雖然子里中士
也月旦所馮敢虛其表以俟余謝唯唯如其文也諸
君子亦少褒已子豈有東家丘之嗜乎蓋聞之仁者
有後余數過重甫竹素之業斌斌也五子美秀而文
不遜燕山之胤也此何以稱焉水之積不厚則負大
舟也無力風之積不厚不能九萬里而扶搖假令孝
廉非有累世之積焉乎施及來裔若斯未艾也者按

狀孝廉之先爲宋魏公利用長子淑官海寧節度使
於松始菟裘焉十九傳而弘治丙辰進士奎者拜御
史坐劾逆瑾免官瑾敗起僉廣西妖賊李通寶之亂
實其芟薙而竟以病免夫此兩者仁人之功其利溥
焉而賞不酬勲年不究秩是宜後又按狀御史之後
爲南溪公芻始遷唐行稱青浦土著家故饒訣之日
屬子世祿世昌及孝廉于其贅壻某其利其貲齟齬
百端至鼠角者數歲賴閩鄭公洛書令海上廉寘之
法歸緝三千然孝廉兄弟屏不任訟竟虛牒輸領夫

方東甫集卷之九

四

其非南溪公所卵而翼者耶南溪公有德施而得怨
報孝廉兄弟得怨報而不以怨終寧人負無寧負人
其猶仁人長者之心乎是宜後又按狀孝廉起孤兒
程課伯兄遂擅博士言領嘉靖乙酉鄉薦閩碩人春
秋高千牀第間強起受匕箸喜可知也碩人幼而孺
慕終其身有歿孝焉時諸家秉壹稟伯兄筆耕所收
悉以佐伯兄踐更之役而日孳孳力學然卒老公車
夫才若孝廉孝友若孝廉也菑焉畬焉而嗇其穫意
仁者之後獲乎抑樹之無涯之圃是宜後又按狀孝

廉之急人蓋其天性里中水圩田且化爲大浸孝廉
鼓壯丁堤之而民始秋三族疎戚待而火者若干衆
夫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孝廉恤
災賑之仁者之博施居然文正風而永聞有忠宣之
報是宜後又按狀閩被倭前鄭今于流入雲間孝廉
德令則勝出若干爲今子歲時伏臘因以風邑好事
者竝爲義舉今之後歲往來食租重甫承先志迄於
今不替也夫鄭有甘棠于邑獨恩曹也與哉而食報
于曹至延之世世奚止勿剪伐云韓厥存趙孤厥後

方東甫集卷之九

五

乃大然不聞趙之于韓如曹之報也是舉也僉謂仁
莫大焉則曹之興又孰與厥是宜後方應選曰太史
公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彼于人世惡能數數然哉
至于惡盈益謙若以谷量百不一爽曹氏自御史公
至孝廉其在顯晦之際乎顧報者未嘗施者未已若
畱其有餘以還之造物造物又何靳焉善乎王先生
之述之也公侯之胄必復其始余故表而出之爲仁
者勸其生卒世系具如諸君子

行狀

奉直大夫福建市泊司提舉外父涵白胡公行

狀

涵白公奄忽六年墓石尙虛也兩郎數屬不佞不佞於公稱子壻且辱公國士遇而不得一言以報蓋久之而昕夕耳內于泣且絮絮差得公狀十九爲拭淚次云按公胡氏諱嗣敬別號涵白胡之先世傳虞後患漫靡竟已自高王大父柰庵公基起家吳興學博有蘇湖風實開胡一傳中丞浦南公岳登正德甲戌進士翱翔三十年在所有異政爲時名臣歿而祀於方衆甫集卷之九

六

瞽宗得任子一以受弦齋公鍊弦齋公抱遠志浮沈里中弗仕公弦齋公家子生而貴顧負材翩翩雅不欲藉先世成名弱冠游諸生間籍甚矣弦齋公舉公晚不忍困公博士今承恩太學公雖承恩重去諸生筆端斐疊環橋者爭避舍視一第如枯蜩意豁如不耐囁嚅自陰陽名法及絲竹丹青靡不染指居恒雅好事戶屢常滿卽囊無長物而尊常不空四方多賢豪聲然亦以此稍分寸陰不得沈沈博士公孝友天性事弦齋公暨母夫人徐氏能先意滫瀡又能先弦

齋公愛少意以恩異母弟三每飯必共箸寧自居艸具母令不等以故弦齋公歿諸庶環而啼無恨恨色意蓋有屬焉公苦塊間哀毀柴立購有自千里者賓之踰禮中丞公故以清白遺當弦齋公後幾壁立矣而公復不問阿堵第從日者望氣不惜南山銅厚錮其塋家遂中落公仰屋咄咄不腆先人敝廬疇堂且構而今僅蔽風雨以友人勸駕縮其志小艸得南京通政司經歷通政古納言而畱都間曹不甚關喉舌公領出入夙夜兢兢小大惟允間則選勝鍾阜傳以方衆甫集卷之九

七

風騷車騎閒冶都甚名士交知半傾白下然不任游具益窘於官故事經歷需次久之當刺千石而主爵不能少尼滿歲出公吳興別駕至則尋先廣文故業度支餘閒旅進諸生緣飾詩書公又善司空城旦監司下公疑爰引經置對無害卽李官弗如聲隆隆起而一時共事有陽浮慕而心銜之者已用最量移福建提舉提舉樞山海縣官以爲利數難其主者久弗市先是數輩第銜空名公至如故事者暮年直指察公廉特疏復之公心如水梯航之琛雲集錙銖不脂

決月間得數千緡助縣官不時庶幾劉江淮輩而會持母夫人喪跣而還橐無他裝惟圖書數卷而皮相者猶以意以爲明珠會湖銜公者修舊却遂免公里廢條然若遺惟是春秋風木則恟恟如有恨嘗語所知桓司馬不云乎父爲九州牧兒爲五湖長吾甚媿吾先也及襄母夫人復大爲埏隧服除四壁如昔頗負尙平之累公掉頭不顧飄飄乎有五岳想時攜二三同好爲汗漫游塵尾佳處便欲終焉性嗜古常掃一室自老散曩黠然與子墨客卿並潤斐几又好急人驕驕半沒三族甚則藜藿袒褐而推解不倦俗呼小元鎮貧子嘗似之不佞偶賦雉飛公繆色東牀孺子豈長貧者及委禽歲餘成進士而公喜可知也已不佞出守冀偕家人逆之郡邸退食之暇相爲嘯歌甚洽一日促治歸忽忽不怡齒及身後愀怏至出涕不佞與內子私詫安得此不祥不虞此別遂成千古悲夫公考終猶手一編指兩郎云中丞以來綫綫此物而翁不足爲也公族侈時次郎在髫數視不下嚙爲我韓大夫意方生乎不佞聞而哭數行人之相

知貴相知心豈以不佞生平素腸一腔熱血敢負公地下公生於嘉靖乙未卒於萬曆乙酉享年五十有二郎不謂天而齋志未竟配顧夫人參知豫齋公女夫人姪德佐公內政雖肅嫁時裝滿萬欲就公名聲簪珥無難色公歿而蓬首稱未亾人柏舟斬然晚佞佛豈有托而逃也子二長夢釜庠生娶孝廉白啓常女次夢魁娶孝廉潘可大女女三長適孝廉陸懋脩不佞同榜雲間名下士次適褚之棟次適不佞應選公荀龍二豈中郎比而不佞代爲狀以酬許負知第公永清不減彥輔而不佞非叔寶所爲計不朽則當世鴻筆在

范牧之行狀

吾友牧之歿十三年也而其孤必溶且壯纍纍然問狀不佞行徵唐太史不朽嗟乎不佞忍狀吾友哉蓋牧之其先自文正忠宣而後代有聞人至封觀察北溪公始從蘇之支硎山徙於華亭之泗涇因菟裘焉觀察多陰德高其門而得太僕鴻臚光祿牧之爲光祿長君也鴻臚以貴顯而太僕光祿竝用經術後先

起家一時鳥奕范氏復大牧之生而貴白哲楚楚髮才覆額輒傾其父行豪里中矣稍長風氣日上不作世人想里中少年望見牧之爭自引避何物寧馨庶幾得當一御乎牧之意鮮可甚則竟歲刺爲漫滅而獨推轂吾黨吾黨兄弟人自赤幟牧之驟起菰蘆中呼小友云自得牧之而吾黨益振所至披靡里中籍籍憚矣牧之每登壇千言倚馬追視之矢口匠心萬形失麗讀書斷自漢魏詩從大曆而下無觀焉然牧之不喜咕嚕略涉大意輒去之至麈尾所到超超玄

方東甫集卷之九

十

解牧之雖游於儒乎而頗好俠節隻語相合則肝膽一片便咄咄刀頭稍不當面刺不顧以故里中少年輒視其眼青白爲汝南月旦吳故多賢豪長者屢滿戶外牧之雅好事有平原十日不還其轄者居恒口不着阿堵又好急人所推而先麥舟者數數歲庚午初上賢書輒雋而光祿公方謝雲南憲副以老車騎衣冠半傾吳下牧之從光祿周旋常有以自下者會外父陸中丞用給事典試而牧之以例却公車歸也遂奉光祿公杜門掃城南一墅以娛之花鳥間則偕

不佞二三兄弟率舉子業解以讓其弟允臨光祿公時時心賞益牧之性至孝所將瀧光祿公及母秦淑人備至而又能捷得兩大人旨光祿公善病體少惡牧之悲不勝每藥餌必按因稍通於岐黃語光祿公歿以甲戌春而母秦淑人後一載踵歿牧之重傷兩大人泣血者數歲雞骨支牀幾必孝矣而生平英雄之槩亦大都耗於擗踊間且春官兩却令囊中之穎不得立見烏能齷齪騰騰下屈首哉於是稍放之湖山最後稍放之巫雲洛水而玉樹始摧矣嗟乎牧之故

方東甫集卷之九

十一

深於情哉夫扁舟五湖自是君家少伯故事傾少伯以霸越土苴播弄人伏而牧之王氣黯然以煙花收也一曲春風竟怨入山陽笛裏悲夫牧之歿時爲萬曆丁丑不佞與焉太史祖之郊氣息淹淹神理故自挺王詎意春明門外便成異代耶始牧之襄光祿公及秦淑人悉推光祿公產於其弟允臨而自以千金經紀大事如禮又拓其墓旁地容可人數百意後復有大者而牧之且天折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乃允臨業領薦丁酉而必落頭角稜稜汗血自在天乎於

收之故不薄太史其謂之何收之諱允謙別號笏林
生於某年月而以某年月卒配陸氏柏舟之風斬如
也子一卽必溶娶某氏女一許某陸氏挈兩孤漸有
樹矣收之蓋不灰云

收封文林郎鳳山張公行狀

萬曆辛卯封文林郎張翁卒於正寢時長公憲副山
東以 嵩呼行迂道圖省不至數傳而翁計往矣憲
副公裹痛跣而還哭數絕已投淚請曰天乎不孝孤
何臯府君長已矣惟是府君生平懼滅弗章而某方

方衆甫集卷之九

十三

摧結不能絮絮敢以不朽累嗟夫余不佞櫟邈烏能
爲役儻謂守土之吏能采風耶則有此中月旦在按
翁諱某字某別號鳳山其先多隱君子靡得脂記云
自王父別駕高崖公德益滋生柏庵公克世其美
亢宗汝上配孫氏婉而淑實生翁翁生朗丰神頭角
稜稜異凡兒相三歲母孫捐館祿於王大母何柏庵
公內傷孫孺人嘗置翁膝曰日者言吾門當大豈是
兒耶稍長令就塾已令就經師書過目成誦下筆斐
疊五色柏庵公心奇之無何柏庵公復背去翁哀毀

榮立有夙孝焉會族有易而齟齬之者翁獨身批導
幸不爲窘弱冠委禽於丁爲太孺人益丙辰進士雲
峰公女也雲峰公故難太孺人配而雅器翁遂屬之
自太孺人歸而能佐翁家秉躬先臧獲至不歇繹統
拮据以安翁於學翁雖事鉛槧頗善熊鳥言嘗卒業
清溪觀中遇異人得丹砂吐納之秘憲副公且舉異
人目翁是當爲丈夫子以故憲副公生而翁喜如柏
庵公謂後先種德微也顧其下帷日篤以經明受知
翁見海先生補郡博弟子員聲籍甚然數上有司不

方衆甫集卷之九

十三

利輒仰屋咄咄日者固左乎抑在吾子於時憲副君
才七歲命從南池公受易十四而成諸生甲子丁卯
間幾占額矣翁意少望爲居憲副公高崖別墅大肆
其力於三五每丙夜自如翁偶病蟲百日太孺人以
身禱夢神予刀圭擁諸青衣去且云明年爲公報喜
而翁遂間 今上改元癸酉憲副公舉於鄉尋舉甲
戌進士翁撫憲副公好爲之昔范文正顯而祿散三
族吾何德以堪爲置負部百嘲以先族之不瞻者又
爲置社訓誡其所弗惠丁丑憲副公 廷對得冠令

翁遺書見勉矣其爲鸞鳳女鷹鷂爲保障毋繭絲憲副公是以有聲循良卓異政成封翁如其官廐及太孺人至癸未徵爲兵科給事中昇翁太孺人養之京邸則翁義方之報云而翁復嘽嘽時上兵大內權貴子弟染指賢書大河以南白骨野飛輓之靈甚至數鐘暇中人產諸立仗斥去者未及敘翁數視早囊兒袖中無彈乎以故憲副公守黃門僅二年疏十餘上直傾寓內矣廷酉春上御文華講幄憲副公侍從捧內府黃封羞翁太孺人翁爲陳說天保家人方衆甫集卷之九

五

父子于于衍翁游少倦不勝里社之戀以歸而憲副公尋銜廣元華陽兩府冊命及觴堂下比次君諸生維揚餼於庠憲副公抱子楚瑜新拜禮垣以少參知如楚席未煖而太孺人奄忽憲副公哭不能下又重傷翁故劍之悲日娛翁於志翁好臨池爲進諸名碑翁好吟爲進騷雅副墨翁好施予屬歲侵爲瘞其齋者粥其葦者梁其及溺者輸金幕使王公以風汝洛之好義者而翁色沾沾晚益習靜搆一小樓日坐圖書間則與耆英四三輩嘯歌花石甚得也憲副公

以庚寅補參東藩翁津津勉以清白七箸故無恙辛卯春翁體少惡憲副公心忤忤乞歸會拜今命不克請是以有入賀之役意未嘗須臾釋翁而翁竟不能待也憲副公所爲恨恨不欲生以此哉易簣之日故無長語第云架上一編在母忘忠孝耳翁介而和絕不爲町畦與人無城府里有閭閻者翁口嘲數言立解豪生使酒闔其門翁笑避云醉中言風飄東海矣生醒慚不自得所識貧乏不責償或火其券見市人約諸禽獸售使縱之獻老者十餘年無矜容感氣方衆甫集卷之九

五

行畧

先妣王太孺人行畧

諸贈宜人

丙戌夏六月二十八日不肖時守墓甫退食忽平頭白衣突門闌入報吾母計長慟絕倒氣息惛惛平頭抱母像授不肖不肖伏地跽捧手顙目瞋不忍仰

視嗟乎痛哉母不在人間世且浹月不肖猶然人也
不肖之罪擢髮不足數矣是日解篆旦莫臨哭哭三
日奔告太府丞請釋郡事以七月十五日徒跣窮日
買一舟縣母像其中不肖爲位擗踊痛母之荼苦其
生平而不克享也脫不肖一朝溘焉先露母乳乳之
狀將無漫滅與不肖同腐誰其志之按母王氏外大
父爲海疇公外大母張也海疇公於大父養拙公世
起家海上爲著姓竝好行其德兩人深相結遂婚焉
母少慧婉靜恭孝蓋天性云以故海疇公及母張隲
方東甫集卷之九
吾母甚於丈夫于年十八歸吾父月汀公會父嬰羸
疾雞骨支牀母蓬髮累垢不解帶侍湯藥惟謹歲餘
父病少間父性柔仁多陰施里人遺金三父三歸之
潔貞自好雅不喜外御有畧男子風二十一而舉不
肖室中夜閃爍如日里人相謂種德徵也母心竒不
肖輒摩不肖頂曰而父辱父也而宗素悍侮無日矣
賴有兒在不肖甫襁褓母旣祗不肖而私憂父病蚤
夜顚顚良苦及不肖總角粗能誦說先王母差色喜
以爲庶幾不墜厥宗則課不肖比於父訓更嚴數攜

不肖還過外家海疇公及母張絕撫愛母懼以煦煦
騎不肖凱促就傳已母張背棄母哀毀柴立有年孝
馬時島夷爲寇大父父收保故廬置母及不肖堡城
內城潰母爲亂石礮適有天幸不歿母子烏烏得生
還見我大父父從此產日旁落不肖業亦廢母被重
創呻吟反側者竟歲未嘗不嚴督不肖孺子而忘而
業乎又三歲而大父不幸歿吾宗之橫者蓋耽耽睥
睨非一日矣大父故長者素以威見憚及歿群籍吾
父謂可股掌弄也而內構閭牆外連他邑惡少蹂躪
百端母度父不能抗日從親戚居間不得輒呼不肖
而父已矣而忘而父仇乎卽不敢修睚眦如門戶何
不肖用是摧結九族以奮蓋是年爲辛酉父四月難
作不肖匍匐赴救足重繭行路悲之而尋以五月補
縣弟子員諸仇咸側目不肖何物乳臭作何許氣色
自是仇稍稍斂去然陰中愈益甚母又輒呼不肖孺
子而謂一書生能折諸仇乎不肖迺從四方游學以
諸仇齟齬之餘家徒四壁食日不能二鬲父旣不問
家人產母亦不欲以家人產累父日督二三臧獲身

親力作以支吾父及不肖服麤啖糲有不肖所不忍
言者先是堡城之變母中損稿血兼以數年拮据形
日臃瘠而不肖子身游日困陸無車川無棹嘗負笈
走數百里又嘗旅食諸生間爲諸生所狀苦懼傷母
志不忍以告母心知不肖窘也而脫簪珥資不肖殆
盡輒呼不肖傷哉貧乎兒勉矣不肖常弱冠聲稍起
以貧故贅於曾居歲餘忽忽不懌告婦裝而歸母欲
就不肖學也爲徙城居已徙之鄉已復徙之城蓋數
徙數易如鳥舉者累歲徒以不肖哉癸酉不肖舉於
方衆甫集卷之九

七

鄉母合手祝天兒有今日而大父瞑矣而是歲外大
父歿蓋自大父歿而不肖一切游資卒需外大父外
大父忼慨樂施予爲重鄉間雅器不肖所恩不能僕
指歿之日母哭不下外大父執母手而有丈夫子庸
何憂及不肖舉母且喜且泣曰噫惜也不令而外大
父一及見之不肖旣雋游道自廣卽環堵蕭然而屢
滿戶外母爲理供具室不聞嗃嗃聲諸靡不辦具以
不肖衰羸乎而得齒於賢豪長者以此丁丑之役不
肖上春官不售敝裘蒙茸婦中道物故遺孤兒九歲

呱呱而泣實煩母心再劬勞矣而不肖亦坐是邑邑
不自得意歲卒業武林姑蘇之間間一省母嘆曰
夥順兒之爲業沈沈者長缺歸來乎寧賦無室則爲
不肖娶今婦以兒屬之母稍得息肩云癸未不肖舉
進士授今官取道歸謁母呼不肖兒幸成立努力功
名而兩弟受書未遂大妹廢日提二孤以啼小妹未
字是寧忍忍父第往食而餽令母啜以鞠而弟若妹
猶餽而也時母坐小樓不肖心知母不可強牽母裾
低徊躊躇去且却顧嗟嗟詎意是日固母永訣乎不
肖將父往及暮而還自是歲不過平頭往返三四省
問母輒誠不肖好爲之二十年辛勤僅博一第母摧
短吏曠母以老身爲念不肖謹識之乙酉上計遣今
婦及兒還母矯健善七箸如故不三月而母陡病不
起矣嗟乎痛哉藉今天假須臾不肖幸滿歲或得微
尺一貽封以報母而今長已矣先是不肖駐南亭悻
悻心動爲方生行有云丈夫五鼎虛貴倨堂前一梧
不得啜嗟乎痛哉豈其識耶已婦至烏晝號鼠如人
立空中妖鼓不肖竊以爲安得此不祥果禍母也母

七

名家肅肅雖動如禮大母吳早逝不及事事今繼
大母邵如嫡邵爲之感終其身無間言伯叔妯娌間
卽情所不能堪務狀其意母令唇反居恒誠不肖人
有可忘有不可忘兒知之乎以故不肖兩舉不敢忘
一飯其諸瑕隙來者悉置之及謬爲恭欲借以行其
便母拂衣而起若屬虎而冠耶吾不能爲若也德爲
若也德是爲若也翼兒非夫哉以故母所爲德旁及
三族人人以母爲親已所不能得者諸仇也然亦稍
稍革面若爲母容矣生三男長卽不肖應選娶曾聞
方衆甫集卷之九

辛

野女故再娶提舉胡涵白女曾舉孫男一春榮娶太
學生徐孟孺女次應遴娶瞿古軒女孫男一孫女二
次應遇未聘女二長適盛世甥男一甥女一世故次
適朱道通甥女一母生於嘉靖乙酉二月初六日卒
於萬曆丙戌五月廿三日享年六十有二不肖存不
及養歿不及含棺不及斂嗟乎痛哉惟是微靈於大
君子憐而賜之一言以光昭不朽不肖不勝悲哀祈
懇之至

題跋

題吳鈞發劄

萬曆甲戌秋杪之二日方應選命酌長嘯彭子徐子
何子排闥入持十八子課執示應選十八子彭子徐
子社中士也彭子爲壇而盟盟之於聚星樓裒社中
所課執得百篇徐子爲壇而盟盟之於寶綸閣裒社
中所課執得百篇何子士抑劉子季球並賞鑒家屬
選校批閱拔其尤者百七十篇應選范允謙厠社中
睂目纔得雋輒黜不錄云應選披未闕有客來衣短
後岑牟作魑結裝束雙手挾吳鈞瞋目難應選曰若

方衆甫集卷之九

壬

知豐城兩劍耶時遇風雨化作兩龍飛去應選曰此
稗官氏寓指也應選起而壽客彭子徐子何子起而
壽客客曰大冶鑄金金踴躍曰吾且必爲莫邪何以
故應選曰時無薛下坐令神物自號耳應選起而壽
客彭子徐子何子起而壽客客曰此劍韜之匣中鏃
鏃鏗鏘日聞有悲鳴聲焉應選曰咄哉悞喪哉應選
起而壽客彭子徐子何子起而壽客客曰此劍肉斷
牛馬金割盤匱利若新發於硎運之中桑林之舞其
試之哉其試之哉劍斷割則知利詎使長作匣中鳴

也應選起而壽客彭子徐子何子起而壽客無何仰見斗間無數殘霞光怪兩白虹亘青天而長應選把酒酌地傾彭子徐子曰而文成矣兩神劍相值精爽王斗間色矣鄉所未信稗官氏寓指乃今觀之矣何子劉子博雅不嫻茂先可能辨其孰雄孰雌哉題其篇曰吳鈞發劖客與應選歌且嘯彭子徐子和而去彭子字欽之名汝讓徐子字澤夫名元賁客即徐益孫長鴻者是

題郁孟野制義

方象甫集卷之九

圭

余年十五染指爲文與長鴻臭味同鉛槧久里中兒謂爲方徐兩生晚乃得郁生郁生者孟野生最後余兩生聲稱籍杭林間試輒當有司意無不人人道說郁生文又右郁生於兩生甚乃郁生顧自挹損也進余兩生論文兩生始與郁生論文從此得郁生云一日兩生偕郁生游於市市有鬻玉者玉與甘州白斗漫列于衢觀者不省也鬻者華而積之藉以紅罽售者不難千金直矣已游於野野有馬骨立相馬者日經乎其前而不之睨問之牧馬者云千里驥也日悲

鳴無所庸駕坐是瘦耳相馬者謝不敏已游于渡緣渡樹桃李余三人采其華食其實行歌互答而返郁生舉燭持鄉所爲文視余余快然讀良久手就兢戰疾呼郁生而文可傳矣泯泯滅弗彰徒自苦也郁生云衆市寧忘今日游見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吾寧自秘矣長鴻請爲郁生指出微與示皮相之夫余請爲郁生序其端櫝而置之紅罽之上問郁生可不可也郁生猶豫未決余兩生讓郁生善易者不言易余兩生奈何出經義詆人哉郁生笑而從之少選客有方象甫集卷之九

圭

題鵠起編

蓋郡之雋有朱子黃子殷子云三子自束髮稱肺腑交聲隆隆起已而謁長吏者重器之試輒冠故聲益籍甚而誼益驩三子居恒謂曰夫郡之伯於業者不少矣揭旗鼓而向之士且劇墨焉則豈惟藉上帝之靈將二三兄弟有同之心也即士亦相謂曰彼非有

同之心也何以技相效也名相埒也不者吾郡之伯
于業者不少矣於是人人無不延慕三子請得卒業
而三子厚自匿竊客固請遂出其所藏授諸梓嗟乎
物以類應機以執合古今文章之彥大都以聲氣吹
噓如仲默獻吉昌穀者竝以絕越之姿噓篋一世而
天下風雅之倫遂爲左袒彼豈獨文焉爾哉予嘗伏
讀三子之業其碩大似北地聲俊似中州嫺雅似吳
郡而清標遠韻風流忼慨又往往類之夫奈何諸君
各以燕趙吳越之產周旋於中原而吾郡彈丸幾何
方衆甫集卷之九

重

鼎峙迺爾不令南金無色片玉奪珍乎吾聞員嶠之
上中多大鵠相與采粟于不周之山飛必聯翮食必
竝喙意似有同心焉嗚呼茲三子以鵠起名編也蓋
寓言也

題周窾六集

余雅聞臨川有周窾六云已窾六令陽夏居然牛耳
中原矣而余方滯周南無能效小邾從東方諸侯後
蓋樓然者兩年而交一臂又數月而卒其業也窾六
刻凡七爲之弁者無慮二十餘家夫言有大而誇不

者游大人以成名日余偕窾六待計天官落落乎穆
穆乎似乎未始有情也者茲豈爲大人游者哉則山
水之好存也窾六嘗執余袂道寥久矣丈夫七尺戴
華千秋安能荻蕪受令大層而下余初驚怖其言退
而手所爲詩若文赫蹠陸離超忽三五一以爲漆園
一以爲龍門一以爲少陵太白其業無不譬其言也
其標格神爽有玄晏所不及道者善哉技至此乎蓋
窾六示余不齊乍相之茫乎畔岸再相之望見津梁
焉再相之恍兮忽兮庶幾旦莫云爾已乃相視而笑
方衆甫集卷之九

重

而所謂旦莫云者直拈之睂睫豐城王氣豈必斗間
哉抑余聞之陽夏以南古襄城在焉其西則廣成之
空同也黃帝之空同至襄城迷其七聖夫惟述故是
以縣解善哉窾六乎進乎技矣余惡能卒相之願竢
下風而膝行焉

題勑丘館制義

吾友常山君行其公車業於諸生友人丁爲之弁矣
復虛尺幅曰以待吾方子方子吾起諸生相爲操觚
而壘者也丁君第從壁上觀方子實窺余矢石會余

有事閨棘歸休君傳君色沾沾余笑謂子豈有所屬
乎力曰良苦老奴奚辭遂手是編見脉一讀一擊輒
發我心嗟乎此道之寥久矣余猶憶諸生時士好稱
讀成弘間有一二弔詭之夫時跳繩墨猶跳于繩墨
云垂十年來逾引逾蔓于繩墨且悅去江河之變日
異而月不同余私心發憤安得提三寸而障之閨之
役幸為諸生前茅即不敢謂中流之砥然今諸卒浮
不律毋辱我羔雁庶幾有一韋馬持以質君君願解
也持以覆君是編鮮所不讐也者蓋余自去諸生與
方衆甫集卷之九

圭

君久疎鞭弭讀君文而當年節制愀怳行間以觀其
妙以觀其竅奇奇正正鮮故相生胡不繩也胡不墨
也亦胡不匠心而弢解也常山介浙南偏人文綰結
君鳴琴多暇日坐諸生每出脉一篇絳帳風生環橋
者栩栩鼓宮官應鼓商商應倘亦士之指南乎余往
守冀有信都州如君數爾時諸生謬謂韻也往往習
之亦薄見效君刻成而常山赤幟又不啻冀群已

題長嘯軒稿

余與陸生雖一日長平而稱老友蓋負笈時輒祭酒

同儕矣壬辰謁余汝上余執手子何偕來衆乎則捧
長嘯篇偃行而前弟子頂禮師門差不棄此鉢余一
按一擊始以生為仲由不圖游夏避席也大史公曰
虞卿非窮愁無以著書自見子豈窮而工耶夫屈賈
而下所寫窮境備極牢騷矣步兵白眼人代嘗哭途
窮世獨謂阮善嘯所謂吹萬不同各成天籟其於沉
湘長沙之致將無同與生弱冠棄成中年坎廩家負
郭奇服自好名走四方大人以故圭竇席門而車多
長者當其情來櫻櫻松也烏烏缶也憂憂乎白石也
方衆甫集卷之九

圭

鞠鞠乎玉山崩也淒淒乎怨鶴啼猿也生所為工於
窮也世傳阮慕終古商畧孫登孫不答還聞嘯聲半
嶺喀然有會心處生得無有蘇門之嗜乎薄領勞人
胸臆結約余甚媿成南陽安所得夷甫塵而揮之雖
然而有無絃之琴在春風行陌秋夜登樓試與生抱
膝一吟知數部鼓吹不泠泠二室三花間也生名繼
雲字君從吾雲陽人稱其為平原里

觀察王公制義跋

夫文似兵哉兵而律是故可以木罍可以背水可以

祁門可以流馬隨風蕩潏而無不奇假令徒以奇自
好詼詭幻怪紛錯於指進行伍之間是豈兒之讎也
今之不爲讎者寡矣其從釋褐來竊讀觀察王公中
秘諸業溫溫穆穆有歐陽永叔之風焉無何主上
簡重詞臣兼精白猿黃石者得公爲干城心膂而某
幸走牛馬概公所以御將馴士又不遜魏公當年矣
夫宋得歐魏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公豈歐魏合而
爲一人耶於是率諸弟子員拜手徵惠公得盡發公
武庫初按之如卿雲如和風如朱紘疏越世共得耳
方輿甫集卷之九

天

且目徐而含之咀之則刻鵠屠龍出神入聖有六合
有千秋而又自有觀察蓋雲之色五風之吹萬朱紘
之變不可勝窮所謂不求奇而無不奇仁義節制之
兵也彼夫學步龍門效顰柱下文章雅道宵然汶然
是偏師裨旅而遭韓葛之鋒人與馬且辟易其何以
當公嗟嗟五岳長百谷王與天下望洋而仰止菁菁
者我今自汝墳矣

題六子社艸

余去博士言指久澀矣至雌黃寓目猶時時拈以相

眎若不勝技癢也者歲癸巳余攜兒榮業燕邸傾賜
子野從時張子有功王子幼真夏子子美張子汝行
後先笈至相爲爲壇而盟顧甥捧銅盤兒榮踴躍小
邦後以北面余令余竊謂治文如治兵然在因其長
而遂成之而善水北善陸假令易嚮而操兩無幸矣
兒榮孱甚無論數千者人握靈蛇篇有寸金尺璧蓋
張不襲夏夏不襲王王亦不襲顧奚啻南北徑庭哉
余出婆娑老眼稍稍按次其間不遜以數千鑄數千
耳而卒也水斷陸剗靡不攷解豈白猿黃石播弄毫
方輿甫集卷之九

天

端數子自神來于不佞何有昔張僧繇画龍一點眼
便昂首飛去數千故龍骨也雙睛電炯行且上下風
雲寧煩僧繇筆兒榮謹識之余不能私顧壇亦何
能私鯉對且鴈鵠安敢望鵬翮哉雖然終日蹠蹠驚
馬千里兒榮勉矣

跋卓光祿北游艸

世謂阮善嘯獨耽步兵厨十斛太白詩倦自稱中聖
日醉眠長安市豈有托而逃耶將澆其塊壘一洗千
古而空之也公少嗜吟才可八斗酒腸亦稱是家有

負節只種秫興到輒挾圖書尊疊荷插行歌樂
杖頭長不支坐上晚得光祿一署沾沾脾睨顧喜客
益甚大官瀝盡則繼以驢驢廼豪吟自如余數飲公
眼花撩落出一編見咏大都燕社倡和相爲擊筑烏
烏置諸慶卿漸離間不復辨也嘗戲語公高陽無詩
浚儀無酒公殆兼之公之先富與僕埒及公身而悉
沒之詩筒酒鎗公似賢數等矣余酒能數升一侑博
士再侑吏強半遠于騷墨久負此君老而不勝伎癢
則酒腸且縮空津津吟壇殊敗人意前後總輸公一
方輿甫集卷之九

三

着公聞之不覺失笑遂書之刻尾

方輿甫集卷之十

華亭方應選衆甫著

祭文

祭內曾孺人

諱贈宜人

嗟乎痛哉而之歎也而名家子而父少嘗器而以故
遲歸既卒歸余余故業儒家貧落魄蕭然一畝之窩
而宴如也遂遂事余大人不以余貧故闕婦人禮余
嘗仰屋嘆曰噫孺子而寧能鬱鬱久居此耶而謂余
曰丈夫志四方固知而不能逐里中黃頭兒游也况
方輿甫集卷之十

簪珥資余游余游學郡中非歲時一再省大人不及
視而卽一二日留輒去如是者十年風雨晦冥孤燈
明滅中夜淒淒其餘與而嘗之然無奈書因爲災歲盡
伏臘夜爲余補衣笑謂余曰補而衣明年更游也言
已潸然墮淚因掩而拭余曰行矣勉之不念而糟糠
婦念而大人食無肉也以觴勞余去生一女不舉次
得榮兒余貧無衛者而自臂之兼作女紅余憫之曰
夫人良苦而謂余曰不爾無以佐中饋且而捐父母
孝子囊一編書坐青氈上刺刺不休以糜館穀余忍

安享之而未及笄失母而父而兄實字而而飯輒思之而謂余曰非余姑無以至今日余寒峻游而姑門金遇余善余歸語而而曰余無忘姑願而無忘姑門也余與徐生雅相知稍以意氣相頡頏人呼兩狂生而謂余曰余嘗窺而兩人而兩人才致足當是非狂者謂儲酒助余兩人談一日撫榮兒謂余曰而嘗欲爲兒擇婦婦無如余先生女徐先生門櫺舊家風嗣必以禮既見徐女大奇之曰此真吾兒婦矣及余未填壽數見吾兒吾婦森森目前一日余歿不恨也

方東甫集卷之十

二

余上書不售倦而歸自傷咄咄語曰夫士已屈首受書不能取尊榮非夫也久以貧自累而奈何而輒慰余曰天平終不負而苦心腸也願待而貴而貴憶而今日歲癸酉余獲一雉而合手祝天曰而大人歡矣而十年辛勤得此哉泣數行下既余北上書還而產女余視而憊驚問而而曰坐產憊幾不全矣已女殤而悲之哭不下日憊越一歲復舉一女復殤而轉悲從此病劇余旦莫視而巫醫百集竟不能脫歲杪試事侵尋余視而無起色意殊不欲行而數四強余曰

而第行而大人望而顯非一日矣余病未卽歿忍歿待而余與而泣而別余數顧而而以手揮去嗟乎痛哉而竟不能忍歿須臾待余耶十三年貧賤婦不得視而歿何頭面見而柩也余自冬徂夏所過名山大川禱祠略徧今月朔尙爲而斬生而三月歿矣而余去而千里而遙魂飛不散夢見猶難嗟乎痛哉而事余大人孝毋上食恭謹寒暑爲余大人製衣無後時而歿余大人莫年甘旨伊誰是寄而何歿余多病稍病輒不食背而啼先意調護余而歿余形影相弔

方東甫集卷之十

三

斃斃一月卽伏汗不出病五日起誰知之者而何歿兒幼而篤愛旣稍能言輒令余督課之不馴輒志而歿今才九齡飲食寒煖不甚辨也誰則憐之而何歿余憤不得志夜嘗起對卷而輒隨余起伴余讀讀已間對而一觴大都敘感鬱離愁之思唏吁而罷而歿此時此夜誰復共也而何歿余聞而歿心悸氣塞日曠舌喬余與而永世隔矣嗟乎痛哉

祭內曾孺人靈輜發引

嗚呼哀哉汝歿易寒暑已余不見汝再易寒暑已余

與汝十餘年茶苦澀灑千萬言不具也蓋嘗羹牆汝
寤寐汝蒼茫哀固汝余爲汝思成悻悻成疾自去夏
迄今半屬病鄉汝太苦人哉嗚呼哀哉汝嘗念我貧
而余家日落汝嘗念我形憊而余淹淹鬼魔汝嘗念
我功名不顯而余猶然敝裘屨汝嘗念我大人甘旨
而余闕焉汝嘗念我兒釋而兒未卽成長自樹汝已
矣汝不暇囑囑矣余今爲禮于汝亦太簡矣雖然汝
知我心我知汝意汝昔事余也不愧明余今念汝也
不愧幽幽明無愧遑恤乎人之言

方東甫集卷之十

四

祭先妣王太孺人

詒贈
宜人

痛哉母也俄而蓋棺俄而宿艸矣永難酬者母之恩
永難卽者母之貌環柩而難割者母之骨肉嗚咽
咽而難爲泣者兒女慟母之肝腸痛哉母也於是男
應選伏而哭曰嗟乎母氏劬勞寔先不肖生而母憂
不舉舉而母憂不長長而母憂不達達而母憂不享
四十年貧賤之身累我母三年靡盬不遑之身離我
母頂冠束帶呼丈夫而不能一日報吾母痛哉母
也于是男應選伏而哭曰嗟乎母舉不肖齒三十

矣祗而鞠我以生繼而資我以讀和熊投杼而磨我
以鈍窮年屈首輒試輒北頭顱如昨老大傷悲令吾
母齋恨以歿痛哉母也于是男應遇伏而哭曰嗟乎
不肖之舉屬母莫年母靡然耗也而乳我母累然
藍縷糟糠也而哺我而衣我闕毛且噪未知書未諳
事未受室母氣息啜啜尚爾嗷嗷痛哉母也于是長
女伏而哭曰女笄而字未三十而嫠拮据十餘載以
守二豎憫我生之不造貽母氏以憂愁向也無天今
也無恃安所稱未亾人痛哉母也于是次女伏而哭

方東甫集卷之十

五

曰嗟乎母字女最後念女最深女夫以功名煩母女
家以門戶煩母女弱息以呱呱煩母而女不能進母
以七箸痛哉母也於是男應選婦伏而哭曰嗟乎婦
嬪者六年于茲矣三年前貧不能具蘋蘩三年以
後遠不能躬井曰九原既逝寸養長違痛哉姑也於
是男應選婦伏而哭曰嗟乎婦始事姑髮纒纒額周
旋數載備嘗苦辛逮養矣而盤餐不能周逮舍矣逮
斂矣而衣衾不能悉痛哉姑也於是孫若甥輩伏而
哭曰嗟乎我儕森森大母膝下一旦奪之去矣長者

誰與立少者誰與提嬰者誰與臂啼饑號寒者誰與
哭祭而綴襦痛哉大母也于是男父扶杖而前且泣
且訓曰嗟乎寧獨兒女行之痛哉殘燈夜雨影隻形
單繼予畸人煢煢在疚雖然而母已矣予且老矣所
謂哀死事生慰茲存歿在兒女行之自樹痛哉而母
也於是男應選及兒女行長跼拊膺號涕欲絕悲靈
車之莫挽咸悵悵以終天

祭徐孟孺母夫人

余家于太夫人世開好矣大雅不作友誼云徂余與

方東甫集卷之十

六

孟孺君載振斯軌潛耶顯耶方以內耶方以外耶遺
其形骸并其肝膽余弟孺也孺兄余也余母孺母也
孺母余母也余兒孺婿孺女余媳余與孺視之猶子
也余母起海上而儀余族孺母起海上而亢孺宗余
母宅家之不造而拮据一生孺母丁室之無天而茶
茹半世余母剗豆割席而廣余以游道孺母畫灰和
態而策孺以聲華余母矻矻糟糠盡歷風波之苦神
勞而體臞孺母悠悠歲月不知形影之單貌瘦而情
瘁余僅收名于雞肋可謂祿養矣而未能徵母以一

命之封孺卽隱德于豹文可謂志養矣而不能食母
以五斗之餼天禍兩家大難陡作浸尋百日二母踵
以嗟乎痛哉二母之勞逸殊而數之不偶則同二母
之修短殊而身之不享則同余與孺之事二母殊而
今二母之齋志以歿所爲抱終天之長恨則同嗟乎
痛哉假令二母無知乎則總歸于盡而已假令二母
有知乎夜臺相見其有嗟嗟也夫

祭王相國母夫人

惟靈前身是婺在世爲姜相爾大公作配於王和鳴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七

鏘鏘如鳳斯凰有雛其雙雁行翱翔於維師相上台
之象玉案香生金瓶卜讓帝賚忠良天工寅亮式是
母儀用襄工匠憫今仲氏洵都且旨白雪齊攀青雲
竝軌謝艸連芊荀龍矯起世美蘭孫吾欽太姒于時
太公杖履墻東母心几几公樂融融以方會稽孟光
梁鴻一門萬石若谷若冲則有臺綠蜚名僊籙三竺
煙霞八山艸木天上人間而稱眷屬惟彼阿環受茲
介福豈狀小隱去游大羅罡風縹緲慧雨婆娑忽摧
棲蓐尋廢蓼莪我母駕言返日馭雲高歟孝伊誰支牀

曾千里芻奔九重賻歿相節清霜母心皎月曰百
南陵丹心北闕其美矣相門九九吐握難忘本原
不朽些愧楚辭仿弗徐酒母如有知歆茲下走

祭顧由豫

九峰之南五茸之東里名通德人號龐公龐公維何
而翁其儷古貌古心濟美以世翳翁之先而多聞人
乃祖始大實啓參君於鑠參君翱翔津撫鴻勳鼎烈
名言清塵百年五湖煙霞以嬉笑看桑海其樂于于
疇其承之而翁伯季白頭斑衣春風萊戲翁晚簪纓
方衆甫集卷之十

八

陸沈小艸歸掃衡門一丘以老有開必先得全者全
不報其人而報其天美哉嗣兮英英玉樹南國秋香
蟾宮獨步翁捧泥金喜而起舞奕奕孫謀用光祖武
翁歡伊始翁福未央畱其有餘返彼忽荒余婦翁甥
弟婦翁女如蘭同馨如玉竝倚一朝計開千里孔靈
余慘如焚婦愁如織嗟嗟我翁人誰無歟翁歟有年
翁歟有子關山迢迢芳艸萋萋何以唁翁絮酒炙雞

祭趙恭人

參知配于
爲侍御

連珠在浦韞璧在田無美不伉有開必先昔維姜嫄

今維母氏以爲不信視夫若子嚙不夫夫而夫則殊

殺青飛白拖紫紆朱霞蒸雲蔚水鏡永壺作明柱

石爲世楷模相維恭人南國東都之子者誰清朝

藻黼象罔曾羅虹霓氣吐太乙然藜西清按斧筆落

千秋輪埋三輔鴻寶嗣徽龍門接武不有和熊安得

繡虎人羨趙兒我云苞母嗚呼恭人胡不百春弔恭

人者謂天不仁秦臺墜玉孟杼生塵伯琴絃絕啓石

星湮雉朝掩袂烏夜泣中我弔恭人天實不啻惟婦

無爵曷此第翟帔錫七章袍舞五色畫錦春輝恭人

方衆甫集卷之十

九

所然惟婦無祿曷此鼎食千石侯封百觴君瀝大官

特羞恭人所殖嗚呼萬有俱盡何殤何餓休哉恭人

無天有天貽者纍纍贈者綿綿鶴依舊表鸞侈新阡

百世而下言歸其全我弔恭人展也大年

祭李觀察仲夫人

萋萋元芷漠漠湘靈一化而爲嫫再化而小星非配

東都之彥胡來南國之馨悵佳人兮音絕愁主君兮

涕零於鑠我公當朝蔚起五色鳳毛千秋牛耳霞分

太乙之藜雪滿長安之紙總夢筆於文通藉校書於

女史執彤管兮下風聽朱絃兮流水迨夫承明既賦
潛泉載麾牧伯褰然領袖關河邈矣逶迤隨熊隼其
至止竝鸞皇以來儀出陪後陳而驂駟入相中饋而
晏晏陋彼洛游之神女姪如漢貳之班姬若乃衛碩
云都荆玲在璞念主壺之尙虛因委禽而置副業寵
宮以貫魚復代俎而司祝龍種冀北昂姿桂枝淮南
挺馥令公閨無虞於采蘋公嗣有樹於式穀僉謂操
井之多賢與夫和丸之孔淑如夫人者以爲嬪則齊
於敬姜之流以爲母則次於公甫文伯之族奈何駕
方輿甫集卷之十

十

行忽斷鶴筭其央合浦光沈於片月延津氣散於清
霜襟飆飆而徒倚珮珊珊而忽荒歎匏瓜之寡匹嗟
御李之無妝雖鏡掩畱輝蘭委畱香而疇與助雞鳴
之咏亦疇忍翻麟趾之章其海上賢儒公門下走鼓
鐘於壺頌碑在口感公之知搜我敝帚傷公之志隕
茲嘉耦倂殯露而陳詞托淒雲以醺酒非敢云千里
之束芻聊以向九嶷而稽首靈黯黯於步搖庶洋洋
其左右

祭李補之

吁嗟我公云何以歿謂公歿兮藉甚公名浹乎沁齒
公不亦今靈輝風花溢然塵委倘所謂天豈其非耶
孰謂弄是繁公之先訖開厥儒公實拓軌東海泱泱
駿發于公洵都且美余聞韶聞從公藝壇我父我俾
于時譽毛宋荷于旄龍虎視公秉如椽而當壁壘
萬人披靡意之所指口之所決泉湧霞綺盤錯糾紛
而公掌抵斷于犀兕子墨客矧豐饒大夫莫或公似
有如公才久困于士公車再梃晚迺始超家食三紀
而不及仕白日易徂河清難俟命之謂矣天如假子
方輿甫集卷之十

十

授之鞭弭而盡其伎以操握筭桑孔衙官計倪奴婢
其或縱衡鄺頗陸舌津津纒纒緩急有公博浪可椎
聊城可矢英雄之槩百不一試而止于此我聞公計
投袂而起且哭且誅長碧三年荆虹千里吁嗟乎公
其不歿

祭顏魯公新祠

惟公振古遺忠于今懿烈自河朔主盟隳淮寧使節
四十年扶唐百葉之靈八十歲歿唐一腔之血爰茲
汝地世奉公祠更春秋而不改後天地而如斯奈短

塵之代討嗟廡宇之風夷其殺以賤儒而叨是守民
初忘其不肖築室而尸余竊怪其無經循牆而走遂
借民力用安公神小子何知何能倘土木是勤將無
俎越我公有德有報卽鐘簾如故忽覩鼎新從茲億
萬斯年廟食長延不朽繁爾百千大衆神禧永荷無
垠

祭先兄吳江

嗟乎兄歿矣使余先一日視兄兄猶能言所以歿也
比余視兄時兄領而不能言矣子胥之沒也浮江而
方衆甫集卷之十

三

厲屈平之沈汨羅也爲賦離騷蓋楚人深于怨歿而
必有所托以見志千載而下想見其爲人而其悽惋
寥落不平之致若生也者兄吳人而楚風也汶汶以
歿而又無以爲之托也非余而疇志之也夫傳所稱
季心劇孟者流任俠負氣彼其所挾者遠矣兄性倜
儻立義不侵然諾足以叱咤風雲寧詎偃然屈首爲
閭井下以故閭井之間半敵國然而兄固無他腸也
至歿不得指心以明嗟乎兄之歿固悲乎多凶多懼
之地聖人猶凜凜相戒而兄交會其阨矣投左則忌

左投右則忌右默默則終不能遣一別黑白則不無
肝掣之虞兄亦太苦矣嗟乎兄之歿固悲乎假令兄
道養不伐含耻忍垢與時委蛇不宜遽至乎凶紀消
子之養閭雞也始虐憐而恃氣馴之十日望之如木
雞矣其雞無敢鳴矣兄不聞乎胡爲乎以死殉也老
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
下谷蓋虛無因應變化爲此其際深矣兄不聞乎
胡爲乎以死殉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隋侯之珠不
以彈雀明不以所重博所輕也兄不聞乎胡爲乎以

方衆甫集卷之十

三

死殉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大丈夫得
志則行不得志則龍蟠貴時也兄不聞乎胡爲乎以
死殉也父老之弔龔生曰蘭以馨自銷膏以明自燒
露才揚已純白不全矣純白不全道所不載也兄不
聞乎胡爲乎以死殉也晏嬰有言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治性者必矯其所有餘以
增其所不足也兄不聞乎胡爲乎以死殉也白樂天
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蓋朝而華夕而零落
者凡物大情也讀薤露之篇人生幾何哉兄不聞乎

悲竭縮反側腹心瘡夷骨肉羊書忽報馬柱垂灰良
弓早挂寶劍先摧空悲現首竟藉軍衣彼蛇彼虺誰
寔誰雷我襄與公兩偕射策公浮我湛我一公百努
力累素矢收竹帛黃石模糊朱絃索宋繁昔元老比
之干城北門準鑰西賊孽孽今熾鯨浪未平公
焉長往孰與肆征我日下憂是瘵髮短心長顏
頰脫益一束生芻九歌恨殢爲國哭公依稀公咳

祭太座師何公

山川靈氣蜿蜒鬱參是鍾奇英于河之南名公華胄

方衆甫集卷之十

五

世襲朝簪胸吞夢澤筆落虹電學規淵邃才雄竹箭
屢應詞塲荆璞不償卷翼圖南鹿門徜徉樂只壽豈
髮鬢幽黃苞孕濬發誕厥伯仲津浦雙龍中原麟鳳
前齊兩陸後匹二宋繫我座師矯矯人龍飛華北斗
秩典鉅宗鹽梅有托魚水攸親前席進講論議風生
按羅才數擢華擢穎邦家之直文章司命檢討先生
實維仲氏麗藻霞蒸芳名鵲起簡在攸歸繩繩步履
况爾雲孫駉駉芙蓉珥蟬插貂珪組重重三槐五
名公之功鼎養未艾馳恩自天朱熊是踐赤虹

胡天不惠錦鵲虛懸桑枯海乾風日淒清山鬼夜泣
波臣不霽棘人在疚涕泗哀橫嗚呼生無不足死亦
奚憾天寵汭加純嘏非暫鶴馭何所神山之三基等
聞訃驚嗟攜手悲動執紼末由遣真心痛臨風灑淚
如昏如夢

祭董司理大母

惟木有本惟水有原鵬不雛鳳鮪不運鯢不知其母
視子若孫繫惟夫人碎彼姜嫄相爾王父遂大于門
爰基玉樹復發蘭蓀蘭蓀維何有斐使君如工斯郢

方衆甫集卷之十

六

如璧斯昆志奮下帷足不窺園公車三策倚馬萬言
卿雲廷見色動臨軒疇其閭訓大母所恩迨夫天籙
旣擅雲路高騫片詞虞芮三尺平反宵空貫索夜鮮
覆盆風生股栗雨洗春溫疇其陰德大母所歆嗟嗟
母氏洵都且美龐公之壺孟家之似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奕奕螽斯振振麟趾北堂永懷南山是指昊天
不仁婺星其委寶鏡光沉鸞簫聲靡計聞使君五中
竝毀使君之名如日初起使君之祿萬石累疊祀有
釜彘贈有金紫王事不皇報劉未已有如使君大母

不灰其辱使君知地遙心邇豈其萬難而能玉倚使
君孔傷忍無賻誄何以誄之嵩煙汝水何以賻之淵
毛沼芷大母如存洋洋格只

祭玉陽張公

於乎先生甫申其匹生應豫星出調虞瑟英擷三花
秘抽二室手關雷門騎雲捧日射鵬帝都英雄閣筆
吐氣噴奇泰華萃律播笏垂紳鼠竄狐慄卜待金甌
餽虛鼎實脩隱嵩陽函三抱一翼矯鴻冥苞含鳳質
紫禁情殷黃麻詔出絲綸重膺宗伯貳秩海岳騰歡
方衆甫集卷之十 七

神人胥苾寅清伯夷老成散畢胡穹不憊朝露溘
寶匿空青輝銷太乙乾坤忽暝旄倪共怵天顏不怡
奪我良弼白首斑斕堂空舞膝梁棟摧頽風霾感栗
其等夙稟清華典刑是述計問倏傳恂恍如失巷哭
遙聞國恩累恤公歿如生不朽也必

祭張相國洪陽夫人

嗚呼大江之湄清淑所私龍標牛斗劍合雄雌篤生
大母作配我師前身婺宿在世姜姬和鳴鏘鏘鸞鳳
于儀東都南國百代一時於維師相文昌朗象雁塔

高鑿鑿坡首唱紙貴人間壁窺天上則有班書用襄
鄧匠夜雨蘭膏春風蕙帳帝餐良弼師惟傳星三台
列座五色輝庭直則爲說度則爲齡出調皇序入討
繁經璇闈若銘彤管堪屏師曰拔葵母曰去織畱其
有餘爲天下食師稟素絲母捐綺飾贊彼羔羊爲天
下嗇師鳥几几母帔抑抑庶尹無驕世婦以翼嗚呼
太母胡不百年飄風忽墮殫露溘先金徽音斷玉鏡
光湮街衢罷春士女彫顏九重卹賻千里哀窆借曰
弗壽言歸其全其等葑菲師門桃李昔聽桓楸恍游
方衆甫集卷之十 六

孟里今視宰衡如瞻奴軌宋宋絳紗悠悠青史何以
酹母澗毛沼沚何以慰師悼亡有誄魂兮不亡庶幾
格只

祭東西陣亡軍士

嗚呼皇天好生神武不殺國家恃爾下城寧忍試之
毒鍛胡孽孽之內訌及狡倭之嗣猖漠煙黃兮四塞
海波黑兮倏揚窮陲告急屬國請匡赫九天而震怒
當六月而張皇爾乃奮勇先登長驅直搗誓壯心之
不磨甘微軀而就槁櫟搖大教之雲刀枕長城之艸

技盡力窮血流骸抱或受屠腸之鋒或中穿骨之鏃
或流旭日之怒濤或暴夕陽之古道或遭蹂躪而糜
或葬蛟龍而天燐火夜飛颶風晝掃嗚呼爾實何辜
驅爾使沮雖形銷而物化總氣厲而膽顛頃微廟
算特肆天誅既清紫塞旋拯玄菟鯨夷迹跡虜獻
俘三軍大犒萬國齊呼爰惟爾輩一奠曾無悲馬革
之空裏慨麟閣之誰圖用卜午日廣醮清都毋令爾
若敖之竝餒庶幾哉汨羅之與俱游魂九原他鄉有
作厲鬼忠肝一片沒齒而稱丈夫

方東甫集卷之十

五

祭沈几翁座師

昔人有言生我父母知我鮑子嗟乎先生懷哉國士
念其么魔蟲魚小技譬之散材匠石不視謬承先生
收之桃李俎豆猥同青黃以被不信捐軀寧忘沒齒
嗟我哲人今長已矣憶違哲人自辛酉癸丑采範模
九年於此南音是然問公綬社奈何飛黃一蹶不起
唯公家聲琅琅秀水祖父子孫世濟其美鳳穴麟郊
翺雛振趾秉筆清朝蜚英太史天祿秘書洛陽貴
紙前席方隆宣室比侈一時想聞金鉉黃耳唯公之

心塵表霞埃暫告東山林泉樂只玉樓天成忽焉遐
指赤霄婆娑白雲栖止三光不明太山不峙嗚呼萬
有歸無何泰弗否公者達哉九原鏡是所可慟者時
未可灰日落高堂髮白衣紫寶樹成行柏舟爰矢佐
王之才畢於載紀不可灰公灰胡為爾天寄萬鑑取
不終市某聞訃震慙受知最始未得奔號五衷折毀
哀極恩深文不能誄毛采汝墳劍縣君里迢遞公霧
洋洋若彼

祭名宦李異泉先生

方東甫集卷之十

五

天佐斯文有開必先藉曰不信以觀李先生異泉嗟
嗟先生孰使之晦托此一壇孰使之不朽於此邦戶
誦而家絃蓋自夷風甫殄而吾道不絕如綫先生以
青牛之史提白鹿之權教宗濂洛心樂孔顏謝碣石
於雕龍炙轂追昌黎於斷簡殘編處則下上三五如
胡徵君輩倡道而槃旋出則雅化諸生令中山之烈
賴詩書禮樂以宣故生則在鄉在國今稱賢歿則祀
于社祀于賢宗今俎豆綿綿即今奕葉相傳有憲邦
之吉甫收先生文武之全乃知先生之遇謫於一時

修於百年先生之報不於其人而於其人之天而先生之學固無爲而爲不知其然而然其生也後景行於前導河汾之渚歌莪樸之篇敬弔先生羹馬墻焉

祭封吏部主事韓公

嗟乎余之習翁則自守其翁亢于儒長公克類鬱勃家聲崢嶸國器當余下車而踵懷刺余以孱孱游父子間千秋一日誼掩荆班文章太史龍門以還談業未竟遷起而憫齊風泱泱郢雪纏纏蕭管朱絃高山流水品軼驪黃芥輕青紫一賦明光聲名蔚起余方方衆甫集卷之十

三

讀禮君且夢刀蜚江春色河潤如膏興歌孔邇既瘁且勞俄亦艱去攀慕而號暨余汝守長公是謂五馬雙駢專城竝斗相遇中原榮分下走謫謫斯汗託之山藪剩有天幸復共縉雲香沾雞古氣接龍文山公既借迴絕人群猶勤吐握不隔清芬昨夏之孟爲翁歸清綵映庭前起居是慶胡不憇遺瀝焉以竟詎賈于德而嗇于命其滯北平渺矣其音通家誼亶雪涕沾襟生芻絮酒千里寸心翁爽如在不腆斯歆

祭內 誥封胡宜人

寔余逢今不辰忽內人兮我尊似仲宣兮飄零復安仁兮懷望靈輻兮南征余單車兮北挈傷骨肉兮漸遠生離兮夙別既沈痛兮淡宦欲有陳兮靡結髮子兮余歸燕燕兮于飛相從兮恨晚必敬兮毋違余家徒兮壁立子佐余兮忘儂余公早兮三上子曷余兮下機余三刀兮再夢余三馬兮駢駢子故劍兮長依余親白髮兮子共白余黃口兮子食且示曰孝與慈兮子庶幾呼嗟兮子已矣子生兮綺羅子御今敝屣子工兮刺繡子雅嗜兮書史子介兮如石子方衆甫集卷之十

三

淡兮如水子熱三兮而勿能煦煦子柔腸兮而勿能爲繞指子豈鬚眉兮而男子青松兮靡他白目兮自夫子無余負兮余無負爾茫茫人代兮子托於千秋之知已子今逝兮而鏡掩于太真之臺絃絕于鍾期之耳夜雨兮疇語晨星兮疇理余有歟兮疇襄余有關兮疇補余弱植而寡樹兮疇礪而疇砥子去余兮其當有無涯之智超超于冥理內好余痛子兮而非獨以有情之癡戀戀于兒女

祭顧甥子野

嗟乎壻已矣余色壻也自壻父之貳汝余之館壻也
以生視壻父之灰然而壻之才也洵都且美庶幾哉
東牀之比則又不特以謝壻父地下之知己故壻視
余也猶父而余之視壻也猶子余屬壻文也巫峽千
里余屬壻字也魚蟲滿紙余與壻具相投韻相狎也
高山而流水余之北走燕南走越磊砢岑崟而歷落
風塵也壻高下在心而左右以爲史嗟乎余方且恃
爾爲門闌爲宅相爲射雀之奇爲乘龍之喜而詎意
壻之忽忽淹淹竟以不起壻既忽掩於夜臺余亦悲
方衆甫集卷之十 五

祭顧司馬母夫人

嗚呼南陔有戀北山多傷彼居之子白雲爲鄉天不
伊憇而遺母殃心之疚矣道阻且長繫伊母氏言歸
先子于飛雖離亦既樂只饋有屢屢采繁及芷雪案
雲窗刻畧用就夫名青衿蔚起辟彼威鳳有三

其雛九苞齊噉一翻高鵠或躍于鰲或漸于達與時
委蛇爲世鉅儒曰嚴匪父抑母維劬連枝忽摧翳椿
其老悠悠北堂柏舟是抱首如飛蓬目枯形槁豈不
同歸寸腸可保芝蘭是馨金玉非寶百年靡他八表
寧六子呼婦德無間此何以云不知其母視爾仲君
勞襄司馬聲籍縉雲矧伊伯季競爽能文處者爲陽
出者爲尊惟忠與孝鼎立而分自昔有歿母必問芬
生駕一束千里如君

祭蔣侍御母夫人

方衆甫集卷之十 五
徂徠有根滄溟有源矧惟丹穴而之雛鴛嗟哉夫人
東都良媛爲梁也配大千之門以爲不信視之后昆
有美使君口繡心綺飮飮爾爾經飮勸爾史僉謂熊和
君用鵲起繫君之始初試爲理老吏弗如民亦樂只
朝甫書屏夕馬賜璽冠鴈峩峩乘騶斐斐君斧如霜
君心如水不曰滂車則曰孟里嗟哉夫人胡不百春
萱堂忽謝蕙帳生塵辟彼連枝永辭大椿辟彼蟬蛻
留此瑞麟天豈不憇不于其身小子橫邀櫟社之木
石一過青黃轅軸如報其人使君所轂必報其哭

夫人詒穀聞夫人訃云胡不感爲使君哀非夫人哭
曷醉夫人生芻一束曷唁夫人長松一掬夫人有知
洋洋肅肅

祭王冠軍夫人

嗚呼碩人天作公儷合浦珠聯延津劍辨白首爲期
丹心共誓高公之門大公之裔公起戎行汗馬疆場
衣無解帶橐不齎糧疇其縫紉孰與糟糠緊惟碩人
是助是勸公旣秉鉞西討東伐氣噴風霆光依日月
桴執中軍土填左闔與士苦甘佐公閱閱蠡茲醜類
方東甫集卷之十

重

而敢揭竿碩人伏枕起以加餐強公振旅誓剪厥奸
公亦弗顧東旆桓桓曩昔之夕碩人且革誰斂誰舍
公心匪石爲國忘家有愍是誠技涕言旋六師腕搯
其時悼內曾未決旬談虎色變賦雉情辛凱歌朝奏
哀誅夕陳臨風一酹黯矣沾巾

祭賈司馬母夫人

於惟薊門山深土厚煥煥發星化而太母沼芷宣徽
鸞皇叶偶爲國誕賢爲家昌后猗與司馬春賦長芳
香合回省聲滿琴堂遺棠歷下舞鶴維揚繁惟太母

夙稟義方 帝念邊垣爰領西命晉秩中丞夏官是
柄皇路清夷胡塵汎淨公代無前母氏善聖司馬倦
游六月 息詰孫雄飛接武天極掌運六師冒蟠九
域玉樹英英緊母所植昔有二賈口曾曰至詎不春
華下實則澗亦有膠東載世勞勩勇則摧堅未聞指
示寧如母門龍翔鳳貴奕奕間儀瞻其並轡惟仁則
永惟德則延侯以人瑞濫爾長捐豈其竹蛻羽化而
僊藉曰不壽留彼大年某與詰孫昔忝同舍司馬典
型是噓是借坐公春風嗟母永夜一束陳詞懇茲鶴
方東甫集卷之十

美

駕

祭相國王墨陳公

錦江金泉大塊蜿蜒絲綸世掌俾公象賢在商爲陟
宋曰忠宣詞廻三峽道障百川斜山競葵卦石真詮
今 上當陽中台嗣曜我公蔚起龍興虎嘯赤鳥傳
聲黃麻下詔同寅協恭畢散周召 帝念舊臣公也
克肖公居鼎鼐 主富春秋華夷孔棘宮府殷憂酌
之大斗砥以中流經文緯武顯忠黜幽無疆惟恤
疆惟休 帝曰俞哉嘉乃丕績聿接雍容天顏咫尺

應樂三千明良五百黼黻沃心縉紳加額家襲箕裘
胡絲竹昂彼蒼弗憖而嗇其齡輝銷太白寶匿空青
六鷲忽斷四極疇寧庶哭於巷士哭於庭形塋震悼
王助頻停黑頭黃髮奪我典刑其驥尾幸塵龍門長
仰黃河湯湯白雲蒼莽恫怛音容人間天上鮑叔傷
知鍾期絕響公豈列星余將安倣何以酹公生芻一
縢何以慰公千秋安攘

祭同年孫使君

嗟乎位以煥才年以配德乃于君侯厥言若或惟俟
方衆甫集卷之十

毛

之生閩越炳霧山公度勝衛虎神清艸賦凌雲蒲編
映雪一鶚秋橫五鹿角折公車屢罷長欽空彈廣文
先生苜蓿關干豐鏐豈沈楚璞竟理走馬長安看花
燕市銅符墨綬出宰禦兒群胥懷水萬姓餽廉行李
往來舳艫如織掣肘支吾戴星出入百六在吳旱滂
薦臻民旣爲魚河復揚塵君侯焦勞家診人脈田精
已銷潘鬢遂白枯枝再春黍谷復陽尸祝庚桑勿翦
甘棠世路嶮巇傲骨骭髀徵書且下謗篋隨上朝辭
尺組夕汎扁舟豈以五斗易吾一丘進賢去頭扶老

言手蠟屐登山葛巾漉酒曼穹不弔喪侯嚴君繪地
呼天鄰家畏聞雞骨難支鵬妖是踐慢亭摧峰延
化劍旣嗇其遇復靳其齡謂天蓋高報施靡準人亦
有言久而後定金玉不磨蘭玉掩映予與君侯同籍
南宮曲江竝繼長樂聞鐘昔歲過閩歡然道故詎謂
重來墓楨已樹俯仰陳跡轉盼河山清酤東粵雪涕
潺湲

祭吳司馬母夫人

龍種有因鳳毛斯起不知其母以視其子緊惟夫人
方衆甫集卷之十

天

爰發于陳王謝之喬姬姜者倫群雛噉噉而一獨麟
美哉使君金相玉質句落吳楓夢添江筆鼎立文章
瀾迴軋茁螢案孔勤熊丸多術公車三奏倚馬萬言
曲江首唱上苑高騫縉雲策秘黃石書全不有孟德
訖大于門皇皇者華錦旋故里北堂永懷南山是指
旻天不仁婺星其委寶鏡光沈鸞簫聲靡痛夫人者
謂夫人歿我弔夫人百世如生柏舟不愧義方有成
胡介爾祿沆露金莖胡耆且耄竹帛遺榮其等帷幄
金謀芝蘭雅契歿孝疇憐生芻此寄臨風時然

不昧

祭俞如愚乃翁

慘淡東方歲星無色占在鉅公言歸其亟於維我公
爰言象默少韞國珍長奎鄉棘巴蜀觀風文翁諭德
馴鶴鳴琴拔葵去織鐘鼎何慕煙霞是匿東海之東
北山之北噦噦者雛冲霄奮翮墨守輪攻秦窺漢逼
彤陛蜚騰青箱羽翼吾黨借聲士林維式訛殺之貽
公其懿則洛社耆英海邦司直月旦虛評賓筵薦食
天不憖遺大年其嗇元老典刑訛馮訛識甲午之秋
方衆甫集卷之十

元

公車是陟某愧毆陽長君也軾孔李通家千秋一息
我來弔公黯焉心惻月白霜清冤今何極

祭龔印海母夫人

溫陵川岳摘祥萃祉則有名姝爰發其美曰太夫人
鍾于著氏秉懿王睢淑二爾止歸我年伯內聲蜚侈
敬肅齊眉職修沼沚以孝翁嫜以和妯娌令兒篤生
教比三徙廣以興墳篝燈繼晷兒學既成唾手青紫
歎歷外中專城卧理白壁青茶徽音四起惟母聞之
爲崔色喜 帝隆所自榮恩遠被有翟其冠有霞其

詩母則曰嘻責報何以慎職守官誨言盈耳兒始驅
車以及粵里南望孔殷祝以遐齒飄風自西叢謖遂
萎令子奔歸曷勝摧毀誰倚其門誰噬其指嗚呼哀
哉無母無恃其與君侯同登朝市視母猶母稔聞素
履來校是邦炳藹芳軌絮酒炙雞薄陳筵几不昧者
露庶幾鑒只

祭無祀鬼

烏烏我赤浩浩彼蒼蒼
則三年不雨冤沈沈六月飛霜蓋其辜在愚夫愚婦
方衆甫集卷之十

三

而厥咎至伏陰伏陽歲比不登民遭無祿餓莩盈城
積骸滿谷爨火林空燐煙野哭昔旣阨於陽九今又
罹於百六頃者弄日如焚颶風若掃零雨其屯麥秋
就槁田起赤龜道除青艸民之孔棘我心則擣惟帝
好生惟民何戾豈余無良百職是瘁將德慙於魁星
而刑舛於嘉肺方憂力田寧敢罪歲不然而不有神
妖必有鬼厲鬼何厲之有而竟則無不之血流化碧
氣慘成霾顧瞻東陵之種種與夫北邙之纍纍下填
螻蟻上飽鳶鷂其間豈無盛年壯心幽貞素節貞時

命之賊何爲饑寒而短折士歿藜藿之空女歿糟糠
之缺子弟枵腹而顛踣父兄抱頭而決絕憤惋所鍾
情靈不滅或嘯於梁或祟於穴或托陰風以怒號或
涕愁雲以淒咽是皆足以惑人遁奸天心薄蝕正氣
恭湯郊氣燭龍燭其餘虐雨師鬱其甘霖能使人歌
惜於雲漢而禱竭於桑林爾鬼有知爾鬼有後余將
呼咸巫倭楚呪享爾以牢醑爾以酎飭皇爾忽荒道
遙爾宇宙毋過我滂沱毋傷我耕耨毋賊我黔首令
生者之粒新而死者之血食如舊

方集甫集卷之十一

三

方集甫集卷之十一

華亭方應選衆甫著

啓

謝座師震川何公

萬靈競爽總司命于鈞衡一脈綿流竊銜恩于水木
惟吹噓之徧借叨領春風抑瓦鑠之兼收誤當明月
何以鏤骨祇自捫心恭惟道起中州名高北斗金
相玉質誕開嵩岳之祥綠字赤符爰發圖書之秘家
藏昆壁坐藜閣以校讐世掌絲綸傍薇垣而侍從曩
方衆甫集卷之十一
張天網用掩人髦筆灑如椽掞煙花于六代犀然若
電燭水怪于三江某海上迂儒雲間下士行能樸遯
每懷刻鵠之羞章句么魔空負雕蟲之末辟之社櫟
自分臃腫而支離幸遇郢斤謬屬丹青而黜望龍門
忽焉點額魚服頓爾揚髯落落行燕載抱荆而售楚
淹淹守冀尋枕塊以歸吳心知長物之堪憐意絕浮
名之可戀藉大冶之餘煔致濕灰之復揚二室崔嵬
欣高山其在望三花縹緲卽枯木以沾榮第恐入洛
聲華遠謝士衡之雋游梁詞賦雅非枚乘之流况百

里羈人不免馬牛下走一行作吏終將雞鶩卑栖所
賴師翁鼓以風雲拔之踰蹕起扶搖于六月獲遂圖
南勤剪拂于九方毋令蹶北此門墻之厚幸而弟子
之極榮也契闊靡深涓埃莫補虔修不腆縷緒是將
倘麾頓于候人俾崢嶸于賤子

賀大中丞周公內轉

法臺畫靜烏分六月之霜僊詔春溫鳳下九天之露
鉞秉樞機之重嵬然擁坐中丞掾揮蘭石之香允矣
齊聲副相劍履星辰忽動衣冠顏色重新恭惟 象

方象甫集卷之十一

二

應三台名傾八座卓囊青瑣曾批 北極之鱗白簡
絳騶特列中州之戟武集兩河介冑截作金湯文抽
二室圖書調爲玉燭入關氣王重沾太史青牛分陝
功高總屬周公赤鳥勲業宗臣第一寵光 聖主無
雙枚卜其同特借股肱於上郡紀綱是憲爰收耳目
於當朝都門驄馬行行共道殿中之雅鎮城社鼠狐
落落爭歸柱後之先聲銘勒空同艸木盡成蔽芾
飛碣石風雲長護沙堤某櫟遯寒儒么魔賤吏窮年
櫪下每却步於羊腸終日枋間幸仰攀乎鳳翼雖高

深大造恩誠不責於螻蟻而涓滴微流潤亦何添於
解渤嵩呼忽如雷動春色恍在日邊奈台位森嚴累
躊躇於肅禁而下情展轉恨寥闕於慈容敢矢心而
載唐敬稽首而申賀

賀副都御史周公擢少司空兼謝代

蘭臺舊署曾攀 五位之尊圖省新銜忽領百工之
長儼矣尙書列座與天北斗以持衡群然將作攸司
掌土中邦而執紼衣冠妙選朝野奇逢恭惟 道應
圖書名高燕薊十載經營內外動垂安攘之勲一時

方象甫集卷之十一

三

左右公孤雅負平成之畧平諸人聖讓無皋益稷契
夔龍簡在 帝心若有上下艸木鳥獸不閱葦年之
久聯膺三錫之光色傍 龍顏香分難舌某向來無
狀所至有愆方鉞辱之是虞寧哀榮之敢觀鋒懸結
綠雌雄誤賞于司空質謝飛黃馳驟難酬于造父稭
日偕中原父老歌蔽芾于甘棠何時共上苑官僚沐
陽春于瑞柳感同喜至賀罔謝將爭知賜履最先詎
信投珠可報盈几私書不省冰壺凜比于化文滿腔
積素未伸篆縷情懸于彥博敬攄手板聊表心旌

中秋候河南郡公

冰鑑無私共仰天中之鏡
璫輪有約爭看海上之珠
鶴步影以婆娑雙清此夜
棠分陰而徙倚一碧當空
蘇頌侍直于鸞坡不煩秉
燭謝尙尋游于牛渚堪助
題詩揮塵樓臺縹緲近公
門之水乘槎河漢光華動
使者之星時挹高風報慙
明月對嬋娟而鼓瑟無能
翻金縷之章捧琥珀而稱觴
到處醉玉壺之色盈盈
白露遠懷已托于蒹葭冉冉
素秋微緒借傾于葵藿
伏惟台照特賜麾存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四

謝太僕周公

心秉塞淵共訝人龍之瑞
化成罔牧特來天馬之歌
欣看雲錦多群幸際網羅
異數光生盼睠感切傾馳
某識謝上襄材淹下乘力
常竭于奔走事每苦于羈
縻踟躕路輟間竊分步趨
之後號鳴櫪下能無剪拂
之思顧冀野多良寧乏驥
駟廼燕臺買駿竟忘牝
牡驪黃故雖一介之庸材
慙千里總辱九方之顧價
重百朋惟善相不索以皮
卽驚駘無失之瘦旣微需
于驅策敢自外于鞭箠木
李承筐未稱駿麗之荷曷

肝積懷珎傾法駕之前倘終控馭之私益效驥騰之報

內弟胡文斗遣聘潘博士

余以其母氏之托
曾子視之代作

澤國陽回寶曆添輝于一線
蓬門喜動藍橋締美于千齡
同心彌重斷金異姓頓傾倚
玉卜惟其吉情倍于文恭惟
雲間華胄海上鉅工鴻冥峰
沔之濱鵲起菰蘆之表詎許
倒峽定知腹飽三餘辨足縣
河爭羨牙飛五色筆下豈云
無夢昔應鹿鳴賦中自是有
神今占龍見如某行能樸
遯章句么魔十載游燕誤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五

逢買駿三年淹冀總覩空群
綿薄寧比方于風流敢希潘
岳倘索我形骸之外土木不
遺誠思君文酒之間珠璣如
屑因交深于骨鮑遂契托于
朱陳全弔一片肝腸孺子猶
吾子已合兩家骨肉阿翁卽
若翁况女質妙稟儒宗真無
慙于彤管而郎才粗耽學圃
竊有志于青藜豈圖初色風
塵便垂左袒祗爲半言魚水
尋許東牀惟葑菲之見收故
絲蘿之是附必他年共執牛
耳無論齊大邾卑期奕世長
保鸞音豈數泰盟晉誓虔修
不腆介月老以獻悅敬報好
述感風人

而將聘仰祈麾項曲荷寵涵

謝總河院大司空潘公

台精朗映萬象咸屬照臨海若汪洋百川並蒙浸濯
平成昔無神禹載錫玄圭吐哺今有姬公尤先白屋
榮增一盼感刻五中恭惟 生鍾岳瀆出應圖書三
朝浴日之心德同威鳳十載擎天之手功掩巨鰲冠
帶盡于梯航率卉服鳥言而入貢網羅窮于山藪將
瀾毛溪芷以兼收惟餘潤之旁沾寧細流之必擇其
雲間賢子汝上波臣才謝迴瀾敢望斗升于鮒轍節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六

賀行河使李公得子

陰德高門兆久占于種玉至仁亢胃祥忽發于弄璋
華封三祝願多周頌再言稱錫箕裘衍慶冠冕生輝
恭惟 含真默默秉節稜稜高標藏史之風直接聖
相之軌彼蒼啓祚熊徵允協于東皇維岳誕神麟趾
適呈于中土繚繞浴盤五色三生正釋達之金身崢

嶸魔鑽千尋九世現韋馱之寶相夢中雙筆無人不
道可兒掌上八磚有子定爲名士某欣逢世美喜倍
恒情望李氏之龍門儼馬天際攀謝家之瑤樹宛在
日邊

賀河北使張公令子領薦晉棘

扶搖萬里蒼龍搏溟北之鵬輝采九苞丹穴起河東
之鳳奎斗張星第一璫瑜晉壁無雙恭惟 大塊文
章中原柱石三槐種秀允符王氏之男五桂流芳宜
產竇家之胤化却池中物忽奮跡于龍門懷將席上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七

珍旋標名于雁塔姓字已香僊籍英華獨步騷壇豈
夢入青峰調絕湘霧之瑟抑祥占赤鳥價收學士之
錢人間玉樹琳琅天上金門咫尺某身叨玉潤耳屬
雷鳴霏霏白雪沾來伏聽秋聲于下里靄靄紅雲擁
去佇看春色于上林艸木亦使知名風塵爲之生氣
賀新巡道崔公擢自濟南太守

琴鳴濟上久欽大國之風鳥指天中忽動真人之宿
賜璽書于治郡九霄雨露方深瞻旄節于徵車萬戶
雪霓正切恭惟 盛世鼎彝雄藩磐石四知皎于白

日一笑方于黃河秋夜登樓惟圖書之入詠春風行
部卽艸木以知榮第策循良屏標姓字繡衣雲擁分
汝水而澄清画戟霜飛倚嵩陽而保障雖昆蟲微息
且將吐氣垂涎况牛馬下陳能不肝衡舉額覩甘棠
以繾綣忍辭父老之攀轅攜舞鶴而翱翔寧念兒童
之騎竹沙堤新築伏候前驅弩矢競趨行隨末乘

賀中丞吳公擢留都少司寇

蘭臺畫擁簡飛薊北之霜柏府春開盆洗江南之雨
蓋留都上游最勝雄蟠地軸股肱而司寇獨坐當尊
方輿甫集卷之十一

八

象應天門喉舌非安謬素孚物望曷稱具瞻必夢卜
洵協人情始堪華選香生叢桂色動繡衣恭惟 乾
坤鉅麗岳瀆精英生舍婺宿之輝爭傳霧豹出應鍾
山之瑞共快雲龍當年南國薇垣允矣三朝繫望此
日中原画戟居然五岳稱尊投壺麾羊府之風四方
作極握麈嘯庾樓之月萬里長城國有老成詢諸稷
契益夔耆舊誰當黃髮邦惟司直參以兵農禮樂典
刑尤重白雲况金陵夙號帝鄉五侯七貴之豪豈少
鼠狐馮社而玉律欽承王憲八法九議之爰定需臚

馬埋輪允武允文特借才于副相惟明惟慎遂長秩
于西曹方今廊廟拊髀寇賊蠻夷正賴皋陶邁種兼
以府宮殊體鹽梅黜蕞寧須傅說旁求斧畱觸鷹之
聲會見提槍夜掃座待爽鳩之掌行占貫索宵空電
閃朱旗艸木盡成刀斗霞飛赤鳥鬼神長護能罷某
僕慙鄙儒么麼廝吏吐哺恩深肺腑不異家人銘鏤
感結肝腸難酬國士忽看賜履倍切彈冠節鼓將興
恍台階之在望慈航漸遠嗟苦海之無期祇喜偕父
老沙堤望馬頭而氣吐何綠共郎官粉署聞雞舌而
方輿甫集卷之十一

九

香生

謝大司馬崕嶽張公

画省春開象應天門之喉舌牙旗畫擁威磐地軸之
股肱五色筆灑禮樂三千胸藏鉅麗一紙書調甲兵
百萬掌運經綸畫開白鉞之林亘左右輔而銷殺夜
對青藜之案披大小西以探奇坐嘯總屬韜鈴吐咳
卽生澤潤某雲間賤子海上波臣極陋至愚靡綱按
于書肆窮年矻力空駕守平說鈴夏蟲語時竊懼疑
冰之妄秋水蒙灌忽來望若之驚伏遇 鐸振東南

櫛六代風煙而收羅尊俎器微文武采三吳竹箭而
輸委纍纍廣開法藏之閣何數驪珠象罔倍借藥籠
之用不棄馬渤牛溲遂令一介之微頓辱千金之享
材同拳曲軸解誤就成斤穎謝于將莫耶竟甘躍冶
沈淪歲月曷勝屈蠖之羞寤寐楷模徒負登龍之眷
青燈夜雨志靡勵于三餘黃卷春風名僅收于九折
喜溢公車之對榮分甲帳之私廼懷璽以分州竟夢
刀而得冀分非高足夙沾雨露于宮牆廡在下僚俄
凜風霜于榮戟望斗口輝輝燦燦恍接台光撫漳千
方衆甫集卷之十一

十

候少司馬鄭公

道貫三才名標八座秋明列戟竭保障而心勞晝靜
含香捲韜鈴而掌運蓋尙書司天喉舌而祈父作國
爪牙鎖鑰北門十載塵銷瀚海樞機中閫一朝石滿
雲臺劍履半拂星辰衣冠盡歸節鉞其學慙繡虎政
謝屠龍昔守恒南每切高山之企今麾汝上寧忘流

水之原玉帳風清久矣相聞司馬金甌日近果然銓
卜鄭公刀頭直畫華夷仗下齊收文武包韓羅范不
徒西夏無雙出召入周誰道中朝有二窟谷遐陬舉
額門生故吏盱衡竊斗升以負宣知則吾豈敢暨尺
寸以酬路薦惟此爲然積愆靡年莫效涓埃之報馳
函千里聊申銜結之衷倘呵護于衙官頓崢嶸于下
走

賀洪陽張相國大拜代

天生國老允符玉鉉之材帝夢巖臣惟肖金甌之象
方衆甫集卷之十一

十一

蓋宰相平章萬事名壓黃扉故弓旌簡在一人眷隆
紫禁宸宸喜動冠蓋輝增恭惟大塊文章中原柱
石豐城占氣忽干牛斗之分廬岳誕神正應甫中之
瑞兩代功扶化日十年養重開雲煉五色以補穹不
讓神仙李泌障百瀾而迴渤爭傳峭直韓休身疑漢
世赤松暫托台星而依赤帝手是皇時蒼頡還提椽
筆以造蒼生從來江表煙霞踪跡謝東山之野自此
朝端鼎錫絲綸宣北闕之音驚看古壁籠紗快覩沙
堤躡履其學慙刻鵠官忝聽烏景模範而執鞭曾附

里中後乘望鈞衡而勸駕願為海內先驅方今宵旰
拊髀固知雲龍風虎之交亟須名世兼以官府殊體
遙想麴蘖鹽梅之用寧止救時卽窮谷深山艸木亦
欣鼓舞况門生故吏班聯盡荷吹噓謹奏尺書聊攄
寸臆

賀副都御史傅公拜少司寇代

蘭臺舊署曾先觸鴈之聲圖省新銜忽長爽鳩之秩
儼矣尙書列座與天北斗以同尊褒然司寇齊衡掌
國西曹而作禁衣冠妙選朝野奇逢恭惟 道應圖

方象甫集卷之十一

十一

書名高吳楚百代偉人第一三朝元老無雙都門驄
馬行行僉道殿中之執法城社鼠狐落落爭歸柱後
之惠文激揚氣厲九秋秉憲寧慙趙抃平反霜飛六
月折中共舉皋陶廼從副相之班特晉亞卿之地律
持無害爰書時讞于諸司民自不冤貫索宵空于庶
獄六卿之官倍百清比白雲五刑之屬三千慎加烏
府園扉不夜城旦生秋其心許孤忠職叨六察青箱
微業幸占梓里之光赤簡特簪欽稟柏臺之記一封
詔下三獨階崇雖織及昆蟲且將垂涎而動色知走

斗馬能不矯首而肝衡謹積葵衷遙申曝賀

壽大中丞孫公

烏臺畫靜曾參副相之階圖戰秋明特擁中丞之壽
望氣共占越霸蔚起名門觀風無若齊雄元稱大國
春生劍鳥喜溢縉紳恭惟 紫電彌天白虹夾日王
氏三槐舊種振振宜爾子孫實家五桂聯芳奕奕難
爲兄弟南宮獨步爽然士類羽儀北斗分曹早矣人
倫衡鑑坐松廳而持簡都亭騰落鼠狐秉鏡柱而建
牙銅墨神傾驄馬五色筆彩搖昆壁文收鄒魯三千

方象甫集卷之十一

十一

一紙書氛掃檣槍武偃淄青十三握麈嘯庾樓之月
玉壘岱宗投壺麾羊府之風金湯溟數聞孫琳超絲
今史雅當山吏部之推憶皇甫籍甚會稽愧乏元希
聲之贈看鳳毛于上苑再遶慶龍狎牛耳于東封願
從邾莒六郡老羸扶杖不勝明德之思四方豪傑彈
冠尤切下情之戀

重陽賀大中丞李公

秋空萬里久欣雁塞之清節屆重陽遙矚龍沙之雅
知大人有賦欲陪從以登高念小子何知徒望雲

遠望茱萸細把藻芷未伸忽手札之見遺玉山並墮
慙心旌之靡托藍水俱悠宋子題糕坐失詩豪一世
桓家落帽空傳事勝千秋瞻廳館之雍容仰敬亭而
徙倚恭陳短句用寄微衷

答張裕齋

日擁僊鳬幾見江南春色雲扶使雁再銜薊北秋音
新騎竹而舊歌棠難忘兩地朝書屏而夕賜璽豈待
三年德欲無言頌已成于桃李心如有嗜思勿動于
葦葭簡傳海上張槎貺剖山中葛井其浮沈散署寤
方輿甫集卷之十一

古

寐高標含鼓仁封素沐鳴琴之調邀游化境重傾投
轄之情九陌花飛何似看花滿縣十行錦織宛馬製
錦當時神明所在有聲父母依然孔邇屬者鸞皇久
集縣知桑梓恩深少馬鵬鷺高鶩竊恐扶搖道遠雖
攀轅之莫逮實勸駕之彌啟稽首而登總之瑤瑤之
報盱衡以竢不勝饑渴之懷

賀少司馬陳公拜少宰

代

樞機任密寵曾溢于司戎品藻隆名遂參于啓事
非胸蟠武庫何能佐國爪牙必宿應文昌始得稽天

喉舌六卿具瞻領袖百執僉屬陶甄恭惟道包經
緯聲振華夷縱橫禮樂三千抽奇禹穴韜畧甲兵百
萬銘伐燕然物望不著于安攘其道長城有賴人情
久賢于夢卜縣知明鑑無私特虛八座之清華兼率
三銓而注擬上同太宰持衡秉穀師師待拔于泰茅
下與諸曹裁競抑浮訛訛陰消于夬覓書停內閣門
無蹊徑之嫌馬牧中庭朝減車徒之從風神朗映坐
來堂上玉山月旦澄澗捧出禁中金鏡賜履直干象
緯彈冠共慶章縫某材謝斲輪官叨攬轡花磚簪筆
方輿甫集卷之十一

主

矢批五位之鱗梓板題書敢附九苞之翼帝心簡
在讓無稷契夔龍省眼聿新欣有李盧裴馬台光儼
焉斗口曝懷遙在日邊

賀留都大司馬孫公轉北太宰

代

舊德名門累晉鳴鳩之要新銜選部特倡鵷鷺之班
非韓富才肩豈能驟躋樞密必伊周望軼方得超拜
宰衡象映三台榮瞻雙鳥恭惟天挺人豪家傳國
器大海醞釀節氣日月崢嶸先朝培養英雄風雲蔚
炳衣紫緋者數世誰擅曰眉握鼎萬惟一人公匡黃

耳允文允武褒然廊廟之棟梁惟慎惟清儼矣續紳
之領袖邦政名逾祈父南都借我股肱廷推鑒極山
公北斗作君喉舌濟濟百揆聽敘雷動冠裳巍巍八
座讓尊星移劍履幾載艸茅巖穴拭目而望題才四
方羅網弓旌傾心以思攬士察味于淄澠之介羞與
俗以浮沈相機于牝牡之間肯循資爲中正画省身
先奏事形庭首序舍香某少負雕蟲出懸仗馬汝南
持斧敢誣月旦之評白下秉銓恒切冰壺之想從此
賢關盡闢六聯合而泰階平行看王路頓夷九扈清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十六

而豐蔀徹砥日偕中原群吏鶴望濬冲何時共上國
諸曹龍登元禮敬撫手板聊表心旌

六月十五壽直指周公代

祝融司令熏風逢咏舜之辰匡岳誕神瑞日擁生申
之度隱隱占青牛柱下琳琅李老千言翩翩起白鶴
天中縹緲周公雙鳥夙世掌玉皇香案坐據松廳法
署鏡面驚秋茲辰分金母微燈繁將柏寺高筵銀河
不夜攬轡而春臺萬戶縣弧則壽域八荒東都之騎
馳雲盡道東方宿動北斗之杓酌氣寧云北海觴傳

將與鄭圃至人直游化國卽令梁園詞客難奏華封
恭惟 寓內名流朝端碩望豫章之林獨擅梗枿杞
梓空材燕市之價倍收駟騁驂驅丁乘自九江杏煖
而湘霧之瑟聲動曲江暨兩縣桃濃而單父之琴化
兼壯縣示蒲堂上鸞皇最著于闕庭立戟仗間狐鼠
陰消于城社暫作鹽梅之味而水晶特賜何論文學
大夫載觀伊洛之風而水鑑重開允稱巡行御史盆
戴反三年之雨福星一路總屬使星斧持飛六月之
霜湛露四方共釀僊露頃者奎中啓旦火正儲精清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十七

蔭垂門會親日躔在柳寧馨滿室曾經陸地抽蓮當
年釋達轉身浴盤繚繞此夕韋馱現相廬鑽崢嶸借
上界之班聯爲明時之鼎餽緱山笙徹玉鳬遙自扶
搖勾漏丹凝葛井久成橄欖激揚秉憲絳騶白簡已
砥節于中流太少探奇綠字朱文更飲醕于大藥出
宣我樸作人之訓世躋陸栗赫胥入守蒙莊齊物之
篇心醉冲虛淡漠五百年而君五百年而相偶當彩
鳳雛嗜八千歲而春八千歲而秋長指甘棠蔽芾念
某官同簪筆直遜埋輪畫聽西臺赤膽真傾 明主

宵瞻南極黑頭上應老人忽而居忽而諸冉冉嘆乎
踪之虛邁俾爾昌俾爾熾綿綿欣景筭之游臻非熊
非龍非龍非龍非豹非豹遠過磻溪而不朽如山如
阜如岡如陵如松如柏直連蓬島以無疆安能圖繪
關中擬楊家之獻錢穆父竊欲笛橫江上效李氏之
頌蘇長公

壽大中丞吳公代

朱明麗彩赤鳥開淑景于天中碧落呈祥青鳥報長
春于海上玉節卧峴山之閣六月霜飛金莖榮嵩岳
方輿甫集卷之十一

六

之枯九霄露隊冉冉香飄畫繡蓮房抽陸地之衣輝
輝色奪夜珠桂殿搗寒宮之藥經綸掌運指麾總屬
風雲興身調吐納俄成龍虎退社錫將火德代是
文明太和葆自沖襟人看燕喜僊品偶來住世宰官
暫借匡時恭惟 振古英雄當朝柱石詞林鼓吹腹
笥奎壁圖書政府羽儀行監縉紳領袖自起家鳩署
而鑒賞擅于司空暨晉秩琴堂而循良軼于太守爲
屏爲翰到處歌流蔽芾誰云召伯無雙 賜矢賜弓
于時 寵沐駢蕃共道吳公第一歟歷勞襄內外翺

翔名壓華夷天生社稷全才陝以東陝以西惟公喉
舌 帝念封疆重任河之南河之北作朕股肱建牙
銜副相之章開府擁中丞之纛一紙書號八方介冑
龜蛇刀斗長城三尺法肅九郡冠裳雞犬桑麻化國
執斗杓而酌氣常懷煉石之忠抱玄牝以含光不廢
餐霞之秘茲者星纏次柳日射縣弧緱嶺雲深正值
甫申之地關門氣王重開令尹之函陞離宿動微垣
疑是燭龍吐出彷彿簞添華屋除非松鶴銜來虞瑟
操音解民愠而阜民財功歸何有箕疇衍數貽爾康
方輿甫集卷之十一

九

而好爾德筭永若增發源溟渤遙連五湖獨長漳水
昆侖下注百谷推王揮清塵于庾樓帳下鳳笙隱豹
檢秘書于梁苑枕中鴻寶希夷白叟黃童竝欣胥氏
之游治域卽爲壽域蒼頭綠髮爭效封人之頌大年
奚啻小年某識獄叨司典刑幸托境內絕無冤甬人
歸解網之恩園中偏有仁風吏式鞭蒲之化悠悠忽
忽陶甄總賴鉅工穆穆溫溫模範真欽元老尊停河
朔誠慙一石之將宴集蓬萊願借三花之獻文難足
志情見乎詞

荅御史劉際明

畫擁烏臺閩海威驚觸鴈春回絳帳瀛山喜溢登龍
桃蔭兼柏陰俱稷法星與奎星並曜柱下史開昆壁
俄收鄒魯三千囊中墨吐煙雲頓起滄溟九萬其器
慙武庫衡濫文壇長欽范甦之霜丰稜舊挹緬想庾
樓之月嘯咏今承捧緘大國決決望氣中原奕奕延
津契結當無按劍之虞合浦光浮竊有遺珠之懼空
北敢云過冀指南端幸隨轡敬附紀綱聊酬尺一執
鞭伊邇矢筆不移

方輿甫集卷之十一

十

候制臺孫公

節擁東方竹帛長縣日月名微下里非封幸托風雲
荷大海之兼容沾濡已久欣高山之在望仰止方新
鴻造難酬竊私冀竭恭惟 英雄命世文武憲邦南
宮士類羽儀北斗人倫衡鑑天扶累朝楨幹玉燭春
調帝念三輔股肱金甌畫卜當司馬臨邊之日會旅
葵入貢之秋茫茫禹甸三千手撐大柱屹屹燕關百
二身作長城某章句么麼行能樸遯東素稱重地
洛下豈乏名流一命若驚慙實深千奮負三生多幸

喜倍溢于龍登當年本本元元敢忘水木此日趨趨
步步恍接星辰榮戟森嚴知執鞭之有待關河迢遞
恨負弩之未皇肅勒蕪詞遙申芹悃伏祈賜頓不任
傾馳

候司馬張新屏

恭惟道起南州名縣北斗陰德惟明惟允應高于氏
之門壯猷乃武乃文特借寇公之鉞天上張星忽聚
關西李史重逢曾蠅經緯三千 帝居是鞏掌握河
山百二天險若增魚鑰生春龍沙不夜某昔沾溫日
方輿甫集卷之十一

主

壽詹參知牧甫

象應文昌胸蟠武庫浙之左浙之右夢能瑞協甫申
關以東關以西分虎雄符周召時維六月誕屆千秋
坐永日以凝禧揮熏風而燭惠棠華遙輝画戟千里
生春梓枝竝映華燈九微不夜帳下鳳笙隱約枕中
鴻寶希夷蓬島雲深疑接浮丘之鳥榆城路杳媿羞
曼倩之卮敬獻微芹聊當大舉

新正候大中丞王公

玉律初回共沐王春之化金甌永箕爭歸卿月之功
霏霏魚鑰衝關九邊日煖裊裊龍游動地百道風清
獨坐雲中傍青陽於左个高牙天際瞻紫氣於西方
心和而形與俱和天地收之一掬內順而外亦效順
華夷賴以四維回角無聲嘯擁北樓山作戟膏車有
脚歌盈南陌雨如酥華筵酬及同人彩筆書占大有
其夙叨剪拂新荷栽培遙思寮采雲從心縣北斗總
戀音容歲隔身遠東陲無能稱柏葉之尊伏數台階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圭

賀葉秣以勒椒花之頌聊勤塞嶺梅花佇看 帝眷

重申爰祝天禧駢至

賀相國王公代

東山勝屐久虛安石之才北闕溫綸尤急甘盤之學
郡邑爭爲勸駕豈能長戀煙霞廟堂倍切彈冠從此
再扶日月袞衣晝接几鳥春生恭惟 乾坤鉅麗岳
瀆精英三生含玉案之香相現宰官而度世十載應
金甌之卜身依 聖主而匡時鼎鉉功成暫娛情于
綠野泰階望重恒注意于黃扉畢召寧乏黑頭負衆

必歸姬旦嘉隆漸希黃髮秉軸仍賴王祥臨軒顧問
從容定議 龍顏有喜開閣攬延勤懇縣知鳳翼齊
攀方今旅葵不貢之秋四夷窺而八蠻伺正值司馬
遷朝之日六符正而九尾清基品謝東方官叨執法
觀風汴上每思霖雨之澤商候氣天中忽訝台星之
回漢可奈婆娑院柏無能借絳色于紗籠行將徙倚
宮槐祇願挹清徽于絲竹恭摺手扳總慙元獻之雄
詞聊表心旌遙賀韓公之大拜

賀僉都御史李公代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圭

法臺畫靜鳥分六月清霜僊詔春溫鳳下九霄湛露
鉞秉樞機之密出擁中丞掾揮蘭石之香入齊副相
星辰忽動冠蓋重輝恭惟 盛世人豪熙朝國老道
高關陝姓名不愧奇章化被荆襄勳業直符羊叔攬
轡風生檠戟居然南土爪牙埋輪直震都亭允矣西
臺領袖形騶蒼佩錚錚執法于殿中白簡青箱岳岳
彈文于柱後公輔傾心推轂爭誇三獨之尊賓僚拭
目盱衡共仰二臺之薦其叨乎侍從幸厠班聯指河
洛而巡行總借威于觸鷹瞻斗山而仰止願徵龍于

窳帷之有日掃堤以埃知駐節以何時

候職方賈知白

冉冉春光行看九十盈盈客路夢繞三千往承麗藻
相將深佩雄襟遠拂奈軍書填委鞅掌爲勞因子墨
闕疎論心未竟金蘭臭味曾欣賈至同朝土木形骸
總愧方干異代况太公今之北海折節賢豪而小子
昔附南州忘年爾汝間過漁陽選地如從碣石談天
頃者捷奏西垂聲騰大內樞機神運久紓夾日之忠
于羽化成爭羨凌煙之績太常鐫竹中帑賜金千秋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圭

麟閣鴻翔寧數彤弓載錫兩世馬曹鵲起頓占赤紱
重新不佞許國情均通家誼重謬承承乏惟臨技之
易窮忽被閩移更蟲雕之難罄願托文園之素圖公
帶礪之銘斬分武庫之儲振我章縫之鐸及瓜有日
報李無時謹遣從官敬聞謁者

賀大中丞李公

恭惟 化際雍熙神游淡漠人情推戴爭知夢卜方
新天相起居共喜吉祥祥至撫條風而煥惠青陽大
地重輝披沆露而凝禱紫氣西方再見韜鈴畫擁

羽毛車馬以竝欣凡鳥春生卽艸木見蟲其咸若基
情縣檠戟跡滯封疆遙思交泰之期正屬永和之候
自公有暇祗應退食委蛇微愜徒勤莫遂振衣俛仰
聊以寸緘尺牘敬祈萬福千齡

賀大司空楊公六年考滿

泰階沕穆久扶堯表之勲鵠鉉巍我載奏虞廷之績
非赤心凡几曷續宗工必黃髮皤皤始稱元老光騰
劍鳥喜溢冠裳恭惟 道起河東名高海內司天喉
舌與北斗以齊衡作 帝股肱任中邦而成教剴剔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圭

歲裏內外奚止禹甸八年安攘時敘後先不讓畢公
四世上上無如公最不不雅愜 聖褒僊詔春溫縹
緲章飛雲漢大官畫錫依稀晏集蓬萊其疆圉羈臣
門墻下吏遙瞻紫氣如奕葉之重輝俯切丹衷愧微
芹之未展恭摠手扳敬托心旌伏願世集鳳毛日依
龍袞金甌手卜二十四考駢臻玉燭身調百千萬秋
鞏固

謝張新屏

雄關坐鎮矚紫氣于東方寶曆行頌占青陽于左个

爆竹聲驚夜柝花影動春盤念和風與化日而俱
熙看台斗齊歲星以竝曜每過狀尊俎餘瀝猶香
初歸碌碌簿書半片未獻方慙後報忽辱先施海闊
山高欣曠懷之在邇天涯歲宴飽明德于無窮

荅乙未門人

時在永興閣諸生十人登第其一
人豫士亦辛卯所錄者因其見存
及故

節擁一丸暫借北門之鑰械題千里忽來南國之珠
當年桃李陰濃此日蕪葭色動遠方怒爾空谷足然
不佞猥以吳歎幸聞鄂調連城合浦爭看席上之珍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毛

流水高山魏乏弦中之鑑恢恢天網濟濟人髦九十
齊驅彙拔同符武亂三千大對瀛登獨擅文昌淵源
竝幟朱門姓氏兼聯洛士或石渠載筆或花縣鳴琴
或待詔于螭頭或含香于雞舌或被宮雲而試舞或
沾錦畫而于飛是皆依日月之輝而養夔龍之望者
也何意不遺故舊申以綢繆太史濡毫如金聲之擲
地群公削牘恍玉屑之霏空隻字箴銘百朋什襲在
諸君子愛而忘溢在不佞感且增慙所望無媿賢科
勉崇令聞平生豈徒溫飽不朽斯存壯志寧厭高深

先資可念不佞微光未照飫德靡涯矣

荅李伯東

道尊南國名蔚中朝詞華二妙雁行人稱難弟勲伐
一時鵠起天相哲兄帷幄持籌蜚輓遙連水陸俎尊
橫槊鈴鐃半入雲霄緬思燕市之驩三秋荏苒况復
閩闈之役千里參商延津劍別偶然合浦珠圓宛若
不佞刀環繡澀歲月婆娑總執戟之有年聲漸司馬
顧折衝之何技節徒虛龍駑豈當前齋馬負重所幸
高標伊邇尋常把袂之期寧知淑問不遐忽荷彈冠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毛

荅李伯東

春花爛熳聞鶯聊托桃紅彩筆縱橫倚馬敢追李白
人靜金微宋宋趣在無絃夜闌玉漏沈沈情難返轄
十千命酒豈徒河朔之傾三百連篇寧數會稽之勝
游魚忽馬出聽倦鶴如解來迎卜畫幾何不減篝燈
之興通宵有待無妨橫槊之歌兄既言旋言歸曲終

復奏弟雖亦趨亦步和寡爲慚敬因簿領之餘附荅
文心之緒

立春後一日請李伯東

晨風甫奏物華徧映青幡夕月將圓煙景交輝絳燭
且我二人合璧真成一刻千金帳獨梅花不飲其如
永夜笛分蘆管徵歌况復宜春敬效鶯求聊攄燕喜
上巳日請李伯東

和煙裊裊驚看堤樹爭妍旭日遲遲可奈院花獨黯
六水三山開勝槩還憐春借牆頭千紅萬紫競芬菲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无

總讓碧分洞口時維上巳我有嘉賓竝蒂連枝曾托
無言之李飛觴促席尙當未及之瓜折來絳雪披襟
偏宜僊掌攜就明霞滿掌解助客懷倘扳杜甫以竝
尋寧羨劉郎之虛渡

季春請李伯東

春維莫矣客將歸兮况夫穠事甫新能使襟懷空抱
相逢不飲其如洞口桃花有約須來莫負牀頭竹葉
端陽請李伯東

薰風郁郁西湖勝色堪卷午日遲遲北海高標豈續

敢借辟符之令聊申結縷之懽萍聚幾何忍使物華
虛度蒲斟難再况兼旅緒滿懷薄言采蘋笑迎飛蓋

立秋後一日請李伯東

八千既散東方王氣獨餘三五雖逾北斗文正正爛
前堂羅以鐘鼓玉樹堪然別館布之琴箏金微嗣佇
恐煩主謁敬托客卿永夜沈沈不羨人間四美明河
耿耿欣聯天上雙清是用滌醴敢送飛蓋

冬至日請李伯東

香傳画省已占九土之同氣轉緹葭俄際一元之復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壬

龍沙頓煖魚鱗衝寒躋化日于金臺更逢至日擁長
春千玉燭爭報先春人當道長之期正彈冠以竝慶
節屆陽亨之候宜獻履以相將况積縷之未紓惟稱
觴之恐後寄太音于玄酒其在此時徵同調于異鄉
忍辭今夕

荅李伯東兼謝和衷

清和天氣花飛九塞之紅繾綣客懷柳倍三春之綠
聞驪歌而結慨托燕語以畱懽恭惟人文太白代
寶空青甲第名懸獨擅河東之秀關門氣薄重翻柱

下之藏絲綸奕世爲光總羨鳳毛五色旗鼓當年並
建誰堪牛耳千秋基海若無窺灤陽暫借敢以小巫
之技言攀大國之模我世兄情切雁行繆辱金蘭之
契諸君子愛推烏屋應知水木之原一時共事高情
中心是戴千載中原勝會何日能忘雖沼沚澗毛難
薦王公之御而燕山閨水忍輕賓主之酬敬卜餘閒
聊申別臆

別李伯東

南國斗山北門鎖鑰從弟策名而後久欣倚玉情真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與兄同事以來尤覺斷金誼篤私愧雲間之陸繆當
口下之荀舌有青蓮不數雕龍碣石身依白社無煩
夢鶴遼陽益自春以徂秋踈躑風霜曾托音徽于後
乘嘗卜晝以至夜婆娑歲月幾微嘯咏于清尊豈期
樸遯庸流忽辱文明化境寒暄是長方深俎豆之羞
盛帳遙張頓修瑤瑤之錫公筵旣賁祖席重申親鳥
影以徘徊重荷停雲之眷想琴聲以徙倚能忘流水
之思聊擷芷而搴蘋效投桃而報李捧觴虛坐心長
戀于歌驪倒屣迎門目幾懸于結駟

答李伯東諸公和衷

氣主東方久聚真人之宿光依北斗忽承長者之風
諸君子傾蓋彌深我世兄彈冠更切三施無已一曝
未將謹涓某日借傲新月言就慶雲如明信可差願
行旌之早駐矧下情若渴雖投轄以何辭

候封翁李公

天相偉人百代衍箕裘之澤帝私元老三朝膺綸綍
之恩庭前鳩竹長閒春秋幾度沼上鳳毛並舉日月
長依寵軼時流光分世講恭惟 學擅南方名傾北
斗出游函谷開道德于千言歸隱衡山托神倦于萬
卷古惟謝氏王氏振振宜爾子孫今有元方季方奕
奕難爲兄弟風雲蔚變已看雁塔齊騫雨露覃漸快
觀鸞筆下錫海色春開浩蕩瑞接瀛洲堂陰畫舞斑
斕香生粉署始信千門之大當年種德非虛應知荀
族之興此日亢宗有自情怡綠野共欽黃髮瞻皓武
接丹墀爭羨白眉楚楚某猥馬下里叨附通家久聯
伯仲之交如聞鯉對遙想父師之訓未遂龍登薄言
采蘋聊當束脯尙擬問奇于夫子庶幾無負于此生

賀御史徐公

盛世瑞麟清朝鳴鳳瑤山直節久欽北斗齊衡劍浦
新聲爭快南溟竝潤雅鎮都亭岳岳天付丹心巡行
郡國稜稜人驚鑲面柱下光搖昆壁文收濱海同鄒
魯之三千苑頭氣壓虹霓武真臨漳儼殺函之百二
豪傑彈冠相慶老羸扶杖往觀其章句么麼行能機
邀繆承承乏空躍馬之心長叨被闕移愧雕蟲之技
短何幸躬依繡斧頓令色借青衿法星偕奎象高縣
有倬雲漢化雨與清霜遠播如遵汝墳奈袍繫爲遙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午日荅王總戎

時維五月家騰縣艾之權節擁三山帳肅辟符之命
撫南熏而奏瑟總沐清風截東海而橫戈叨分化日
旌旗鳥奕猶煩縷結高棕算俎雍容不廢蒲傾故事
花吐紅而垂笑若覩朱顏酒浮白而不空遙沾玉液
但恨寒蠶久滯何緣借箸于席前應知画戟遡還尙

修芹于門下

午日壽俞養弘

薰風正永初逢咏舜之辰午日重團共親生申之候
萬戶惟騰插艾千秋慶值縣弧赤鳥流大火於天南
榴紅共豔青鳥報長春於海上蒲綠堪傾不佞自愧
無聞恭逢有道忽光陰其荏苒空歲月以婆娑閭苑
霏霏既後蟠桃之獻瓊壇落落虛懷角黍之申重辱
先施可勝內愧浸尋河朔敢稱北海之尊薄采武夷
聊當東方之棗

方東甫集卷之十一

雷

候陸平翁老師

恭惟帝夢巖臣天畱國老三千年學擅長辭陸相之
尊九十年躋益懋舉公之慎竹帛高縣日月絲綸久
托煙霞其章句么麼行能機邀生慕聖賢之訓遠淑
門牆長叨伯仲之交親承衣鉢因依光于北斗偶借
色于南宮豈圖數載落魄之餘而有今日量移之幸
王庭未徙空躍馬之心長師席初承愧雕蟲之技短
我師進之堂祀提以楷模身傍雲霄會見歲星之常
曜口傳鄒魯寧知時雨之忽沾自八月上旬而三山

甫稅元元本本能忘儼若之思步步趨趨實切墮乎之懼

荅徐匡岳

伏以簡命聿新欣覩熊頭之賁微材量徒祇增驥尾之羞八閩雨露久留彈冠是切三輔烽煙初釋負乘爲深恭惟 道高南國名歷中朝入典秩宗直軼夷夔之駕出司文獻前凌楊馬之壇鄒魯再見海濱蘇湖總歸門下風迴芹序戶有誦而家有絃宿動薇垣朝書屏而夕賜璽天厚菁莪之化教鐸居然人迫蔽方衆甫集卷之十一

圭

芾之歌仁封宛爾不佞行能樸遯章句么麼昔厠棘闈每重遺珠之懼已叨戎幕曾無運幄之功豈期遠借吹噓遂致旁羅葑菲文事旣慚于武備曹隨尤謝于蕭規蓋桃李三千陽春始能遍樹而鵬鵬九萬栝勺何以養翰自惟末學無承調難分于山水深幸先猷有托望伊邇于斗牛顧咫尺之未申勤瑤瑤之忽墮一言許以心置千里其若面提奈碌碌邊塵嗟及瓜之無幾而烏鳥家戀忍行李之莫先計申金石之懼應俟兼葭之候敬因役者聊布謝悰

中秋荅姜游戎

不佞時當閑閑興倦登樓耿耿秋光莫遂稱觴之願娟娟夜色徒厯橫梁之思心挹高風報慚明月薄將桂醕聊表片衷倘堪玉碗之資如其水壺之賞

賀制臺刑公

画省春開象應天門北斗牙旌畫擁威磐地軸東陞入惟喉舌特司統六師而平萬國出則股肱專寄亘三輔而鎮八荒窮髮生秋扶桑不夜恭惟 英雄命世文武憲邦赤膽抒籌諸塞落范韓之魄丹心補衮方衆甫集卷之十一

圭

九重舒頗牧之髀屬者宿動機搶妖生島嶼僉謂當朝大柱簡在元勳帝思奕奕伏長城銜茲寵命叱咤風雲作氣指麾日月爭光雖高麗之式微而羽檄頓生何似羌髡庸蜀卽中行之終潰而爪牙旋奮不殊衛霍英彭一丸烏合幾何跡絕飛雲之網數載鯨吞無狀波清駕海之鞭縣知塵囂庾樓天驕屏息自此銅標馬帳日出無塵某章句么麼行能樸遯昔叨薊北心嘗奮于投戈今徙閩南枝辛寤于擗管操刀是懼越俎爲慙忽聞司馬頗行不覺雕蟲色動華夷舉額

豪傑傾懷邊徼孤臣身與河山共遠門墻故吏念隨
艸木俱飛遙維棨戟以何從祇睇襜褕而增戀敬陳
手板聊表心旌所望鼓以鑪錘拔之踰蹕洋洋遠潤
仰希溟水之流漠漠寒灰重沐灤陽之照倘得少據
驚鈍其敢虛負鴻鈞

病中上御史徐公

恭惟 衡鑑當天羅網徧地從三千以鵬無復遺
珠拔九十而龍登總稱入穀頓使公門機事遠追王
國菁莪譽士英英彷彿蓬瀛之集嘉賓衍新雍容琴
方衆甫集卷之十一
瑟之和其偶困采薪不皇稱望雲橋而徒倚祇深
附翼之思瞻月殿而娉娉空切攀花之戀倘微露寵
稍便起居式看孟博之澄清兼賀歐陽之貢舉

荅德清令連公

恭惟 學擅八閩聲騰兩浙青雲鵠起爭看杏占上
林白日鳬飛更羨花開名縣畫擁北樓山似画心與
琴清春行南陌雨如酥澤隨轍潤不佞浮沈散署居
寐高標豈期千里之迂程忽荷十行之見擲雄文爛
千製錦大貺珍若兼金明德惟馨深荷兼葭之戀私

東自揣敢當筐篚之將敬附紀綱聊酬尺一

候司馬張新屏

甲帳春回已見梅花再度辛盤夜永遙知柏葉遄飛
一天各坐明燈兩地同聽遠柝念事公日淺敢忘尊
俎之徘徊知愛弟情深寧惜景光之係戀漫據椒頌
兼侑芹將

端陽荅王冠軍

令肅辟符久畜三年之艾聲聞還凱聞看五月之榴
高懸帳下絲絲遠結旄前組練不佞朱弦坐擁方且
方衆甫集卷之十一
偕諸子共奏南薰圖戟行瞻未皇與明公交觴北海
曩割大官一黍何如明貺雙珠傾蒲正及此時報李
其惟今日雖願深借箸嘗遐想于俎尊而懼溢投醪
尚有須于河朔謹采春華之實聊當夏曝之芹

荅臬長陳還素

不佞馬齒長矣嗟歲月之娉娉身馬文之愧行能之
樸遯當此無聞之後幸依有道之前恭惟 甫申應
象周召齊敷畫擁榕城萬點青山列戟春深柏府千
家綠雨如酥借三島之仁臺納八閩千壽域不佞

偷駒隙叨庇鴻私自笑浮生空耗磨于敝帚恭承遠
使忽珍重于華轅大官分以蔗漿此日詫東方之棗
野老豈無片曝何時酬北海之尊感與愧并神隨書
往

新正賀中丞金公

恭惟 景運陽亨熙朝道長仁回綠艸爭占地軸之
寧氣轉黃鐘喜會天心之復擁長春于玉燭漸看吹
律先春躋化日于金甌奚待閉關至日國泰交一元
之泰行將滌舊以新身和備四序之和自此彌昌而
方衆甫集卷之十一

美

熾視畧畧皆如度人逢三極之臻登臺臺聖政觀士
幸八能之萃蓬海鱗波久息火城鰲炬初輝某色借
飛葭心勤獻履遙瞻榮戟先聲恂恍太音緬想葵牆
既醉依稀玄酒對風光而結縷若線斯添凝雲物以
抒章如饑是怒

新正賀直指徐公

化日長熙會見冀階泰轉溫風甫奏爭欣柏府陽回
物華徧映青幡八閩氣藹煙景交輝画戟百道懽騰
恭惟 神凝沕穆道協雍熙常調元于左个聰擁都

亭黠燭惠于東臬繡分郡國其夙叨鼓鑄仰荷栽培
卽翺飛蠕動之流且沾恩于雨露矧鵠刻蟲雕之技
尤借色于雲霞誠肺腑以爲鑠愧涓埃之莫報聊將
椒頌少表芹私

賀朱冠軍

虎帷獨握鰲柱長檠當茲海晏之秋適際春正之候
扶桑日出東看萬里長城瑞筴天開北拱三陽左个
旌旗動色艸木生輝不佞在丹官齋流連子墨梅花
初度俄驚歲月之新柏葉欲將無奈河山之隔風塵
方衆甫集卷之十一

罕

虛擲煙景復臨謹托寸絲聯申微緒

中秋壽鏤弦臺

生應金精出調玉燭三五宵忽度桂魄方盈八千歲
爲秋椿露益茂西方氣爽看人月以雙清南極祥開
映使星而竝爛海上明珠炯炯青鳥銜來天中寶鑑
團團白虹擁至不佞叨陪同事竊被耿光百思相望
恍接樓臺之坐一輪可借遙稱琥珀之勝倘堪資握
麈餘談聊以當添籌雅宴

方衆甫集卷之十二

華亭方應選衆甫著

書簡

與袁明庵

鄙人獲交一臂於吾丈如承明泉惠風便沾沾喜已
聆警歎之緒言灑然心醉已而飲食相藉語笑相期
斜睫古今形骸天地我輩情深洵希邁哉區區年誼
渺小矣風馭倏忽有無間心目幾斷盈盈滿頰夢見
猶難悵然不自得久之某月某日還家濯去衣間塵

方衆甫集卷之十二

羞見蘇秦小妻小妻顧持屢屢伏雌勞鄙生鄙生良
媿之也足下个中滋味謂何鄙生性疎簡不能逐逐
貴游日衣短後岑牟攜一二同志持蒯緱之九峰之
間嬉且快望見虞惠諸嵐如玉立是我故人嘯傲處
方生司魄者輒飛落其間矣吾故人知不知也鄙生
一密友狀里中兒不足與欲讀書勝地盡友四方賢
豪長者爲樂也脫來歲館席尙虛乞吾丈以吾友當
之鄙生不敢爲吾友游揚大都見其人不覺令人親
見其才不覺令人忌庶幾哉得之矣其人徐某字長

爲時人所稱方徐兩生者便是

與錢培垣

賤子與吾友一視而笑莫逆於心如此論交洵一日
千載矣少選長違寸心萬折清燈夜雨殊勤夢思卽
賤子情悰無須更不在海虞鏡吾丈情悰無須更不
在雲間也下第歸未嘗罄折接客日披荷葉衣逡巡
峰泝間聽傀儡人談說蔡中郎便大笑絕倒里中兒
始怪也已乃漸洽輒奉卮酒爲方生壽方生頗不快
耶此數言便是故人消息無以故人爲念吾友徐長

方衆甫集卷之十二

二

礪者名士也其人如玉山珠樹朗朗照人其學卽淵
懿之士不能傲之以所不知其才掇管時如觸駭機
決游龍不見有頃時休殆稱其爲某兄客也吾丈能
謬信故人又能謬信故人之故人乞階明庵抱冲二
丈推挽之脫長礪果旅食貴邑賤子踪跡半在虞峰
之上矣

與陳抱冲

吳書不見足下及長礪名鹿鳴宴上空無人矣燕書
不見不佞名璠林宴上空無人矣藝文道缺令人短

氣不佞下第歸日從長鵠銜枳軌口足下誼未竟而
范子郁子來又叢而口足下誼至竟其酒無他語也
嗟嗟何我足下能令人念若此哉長鵠默薄吾郡齷
齷偏欲讀書七檜樹下不佞心知其繫心足下也敢
爲寓書於足下長鵠貧所不足館穀主人其某兄乎
其兄非足下語不信非足下又烏知長鵠才賢足下
其無辭王右丞送丘生詩云知爾不能存羞爲獻納
臣足下無爲唐人揶揄睥睨書成未遣不佞謂長鵠
曰而信能坐囚於書乎長鵠笑曰衆甫不見夫龍耶
方衆甫集卷之十二 三

簡徐澤夫

吳鈞發硯文序謹脫艸奏之掌書記設不足升佳刻
剗剗無妨也酒品已足其劍客笑賞花段按小序勝
不起耳剗中卜不佞與牧之澤夫蓋福心哉誓當有
以報澤夫

簡屠長卿明府

不佞與明公計偕卽風塵中時挹清芬便足銷鄙
荏冉流光僊鳬南指媿不能策蹇爲前驅至今悵悵
不佞才薄白首四聖章編幾絕竟不得售屬者微寵
明公以壁經起沈先生大名心竊嚮往今日得北面
弟子員且又明公石交也如坐明公春風中都下名
流繫心門下如景星慶雲度公內遷指不再屈不
佞且樞衣以待郁生事每與開之太史言長爲拊膺
第學使君嚴重不可以情告明公所爲爲郁生者至
方衆甫集卷之十二 四

上龍澄源座師

某自庚辰落羽以來輒閉闔下犍仰屋而思懷季子
之慚結虔卿之憤生理不問交知半絕言念師翁中
心縣縣如車輪百轉嘗試一捉筆題寄素書而幽鬱
無聊陡然面赤肘爲掣矣某之受易也屹屹窮年
編數絕屢爲有司所擯某退而維之夫物之相物也
益亦有數世無師翁而必欲以此道行何異齊

瑟乎用是灑心易慮從事壁經不告父兄不謀朋友
習之二年畧曉大義攘袂而起竟以此道起家師翁
將無少詫乎居恒自念以爲師翁當代鼎彝流鴻豎
駸拭目可待假令微惠萬分得與鞭筆之役藉以仰
答高深則生平厚願而歲星且隱群耀弗章卽有薄
技悵悵乎無所之師翁何以督訓也

與于貺先

僕性疎嬾足下所知入長安泥沙掬面稍得休暇便
屬睡魔以欺與足下音書闊絕非敢忘足下然足下
方象甫集卷之十二

五

亦遂無一絨見遺形骸之內不可以索方生足下故
快士不應爾爾居恒與足下抵掌寥寥宇內可屈指
也比得與四方賢豪交宇內故多材僕屈首受書垂
三十年牛後之辱僕固甘之又願足下稍搏心抑氣
一從事焉何如今歲開館局欲習綺麗語雕蟲之技
壯夫不爲且非僕所長也卽不得此僕誠無恨蟲臂
乎鼠肝乎聽之司命耳

報陳仲醅

四月上旬得足下書寥寥數語情致故不乏足下

是老奴老奴面孔羞見足下第一着已輸却晉陽君
蕞爾扶餘薄不爲也足下好爲之今歲稅駕何許且
作何狀道力長進否遲我十年當與足下共此物第
恐足下此時纔屬風雲不無相左耳客久游資盡乏
日索米長安殊無好懷馬足少休兀然枯坐憶却箇
中人實勞我心僕卷已寄君策曾一見不力田信不
如逢年乎卑之無甚高論

報田懷野

不佞衰衰乎數奉教門下矣屬者微寵幸而逢年方
方象甫集卷之十二

六

奔走風塵未有一介以通于下執事而遠辱手書一
幅八行爛焉五色且中多受語言言世程腹笥行監
洵爲竝美顧不佞才薄懼不能勝門下僑聲隆起冠
冕肝衡復高卧雲霞探奇二酉文章不朽非子而誰
燕中士大夫無問識不識輒問田先生云何東山也
安石不起奈蒼生何大丈夫處世蠅屈龍伸會須有
時賢者固不可測八九月間乞得一官便道歸省爾
時載酒涿湖微峰頭明月從門下一爲嘯歌未審如
願否白日易徂青山老矣

上陸平泉老師

師翁當代典刑中朝舊名標僊錄參契道符基得
一日執鞭無異玉京安期具茨童子而猥以庸劣強
屬風塵逢掖鄙生初試爲郡簿書期會鞅掌掣肘矧
僻在黃方土瘠俗悍一割未效三善無聞師翁不棄
菲葑俯垂鑒歆快驥殊于象罔策驚乘于康莊俾某
不至沈淪猶能振起則師翁鼓鑄真大冶洪鈞也令
郎長公雲間龍種池上鳳毛時義既通瞿唐古文復
追漢魏吾松自師翁振鐸絕鄉者垂四十年按武天
方衆甫集卷之十二
七
衡傳宗衣鉢基蓋延頸拭目焉大火云流涼飈乍集
伏惟珍重萬福

簡羅柱宇明府

古道云徂友誼宗莫風塵中得吾文古貌古心一段
膈肝具見睂宇榮任以來新政純白鵲起東吳頓令
相知生色長憶青溪署中曩從長卿先生嘯歌碧池
綠樹徘徊詩酒畱連旦莫爲懼未央吾文僊流道韻
不讓長卿鳴琴數月花滿河陽不佞顧僻在遐方未
從把臂遙望由拳青山隱隱白雲亭亭神情癡絕矣

最爾冀方土風索隱兼以恒陽累歲彌望蕭然視事
至今五風十雨頗稱時若得歲可期耳青溪故水澤
之數頃年幾成大浸民苦流移德隆畧星當令箕畢
退舍復賴吾丈心勞撫字窮谷生春千里故人醉酒
加額慰藉何如也徐生固諸生乎高抱十倍冷然有
物外之想丈曾爲一下榻否

與王少廣太史

足下貴人也以方折腰下吏何異雲泥足下彌歲不
能損辱一書而故相責望洵謂不情卒讀足下兩言
方衆甫集卷之十二
八

又知足下情深矣然足下謂我書滿長安竊以爲足
下過聽不佞所寓書者非桑梓故舊則屬相知友生
間一切貴倨絕不敢關說足下安所得之不佞非敢
忌足下政謂貴倨如足下輩故不能徧致不爾所爲
責望方生者寧獨王太史雖然有如是下一片肝膈
前無古人而不佞且數之貴倨行落落彌歲不佞猶
有蓬之心也夫

與丁元甫

山人坐上交一臂而得兄睂宇間便成莫逆已復與

兄稱世講眼中笑元知心幾何吾兄下筆言語前無
古人最爾中原指不再屈迺不得與交戟之選而今
折腰五斗造物播弄殊不可知不佞至機遯髮短心
長卽日苦風塵而生平骯髒猶然故我咄咄元甫我
生不有命在天百鍊剛安能遽化爲繞指柔也以兄
才美揮斥八極彈丸之地曾不足當一割想花滿河
陽矣嗚琴多暇定不廢嘯歌千秋不朽政不須石渠
金馬玄經艸就世寧乏侯也願言自信

賀唐元徽狀元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九

常山道中得足下及第第一報喜而欲狂何物寧馨
許大氣色吾黨式微久矣往橋李君差立一幟終是
後來之雋至所稱束髮共事僅不佞先達而風塵委
頓僕僕折腰瓦全不如玉碎徒然辱我二三兄弟足
下一飛冲天頭顱迴別不佞最強項徒聞之辟易三
舍郡中文學張有功輩舊曾與足下傾蓋周旋疑足
下有四目兩口卽不佞亦心竊疑之三秦豪傑只在
目前耳羽便附致數行并將薄賀自分不腆稍存指
大本來也一笑置之

與朱伯瞿

頃歸僅一望顏色卽裝而北天涯知己夢想日勞今
歲館于何所春風絳帳桃李盈盈故是快事然才美
如足下扶搖九萬信步可期定不爲一羶久稽也明
冬與足下刻日燕山割貧吏清俸斗酒相驩足下勉
之翼方蕭索絕不類江南土風幸僻處彈丸吏事不
甚鞅掌日從兼之坐嘯家致三白興到帆引滿此物
仍是不佞弄臣陶然數酌萬事皆輕忽憶社中人則
按箸停杯黯然心折人間世正如石火須臾閃爍能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十

幾何時不念百年身而懷千歲慮乎北山頭纍纍
者何物焉知非爾我前身也興言至此便不難挂冠
見卵而求時夜計故非蚤燕趙多椎髻頃得一生白
晷楚楚年少有奇不佞從塵埃中物色三戰三捷聲
價頓高不敢卒謂空群亦頗能辨牝牡驪黃之外惜
不令伯瞿一賞之足下新篇乞惠數首今冀士指南
與周希安希允

比行荷二仲高情種種至今藏戢風馭往冉尺書阻
遲天涯故人實勞寤寐冀方斥鹵四顧蕭條幸不

孔道放衙之後吏散鳥啼日與兼之嘯歌頽然習池頗足自暢燕士多椎髻間得一二弟子員出土荳應之亦能了了耳希安修性命希允修功名方內外各適其適政不相妨也尊公論艸索者累累乞寄數部尊公名在天壤片紙隻字如捧玄珠有新集并望惠教

與陸君從

縫人持足下素書來知足下游燕狀書中何咄咄悞
嚳丈夫得志則駕不得志則泥蟠石火水漚四大幾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十一

許罔罔勞生足下猶有蓬之心乎僕守蕘幸無恙但苦無交知不勝離索之感輒聞南音則空谷足然得足下書喜動眉宇恨無縮地法旦莫一見之兒師以應舉謝去幕中虛無人特飛騎奉迎足下亟爲投鞭卽他有物色定不能奪吾良友也

與陳仲醕

不佞得交足下才三四年習舉子棄去習騷壇又棄去習上真之業神情獨往輒臻三昧足下猶龍平揚于九天沈于九淵上下風雨不可捉摸不佞豎儒耳

以雕蟲起家婆娑五馬頭出頭沒了無所窺大園之中慚負吾友且人間世面孔別是一番稍有短長卽屬躍冶之金群然指目世呼俗吏更誠不得不俗有如長卿風致前無千古咄咄仲醕今日仲醕定非吳下蒙舉子乎騷壇乎上真之業乎足下試出土荳令不佞得嘗一臠卽屬賦矣不佞履任四月強半伏謁上官稍間輒有所委所委又皆么麼瑣細之事無益徒亂人思揮之不能去幸不當孔道一二吏事解去倒着接離與兼之浮白河朔之勝不減平原忽憶高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十二

陽生又不覺停柁按箸此情此夜天涯共之也荏苒流光倏已改火大計之日無異隙駒倘得與足下燕山爲期雖且未央足下勉矣

與屠長卿

與先生荏閏便荏冉三年去秋從徐孟孺得先生任城訊并得書贈孟孺長歌每歌一闕青天倒流林木作金石聲兩腋謾謾風舉入冬復從長安晤君策孟野二君爲言先生拂衣時竝御僊舟娓娓詫我不佞豔且如之心旌一片懔然飛落錢唐間矣太夫人春

秋高七箸強健夫人無恙長卿倦游奈此四壁何賢
公子頭角崢嶸風氣日上四明山中何物氤氲真人
霧隱千古神王嘗讀先生冥寥篇語語若識故知彈
丸人世不足溷先生苴鞋竹杖汗漫逍遙大塊九垓
種種真際有如劉先生長安片席馬首風塵先生所
謂溺下至不可忍者先生不以彼易此不佞慙邀措
大偶爾夢刀一時同儕輩半屬雞鶩欲作生平所無
態骯髒不敢脂韋不能卽賴有天幸差不甚窘雅非
好也年來攜家之官退食稍暇兒女子手中亦足送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日頃因入計遣還落日荒城兩蒼頭作伴栖悶可知
居恒有步兵之癖造物復見忌令我病肺浹月不近
酒鎗神理都困祇應架上殘餘編堪作蠹魚苦不甚
解輒棄去風蟬雨蛭候至欲鳴下里烏烏終不成調
又輒棄去惟是北窗蕉鹿斷送餘閒戴員履方負此
七尺先生何以督教之衆芳亭前臨池徙倚長安明
月丙夜徘徊忽一情來恂恂異代男兒有身萬里足
下戀茲五斗坐失千秋懊悵何言青山磷磷竟當分
我片石耳

與莫廷韓

招提握手荏苒浹旬度足下圖南日爲屈指忽使者
持尺一至足然空谷已捧新詩曼聲歌之浮雲欲遏
林木颯爽德去冀一衣帶不能單騎過我坐令河朔
無色詢使者適知兩夫人及行李輜重遂尼剡溪之
輿悵快何言不佞頃病肺酒肉都斷卽強起視案牘
移晷輒退卧弱妻稚子千里間關杳不得耗蕭齋兀
坐愁緒淒絕則又恨不得足下一破之足下才華揮
斥千古猶困博士不佞居然五花自謂逾分何物唐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生更作許大氣色不佞從此不復沾沾夜郎矣

與潘星海

與丈折柳都門忽青青兩見矣嵩雲越水千里間關
無從一將闊懷祇深停結去秋自喬郡侯許得吾丈
緘書捧讀再三恂恂面對汝故稱我僕不意蕪穢難
治不如冀方可卧理也我馬如黃安所貴五花刺史
丈卽游青瑣平然振鐸多材之地盈盈桃李雅道日
張况春棘侵尋扶搖可待不佞弟尙微丈霧寵得借
長安片坐則斗酒之期不遠第非所敢望丈副札中

所應東牀君者至渥奈何數奇弟此一腔故自不薄
嘗爲書郡公推轂院試矣而竟中落又嘗囑令君門
戶事書未至而爲其族嗾以兩役人亦有云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不佞弟良愧之

與陸伯達

從都門與丈一再握手尋策馬南嚮面孔風塵意況
殊俗入汝而得中秘之報碣石宮中虛無人哉已聞
丈乘傳大梁梁去汝僅三百里無能修鄮莊故事悵
快可知州吏故惡而汝復稱嚴負弩折腰拮据良苦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五

中岳諸槃隱隱堆案無勞卧游恨不得一揮手板刺
屐其間辜負名山耳尊翁老師天壽大年丈歸捧紫
霞五色宮雲爛奪萊彩爲驪未央也趨庭時幸一致
鄙臆

與李補之

不佞涉徐甫三日而知姑丈泥金之喜從傳舍中釀
酒加額天平文章司命故自不爽門下二十年藜火
今日稍償也已問之公車還者知門下業已圖南天
既老門下而門下更復自老語云仕宦貴及時門下

勉矣不佞于六月朔日叨蒞汝墳汝當萬山中太少
空同隱隱堆案第州爲直隸而觀察坐鎮吏牘繁委
五倍于真且莫鞅掌無能鼓鼗其間耳聞故鄉早甚
千里龜拆大浦以東奈何不立檣竿明公夙持廟筭
矧梓里刺膚策將安出中州又大稷累歲政煩拮据
眞所謂進退維谷幸明公督教之

與楊彥履

昨歲讀足下文勃勃氣色大見德祖何太道人也賦
就河東又不得吹送天上不佞從此不敢復相文矣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六

宋莫子雲依舊閉門著經乎不佞爲吏無他况日抵
贏得嵩雲一片堆案傳傳方之宗生臥游且謂過之
第不得吾二三兄弟清嘯其間辜負名勝耳足下聞
之意僊僊乎遙想南音不勝盱眙足下無忘楚然振
我

與陸曲誠

憶與丈握別冉冉竟歲矣春初勉戒北裝不謂桑乾
道中復與丈交臂而失悵快何云南宮不得丈耗而
弟聞伯達兄之舉且喜且詫豈造物善戲不免積薪

耶丈姑少需之里有機雲何愁不競爽也念齋丈竟爾不祿且令爲貧伯道遺太夫人及嫂氏憂乎山陽笛中又添一恨矣

與陸以寧

春初挈妻孥而行又不敢乘傳殊苦跋涉已得汝上便攜之官又覺省閒闊一番則初計似不甚左往守冀平沙潯沅一望淒絕然吏牘寥寥官有餘閒不妨歌嘯汝夾太少空同天削芙蓉蔥蒨几席而郡治填委五倍于冀日沈首簿書郡名直隸居然太守似貴方家甫集卷之十二

七

倨矣而觀察鎮之旦莫折腰以故勝槩總饒坐而自失固不若冀之瀟灑也足下邇來道况何似伯達承錦而還將無技癢乎范牧之行狀業寄仲醅以牧之高致吾黨多文而屬不佞惟樸恐擲楡地下矣足下爲潤之脫不可屬竄不妨歇宅也吾儕髮種種矣良會難期念之氣結

與何士抑

弟裝而北足下裝而南只隔一河梁交臂失也至今悔恨弟自六月叨補汝上人言中州善涉汝而知汝

况蓋歲侵民瘠肘掣居多第洛水嵩雲頗稱韶秀放衙之後蔥蒨冉冉衣帶間恨不得從二三同好賞之足下倘能尋昔年之勝乎請攜琴鶴隨足下清嘯十日燕山歸復道况想佳園中化鳥無恙足下且歌且酌不大愉快哉爾少方生岸幘突然踏笑一破寥索應是欠事尊大人萬福尊閣夫人平善後宮有夢蘭不

與陸君策

春杪涉徐見公車還者訖同吾丈竟交臂而失碣石方家甫集卷之十二

六

宮中不能借平原上客洵是欠事弟去以六月息之汝上五花是吾故物馬齒長矣每入洛令人便想士衡丈有意一鼓缺乎空同太少足佐嘯歌也弟爲吏無他况日屈首簿書即刺眼青山鬱鬱獻狀恨不能揮手板賞之九峰故無恙丈著書沈沈山鬼將無夜泣倘賦就懷人便中見示一破俗腸甚荷州別駕爲郵人長卿先生音問不絕憶與丈青溪署中佳話勝事倘恍異代又不覺黯然矣

與唐五柳

與足下別忽忽竟歲矣太史錦還許大氣色園日涉
矣門嘗關乎一笑不佞風塵如昨君自五柳我自五
花小艸固不及遠志第贏得嵩高諸槩堆擁訟庭不
妨吏傲足下膏肓泉石杖頭色飛矣

報郁孟野

昨平頭來得足下尺一甚慰又得足下批抹犬子制
義鈍金頑鏤幸屬鑑鍾感何可既胡生文勃勃氣色
點化匪尠第渠家人生產恐終不能謝去奈何不佞
宦汝拮据甚惡第不屬府治又面面青山差足詫耳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九

奈酒腸業重中聖如讐况可知也足下近耗何似張
卿無恙蘇門長嘯夢斷楊州矣

與陳箕仲

谷陽水頭一唱渭城河山邈絕念之念之尊大人善
匕箸嘯歌故不廢乎足下今歲仍客重甫兄文園善
病賴足下清言冷之想無消渴耳足下所業制舉何
許氣色不佞于犬子課中得足下郢斤因卜郢工也
弟去以六月息之汝上五馬如昨齒日長矣郡饒名
山美容面面又簪邾邶米春頗聖奈吏牘日鞅酒陽

日疲負茲二物獨一段友生之致不能已已顧間關
千里烏能果然祇勞夢思耳重甫兄不能復借赫蹏
幸為弟致聲斗大汝州頭鬚為白其况可想

與陳仲醇

從別足下忽忽寒燠矣人生寒燠幾許弟六月之朔
得抵汝上郡治填委苦不可言石火電光中攘攘勞
勞博此雞肋可嘆可笑足下猛然跳出洵是大勇近
來作何狀其負部著書乎抑芒鞋笑踏也足下何所
不可僕羨之試一問耳尊大人強健上壽七十人代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所希既不能從兄弟行一捧霞觴又不能遠賦白雲
只指嵩高為祝耳

與袁非之

從別足下水陸間關抵京已春盡矣不意復得與季
君共客舍者浹旬不佞于五月謝去春明自清源抵
汝為六月朔而季君出他道且赴南陽南陽去汝三
百里而聞問僅再約以冬杪相過度面晤不遠也汝
號直隸比他州稍不賤而觀察坐鎮事多肘掣又頻
歲不秋積欠官租累萬司道責收千瘡百孔應接不

皇爲諸生苦通爲吏苦通更甚應是前生債業不斷
以此日憤憤不怡嵩高半屬履內名勝故不乏但郡
治委劇無從揮手板賞之人生如白駒過隙每一念
之不勝秋風之感聞故鄉旱甚大河龜坼不審尊鱸
化爲何物也尊大人萬福近來屐齒笑踏何許抑開
關著書也思季君否長缺恐未歸乎弟見當風之

與張仲仁

與足下艸艸言別忽復寒暑矣從入汝來日困吏牘
友生之耗絕不相聞念之念之足下况味何似今歲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壬

卜城乎卜鄉乎聞旱魃作祟竊恐赤白縱橫足下傷
虎人將無色變諸生業想益擅矣足下第力田無憂
得歲且吾社中堪輿酷類積薪後來者居上唐元徵
其左券也足下勉旃

與褚長水

桑乾道上與丈交一臂而失遂成河山從入汝來日
鞅掌風塵無能緘寄跡蹉寒暄雅素丈不督過疎嬾
而存念殷殷感之媿之流光荏苒轉眼便當春棘丈
扶搖九萬瞬息可期不佞樸遯倘微丈之霧量移一

曹爲丈長安主人斗酒相勞甚快然非所敢望也鷦
鷯一枝方謂穩棲不虞丈有意得之不佞北裝時與
震老三年爲約息壤在也丈卽不見訾恐當有片語
相及陳思王豈箕之喻將無類此僕今有唯唯已耳
丈能慙然乎不佞竊不揣欲與丈中分如鴻溝故事
第不佞甕牖之夫數椽已足恐于丈不免有妨鼾睡
奈何無已不佞便當尋扶餘之策遠遯太原恐彈丸
不易得丈須寬之歲月可耳

與唐五柳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壬

久不得足下榮問縣結可勝僕無他况惟是錢穀爲
累晝夜拮据良苦以方公家季君真如天上然季君
不免爲子墨客卿所使而足下直逃于無何有之鄉
足下又如三十三天矣季君修慧足下修福當從三
生得來僕何敢望焉盆魚窗艸無恙此間姚魏名果
不虛惜地遠不得攜置君園亦是缺陷一事

與康子完子

憶兩丈讀禮忽忽歲餘矣兩丈居恒習靜頃者摧割
小定政當習靜時想于個中必有了了不佞麓心人

復游龍境習池無恙吏牘良苦安得微嵩高白雲從
兩丈一嘯歌乎愚谷五柳比隣兼之箕仲遠不數舍
五茸之隈聚星隱隱似少東方曼倩耳一笑

報陳仲醇

春仲得足下書知足下蕭然如昨已讀四先生贊不
覺失笑此非直足下得意筆抑足下得意人也尊公
以屨無恙足下道成和石髓進之神日益王僕家老
親遠不得奉甘毳安所貴千石不勝鄉雲之戀耳吏
俗可憎而汝吏則拮据萬狀尤屬惡趣恨不得脫屣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圭

與張仲仁

往數行索足下動定不得報然大都得之二三兄弟
書中曰者學使君至復一番雌雄最爾雲間想不足
當足下偏師秋棘且迫毋怯大敵可耳制舉義無須
深求此物自是有神不佞生平得意處是不得意時
得意時是不得意處可怪

與范爾孚

歲晏懷人僅題寄數語日來復寥寥也太夫人而下
萬福足下坐卧千卷腹可量此間姚魏頗勝惜無
酒腸賞之又恨道遠不能攜置兄金谷耳元徵錦還
與足下浮沈舊社亦曾按箸憶老奴乎雲山茫茫東
睇癡絕

與沈嘉則

從由拳問奇先生忽忽悠悠都不省年許想先生青
松白石間怒如饑渴兩得之伯起兄知先生杖屨挺
王東海益泱泱杜陵有云老去漸於詩律細意先生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圭

與唐嗣宗

春初勉戒北裝兼程水陸流光在再送之鷁首馬蹄
已出守鞅掌吏牘竟歲不得走書相訊自公之暇鳥
啼花落結想亭亭吾大清標鳥奕赤幟驕苑于不佞
樸邀何有而娓娓然欲把臂入林不佞亦遂忘其形
穢願托金石第恨里廢三載不得從丈浮沈文酒揚
權人代迺今天涯飽紫雲山沆瀣祇益怱怱耳尊大

人萬福出擁香山洛社鼓殿九峰入則群足下昆季
間衣鉢相訂煙霞之趣豈必遜于鐘鼎不佞心竊艷
之

報顧雨亭

承惠札知足下近耗無恙僕宦况平平第苦歲祲一
腔神理半耗牙籌馮居非不佳但竿瑟各自好直寢
之無已則亭橋之居宦囊蕭蕭倘可旋馬足矣薄俸
五星真所謂鷲毛也

簡鄧麟石明府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圭

頃敝年兄羅令公用最績徵拜父老子弟依依去思
以爲安得復借茂宰神明再造我赤哉而側聞明公
有青溪之命輒合手加額謂天其睨愛于青而後先
以召杜賜也恨不佞留滯周南無能一覩僂見耳東
南號稱澤國青復襟帶三江頻屬大浸凋瘵相望賴
我父母一路福星不佞東海鮒生自青再紉而寒家
薄畊半割爲青屬遂卽眞部內其于桑梓之慶又何
如也青暑有衆芳亭花鳥襲人往者令公好事嘗爲
不佞二三友生解榻流連歌嘯遙憶此景留作明公

琴韻棠陰矣嵩雲吳練翹首渺茫

報錢鹿池

往游武林介西湖一水得交仁丈蘿笳所到便足千
秋至今懽然夢境耳汝去貴轄僅衣帶間東望故人
心旌如墮中州昔號沃土自不佞來忽逢百六所爲
拮据幾失生人之趣安得從仁丈斗酒一破之嘗耳
之風謠知仁丈循聲鵲起遂爲東諸侯冠不佞弟叢
爾小邾日藉餘霑也方欲一介相訊忽手札見存穆
如面挹吳生翩翩頗稱似舅而困于諸生可惜丈何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圭

不鼓之來一尋枚馬之勝乎

與周窾六

京邸與丈聯鑣相眎甚驩也春明門外邈矣河山不
勝停雲之戀許昌道上握語未卒爲整折觀察公各
分手去殊爲黯然弟畱省中遙擬台旌雙眼如送竟
杳不可望微聞之友生謂丈且礙采薪也文園洵消
渴乎奈今吹臺宋莫往歲讀尊集爲弁數語嚮未得
却寄佛頭寧可着乎恐游夏揶揄也

簡楊臚山明府

曩者微惠于天借我神明父母雲間故稱巖邑明公
善刀滿志風生兩肘如意小鮮而以鳴琴餘閒鼓吹
大雅時不佞從孝廉諸生後伏承咳吐竊謂河陽彭
澤並幘千秋不意天不終惠雲間一朝奪去迄今垂
十餘年而父老子弟徙倚甘棠鰥鰥如昨不佞居恒
寤寐有如明公便當一歲九遷爲清時鐘鼎而猶然
枳棘豈潮陽夜郎造化故爲播弄益其牢騷耶願言
自愛不佞自釋褐來兩夢三刀侵尋亦十年所磬折
手板腰如杯棬而不得量移往檢除書知明公分陝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壬

與屠長卿

薛伯起至捧明公贈言泱泱乎大風哉至敘賤子與
明公浮湛十年間摹畫如畫豈惟賤子不朽直須副
之崆峒竝子長千秋耳伯起快士賤子延置齋頭

飯必娓娓屠先生貧與道日進安得借王喬鳥迎屠
先生來一啜許瓢乎賤子不韻竊明公土苴偶弄口
吻向不敢以辱明公伯起搜之冀壤間近復酬數首
成一小帙乞明公片語弁之倘得玄晏爲重不枉士
衡入洛矣惟明公留意焉

報顧五浮

使者至會不佞病稍起雷齋頭數日如挹清光至不
忍釋去不審何時抵閬州倨八行將無微覽入春來
院道之傳絡繹奔命殊苦頃稍息肩第簿領錢穀結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壬

與陳箕仲

日小价來不得足下一書知足下擁羶青溪音問故
閣兩尊人萬福絳帳餘閒一駕輕舸載月歸省臆間
定着老奴也弟守汝已滿歲郡事頗廢拮据安得一
釋此擔乎足下院試想不遠定知前無堅鋒然非英

雄欺脚處秋棘只轉眼努力好爲之

報張曰肩

兄猶憶僕所稱說三張子乎八年之間趙一出小却兄委蛇出處之間冀州君晚而僅進此一步吾道非耶有三張子之才當不令僕言不驗冀州君與吾兒游月晤再三齒間定有足下餘芬沁沁也韓丈來得兄手書并得卒業兄制義惜一囑耳然全出可知有餽如此必食之矣公車發在何時斗酒論文爲日不遠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无

與潘星海

丈寓書不佞弟者三弟僅一裁報豈敢忘丈長安便羽頗艱於丈游地也丈一瓊良苦弟非不亟念然丈新俸尙淺而弟編力又衰莫能卒助奈何以丈才美何慚辟雍一席又何云南卽不然而裁花名縣如公家安仁盛事亦何不得纂修尙未聞開局倘徵天下鴻碩丈當爲白虎中人此須借齒館閣諸公唐太史其嚆矢也弟且昕夕從吏馬胡生近耗不乏業故無害第未得被青衿弟郵筒往來日以力田相勗逢年

定有日也

與張膺伯

往爲人牧卽鞅掌爲勞猶得邀退食之暇進二三文學楊屹雅道自入縉雲碌碌馬塵於此個中幾做昂矣日月游於上形神耗於下志士瘠之足下才如游龍夏生息以六月待足下蒞博耳近江西學會缺不佞繆屬陪推老博士豈於青瓊有緣想不得久淵長安矣

報馮開之太史

方東甫集卷之十二

手

數年契闊起居闕然弟心正忉忉忽荷遠箋溫於綬續具審清華近況且憶及當年游雍光景青衫一領便成千古綈袍弟奉兄提誨賴有今日雖新類長鴻然縉雲豈更薄于淮陽耶屈指社中十年之間九天九淵何異黃梁一炊也弟守汝得溫生名卓朕署謂爲秀才異等辛卯之役汝占額者獨此生夏間書至慕丈山斗有意環橋不審成行否倘其笈至乞吏雨露先之裁樸千秋從生起色矣

方衆甫集卷之十三

華亭方應選衆甫著

書簡

上陸平泉老師

某從春初叩別老師辱書誨誼切中心服膺入都門而會長公南宮之報輒彈冠踴躍天網恢恢固將留老師之不盡者而還之長公也獨恨以長公才致海內無雙不得借承明片席則所還長公尚不盡耳綠野餘閒泥金忽到老師喜可知也頃聞長公持節大方衆甫集卷之十三

梁歸而捧沆瀣以進書錦榮觀不大愉快哉某微露老師叨補汝上鉛刀故不堪再割况復當寬解處解理誠難老師何以磨礪令某滿志乎一行作吏僕僕風塵久不能起居函丈殊愧疎簡朔風颯颯惟老師珍攝天倪恭迓帝眷弟子不勝翹企之至

與白清泉文學

日見張石兩公轉思足下石已名成張如伏櫪老驥足下昂昂千里駒竝涓種也異日燕臺誰爲千金誰爲五百石且睥睨而視焉屈指足下歌鹿尚隔數月

心旌搖搖以日爲歲

報程山人

昨割數日微俸爲足下旅中壽足下芥視不屑也僕竊媿之頃捧手札知足下抱賈生之憤欲效終軍故事壯哉迺有意兩太史彼方捷而下帷南州之榻聞高閣久矣且足下喜策東方不之衛霍而之楊馬其奈齊瑟乎然僕亦不敢忘竢面兩太史爲足下緩頰今長安有程君左手扼虎右手雕龍白面而燕領乎倘兩太史好事卽無煩正平刺定倒中郎屣矣奉去方衆甫集卷之十三

五斗恐曼倩所急侑以步兵數升不審當爐者誰一笑

報溫孝廉

吳生來得足下手書著述餘閒榮問休暢殊慰饑渴丈有意南雍六朝佳麗足潤文通彩筆彼中相知倘可爲丈介者定不靳楊詡也足下華聲暗中可摸索寧藉不佞明年幸早赴公車燕臺不乏黃金捷足者先得之勉旃

與劉使君

不佞弟一行作州五年始調拮据可知也頃暫歸省
尋戒北裝日耳丈循聲匪直蔚起武林卽三吳載道
弟與沾河潤恨無能一輩望見襜幘色澤耳社友衰
其者太學生其尊公太冲先生昔嘗守黃有異政黃
之人至今尸祝之偶爾游越大能虛左一覓孝廉船
乎此兄舌有五色胸藏武庫隱隱多奇文章行誼皦
然吾黨丈試把臂當謂得生晚矣丈留意幸甚

與馮元敏

不佞機邀竊淑明公大雅有年明公亦謂鴛子可教
方衆甫集卷之十三

三

也時屬青眼一行作吏留滯周南幾長子孫邈矣河
山遂疎把握頃量移歸省明公方振鐸南國每過小
西河憶明公嘯歌處惓然者久之微荷寵靈春杪抵
署署所職軍國頗繁然有主之者不佞旅進旅退浮
湛縉雲藉明公當年石畫在不佞奉爲法程日斤斤
焉東方消息近暫回巢 國家元氣洩之針芒不小
况鯨波叵測未可便爲安孟也明公久抱壯猷旦莫
當有干城鎖鑰之命蠢茲小醜不足膏折筆海內拭
目久矣願言自愛

與吳懷野

已壯之歲得與丈握手長安弟夢刀汝中忽忽西去
而丈李官大都會河山綿邈久缺候訊抱取可知庖
丁故神解於寬解義理處尤見善刀弟從邸中得
丈治狀具具公第一自上最後便當虛瑣閣以待矣
太夫人萬福喜一水相望回船往來絕勝游興 恩
綸在卽五花之詔與柏舟並不朽豈非人世榮觀哉

簡許仰亭明府

憶自老父母攜轡海上士民懇懇思潤謠吟如一日
方衆甫集卷之十三

四

庶幾復借二天乎不意微有大幸德星儼然况臨縣
知沙堤騎竹卽歌棠父老子弟去思來慕父母之德
可想也不佞從都市紅塵遙望偶見隱隱南嚮心旌
如馳第恐鼎望日深便當一息萬里十室枳棘不能
久私耳敝鄉彫瘵已極卽公家之急不敢後其如民
力何東野子之馬豈堪數鞭惟我父母慈原一軫念
調停造福無涯矣敝同年俞子如角巾泉石嚮嚮高
行臺下倘賜垂青蓬蒿生色十倍矣

與易州牧

不佞往守汝而敝同年江丈嘗謂不佞邑有二高士如雙珠朗照大爲臨邛氣色蓋首推門下伯仲也不佞耳熱而心艷焉辛卯之役而得長公幸稱世講已吾丈先賦曲江矣周南滯客無能一介以通於下執事悵結可勝頃入春明側聞吾丈易水之政洋洋載道遂爲三輔治平第一丈何以得此聲哉想書屏賜璽不待三年報績不佞彈冠尤切也貴治酒稱聖不意千年易水化爲高陽杯中物特解杖頭托故吏沾數尊乞命之覓人荷其

方東甫集卷之十三

五

簡燕鴻洲別駕

自郡中與老公祖握別復得解逅次嗣領緒言片刻殊慰離思從此道里悠悠三月上旬始抵燕市不數日而敝友彭太學汝讓者匍匐走使狀甚皇遽友朋之急遂不及寒燠與楊太史連牘直請之臺下今浸尋浹旬竟未審消耗云何恃臺下台慈定不至落莫太甚第鄙情無日不懸縣耳倘其事尚未定更望臺下妙用幹旋尤感憐才盛意聞李公祖行日遮道者千人此豈一彭生力燭之乎甘棠攀慕爲召民者

不聞麗於法也臺下榮發有日馬頭父老又訖禦之繇斯以談彭生似在末減也

簡柳春沂使君

不佞居恒雅慕老公祖斗山庶幾旦莫焉廼薄宦天涯風塵荏苒竟與山一挹玄度祗聞臺下畱都佳蹟感馳函省愈令人僊僊欲從也頃自敝鄉北征不及都兩傳而得臺下專城之命喜屬我雲間輒合手祝天海壖疲瘵之鄉引領德星久矣天其不棄而借臺下爲之禔福縣知父老子弟騎竹掃堤思見賢侯色方東甫集卷之十三

六

與張兼之

頃歸卽不能與兄丙夜爲驪而契闊之懷亦畧宣之尊俎第恨別時艸艸谷陽悵望能不黯然兄才富近詣益深而年亦日強定知青雲不遠弟浮沈一署計畫無之公家京兆所謂胸臆結約豈必劇郡也足下歌鹿後上春官當知吾况耳欽之被禍甚奇見唐太

史得足下書知尚未解策將安出因怪足下無數行
及我何也足下不憶兩高旅泊貧賤之槩乎此誼或
不減太史足下道氣豈有軒輊想太史書問先兄兄
偶及之又偶忘不佞嬾夫耳

與王東白太史

不佞弟海上寄濡我翁當代山斗雖生平嚮往奈隔
雲泥誠不自虞會有闕役得蠅附門下我翁溫溫穆
穆推赤下之不佞鄙樸一腔翁見謂無他至臭味相
屬知己之慨一日千秋頃承乏北平翁鼎誨殷殷饒
方衆甫集卷之十三 七

勞且再東門之帳行色爲光從別翁來日執掌軍書
十七在邊十三在部言念威雅卽宵旦往來而竟無
須臾之間起居謁者不佞弟有胸有心疎簡若斯何
以自解日者同門諸生捧翁大篇至不佞弟長跼壯
讀如卿雲忽墮五色陸離至指次棘中肝膽相印高
風奕奕白日爲低不佞弟何以微此厚幸祗深銘刻
謹西嚮再叩稱謝有懷耿耿百不宣二

簡詹濬源使君

自老公祖德星蒞雲間窮谷深山罔不回照而不佞

某與于世講光被尤親至今日鯁鯁焉春間晤馬長
山得台臺歷下芳聲洋洋東海乃知陽春有脚到處
歌棠也不佞樸樸承乏潯東爲次公老先生卵翼之
地不佞某藉以無害于文信非三生有緣何以微此
理不佞某藉以無害于文信非三生有緣何以微此
厚幸頃郵人之濟允迫不能尺一以干中涓台臺呼
而休煥至華箋見辱何繾綣其也居無何耳台臺八
閨之命爲彈冠久之台臺資望巍巍薇省未足爲報
第從此中丞上宰一歲九遷鐘鼎無量度台臺錦旋
方衆甫集卷之十三 八

報張裕齋明府

不佞弟辱老父母露覆有年幸叨同署而不得一日
奉教左右天實妒之從別我翁日惟軍書執掌兄緒
絲棼未皇一介起居耿耿何已會令弟孝廉先生儼
然廷辱又捧翁素書清風朗朗襲人便欲下榻奈犬
子已南還弟強半有邊陲干役而此間推無文絕不
得好事者僅括酒周旋爲畱三日資之車馬薄游諸

除兵不撤食糧如故既分之後然後揀臺兵之老弱者去其太甚灰亡者不補徑以營兵補之是一策又查南兵營中原有操備五百名今止存三百名亦在應補之數是一策又灤東地方遼遠鎮協議添墩臺添臺必添兵卽以此兵實之是一策又前關院以山海兵單弱議添兵一千如允所請卽畱此兵甚便是一策彼其數千人中豈無思歸者量給盤費使之樂去是一策如此不待一年消耗殆盡但此諸策今若明言以告彼必不信惟亟出示諭三分其兵姑照舊

方衆甫集卷之十三

十

食糧應援此輩庶幾心安而用原官統領尤爲緊要之着蓋兵去則官無存故千把百總之危尤甚於兵粘帖所云安知非頭目所煽乎故官有着落兵亦可以無慮月來塘報東虜聲勢殊惡恐憂不獨長昂異時長昂撤我藩籬縱彼門戶彼此勾連而我又有所牆之憂內外蠶起將奈之何本職反覆題疏內稱議撤夫既謂之議明以待台臺與各衙門處分調停也如謂明旨難違但云卽今伯彥西窺昂酋內聯姑借此少緩須臾則畱固有名而去亦無害矣倘謂小

醜何能爲惟按法驅逐則目前便有講張一講張便不可收拾前車不遠本職杞見如斯不惜忌諱冒昧以請伏乞台臺早定大計臨稟不勝縣切

上大司馬石公

本職於八月二十七日至山海關接到海防營叅將錢世禎石門路叅將管一方密揭內稱海防營兵聞撤兵之疏有粘帖三紙二十八日揭至復有粘帖五紙不勝怨謗大肆蜚言本職殊爲駭愕除一面飛報督撫按關一面出示曉諭安輯九月糧餉已如期給

方衆甫集卷之十三

十一

領外四五日間雖未敢卽肆猖狂然而洶洶之狀迄今未息蓋此兵與天津不同天津半係土著其南募者仍係南兵土著歸土南兵歸南不失爲兵而此兵皆義烏一帶人棄本業而來來無門歸無路天津未從東征而此兵自東征回以爲勞苦功高未及酬而棄之其新募之兵或半年或兩三月所給不足償盤費二三今一旦驅之去誰其甘心也以本職度之卽今長昂內聯伯虜西窺且倭信雖寧使臣尚未返灤東最稱單弱前關院尙欲於山海議添兵三千以爲

守薊援遼之助 朝廷何惜此一兵之費而急急節
省爲也且有事則招之惟恐不來無事則棄之惟恐
不速將來何以令下本職與鎮守副參及薊道熟計
大都留餉而徐銷之則易截餉而頓遣之則難昨見
邸報知李皆春復指海防奏將想台臺誠慮及此真
紆遠至計自此將一損兵心稍帖然而目前調劑且
莫不可緩先是議將此兵分之二協以漸補臺操兵
缺策非不良不意兵未及分而驟有此疏今兵心危
疑第一怕分三協欲謂分之卽爲散之之地有寧歟
方象甫集卷之十三 三
一塊之說爲今之計豈惟散之不可卽分之亦不從
矣本職再三籌之計今見兵三千四百有零查三協
臺兵見缺約可得二百有餘其間自願歸農者約可
得三百有餘此外約有二千七百人前關院有山海
添兵三千之議毋論三千卽允其半可留一千五百
人此外更有一千二百人本職與薊道面商中協有
新革車前車後兵餉月支一千八百兩僅足資一千
二百人之餉夫歸臺歸操者謂之填餉而非添也議
留山海者謂之易餉而非添也借資千車前車後者

謂之復餉借餉而非添也則於 朝廷不失節省之
意而此兵得安插之所如謂此兵不可久存將來許
銷不許募臺缺則銷之臺操缺則銷之操逃亡者則
銷之逃亡亦無不可如謂山海不必添兵此兵或非
東協所可久駐則姑留總兵名下爲標兵一枝聽用
聽銷總兵氣力大於營路可便於彈壓又一策惟是
不分營不缺餉在本職不難調劑在各院不難主持
也倘一意議撤而不議處目前激成一變虜訐於外
兵訐於內禍且叵測其奈之何機會之際間不容髮
方象甫集卷之十三 三
惟台臺亟圖之其中委折事宜待議妥再報
與張兼之
昨歲得足下寓書爲兄惋愴良久天之困足下極矣
而復遭太夫人之戚其何以堪然高年又得親爲含
殮夫復何恨追憶弟先慈計日遠泊天涯不能一視
至今沈痛兄今日猶差足慰耳兄今歲仍受生徒恐
不能久於廬便當衰經臨帳矣弟從入灤東日夜爲
昂酋謀犯拮据萬狀心力俱疲會脫巾裹起幾成寧
夏不測幸旋就撲滅而昂酋尚未帖然雖叨有南移

代者不至歸未有日六月間倘得握手白苧城頭復見青山九點何其玉門生入也

與江汝成

弟幾入北平伯虜西窺昂曾內瞞日如大敵之至蚤夜苦戰不意叛卒暴起此曹先在遼左喋已兩番驕悍成風日無國法久矣呼吸之間倘機會少失禍且不知所稅弟苦心苦力刻日而平于恩威勦撫之宜頗無遺憾猶挂人齒任事若斯其難也殊令人扼腕不已賴老丈夾扶正論堂翁力疏主持不然幾敗大

芳叢甫集卷之十三

古

與張又白

往於德署中與門下交臂也緬想高標每勞寤寐已門下有秩宗之命不佞某且出備營平無何徙今地卽私心戀戀欲自托於韻味奈室遠何不佞某機遯謬長諸生日惟挂漏是懼賴門下所頒功令爛若日

星不佞某是步是趨罔敢逾軼尺寸閭稱才藪然名佻而不易馴不佞某從舊歲杪秋始得視事迄於今僅數月而徧八郡一州復歲考二郡且校且誠綿力旣疲幸爾粗完顧不審於繩墨差不刺贅乎謹以諸生試牘上徹台覽門下文章司命遠方艸茅之技不足仰溷如椽倘休休見容矜其愚不責其不律今不佞得寬於筆斧竊

與韓西川

自與我翁勝望流連綠水青山恍馬天際歸而風雨

芳叢甫集卷之十三

圭

若妒延津雙劍忽爾分飛咫尺清光無繇合并可勝企結不佞今且行矣昨捧綸畫廟廊倚佇良切非熊入夢渭川不得久畱及不佞在事敢爲門下勸駕蒼生之念知門下不能恕也從別翁後口占數首謹錄扇頭并寄六君

與袁

從別長者往年頃還自北平私心沾沾喜得望見杖履不虞長者游轂方汗漫金焦間竟無從奇函丈而五兄且負笈南雍又坐失吾畏友可

恨我翁以無涯之智結爲大年跡寄寰中神棲物外
不佞其久不聞玄論鄙吝龐萌今復婆娑七閩未嘗
握衣何日乞長者惠教一豁蓬心行時有土之毛非
所羞于長者聊當後生芹曝翁其問之掌記六兄客
久翁戀戀可知有過庭之思乎并訊

報江汝成

弟每退食輒爲丈咄嗟至廢箸世有才情如丈而無
端見抑乃爾天亦烏用付丈繡腸爲文匆遽中唁及
亡內長跼捧讀淒風飄飄不覺寒而墨妙淋漓
方衆甫集卷之十三 夫
幾欲飛去錯之右軍不復辨也房簪大作竝臻三昧
弟何幸一時得此代寶簪佳幣過腆拜而增慚嫂夫
人夢熊謹進人參斤許倘可備藥籠平海粉海參聊
以侑丈歌學一笑置之

報俞養弘

不佞弟屈首受書垂二十年壯夫區區半耗之
而甫從仁丈一隸春官則旣徹帚置之矣已州
曹郎已邊臬浮湛又十年所生平咄嗟餘唾屑越
車塵馬足之間不復省竹素爲何物誠不自意而

方衆甫集卷之十四

華亭方應選衆甫著

雜著

汝 覲紀行

萬曆壬辰王春方內諸侯復當上計而予以辛卯十
一月二十九日發自汝中時大雪蔽天吏民爭進壺
簞車益輒然不能甚辨領之而已甫出部而縉紳馬
公張公李公祖予顏魯公祠祠故汝之人尸余余所
孫不居而祠公者也馬公笑指庭柏爲余蔽芾余慚
方衆甫集卷之十四

謝人盡一爵不數里而孝廉馬君杜君劉君又不數
里而揮使錢君千夫長百夫長遮道爲祖最後則憲
副張公憲周具帳二十里許張故汝達尊復遠道綱
繆坐語者移晷已登車四垂一白而攀轅者不止視
其鬢如銀戟有青衿數十僂行爲觴不異彭澤白衣
余一再勞苦迢遞抵長阜同寅戚君陸君先至治餉
而溫孝廉則獨去諸公立雪道上亟揖進之吏民肩
摩郵次余固揮之去飯罷三君蒼茫言別而好事吏
民尙有隄而當先者行二十里郊丞來迎日且奄茲

人脛馬蹄時時蹉踣比抵郊湍下二鼓矣承博而下
竝不及視退與細君執火相慰門者報薛生來余起
攝履安所得披氍毹生耶而生意戀戀在河之干詰朝
月晦雪如昨長須云之役也有兩道入燕走禹便入
清源走許使余留家道出許而獨身與薛生禹行郊
縉紳李公王公劉公兩孝廉各攜酌以俟余令聚而
享焉三十里少憩遂行不至禹三舍帆昏黑東炬盡
失借雪光爲導得抵禹禹守卜君倅陳君余鄉也守
亦將以五鼓發而倅方執掌受代顧揮冗見存諸館

方東甫集卷之十四

二

穀具飭已簪民有郎姓者以琴書數種獻郎曰某
大夫之風而輸田百畝爲縣絲佐者也余笑謂而又
欲效山陰叟乎爲受四書集註聊當一錢尋授薛生
作兒課是夕人罵稍宋得偕生醺酒縱譚屈指燕程
卽戴星不及赴固謝生詰朝爲十二月初一日與生
揮手倅資子車馬直走新鄭雪深不復辨道間行田
中跋涉甚艱薄暮及馬簿某者視邑篆出肅數里供
帳飲食如部縣郵丞亦謹甚甫四鼓簿已候門陰爲
次第郵役初二日賈新鄭餘力未晡抵鄭州余雖魚

服乎然絕無傾者昔人所謂過鄭郎不禮焉因戒長
須復鼓行而前夜分抵滎澤其令程業令候人跡余
出部相勞比至署廩人輿人畢集復強之餽余却之
不得搜索中攜有汝刻酬之初三日晨發偶先乘傳
者其人自典中詫指僕夫知州安得先員外嗟乎員
外貴倨哉風塵中那能不少差池何至便作色已抵
河令遣其簿具牲醴余臨河而拜簿又舟攜一榼米
辦齒齒絕不揚波食頃而渡比州若縣絡繹後先遙
矚乘傳者無能誰何矣從此第微行莫抵新鄉縣初

方東甫集卷之十四

三

四日風色逾厲下帷至上春問輿者衛輝業失去十
餘里天子新剪桐爲股肱郡竟不得寓目焉莫越
淇宿高邨初五日雪大霽余令掀帷一望如瑤島夾
柳如琳瑯萬個平原起伏如獅吼如虬螭舞惜不令
前披氍毹生竝鑣而爲郢歌也歷宜溝湯陰抵彰德而
余所錄士尙生者忽揖諸衢余式而謝生踵至郛門
爲酒一行日漸下春易騎而去宿豐兵鎮初六日行
三十里抵磁州爲守劉君所色佐余力因兼道抵臨
洛關所過有邯鄲黃梁祠迫不及禮嗟夫彼軋軋道

上者眞夢耶特黃梁未熟耳初七日復兼道歷沙河順德抵內丘宿初八日歷柏鄉抵趙州趙去冀只百里余往從冀謁大府間取趙道守何君相得甚驩過必暢飲而今且蕭蕭逆旅矣爲占一律初九日過樂城令周亦余好友久遷去年後渡漳沱經行眞定眞定舊令今陳畱江汝成予榜中快士稱兄弟莫逆吾兩人笑歌處愴恍目前爲之黯然而懷江及漳沱各一律夜宿伏城驛初十日抵定州定故恒陽一屬郡其壯麗不減都會夜抵清風店而郊令扈君特進盤

方輿甫集卷之十四

四

餐余令以角巾過而共享偶齒中州月旦不啻太行羊腸憮然者久之十一日歷慶都宿保定始余謂必后期也是夜郡縣鱗集百輩而保定公尙未發十二日抵肅州宿計例以十四日畢上國門向去三傳十三日四鼓發亭午抵涿州涿爲東西孔道假愈擊矣莫次良鄉而索舊居停百夫長歌者則坐鼠角窘甚余憐而割囊攜少許佐之十四日晡時及國門春明五雲隱隱如昨視吾馬隤如也時復雪拂去衣塵亟謁藩臬諸公暫休一舍而郊部王鴻臚冀部吏

王竝進餉十五日從順城門入止邸中自此冗如蠅織不能勝紀已爲程千八百爲期十六日而以風雪下帷如行長夜者七之苦無圖經卧游所經勝槩百不遇一姑志其旅况如此

汝志引贊

圖考

粵稽皇輿訖開厥先爽鳩大齊嚮熊張楚代云邈矣功亦選焉汝自文王受命化行此邦爰啓鎬豐奄有郊廓迺圖不經見何以徵古作圖考志

方輿甫集卷之十四

五

汝舊號汝海當堯水時茫茫巨浸烏觀汝墳哉自禹鑿伊闕決使入河始成大陸後數百年而文王興遂爲遵化地想汝墳云者卽禹貢所云下土墳壚水落土出決渰若墳然而詩不言墳所謂漢儒謂之大防漢去周又千餘年陵谷代遷繁爲輿壤蓋以意譯耳余刺汝追訪汝墳無有蹟之者久之一老人云相傳東南境迺循汝與隅於寶豐界得其故址業已名鋪又有遵化店在丑山湛水間且隸葉矣余按一統志北齊置汝墳縣唐省入襄城而汝於隋煬時曾改襄

城郡則汝墳實在履內又按葉志唐開元二十六年葉屬汝州大曆四年改置僊鳧縣五年縣廢復屬臨汝郡則葉亦汝地詩稱文王之化訖於江沱卽襄宛皆汝墳而吾州獨名豈召伯甘棠意耶余故圖之簡首令于世之下知二南遺蹟云

建置

禹鑄九鼎辨九州汝爲中州名邦舊矣周德旣東瓜分列國前主所是爲律后主所是爲令亦何常哉

皇明統一區寓更定汝州部轄四邑與八郡相埒已

方輿甫集卷之十四

六

作建置志

汝爲莪櫟地定鼎歌風猗與穆矣至其後聚憚狐聚陽人抑何式微耶山河世代所以感也秦漢以來或合或離代有沿革要以便民利俗自元隸南陽而汝始脊脊多事矣賴鄉司馬滕公抗其議都御史原公疏改直隸詔爲令有言復隸南陽者無赦民是以脫於往來踐更迄於今百年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二公有焉宜有司歲歲奉祠勿絕也

星野

祥異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星野昉焉僧一行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太史公曰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今區區以一郡一邑牽合於古今而不極其變宜多踳駁也姑存其說焉作星野志

自保章氏而後談星學者無慮百家矣總之不離五行者是孔子不語怪然春秋災異殆不絕書大圜之中何所不有儒者信其理耳書曰吉凶不偕在人傳曰天道遠人道邇故德隆則畧星星降則畧德彼謂方輿甫集卷之十四

七

行與數會者謬也

疆域

在昔畫地分圻各相保聚如職方氏所載是已然設險守國王公不廢故城隍衛焉而又聯以比閭辨以族黨然後臂指相制域民之險成汝與諸郡錯壤疆域胡可弗明吳楚邊邑可鑒也作疆域志

汝爲八郡附庸故臬司分部蓋重其地也廼城僅土坂歲久陵夷跛躄可收矣卽百二奚賴焉先是議先築舍累年王公議三合土而或謂此數十年計必其

永佚非覺不可今汝屬覺久矣而汝猶然土豈非闕哉前後撫公下州議余兩置對庶幾臚列而竟成圖併誦於時也大禘之後菜色方蘇固未可易議所爲養其餘力而收保障之功尙有待焉

山川

五岳嵩爲長黃河如帶汝豈其派耶何山川之韶秀也余初入境群峯羣壘回流沸淙淙蓋不減仙都云五方之水甘苦不同而汝泉竝醴昔人雅愛此中至願爲卜築勝可槩已作山川志

方輿甫集卷之十四

八

語云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其所鬱勃然哉余少覽圖經卧游千古窅然若遺及枕石空同漱流箕穎抑何沆瀣也想當年氣色亦復如是傳曰汝穎多奇士浩蜺耶長轡耶拳石蹴淖耶地固弗霽於人也

河渠

禹抑洪水汝始疏厥汝爲渠可灌田然汝惴惴不常渠亦遽有通塞復有泉數泓引之竝可資灌固地脈哉恒陽則脈細所爲潁源導流而收漳鄴之利是在人力作河渠志

甚哉水之爲利害也天下之患莫大於河次卽汝溢則數十里之渠悉取刊不償害廼民間斲斲畚鍤者汝地確澗水耨收稍倍耳而復爲有力者所障當廢伊盛時幾割上游之半民不稱渴澤哉今聚寶堰尙沒河南衛民間猶然鬻爭則源流分合之界何可不講也

陵墓

上古不封不樹中古而後塚相望矣野燒鬼燐豈無當年埋玉履墟而愴今昔同情蒿里之記不可少也

方輿甫集卷之十四

九

作陵墓志

余嘗怪王楊孫故智以爲不近人情由今而思豈非達生之致與汝當宛洛間昔稱帝鄉帝親多侯王寢隧中藏可欲幾罄南山銅矣而竟成樵牧臨風駐馬不忍塞蓬嗟夫萬有不齊終歸於盡崢嶸化爲土壘土壘化爲冥冥矣孔子曰丘聞之古不修墓豈久欲速朽耶尙不能蜚青天棺白玉亦何必奪鳶梟而螻蟻也

寺觀

自青牛西去白馬東來二氏熾矣 明興至領之僧
綱道紀爲國祝釐汝近太少所稱福地不可勝殫姑
錄其甚者以觀志

寺觀莫盛於齊梁拓跋間迄於今梵宇琳宮基布民
間矣此可令昌黎氏見哉然有不可盡訾者蓋世味
之溺人也久矣彼其虛無淡泊之教能令人空諸有
而薄群紛豈無小補第借此鉢爲左道觴斯濫耳可
重冤二氏哉不然而何代久相沿竟不得廬其居也

古蹟

方輿甫集卷之十四

十

古今旦莫耳銅駝氣歇朱雀煙銷壯心雄圖與其入
俱往矣然而弔古之士長磨洗而太息豈非以其名
哉余懼久之而無以識也作古蹟志

汝無他藏獨石帖爲歷代名人手筆王元美先生品
跋古刻第之上中余初搨得之亦云考之此中故老
則謂州舊有望嵩樓制極宏敞亭榭基置四壁如肩
屬諸帖砧馬四方游轂至輒爲摹勒蓋石不勝剝地
主殊苦之嘉靖間 詔毀天下淫祠有司乘此廢去
帖廢馬廐復爲祖龍所厄今其存者則後之好事掇

拾煨燼之餘也夫爨下寧有完音而此中赫蹏故不
中搨搨又不如吳手之工幾不并焦尾碎哉余嘗出
吳蹏令裝潢洗石日搨數行腕蹟儼然儻成弘間舊
物在定不遜停雲諸刻王先生臨池賞可知也

余少嗜古間考圖謀所載未嘗不撫卷而躊躇也中
丞無古蹟志附見地里志中余搜掌故表而出之然
其存者不過山川故墟祇以增黍離之感而在肯啟
爨之舊不少概見豈人物不恒久之風雷挾去抑所
謂護呵者鮮也語云物常聚於所好今田夫牧豎往
往得諸瓦礫間然卒搏沙棄之所謂知者不遇遇者
不必知不獨古蹟然矣

方輿甫集卷之十四

十一

風俗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方風氣豈能
強而一哉長人者因其性不違其俗南俗靡北俗勁
汝當陰陽風雨之交中氣所會孔子稱一變至道庶
幾近之作風俗志

董子有云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爲有味乎其
言哉目視者化細腰者頰神動而指象此其際微矣

不然卽戶說眇論其何入焉汝不稱遵化哉始未嘗不淳而後稍媮也語曰衣食足而知禮節然乎否耶余牧汝三年淳不得歲廼其士蹢蹢其民斷斷猶不至蕩然四維者敢曰移易余一人所漸於兩程富鄭諸公者匪眇也是故君子慎所以風之者

田賦

禹貢則壤成賦豫田中上耳賦廼錯上中豈盡出於田哉以其有山澤之利也輒近世山澤非禁則權而田且歲增額矣奚論先代國初以來凡數變今已

方輿甫集卷之十四

圭

三倍後固不知所底止也作田賦志

自租庸調兼用而民久不得緩二矣夫租出於田調出於家非力不辦而并徵其力民奈何不疲也方條鞭未行時名雖公甸實率百姓而路有以數鎰之役而暇中人產者蓋里甲之億極矣當事者調停設立會銀官自募役民始得息肩廼知荆公新法亦有不

索膏脂割且十三矣彼其諸郵一日不給則立稿何怪其紛紛哉余竊歎今之乘傳者未必皆皇華之駟此何可不問也而第浚民以教良足悲已倘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當事者宜加之意焉

食貨

洪範八政曰食曰貨民生急焉然有餘不足天之道也此之所有或彼之所無原大則饒原小則鮮要在用物貴耳汝故嚴郡誠設權利運奇贏末逐本守亦

熙壤哉作食貨志

方輿甫集卷之十四

圭

汝地多產庶幾陸海云廼不稱饒何也六府之用金穀尤急汝藝稻稂居然江南水耕僅三十而一西南間出黃白然禁不得采所恃惟黍稷桑麻土瘠賦繁非四達五通不能什一以佐歉則苦穀稔則苦金志所載直浪得名耳余嘗履畝半屬沙磧類不堪墾獨計天生五金竟成厲階良可惜哉考世廟時曾遣重臣采取四十餘萬官民兩利之倘間一倣行困不少蘇乎第談及利孔世共指目賢者不免拘攣傳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蓋難之矣

官師

秦罷侯置守今之郡縣長古諸侯也漢秩二千石爲吏至長子孫蓋專且久矣 明興稍抑之而多設股輔復有爲之監者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倘亦時勢使然也作官師志

余髮燥聞長公會團練此地而官司顧不載及讀王觀察二蘇祠記以汝州團練稱與余聞合想當年餘韻有不減黃州者在豈志逸與今汝人歲祀二蘇勿絕匪獨仰止其人抑不忘蔽節也

方東甫集卷之十四

古

前代宦汝者官不同惟表表者稱焉其他靡得覩記故總列篇首 皇明有專官始得類敘監司分部嘉靖初年而敘先州者爲其尊也衛昂後而且隸于州故官司終焉第衛所絲來與職掌姓氏舊志多闕今附載云嗟夫汝自改直隸稍得寬於往來期會然最爾小國壓以監司四方諸侯歲不絕軌且也軍民犬牙不無距角所謂庖丁湊理處甚難其任已

公署

百官之府曰署周廬直衛豈壯觀云哉蓋亦肅堂皇

之體焉訟庭雖閑廳事不可不飭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作公署志

署以蒞官行法也詩不云乎職思其居有能吏習民安琴清而鶴立登斯堂也有餘榮焉儻署則丹墀其人則傳舍弁髦之無乃爲屬府乎嗟夫召之棠羊之峴首更千百禩而如新卽茅茨不剪可也

選舉

三代以前君求士三代以後士求君矣能一一辟召乎世謂科目妨人假令安車蒲輪施於今之岩穴弊或甚于科目此糊名易書之禁所以日嚴也作選舉

方東甫集卷之十四

五

志

明興以制科爲羔雁士非附青雲烏能聲施後世哉然不有盡爾者古之選舉弓旌夢卜蓋非一途而矯矯鴻冥猶逸羅網奈何以流品限天下豪傑 國初疎節闢目至有以布衣登鼎鉉者于時得人爲盛成弘而後明經專重及按人物志所爲不愧科名者幾何中丞公八書其它各有論次而於選舉獨闕意蓋微矣

祠祀

國之大事在祀山川壇壝所謂封以內諸侯有事者也祀封內凡不朽于其上者並得廟享作祠祀志余覽祠祀有餘思焉汝自文王作人周公分陝而後所可血食者代不乏也廼名宦鄉賢兩祠寥寥數輩而郡縣復見猶不免借才然亦見古人慎簡意焉輒近世而俎豆纍纍矣豈甘棠畏壘多於古之人耶與其濫也寧闕余所爲祠祀魯公有以也

人物

方東甫集卷之十四

七

夫人物蓋難言哉風采在一時月旦在萬世自非耿耿不磨烏能使尙友之士膾口而屢心也汝人物可指數而令婦人女子標其半孔子才難之嘆信然已作人物志

余觀滕公何興之暴也公事 憲廟 上嘗夢殿壁壞一人手撐之朝而視諸臣公獨省大喜超拜公豈傳星耶後公立朝石畫果稱 上意寤寐不虛也近代以鄉舉起家九列者如海公瑞艾公穆率奇節自見收功萬死而公第委蛇得之不尤稱奇邁哉要之

此三公者皆帝賚已

余登釣臺聞黃帝張鈞天於此鈞臺汝東鄙也空同在聖帝所往來問道處又登箕山尋太史公所稱許由塚卽汝北鄙環汝而隍爲洗耳河稍西有巢父井豈非汝人物鼻祖哉又考尹陟父子以伊爲姓其爲汝人明甚今皆不載則逸者固多也中丞公論次丁節婦傷貧而微者之泯泯嗟夫往詰寥邈所論名湮沒而不傳者何可勝紀獨節婦也與哉

流寓

方東甫集卷之十四

七

自秦龍氏而後君子之至於斯轍相駐也聲云爛矣蓋亦勝足下焉不然柳之惡長沙之卑卽賢者不能一日居矣作流寓志

余讀仲宣登樓賦於故都何睠睠也孔子不稱東西南北人耶人生如寄所云流寓直寄寄耳寥廓之士志不滿萬古烏能甕牖一丘爲少伯去越而陶興仲完去陳而齊大九垓之內有會心處便足菟裘廼其餘韻流風自足托於竹素五石之瓠浮之江湖不洗洋有餘地哉儻謂橘踰淮而枳貉濟文而化是陳良

不北學也

僊釋

世言僊者率祖廣成釋稱西方聖人然最晚出上古不經見豈其時道術未分所云昏默窈冥卽三教之宗耶周秦二氏興幾與吾儒鼎立作僊釋志

儒者繆悠二氏然高明之士率實力焉莊生有云吾生也有涯而智也無涯因大浮漚百年餘幾所稱不朽第身後之榮名耳顧冥冥何知二氏之學直令生灰解脫豈非無涯之大年哉迺秦皇梁武蟬蛸萬乘方衆甫集卷之十四

大

庶幾一遇而不可得而祗園族嶺之故事志不絕書將所謂根器有緣耶抑慧力由人也菩提無樹象罔有珠余姑存焉耳

藝文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之不可已也如是汝當龜馬之區橐筆之士代固不乏矧君子至止片言紙貴忍令滅弗傳耶作藝文志

按唐新語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

年花開誰復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識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嘆曰此句復似向識語然灰生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遇害或云宋之間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最夫希夷灰所其爲之間與否未詳而白頭翁詩則已誤入之間集中焉知非爲所掠古來名士相妒如馬季常故事往往有之而好事者或遂托以詫其說亦不可曉第希夷實汝人鼓吹盛唐爲汝正始不可不載

方衆甫集卷之十四

左

陳仲醅作李公子傳爲之跋

余嘗見公子小像貌侵甚遼遼至不勝衣及覩其軼事何灑灑也又聞公子擁諸美人游虞山歌眠大石上意不可一世於時一進士爲魚服白衣過之拈出兩指如此如此云公子輒起前而謝唯唯進士顧諸美人人浮十大白立盡竟不言姓名而去今率不載而獨載諸措大爲進士辱何也余謂唐以詞制科公子信翩翩乎進士中必有屬而和者不應寥寥乃爾三秦豪傑卽在目前仲醅毋多白眼

陳仲醕讀書十六觀跋

仲醕作是觀以質不佞不佞云達磨西來不立語言文字何書可讀然達磨九年面壁仲醕終日曝背會心處便是無樹菩提仲醕應作是觀

盛伯霽小像贊

高至五岳渺若一芥深至五湖細若一帶其胸中之磊落心可對三光而氣可壓百代是之謂英雄之槩

閩中學政十則

養士品

方輿甫集卷之十四

手

余聞古之胎養者視之以聖賢圖像疾風厲霆則閉戶而避之諸生固今日胎養時也董子潛心大業三年不識牝牡馬范希文齋粥蕭寺中揮簞金而不顧此非而秀才圖像乎其居間郡國睚眦里閭保舉抗顏歌謠矢口雁行狹邪之徑勢攫博塞之場有一于此士品謂何則父兄師友之訓不先也豈惟不之訓抑且褰裳而導之不復知人間有節義廉耻事異日何以自樹而附聖賢之後塵哉夫文抱連城而行同躍冶本道知有禿黜而已不然能養而不能教是衆

人母也余則安敢

培士氣

夫生員不許建言 祖訓甚赫乃今青衿之子聯袂公庭即卧治者不暇聽鶴鳴而張羅雀矣士亦人也豈忍溷襲至此或由有司不加意培植即事干切已岸然弁髦覆盆無天下帷何日余實憫之今後事係諸生其可處者不妨朝夕發稍優禮以寓緇衣一念女子恂恂不踰閭域諸生事也子弟有疾病痾癢父母必爲之欠呵而抑搔焉賢有司事也至於朔望方輿甫集卷之十四

手

正文體

今天下談文者爭擅奇矣奇何負于文哉有如鏡之平流則必有黃河滄海蛟龍出沒之風濤有如砥之平原則必有峩峩泰岱猿鳥絕攀之煙岫蓋文章亦若此矣本道所恨者有一種偽奇之文人戴鬼顱虎蒙羊羶齟牙無味拭目茫然即使本生掩卷而覆讀

之亦且咯咯喉齒間不復自省爲已作矣假令一旦授之賈長沙陸中州之筆札其能滾滾萬言爲國家作有用之文章哉文章如傳神以肖祖肖父爲主如以不經之語竄入儒書昔人所謂纖毫不似便是拜他人祖也余不敢執拘攣之末守咫尺之衡以重困諸生而諸生慎無以偽奇售我化腐而新黜浮而雅極其材以進本道不敏于驪黃牝牡之外爲諸生相馬

崇博學

方東甫集卷之十四

主

玉臨川云吾欲變學究爲秀才不意變秀才爲學究余曾聞斯言而三嘆之本道仰承明命爲國求賢豈徒以數行文字塞責要以豪傑之名世而經國者必由讀書博學中來今主司專以經書取士其深心博古之家往往于論策中或露寶鼎之一鱗或披吉光之片羽琳琅鳴而金石奏者豈少其人哉倘主司置不復省彼空拳博戰之徒遂居前茅矣今有之卽當取錄優列以爲士子讀書之勸必不忍使之矻矻窮年頭白而汗青也若餽飮滿筵蒙戎綴體是名學

究豈以才收

抑奔競

昔之請托多出于不才今之請托多出于才蓋不才者既取精于捷徑則才者必遺憾于積薪其相率而盡流爲請托勢也夫學校頓成倖門五經竟至掃地轉展及此痛恨何言余起家寒畯目擊心酸而今幸身自爲政必欲痛釐前弊以別真才且試卷滿前僕僕爲私請酬答非惟冥責難逃抑亦夫我不暇其相與體之慎之本道以公心塞其別竇諸生以道心消其熱中毋玷躬行永貽後悔

方東甫集卷之十四

主

嚴挾代

語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疑周人作誥而民始畔故嚙臂之盟灼骨之信非所施于匹夫匹婦而况待而縫掖士乎余忝一日之長不忍以不肖事憶而諸生顧未入境時有言閩中懷挾倩代最爲弊窟但本道隨手摘題鬼神亦莫之測或經書論策表後先雜出群籍如山衆目環堵加意檢校定不易匿總之迅雷不及掩耳本道豈忍苛待諸生要之此是士子進身第

一步隄防既潰何事不爲無論辜負青衫且何以稱
楚楚鬚丈夫也

廣惠羅

夫閩海濱郡畧闡詩書而襟裾禮樂若非恢彌
天之網以收之則楚弓亡而隋珠走矣故事儒童數
窄本道如遇多才之地進學數比前量加數名故事
遺才止正散二途本道畧有暇日別爲處置必不惜
一日之勞以貽諸士子三年之恨故事遺才不許幫
補丁憂起服者不許幫補本道遺才之中閱其文理

考集卷之十四

古

堪輿優等原批列某人某名之次仍許幫補故事緣
事者不准應試本道許令教官每學類總造冊查其
生平行止無虧而法紀無妨者許試嘻本道之待諸
生意不薄矣若諸生不復自好卽以前項轉相資緣
以希溷托是本道厚待諸生而諸生薄待本道也上
有 聖書下有憲典爾其勿自殞越

拔雋異

夫雞群之鶴可謂獨立矣然上之有黃鵠又上之有
鵬鵬又上之有千仞之翔鳳以爾全閩豈無有非常

異能之才亭亭物表落落曹羈者平余不敢以他藝
進問他藝是益長奔競也但余所試卷內擇其最異
特者不問生儒不問青衣社學其才冠一座者取冠
一座才冠數邑者取冠數邑才冠全省者取冠全省
童生生員卽時批補不必捥次俟廩本道素性憐才
且念英年老學六翮未沖一枝莫借獵纓長嘆捉肘
悲歌其埋沒于乾螢游蠹之間者多矣余爲此與諸
生一吐氣焉

重師儒

考集卷之十四

重

長考爲行不使人疑之余誦誦告戒諸弟子員猶懼
雅道之傷也又忍疑而弟子員師乎陳太丘邵堯夫
一布衣耳里巷薄少年惟恐兩先生知况諸博士儼
然坐皋比而偕絃誦者哉余請無論瑣者其大莫如
荐德行則推轂鄙夫黜不肖則操戈寒士或偏聽而
曲護學校或中賂而更黨勢家或希掌印務或順指
霸儒此楊子所謂模不模範不範也自今伊始願諸
博士無樹蔭藜而樹桃李無爲經師而爲人師不佞
且涕軼而望之矣

振風教

風之用虛而長養萬物爲實學政有鄉賢名宦賓飲
旌表等項余以爲風俗者莫如以此爲指南而近
來重典幾千濫觴公自相矛盾則師生保結不覈
故也今鄉賢無論顯晦名宦無論新故賓飲無論貴
賤旌表無論富貧該府州縣儒學反覆詳勘以弭本
道裁奪着實舉行不許諸生突出荐舉不許本人子
孫陳乞不許從別衙門告批以妨職掌有司亦毋得
延遲務令重泉不夜枯骨五月月旦定于一時風猷
方衆甫集卷之十

豈特青蘋之末

典于千古則其羽翼

方衆甫集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方應選撰應選字衆甫別號明齋華亭人萬曆
癸未進士官至盧龍兵備副使應選初牧汝州刻
有汝上詩文二集其子又增併遺藁刻爲此本其
詩古體頗清麗文筆亦尙健舉而漸染習尙未盡
脫當時風氣

葛太史公集五卷

〔明〕葛曦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德平葛周

玉樹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葛太史集

五卷》提要

仲父鳳池先生以省元登甲爲翰林檢討國史官弗及再遷而卒時吾弟鳳未十齡客邸衣物散落幸馮琢菴宗伯康驤漢侍御兩鄉同年收手蹟數冊寄之先卿晚付吾弟耳先卿人琴之痛屬行狀於黃慎軒官詹誌銘馮琢菴公墓碑于穀峯公再以遺稿屬較訂於黃公黃蓋先生南宮首錄士風稱心知者在萬十餘年相繼作古人去無一還報先卿及吾弟而先生墓木已拱吾弟且薄宦歸來食貧矣余年來幽棲無事手集先人之遺言遺行冠以世系爲葛端肅公族譜只精存詩文十之

葛太史公集 序 一

二三也第先端肅先司徒先符卿各全集久行於世而先生行世詩一冊刻之馮公文二冊刻之御史大夫張公僅十之四五世或有欲覩先生之大全者傾吾弟篋又得殘簡數十葉合馮康兩公寄稿統釐作五卷存諸家塾復僭撰墓表一首命吾弟勉鐫墓道垂之世世焉

崇禎丙子秋姪如麟頓首書

萬歷壬辰先高祖卒於京邸馮文敏公同康驥漢公收
詩文稿寄吾家越崇禎丙子吾從伯曾祖憲使公始編
爲五卷名葛太史公集至康熙癸卯先祖欽簡公始授
梓屬叅校於蕪湖蕭尺木當塗陳蔚宗以憲使公輯仲
父集識後文弁首不另爲序先祖歿後集板散失不肖
周玉髻齡時聞家刻獨先高祖集殘缺心焉傷之乾隆
甲戌遊濟南得黃氏藏本乃見吾高祖集全編迄今嘉
慶癸亥才勉力重刻迴遡萬歷壬辰二百一十有二年
矣追維往事不禁感喟欷歔而不能已也夫存則人歿

葛太史公集

重刻序

一

則言人之所以不朽者此耳向非馮康兩公收吾高祖
葉草著述雖富雲散風流矣憲使公末由編輯吾祖卽
末由授梓非獲黃氏藏本縱然再鐫亦終殘缺非備徒
滋隱惘爾已文將喪而幸存傳已失而復續此中若有
默祐之者足見吾高祖之手澤不可沒而舊德綿長矣
備述顛末用告來茲知先集由來非易勿忽忘焉可也
嘉慶八年仲夏吉旦玄孫周玉稽首謹識

葛太史公像



來孫馮達敬臨

葛太史公集

遺像

一

先高祖遺像手幅精於畫工盤饌公
服樽芻蕘去翦爪鳳晉立像見子
鏗畫川白描臨摩神氣酷肖茲置
於吾高祖集冊中豈梓新編所當
屬哉紙巨時見廣綴豐頤胖軀飽
膚引起斯也嘉慶八年歲次辛卯
三月廿七日玄孫周玉稽首謹識



周玉稽

葛太史公墓表

姪如麟撰

吾德平般鬲古治文獻奧區漢魏以來高氏明氏之世
學禩生孟生之奇才所尤燦然史冊者明興總人文於
科目自永樂丙戌至萬歷癸未凡舉進士者九而踵巍
科躋翰苑稱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享才名於當代則吾
仲父鳳池公一人云公諱曦字仲明高祖歲薦公諱智
任經歷曾祖孝子公諱環封推官俱歷贈戶部尚書祖
端肅公諱守禮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父東山公

葛太史公集墓表一

諱引生縣學廩員早世歷贈奉直大夫戶部陝西司員
外郎兄龍池公諱昕累官尚寶司卿贈朝議大夫湖廣
右叅議兼僉事公以嘉靖乙巳中元日誕生河南督學
公署四歲受句讀於姑氏七歲就外傳十五人邑庠旋
領廩餼試率高等行其卷再膺學使者德行之褒萬歷
丙子中式省闈第一先是端肅公舉嘉靖戊子第一祖
孫解元王公鳳洲載入皇明盛事述中癸未成進士改
庶吉士乙酉授官翰林院檢討丙戌奉使秦藩冊封紫
陽王己丑同考會試滿三年考教授徵仕郎妻任氏封

孺人庚寅兼起居注辛卯陪推南京國子監司業壬辰
思祖母王夫人甚又任孺人久病擬請假歸未及歸而
忽病遂不起先任孺人二百日告終於位時維九月三
十日遺孤九歲吾父母取而子之既冠既婚既補太學
弟子員始卜癸卯季冬合葬於斯公生而奇穎孝弟性
篤甫十一歲遭母靳宜人之變晝夜號慟聞者墮淚諸
生時執父喪孝廉時執祖喪哀毀骨立偕吾父喪大事
情文曲備至今父老尚道說津津其事祖若父養志迪
訓晚而宦遊不及祖母王夫人養一味適口手題拜寄

葛太史公集墓表二

彌留之際譴囑惟此少吾父者一年雖肩隨而心下之
怡怡翼翼終身無情容慢語於族里和厚忍讓好施予
拯人之急若爲庠師王君理旅殯會友陳君理市居戚
屬魯君靳君理薄宦更僕未易指數處士大夫一如布
衣交尤推誠遜能孜孜不及座師憲副麻公病臥京邸
躬侍醫藥常夜不返舍同館浙少廣王公粵梅源邵公
先後沒潞河遣人經紀其櫬至告焚王公貸券詳具夢
魂別記誠感義舉遠邇異之生平好學無厭在館日不
殊在庠詩文春容典雅力挽纖靡詭誕之習尤留心經

濟如歷象河渠宗祿兵制馬政一一考核議擬與同鄉
于文定馮文敏邢子愿公孝與諸公質正確當筆而成
章期可收實效於世故當其時雖歛然著作之庭已隱
然公輔之望猝爾卒祿上白宰執下及學人罔不扼腕
而痛惜也公自謂糜祿十年稍報國家者止有南宮一
役蓋禮闈分較卷積期促大抵前場閱足薦額諸或置
不入目公則合三場細閱各錄其長卽乙卷亦必詳示
其故放榜得人二十二強半海內知名士早舉省元者
三一時膾炙易三房稿長安爲之紙貴旣分位中外爲
葛太史公集墓表三 三

名守令爲名銓諫爲名藩臬卿寺俱以功業終而南充
黃官詹之文章一代堂邑許司徒之道德千秋更黃公
再典禮闈萊蕪吳大參文衡三晉所收羅培養賢良方
正之彥迄今蒸蒸嚮用未艾樹王楨幹增國光華揆之
古大臣以人事君之誼公亦可謂無忝文學侍從之職
者矣何必公輔乃稱建立其以繩祖武而答地靈豈偶
然哉子名如鳳官福建按察知事諸孫縣學生元祐等
凡八人詩文已刻三卷馮文敏公有刻三太史詩草行
於世嗚呼往公之歸殯京師也文敏公贊嘉惠之祖奠

都門外哭以詞曰爲君狀者門人黃君也志則不佞琦
不敢辭墓道之石求之鄉大宗伯可得也先考符卿公
因申言取諾於于馮兩公而手述公行先徵狀黃官詹
之家荏苒數十年竟未奉狀草於蜀道而兩公皆謝世
黃亦作古人去公之墓木且拱矣余小子私淑家學濫
叨世第恨生也晚不獲侍太傅杖履年來幽居輯公遺
稿恍見公廣額豐頤偉軀怡度往來肩睫間而腐心乎
敕建端肅公塋右百步巋然一邱寂寞荒原豐草間也
爰屬鳳弟題石明太史葛公墓而拜言表之庶後世過
葛太史公集墓表四 四

公墓者有所攷覽焉

內鄉城隍述異記

臨邑李若訥撰

向者余宰內鄉內鄉有異云縣諸生張君文耀雞鳴至縣逶迤過城隍祠時東方未晡忽隸人把炬如千枝火騶導輿至觀一達官盛服莊嚴其貌豐而黝張生屏道左私詢從者應之曰新城隍神光泄斯土生復望祠壁上條教盈楮朱墨淋漓如滴下炬來映之較然有萬宇從者曰新神姓也乃山東產而名職生謹志之由他徑步去天驕逢人語以所見聞者詫異生尋舊路歸村舍

葛太史公集

述異記一

五

則祠前闕無一物壁上如洗而已吞之祠內黃冠皆喑不應且嗤生見怪生惶惑抵家病良久乃愈其事聞於邑令邑令知葛公宦迹頗悉葛公會解額山東官翰林者時南陽觀察黃公燁乃太史輝弟太史出葛公門衣鉢甚暱觀察太史轉相聞以及葛公之家葛公有子走蒼頭泣奠祠下邑人以張生聞見質之蒼頭曰吾主人貌誠類前主人以七月望日生者邑人遂以是日爲神致醮藉蒿芹蠶葛公眞爲邑明神矣或述向余余與葛固秦晉也公爲余耶嫂父後以語兄及姪女輩俱爲哽

咽以若所聞鬼神無耶有耶先是內鄉有崔府君祠崔

曾爲宛鄰邑令因其有鬼事遂祠之而葛視崔則風馬

牛懸絕矣何以生爲齊人沒爲宛神冥冥之中疇能物

色也古所紀委蛇如轍山鬼帶羅似可歷歷見之葛公

縱不爲轍也常不啻羅耳鄭僑博洽其論鬼神以用物

精多至於神明葛太史鈴閣木天爲搢紳望而又以御

史大夫端肅公爲祖稱右姓焉生賢沒神正僑言鬼神

用物之精耶不可謂渺渺盡妄矣夫一隅之慘三隅之

點渺渺幽牒當不滅於顯譜也恨不能揭內鄉神異與

葛太史公集

述異記二

六

襄瀛公聞見耳

書內鄉城隍述異記後

邑後學劉印德撰

傳曰聰明正直爲神善言神矣葛公以曠代偉人兼爲明德之裔雖躋清華未竟厥施或扼腕於不齊之數孰知精爽所至合散皆實造物者固有以崇之於沒後乎生人未盡之福尚獲報於幽冥修德者可以監矣子不語神而誠之不捨著其理焉又何疑於張君之見李先生之記耶固知無鬼非通論也

葛太史公集

書述異記後一

七

葛太史公集目錄

卷一

詩

雪禱篇

塞上曲

宿嵩山

感遇

擬此日不再得

怨別詞六首

寶劍行

桃花嶺歌壽楊夢山先生

院中古藤歌

苦寒行

葛太史公集

目錄

一

少年行

雨後觀龍舟競渡

閣試上巳日觀禊

閣試西苑觀稼

瑤池篇壽母

同于宮諭馮太史朱虞部過黃侍中園亭四首

送徐一瑞之任青神

鼎建慈寧宮有述

過華山

送梁中翰相周府

挽楊都督介菴年伯歸櫬四首

學唐人七夕宴兩儀殿應制

上苑桃花

雪後望西山

送鄭大司馬經略西邊二首

送楊太宰致政東歸 觀薊鎮邊圖有述

頒歷恭紀 寧夏紀事四首

張洪陽學士閒雲館二首

晴雪早朝 瀛洲亭觀菊

玉河春水

送孫叔玉同年守華州 萬壽無疆詩

雨 燈節賜假

堯階屈軼 使回華陰雨中望嶽

葛太史公集 目錄

二

登太華絕頂同中舍徐使君潼關原兵憲八首

出昌平望天壽山

送鄭大司馬經略西邊二首

送蔣元軒侍御按鹺河東

送王洪陽之南光祿 懷寄秦王殿下

送鄒四山翰編歸省

送于大宗伯請告東歸五首

送楊荆巖太史使淮藩入關詩母

和美命太史送駕迎駕

送楊太宰致政東歸四首

大峪山

登封道中懷原葵表年丈二首

入紅門 長陵陪祀二首

謁陵月夜歸

雪中朝天宮習儀和郭美命韻二首

白塔和美命韻 挽于航隱先生三首

送余雲衢太史冊封周藩二首

春殘戲問奎垣

葛太史公集 目錄

三

長至閣中謁拜先師有述

詞林同日轉官僚者六人紀盛

餞別侯大將軍僉書南京樞府四首

曹常侍涉趣園

喜霽登山二首 以下十四首華山作

桃林坪 希夷峽

莎蘿坪二首 青柯坪二首

回心石促徐原二子登山

千丈幢百尺峽 俯渭岩

二仙橋	老君犁溝
黑龍潭	
亦卿索樓居薛荔詩漫賦七首	
讀二疏傳有感二首	庭竹十首
卷二	
賦	
郊禋賦	
表	
擬朝鮮國王謝賜勅昭雪宗系表	
高太史公集目錄	四
擬聖駕再祀山陵盡錫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	
謝表	
頌	
擬聖母還御慈寧宮恭上聖孝寧親頌	并序
箴	
無逸殿箴	勤政勵學箴
對	
雨雹對	風霾對
疏	

請修改歷法疏	議處宗藩疏
議	
三途並用議	正文體議
保甲議	
卷三	
論	
學而優則仕論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論	立朝正直忠厚論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論	
高太史公集目錄	五
韓魏國不分善惡白黑論	
辯	
和同辯	
說	
候氣說	
考	
鹽政考	京營兵制考
序	
刻貞觀政要序	

豫章洪崖徐氏族譜序	刻王岡伯文稿序
送于念東歸養序	
送莫大夫守許州序	送張見椿宰元城序
贈良醫陳君序	
卷四	
記	
平原創建義倉記	讀太僕寺誌記後
盧公湧金泉記銘	重修順天府儒學記
啓	
葛太史公集目錄	六
請閣師啓	并致語
請同鄉前輩啓	與郭似菴啓
上荆石相公啓	代
蘇紫溪座師啓	上瑤泉相公啓
鄒穎翁公啓	
書	
與黃鹽院	與胡小翁
與許學道	與王梧岡
與王泰淳	與王養吉
與陸郵部	與周鹽院

與康對峰	復鄭四哥
復王道源	
與張蓬濱連小嵩赫衛陽	
行狀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岱宗谷公行狀	
墓表	
湖廣按察使慶川麻先生墓表	
卷五	
誌銘	
葛太史公集目錄	七
明封太淑人溫母王氏墓誌銘	
祭文	
翰林院先師祠新易木主謁告文	
同貧仁軒谷妹丈文	公奠張懋峰封君文
祭党親家兩翁文	
祭似菴郭公大司馬文	祭康東陵文
祭李太僕夫人文	代
祭蒲州張七夫人文	
祭劉年伯母文	
祭王太初母林孺人文	代

祭李太夫人文

祭袁太夫人文

祭端肅祖考文

祭祖考文

祭端肅公文

代

葛太史公集

申錄

八

葛太史公集目錄

葛太史公集卷一

明翰林院國史檢討經筵講官直起居注德平葛曠仲明著

詩

零禱篇

龍見值朱明陽亢陰曆伏赤日滿林阜大火薦種陸望
歲軫皇情有秋嗟民育雷公安得鞭旱魃誰爲戮齋明
延五方帝祖祈介福盛樂舞踴躍嘉薦苾以馥榮枯藉
黃流圭璧奠白玉降鑒匪土龍居歆豈蒼嶺鬼神享明
信誠主應龜卜齊野渺靈山商林踵芳躅載歌雲漢章
葛太史公集卷一

一

精裡徹於穆龍職天際來屏翳紛馳逐請看膚寸合四

海同沾沐

塞上曲

中原自有天塞北疑無地秋高胡馬馳有家亦如寄嗟
我行役人身世隣烽燧白日慘陰雲黃塵迷赤幟何意
際休明刁斗終年事

宿嵩山

吾廬東海濱懸弧向中土中嶽此經過懷哉念顧撫羲
馭馳隙駒轉轂成往古風木慘妻其兩邛岵東魯端肅

貽榮名千年頌申甫父兮佩芳蘭中年棄符組小子顧
忝竊鄒枚乃與伍天道豈無知慶餘資有怙王程漢疇
來前驢慙負弩我登二室巔俯眺河之許逝水竟不還
傷心悲陟岵東望泰山雲孤飛北堂廡願持蒿祝歸以
侑斑斕舞

感遇

秋風吹苑桂香散白雲編憶昔焚膏時雞窗藹芸烟壯
懷曾自許弱翰斬騰鸞鶴鵠附鴻鵠飄渺蓬山巔珠璣
窺陸海牙籤啓木天豈徒資鉛槧名理有真筌芳躅追

葛太史公集卷一

二

往聖康濟逢堯年所志薄溫飽桓榮詎足賢願言茂名
實初心莫惘然

擬此日不再得

耀靈易云逝歟彼隙駒馳青陽會幾何哀令鍾相隨所
以古聖賢雞鳴起孳孳惜陰與待旦明德乃在茲亦有
運甕人分陰自得師嗟予青矜子皇皇欲何之蹉跎徒
老大頽波不可追槩銘詎鴻業聲利更何爲志士有遠
圖千載以爲期修途始跬步策足在及時

怨別詞六首

妾本農家子少小出閨門齊大原非偶何能當下陳一
從事君子三歲轉光陰分微人復賤拮据良苦辛苦辛
亦爲何中饋非所任井臼不躬操案養白君恩鴛鴦棲
榆枋一枝聊自存未審娘行意疑妾何太深一別阿母
顏不許復相親羅敷雖有夫良晤幾經旬滿懷冤苦事
每欲對君言囁嚅不敢發窗外噴有人悍婢舌如劍無
端造語新脈脈情何限夢淚溼衣襟不言妾自悲言之
傷君心妾身不自保何忍復傷君

寧爲田舍妻莫作侯門妾譬彼庭前花有開皆有歇好

葛太史公集卷一

三

歌還結果不比風雨折風雨折花枝枝披心亦裂三春
不復陽連根成枯絕侯門豈不高多人亦多舌不得主
者心珠玉空羅列錦繡自盈箱無衣敢言缺詎惟風雨
摧雷霆還震擲桂蠹不足論我躬先折閱何如田舍妻
朝夕可爲悅禾黍足充腸桑麻任綺結所嚴只有夫豈
復慮其別和氣鍾成祥養兒知應客惟欣過一生四時
款佳節寄語嫁女人莫作侯門妾

妾有青銅鏡空自照娥眉今日掩清光死生永別離
妾有齊紈扇秋風蚤苦多空自出君袖泉臺奈爾何

妾有繡羅襦病時君與作寬窄不曾知
臨危誰爲着妾有明月珠與君非暗投
按劍果誰人光芒一旦休

寶劍行

凜凜昆吾劍神光燦七星兩都寧論價
千里不留行神物應從化工煉
鑪錘歷費陰陽炭清波繞鑄盪成環
白日流光淨無鏹霜氣橫飛白玉毫
電光斜綃赤茸條嬰城旌羽疑日月
一揮辟易如吹毛時來踴躍眞人手在
室猶看魑魅走斑剝蚩尤血尚腥
俄然白帝輸蛇首風塵瀕洞幾奔掣
穿屋潛行了無缺吳江霜冷失蓮花楚

葛太史公集卷一

四

塞烟迷落明月絲來呵護煩精靈幾度
苔花不敢生九地尚干牛斗氣空山當
使電虹驚英雄賞識亦有數手拂全勝
華陰土輓轡宛轉颯凍雨夢斷風胡夜
起舞兒曹恩怨空爾汝君不見北潭之蛟
南山虎眼底倭奴復戎口爲君霹靂出
人間笑談倒海復移山功成更向延津去
應值媧皇煉石還

桃花嶺歌壽楊夢山先生

武陵聞說桃花好隔世空傳鏡中道
京圃仙葩應渺茫誰向瑤池弄瑤草
玉衡隨意發春華別有神峰控海涯

分將度索山頭種幻出雲臺谷裏花
風吹豔影流霞散縹緲枝間迷紫燕
無言樹下久成蹊巧笑潭邊忽相見
已聞北海玉爲樽復道桃花錦作圍
嬌分歌扇和雲醉香散縹枝帶露繁
梅柳相將上林路却憶家山千萬樹
桃葉桃根并可憐况復流鶯啄花處
出山小草亦何心青鳥仙期試重尋
不知嶺上桃花夢已落門牆葱蒨陰

院中古藤歌

昔有神龍棲身千仞巖壑之峻嶒
遂使精靈孽變化兒孫延蔓何繩繩
非草非木自生類因其近似名之藤

葛太史公集卷一

五

株移我瀛洲裏寒暑徂遷歲瀾瀾
初將弱質託喬木老大雲霄因見倚
風梳雨洗致懸綳雪刻霜鏤恣奇詭
虬腰踟躕轉紆舒蛟餘糾紛復垂委
蒼公烏系互還回素女蛟絲錯文理
珠花簇簇紫霞綃翠葉翩翩綠雲綺
日鮮陰匝地合乘風清響排空起
清響鮮陰滿畫闌玉堂六月生高寒
栽培喜爾今得地莫作尋常野蔓看

苦寒行

朔風揚沙僕姑裂河水起立木線折
陽烏北陸飛復縮黃雲剪剪忽吹雪
重衾挾纈未知溫襦褐尚有不完人

亭障倚空鐵甲蹲蝟毛半落蛇藏鱗屈指春光數枝柳
柳花如雪更防春

少年行

洛陽甲第連雲起柳色樓陰半流水中有五侯遊俠兒
結交六郡輕薄子相將意氣盡豪華六博樽前不顧家
十千浪醉新豐酒餘興還穿梁苑花梁苑新豐足歡譌
臂鷹走馬如馳電金鞵寶絡鐵連錢繡帶蜚鴻暗調箭
一箭雙承雲外鵬割鮮中野典逾豪平明逐獸秦川路
日晚揚鞭渭水橋渭水秦川五陵道紫陌長春春正好

高太史公集

卷一

六

粧出俱成主第花園芳別有王孫草章臺飛轡恣遊遨
燕歲鸚鵡年不奈嬌緩舞波間金縷細清歌空外玉兔高
歌舞朝朝還暮暮用盡黃金誰復顧長歎悲銷月下魂
短褐羞見閭中婦閨中幾度望封侯孤零狼烟冷未休
明光欲下將軍印瀚海誰堪可口頭男兒墮地非人後
日月雙丸爲誰走嬰鑠他年會據鞍何事等閒空白首
君不見少年烈士說終軍况復虹光貫日人爲君談笑
清沙漠麟閣長留佩劍身

雨後觀龍舟競渡

五月五日天乍晴西湖昨夜新水生水雲渺渺湖光紫
棹聲欸乃波心起金支翠旗乍出沒虹蜺亂飲芙蓉水
歷亂繽紛去復迴揚鈴擊汰聲相催疑是六龍行雨罷
玉麟金甲却歸來輕舟爲車械爲馬競逐相驅不相下
揚枹鳴鼓欲何爲清時豈有沉湘者遺俗千秋未足論
靈均不作楚波渾願將百煉江心鏡拂拭清塵獻至尊

閣試上巳日觀禊

長安自昔稱佳麗况復韶華逢上巳清野初披蘭葉風
曲溪亂下桃花水此時此日成春服解珮濯纓臨水曲

高太史公集

卷一

七

春烟漠漠水盈盈細柳新蒲向人綠都人士女競春華
炫服新粧映落花寶馬金羈明曉日翠鈿玉珮絢朝霞
曉日朝霞照芳甸百轉鴛鴦對清譙勝事猶傳東洛觴
清流乍躍西秦劍風光此日倍芊綿映水垂楊亦自憐
聖主不修曲水宴詞臣莫賦華林篇

閣試西苑觀稼

經過西苑朱明後翠殿金堤帶烟柳不向離宮植百花
但從別苑開千畝黃雲青陌總相連華滋綠葉鬱芊芊
已見郊壇躬帝籍更看隴麥問公田帝籍公田何應應

昨聞雲漢愛明主麥隴新披虞帝風桑林已祝商王雨
從來稼穡爲民天五岐雙穗拂祥烟聖心自是長無逸
國史應書大有年嘉禾一一皆珠玉不道民間食半菽
願獻君王七月詩且慰閭閻五月穀

瑤池篇壽母

春色南陔早春酒北堂高何以介眉壽殷勤西母桃仙
桃錦頻開鹿慈細帶長掩映綺筵春縹緲瑤池上瑤池
浸天碧瑤草逆風薰翩翩瑤室舞青鳥瀼瀼瑤觴歌白
雲瑤堦春日淨於掃瑤林瓊樹相依曉朝陽雛鳳吹瑤
萬太史公集卷一 八

同于官諭馮太史朱虞部過黃侍中園亭四首

忽驚春色暮載酒款郊扉紫籬開清晝晴雲點翠微花
迎金馬佩絮落水衡衣恰並黃鸝坐嬌啼復亂飛
別院扉扉啓名花樹樹開如逢東洛勝應自上林來疎
雨紅沾席飛霞暖送杯北原春更晚題鴉未須催
迴徑還東圃移尊更小亭井餘雙滑白林際半峰青午

節行移棗芳時暗送賁不知蘭畹客惆悵爲誰醒
園花看欲盡林鳥未知還僻景來誰慣流雲去自開城
陰嘶亂馬湖氣抹遙山歸路垂楊裊風塵滿近關
送徐一瑞之任青神

萬里勞行役千山入越鄉瘴銷開島嶼溪晚度桃榔冠
蓋饒通漢琴尊似辟驅但能供委積不問射佗裝
鼎建慈寧官有述

長樂初經始天家壯麗開璇題分日耀葦棟接雲回碧
落龍樓敞瑤池鳳駕來九重應燕喜願上萬年杯

萬太史公集卷一

九

過華山

未發都門道先期太華觀如何臨咫尺空自對巖旼行
邁程方迫登臨典豈闕新秋回使節擬上五雲看

送梁中翰相周府

膠東君自願不比賈長沙國繫賢王冑經傳故相家朱
筵行賦雪青瑣舊題花若向夷門過風塵定駐車

挽楊都督介巷年伯歸櫬四首

冠蹕隨天轉乘箕應帝招人琴俱寂寞劍履莽蕭條歸
去西川迴回來北關遙五雲捧日處彷彿見金貂

一代豪華歇千秋遺愛傳雀羅餘舊邸麟石起新阡雲
暗玉官谷風摧巖武年羽林俱灑淚從獵向誰遊
素幔春明發京堂翠嶺遙望廬紛淚墮陟岵定魂銷暮
雨丹陽道秋風渭水橋長安虛甲第何日返嫖姚
拜命初懸玉承家舊賜緋前軍星忽隕僕射櫬同歸薤
里悲朝露松阡慘夕霏黃腸喧鼓吹猶自沐恩暉

學唐人七夕宴兩儀殿應制

六幕星河轉七襄月帳平龍車牛渚渡鳳駕鶴橋橫
氣通佳宴華燈徹太清長生無詭語家室願俱成

葛太史公集卷一

十

上苑桃花

禁苑春光滿天桃樹樹華連芳呈麗錦交輝展紅霞
窈窕因風動婆娑引霧斜栽培欣得地不羨武陵花

雪後望西山

朔雪澄西霽瑤仙種玉迴花凝明月樹地擁白雲堆
霽珠林合虛明貝闕開還如見王母咫尺即瑤臺

送鄭大司馬經略西邊二首

今日行邊使君王識鄭崇文昌移武帳國老總元戎節
鉞威名舊山河物望同畫旗高捲日鐵騎驟生風禮樂

蘭陵將貽鈴渭水雄六師屯塞上八陣出隴中隴右城
方壯河源路復通建牙臨瀚海倚劍近崆峒中外休憂
寇安危併在公凱旋宵旰釋麟閣紀元功

熙朝方耀德小醜敢稱兵之子終無賴王師含有征出
車逢六月授鉞振先聲天策推元老人心屬夏卿五原
恢豹略七塞抗覽旌不數和戎意寧要盡敵名山河萬
里道邊塞十年情關月尚書印秋風驛騎營令公臨塞
萬充國策金城佇見胡天淨燕然續勒銘

送楊太宰致政東歸

葛太史公集卷一

十一

明主思賢日皇穹資彌年何人熙帝載上宰董官聯名
德三朝重音徽八座先家承伯起學世紹子雲京品藻
如懸鏡公平獨秉銓題才期捧日持論每回天曳玉恩
方渥投簪志已堅時清堪戀闕歲晚欲歸田祖帳冠裳
盛都門車騎闕封人給驛傳內侍辦裝錢去作山中相
歸尋海上仙華堂開綠野別墅起平泉几杖恩遺久金
錢錫子駢紫芝君漫詠黃髮帝方延夢落江湖外心懸
魏闕前蒼生思謝傳早晚鶴書傳

觀薊鎮邊圖有述

海窟鯨鯢滔天關虎豹城金湯雄節鎮鎖鑰重神京山
繞秦皇塞星聯漢將營威靈消左顧形勝得先聲東北
當強控西南受指成旌旗堪畫捲鼓角謾宵鳴

頌歷恭紀

一紀堯年盛方升舜日遲璧輪增聖算寶歷授人時氣
應茲堦轉輿隨黍谷移明堂風蕭穆化國象雍熙黃道
開金闕青陽度玉墀從茲千萬歲正朔共華夷

寧夏紀事四首

見說妖氛滿賀蘭朔方城外駐呼韓曹彬已領中朝劍

萬太史公集卷一

十一

李廣仍登大將壇列校營分權易散三垂兵動勢難安
材官涇渭知多少應念千門立馬看

養士於今二百年水衡少府盡輸邊忍將漢女添青冢
轉引胡兒入酒泉三伏炎蒸驛士馬千山烽火照戈鋌
中原萬姓膏脂竭又典衣裳辦餉錢

六月河西動鼓鼙詔書十道促行師連營虎豹臨城日
京觀鯨鯢授首時萬里飛笏供客餉六軍擐甲待降旗
可憐塞北江南地鑄劍爲農未有期
爲問征西事若何聖明宵旰憶廉頗西坂卒輕乘障

遠左將軍遠渡河斧鉞定誅元昊首金錢寧許到支和
主恩百萬頒行賞轉戰何時奏凱歌

張洪陽學士閒雲館二首

窈窕仙居曉靄間白雲相對意俱閒當窗綠合嚴陵渚
近宅青移謝朓山花雨夢消人乍遠茶烟風定鶴初還
巖扉拄杖無心出乘月歸來不下關

杳杳烟霞水竹居悠悠晴靄散庭除調傳白雪還今古
心與閒雲共卷舒五嶺春陰常磳落三江秋景入簾虛
懸知不淺從龍意一沛甘霖萬里餘

萬太史公集卷一

十一

晴雪早朝

六花飛盡大明宮銀燭朝天五夜中北極寒光搖劍珮
西山曙色映簾櫳天連雙觀迷歸鶴月落重橋隱斷虹
漫道郢中流絕唱唯將三白頌年豐

瀛洲亭觀菊

玉署深秋菊有花繞闌紅葉間霜葩坐疑上苑仙人館
猶似東籬處士家寒蕊迎觴偏歷落紫莖和露欲欹斜
南山佳色長相對肯與春蘭競歲華

玉河春水

潯潯春風海上來御溝昨夜凍全開蛟冰暖抱珠流折
龍藻晴紆練影回五夜星辰波照合千門桃李浪花催
臨流欲擬如川頌却愧甘泉獻賦才

送孫叔玉同年守華州

離尊霜影坐來空驛路蕭條白馬風三度分符秦太守
十年隨牒漢關中青郊乍出逢馴鹿紫氣重來識畫熊
吏隱况兼仙岳在試尋金蕊問鴻濛

萬壽無疆詩

北極祥光映紫微秋來帝座倍生輝當年京島中天降

葛太史公集卷十

十四

此日青鸞遶殿飛萬國梯航朝鳳闕兩階千羽簇龍旗
微臣願效長春祝南斗慚依日月暉

雨

蕭條積雨抱空流搖落深悲宋玉秋天似初元開混沌
地從陸海辨瀛洲官梧夜滴長門怨畫角寒生絕塞愁
晴日半從忙裏過回看萬事已虛舟

燈節賜假

廣陵燈火屬長安此日君恩許共看滿道星毬天未暝
幾家簫鼓漏初殘宮中自罷鰲山宴陌上猶祠太乙壇

休沐近臣多樂事虛疑蓮炬下金鑾

堯階屈軼

茅茨天遣生神卉迴若端人立紫宮應爲傾心依帝日
故將屈指正皇風祥呈階下仙冀後節許霜前勁草同
愧殺唐家宮苑樹佞人指點譽芳叢

使回華陰雨中望嶽

山雨霏微隔暮鐘寒帷何處問三峰流雲半嶺橫爲帶
瀑水懸崖飛作龍不見井花開菌萐遙看仙掌暗芙蓉
山靈倘欲延天使混沌須開十萬重

葛太史公集卷一

十五

登太華絕頂同中舍徐使君潼關原兵憲八首

靈鎮高盤繡嶺東乘秋登眺使君同白雲翠靄神仙宅
玉簡金書太乙宮縹緲三峰天地外陰晴衆壑有無中
眞源此際堪尋問呼吸還將帝座通
太嶽嶮嶮霄漢看直從鳥道度層巒泉飛寒玉三千尺
磴轉懸龍百八盤半嶺松風通御氣五城蘿月冷仙壇
眞遊咫尺青天上手攬明霞次第餐
望入瑤臺道路賒捫蘿天外覓仙家車箱谷擁金函氣
太乙池臨玉井花羽客躡雲供火棗石床和露進胡麻

此間最是長生地丹竈依然好煉砂

三峰誰削入蒼冥萬古神功屬巨靈海色近連秦樹碧

嵐光遙接泰山青仙人洞杳藏風雨玉女盆高浸日星

回首驪宮今在否何如此地問真形

倚劍昭陽對夕暉洞天秋色碧氤氲中宵滄海瞻初日

北極朝廷切五雲真氣臨關因地主使君入部應天文

相看俱是東山客秦岱雙峰仔細分

華嶽芙蓉萬朵開中峰突兀更奇哉三山瀝氣衝霄合

九點神州入望來落日常留絕巘樹浮雲不散卧仙臺

葛太史公集

卷一

六

形庭正祝千秋節好取瓊漿作壽杯

迴鴈風高萬仞端雲霄雙劍倚巘黃河如帶簷前落

秋色連天杖底看日出扶桑仙掌近杯浮湛露玉池寒

振衣休問攀登事不向人間泣路難

連天作鎮勢偏雄陸海蒼茫一眺中局能衛卿明月在

洞迷秦女碧雲空龍潭亂落關西雨馬谷常吹渭北風

元氣一從金帝運還舒靈貺萬方同

出昌平望天壽山

燕山近接永安城翠嶺迴環控紫荆九寢明靈標聖蹟

千年王氣壯神京天橫玉壘龍沙斷地擁金堆虎略平
霜露不凋芝闕樹松濤十里送秋聲

送鄭大司馬經略西邊二首

黃河西塞隔天驕首領東來路不遙
豈謂狼烟穿紫塞更勞司馬下丹霄
金綸歲晚思推轂禾黍秋深想射鵰
不是金城烽火急漢庭麟閣暗相邀

廿歲□□備外藩何來羽檄動中原
三秋旄鉞從天下萬里封疆畫地論
鹽澤過師還枕席酒泉通道自關門
行邊豈爲封侯事直取單于報國恩

葛太史公集

卷一

七

送蔣元軒侍御按遼河東

青陽持斧出京華千里河汾入使槎
轍跡試尋周穆滿俗謠先問晉郇瑕
車輕北阪流如水池迴南風散作花
實是離官能奉士詎看摧采富天家

送王洪陽之南光祿

金陵南望五雲端吏隱逍遙領大官
抗疏敢言臣節苦量移今識主恩寬
金山潮上揚帆出鍾阜雲間挂笏看
當宁賜環知不遠故人相慰有彈冠

懷寄秦王殿下

天府名藩大冊新紫陽佳氣動星辰久知桐葉圭堪剪
定擬蓮華岳降神盧橘夏林曾給客萊霞秋露倍懷人
相如別去成西笑到口名園雪是春

送鄉四山翰編歸省

天上宮袍許畫行霞觴聊謝大官羹始知東觀凌雲氣
不抵西山愛日情起草九關懸筆乘飛花三月點江程
獨憐別恨如澗水細雨垂楊各暮鶯

送于大宗伯請告東歸五首

都門供帳似公稀風散天南鴈影微左席猶虛疏傅去

萬太史公集卷十

大

東朝未建子房歸故園松菊新開徑講殿雲霄舊賜衣
聞道至尊方夢卜未應荷芰老漁磯

上林詞賦久登壇溫樹微霜忽掛冠鄉路近憐乘傳易
國恩新覺賜金難春曹封事雲猶溼侍獄眞形夜自看
猿鶴故應勞慰藉生誰不願加餐

畫錦爭憐帝寵頒高名北斗許誰扳袞衣殿上春雲遠
革履天邊曉漏聞憂國幾年先白髮去朝一日卽青山
從前十載同旃厦清夢能忘識聖顏

西風落葉滿文園正憶東籬菊尚存賦就柏梁星乍隱

去從松子道彌尊三山躡屐逢身健四十懸車是主恩
芳草宜男如可贈卽看三徑長蘭蓀

北闕頻年數乞身東門今日餞清塵不緣謝傳懷琪樹
未遣羊公泥角巾鴻鵠翼成終去漢麒麟兆近佇生申
高門自是君家世海嶽英靈取次論

送楊荆巖太史使淮藩入閩壽母

百花洲畔五雲停新捧芝函下紫冥正憶淮王能愛客
由來楊子善談經江門片月迎仙鶴嶺外孤雲伴使星
若問和熊當日事藜光蚤夜倍青青

萬太史公集卷十

尤

和美命太史送駕迎駕

鑾輿迢遞轉西天處處晴峰簇御筵法駕名香浮寶樹
化城清蹕駐飛泉風傳鸞鼓曆巒上日轉龍旂曲水邊
萬馬飛過天路淨五雲深護翠華還

送楊太宰致政東歸四首

風雲六傳擁驂駢帝許元僚畫錦歸後乘終期當大卜
前星應得借重聊謾裁葺茲還初服已畫丹青列禁闈
繡嶺桃花開幾樹年年此日對芳菲

行李蕭然出帝城旁人不道是公卿從前冰鑑紆朝事

別有山公出世情，岱嶽雲開瞻鳳舉。平泉酒綠狎鷗盟，
只今寰宇休明日。暫許逍遙海上行。

抗疏還山歲不虛，主恩爭羨寵行初。無論漢閣封侯事，
已薄燕臣薦士書。月出海門鈞影淡，夢回天上履聲疎。
欲知戀闕無窮意，昨日新章及建儲。

都門柳色送春暉，冠蓋相將滿帝畿。綠野花迎裴相入，
青山人惜謝安歸。十年鼎鼐依村館，一笑烟霞拂芟衣。
應是玉龍行雨罷，五湖閒傍白雲飛。

大峪山

萬木史公集 卷一

三

大峪山頭曙色寒，諸陵迴合九龍蟠。爭傳年世符周鼎，
更喜威儀肅漢官。萬壑烟嵐通御氣，九秋雲物奉宸歡。
侍臣回首瞻楓極，鬱鬱葱葱萬載看。

登封道中懷原葵衷年丈二首

西岳仙踪未易尋，曾隨憲節忝登臨。風塵雙劍分南北，
日月三峰共古今。婚嫁未酬禽向約，江湖猶繫子牟心。
謁來馬上青山好，錯認嵩陽作華陰。

歸心何事耐淹留，故舊殊方汗漫遊。已訪茅龍登華嶽，
還尋笙鶴度崑邱。風傳遠柝嚴城暮，月送疎砧客路秋。

回首潼城何處是，丹楓白鴈使人愁。

入紅門

圓陵山色四圍遮，鳳舞龍飛屬帝家。輦路雲中松作蓋，
楓林霜後葉爲花。泉聲寂歷留仙珮，嵐氣依稀迷度翠華。
聞道夜來嘶石馬，百神朝禮靜無譁。

長陵陪祀二首

萬年帝寢控岩厓，曾是文皇駐蹕時。峰華表風塵紅日遠，
鼎湖弓劍白雲封。行人還度新豐樹，阿監猶傳長樂鐘。
禮祀今宵瞻廟貌，一天霜露月溶溶。

萬木史公集 卷一

三

文皇陵墓五雲封，高據天山第一峰。疊嶂嵐光騰變豹，
長林秋色護游龍。南臨函夏朝宗遠，北壓胡天獻譯重。
猶有犁庭不盡意，試看劍氣散芙蓉。

謁陵月夜歸

石磴迢迢結駟迴，冰輪萬里絕氛埃。珠光倒擁龍臥，
水殿全依白兔開。岫出燈毬星錯落，天橫銀漢夜昭回。
九陵回首松杉裏，萬籟無聲猿嘯哀。

雪中朝天宮習儀和郭美命韻二首

綿蕞遙瞻咫尺天，瑤華光映錦鞍韉。乍驚峭壁飛羣玉，

始信鴛鴦是列仙花滿瓊枝雲不散月明碧落鶴初還
請看盈尺豐年兆綰帶銀盃遍大千

凍雲漠漠拂雕欄迎日雞人報曉寒未向瑤階修漢禮
先從琳館擁周官鴻鈞欲轉黃鐘律絳節初開白玉壇
太史歌成鄧客調從來此曲和稱難

白塔和美命韻

峭級旋螺聳玉圖西天白馬尚堪呼半空鳥跡疑飛動
百丈珠光乍有無華蓋月臨諸品淨雪山雲盡一峰孤
冰虬擁處星澄遠萬朵天花落帝都

萬太史公集卷一

圭

挽于航隱先生三首

下帷早歲足三餘不擬窮愁但著書狗監無緣逢得意
龍門誰解識相如黃金闕下鶴原近白玉樓邊鴈影疎
莫向天涯悲旅櫬人生夢覺總蘧蘧

鄴下才名羨不羈茫茫天道渺難期試看轅回經空老
始信劉蕡數自奇世上浮名梁甫嘆篋中遺草少陵詩
懸知歿後言還立要斷相逢不共時

燕市逢君酒漫沽二參八斗醉呼盧青尊昨夜才傾蓋
白馬今朝便束芻浮世誰人還鮑叔殘篇何處覓潛夫

棄桴避世生平志海上仙舟可在無

送余雲衢太史冊封周藩二首

暫辭供奉詠皇華驛路鶯聲趁落花人自五雲持漢節
地分二室拱周家夷門曉負相如弩汴水晴浮博望槎
下拜應知顏咫尺春明莫道是天涯

桐圭遠錫重天潢節使傳宣出建章當壁王孫新卜洛
直廬仙吏正游梁蓬池綠水平臺賦玉檢芝函漢署香
聞道東京多待哺采風何以獻君王

春殘戲問奎垣

萬太史公集卷一

圭

去年已悔遊春晚今歲芳辰又漫過漢苑花飛空燕語
隋堤柳柳任鶯歌鞦韆院落開簫鼓歌舞池臺罷綺羅
借問浮生能有幾君今不樂欲如何

長至閣中謁拜先師有述

黃扉晚闕履長時宣聖衣冠儼在茲疑是杏壇開禁地
猶從丹陛見朝儀陽生天地斯文泰畤擁宮牆淑景移
今日書雲占太史麟經直筆是吾師

詞林同日轉宮僚者六人紀盛

東朝曉日鳳鸞翔帝簡詞林下建章金馬幾年同視草

銅龍五夜共含香彬彬禮樂雲霄迴濟濟衣冠羽翼彰

漫向露門歌盛事還看軒相贊靈昌

餞別侯大將軍僉書南京樞府四首

遊獵頻年謝鐵衣雅歌莫放玉觴違東風似戀驪駒去

片片殘花逐馬飛

太平天子重留京使節新移武庫行嘶馬鍾陵君聽取

從龍諸將氣如生

關塞頻年息戍烟斗牛亦復戀龍泉臨風贈爾燕臺柳

種向金城更幾年

萬太史公集卷一

告

荷門龍馬秣陵舟萬里乘空總壯遊但使甘泉無北顧

何須萬戶取封侯

曹常侍涉趣園

九十春光昨夜歸鳥啼如惜落花飛誰家紫障畱春住

雨歇西湖半啓扉

喜霽登山二首 以下十四首華山作

昨宵微雨淨氛埃茵萑今朝霽色開玉女洗頭山滿曉

自扶大鏡照人來

車箱石路折天行萬疊涼雲杖底生迴鴈峰頭青更好

擬驂鸞鶴問青城

桃林坪

五里關前桃樹數年年三月笑東風已知不是玄都觀

度索山頭帶雨紅

希夷峽

一笑陳橋帝業雄千秋雲卧向鴻濛洛陽宮殿秋風裏

多少豪華是夢中

莎蘿坪二首

天路藍輿不勝秋依微松翠拂泉流忽驚飛瀑銀河落

萬太史公集卷一

圭

洗盡人間行路愁

北斗屏前一徑開南峰棋局付莓苔朝霞片片隨風落

疑有三山道士來

青柯坪二首

翠微軒檻弄晴暉便是輕陰不擬歸試取青柯裁玉杖

長隨凍雨作龍飛

山前蘿薜冒清尊山上烟雲傍夕昏有雨須教今夜盡

明朝高擬問真源

回心石促徐原二子登山

莫將天險重徘徊洞府惟應天外開不摘明星峰頂去
岩花無數笑人來

千丈幢百尺峽

陰森石竇漫槃跚一點瑤花霄漢看落盡丹梯千百尺
白雲如水浸仙壇

俯渭岩

仙掌橫開第一關石林東下更無山渭流匹練飛難度
長在天門尺五間

二仙橋

葛太史公集卷一

圭

巨壑千尋兩岸遙前峰如黛隔雲霄仙人一笑橫卷石
小作銀河烏鵲橋

老君犁溝

青牛道士不居山尚有奇蹤峭壁間飄渺朝霞紅日映
猶疑紫氣滿函關

黑龍潭

華山頂上黑龍潭潭水空清龍睡酣爲報瓊宮龍母道
秦川雲漢已難堪

亦卿索樓居群荔詩漫賦七首

春來何事愛吾廬蘿薜依稀水竹居雨後綠雲常綰
風前翠帶轉紆餘

京蹕庭院起新晴壁上時聞風雨聲誰信小窗城市裏
居然遙夜薜蘿情

莫道修篁起洞庭隔牆遙望半天青山來滿壁蒼山色
雲裏瀟湘共杳冥

月中丹桂許誰攀天上白榆種亦難惟有青蘿堪吏隱
當軒如對碧雲山

翠葉高軒正郁紛滿庭秋色碧氤氲青山何日還初服

葛太史公集卷一

圭

被作衣裳卧白雲

玉露西風換物華歲蕤紅葉豔於花夕陽掩映丹風色
十二樓頭掛曉霞

滿壁蕭森六月秋垂纓結綬若爲儔可憐繞指柔如許
却附元龍百尺樓

讀二疏傳有感二首

翩翩雙騎出長安回首青蒲曉月寒白髮最憐蕭太傅
中書未能不辭官

辭榮盛世信賢哉車馬都門祖帳開多少長安名利客

黃金用盡不歸來

庭竹十首

香裊孤亭秋色闌
漫從陽嶼問仙壇
到來彷彿王猷舍
檻外新篁長數竿

雲崖蕭瑟淡繁華
愛爾淇園逸士家
掃却俗塵都不染
更於何處覓烟霞

繁枝積翠承朝露
爽籟和雲度晚風
靜坐不知誰是伴
寒梢擎出月朧朧

月籠翠葉罩晴窗
逕轉清陰納晚涼
身世卻陵文竹裏
葛太史公集卷一

扶疎風委石牀香

庭前綠玉綴成林
風動玕琅度好音
一曲瑤琴彈夜月
冰絃調出水龍吟

碧簫蒼琅入眼明
空階夏月起寒聲
寒聲高拂星河曙
掃盡浮雲萬里清

興到何曾問主人
此君自解款嘉賓
清風暗逐朱明去
四座脩然秋氣新

松菊家山三徑存
莫將芳草怨王孫
浮杯且醉雕園綠
爽氣直凌彭澤尊

鳳管鸞笙到處尋
嚴霜朔雪不能侵
誰如高節還多節
却愛無心勝有心

漫向并州騎作馬
何須葛水化為龍
君王但願常乘木
紫脫長生屋可封

葛太史公集卷一

无

葛太史公集卷一

葛太史公集卷二

明翰林院國史檢討經筵講官直起居注德平葛峻仲明著

賦

郊禋賦

帝握圖之一紀鴻號熙以遐宣皇猷屬乎穹昊至德邁於深淵四時成序九有安瀾素纓亦華紛呈奇於川嶽兩岐雙穗屢驗瑞於臨原河海振兮不洩華嶽載兮不審寬博厚之效靈配高明而罔愆聰方圓之合德宜特祀以同天制沿周漢義採譚玄既升中以明大報爰攝

葛太史公集卷二

卷二

一

地以奉嚴燭是月也星臨危度日麗秦分炎帝司令祝融炳神節惟長日律應絳賓鳴蟬鼓翼游北別羣林含烟以翳華綴露而繽紛善萬物之得時祝神功於坤元象彼百辟卿士山川百原百縣猶然其秩祀矧茲神州厚載磅礴渾淪而可已乎明禋於是太常卜期宗伯陳戒協吉日於靈辰致齋明於淵沕設御幄於太極偕侍衛其嚴隊喻流霞兮飲露英芳瓊枝兮席薜荔五品儼其袴褶羣工結其帶珮已乃金吾視增禮官時邁列位次於壇前備樂舞於懸內嶠嶠篚畧之器燦如星羅

葛太史公集卷二

卷二

十二

山川岳瀆之神紛若雲霓饌帳施兮委蛇黃流注兮沆瀣犧牲成兮粢盛潔蕤結設兮迎祖考而作配爾其整藻絳正紘緹陳鹵簿設官懸金根霄飾瑞輅朝嚴立戈迺戛珥弩重旃羽林森沉以勒騎虎賁肅穆而控矜召風伯雨師以除灑驅勾陳蚩尤而靜涓襲魃罔象惕威靈以遠遁複道紫宮霽淑氣之澄鮮於太僕執輿皇帝升輅疏濬飛輪時服設副咸龍旂而繁纓衍蒲梢於上路七萃警蹕千牛馳騫天行星陳雲從景附蹶北門而東馳屯騎羅而星布鼓吹不鳴諠譁不吐將泰圻乎至止望方澤而趨赴帳殿開兮六龍翔帷官駐兮百神護已而星河欲曙羣后肆朝卿奏質明上易袞袍乃報功於陰澤肆展禮乎京郊邇崑崙以迎神盛毛血以潛交邸兩圭以象數旅四望於清霄奠黃琮兮鎮瑞鼎黜牲兮升庖斂檢玉而具盛琛敦質朴而器陶匏鬱鬱兮玉瓚縮酒兮江茅於是太簇奏咸池舞應鐘歌靈鼉鼓函鐘為宮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兮南呂為羽管嶢谷之孤竹瑟雲和於湘浦竄聲金而振玉載鼓祝而戛鼓八變既畢六佾載舉冠華秉翟紆徐容與若俯若仰若

來若往飄霓裳於雲衢若翺若行若竦若傾陋仙佩於洛渚爰赴度而應聲眇陽阿與激楚其間大官進熟社令奠幣侍中承盥黃門獻悅常卿奉玉步以周旋太祝持版祝而揚厲有來雍雍無然泄泄列耀秀華凝芳郁荔雲霞黼以飾山鼎蘭芬芳而浮玉齊川澤淵濊以鴻濛邱陵焱悠而容裔一人對越允穆穆以皇皇百辟駿奔猗踰踰而濟濟洞淵微以神交殫精誠於血祭惟明德之惟馨宜神祇之篤惠福攸兮和鬯芬馥昨受兮籩鬯嵬崧肅肅之儀既盥穆穆之禮既行乃返旆於黑時

葛太史公集

卷二

三

遂迴輪乎紫宮叱豐隆使扶輦呼蒙公以當兵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騰天曠朗兮無塵鑾和鳴兮有聲絲管喤喤以嘲哢鐘鼓陶嗑以呬吟迺至和於五位迎純嘏於九重羣望既秩禋禮告成於是禮官奉冊而進曰國家大事在祀萬物資生在土惟泰元與媼神比慈母與嚴父兩儀既分而異位二禮焉合而並舉觀周禮司樂之遺制知兩間秩祀之各所汾陰澤中曾起議以專祀元始漢平胡鍾訛而共匱邇贖典於千年蓋特祀之可數太和魏文建德周武先大唐宗開皇隋祖并宋

帝之元豐僅歷世而五主彼其三年一祀因苟簡而非經而此之隨得隨失亦未爲百世之懿舉也我皇握符闡珍鋪芬衍鑠修百王之廢墜恢往聖之述作辨時位順陰陽倣形色別圓方實柴標燎隆突元而騰越沈鯉福率從沉淪以潛藏元祀既稱嘉謨允彰將植華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紛綸乎表大地之福釐霽霽乎昭蒸民之阜康也於都乎休哉天子穆然而思迫然而喜曰唯唯否否吾聞事神以實不以文起禮以義不以制議事以時尚其通教典以禮審其

葛太史公集

卷二

四

勢我高皇初肇祀於鍾山洪應衍休後合祀於大祀嘉禎滋至逮列聖守虞書之肆類固錫羨而賡祉乃世廟從周禮之兩郊亦永年而長世苟明信之能至奚擇乎澗溪沼沚之毛苟禮義之不愆何惜乎壇壝經營之費時訓兮慮餼衛錫予之繁難禮繁兮懼乘輿頻出之非計予將籌大盈之充虛晞元黎之培植省縝藻之繁文謹明祀之誠意豈止奉遺典而遵修纂前文之陸離已哉於是羣臣稽首再拜揚言曰旨哉言乎是蓋景鑠之上儀鴻遠之懿志也爰賦之以詩曰茫茫神州曠無垠

兮求神式廓渺崑崙兮黃玉白樺樸無文兮神之格思
方澤濱兮聖皇於穆覃真純兮潏洵滲漉浸以深兮感
招靈貺福釐新兮萬有千歲子孫振兮

表

擬朝鮮國王謝賜勅昭雪宗系表

伏以堯言煥布聿昭繼世之倫箕祚重光顧洗承祧之
誤典垂琬琰存歿均榮業正箕裘臣民胥懌臣某誠懼
誠忭稽首頓首伏念高麗之裔雖在島服遐荒遠自西
京以來實稱中朝藩翰封襲四郡壞錫三韓冠裳久式

萬太史公集卷二

五

乎天朝儀禮一遵乎聖化向以本支旁落孽庶猖狂闖
寺鼓權奸臣跋扈臣祖成桂持危定難除患銷萌屬大
將以先登紅巾遏亂望皇明而效順鳴緣還師承家實
授之王妃開國乃欽乎帝命位非篡逆宗本仁人屬以
亡命作奸妄為污蟻遂使石渠采錄因以傳疑投杼含
冤一姓偶同於曾氏治垣啓誦二心反惑於宋人久戴
覆盆冀開蔀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同大日月含
明睿覽遐觀洞燭下邦之仰屋釀仁廣運俯從賤价之
陳情俾訂魚魯亥豕之訛許正呂旒牛馬之外述真源

於正派殆撥雲霧而觀青天雪遺恨於當年若脫幽陰
而遊化日大號已申於渙汗皇言復賁以絲綸日麗星
懸寶璽映扶餘而動色龍翔鳳翥函瀝遐海以騰輝
豈惟恥雪前王亦且信傳昭代十行賜札何以加焉萬
里同文方斯茂矣臣敢不服膺駿惠刻鏤鴻慈珍聖制
之寵頒什襲為寶倘成書之載賜定保斯徵結草酬恩
祈神孫於億世銜環報德祝聖壽以齊天

擬聖駕再祀山陵盡錫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

謝表

萬太史公集卷二

六

伏以龍輿鳳駕明禋復舉於京宮鳳詔重頒寬恤特隆
於赤縣達孝塞乎天地九陵之松楸長春深澤浹於閭
閻三輔之臣民飽德郊圻頌聖海宇歸心恭惟皇帝陛
下舜孝大成堯仁神授薄漢家之設原廟孝思嘗軫皇
情願唐宗之望昭陵祀典遂勤寢殿祥開繡嶺飛龍擁
護於春雲瑞藹明樓駐蹕灌將於秋日蓋風霜雨露異
感同懷故性體柔盛一年再舉既以報功報德復欲以
助以休謂此昌平適當道百司經費惜民力之普存
此歲匪登寧室家之盈止將施祿以及下爰因利以遺

民半租已賜於方春兩稅盡蠲於今日山村日麗見鼓腹以嬉遊郊野風恬奚待哺之可慮遠以追文帝田租之賜近則法肅皇江漢之恩豈云過沛橫汾實比周歌夏諺臣等職司民牧愧足食之未能念切時艱惟素餐之是懼敢不奉揚德意共期加惠黎元伏願無怠無荒一遊一豫因心錫類鴻恩不限於一隅節用愛人駿惠旁敷於庶政二月絲五月穀大擴燭照之明千斯倉萬斯箱適觀阜成之治則人心鞏固近者悅而遠者來宗社綏休天與長而地與久

萬太史公集卷二

七

頌

擬聖母還御慈寧宮恭上聖孝寧親頌

并序

臣聞帝王之德莫加於孝而宮室服御之奉有不以天下儉之者非以雕牆峻宇徒資宴樂之娛將欲得親順親光啓因心之治故養以九州四海禮切承歡則居之玉禁璇闈念惟寧志此椒風蕙路所以鄭重於宮闈楸梓木蘭於今騰輝於典冊也皇上崇事慈闈備極色養向以舊宮回祿寧處不遑慈駕別移益勤宵旰亟勅當事如式鼎新於是

太史蠲期虞衡庀具公輪削墨倕爾督繩環材鳩聚於五方大厦遂成於不日美輪美奐勿亟而自子來斯革斯飛至此豈惟人力蓋緣聖上一德格天而天助之順佚道使民而民忘其勞故也邇者桂輪屆節椒闈開祥東朝闕而宮佩還北斗臨而帝居會不基由舊營遊新豐以舒懷故之思丹雘維新如居絳節而衍光宅之慶此蓋皇上承顏順志曲盡情文遂使聖母意得神怡形諸誥諭洋洋纓纓世世融融真足嗣太姒之徽音方周文之達

萬太史公集卷二

八

孝矣漢皇長樂之朝詎能比其禮典王母少廣之坐豈得擬其愉快哉彼未央之壯麗匪篤天經無極之光華何資地義尚猶建華觀於談叢樹崇墉於筆海矧茲大孝可秘弗宣臣因不揣孤陋而作頌焉其辭曰

粵昔哲王惟孝致理我皇遙追奕世趾美聚之百順以奉慈闈闔宮蔽闔椒闈重輝於懿聖母雍雍肅肅式國刑家皇風沕穆昔胡攸鬱帝用震驚予則不淑母胡以寧爰詔省躬蠲吉與事天享其心民論其志竊集雲蒸

庶民子來青蒲增色文石弘開鑠檻文槐燭房月殿仙
子攸居塵寰未見中秋啓序聖誕臨辰卿雲散彩寶月
重輪乃奉鸞儀載返雲屋尊浮沆瀣樂奏絲竹龍爐香
煖鳳披花明觴稱五位履進六宮內朝燕喜孝理方隆
紫宸宥密絳闕高弭母也端居慈祉有假既恬以愉介
茲景福籌添海屋算益瑤池聖皇聖母萬壽同期

箴

無逸殿箴

維辟承天光撫鴻圖化理之原敬實權輿殷茲崇高日

易太史公集

卷二

九

有萬幾事起於忽思生於微惟彼哲王勵精弘化若踐
春冰若戛秋駕時幾勅舜日華思禹殷盤監湯周厲敬
武几几公旦仰思令猷爰陳無逸入告嘉謀周稱列后
商取三宗意在勅天治始明農成王受之夙夜敬止以
克永世卓矣芳軌於鑠我皇三王是兼敬天之威畏民
之咎鑠懿思紹殷起西朝名以無逸鑒戒用昭勉勉我
皇願思其義亦保亦臨令德無斁愛勤宵衣儆戒雞鳴
無敢于逸而以夙興宜照日中向明布令無敢于逸而
以考政少采夕月向晦宴息無敢于逸而監內職毋謂

天與命不易哉毋謂人歸民罔常懷毋謂予明視於無
形毋謂予聰聽於無聲毋謹大庭而懈深宮毋但皮始
必保其終我皇撫運宗社萬年基命宥密終日乾乾小
臣進規遵彼周行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勤政勵學箴

惟辟宅中奄有萬方勤政勵學其惟哲王政亦既舉而
心皇皇於赫天命日監孔章一日萬幾厥猷允臧仰匹
夫匹婦而勝予是防惟學消長爰岐聖狂如切如磋有
就有將安肆則偷莊敬則強諷禮樂詩書而日進無疆

易太史公集

卷二

十

惟茲輔弼雖則贊襄必勤勵以晉接而後知股肱惟良
惟茲耳目雖則衆張必勤勵以聽納而後知嘉謨孔詳
惟茲中外雖則平康必勤勵以撫綏而後無替厥紀綱
惟彼蠻夷雖則篚筐必勤勵以懷柔而後無侮於疆場
毋勤以情易毋勵以怠妨毋爲酒困毋作色荒毋遊畋
而嗜音毋峻宇而雕牆毋邇宵人以蕩志意毋忽起居
而易朝常宵衣而治昧旦不遑壯而好學日中之光學
以出政而政乃乂政出於學則道益芳世高胥庭治掩
黃唐帝則堯舜王則禹湯昭哉嗣服寔明寔昌

對

雨雹對

臣聞天心仁愛變不虛生人定勝天要惟敬應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淪無敢馳驅夫雷霆搏擊颶風震蕩天之怒也天之淪也乃至害禾稼殺馬牛毀瓦破車敗廬覆舍雨雹尤其大者未可以歷代常有而不一省也嘗考古載籍對雹者不一家彼徐光之訓禁寒食韋諷訓藏冰不固陋矣乃若釐公之以信用公子桓公之以權歸季氏蕭望之謂一姓擅執孔季彥謂母后黨勝皆非今時之所有者而亦雹何也劉向有言雹者陰脅陽也春秋考異曰陰氣之專精凝而生雹易識曰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信讒殺無罪則雹易緯曰治道煩苛由役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則雹其詳者莫若董仲舒之對鮑敞曰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言天也曰政多紕繆則雹殺驢馬言人也此陰陽相蕩殺殄爲妖而天人之際亦可概視矣恭惟陛下躬聖神之至德撫盈成之丕基敬天勤民孳孳不倦向者悔遂建言引咎自責進賢黜惡不遺餘力何嘗有惡聞過而任罪

舊太史公集

卷二

十一

舊太史公集

卷二

十一

人者然臣聞之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而耀德不觀兵閭寺不任事則古有格言今有成憲凡以謹其微也乃近者內庭習武中官侵政諸臣執奏未蒙采擇此豈聖明改過不吝親賢遠奸之素志則然無亦忽其微耳夫焞火燎原蟻穴潰隄杜漸防微事豫則立臣願陛下之豫之也陛下仁明天授講愬不行園土棘門常從輕議何嘗有信讒而誅無罪者然臣聞之百官和於朝則萬民和於野麟遊鳳巢露降醴出師濟之盛可考鏡矣乃近者議論太多器器交亂或欲以雄心勝氣淆亂黑白或欲以曖昧無稽雌黃誣捏一人百口不恤其隨一事累章必求其勝既經宸斷而論訛未息國法已彰而私心不厭昔人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殆非所以爲和也臣願發德音下明詔省議論存國體論事者無得牽連論人者不得影射絕黨同伐異之私以庶幾和衷共濟之義感招和氣未必無補也陛下厭操切非政變而和平詔命所頒四海嚮向又何煩苛急促數變之有然而朝廷有德意奉行或末之實矧上官重才能下官爭以能應於是循理而治與催科政拙者往往以無能黜

夫不欲其黜也則非煩苛急促無以取辦而爲上官才
是以蠲租之詔雖下救大之意雖殷間閭未嘗惠也臣
願陛下重撫字之臣書言令出惟行易稱渙汗大號謂
王言一出寰海承聽必信如四時堅如金石然後可以
風天下而易海內畏真人之入覲已免矣而今復從其
請戚里之請封不爲例矣而後復准其援兩宮一體猶
關聖孝其他如國祥類者不可已乎竊恐朝更夕改非
所以示海內信也臣願陛下重朝廷之命夫命不數易
則事簡官多撫字則民悅事簡者易於爲理民悅者可

萬太史公集

卷二

主

以得天有不轉禍爲福變災爲祥者未之聞也夫兵陰
象也婦寺陰類也天地之間凡光明正大者爲陽譏毀
傾仄者爲陰簡易寬裕者爲陽煩苛急促者爲陰今之
煩苛急促譏毀傾仄既未必盡無而殿庭踵騎射之習
婦寺侵有司之任有如前所陳者則陰氣用事又似質
之劉向考異之說不誣也臣故不避斧鉞妄陳蠡測如
此抑申豐之對季武曰聖人在上無寇雖有不爲災革
仲舒曰聖人在上陰陽和而風雨時易緯曰聖賢長而
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體易緯之說修仲舒之和

以庶幾無咎不災之治是臣愚之所爲惓惓者倘委於
冬之愆陽夏之伏陰謂若風雨露雷爲天地之必有也
則非臣愚之所敢知謹對

風霾對

臣聞風爲號令天之所以教人也聖時風若人之所以
格天也故太平瑞應則風不鳴條政悖德隱則發屋折
木嘗觀成周盛時聖人在位越裳重譯天無烈風逆流
言燦作朝有疵政則掩禾拔木以示災變天人之際捷
於影響故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恭惟

萬太史公集

卷二

西

皇上躬聖神之至德紹積累之慶基敬天恤民典學勤
政高揖成康之上徐步唐虞之域吾意皇風於是清夷
諸祥宜其畢至矣而乃自冬徂春霖雨未霽黃霧四塞
風霾爲祟臣聞善不妄來災不空發昔谷永之對公車
曰陛下背可懼之大異角無用之虛文欲未殺災異滿
闡誣天是以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臻今上
無此感而有此應意者天心仁愛憂治危明先事做覺
而以萬全示之乎皇上祇奉天威彌切戒懼占風之起
實自朔方深惟邊事有可虞者亟勅封疆之臣益嚴刁

斗之備在昔太和中時風不至和洽奏謂三邊守禦宜在備豫聖謨神慮不謀及此防豫之思克謹之戒詩書所載何以加焉然臣愚以爲消復多術或有不正於此者臣謹按光時勁風折木蔡邕以爲思亂則風宜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於是欲廣求得失述修舊事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開元時大風吳兢以爲風陰類恐左右有專權者於是欲斥屏羣小不爲慢遊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寶元時日蒙不解張方平以爲蒙一溫一寒風揚塵

萬太史公集卷二
五

知伎厚之茲謂蔽於是有七事之奏洋洋纚纚各中一時之旨矣方今聖明勵精圖治賢公卿展采宜猷穆穆皇皇明良相得夫非極辦之朝休明之會與漢唐宋會何足云顧以救偏補弊諸疏鱗集葑菲芻蕘聖人不棄伏願陛下擇諸臣之奏以補時政之缺所以迴天心而消災異未必無小補也夫聖慮方在邊方而臣獨以諸臣治內之說進者何也蓋有感於人之病風者云人之病風者爲顛爲狂爲癲厲爲委頓麻木莫不知其爲風而不知有所以致是者假令元氣充實腠理完固物不

腐也蟲焉入之故療風者徒以皮膚之末卽命扁鵲功求諸心腹之間雖庸醫可效邊疆猶皮膚然練甲兵習攻戰國家之要務也而非弭變之所急也朝廷猶腹心然振紀綱和上下謀國之常談也而實捍患之要術也惟陛下權其輕重推誠而力行之將乾靈祇祐妖梟自消雖有風霾之變不足累聖德矣

疏

請修改歷法疏

臣聞治歷明時以和人道巡觀前代鮮不重之炎帝分

萬太史公集卷二
六

八節以治農功軒皇紀三綱而圖書契其命之爲大撓隸首所司者固甲子與算數也堯之敬授人時虞之璣衡齊政與夫明五紀以順時令探五行以分枝幹夫孰非究心於是者蓋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歷由來遠矣自漢至元有四十餘歷漢興四百年歷凡三改唐興三百年歷凡七改宋興三百餘年歷凡十八改其所以改者率自歲差始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一一年差天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零四年差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元

許衡王灼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人經數十世歷千載至元授時歷稱爲精密簡其法不用歷代積年日法我朝大統歷實採用之臣讀先臣鄭善夫之奏曰觀驗月食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爲有得楊廉之議曰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嘗更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歷真可行之永久矣然在邱岳有晝夜六十一刻之疑而邱文莊信元統七十年一差之說謂其時去統又歷一甲子其差當甚允若茲則今去文莊時又遠矣年彌遠數彌多其所差者當益甚矣然而象緯亘遠理數精微蠡測管窺誠非易易而其昭在寰宇捷於聞見者有日月之薄食可徵焉後秦姚興有言治歷之法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宋儒邵雍有言月當虧而不虧日當食而不食此歷數之誤也然則反是者其爲不誤可知矣今日月之食時刻不爽分秒不差則歷之未嘗誤也又可知矣語曰必舊法不可一日因也然後與天下革之必新法不可一日無也然後與天下議之臣愚不識變與授之以策握算未能竊嘗有取於楊廉之議以爲今之歷尚未至於可疑

萬太史公集

卷二

七

而議更也雖然我朝占天有禁人既罕習而世業之子孫未必盡屬聰慧理數之學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焉知數十年之後無有推步未真四時失序躔離牝牝不合原算者乎故合璧連珠太初之歷密矣不有劉洪之妙悟將乾象未必愈於四分而建武之五官皆失者可鑒也七曜五紀大衍之歷精矣不有一行之倚數將韓穎未必知夫麟德而至德之不與天合者可鑒也四門博士有孫藻孫覺諸儒然後九章之法明而宋之差法不爽迎日推策有郭守敬許衡諸人然後考究之方盡而

萬太史公集

卷二

本

法無揆以私智其於歷法庶幾有補矣

議處宗藩疏

臣聞天下事惟勢與情而已勢窮必變情順則通是二者若相背而其實有相成者今日之宗藩是也我朝宗室勝衣以上皆仰食於縣官所以待之者甚厚然在國初分封之始固無幾也二百年來麟趾蕃衍歲祿日增在嘉靖初年霍韜諸臣常建白博集衆議定爲條例一書蓋既詳且悉誠慮之矣迄今又數十年天下財賦不加於國初而宗支昌熾日盛一日且百倍曩時曩時各

萬太史公集

卷二

九

省存畱之賦已不足以供藩祿之半矧繼今而後當復何如此臣所謂勢之窮也邇者皇上念宗室日繁財用日匱卽民力之已竭慮國計之可憂特降明詔遣廷臣出與諸王集議其便要見宗室衆多作何養贍額糧缺少作何抵補封爵應否限制禁例應否除豁四民自便應否聽從在外犯法應否聽有司懲治夫以聖明睿哲詎不能自斷而必詢謀僉同及於諸王者凡以冀順其情也臣愚無所知識竊以爲宗室旣多額糧自少理固有然而限封開業弛禁加刑事有相因諸臣之論說亦

甚辯矣顧揆之事勢人情有便與不便者是在酌其中

而爲之處耳封爵之限始嘉靖間豐林王之奏如親王

之子許封五位女許封三郡王之子許封三位女許封

二將軍而下以漸而減諸臣限封之說祖之皆所以通

勢之窮也乃今奉旨會議而各宗競譁以爲紛更刻薄

則其情不順矣故今議者謂限爵不如限祿請自郡王

之子限以五位將軍以下遞減此與豐林五位三位之

限旣以寬然郡王之六子獨非天潢乎何所養贍乎竊

恐後之議今又如今之議豐林也臣愚以爲限其人

萬太史公集

卷二

十

若均其祿親王五郡王倍鎮國將軍以下遞減其二

尉以下遞減其一視賦盈縮同其豐約則封爵與祿似

不必計人而限矣如慮人衆莫若嚴婚娶報生之法使

不得以花生傳生溷亂金枝綬請名請封之限使必待

十五二十方得受祿卽所省亦多矣四民之業議宗藩

者率以爲便計蓋前代宗室五世而外仕進營爲皆得

自由如漢之更生宋之汝愚皆以天潢之派蔚爲名臣

今農工商賈宗室未嘗不爲獨仕途未開耳祖訓有云

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

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是原不禁其仕也故持議之臣往往以爲當舉亦所以通勢之窮也顧仕者必俟其學成入官而以其官祿之則其未成與成而未過者安所取給此向者周府宗室所以毆宗正也則其情又不順矣臣愚以爲此則不肖者之不順而有材者所甚願也請以仕途待有材而以三業待不肖彼未成者其將誰怨而不偶當任數奇使以不偶而譁卽材亦爲不肖朝廷亦欲獎賢登俊爲宗人勸何愛於此不肖而屑屑然必欲徇其情哉是宜重宗正之權謹作養

萬太史公集

卷二

三

之法如近科臣謂奉國中尉一輩與科目初授品秩相埒親屬既遠支祿最薄人數最多者亟開此途以佐其困俾得應舉出身照品換官但不得爲京秩握兵權而已其他有名無祿及無名無祿宗人有向上讀書亦許提學考試進學與民生等後之科舉應貢與儒生等庶賢愚不至同滯不但懷才抱藝者得以效用而於宗祿未必無少舒矣業既開矣若宜弛出城之禁而今不敢以輕議者蓋以嚴將來之防也禁既弛矣若宜泄有司之法而今仍欲屬之王府者蓋以兩難之勢也科臣

之議既詳且悉臣何容復贅是四者議處宗藩之大端類如此要之均爲祿糧不足計耳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千八百國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其支庶之祿固取足於其國之中也漢封郡國如元王王楚其子孫衣食於楚而已上固未嘗計口籍名家衣而人食之也今議以各府之祿分養各府之宗量爲增益以圖永久濟勢之窮誠無出此所慮者獨恐宗人之情未順耳乃今宗室亦自稱便矣蓋有餘者自可推之而不足者年年得其額派之物猶愈於積

萬太史公集

卷二

三

年逋負徒冒虛名而無實惠也臣愚以爲朝廷宜早爲裁定斷然行之以通既窮之勢以遂不得已之情或慮數十年之後倘祿少府分生齒蕃息均祿不足當復坐困不知額糧未定是物自外來及其既定則施由已出自外來者鮮知愛惜故有聲色淫縱之娛而日以耗由已出者孰肯妄費故有制節謹度之意而日以積卽有不然待數十年之後擇其不足者復量爲增所費不巨固猶取於數十年以前之積餘也亦何至爲民生病爲國計憂哉臣愚無所知識妄陳大計知必無當惟陛下

裁擇

議

三途並用議

國家用人期於適用初何嘗有所軒輊於其間有之自人品之自異始夫人入仕之途雖異乃其初孰不求以適用則何以異哉又自上之人有所軒輊始何以明其然也甲科之人其才識已試於有司其途遠其志大其自愛惜也多而因以有所樹立舉人非屢試不第不就職貢則尤老於學校卽有不然亦往往以小就消沮弱

萬太史公集卷二

重

則闕茸強則溪壑官常士節由之以驟上之人見其有所樹立也烏得不重見其不職也烏得不輕惟上輕之也益自灰頽惟上重之也益自奮勵不寧惟是與隸編氓習知上之輕重見其守令甲科與則相與懔懔惕曰治我者明進士也舉貢與則先有以易之曰此日暮途窮者耳由是甲科之政一舉而績三貢舉之政十舉而不一效三途之人於是判若雲泥而持議者遂以爲終不可並嗟乎甲科誠多自愛然掛吏議者容或有之乃名公巨卿顯名當世如黃霍年况胡楊諸公不由科

甲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是烏可偏重而執一論哉我祖

宗朝廷官位事惟其賢能布衣行伍皆得柄用惟其人

而已何格之拘引正以來甲科益重貢舉益輕薦舉陞

陟者必甲科射彈黜遠者必舉貢時謂泥格於是一途

揚眉而二途者俛首至隆慶間有三途並用之令又慮

勢重難返而有四分取一之說時謂破格然徒束縛甲

科而彼二途者且濫及卒不見得人之效緣至於今貢

舉不稱任使官途稱四一不便從旁議者又以爲天

下有才志者鮮不奮跡制科有四分取一之制貢舉猶

萬太史公集卷二

重

與不然不至於盡無不已愚以爲賢多而限以四一之

數則有遺珠之嘆賢少而取盈於四一之數則有續貂

之嫌無亦主之以無心任之以公道惟其人不惟其格

乎夫視銀錫而察青黃歐冶不能必劍水擊鴈鴈陸斷

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別形容伯樂不能必馬

授車就駕觀其未塗則臧獲不疑爲良觀容服聽言辭

仲尼不能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愚知

監考課之法朝廷所恃以爲知人之要而名實之辨銓

曹所據以旌別斥陟布公道而壓人心者也邇來銓部

進退有司採之撫按之賢否撫按採之司道司道採之各有司似亦詳矣而其實惟憑府推一人府推所賢衆莫敢以爲不肖其所不肖莫敢以爲賢以其權將撫按而鋒勢且過之也乃府推任用入役大半積年巨奸窩訪豪滑假公行縣勢如狼虎甚至集概省有司爲冊妄爲雌黃當意者債令爲夷由不合者循良爲張趙府推得之視爲奇貨於是視其甲科與印物議騰沸必爲解釋貢舉與印素稱清謹輒加傾陷矧此訪人者在進士猶有所畏故中者十一貢舉則肆無忌憚故中者十九

高太史公集卷二

五

下焉者已有輕重而上焉者又益輕重之一倡百和莫可誰何聽言不察權分乎姦僻之舍沙射人茫不可究上司不知受欺於府推府推不知受欺於下役而仰屋竊嘆其冤者則往往舉貢者流也人之議曰請舉幼有司要見何功何罪今訪察之人粉飾誣捏未嘗無功罪在也而黑白不分是非倒置是可惡乎夫曾史可疑於幽隱而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言顯明易知而隱微難辨也獨奈何以曖昧之故而信人哉是皆上有成心而其道未公也嗟乎玉卮無當不如瓦缶之可注焉不必

千里也數十里而一置焉卽千里亦可口至顧其功用何如與上所以率而用之者何如耳又奈何參以成心而有所以私於其間哉第三途之輕重判也久矣欲躋貢舉而甲科猶以水行山其勢不易調停均節以不失並用之義是在監司呈能試功問其政不問其格責其實不徇其名其採訪也以無心其登薦也以公道無偏聽亦無獨任苟有利於國家甲科可也貢舉可也苟有玷於官常貢舉不可甲科亦不可貢舉而果多賢卽過四一之數不以爲隘貢舉而果不賢卽不及四一之數

高太史公集卷二

美

而不以爲偏庶幾乎無倖位無遺賢而前所謂遺珠續貂者可免矣夫士有三途人之品也自朝廷視之均臣子耳何所重輕並用之說蓋以救舉貢之窮以昭平明之治固非曰進士抑而舉貢可揚也舉貢而能辦治卽躋諸甲科何傷甲科而能辦治卽加諸舉貢何傷不然在爵列爲備員在人士爲尸素朝廷何樂有此又何論孰甲科而孰貢舉哉邇者臺臣申明三途之說而皇上有無偏重濫及之論大公至正百世可宜欲議三途無出此矣

正文體議

國家統一聖真洪暢文教二百年來鴻裁哲匠接踵應
運人珠家璧雷煜煌煌麟角鳳毛與唐煥周郁比隆較
烈則可謂盛矣方今操觚摘藻之士慕經國之大業圖
不朽之盛事孰不摭意銳思轡龍虎飾銀黃以求白表
見於世曰文哉顧文非漫裁也有體焉體之不正而惟
文是工吾恐啾發投曲雖足感耳合之律度終淫哇而
不可聽何者其體失也若是而體可以不正與夫所謂
體者何也猶人身然身有衆體而統之則一大體衆體

葛太史公集卷十

七

不相借而大體不可失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衆體之
各一其用也不可亂也文之各有體也似之魏文帝謂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質詩賦欲麗故有持辯博
於疏對則褻矣拘繩墨於問辯則局矣騁浮華於誌輓
則虛矣寄俚俗於韻什則謬矣亦各一其體不可亂者
也有人於此老成朴茂粹然盎然一物色之知爲大器
其或僂佻無檢斯弛不羈深情厚貌不可方物此非狂
則詭不足入於君子之林夫均之此身而若是異者
大體之因人變也文之大體因時變也似之予夏謂治

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此
論其大體也所可慮者也然則謂文無定體乎胡爲各
一其體者不可得而兼也謂其有定體乎又胡爲一盛
一衰而文亦隨之異也愚以爲文有有體之體有無體
之體有體之體衆體也猶之耳目手足以形用者也無
體之體大體也猶人之一身以神運者也以形用者按
圖觀象可得而模擬之卽有不肖正之爲易以神運者
不離言筌而趨於象數不得其神情理致而求工綴於
言貌往往有不覺其舍正而狂且詭者正之爲難愚從

葛太史公集卷二

天

其難者求之得其概焉自古文體其初皆朴厚其漸華
靡其流譎怪大雅者起而濟之然後斲雕爲朴復歸於
正是故典謨訓誥之文渾渾噩噩所以恢弘至道軌範
人主者坦然明白不可尚矣聖遠教弛學私議橫風靡
電激焱飛景附與恍惚悠謬窮窳荒怪之說交馳於春
秋戰國間自孔子取六籍而刪修然後經正體立莫之
能易蓋文王既沒斯文在茲而游夏之徒一辭莫贊文
之折衷茲其衡矣三代而下漢稱近古降而晉魏六朝
絺綌點綴月露風雲靡也韓文公起而正之閭中肆外

鳳躍龍翔而其體正又降而五代及宋西崑義山鈎棘
軋茁怪也歐陽文忠公起而正之黜浮崇雅渾厚平易
而其體正是二子者皆不詭於孔氏者也乃今則異是
矣廟堂之文館閣之制其布之詔誥辭命者班班可考
何其正也乃博士家學一先生之言相持不下東向不
見西牆南面不見北方其弊也偏文以理爲骨欲明以
晰而挾天雕龍深求隱僻其弊也晦文以氣爲榮衛規
模欲博以大而以片語單辭異文怪字見奇其弊也狹
文以達意不以闢靡而珍儉常寶康瓠者纍纍泛濫不
竭太史公集卷二 无

罔不趨矣夫文體亦有侯與標焉我太祖嘗謂詹同曰
古人爲文明白易知如典謨之文無深怪隱僻之語孔
明出師表何嘗雕刻而誠意溢出大哉王言體莫辯於
此矣所以企而至之望而趨之者存乎其人而其轉移
之機則上操之蓋昔者夏侯湛性備孝弟其文溫潤許
景先氣得中和其文豐美此存乎人者也漢武浮誇而
相如承風魏文華靡而曹植象旨猶之形動影隨聲出
響應風草之勢不可誣矣今宜令學者取信六藝諸不
在孔氏之科者悉從罷免若黃南北不迷則可以正督
葛太史公集卷十 手

學使者務以渾厚爾雅率士其有前六弊及溺志他途
者不入於膠庠則可以正棘闈掄秀務以渾厚爾雅薦
士其有前六弊溺志他途者不上於春官則可以正蓋
昔人有言屢頒戒飭之詔示以趨向之方慎擇主試之
人付以幹旋之柄此上之正下也夫士亦宜自正焉的
極孔氏亦步亦趨所以正志也養蘇穎濱之所謂氣窮
黃魯直之所謂理無偏無雜無浮無晦無狹無遠無惑
於異端曲說所以正趨也遊仁義之途窮詩書之原抑
欲奧揚欲明廉欲節疏欲通發欲精存欲重所以正業

也夫然後根茂實遂膏沃光晡表議則雅書論則理銘
謀則實詩賦則麗渾厚爾雅將無愧於聖祖之所稱者
而其體無不正矣雖然文水也人器也器同水圓器方
水方故周子曰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詞爲能者藝而
已嗟乎此本體也

保甲議

謹按保甲昉於熙豐世以王呂新法變舊章以禍宋疵
其人因疵其法夫法貴宜民趨時爲大苟與時違卽聖
哲所建亦微倘與時宜又烏得以人廢之馬端臨曰三

葛太史公集卷十

圭

代井田之良法壞於映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
之事君子羞稱而後之爲國者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反
至煩擾無稽國與民俱病愚以爲保甲之法亦然矧比
間什五成周以王卽夷吾內政亦且以伯而守望相助
陳王道者復亟亟焉奈何至於今而疑之今寰宇清夷
閭閻寧謐北烽南燄不復內訌孰不謂休明治世何侯
杞憂然歲有荒歉徃時多盜內則武備衰弱外則郡邑
無兵所爲利賴於保甲者不淺渺矣夫盜賊橫發由於
不虞或自爲防禦力孤弗勝耳今令十家爲甲甲有首

各鄉爲保保有正丁籍分明器械有飭大小相維統屬
聯絡如臂使指如常山率然首尾相應寇至一家環數
十家共撲之與一身一家自與敵角強弱倍徙不將聞
風遠遁裹足而弗入乎利一夫盜不自盜必有爲之鄉
道招延者大抵有所容則潛城匿市得以藏姦無所稽
則蟻聚烏合任其伺隙今令丁男有數術業有考出入
遠近有期招揭門牆互相覺察其有游惰作姦者何以
自掩而商賈行旅糾詰物色或有容奸治以連坐卽巨
猾巧探安所駐足利二外患不入內奸不出男耕女織
力其本業患難相恤出入相維詎惟百室充盈婦子寧
正而衣食多賴風教可興亦足爲化民成俗之助利三
蓋平居則習成周之黨正而率衆相與讀法值警則出
師徒一比問而容民卽以畜衆上無徵調之煩下無遷
徙之苦民無科派之擾官無供億之煩保甲可行茲非
彰明較著者哉第其法久弊生漸失初意自催科政急
移保甲之稅以充課絲役繁夥搜保甲之丁以爲徭而
保正廢削吏胥需索嘩譁噪突民始告病以民之病也
遂曰法病不知非法之病乃有司之病法耳今之議者

葛太史公集卷二

圭

曰宜稽察戶牒清理甲榜編審丁壯更置首領愚則以爲保甲相守本爲民計非若均徭編派爲國計也故民自事其事則見其省便官爲之事其事則見其煩擾爲今之計在有司得人尤在聽民自便所謂人者非欲其見事風生喜紛更苛察以爲能也賢在安靜不爲煩擾但慎保甲之舉重漁獵之罰務使窮民經年不見吏然後可以樂業所請清稽編審不必官爲之以滋吏胥之奸也所謂便者非欲其伸縮自由若不爲刑罰所加也毋謂以他役毋擾以他需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治以

葛太史公集

卷二

三

法而不與其事彼人自保其家鮮有不力者故曰宜聽其自便也何以明其然也伯子令晉城舉行保伍使之力役相恤孝弟忠信相勸民卒賴之此得人之效也韓魏公刺陝初聽民便後藉以配邊而法弊此強民之驗也卽熙豐之法與成周比問之意原不相遠惟其自上操之甚至雞豚狗彘之畜有司皆爲之計算是以民不勝擾未見保甲之利而先受其害治道視周霄壤蓋有由然此豈法之罪哉故用法者踵明道之躅鑒魏國之變能爲成周不爲熙豐則善矣

葛太史公集

卷二

三

葛太史公集卷二

葛太史公集卷三

明翰林院國史檢討經筵講官直起居注德平葛職仲明著

論

學而優則仕論

古之仕與學出於一而後之仕與學出於二古之仕而學者出於一後之仕而學者出於數端而不窮學至於數端而天下無復真儒與善治矣子夏曰學而優則仕余蓋有感於古人之學與古人之所以仕也孔子使潯離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其不輕仕也如此子皮使

葛太史公集卷三

尹何爲邑子產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其不輕使人仕也如此古之君子得時則駕抑何嘗不欲仕而自不輕仕不使人輕仕者何也則所以權衡於仕學人已之間者審也夫仕者學之運用學者仕之根柢也學而不仕則學之分量未究仕而不本於學則政之施行無據學而不仕則絕世離倫世猶難焉仕而不本於學則漫爲嘗試士所患大都坐此矣夫學所以爲己非爲人也仕所以爲天下非以爲己也而世儒移其爲人者於學而移其自爲者於仕移其緩者於爲己而

移其急者於爲天下愚甚惑焉古之君子遵道而行度德而進流於旣溢發於持滿學不欲速化仕不欲速達功不欲僥成名不欲虛立彼豈獨惡進樂退而與世異情焉蓋其執心一而處已審也故崇階靡仕而學不足以居之則危身決疑排難而學不足以任之則債事樹大功處榮名而學不足以持之則毀成夫學以爲己而輕仕則至於病已仕以爲天下而輕仕或至於病天下則是仕與學兩失之而人與己兩病之也故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其所以權衡於仕學人已之間審也蓋自

葛太史公集卷三

古談事功者稱伊傅較著矣乃其道義之樂輔德之資則畎畝之中實優爲之故三聘不勤則莘野不易操旁求不至則版築不易業觀此而古人之所以仕者可知也放伐之業非著於舊聞霖雨之命非述於前典而任之輒效用之輒當觀此而古人之所以學者又可知也而後世之仕與學則稱多岐矣彼絳灌之無文博陸之不學姑置無論卽漢所稱爲儒者亦不過曰以經術斷疑事以儒雅飭吏治夫曰以則是二之也所謂古之仕與學出於一後之仕與學出於二此世道之一變也至

唐宋而又多岐矣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崇尚虛無而無益於用馳騫高遠而不切於時則又有非學而強附於學雖學而無裨於仕者所謂古之學而仕出於一後之學而仕者出於數端而不窮此又世道之一變也其在今日則又可異矣上之所求下之所效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有出於制義之外者乎所稱爲仕者有出於簿書筐篋之外者乎未仕則學爲文詞既仕始學爲吏事終身役役而未知所成以至典禮章程與夫風俗變化則學者與仕者兩置之卽無論伊傅視漢人而下

萬太史公集

卷三

三

何如矣余蓋深感於古人之學與古人之所以爲仕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論

天下之人品二曰忠與邪人主之政柄二曰用賢去不肖而用賢去不肖之根本二曰明與斷自古及今未有執狐疑之心而可以辨忠邪亦未有持調停之說而可以成政體者也夫卽唐虞之世不能無壬人卽夏周之季不能無正士顧人主用舍舉錯何如而天下治忽之機繫之易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否非謂一君子遂足以致治而一小人遂足以

基亂也用一君子天下以其類應則無不延頸踵起而爲治者用一小人天下亦以類應則無不蛇盤蚓結起而爲亂者故人主之用舍舉錯不可不慎也則胡不以宋事徵焉宋當王安石變法之後天下蕭然苦多事矣賴元祐諸賢起而救正之司馬光呂公著相而衆正登朝措世平康則賢臣任也呂惠卿蒲宗孟范子淵黜而奸宄屏跡朝路清爽則邪臣去也呂大防爲山陵使而楊畏首攻之則任賢二也王安石之黨爲飛語以搗在位大臣呂大防范純仁畏之思用其黨以平舊怨則

萬太史公集

卷三

四

去邪疑也故一任一去則爲元祐一貳一疑則爲紹聖其機不可不慎也其最惑人而最害政者無如建中調停之說夫建中調停之說是使人主愈疑而愈貳也水火之在於鼎也必爭君子小人之並立於朝也必爭於是持甲乙之論分左右之袒飾愛憎之詞造萑菲之謗所謂是非不明邪正互攻其勢不至於君子盡去而小人盡用不止此蘇轍王巖叟所以扼腕而深憂者也自古君子小人勢不並立此勝則彼負此進則彼退然而君子之勝嘗少者何也小人不結黨之知不移縉紳

之口不足以與君子抗其能結繭展而惑縉紳者必其小有才者也必其以小忠小信自固於人主者也必其以小人之心而假君子之詞與君子之事以自文者也游談者爲之說左右者爲之地而端人正士多以骨鯁之氣乏根柢之容持公正之心薄迎合之計直道難容曲說易合小人工進君子易退自非至聖安能別白黑辨陰陽而無毫髮爽者哉故任賢而貳則賢者斂衽而退而羣枉之路開去邪而疑則邪臣彈冠相慶而衆正之途塞人主邪正之辨方隱於胸中而朝士趨向之端

葛太史公集

卷三

五

已決天下治亂之機已分則君人者奈何其不明且斷也夫知其賢而不任任而不專則與不知其賢者無以異知其邪而不去去而不遠則視不知其邪者抑又甚焉不知其邪則尤有時知也若明知之而忍不能去則懷奸飾詐之臣復何所畏憚哉夫惟明主採朝列之公評持淵衷之獨斷任端亮以終始斥儉邪於幽遐細建中調停之迂論而惟蘇轍王巖叟之深計無使天下介然有元祐諸賢之恨嗚呼非天下至明至斷時臻茲哉

立朝正直忠厚論

夫子之繫易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而仲山甫之佐周王以與也以不吐不如得之蓋析圭擔爵展采錯事國家治忽之機關乎其身而事機之會其來靡常固非邪曲之心褊急之性所能辨而亦非可以一善之長一切之法偏執而槩施焉者是故事有所屈撓則其意流爲委靡而不足以明作事出於憤激則其意流爲刻薄而不足以敦大矯委靡而專任正直矯刻薄而專任忠厚則又以剛折以柔廢而不足與於萬全此於國家事且不利士大夫何以稱焉夫枉已不可以直人浮薄非可

葛太史公集

卷三

六

以能久音不調不協味不和不適正直忠厚其孰可少而孰可偏士大夫是必秉此兩者而時出之主以剛方之氣養以和平之福蓄以漸漬之仁而裁以振飭之義繩愆糾謬不爲賣直沽名激濁揚清不爲廉隅城府格奸剔蠹不爲求疵索瘢明罰勅法不爲凝脂秋荼無厲鋒露刃之愎而亦無突梯脂韋之汚無櫛髮數米之苛而亦無卷婁濡需之委無飛霜延旱之慘而亦無局趣首鼠之懦故出其正直則招不來麾不去剛果可以伏凶人幹固可以定國是嚴翼可以正色立朝而天下屹

然倚其隆重之望出其忠厚則無涯畔無町畦惠愛可以省刑薄稅誠恪可以黜浮崇雅敦篤可以計利遠害而天下悠然受其怙冒之恩正直而濟以忠厚則爲君子長者之正直而非倖倖故望之儼然聽之厲然而人安焉得以措其身何者以寬之之道嚴之也忠厚而濟以正直則爲正人端士之忠厚而非汶汶故委蛇朝著不動聲色而天下之奸萌爲之自寢何者以威之之道惠之也故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蓋自庾庭已言之又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其老

葛太史公集

卷三

七

氏之猶龍者乎總之則正直忠厚相兼之說也必如是而後可以稱於天下曰士汲黯之在漢也論事則面折人主而不畏奉使則私貸小民而不忌其以正直忠厚稱也當矣說者謂當其時公孫弘詐譖張湯酷暴長孺所爲若有以矯之不知正直忠厚乃士大夫之大節而凡立朝者均之不可少也輓近之士吾惑焉慷慨激烈託之正直而恣睢睚眦近於俠升降浮沉託之忠厚而依阿澶漫近於辱聞有違世獨立砥柱中流者正直也而世以爲太方而不情循循翼翼言行無擇者忠厚也

世以椎魯而見鄙是何全德者之難其人而論人者若是苛耶嗟乎亦可以觀世變矣夫正直忠厚榮名也邪佞慘刻顯惡也榮名人所共慕而顯惡孰願以加乎其身乃出乎彼則入乎此有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者士可以不早辨哉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論

論學始於正志志正於審幾幾審志正然後其趨正而不詭於道夫人非至愚鮮不以聖賢自期待而卒不免於背馳者非必不學之過也義利之幾未審而志未定

葛太史公集

卷三

八

也何者人品之高卑判於事爲之邪正事爲之邪正起於意念之公私公則義義則道方事實而光明俊偉私則利利則計短絜長而卑污邪暗君子小人區以別焉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夫天下無徇利之君子而亦未有仗義之小人故惟君子喻義亦惟喻義而後爲君子而小人之卑卑無足論正以喻利者見其小也志道德則道德志功利則功利譬之志輪而輪志觚而觚判若薰蕕別若蒼素一失所從人品隨之若之何而可以不辨也嗟乎使義利果若是之難也亦何待辨

不知義利之幾甚微而毫釐之差則遠聖賢以義教天下不曰集則曰精其致戒也不在襲則在假是則存乎人之辨矣孟子辨舜蹠之分而曰在利善之間其所謂間易之所謂介也方寸之中理欲同具上知有人下愚有道如墨之絲可蒼可黃如楊之路可南可北若之何而可以不早辨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言正志也中庸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言審幾也故必反其真心求之夜氣彷彿勵行不以干名秉道施德不以要譽爲之自我常如是而外之成敗利鈍

葛太史公集

卷三

九

如義何如學何故張子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韓魏國不分善惡白黑論

葛太史公集

卷三

十

天下之患嘗成於有所激而起於無所容故善爲天下計者其量欲弭其心欲恕其施爲指注欲渾涵而不存形迹世之君子但知薰蕕不可同器而慮萊施之雜江離也於是立幟揚標分門立戶町畦太露過爲別白始焉君子勝氣以拒小人繼焉小人朋奸以角君子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黑白混淆善惡倒置而天下因以大亂此無他故無所容則怨有所激則忿忿與怨合固必於君子甘心焉投鼠忌器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此韓魏國於善惡白黑所以不大分也莊論有之夫潔已以尤世誹謗之屬也繁說是非者迷罔之倫也是以壯煩者有凶含章者有隕聖人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特致意焉何者尅覈太甚人將以不肖之心應之故盡言昭過且以不免况提衡輔世衆所具瞻可示人不廣而過爲分別哉嘗觀漢唐之亡皆以黨錮所謂黨者自分析始所以分析自量之不弭心之不恕事機之不渾涵始彼其爲名高競自標植非一視之度也

黨同伐異互相擠援非順事之施也彼方側目企踵伺間窺隙吾且裂眦露齟齬疾之已甚非機事之密也是以氣雖盛而反折謀未成而先敗龍門仙舟之盛徒以爲朽楊荏狂之媒而清流濁流不但人之云亡邦國且緣以瘁焉彼諸君子其設心豈不善哉立已於峻則有所激而以府怨疾惡太嚴則無所容而以從愆猷窮必噬水激必躍宜其及也故曰別言者壞道之談析辯者毀德之端氣分者一身之疾二心者萬物之患夫三尺童子指而曰爾賢也必喜指而曰爾不肖也不婉則怒夫

萬太史公集

卷三

十一

君子之稱不必惟肖者知好而小人之號卽身爲不善者亦不願以加乎其身此蓋惡良心聖人與塗人一者因其不願之心待以優容之量其有不及且以情恕之弱者當感而自新強者必舍所爲而從我以自附於君子之列待其迷復怙終庸違方命然後從容觀變起而圖之反噬不得施其謀角牴無所庸其力狐鼠旣去而城社不傾則不分之分乃所以爲善分也已故善爲國家計深遠者不以褊心盛氣與小人爭尺寸也知人哲矣而有藏疾納污之度官人能矣而有長慮却顧之審

賢必親而奸必遠矣然不敢露其形迹而示之間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則韓魏公是已嗟乎古所稱大臣者非與

辯

和同辯

天下有相反者其辯易有相似者其辯難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小人區以別矣乃和之與同非若黑白之易辯也無乖戾之謂和彼此周爲黨者亦何乖戾之有不拂逆之謂同彼協恭和衷者亦何

萬太史公集

卷三

十二

拂逆之有此其迹相似而實不同者奚擇而辯辯其心之公私而已公則雖利亦義卽與世無忤與違衆獨立者異皆不失爲和私則雖義亦利卽犯顏敢諫與逢迎附會者異皆不失爲同和同之辯茲其大較矣昔晏子鹽梅琴瑟之喻所以晰和同者甚辯而可否相濟之說論者疑焉以爲和也而必以可否之相濟彼名利所在小人豈不能假逆耳以濟其私同也而必以可否之相隨彼道義所在君子亦豈得矯焉以立異於天下然則君子可謂之同小人遂得爲和平曰是不然彼謂有否

獻否有可獻可正以酌事理之正非必欲其相異也後世泥於其說遂謂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已不若嬰言之備而以違而得道順而失義愛而爲害惡而爲美爲和同之辯亦似乎泥於一偏何者事無常形惟義所在如必求得於違鑒失於順戒害於愛成美於惡吾恐矯激過正謂之不同則可而和豈若是之固哉愚故曰和同之辯直當原其心之公私迹之同異非所論也試觀周公召公若不相能而同心共濟奕世齊芳唐虞一吁一咈判乎弗類而此都彼俞濟濟相讓夫

葛太史公集

卷三

十三

豈盡相違逆者違則弼善則從知有國不知有身知有道不知有己故異不爲拂同不爲比和之至也其心公也如以其迹則衛之君臣出言自是莫矯其非固同而不和矣平之與陵弼之與黜變約上前不謂之同也而胡爲蒙君子之誚韓范鄭公爭論殿上和氣不失和而不同矣而漢之名士唐之清流黨同伐異不謂之和也歐陽子又胡爲明其非黨哉嗟乎心迹之判久矣和同之辯譚豈容易者凡物多相類而非也事多同行而異也乃亦有相類而是異行而合者以可濟否和也有言

莫予違而亦不謂之同者好惡不殊同也有拂人之性而亦不謂之和者不適不問與陳善閉邪者異趨而同志實直沽名與批鱗碎首者同諫而異心德業相勸之謂和而披心見懷或以趨炎過失相規之謂和而求疵索瘢或以報怨和同之辯譚何容易哉大都君子貞於道而小人工於術貞於道固不爲小人之同工於術故能假君子之和以自文夫文者迹也而卒不可文者心也心之公者造膝傾蓋冰炭無非不同者不必可否相濟而後爲和也心之私者參商秦越魚水膠漆無

葛太史公集

卷三

十四

非不和者不必好惡不殊而後爲同也愚故曰迹之同異非所論也然則二子非乎曰人情易於順而難於逆而相成之義得之匡救者居多則亦烏得而廢之矧嬰之言曰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梁之言曰不在順逆以義爲斷不在愛憎以道爲貴舍而觀之和同可辯矣

說

候氣說

夫王者將以墟令陰陽裁成天地明時授政實其權輿

陰陽推步之學不可廢矣乃神京秘典關局於瑤壇玉策金繩封縻於靈府靡得而聞焉舜在璿璣周設土圭皆以探抽冥蹟參驗人區後世假經設誼依托象類玉儀銅渾巧械無前他如望雲省氣推度妖祥雖亦往往有效於事然傳不數世度數輒差則以人之知巧運天地非以天地之氣自爲運也天地自然之氣蓋惟飛灰之候得之矣考漢續志云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暑景候鍾律權土灰陰陽候氣之說蓋助於此三室

葛太史公集 卷三 五

重戶布緹縹室或以木爲案加律其上或以地藏管覆律其中其法也漢殿中候用玉律十二靈臺用竹律六十竹管取其自然員虛玉管取其縝密而潤其用也氣至吹灰動穀小動爲和大動爲君弱臣強不動爲君嚴暴其應也大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底進退於先後五日之間總之不出此二者淮南謂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以灰輕濕故灰重此天地自然之氣非人之知力可參與者其他

候有分合管有多寡節宣雖人亦孰非因天地自然之氣而爲之是故陰陽之管合有十二律律各有調四時之律皆取氣應矣而黃鐘之管土王之律獨以聲應者土寄旺於四時故從四時之管不別候也漢殿中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者十二月之律以候月也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歷者六十日之律以候日也昔人謂月律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法月律淮南京房法日律晉志謂推算無重上生之法蓋取司馬而非淮南梁武作鍾律緯則是

葛太史公集 卷三 六

京房而非班固二說皆非通論嗟乎氣數之妙棘首難窮愚非素習敢曰能知然嘗採掇舊聞而有昧乎蔡元定之言矣其言以爲候氣之設帝王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蓋古昔聖王撫運動與天游則萬象和平三辰順軌四時之氣不忒不愆不則天地乖和盈虛失序冬行夏令者有之秋行春令者有之吾不知葭管之氣竟能不易其常否也如其不易是行於天地之間者一氣行於律管之中者又一氣是爲不應如其或易則於所謂冬至衡仰夏至衡底者又不應將焉候之昔人謂步

圭景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辰次之周徑重歷數之意將以敬授人時欽若昊天不在渾蓋之是非愚亦曰候氣之設亦猶步圭景重歷數之意也其法其用不必深泥而休咎之徵似不必歸諸一定之氣者何者人定亦可勝天有志於參贊者未可援氣數自諉也

考

鹽政考

在昔虞夏以鹽充貢成周以鹽名官下及管仲劉宴諸

葛太史公集

卷三

七

人以鹽足國用雖其公私利弊不必盡同而鹽之重也則自古然矣本朝鹽法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而鹽課司不與焉大小引目二百二十餘萬銀之解太倉者百萬有奇輸各鎮者三十萬有奇閩廣二省鹽課無多井池二鹽撈辦亦易山東長蘆之產價廉而課常充獨淮鹽居天下之半浙次之而淮鹽困於守支浙鹽盛於私販今之談鹽弊大端如此乃其流弊隱憂則有不止此者以祖宗立法之意甚善而今失之也國初召商中鹽主於紆邊商人樂輸自墾邊地當時爭赴謂之捨

上謂之飛輓朝廷不勞而邊餉以充聖謨神鑒所以利

賴於邊方者無窮也自成化中有運司納銀之例引治

中有太倉解銀之例飛輓之意失而邊地荒矣洪武時

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時輸粟二斗五升而已而又

著爲令甲凡遇開中量米價賤及道路遠近易險官

征薄而鹽價平所以處商人者甚善也成化正德以來

漸增不已又有常股存積套搭配支餘鹽派辦艱煩萬

狀而權豪之家詭名請託占窩轉賣正商反壅通商之

意失而商人困矣國初給鹽丁鹵地草場額鹽一引給

葛太史公集

卷三

六

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其雜役資竈既厚而課歲七十萬引取之又薄其餘鹽不許私賣有則官給鈔收之所以恤竈者甚善也自鈔法不行餘鹽無處竈戶窮困勢難復禁其私成化後又令商無見鹽者許令本場買補是開私鹽之禁也私鹽愈行官鹽愈滯設竈之意失而鹽法遂大壞矣他如鹽商上納有經紀包攬侵漁之弊管糧衙門有勸借私增斗頭火耗之弊及搬運糧草有官攢取索刁蹬雷難之弊糧草既納有守候查盤勘合難得之弊百孔千創更僕未息而其最關國之大計

則惟是失飛輓之舊爲甚而飛輓之所以失者則以餘鹽之害正鹽而屯田之不復舉也故今之言國計者不曰清場蕩給工本復徭役寬私禁以卹竈則曰減額課省搭配早掣支追退引使商人樂趨而不爲奸一時救弊數策誠不可無而欲爲久安長治之慮愚以爲墾邊宜急議也屯田宜急講也而其要在亟處餘鹽蓋餘鹽非古也姑以淮論自張戴割沒商人夾帶其後遂定爲例餘鹽派辦原本虧折商人失利邊中遂稀商人既苦買餘鹽之費而行鹽地限發賣不行遂積在揚州謂之

萬太史公集

卷三

九

堆鹽堆鹽守禦未得邊方復拘報中途賤售於揚人謂之坐商揚州之餘鹽發愈多邊方之報中日益少坐商之利逸且博邊商之苦勞而賒如此不已將邊方之報盡廢此餘鹽之害本鹽也及餘鹽之銀解京既有轉輸之費其分之各邊又爲驛遞之苦至於邊往往不及熟時增價以糴則所虧折者以半計矣邊餉何以充乎故餘鹽不處則鹽法不行則屯政亦不可得舉也說者謂餘鹽利倍正課蠲之難邊地戎馬馳驅屯田難飛輓之失既久再復難昔人謂規議建事不圖萬年之安而始

恃一時之利者未可與經遠也然則可謂其難而不爲之所乎夫餘鹽不可輒去而終非舊章先臣梁材欲將淮鹽令上本色其搭配則令折銀商人資薄不願附帶者竟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似可行也但折色易於起解而本色難於遠輸且餘鹽之解太倉固將以濟邊也則他事借用自非所宜然而旣入復出徒增勞擾專令中邊勢難卒辦何如慎守太倉之儲無得他用而輕其課稅以其半令之輸粟於邊乎然欲盡去餘鹽惟開正課則非盡復屯田之利不可或又以爲屯田壞人

萬太史公集

卷三

三

矣武備廢弛邊郵不靖有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者士卒疲憊家無耒鋤亦有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者方今外圍臣服比之昔年之猖獗有間是宜因時乘勢嚴烽燧謹戍守以慎防禦處牛種重糧賞以裕器用而又禁勢占查侵欺以杜奸萌使邊方芻糧漸充商人上納稱便利之所在皆趨皆往商人將自墾邊此雖非期以數年不能舉然此之不舉而欲鹽法行軍餉足也不可得已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嗟乎鹽法之議非一日矣而卒不見有成效一則狃於目前

以屯鹽復古爲迂一則官如傳舍幸一身無事而未遽慮耳今宜專任大臣廉而有才者一人專理屯鹽人任其事與淮南漕運三邊巡撫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非著有成效專任者不得遷而御史得以彈劾銓部得以議黜數年之後庶幾祖宗立法之意可復鹽政行而邊圉固國家億萬年之利端在茲矣

京營兵制考

國家設置京營以拱護宸極張皇國威居重馭輕爲謀甚遠太祖嘗謂兵先固本內欲其實治兵然後可以息

葛太史公集

卷三

三

兵講武然後可以偃武故天下初平首定兵制列四十八衛於畱都分大小教場操練於城內外而總之曰五軍營其法詳矣成祖定鼎燕京內設五軍督府七十二衛外於近京之衛如山東河南中都大寧選其兵番休上操而統之於五軍營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又有神機營皆步隊以習神鎗火器三千營皆馬隊以備扈從司寶蘇令旗總之曰三大營兵四十萬每營以公侯伯二人統總兵官提督之而神機火器又監以內臣蓋五軍一變而爲三大營矣承平久而武備弛至宣

德五年五軍止有五萬七千餘人神機諸營比舊亦耗已見於朱勇之奏當時雖選京衛士十萬隸五軍訓練而單弱亦不逮永樂之初矣是以正統之變幾不能軍景泰三年從于忠肅公議立團營揀三大營中壯健士卒十萬團練之餘歸老營謂之老家以供役其揀者初分爲五營後分爲十營於三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卽於五軍蒞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其下隊長隊官把總都統上下相維桓桓不素楊遂菴謂其體統尊嚴條教明肅蓋三營再變而爲團營矣天

葛太史公集

卷三

三

順復辟政反景泰之舊團營遂廢迨八年復之成化初年旋立旋廢三年始倣其原制增定爲十二營名爲頭撥其法以京兵八萬外兵八萬分爲兩班期年更替而每營以侯伯都督一人坐鎮之有事出征不必揀選但撥某營出征則某營將領率其卒以行團練之法不行聽征之名以立而東西官廳設焉蓋團營三變而爲東西廳矣沿及弘治中年團營復缺伍馬端肅請查選三營以補之孝宗命並秋番班軍選用武備之衰可知是以庚戌之役敵薄近郊世廟拊髀而思曰成祖初制兵

四十萬今止八九萬可嘆遂釐革營務罷團營仍爲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爲神機樞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一人協理文臣一人五軍營副將二練勇將軍二叅將二遊擊將軍四神機神樞營各副將一練勇二佐擊六通計京營大營凡三內分小營三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分布嚴而武威張蓋兩廳四變而今復爲三營矣說者謂三營之制全營操演兵無隱避而疲壯無分團營之制選而後用揀練稱精而奸巧易避信矣要之立法之初皆爲善制久而

萬太史公集 卷三 三

蠹耗弊遂叢生其善也則成祖以犁庭忠肅以捍外患其弊也則一隲於土木再警於近郊此非制之弊也玩愒久而人弊制耳何者彼其初營伍有私役資放之例在軍有罰班補操之例在官有提問住俸之例法制何詳使將領人員加意優恤不肆科擾營伍豈有不充者哉近者北藩款順甲士解嚴內憂怠於外寧弊又甚矣影避役占名在實亡則尺籍虛老弱市人子握槩不任則軍威弱朽甲凋戈魯縞弗貫則器械鈍馳射技擊聊修故事則藝能疎將官剝削卒伍枵腹懸鵠則士氣

餒壁壘縱弛有類棘門灞上則紀綱懈問之以奇正合變將領未知而况士卒責之以投石超距士卒未能何以敵愾是殆聞鼓聲而股栗論戰鬪掩耳不願聽身真三辱不足以滿隅也平居坐糜廩餼萬一有用無足賴也然則朝廷何取歲漕四十萬石以給之哉故議者不曰清影避則曰禁占役不曰修器用則曰簡精銳不曰時訓練則曰足衣食不曰明賞罰則曰革冒濫所以爲京營計者悉矣乃又有謂汰兵而兵強者欲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蒐習之以示強幹餘漕粟之半徵其資以

萬太史公集 卷三 三

助邊或又謂是非國家重內之義則愚不謂然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四郊多壘卿大夫恥焉彼千金之家慮盜賊之窺伺也重垣而居之外舍周廬以相守望彼所恃以防禦者將外垣乎將門庭之內乎是不待知者知也故居重固所以馭輕而固外方可以安內今邊軍費金錢不貲而身親戰陣京軍亦費金錢不貲而坐食冗驕乃大農告匱供億稱難戎馬款關國家開暇及今設法慎汰務練其所存精兵一人能當十人吾用一人足矣十人能當百人吾用十人足矣何用徒取其數以滋疣

贊哉雖然事亦何常顧其人如何耳古之用兵有以多勝者有以少勝者有以寬勝者有以嚴勝者大抵有方叔召虎之臣而後有獬豸荆蠻之烈故愚又謂京營在人不在制太祖以一旅取天下當其經營草昧初何制之有而迅掃羣雄混一土宇非其神武天授善將將之明效哉成祖揚威漠北敵不敢南牧雖其制之善也而師行數千里使非將臣効力何以決勝如此今觀二帝勲臣昭揭史載將之當重允矣故將得其人合之爲五軍分之爲三營統之爲團營析之爲十二無不可者不

葛太史公集

卷三

五

然而徒制之噴噴訛訛也吾恐紛更變亂徒滋擾攘耳於京營奚益善乎太祖之謂詹同日兵貴精不貴多又謂劉基曰有精兵不如育良將大哉皇言卽千萬議何以易此

序

刻貞觀政要序

嘗聞之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諸葛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蓋古今致治未有不成於上下之交而逆耳轉圜則英君蒞辟所以熙鴻

號臻上理彪炳宇內而聲施無窮者不特唐虞三代郁俞吁咈之治爲然也卽後世之主有能繹商書之旨而信武侯之說夙夜匪懈勉愼而行之無論其人若何其治必有可觀則唐之太宗文皇帝是已嘗讀史至貞觀之際幾致刑措行不貲糧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史氏稱其庶幾成康未嘗不私竊豔慕以爲紀猷烈於三代之後允可以希邁稱也已然而不能無疑又以爲太宗固非精純粹白者則何以致是而稱焉及觀吳兢所集貞觀政要一書乃知帝之所以致是者良亦勤也蓋其以虛懷止輦之心勵精於上而其臣魏徵輩繩愆糾謬詔繳諫惡不避逆鱗之嫌鐸鞞路廣箴誦盈庭是從繩之遺規也繩直則枉木斲卽有非萌孰與爲不善而况忠邪之辨復自能不眩焉觀其惡宇文士及之佞而斃鶴於魏徵之直及政成則以爲勸行仁義之效而惜不爲封德彝見是又不媿於先漢之所以興隆矣昔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誰之力也叔向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而君服之亦臣之力也師曠曰不然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

葛太史公集

卷三

五

壤地美而後草木碩大是固相須以有成者假令帝非納諫之主則微之忠直孰與士夫諸人柔媚之不拂又令朝無敢諫之臣則褒職之闕吾不知其誰補之矣若是將貞觀非美稱而其政何足以爲要然則競之集也固所以表一時上下交泰庶幾乎治古吁咈之風而我憲宗純皇帝之序之也與今日之刻之也皆有意矣或者乃謂取法乎上有典謨訓誥而雜夷慚德貞觀若無足取者不知貞觀不足取乃論貞觀者可取也彼其勸行仁義何嘗不稱說古先聖王惜太宗未之盡舉故其

萬太史公集

卷三

毛

治止貞觀耳太宗之治止貞觀而貞觀之紀載則不止太宗典謨訓誥之義昭然具在——舉之卽登三咸五無不可者然則有取於貞觀正所以不爲貞觀也嗟乎唐虞繇邈三代風微卽當其時已不相沿藉第令近世亦能家給人足盜息刑措旅不賁戶不閉使後之稱之猶今之表章貞觀也亦庶乎其可矣

豫章洪崖徐氏族譜序

洪崖徐氏族譜創自熙寧隱士東海公漑主趙子昂氏叙其端斷自後唐延休公及其二子鉉錯發洪崖故甚

備歷宋以至國朝生齒日繁中多有舉進士者其居或鋸里或走馬坡或冷口或西港總之雖皆洪崖地乃支分派別舊譜所不及載不有續緒將不知姓之所自昧昭穆之序而兄弟如塗人於是其族裔一龍及其姪某用更修飾而勾史職復爲之序職觀歷代譜牒多矣其最著者稱歐陽文忠公蘇明允氏徐氏之譜有大宗圖以系大宗有世系以併大小宗則明允以禮分大小宗遺意也有世表以紀性行名字生事死葬則文忠公依漢年表遺意也而又有皇言以紀誥勅序記誌銘以紀

萬太史公集

卷三

禾

履歷及墓圖義會義田宗盟之款蓋詳哉其言之矣夫自延休公至一龍世凡幾邈自熙寧至今日歲凡幾改而此譜復明分流合派卽生齒加繁遷徙靡定一考究其所從來洞若觀火本本源源之思將有油然而興者縱親盡如塗人乎尚可以不至忽忘而孰不知其姓所自出詩曰永言孝思謂自今修譜倡之可矣抑徐氏出顓頊後代有間人南州高士獨非洪崖產與焉知其非族類而不以援何徐生進曰遙遙華胄好勝所趨世祚悠悠無從考據公不觀狄郭二君優劣乎吾譜吾族爾

史職避席嘆曰嗟乎徐生知言哉徐氏之族散而合洪崖世次遠而靡亂其在於斯是可以繼東海公志已

刻王岡伯文稿序

王岡伯氏自解南畿聲名藉甚余家食時卽讀其文而愛之歲已丑謬叨南宮之役薦岡伯既喜得人猶以名不前列竊愧推轂之弗任也岡伯顧遜謝因出其課業觀焉余三復爲之敘服夫文有三長曰理曰氣曰詞有一至曰神理難窮而可入氣難昌而可充詞難雅馴可鍊而工也至於神不由意想無假象數超悟在心不知

高太史公集

卷三

无

所以然而然則求什一於千百耳前輩爲文非不修詞而常以理爲主而氣輔之而神寓焉近年博士家競尚奇詭鈎棘軋苗駭俗欺世晦不可訓釋艱不可句讀蓋主於詞而三者胥病卽無論三者其詞亦自遠於大雅而詞亦病而岡伯文不以字句爭奇而長駕遠御中律赴節洞見玄微直窺窺窺蓋其理明其氣昌其詞典矣中間自得逸趣悠然躍然如造物之生意如畫工之神彩如憑虛御風飄飄乎羽化而不可以致思是所謂神也制義斯其至矣乃岡伯復能詩及古辭足以濟美弁

州先生而賢士大夫復交口稱岡伯行誼余又謂制義不足以盡王君卽王君所托以不朽者詎言哉詎言哉

送于念東歸養序

山東古稱禮義之邦故其人崇孝行而今則有念東于公云念東海岳名家以鄉薦第二人聯癸未甲第觀政地官曹余實與俱見其常念太夫人不置迎養京邸居無何銓選且及乃疏請歸養情辭甚懇朝廷鑒其誠特俞賜歸旣戒行李潘輿載道鄉榜兄弟難於別有疑而問者曰金紫豈遜班爛藜藿孰與鐘鼎昔韓昌黎謂歐

萬木史公集

卷三

三

陽詹舍其朝夕之養至京師冀有所得以爲父母榮其父母亦喜其去而不樂其在側念東旣通仕籍行被華袞拜釜庾臚此榮親詎不愈於萊舞由負而何區區田園蔬水爲釋之者曰子不聞王介甫之言乎祿與位庸夫鄙人所恃以榮其親也莫若道弼於中表之藝可以爲父母壽此包孝肅所以登第卽歸養而榮名垂不朽也念東蓋見出於此葛子曰有是哉王韓所論皆偏達節當無異焉夫孝先養志而君親之重各有時念東年未中齡太夫人壽踰古稀盡節報劉愛日者必計茲蓋

壽之熟矣余嘗造而問故曰子將遂介甫之高太夫人得無詹母之望乎念東曰不然先大夫止遺子及子姊吾母兩不能離處里則日夜念子外來京又日夜念子姊家此吾母志也矧今老且病假令子受任未知近遠能決就養卽能僅可以便吾私如念姊何是必歸然後可聚兩情庶幾俱遂以慰母心倘以慰永其天年予復何羨於戲懿哉古所謂養志者非耶可以觀人矣而余因以有感先大父端肅公當莊皇帝時嘗連疏乞終養荷蒙溫旨俞允楊襄毅公贈之言曰道在於君則熙載

高太史公集

卷三

三

亮工粥一人之治理道在於親則敦倫廣愛闢一世之風猷此余所謂有時也當時薦紳先生稱先公之歸爲盛事而誦襄毅公之文爲名言又謂急流勇退尤人所難用是晚年再起更見知於今上命總風紀終始恩禮備沾俞以爲自孝廟而後不多見於今稱忠孝兼盡完名全節者歸焉念東視先大父爲鄉先達而簞屨辭榮卽如脫屣尤非人情易易者豪傑雖不與於文而其操之一若有風矣矧念東今齒視先公請養之日少甚太夫人貞靜惠和卜壽無疆而淵學德政聞見於相方伯

公時者可憲也則其承顏順志之暇所資以畱心經濟者不綽有餘裕哉他年取之官中指爲事業勲庸彪炳琳琅謂自今養志之歸得之亦可茲行也可以光母德風子道而竟無碍於移忠者其何難於今之別靜菴劉公鏡石馬公等重念東行屬予言贈予不文聊以紀吾鄉復見此盛事果無忝於禮義之邦云

送莫大夫守許州序

代

國家取士設官無非爲民而自古稱近民之官惟守與令古之爲守者剖竹分符則有隼旟熊軾之榮展采錯

高太史公集

卷三

三

事則有車蓋劍履之賜及其政成績著也則又入爲鴻臚公輔流芳載記垂之世世有耿光厥亦重矣自五馬嘶行取之制臺省專建白之奇而令之入爲臺省守之入爲郎署於是登科甲任外州者率逡巡不色喜嗟乎承流宣化布澤施膏臣之分也計功程能詔爵食上之任也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士君子不求自立盡分之謂何而妄欲操上人之任私置軒輊覬覦於其間徒使志氣消索難以展布實惠不流如朝廷取上設官之意何是惟達人脫略於此而吾友莫子得之矣莫

子出守許州以吾一日之知也求所以立位以盡守臣之分夫贈人以言古道也而況出其門者哉余聞之費曰外有州牧侯伯牧之義無明於子與求芻之喻者百里奚曰使之不以暴有險則先後之以身是以牛肥卜式曰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夫謂惡者去則非惡者可知頃操切風行有司爭以深文峻法自呈丰采禽鷙草薶幾使羣無畱良鳥在使不以暴而以身衛之乎邇者聖明洞燭民艱更新吏治寬卹之命一布海宇歡騰顧巖廊闕閭霄壤懸隔欲戶說以德意非良牧近

萬太史公集

卷三

書

民者奉承而流布之何以膏雨吾土而襁袴吾人乎莫子勉矣昔者黃次翁與嚴延年俱爲河南守乃嚴不克終而穎川治行甲天下至今稱之則以寬和與深刻殊也二君薰蕕賢哲辨焉莫子早魁兩浙今春甲第高等古以名儒典大郡得其人矣矧其老成持重循循雅飭是不以皎皎赫赫爲念而能施大惠於一方者其必爲天翁無疑許州之治媲美穎川聖天子案御屏而課虎符所以鄭重於莫君者無量則豈惟車蓋劔履之賜焉翊公輔之推可爲一身耀哉將以稱於天下曰此某科

某主司所取士也子亦與有榮施莫子勉矣莫子之行有口同門丐所以贈別者於是乎書

送張見椿宰元城序

滄溟決滌滌匯氣鍾於人爲俊傑而其施由近始濟南之州以濱名謂其於海近也故人文士氣視他郡爲盛科目國初以來不乏人而人復多挺然持勁節往愚爲諸生時聞有見椿先生者學廣文博屢器重於督學使者已果薄雲漢徙天池搏扶搖而上九萬絡其州人文之芳躅然採其華未覩其實試其學而未考其行也已

萬太史公集

卷三

書

與同觀戶政見其老成渾厚不修城府而剛直之氣稟稟時見與談民間利病照覆盆徹部屋洞洞屬屬有老吏不及者乃知公之留心民事亦既有年措之政治何有但不知何方厚幸得藉君耳旣而銓選得宰元城先是秀水某公爲公座師揚公於衆欲得以宰其邑銓司計道里遠近謂元城便遂以授公於是秀水諸公脫然若有失而元城民庶則喜其得良牧愚亦爲之喜曰元城其厚幸乎夫以揖遜戢暴亂恩也以干戈訓章逢悖也政之寬猛異宜若是矣要之偏則累而不本之經術

則鄙不得於諳練則扞格而難布故曰經術所以飭治
懼其鄙也曰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怯其偏也曰弓調而
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言其練也公以明經得第不患
飾治無具矧其老成持重則非皎皎察察操斷而擊搏
者剛直不阿則非唯唯循循優柔而脂韋者民間利病
則其措之沿革也如馴馬輕車王良御之於熟路又如
莫耶干將水淬砂砥將斷蛟龍剗犀象投之所向無不
如意者夫陽春之煦舒以長其誰忍欺秋霜之威凜以
烈其誰敢欺光明之燭洞以徹其誰能欺三者才各成

葛太史公集卷三

五

治而兼之何有於元城是愚之所以爲喜者又謂其道
不直可以理元城也於戲是足風矣若夫朱輪華轂不
足爲公榮緋衣銀章不足爲公貴祥鸞威鳳荆玉南金
有道之世自有招而延之者餘可略也

贈良醫陳君序

粵自神農作而藥性明黃帝興而運氣備歷秦烈熒詩
書概燼而醫書獨不災豈非以其辨陰陽應疾應躋斯
民于仁壽其功非小補哉然則醫貴矣乃傳記列序其
人則雜之九流術數曾不得與一命之士比肩而並足

又何也噫非醫之賤乃後人之自賤也古之爲醫視色
視毫毛精者洞造化奇者見肺腑乃其志在活人不規
規於貨賄故有投餌焚券累百數十人不計者當時或
神其術或高其行卽王公大人見之亦甘爲折節焉得
不貴後世則不然上池絕選十全鮮能襲局方拘成案
旣不足以窺俞扁岐黃藩籬而且揚揚自好若以爲人
之死生真寄乎其手者日坐市肆計分文而授咬咀一
聞富室貴人招延則沾沾竊喜以爲奇貨或遷延故不
往或駭輕以爲重必使鏹幣填門盤錯分列然後出囊

葛太史公集卷三

五

而合劑愈則收功卽否猶持賄去不爲怪至使人之畏
醫若蜂蠆蝮豸非大不得已不敢近此柳柳州所謂小
市人也焉得而不賤噫敝也久矣孰意當今之世乃有
行古之道如陳君者乎陳君愚未素識一日同年潘公
見吾過愚曰陳君某大惠於予子無以報顧不能忘願
藉吾言爲渠重而伸我私問其故曰陳君業岐黃而有
得者也予借計上京父偶病陳君念予之不在左右也
不招而至精藥物謹節宣日夜守視猶予在然父賴以
康予歸予之錢則辭及予是廷試遂以家君托焉君卽

以父事子父飲食起居必親子父亦不知其子之不在側也用是益康如平時予實德之葛子躍然興曰於今有是人哉夫醫有二難曰術曰行青囊技遠神理微茫一味弗投利害輒見術難矣然而聰明才智之士猶或能之至於方脈諸書世俗以爲非詩書道德之訓無禮義廉恥之防故攻之者不驕矜則貪婪非有中行獨復之彥誰能超脫風塵不爲世之齷齪者哉行尤難矣陳君能已翁病其術可知而能忠見吾之托使之稱服不置其行又可知挽淳龐於逝波見古人於今日夫非古

葛太史公集

卷三

三

昔王公所爲折節者與是可紀已於戲獨陳君可紀也與哉有德不忘交遊之誼篤因親及友父子之倫重子於見吾謂其義又謂其孝

葛太史公集卷三

葛太史公集卷四

明翰林院國史檢討經筵講官直起居注德平葛曦仲明著

記

平原創建義倉記

余讀史傳而有感於循吏之治云彼其課農桑尋阡陌豈不以政重民食而匪芻匪牧與弟藉令三時失順五穀不升卽勸課巡行安所裨益故管子實倉廩賈生議積貯而常平義倉之建雖代更世變神聖迭出卒莫有能易之者在今郡縣則所稱預備倉是已頃朝廷以積

葛太史公集

卷四

一

穀計吏治庸庾稊米皆籍公家有司謹爲守視非大禩關白不敢輒發夫以枵腹待哺之際而徐俟於移文期會之間辟挽西江以活渴鰓其不索斯民於枯魚之肆者幾希是故善政者有權吾於平原令見之平原提封咫尺原隰雜以畝鹵民無他業而午道繁費人力易殫於耕織歲稍敗穀價輒湧民滋病廣陵方公牧其邑日夜思以噢咻之會歲旱穀歉公謂寮案曰吾儕職在字民而艱食若是盍發預備倉以貸之僉以難發狀對且曰請而得發吏緣爲奸發必取償民復不任苛擾奈何

公喟然曰儲侍豈以蒞年長孺詎非賢者貸而少紓其困不愈於坐視乎已而雨不果請公復念曰薦瘞無常捐瘠難待吾何以幸旦夕安不爲之所詩不云乎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備固貴兼蓄也獨奈何束手於一官庾也與哉乃捐俸金出賦餘易穀數千石別置義倉以待不時其法以方春穀貴則散散之願貸者不則已有秋穀賤則斂少收息以裕後不則已量輕重酌時宜一聽民之自便期以上無掣肘下免追呼邑人士大悅爭輸以助得粟千四百有奇上其議監

萬木東公集卷四

二

司嘉之俾得便宜從事乃於縣治東易屋數楹爲貯所擇民殷實者司其出納其斂散稽覈之法悉公殫精經略官庾宿弊一洗而清之夫有官庾以備無年又有義倉以舒望歲平原將禾無苗沴寧復有薦饑乎於戲休哉夫勸課巡行勤矣而崇墉櫛比之盛不能取決於天時務積勸分逸也而出入饋詒之時乃可常足於昏夜此觥飲不及壺殮而京坻之庾所以詠於曾孫也公可謂勤恤民隱得法外之仁者矣古循吏其何以加邑庠多士某等謏公行乃與其廣文先生某某鄉進士某謀

託金石揚公休而以屬余余爲記其事以詒來者俾永無壞焉方公諱某字某某科鄉進士創建之年則萬歷旃蒙作噩云

讀太僕寺誌記後

太僕誌載國家國牧之政甚備愚讀之而有感云我朝初牧於官已牧於民已又收其牧地之入以資市民故嘉靖以前議畜息議芻牧議鳩括俵驗隆慶以後乃議折價猶於馬相半也因時通變以難民足國未爲非計當時議者已謂失祖宗之舊若有憂焉詎知迄今抑又

萬木東公集卷四

三

甚矣語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我太祖以戎馬取天下及天下定不歸之華山之陽而亟亟焉修牧圉以芻秣之意蓋深遠法久弊滋種馬有額而無實羣生有名而無用俵解既不取諸羣牧則種馬於是爲贅羣折其半宜也然權耳終不可罷也何至於今舉羣牧之典一舉而盡廢之夫兵與馬交重者也國家不可一日去兵則何可一日無馬羣牧之法寄之郡縣用之邊方蓋內外兩利者也何者登駿簡良以服王事騰槽充馴以戒不虞故牧圉所以資邊亦可以爲郡縣潢池之備頃因邊

園靖治見謂需馬不急然而有備乃能無患矧郡縣爲國家之腹而外寧內憂有古戒乎孳牧一廢槽枥爲虛乃各省庫藏先是搜括已盡萬一猝有警不知將從何得馬又將何以易之也欲其駕飛燕驟驢嘶此踊螭騰麟超龍翥以壯軍威而效馳驅也其道何由在昔漢馬九廢三十六苑稱充斥矣事繁於武帝乃至內借民馬外用騶騾鳳苑龍廐雲錦成羣詎不蕃盛垂拱天寶後日就耗弊而唐以不振彼當充斥蕃盛之際一旦用之猶然如此而況并去其籍乎嗟乎此駒駉駉駉所以

葛太史公集

卷四

四

歌咏於皇華而馴鐵駉駉所以田於秦而牧於魯也作誌之意其有憂乎吾於是有感

盧公湧金泉記銘

燕土難泉卽泉多鹵者大興當東偏井尤寡民寄汲車備直至以升斗論官無問者少尹盧公求民疾苦得艱水狀慨然曰是吾渴也且長安獨不宜井耶非固在我乃躬行地脈得諸邑治西隅掘之甘澹之堅道里適中工徒踴躍及泉日羣鳥翔集未閱月井告成父老謹曰盧公井也宜字曰湧金或過而問曰凡金之精上爲

星下爲泉盆水而測地星大者井甘盧公用是乎哉且厥壤黃謂湧金甚善父老曰吾小人何知乎夫數十百家之備直歲歲而湧於井歸於壑者孰爲之哉孰爲之哉史仲明氏曰昔栢翳佐禹治水實始作井夫壑之其害也繙之其利也古之君子急民若是奚爲而不治少尹名家子再佐京邑治行犖犖起良聲泉足以觀矣少尹名茂字如松濟南德州人爰記諸石系以銘曰有渫者埴非其人不食卑而修遷而周宜爾姓曰盧兮

重修順天府儒學記

葛太史公集

卷四

五

今觀古昔盛時所謂庠序學校云者非徒聚師生勤修教之具蓋人君以其躬行心得倡率化導於上而其爲弟子者則又以道德性命仁義禮樂相與琢磨砥礪優游厭飫不見異物而遷其近在王畿之內者則菁莪棫樸之化被之最深而所祈侃侃之風遠而爲四國法程傳所謂首善自京師始是已逮聖王不作教化陵夷詩書道熄而學舍鞠爲豐草矣卽辟雍之制亦皆廢墜莫之修舉又况所謂庠序也哉其或建學立校不過爲太平榮觀非能倡率化導於上而師弟子之誦習又不過

詞章咕嚕媒富貴利達而已安暇計道德性命仁義禮樂爲何物耶治不古若有由然矣我國家列祖相承右文圖治學校星布宇內嗣今上御極尊崇儒道注意典章日御經筵身先教化屢勸明詔以釐正士風卽今宇內人文炳蔚學術隆盛人詩書家孔孟雖窮鄉僻壤咸進用文事斐然成章又况所謂首善者歟順天古燕冀之地國初爲北平郡文皇帝定鼎之後升今名儒學在府治東南卽其時所拓基改築者正統某歲皆一新之距今若干年歲久不治日就圯壞京兆尹某至大懼不

萬太史公集卷四

六

任以墜教基乃謀之某某曰頃者屬皇上御宇百度維新矧學官近在京邑而廢壞不飭何以稱國家作人之意乃稍出庫帑之餘不足則益以贖金庀工聚財完舊益新學成屬余爲之記余惟燕自甘棠教化之後寥寥數千年戎馬蹂躪之場揮戈濺血之地學者咸莫知所祗遵矣明興定鼎以來教化漸摩習俗洗滌學者靡然向風道德仁義禮樂如取諸左右訢訢侃侃不虛首善之稱余以是知皇明之德深以厚孔子之道尊而明由此觀之古稱燕俗沉鷙勁勇多慷慨悲歌之士蓋當時

風聲氣習使然然其英風義氣亦足以激人於千百世之下又况涵育聖教濟以中和者哉明之文林於斯爲盛夫揚國家之教化而風二三子者京兆之事也余故因其請而爲之記云

啓

請閣師啓并致語

伏以龍楹獻祝壽星正燦於丙丁虎觀儲英真氣並臨乎奎壁試看一堂燕喜眞師師濟濟之朋足占萬歷鴻庥賴繼繼承承之美熙朝盛事密地榮觀恭惟閣下道

萬太史公集卷四

七

貫三才望隆八柱身依日月振二百歲之禮樂文章手幹乾坤統億兆人之英雄豪傑調和玉燭夏日爲陰而冬日爲陽鞏固金甌豐年斯玉而饑年斯穀祥流都野庇洽華夷仍躬握髮之勤渠不數翹材之延接十步間必有茂草矧明世無擇地之才百歲計莫如樹人乃皇家有如天之網握符十七載正周王壽考之初齡得士廿二人恰堯典疇咨之往數旌收旣異陶弼燭股仰候德星喜見連珠之入闕宏開冊府驚看捧玉之照人元氣貯崑崙揮灑巨靈之山水榮光攬河洛錯綜五老之

圖書豈直鏤月凌雲效刻鵠雕蟲之小技將使通今學
古收補天浴日之大猷東箭貫犀鏃羽更資其深入西
金躍虎淬磨尤利其發劍先知覺後知此日之楷模具
在後事師前事他年之報稱如何共勗丹心言光青史
遠答二祖八宗之培養仰酬聖君賢相之登延方今梧
井澄烟桂輪浴露螭頭下直九霄環珮秋聲鷄舌飛香
四座衣冠春色北辰開斗極玉衡運而列宿盤旋東觀
敞蓬萊紫氣臨而羣真烏奕函丈動中宸之采片言炳
烈於丹青畢比延上蓬之光載色流觀乎爰象黃姑佐
壽太史公集卷四 八

請館師啓

伏以鰲極高擎八表之清寧永賴龍門宏啓四科之陶
鑄方新詎意疏材忽應華員策技深慙乎泰茹臚驩敢

藉乎需雲恭惟師相峻嶽生中精符應昂公車射策杏
園蜚九烈之芳佐歷殿庥槐鼎匹三成之象羣流覆露
六幕趨風武軼臯夔已踐由庚之咏階從頌誦不忘太
乙之窺謂斧藻人倫獎藉何辭於齒末抑懇懇賢路乎
成或厠乎顏行遂令弊輓之容得望履綦之後春華暫
擷憶合組於朱明秋實旋徵俾橫經於白觀豈真優游
歲課騁童技以誇時將使賁復國維導帝絃而緯俗仰
承宏意俯愧纖才昔徒結慕於九霄今遂承溫於三采
敢不駕驪黃而希驥黃嶢峽以爲山冀芝蘭蘆刀餌蓬
蒿太史公集卷四 九

請同鄉前輩啓

伏以玉署崇文謨玷清華之選金門步武幸循俊乂之
現榮並登瀛慶同捧袂恭惟門下海岱名家廟堂大器
摩空作賦羅星宿於心胸弱冠登朝依簪紱於日月足

躡蓬山雲氣六代殊才身閑鑾殿絲綸三公雅望和風
麗日性行不忝於前修北斗泰山文章足式乎後進某
才非倚馬技比雕蟲方愧濫竽南宮詎期接踵東觀遭
逢有幸締結奚違敬涓月日蓼風薦爽藜火可親將登
金匱之藏預邀木天之施爰采蘋藻載列笙鏞舉霞觴
於瓊島冰壺望雲輶於蘭臺石室蟠宮桂樹延鶴駕於
芬芳秋水芙蓉迓龍光而燦爛聽鈞天之廣樂吟陟珠
璣觀仙袂於頽袍步趨繩墨賓筵增賁庶光式燕之儀
吾道可宗不負登龍之典

葛太史公集卷四

十

與郭似菴啓

恭惟門下一代名臣三朝元老清操勁節直道古心越
九十年常如一日進則殫忠展采樹懋伐於旂常退則
鎮俗維風建羽儀於函夏在朝朝重在鄉鄉重誠士類
之典型熙朝之上瑞也耆德夙望鄭重明庭曠典殊恩
駢蕃德里蓋溫綸賜問先朝雖嘗特及於重臣乃繼粟
執輿三錫未必同霑於一旦孰如大德備荷隆施寵綏
極榮遭逢奚偶盛事聳稱於廟廟芳名遍滿於寰區計
惟海岱生光且見簡編而舉某等望清光於海上懸知

感以加餐寓祝誦於燕臺不覺喜而欲躍敬緘尺牘遙
致寸衷僭陳葑菲之將敬賀絲綸之慶

上荊石相公啓代

伏以紫綵疏榮上袞際明良之會文昌啓瑞魁名擅繼
述之光大政升參真儒晉川士林慶洽海宇歡騰竊惟
五百年而興王問生名世數千里而得士必有聞人願
君臣洽魚水之歡自古爲難而父子踵科名之魁於今
爲烈恭惟閣下秉天間氣作世師程巖巖然喬嶽泰山
斷斷兮祥風麗日陪國論於三事會旦謝其經綸傳家

葛太史公集卷四

十二

學於一經河汾遜其斧藻名高當代東都之氣節無雙
材過古人西漢之文章第一道足以任重致遠蓋一身
爲衆正之宗器足以遺大投艱常孤論折羣邪之銳惟
嘉猷之辰告始羣疑之盡亡是吉壤之下世無疆實一
言之定國有賴帝心簡在高一柱之擎天人望同歸匯
百川而入海升壯猷之元老爲王者佐帝者師延世賞
於名門以光於前裕於後惟天眷德猶謂無以酬公惟
子克家遂令有能步武懸青紫於夜案學富五車辨綠
字於秋闈識通三籙賜程逢六月一息圖南汗血過五

都萬羣空北書香克紹民譽允孚取人焉拔其尤詎惟
世德之榮知子者莫若父宜慶得人之盛緬茲非常之
際遇行將不次以登庸作者聖述者明魯公之嗣周公
蔑以過矣美而彰盛而傳文正之有忠宣又何加焉其
大德克享乎天心故繁祉駢集於元宰也某等竊誦一
堂沐濡大造望景鑠而忭蹈空持燕厦之私誦明懿以
依歸莫綴龍門之賀謹裁短啓用表微忱

上瑤泉相公啓

聞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知之嘉會故君

葛太史公集

卷四

十三

子得時則駕伸於知己庸夫可以濟賢聖之功斗筭可
以定烈士之業苟非大不獲已未有肯自外於休明者
也方今聖主側席不遺幽隱良弼握髮拔尤朝暮士無
賢不肖皆思奮翼驥首展采錯事求以不負遭際表見
生平彈冠結綬者濟濟誦誦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
趨淵澤也白駒空谷振鷺充庭惟此時爲然某不佞亦
幸承教於君子矣收讀中秘引置詞林托大造之陶鎔
儼義方於怙恃所謂千載嘉遇非其會乎某卽凡流小
器無所取材難以希賢聖之功倣烈士之業然父師在

上模範斯存奉以周旋服之無敢亦庶幾仰遵矩矱俯
免愆尤是人士之奇逢尤愚生之上願也矧懷德未報
尚欲效其涓埃事君致身何敢愛乎膚髮乃小人祿薄
福過生災有不得不控於父師之前者緣去年奉使關
中值旱魃爲虐三伏跋涉不暇休息中暑飲涼激爲瀉
痢致中氣下陷風邪乘虛入春偶感微寒遂成腠理大
症呻吟床蓐就道難支又祖母今年八十有四西山日
薄家兄以壽工重大不敢言將叔祖舊董家政者近復
客歿百口之累叢之老親竊恐高年不宜復勞心如此

葛太史公集

卷四

十三

也展轉思維未忍遠離由是冒昧陳乞冀得一假懇祈
台慈憐念俯賜寬容環草可圖頂踵寧惜瀆冒威尊不
勝惶懼

蘇紫溪座師啓

歲前猥承翰惠僅從衆一致謝私光陰易度行復經年
專候未能徒勤嚮往長公偕計都門仰遵師翁庭訓杜
門却掃相見爲稀比及場事告完又復促裝匆剝卽杯
酌之會始終闕如乃諸生義長公承志之孝未嘗不誦
老師貽謀之遠也暫嗽霜蹄初爲扼腕及見無端委巷

却知暫蹶爲福語云良田無晚歲佳禾有豐年達觀自
是衍中諒不以眼前得失動念也浙人銜鑑自昔稱難
師翁獨饒爲之風波狂撼既危且久而中流砥石卒不
震動稍有人心者皆知當今學憲必以兩浙爲第一也
少叅之擢實未酬功間一扣之當事蓋有雅意焉惟師
翁無自疑也敢因風便肅裁小啓以候尊起居關中邈
遠紫氣遙瞻某無任馳情慕戀之至

鄒穎翁公啓

賜環之望今幾歲矣乃鶴版翱翔未知雲臥何許也鄭
葛太史公集卷四

十四

重山靈吹噓奈何伏惟先生道洽人倫風條世事然世
固不能忘先生必曰午也才祁大夫可老是太公不將
武公不相而庭堅皇子不接虞庭之跡也聖明求舊尚
訪黃髮聞蒼然者先生耳卽四山手忠孝以還暫備人
間樂事意謂一喬衆梓俯仰同林不當令周家湛露增
色耶此非門人私言蓋竊聞諸知先生者敢從數千里
口實一觴且曰先生世臣也出去輕重不關他人軒冕
泉石不別道眼旦夕有名願先生留意焉必毋曰小子
多言則國家幸甚

書

與黃鹽院

敝邑鹽票府議准復此皆老公祖明惠敝邑當世戴者
也昨登龍叩謝以榮發臨期不敢固請而教此代致九
頓第官引分派太多尤望台慈一處也敝邑舊時商鹽
不過三五十引至十七年始加至二百遂爲地方大累
今議益之五十民何以堪伏望老公祖垂念敝邑地鹹
民窮稍寬減去百引存百五十比之萬歷五年已加四
倍在門下爲不費之惠在小民爲永賴之福更望台慈
萬祈垂聽均感何極

與胡小翁

謹啓貴治鄉先生昧慶川公不佞某等座師也潛操厚
德朝議鄉評胥爲鄭重時方向川乃館舍遽捐宦囊蕭
索家業空虛諸郎循循謹飭守我先師遺訓第聞彼中
鄉俗常以存歿軒輊而武弁凌人尤酷伏望台慈垂庇

俾賢者之後有所恃以無恐某等不佞均感何極

與許學道

西安鄉官弓鉞舊曾司教敝邑不佞某實其門下士茲奉使秦藩至卽訪拜見其年老家寒雖稍捐橐中裝以佐之無濟也渠因以其孫童生弓助武託爲乞恩於門下俾得從遊黌序光門戶以慰殘年不佞以師生分誼義不可辭亦知門下方以道德表率大方或不以此例之泛常請託也用是敬冒昧以聞倘蒙玉成均戴曷旣

與王梧岡

舊太史公集卷四

六

同門雅聚燕臺一時稱盛乃三秦藉重驄馬獨西樽酒論文闕焉色笑望檐帷於千里外未嘗不悵悵於天涯也西睡多事近稍奏功經濟旣得老成談復資雄略籌攄韓范足使敵人膽寒朝堂西顧恃門下以無恐矣同門之光可勝榮藉前曾以敝同窗山陽令郭錢者奉託老丈諒不遐遺客歲蘇座師書來甚道郭令之賢謂愛之敬之大爲掄揚於當道只以數限不獲薦暫從優獎茶院入境當力任之不知老丈及晤蘇師不果言及此不屋烏之愛望門下竟成之也遙佇華雲不任拳切

與王泰淳

王開府書蒙古慈悲賜林生父母雙輿得返鄉土詎惟伊家存歿共霑大惠不佞先師有知亦當感戴於地下矣不佞憑藉寵光可勝銘佩尊札林生欲親賞業已卽席付之使旋先此稱謝尚容躬叩不一

與王養吾

謹啓敝座主閩中方瞻崖公有妹適其鄉人林應朝向年隨戚總戎北來千總物故於薊鎮其子生員嘉會聞訃來奔未至而其母方氏亦化去臧獲四散無一存者

舊太史公集卷四

三

嘉會至則家室絕跡獨雙棺暴露於荒原耳林生子然一身乃萬里長途兩柩載道出入照管自致實難是亦仁人所隱也幸有其兄林弼烈甚憐其孤苦欲同扶輓似情理之可通者弼烈見供役鄒老先生處欲得給假數月依限前來林生託不佞爲之請不佞景仰大翁有日矣顧未敢造次敬藉鼎言轉致倘蒙允俞是卽澤及枯骨不但生甚知感矣

與陸郵部

主上弼並生之仁簡欽恤之使青齊十二以屬明賢詎

直園土賴以無究所爲絕飛霜杜延早醞釀太和以光顯平明之治甚盛舉也往見議獄辟者每取藻績爲工以爲某某佳稿不佞竊以爲不然獄以得情爲難何取華藻華藻全工將羅織愈甚而冤枉愈多故昔之牢人以律而今之牢人以文此休明之世所以賤刀筆而禁文致也門下勤恤仰星光照覆盆知不以成案工拙爲犯科出入海岱之間自今當無冤民矣錦里門閭可令高大以俟活人之報也承台教敢布所懷高明其以爲然否

葛太史公集卷四

六

與周鹽院

昨家兄因敝邑小民思舊行鹽票邑父母官爲之請乃述票鹽顛末利病奉聞左右蓋以息盜安民莫此爲便行之有年邑人皆以爲德濱利九處原自敝邑推及亦未有不中貴院可贖討者且領票盡屬下戶貧民恃以存活商人專利告革則富賈一人得縱壟斷之欲而窮鄉數百家小戶皆無擔石之儲是可憫也官鹽到縣強逼有司爲之分派大戶包賠小戶無力可以辦此而又勢不能用鹽票行猶有管束不則私販必興將來必

至大夥作盜如往年故事爲地方害是可慮也是票之行總之惠小民息賊盜上戶不得用士夫家可知乃至民窮盜起則士夫家亦不得晏然鑒已往之覆轍思將來之隱禍故敢瀆聞門下求復其舊門下雅意爲國爲民矧敝鄉又爲老公祖赤子諒終不以一商而奪數百家小民便也伏惟台慈鑒察

與康對峰

葛太史公集卷四

九

年誼親情人世多矣何如吾兩人兩家者無論齟齬契合人天相轉試觀先輩莫逆相傳所謂世好者更誰踰乎太翁德愛猶在此心卽足下不言不佞亦當效執鞭之役矧以金石之託欲從簡古刪削太過盛美未能盡揚尚恐無以仰答仙靈用慰孝思以關我區區懷德之舊顧勞損惠言謝乎愧矣愧矣盛使旋敬此附奉復謝令弟不遑一一統此致意足下才雄年富圖南九萬正維其時何至以日暮途窮自諉不佞老生無識然嘗從事場屋竊聽先世論文大都以老成大雅爲尚尖新奇巧二氏之談所深忌焉總之題以朱註爲主白生意見決不可用體裁亦無定式必欲串作亦非大家手筆也

漢家自有制度敢道其所知如此惟高明裁之

復鄭四哥

今秋滿望高捷不謂尚復有待是荆翁老師所欲遲於足下者或者亦天意乎來論所云足見雅志三年工課不佞欲足下次第爲之先一年專事末場優則及經書義次年前半復爾後半及第三年却專事初場期以每日看題幾道莫使有遺作文亦止三六九以漸加篇寒暑不輟自多矣不必日日爲之蓋時義忌太難亦恐太易且精神不宜太用又須入者多然後出者裕抑聞賈葛太史公集卷四

二十

復王道源

令郎遂養今秋當大發矣承諭謹如來命不佞離舉子業久所擬中恐有近年出過者別省不必拘若兩京本省不復可用亦不必作文以老成雅練爲上所忌者庸俗詭怪及二氏語也要之意新不厭長意深不厭短盡之矣辱下問敢道其悉

與張蓬濱連小嵩赫衛陽

遠久懷深渴欲一面乃屢扣閣而未遂也咫尺有遐心焉山陽令郭懿弟同窗且親辱門下優獎蓋已列公門桃李之末前做座主蘇老師甚道其賢近聞上司頗有不相信者貢途之難售矣倘經挫折前功盡棄年來辛苦不足惜如門下知人之鑑何敢祈一言於碧翁老先生處仰求青盼如蒙恩造其何敢忘

行狀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岱宗谷公行狀

萬太史公集卷四

三十

海豐谷公卒之次歲其子茂樅持公行實走京師託余爲狀將求誌銘以規不朽余惟亡嫂爲公長女余妹又爲公家婦不可謂不知公者其何辭公諱中虛字子聲別號岱宗先世三河縣人國初有德明者避兵海豐遂家焉生子良臣良臣生文友文友生強強生通娶唐氏劉氏皆早卒劉氏生中悅繼門氏生公及弟中涵公幼而穎異七歲能文十二應邑考受上賞時家貧益自奮勵手不釋卷恒讀至夜分瞑目擁膝而坐同邑巨室楊君天寵者奇公曰他日必爲國器遂妻以女延之家塾

與今少保楊公同視席相切劘共擅時名既遊貴序每
試高等學憲呂江峰公素負望不輕許可而特重公十
八膺癸卯鄉薦明年成進士授高陽令高陽人易公弱
冠公省費剔蠹發奸摘伏識殺人於蠅刀知布盜於問
石獄有經數十年不結者鞠得其情竟以枉釋御史胡
公矯矯風力倉卒行縣試公以不備公諸事井井覆試
以疑獄立決大奇之曰老吏不如也遂薦公召試臺省
以年不應格授兵部職方主事出守山海關朝鮮入貢
私饋毫無所受且懇懇諭貢使以忠義聞其國人爲茲

高太史公集

卷四

三

石江岸而生祠之關制禁馬本部侍郎范令家丁帶馬
數十入關公竟爲遮留譏察甚嚴三載考績封父如其
官母門氏爲安人尋陞車駕員外郎武選署郎中滿六
載實授郎中執法不畏強禦如貴勢以非例索符驗將
官賂權奸討戰馬皆不與本部聶公初雖不憚公久之
亦服其特立陞山西副使兵備潞安時陶真人得幸請
建石橋於漳河旣發內帑萬金仍命工部置簿差門下
道士覓緣道士以眞人勢驕縱率其姪併無藉數十人
至潞安屬邑沿鄉歷戶強索布施恣意嚇詐加之賦役

煩興民疲於奔命公至拘道士於橋所收其簿選官督
理刻期報完地方乃寧攝廉憲值開府失軍士心脫巾
呼噪火光燭天逼開府甚迫衆惶惶無措公從容運籌
躬帥官軍撲滅旦夕而功成焉未幾敵數萬騎入犯公
齧指號衆不時攻擊寧武遂無恙進浙江參政轉按察
使時臺省建白浙餉費冗當減十分之四命下都御史
趙卽欲減以契旨公曰食者民之命減則變生事貴萬
全機宜慎密請汰老弱定營制卒有恩鄉者悉厚賞而
歸之是無減餉之名而有其實矣趙用其計不動聲色

高太史公集

卷四

三

而消變於未然癸亥進湖廣右布政使陞僉都御史巡
撫四川時龍州土酋薛兆乾叛上命公討公選將分兵
各據要害諸路應援合擊大破之擒其首惡卽出令曰
毋以殺爲功戮渠魁耳卒不血刃而反側底定復相機
宜弭後患而於松潘威茂尤加意捷聞有精鏐織綺之
錫未幾改撫湖廣值歲災公條陳救荒策五上皆嘉納
奉詔平黃中僉欲勦除公獨主招撫中乃率其族類焚
香羅拜感泣授首所全活者數十萬夙夜計所以永終
如移黃州兵備於荊州分支羅作施州衛屯添設兵備

鎮其處諸如此類規畫周至賊黨悉平本兵覆上公功
曰平一方大難於笑談活數萬生靈於默運收功甚偉
獨斷爲多莊皇帝偉公功賜白金文綺進右副都御史
巡撫陝西未受代以外艱歸服闋仍以故官撫浙公三
泄浙悉其利弊章凡二十餘上俱報可先是倭寇毒南
服必自外洋分線登岸公既整練陸兵乃躬歷海上飭
武備授方略創設外洋水兵戰船遊哨往來寇不得便
倭患以息陞兵部右侍郎外會執叛効順上賜白金文
綺陞俸一級進左侍郎考滿封祖父爲左侍郎廕一子
葛太史公集卷四

五

日非爲國之忠謀也疏上政府益憾承風旨者遂毀公
公四疏乞歸歸里杜門靜攝不與時事優游卒歲惟孝
與耕捐地爲義田以贍族之貧乏者居家十四年曾不
以一私干公府都御史傅公希輦趙公賢臺省張公煥
劉公不息巡按俞公一貫王公藻各上疏乞叙用公公
力上書辭不起公爲人嚴整不事紛華性尚儉官雖三
品而蔬布猶儒生學得二氏窾輿以故最不喜殺生非
祭祀賓客雖生魚活蟹必放之不忍食持身端謹慮事
精詳卽細微必其難其慎遇大變故却處之裕如不驚
葛太史公集卷四

五

入監讀書署部事時北兵乞封求市邊臣請互市以順
邊情政府陰主之上命百官會議公獨曰糜國費而奉
邊方非完策也損國威以兆無厭之求擾邊民以開不
靖之端况建言開馬市國制且有嚴行不可衆以公言
入報政府政府不悅邊臣復欲以廣鍋充市政府業許
公謂硝黃鐵器不許通外律有明禁若以廣鍋生鐵竊
愚不知鍛鍊則彼中堅利兵器非從爐煉中來耶乞命
邊臣鑄試如鍊成剛鐵堪作器械卽嚴加禁止決不可
拘執初議曲徇番情若求了事於目前不思貽患於後

娶寧津王副使女椿楠王氏皆早卒次茂樅庠生仕至上林苑監署丞娶濟南殷文莊公女女一適余兄工部郎中葛昕孫男炳茂椿出遷喬舉人世喬監生俱茂樅出撫按以卹典請上命如例給葬遣布政司堂上官臨祭之茲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邑南我樂河之上敢爲次其行事如右以俟鴻筆採擇

墓表

湖廣按察使慶川麻先生墓表

嗟乎此湖襄廉憲慶川麻先生之墓今海內稱魁壘方萬太史公集卷四

三

潔忠直純謹屹然古君子則先生其人云先生諱永吉字別號慶川以嘉靖乙丑進士讀書中秘授柱史歷太守藩臬以至今官當萬歷初馮奄恣肆勢甚薰灼諸寺人憑藉以逞有毆科臣至傷者縉紳側目以保故隱忍結舌先生獨抗疏劾之語連保保捍旨罪先生欺主幼將重譴賴大司馬王襄毅公申救得薄罰保復欲十三省各置太監監織造先生曰此端一開諸路騷動矧聖功方在蒙養不引之正而纂組雕鏤急乎復疏其不可狀得報罷保大憾而天下陰受先生賜多矣乙亥

口寇入掠甚慘赤白囊日夜至厪當寧憂蒙蔽以逐北聞先生曰將誰欺且奈何使朝廷不知備具實以奏執政錯愕訝其過直先生寧任戇不少曲也時江陵當國廷臣東於嚴厲莫敢言劉御史臺彈其端擅會上倚江陵殷乃逮臺詔獄將寘重典先生憤然曰劉死言路塞矣遂借唐子方文潞公爲喻剴切陳諫劉得削籍生還江陵亦大憾而先生直聲動一時已而巡按山東昌邑令孫自以相府幕賓饕餮無忌憚先生正擬鞠訊而昌邑先以輿援內轉乃草疏劾論諸司慮移禍勸止不可萬太史公集卷四

三

陵而先生忠直益著至潞秉公正持清約酌利病興革
貽地方利賴甚鉅潞宗室素驕凌有司實亦有司漁獵
其祿羨之故先生悉給之屬吏有以公用爲請者面赤
切責諸宗獲祿倍曩時戚德先生各肖像尸祝沁水姻
戚劉果怙寵吞併復繩以法奪還其子女田產於是諸
宗盡就檢束而齊民更悅服潞額外商稅重舊多假公
費暗入爲橐中裝先生出示正課外毫不征派歲省金
錢萬餘又以細戶苦公府折閱爲定價與民間等上官
有仍舊需索者堅執弗貳守潞五年宅無寸線商民戴
萬未史公集卷四 天

世情無所顧慮不相習者起中傷幸而得白乃由川南
廉憲調湖廣之荆西至則明法審令威惠并施荏苒絕
警蒙猾斂跡汚吏望風解組未幾時化行江漢民用以
康竟陵屬江漢下流地卑濕先生腫病復作遂決意投
簪屬吏爭以贖緩上堅辭弗受或勸之曰吾以廉終足
矣始固不可而今又可耶於是不起嗚呼往先生抱病
京師勢甚危而勿藥僉謂天相會幾何時萎而且客耶
哀哉築室無從徒望西州灑淚耳卒之日幾無以爲斂
士民號泣擁靈輜出境者千餘人抵舍者復若干人胥
萬未史公集卷四 未

如父母然長子患河捐俸鳩工疏築要害劇患以絕屯
畱衝而距太原遠卒徒疲於道路爲創立夫倣迄今人
得息肩尋以最績副憲山西綜覈郵驛虛實假借者不
敢經其處錢穀纖悉登報歲省糜費千餘金墾塞下田
千餘頃士卒偏累悉爲清理後閱使至邊毋過一營壘
未嘗不焚香踴躍歡呼稱頌也乙酉參晉藩晉饑請內
帑金數萬以賑調停均節無混無漏全活者甚衆丙戌
復饑會入賀與大司農議行蠲租是歲三晉不爲災
則先生力也先生自甘淡泊而饋遺亦稀天性質直於

人人亦難干以私故吏徐視學陝右至卽式先生廬意
有所屬郡人羣走金幣丐爲容俱謝絕之巨室犯科情
可原而問官復故吏因託族人攜數百金丐爲免百方
以請竟不聽族人投金碎簷石而出先生笑使還之諸
耶從遊壬午大比辭歸卽行聞同館成公監吾視關中
學途畱不遣待成去然後令歸試試輒高等此其識宏
遠矣性嗜學居恒手不釋卷所著有文行要覽藏於家
詩文不作漢唐以下語乃其志更出藝文名位之外嘗

曰學務心得不在陳迹務修矯何用通顯故自弱冠卽潛心理道口不講學而身實允蹈之孝友著於家庭惠澤施於里閭宦績懋於吳越齊魯燕趙晉楚之間大德細行華問芳猷更僕未悉某不佞自丙子侍先生門則睹其大者璞玉渾金不雕不飾而處波蕩震撼之中挺身砥柱無所畏避其節也姑臧脂潤不染纖毫敬歷二十七年子孫布素產業京薄一節冰霜之死靡他其操也特立獨行取予不苟一介浮沉顯晦聽其自然差一言干請其介也矩步繩趨硜硜不失尺寸希跡賢聖如

葛太史公集卷四

三

恐不及其志也齊家嚴而有法諸子彬彬象賢睦族恤隱不以屢空爲解其內行也不欺人亦不疑人欺人有過面切責而退爲之隱其正直而忠厚也蓋凝重如嶽鎮涵蓄如淵海汪洋如千頃波光明俊偉如青天白日則其品也故馬文莊公稱其人品最高或謂可託孤寄命或謂可任重道遠或謂可當五百間氣嗟乎三秦固多豪傑如先生者非士之所謂儀式而國之所以典型哉公子某屬某表先生墓某不敏不能掄美盛象徽懿念惟先生惡佞誠不敢飾一詞以佞先生謹實錄其大

概如此若他世系生卒之詳備在誌中不復贅

葛太史公集卷四

三

葛太史公集卷四

葛太史公集卷五

明翰林院國史檢討經筵講官直起居注德平葛曦仲明著

誌銘

明封太淑人溫母王氏墓誌銘

萬歷己丑大司徒純泣血請卹母太淑人王上予祭予葬予傳還柩三原葬有日司徒手馳狀不佞請銘予之心善司徒也自成進士則有今日矣間得習淑人而司徒狀質簡尤可信按狀淑人涇陽人生而沉穎父處士琦愛異之許聘廷尉公族諱曰郎窘奈何廷尉公娶輒

葛太史公集卷五

十一

目攝譚者譚益甚淑人不爲動而日自問所爲婦溫者姑故難婦如申並善怒廷尉公方資斧於蜀一切倚淑人至龜手辦也柔顏詞當姑先意所欲有怒道無由出顧益喜甚退而身下如度所善推之勞者以自予輒又喜甚廷尉公嘗言淑人也使吾數千里養者廷尉公旣家於賈才其兩子儒之淑人當督厲爲多今司徒弟編亦太學高第矣司徒起家嘗置將淑人戒曰廉母苛也惠母縱也居常齋疏不殺生却穀綺不御而或手紉衣衣臧獲輩卽有過必密責之得服然後曲爲解至面切

子婦乃不貴廢也晨起爲家人先以爲常當世廟時稱壽光君孺人今上制從廷尉公稱淑人崇貴矣而力賑故譚族之廢者或詫曰是不媼窘邪卽不幸而中彼窘也如賑何淑人第笑曰卽吾鄉也何以非窘我者也吾不彼窘已矣而亦彼譚乎蓋淑人事母雒及如申咸爲歸殯而卵翼申孫若子佐廷尉公收族不少愛又未易數也司徒公曰純有死不贖者母安籃輿不善純去也疾而西首泣數行下已乃戒勿慟竟跌坐如西方化豈齋蔬不殺故邪卽若是則淑人與矣銘曰

葛太史公集卷五

二

祭文

翰林院先師祠新易木主謁告文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不足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况上聖之德克配天地有道之象難以形容者哉是以事天享帝不假夫象形崇德報功惟尊以顯號大哉夫子天縱聖神前聖賴之以明後聖於是乎法蕩蕩難名皜皜莫尚信乎自生民所未有允矣歷萬

古而可宗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思欲植根芳苑騰茂蜚
英則必附翼青雲依光藉照人更世歷莫之易矣皇明
稽古統一聖眞啓幄談經右文飭治淑芳挹潤雖誦法
平先王考信決疑實折衷於夫子是以辟雍展禮杏壇
秩祀既釋奠於郡縣復登崇於殿閣惟茲翰苑偉矣儒
林東壁圖書本刪述而垂憲北扉材俊實景仰以興行
以故舊托貞砥爰鐫聖像蓋謂形表之猶存庶尸祝之
如在也顧惟金姿寶相雅教不宗土形木骸靡文寶襲
矧秋陽江漢卽及門之士已莫象其彷彿豈梁木泰山
越千載以來反能得其肖似夫像或不肖則非吾師宗
而匪親斯爲虛設是以肅皇爰易木主今國學鄉校咸
設位以明禮乃玉署木天顧傳疑於遺像中外異政典
禮奚存鏡之名義蓋有未當謹遵王制敬卜吉蠲昭揭
徽稱恭陳聖位象環綦綬雖秘儀範於章逢玉振金聲
尚聆德音於戶牖旣修皇憲亦安聖靈祈是依是恩益
弘佑啓庶亦趨亦步永有依歸茲奠椒漿告厥成事祇
瞻絳帳神其格思

同龔仁軒谷妹丈文

嗚呼痛哉仁軒竟不起耶公往抱疴幾成萎頓陰陽天
相旋爾小康而病根未除吾儕猶竊憂之孰意迄今匪
患前疾而另以疾終耶往公感疾以驚聞母病晨昏繫
念假得此差故鄉庭綵曾幾何時秋水胡不承帷而衰
經顧貽之痛耶卽某憶使車之南轅也都門祖餞相對
黯然秋水河梁猶謂生離之爲恨也孰意死別在茲而
此席爲永訣之會耶燕市連鑣天涯聚首比出奉使良
晤爲稀計日歸朝猶以爲遠乃今則溘往矣漫漫長路
返駕何期嗚呼痛哉余聞天道福善仁壽相屬以觀仁
軒所謂善人仁者非與履和蹈順渠步繩趨懿德茂行
更僕未盡其大者孝友著聞評高月旦清廉騰譽光重
家聲而謙恭小心雅持長厚循循訥訥絕無貴介之態
卽名公巨卿以嚴嚴自持者亦折節下之蓋浮薄者視
以爲迂而老成先進鮮不以芳蘭良玉括目而鄭重之
也嗟乎世之暴戾恣睢如太史公所云者何限顧職此
明懿天之報施固如是耶玉潤則摧蘭芳易萎古有斯
言豈其然耶蓮廬夢覺理有難窮朝落夕缺余亦何悲
顧惟芳塵未歇薤露輒發親故凋落爽鳩可嘆上念下

顧親老子冲雙飛朝隻在攸焚焚某等含悴增欷心傷
氣結千里望廬髯髯悵悵而椒漿不御蘭藉虛陳悠悠
我思徒汎瀾於牛山云爾計日七七再馳此奠公其炳
靈不耶嗚呼痛哉

公奠張疊峰封君文

繫皇天之不阿兮覽民德焉錯錯荀信姁以練要兮宜
永錫以純嘏嗟靈修之姁節兮芳與澤其陸離佩杜蘅
與薜芷兮哇喟夷與揭車進不入以軒冕兮退樹蕙之
百畝直中情其好修兮亦彼蒼之所厚緬仁壽之好還

萬太史公集卷五

五

今自前世而固然曰百歲以爲期兮胡日月之不淹彼
天無親而常與兮曾何必於其身倘亢宗之有子兮夫
何先後之可論惟哲胤之毓秀兮賈瓊枝其繼佩厲健
翮以翔翔兮鳳凰翼其承旒轡龍虎於大廷兮遵曲江
而容與綰符篆於花封兮駕渤海以先驅芳菲其彌
章兮爰晉秩乎銓衡洞潔冰與虛鑑兮軼清白於山公
紛獨有此姁節兮逮譽命以芬馥邇篤生於嶺椿兮信
義方於式穀嘉丕績於庭訓兮肇錫公以恩榮儼高冠
與長佩兮不復製芰荷而集芙蓉繫公既有此千貞兮

萬太史公集卷五

六

祭党親家萬翁文

辭兮望雲樹之蒼茫神彷彿其來歆兮下翩然乎大荒
嗚呼人生顯晦豐約茫不可定乃於身於子孫之說世
共頌之胡以信其然哉蓋仁者之壽與有後自古若舜
然天道如斯是故究其定也惟翁賦質英邁起家豐殷
吾邑素稱巨閥向善者歸焉卽如人盜翁穀慨然周之
太耶遺綯之風宛然復見此作德之盛事鄉國之耆逸
也冥冥感召有赫其鑒其受眷宜何如者隱處耶樊已
稱晦跡中值債官幾蕩其業雖以令子周旋猶保無虞

然視昔隆養固逕庭矣翁之作者厚而受者薄也天何故哉嗚呼此未定也定則視聽昭昭潛施必稱未嘗有毫髮爽者時有後先無論也是以約翁之業矣而年及耄耋未始不豐翁之壽晦翁之身矣而孫枝秀發科名早占又未始不顯翁之問是何非積善之餘慶降祥之明驗也矧國制褒榮達官可以及祖令孫博學能文終當萬里圖南漸躋膺仕他年地贈九原千鍾供享翁之受報者又不啻厚也顯也晦也豐也約也總百年之大較究一理之循環是可以逍遙乎白雲之鄉矣茲當歸

萬太史公集卷五

七

寥敬效執紼詞以侑酌惟靈鑒之

祭似菴郭公大司馬文

萬歷戊子公躋耄年彌高彌邵衛武象賢帝眷明懿誕登上壽有懷舊德寵頒彌茂廩人繼粟臺人執與皇華存問天使起居日月幾何溘焉冲舉賀者在門弔者在戶嗚呼傷哉天地正氣公秉其全孤忠勁節喬嶽泰山在昔肅皇英明雄斷逆耳批鱗銅肝鐵面星變一疏奮擊瞿瞿廷鞠有赫幾於捐軀公曰曷憫天王聖明予罪當咎猶幸有生寧死而絃母生而鈎彈彼權奸疾如仇

讎帝曰閣臣御史言中皇鑒其衷人銜其憤赫赫時宰

衆方進諛公獨抗顏異軌以趨薰蕕同器參商異度大難斯伏愛莫能助前門秉鉞建議修邊豈不伐謀殲職而還上谷建牙環甲逐敵豈不有嘉棄而不救雲陽相去二百里餘倉卒遣將策應焉知作俑者誰公任其咎肅肅天威大杖則受從戎靖邊十有八年風霜拮据歷試諸艱莊皇釋公起贊機務謝彼軒車結盟鷗鷺誰謂公衰廿載優游白首冰霜不懈好修進斯盡忠退斯明節終始完名東海人傑我祖與公石交一德雙玉比潔

萬太史公集卷五

八

周道同直先生之逝公哭之哀今夕何夕木壞山頽同榜靈光繫惟公在公復已矣典型孰戴嗚呼百年瞬息史傳則長石室可紀何在何亡宗伯奠魄司空窳窳恩禮孔嘉垂光簡籍矧有蘭桂馥馥向榮清修克紹不墮家聲公如有知九京含笑箕尾常懸魂宜可招

祭康東陵文

嗟嗟人生非顯則晦剖符受祿戴纓垂纓與棲衡門樂考槃者別矣是世之所謂顯晦蓋一時事也迨其論定於蓋棺孰顯耶孰晦耶夫從古朱輪華轂湮淪無聞者

何限而不沾一命之榮不食升斗之祿若陳仲弓王彥方者顧榮名若揭日月行中天以至於今又孰顯孰晦耶嗚呼若今東翁其未可以顯晦概之也翁少業儒太翁以多病不令之業翁遂從事田疇博學尚友雅能詩文而竟身不薦於有司名不通於仕籍寧非晦耶乃其履仁戴義敦倫善俗懿德古風多所表見如少失怙從兄因事其兄如父夔夔一敬至老不衰古稱克恭實允蹈之至教後昆必以義方濟濟森森或薦於省或遊於序翁猶爲約束而式穀之勿使弗若於訓其貽謀善矣

萬太史公集

卷五

九

力田盈餘善施無靳環居賴以舉火者殆若干家又復佐其兄拓東方先生祠歲時伏臘躬香火之以示賢者不可泯滅以風鄉人砥節礪行嗟嗟此何非義舉乎鄉評允孚有司以鄉飲大賓禮翁翁固辭不與必不獲已一至絕跡世之榮寵翁蓋銖銖視之矣先大父端肅公方正寡合洛社晚年獨以翁爲求羊之侶詩歌觴咏每爲翁擊節然翁才足顯而甘於晦者其志也其仲弓彥方之徒與嗟乎有盡者歲不朽惟名顯晦何常死不生并翁今歿矣乃其懿行可述口碑無已自今以往知東

海之濱有東陵先生者翁固不晦而顯也矧蘭土充庭顯於子孫者尤未艾乎玄圃神遊翁可以無憾矣某等宦羈莫遂執紼千里緘辭以侑樽俎總惟肅園音容彷彿

祭李太僕夫人文

代

曰李氏有赫厥惟太僕矯翼厲翮亢姓起族誰其式相碩人有淑如芷和藹如輿倚幅太僕筮仕郁郁文明紉蘭結蕙東觀蜚英惠文柱下抗疏明廷闔惡屏竄邊弊肅清噉噉令聞寧獨文似伉儷天作克順克理琴瑟靜

萬太史公集

卷五

十

好籩豆敬止動遵內則訓昭女史闔儀既備內助允臧噴祉錫羨帝命斯煌鸞輪象服鳳詔龍章可以優游偕老相將霜露忽零膏肓遽入上池罔功西母招集連理分枝比目失翼仁賢不錄聖言寧食嗚呼珠沉蘭萎晨旭夕消遺琴座設總帳風飄魂招不復嫵婢鹿蕉云胡不靈匹翼垂翺風物凄其秋容蕭索燕市維揚雲山寥落旅櫬斯發適淮去毫愁雲停翻帝城之郭某等粉榆舊誼鴛鴦聯班分痛太僕哀此邦媛陳詞奠饌椒桂蘋蘩緇謳無從恒焉永嘆

祭蒲州張老夫人文

翼翼姚墟山環河匯是鍾哲人厥有名配猗與文毅實
亮天工時維碩人穆其家風內則既章中饋是託風興
夜寐既勤既恪式相夫子爲時良輔湯滌煩苛霜以寐
雨孰使文毅靡內顧憂偕德同心夫人之休文毅有子
翩翩帝鄉選曹祠部分署聯芳孰使式穀象賢惟肖和
丸畫荻夫人之教鼎養方適百歲爲期誰趣雲輶返於
瑤池文毅之歿惜不永年云胡夫人亦此棄捐嗚呼六
拜封章三都一品綸綍焜煌榮躋師尹椒音克嗣彤管

葛太史公集卷五

十一

流芳女史可傳是爲不忘載啓京堂瘞茲雙玉詔視寵
交恩禮終篤椒漿蘭藉奠愧陳詞逸矣虞都神其格思

祭劉年伯母文

嗚呼母繼難事自古已然是以曾參結配於吉甫王駿
罷耦於華元閔母幾出於蘆絮薛子竟棲乎里門獨有
嫩嫗不落斯筌於維淑人邦媛比德續續名門繩趨內
則終溫且惠既恪而慈明章婦順雍穆母儀婦順維何
相夫以老籩豆孔嘉琴瑟靜好母儀維何前孤足憐羣
母織履柳母合九拮据中饋匪朝匪夕四十餘年弼成

子績子績維何奮翼青雲天中循吏柱下惠文柱史有
母蚤年不祿不有淑人孰爲撫育柱史有父中道棄捐
不有淑人孰俾成全洵美穆姜女史有耀猗與淑人象
賢惟肖明懿天祐上壽覃登鼎鐘移養亦孔之榮晨旭
夕消春華秋萎聖善不作悼茲良只某等締誼柱史蘭
泉石交昔同鄉薦今侍同朝知母於子視其孺慕明發
東奔萍風不聚椒漿蘭藉遙奠薊門娛靈彷彿杳冥帝
閣

祭王太初母林孺人文代

葛太史公集卷五

主

於維王母設悅名閨結繭高閣琴瑟靜好籩豆敬恭內
則既閑母儀載肅王族以昌爰知令淑其昌維何亢宗
有子令聞令望家緣以起有美太初矯矯人龍如鑄如
埴孰範孰型曰維太母課之一經口授章句身作儀刑
太初敬受含英咀華翺雲震衢涉遠蹈遐母謂太初曾
是足誇勉爾忠義以報王家太初敬受矢心自盟無負
國恩無逆母情循良奏績給諫施聲芳猷未艾畫荻和
熊嗚呼教成於家惠移於國象賢惟肖貽謀斯得古稱
仁壽德福相隨緬茲聖善宜享期頤云胡不弔降割斯

人雲駢修起寶發俄沉鳴呼丹粒難逢朱顏易已正命
歸全是爲不死上善常存永錫佳名無恙而逝稱曰考
終矧有令子明珠兼照鸞瑜象服泉臺惟耀於維瑞人
九天亦可以含笑矣某等締交令嗣通家猶于悼芳蘭
之易折景邦媛於女史椒漿敬奠楚些斯陳素轂丹旌
彷彿徽音

祭李太夫人文

於維夫人蘭儀玉度毓德鍾靈方娥比婺蹈和納順孝
敬無違壹範母儀上嗣音徽茹光蓄秀迎禧集祉爰定

葛太史公集

卷五

七

厥祥誕發於子義方之訓直如川流厥嗣亢宗允塞芳
猷一經起家六德登俊冀北羣空天南翼奮帝簡民牧
雅重循良結蒞紉蘭曰公其芳帝念盤錯惟茲天水遊
刃解勞曰公趾美銅章墨綬寵秩明廷遙遙漢陽獨鶴
以行至則勵精發奸剔蠹德威惟畏風反虎渡秋霜一
蕭續以陽春旣畏而懷俛首歸仁黠俗悍卒蔽美始妒
行之甚年背歌來暮齊隴曼曼將母不遑瞻彼白雲思
我故鄉民知公思皇皇借寇不戒以手攀轅恐後續成
三載薦剡屢騰公輔之儲燁矣御屏蒲輪徵召九天咫尺

尺返旆跂予承歡夙夕云胡不待風木淒其未舞斑駁
而駕靈輅嗚呼哀哉百年瞬息五福孰兼尊靈克備歿
猶長年壽躋耄耄養以鐘鼎修姁爲常考終以冥多男
錫慶季方復復榮耀泉臺珠翟象服孫枝載茂森鬱盈
庭瓊芝繼佩食報何窮某等段莘諗茲惠問驚聞收華
悼焉如震霜天晚月唱流魂升搖搖素軒鬱鬱佳城往
駕莫援陳詞奠饋千里一誠娛靈不昧

祭袁太夫人文

葛太史公集

卷五

十四

河洛濛迴視斯思矣曰有淵源疏導因之甘棠蔽芾蔭
斯懷矣曰有根株蔚鬱隨之本始所托人亦然矣以辟
娛靈其似之於維尊靈涵粹葆光篤生哲嗣爲珪爲
璋郎署徽猷藩垣丕績川至日升方來無極憶昔分符
司我民社百里枳棘鸞鳳是藉我邑之舊疾於人天洵
美存公實再造焉向也郊原蕭條極目自公之來村烟
相屬向也田疇荒蕪不治自公之來甌窶充殖向也民
頑隱沒土毛自公之來盈縮盡昭向也俗僻匪僻或卽
自公之來盜賊屏息府楊金矢在昔盈庭公匪篋民而
訟不與催科追呼在昔潰潰公匪鞭扑而課稱最窮鄉

下里署婦醉客雖遠公門回心敘迹緣吏胥徒鼠穴神
姦雷電合章奉法罔愆夏日伏兇冬日保善大小胥懷
遐邇無間畏則神明愛則父母卓魯難黃不羨往古甘
棠河洛公庇公思孰瀨其流而暢其枝是惟尊靈植本
發源既深且固豈荻和九粥成賢哲福我桑梓循良紀
載增光國史反始報本莫罄母功維祝南山冀享遐齡
云胡玄霜遽隕中夜金母速駕瑤池弭節鼎鐘可養几
杖遽違在疚筑筑靈焉以悲嗚呼丹粒難逢長生寡訣
四時代謝孰作無輟女史淑媛婉嫕如在後昆象賢芳

葛太史公集

卷五

五

聲不改於維尊靈有子不亡矧以文孫復嗣書香桂馥
蘭馨繩繩克紹鳳詒龍章松楸爲耀嗚呼夫人相羊九
天惟公孝忠涕洟漣漣某等蒙公怙冒侍公門牆因公
之思怛焉以傷漳河之陽靈輻輳道執紼無從何以寄
悼醢酒陳詞遙薦總帷鑒此微誠魂兮來歸

祭端肅祖考文

蓋聞作善之報或於身或於子孫兼而有之者世不多
見蓋非膚功懋德昭格亨遠天無私親不可倖而致也
於維我祖聰明正直不愧屋漏數歷中外三事克兼是

以三朝推轂累荷溫綸一旦懸車備落寵渥仕登卿相
名勒旂常天之降祥可謂於其身矣職也虛庸亦叨一
第仍以謏劣從附清華職縱無知敢貪天工爲己力哉
良由我祖仕雖顯而自奉甚薄位愈高而持心常下活
人克己希跡聖賢不盡福澤畱以與後人者良厚彼蒼
降鑒因假手不肖以食其報耳嗚呼曦鄉薦之初我祖
已有夢兆由今視昔若合符節豈天機先示於祖心乎
亦祖之所望於不肖孫者殷也抑聞我祖有訓子孫有
能致身青雲不墮書香者吾目且瞑職兢兢奉命俯竭
其愚槽檻駑駘孫陽晚顧乃今鼎鐘可養風木嗟其彷彿
音容祇餘涕淚茲以奉使秦藩便過仙壠敬修樽俎
爰祝松楸凝睇九天何由乎見之

葛太史公集

卷五

六

祭祖考文代

曰淵泉涖匯流行無窮大者爲江淮河漢浸濡含生而
其支流衆派亦分其餘波以自潤嗟乎是造物者之無
盡藏也惟人亦然維我祖考積仁潔行擇地而蹈非公
正不憤發孝友夙重於鄉評仁義大乎乎士論急流勇
退不愧北山屢反遺金無忝中立其他懿德善行載在

文敏崔公之誌西亭宗正之傳與先兄端肅公之碑記者亦詳且悉辟之原泉若浚而深矣以故真源灝波鍾爲名世端肅應運實大吾宗某也不淑亦分厥細流滋其灌注叨承一命以與於垂纒戴纓之列大官分署王食是供比以皇子覃恩恭承寵命某授品階母張氏妻康氏繼趙氏俱贈封爲孺人夫寶壘焜煌紳笏鄭重遭逢不定有仕至孤卿而未得者某何人斯而有是榮是皆祖考深仁厚澤之慶餘也嗚呼河洛漂迴思刊隨之未泯松楸慈鬱息風木以何年反本思源不勝永慕謹

萬太史公集

卷五

七

以新命用告泉臺

祭端肅公文代

曰某也不淑齡年失怙誰爲顧復誰教義方直值哲兄既屬天飛王事靡盬豈遑恤我邇我顯蒙未識句讀磨光發噴以任嗣君河汾可紹則式穀之似也焚炙弱息待哺待衣撫摩鞠育以屬嫂氏曼倩長養則籩豆之飫也比及弱冠未有室家灼灼其華及冰未泮琴瑟之和則填篋之錫也逮遊黌序雲路迴旣謝健胡胡以卒業乃聽學步卜式俾從冑監循資積歲分署大官惟養

與教既長而成顧我復我以裨益我卽所怙恃何以加焉且也敷歷中外四十餘年雍豫冀遼燕趙代鄴登華陟岱覽勝探奇浮三江泛五湖考金陵之佳麗轍迹所至鮮不我從陟謁之念在原之情既深而切視岑文本之不離不啻過矣友于情專私蓄意絕家無常子衣無常主四烏忘悲三荆常茂終端肅之世以迄於今猶然同爨也共被偕崇同居並駕天倫之愛蓋允矣振古莫儔矣嗚呼某之事兄猶父宜也顧惟鼎鑪可養匪余以奉康伯之歡乃風木無端徒致感於伏波之墓叩天閭

萬太史公集

卷五

六

而莫應矢稱報乎何期蓋嘗誦趙弘智之私祿入而竊有慨乎其中矣向以皇子誕生天澤浩蕩恩分彤管祇奉王言絲綸旣幸夫躬承珠翟且及於生母區區志願於斯大酬秋實始成春華有豫國恩家慶高厚同科我生我成父兄共貫嗚呼紉蘭結蕙荃自芬芳憩蔭飲流難忘源本茲者奉差過里展視長林儀有焚黃敢陳悃悃三牲五鼎曾何足爲榮一滴九泉亦詎能成弟順聊以修弘智之遺思庶幾乎君實之餘慕耳箕尾常明

蒿蒿或見

葛太史集五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葛曦撰曦字仲明號鳳池德平人萬厯癸未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據崇禎丙子其姪如麟後序稱全集八卷此本止五卷以原目較之尙佚諭朶顏衛檄擬俘獻雲南叛夷露布重修順天府學記三首而勤政勵學箴一篇又不列入目錄參差錯亂莫之詳也其詩尙沿歷下餘派少精湛之思而音韻亦自琅琅可誦較之竟陵公安以後鉤章棘句者尙有間焉

唐文恪公文集十六卷

〔明〕唐文獻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楊鶴崔爾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占星堂集

十五卷》提要

大宗伯抑所唐先生文集叙

昔蘇子瞻稱剛者必仁佞者必
不仁蓋予讀唐先生集及其傳
而信之郭宗伯傳唐先生叙其
忼慨正直反覆周摯曲盡剛仁

系叙

一

孫訓刻

之槩而予讀之回念今天下有
綰轂一方身在去留者至煩舉
國爭之不置廼嚮者宗伯當癸
甲之際于國闕宗社于身闕死
生獨一二人如唐先生堅持明

諍于要人而曾無一人引大義
明可否於朝至要人退而正人
有寧宇天下始爭繫籍於其下
而奏牘一挂其爵里則搢笏題
為名流而嚮之堅持明諍者或

孫敘

二

生或死或顯或晦率不聞自詡
結交之素而此正人者迺一
標其人曰某為我堅持某為我
明諍嗟乎何嚮之君子輕人於
死生而今之君子重人於進退

也然則論唐先生於嚮之君子
豈獨威鳳之在鷄群乎夫正人
當憂危踣頓其譽我于賢聖者
既擠我於嶮而膽智悸駭耳之
雷霆者亦復穴豫奪常廼先生

孫敘

三

低徊于正人去國之際不難犯
要人之鋒以激發天下之正氣
而解散其謀此豈詞臣弄柔翰
者至今讀北風雨雪之章可涕
可憤尚令腐心裂眦有請劒上

方之意而中間宜婉宜直亦踈亦密斟酌于語言操縱之間卒以消腹劒於既加甚至執政所欲庇不能得之先生而執政所欲殺先生卒得之執政此又豈

孫敘

四

區區以口舌脫人于禍者嗟乎先生可爲大臣矣先生經濟大略百未一試于朝獨其疇應諸著作尚留什一於篋冢君涕而授簡不佞宗以叙宗因念古之

立言者有言以人重有人以言重有言與人俱重而要其立言必皆卓然有所自持不肯低靡以隨天下而唯道之合故能爲天下重而有所托以不朽先生

孫敘

五

生平嚴請託絕附麗蘄々孤立其氣定於養而詞成於氣故諸所揆裁和平婉麗而忼慨正直之氣憂々筆劄間即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牢籠載籍之菁華

而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要以抒
所宿藉如長年三老談河海曲
折至正色直言于癸甲之際而
片牘隻字皆足以翊世扶人真
剛者之仁哉世稱天生正人以

孫敘

六

遏佚要人而寧知天生要人以
成天下豪傑之正氣故嘗謂天
之風雨晦冥人之嘻笑怒罵皆
佐我詞料而世間豪勢勢焰傾
附縮朒之徒皆足以促我怒生

之氣而顯其不貳之節令天下
從正人片牘隻字中讚歎頌說
無已時而正人之言與人乃俱
重於天下而有所托以不朽蓋
郭宗伯之言曰先生詩有軻川

孫敘

七

之致文如陸敬輿此未必盡先
生而要之先生不盡于其集其
曰人似李元禮不可奪又曰大
早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大浸
稽天而不溺幾於盡先生矣

賜進士及第右春坊右中允兼

翰林院編修直

起居注館編纂六曹章奏門生

高陽孫承宗頓首拜撰



孫敘

八

唐文恪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冊文

奉 勅撰冊立東宮冊文

詔

奉 勅撰冊立東宮詔

賀表

皇上加上 聖母尊號禮成賀表一

皇上加上 聖母尊號禮成賀表二

萬曆甲辰會試程策

目錄

廷試策

萬曆丙戌 廷試策

程表

萬曆甲辰會試程表

程策

萬曆甲辰會試程策二道

疏 請告疏

卷之二

館課

擬京房上考功課吏疏

擬唐盧藏用與李邕書

擬救荒奇策何如對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論

尚友論

為山九仞論

忠清仁辨

性習解

擬仁明武箴

古星堂集 目錄

擬三省箴

擬詞林典故說

蕭曹丙魏相業評

卷之三

序

甲辰會試錄後序

擬刻十三經註疏序

擬刻文中子序

刻書一房同門稿序

東坡禪喜集後序

大司農褚公從政續錄序

光祿寺珍羞署查刷事蹟序

題花映彤綸詩冊序

方眾甫汝上刻序

卓光祿詩集序

大宗伯華峰秦公倚雲樓集序

劉氏榮哀錄序

何士抑居廬集序

古星堂集 目錄

三

卷之四

序

奉賀太子少保大宗伯平翁陸老年伯老先生

榮壽九表序

奉賀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大學士荆石王公六

十序代

賀大藩伯敬翁陸老師五十序

壽封翰林院編修明濱全翁六十序

范太母六十壽序

奉賀黃封君谷泉先生暨配李孺人雙壽序

壽陸自齋先生七袞序

壽袁履善先生七袞序

壽徐母周孺人八袞序

勅封文林郎朱公榮壽八袞序

張母姚孺人五十節壽序

奉賀徐祖母繆孺人暨母湯太孺人重慶偕壽

序

古星堂集

目錄

四

壽顧母徐孺人六十序

陳貞母尹孺人六十壽序

賀封禮部精膳司員外蕙翰林院典籍仰槐王

公八袞序

賀封大叅五和馬公七袞序

賀沈母張太安人七袞序

賀馬太夫人八袞序

卷之五

序

奉賀大藩伯晴江王公考績 馳恩序

賀欽令王虬錢君考績馳封序

奉賀少冢宰寅翁周老先生滿績序

賀華亭項侯三載攷績序

為同鄉賀郡司理中石李公三載攷績序

賀郡司理中石李公三載攷績序

賀錫山令肖鶴趙先生三載滿績序

賀彰德守石水蘇公蒙 恩榮序

賀座主磁州守尤有劉公三載考績序

古星堂集

目錄

五

賀井陘道大叅盛公 覃恩榮慶序

奉賀永平兵備按察司副使明方公平亂受

旌序

贈郡侯詹濟源公補入觀序

奉賀大中丞澄源汪公榮擢少司空序

賀司理白陽畢公榮擢西曹序

奉賀晴江王公加銜布政使備兵密雲序

贈戶部主事景泉梁公督餉密雲任滿還朝序

送右方伯蕙憲副嗣山曹公擢任廣東左方伯

序

賀上海許侯擢任南京吏部文選主事序

送郡侯濟翁詹老先生擢山東憲副序

送星海潘年兄之任慈谿邑諭序

卷之六

記

奉勅撰鄭州重修藥王廟碑記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禮部侍郎王陽張公廟碑記

占星堂集

目錄

六

上海許侯仰亭去思碑記

郡侯繩齋許公去思碑記

古吳松江陸氏新阡碑記

傳

南京光祿少卿仰菴白公傳

少宗伯王陽張公傳

贈承德郎戶部主事東溪艾公傳

贈安人艾母傳

封公方撫松先生傳

南京通政司使恒所艾公傳

周母趙太夫人傳

崔母楊太孺人傳

卷之七

墓表

永州別駕累封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鍾

公墓表

勅封文林郎鳳山張公墓表

文林郎都察院都事明宇周君墓表

占星堂集

目錄

七

贈翰林院侍講張公暨封安人劉氏墓表

嘉議大夫應天府府尹賜谷方公暨配贈夫人

葉氏墓表

鄉進士雍原薛公墓表

文林郎四川監察御史會川李公墓表

行狀

尚寶司司丞見菴王公暨配吳孺人行狀

鮑母程太孺人行狀

卷之八

碑銘

通議大夫食從一品俸大理寺卿前都察院石

副都御史龍池張公神道碑銘

誌銘

中憲大夫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厚齋

荆公墓誌銘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愛所楮公墓誌

銘

徵仕郎方泉李公墓誌銘

中憲堂集 目錄

八

封太孺人劉母范氏墓誌銘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

陽張公墓誌銘代

贈文林郎周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墓誌銘

承德郎戶部貴州司主事芹圃陳公墓誌銘

山東東昌府同知得吾郭公墓誌銘

卷之九

誌銘

贈文林郎許次公暨配饒孺人墓誌銘

馮孺人墓誌銘代

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明齋方公洎元配

曾宜人繼胡宜人合葬墓誌銘

故友鄉進士范牧之墓誌銘

勅贈孺人李母顧氏墓誌銘

徵君鎮泉王公暨配易孺人墓誌銘

徵士南泉高公墓誌銘

太學生幼江姚公暨配田孺人盛孺人墓誌銘

徵君涌川施公墓誌銘

中憲堂集 目錄

九

誥封夫人張室楊氏墓誌銘

贈承德郎刑部主事雙泉耿公暨配左安人墓

誌銘

太學生起濱施公墓誌銘

卷之十

題跋

擬讀世說新語題後

題詩一房袁士錄

題何士抑詩經稿

題程仲輔制義

題詩經淺義

題南華尤侯萊政考

題陸以寧宮雲草

題恩命編

題旌義李公傳後

題楚石陳公詩卷

題馬嶠寺禪藻集

題范牧之手臨蘭亭帖

古堂集 目錄

跋五柳圖

贊

擬開國功臣六王贊

婺州許時舉先生像贊

為封戶部主事于公題小像

卷之十一

祭文

詞林合祭王太夫人

詞林合祭學海顧公

祭陸敬齋先生

祭蔡龍陽司馬

同年合祭御史大夫印川潘公

祭愛所褚公

祭陳楚石尊公

祭崔際虞尊堂太孺人

祭王隆槐中翰

祭董栢山

卷之十二

古堂集 目錄

賦

秋日縣清光賦

七言古詩

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見水勢洶湧因念黃河

時有衝決面諭輔臣經理須要得人復

命作詩恭紀

比虜嗣封表貢紀事

龍舟泛太液

觀上林春曉圖

讀九邊圖說有感

壽馮琢菴學士

為舒中丞題重慶堂

三冬吟

冬夜讀書

漁陽老將行

題甘棠遺愛卷贈詹濬源郡侯遷山東憲副

送沈少宰乞假省親

齊雲山人歌

占星堂集

目錄

十二

送陸君策上春官

李將軍邀遊金山暢飲有述

呂光祿明南以翔鶴蟠桃壽意索題

黃山歌為畢中翰稱壽二尊人

送袁微之之塞上

己亥二月予初度偕友人浪遊峰泖趙文度繪

之為圖因題其上

送何士抑之任紹興司理

張蕙之赴官汝寧郡幕走筆賦贈

青谿篇為丁尹賦

黃孟威甥懷才不第謁選得石城令賦此識別

送蕭允升官贊還粵西

畫山水歌為仲方中翰賦

五言古詩

題澤國敷庸冊

趙純之應貢入都試後翩然欲還余留之而不

能也賦此為別

舟次彭城舒中丞出其子孺立長公書見貽并

占星堂集

目錄

十三

寄湘中事狀一部賦謝

春日有感漫賦

題張節婦卷

楊唯彥年丈五旬初度題畫

余自丁酉與允升俱請告南還投以扇頭詩再

來長安偶從允升懷袖間閱前詩不覺自失

因復漫賦

題焦山三詔洞

懷雲篇為曾封翁

擬古別離

維揚道中聞彭欽之以事受繫婁城寄懷二首

賦得七月流火

賦得雨中春樹

冊封宗藩侍班紀事

別諸故人後偶讀文選摘其情致語倣昔人集

句體為一章

五言排律

為程懷岡光祿題孝節流芳卷

古星堂集

目錄

十四

為少司馬李克菴題封翁哀冊

贈夏鶴田給諫奉使琉球

為李參戎題卷

為同年顧鑑淵題冊壽母

為劉復齋壽其尊人觀察公偕夫人八袞雙壽

時復齋以吏侍掌詹其弟用齋開府浙省亦

一時盛事辛丑元旦則觀察公懸弧辰也

再壽張受所八十公孫方陞以是年領鄉薦

賀劉復齋用齋昆仲

城樓登眺

輓周老師倣庵

補五言古

擬青園中奏
偶成寄遠曲

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

送同年洪欽所憲副之任廣東

友人見示咏瓶中落花之作因成二律

送余石竹憲副粵東

送楊彥履冊封周府便歸故里兼簡社中諸

友

古星堂集

目錄

十五

立春日周公圻初度二律

壽孫龍陽六袞

秋水

秋聲

聞孟威不第

送郡侯詹濬源入覲

送邑侯項東鰲入覲

題並蒂蓮為沈孺休壽其友人

送中石李司理應召北上

再贈項東鰲

送陸自齋之任浙江運使

張雨陵自言夢余送畫牡丹一幀系詩其上有

春風有意到君家之句覺而忘其全篇已而

舉一子以為識也

為錢體之壽其母沈孺人

維揚再別彭范諸兄并寄故鄉同社

途次有懷

送同年屈昌衢比部使歸壽其尊人

占星堂集

目錄

十六

送上林張衡西奉使清源歸豫章

送毛仁山侍御請告南還

重九日送郭清宇給諫叅藩浙江二首

為許少薇都諫題冊壽其兩尊人

送趙貞甫侍御出按畿輔

馮琢菴學士給假侍其尊人大叅仰芹告

歸二首

秋日訪呂鴻臚明南看菊并示令孫時藝賦贈

用全太史韵

同年邢怡亭以國博遷南虞部索詩壽母

題冊為李方麓侍御壽其封公時侍御出按河

南

送唐君公出宰常山

送程懷崗之任雲南提舉

劉台巖都諫叅政浙藩送別

送馮仰芹觀察納節東歸偕其子學士還里二

首

送唐君公大尹入覲南還

占星堂集

目錄

十七

顧瑞江以光祿外轉上疏請告南還

公圻書來言張蕙之事因寄余一詩落句有何

人更唱隔簾櫳之句悵然有懷和韵一首

聞張蕙之事却寄一首落句亦因公圻詩為戲

友人寄詩見懷次韵

偶述再用前韵

潘效瀛藩幕賁賀入都與譚宦况不勝食貧之

嘆漫賦

效瀛留邸不匝月復歸江右再賦言別

表晞我儀部還山東憲副索詩歸壽其尊人願

菴先生

元旦有述

賀丁謙菴司成榮受 貽恩

壬寅初度日偶成二律

重陽日值武試較藝諸公皆往觀余病未能也

漫成一律

友人念予初度寄二詩為壽用韵奉酬二律

閏月七日再逢初度

古星堂集

目錄

十八

送朱季則水部督修 顯陵二首

壽陸伯生六旬初度

壽杜翁八十

詹濬源憲副入賀每念舊游感而賦別

張岐東大叅見示

為吏部賀道星給假歸壽母

鄔美命先生以直道忤時移疾過發小詩送別

兼以識感二首

為友人壽母

潭曜張太史冊封 襄藩小詩贈別

駐東蓀太史冊封 衡藩便歸省觀詩以識別

賀起潛吳君連舉二子時年六十餘矣

輓張太公給諫懷麓祖也

送吳曙谷編修冊封 楚府

送張懷麓給事冊封 蜀府

題翰苑燃藜卷壽林太僕

送楊彥履冊封 周府

寄懷韶陽太守謝韋紳先生

古星堂集

目錄

十九

韋紳謝先生三年榮滿寄贈

陳廉石八十其誕辰閏四月初四日

至昭慶之次日與諸友命輿徧游諸勝

李郡丞肖魯部運入都兼賀萬壽

壽張受所八表

為南臺蕭鶴侶壽其尊人封知縣公

叔殺張年丈以昌化學博擢令長樂入覲為余

言海南事甚辨漫成一律

為許少薇題冊壽伯

會典成 賜宴禮部有述

送沈少宰乞假省觀

題直入千峰卷送僧遊峨眉

送吳懷溪年丈出宰安福

壽林年伯八十

題洪陽老師閒雲館四首

送同年徐民部賓岳督餉歸江南壽其尊人

壽徐端銘二尊人

贈沈孺生南歸

占星堂集

目錄

子

送潘士從奉使南歸

壁雍陪祀

送華養和之雲南藩幕

雪後朝天宮習儀

題白鷺

與公圻訂買山之約二首

送則之請告歸關中二首

送同年王寰宇大行奉使江西便道歸壽二尊人

送許少薇給諫冊封 晉藩歸壽尊人并舉續

絃之禮

送同年甯屏穀出宰石首

送李景魯給事歸武昌以抗疏 廷杖三首

送譚華南郡丞入賀 萬壽

李民部林玄筦推潯墅賦贈

陳從訓携榼見訪蕭寺中兼贈詩扇漫賦一律

奉酬

壽耿金吾七十金吾子亦任冀州叅戎

占星堂集

目錄

王

壽南川姪六旬初度時受 恩例冠帶

題楊宜菴給諫疏草

送黃長卿北游

海甸春融壽詹郡侯

送黃甥孟威北游二首

賦得佳人墮水

端陽日同彭協甫諸兄毗陵道中舟次用唐人

五日觀妓詩韻二首

送唐嗣宗應試

卷之十四

五言律詩

壽母舅劉隱君七袞二律

秋日有懷孟威

送王後陽赴任岳州二首

贈別孫舛遠歸吳門

題慈壽堂榮卷二首

秋日訪景上人禪居次陸宗伯韻

壽過景上人次前韻

初度日過泖塔

舟次泖塔曉起即事

韓少宗伯敬堂先生載酒虎丘飲予至暮而別

漫賦

宗伯別後見月色東升再與諸子携尊至千人

石上飲過夜分用前韻

與彭欽之王韜甫何士仰諸同社金山話別

同楊彥履太史及盛伯靈金彥卿唐弘度游龍

王廟看池蓮盛開漫成二律

題畫壽陸源槎太醫

朱藩室給事建言謫山西憲幕贈別二首

送王念夔侍御督鹺兩浙二首

得舒孺立書并示新詩數章却寄六首

同年崔際虞侍御招飲時二月春尚寒坐上已

有紅梅及牡丹盛開為賦二首

書扇送顧光祿

送朱比部海曙恤刑閩省

歲暮忽驚時事大異感而有述二首

除夕寓懷二首

送杜雲樓年兄之任河間別駕

春日同朱季則膳部沈君大侍御楊彥履官贊

極樂寺禮佛是日為季則初度二律

長安春日感懷十首

貽書示兒為營小園擔當長往十首

春日以病杜門久無鄉信即事二律寄故園知

已

請告南還途次作

再賀吳起潛連舉二子

為張鳳麓僉事題卷二首

登靈巖山閣

雨後移舟至玄墓寺看梅

新晴徧遊吳山諸勝

題畫雪景

丁酉秋得請 賜告二首

遊善權洞二首

寄施起東文為溧陽司訓二首

古皇堂集

目錄

二十四

夢中賦詩以輕風為題有拂花微墜露之句遂

足成之

題陸孝廉君策時墅四首

徐尚寶五十友人索詩壽之

與諸君同遊龍井寺寺故荒頽今為中貴人剏

修一新矣

遊法相寺

同年林道卿侍御見訪漫賦兼簡金伯典中允

三首

送友人南還

送人之南都衛幕

送潘士從中舍使歸省觀

送別吳尚之歸皖二首

春日同曾于健于中甫徐文卿舒孺立過摩訶

菴宿非幻上人禪房

偶題

雨夜與彭欽之表微之諸君集潘士遠分韻得

清字

古皇堂集

目錄

二十五

庚寅憇京口海嶽庵將圖請告

登北固曉望

夜泊呂城

贈同年丹徒尹馬象湖二首

別道平上人

憇山師賞 大藏之金陵小詩送別二首

泖上居為俞君寶題

壽項東鰲明府二首

范爾孚北遊同欽之協育齋甫仲醇諸君賦別

分韻得西字

贈李方城

崑山道中喜晴

送陸元理應試金陵二首

賦得日暖龍池春闌草二首

再題間雲館

賦得春深五鳳城

題署中柏

七言絕

占星堂集

目錄

三六

秋霽同彭協甫王韜甫金彥卿范爾孚散步顧

光祿園亭二首

秋日同彭王諸子遊寶勝庵二首

送雪堂上人歸天台二首

送項東鰲四首

陸君策為本無尼挾冊索題漫題二絕

題魁星圖

與彭范諸君金山話別二絕

題扇贈徐季菴治兵東海

聞蕪之午日以炮傷目戲成四絕

卜築小園移書范三爾孚乞取山石四絕

贈梵雲上人卓錫西山四首

殷希夷索詩贈乃姪執夫北上為題四絕

公圻南還寄懷諸故人六首

贈僧乞施齋僧

光福寺二首

余詩念諸兄寂莫及聞彥履歸殊暄熱也口占

一絕

占星堂集

目錄

三七

聞友人娶廣陵妾戲贈

戲題赤脚僊贈友

送李晉陽吉士請告歸吳門二首

即事簡孟威四絕

咏紅梅四絕

孟威偕平上人為句曲之游飯昌國寺偶成二

首

立夏日丹陽道上別孟威二首

口占題寺中壁

壽唐昌唐七十時寄居路小樞齋中二首

送王在雲遊金陵

送李方城遊金陵二絕

哭范爾孚五首

即事和公圻韻

戲題二首

吳門即事戲為陸生賦

題姊妹花

贈韜甫

白星堂集

目錄

二五

贈彥卿

五言絕句

為僧題畫

次京口口占送遠人

戲調架上鸚鵡

偶題二絕

題鐵塔

六言絕句

為張五湖題秋山讀易圖

春日偶成五首

題画

補五言律

贈天台僧

遊大佛寺

同協甫諸兄雨泊婁門有約不至分韻得歌字

補五言絕

題画

卷之十五

白星堂集

目錄

二九

啓

賀陸平泉宗伯

上王荊石座師

與劉雲嶠太史

賀蔡晴符太守

與嚴雲岑侍御

與張海虹戶部

與馮月禎憲副

荅陸平泉宗伯

與顧襟宇觀察

與內閣

上劉元育座師

與王霽宇司馬

書

上陸平泉宗伯

上王荊石座師

與朱密所侍御

與王辰玉編脩

古學堂集

目錄

三十

答袁六休主政

與曾植齋宗伯

與董玄宰太史

又

與李脩吾巡撫

與舒中陽大司空

與馮具區宮諭

與黃毅庵司成

復吳京江少參

復舒孺立編脩

又

又

又

與蔡龍陽司馬

與陸以寧考功

復馮元成觀察

又

與王聞谿工部

古學堂集

目錄

三十一

復趙準臺侍御

又

又

又

與楊荆巖太史

與全玄洲太史

與陳仲醇

又

答程人林主政

與許郡侯公啓

與劉著泉大尹

又

與章鹿苑主政

又

與黃甥孟威

又

又

又

占星堂集

目錄

卷之十六

家訓

三十一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一

華亭唐文獻元微父著

門人

楊鶴脩
崔爾進
漸達父
校梓

奉

勅撰 冊立

東宮冊文

朕惟自昔有道之長必首元良之達義存主器禮重
升儲肆我

祖

占星堂集

卷一

一

宗以來莫不率茲彝憲明諱炳若示我典常是用祇
循朕罔攸斃咨爾元子某沅虹表瑞對日徵奇數載
修齒胄之儀功崇旃厦百靈薦庥嘉之祉體具顯印
朕乃仰荅

天心敬颺

慈訓稽于衆則庶言其同所以獨而大策斯定茲特
畀爾冊寶命爾為皇太子爾尚式弘厥德益懋乃猷
春禮冬詩長求恭儉聰明之實前歲後誨茲簡左右
陪僕之人深惟大寶之難持勿忘繼體之隆命爾能

無疆維恤邦亦永享千庥朕之萬年景福于是乎在爾其欽哉

奉

勅撰冊立

東宮詔

朕惟自古帝王身履萬年之籍尤必豫建儲闈示主器之有托所以上妥

神靈下安億兆蓋其重也朕承

皇穹之鴻佑荷

古皇堂集

卷一

二

列聖之燕貽誕育元嗣閱有年所屬當文武大臣籲請升儲遲迴未舉朕固將有待焉乃者元子以茂齡

典于學以祗敬康

天地百神暨

祖

宗列聖欽奉

慈憐之懿訓俯俞臣庶之懷誠于某月某日冊命元子為皇太子正位東宮吉典告成神人胥懌宜頒渙號庸告多方俾率土普天共仰前星之繼照百官萬

姓均沾少海之恩波所有合行寬恤事宜條列于後

皇上加上

聖母尊號禮成賀表一

具官臣某等茲者恭遇

皇上加上

聖母尊號禮成

詔告天下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謹上

表稱

賀者伏以

古皇堂集

卷一

三

本支百世肇

文母以發祥

介壽重闈考先王而議禮適隆

鴻號仰答

燕詒萃率土之歡情懃多方之猷志恭惟

皇帝陛下

丕釐景命

永言孝思

膝下袞龍極尊親于

椒掖

庭前儀鳳備光顯于

蘭陔深惟嗣服之昭風應

多男之祝

元良首建

日華長耀于

青宮

屏翰同盟星拱遙連于

紫極邇璇源而應地等厚載于高天特崇

占畢堂集

卷一

四

四字之徽稱庸表千齡之頌禱金絲協奏萬歲韶護
武之音

冊

寶並陳爛日月雲霞之彩臣等叨司藩服遙睇

關廷龜獻綠圖瞻

慈顏之不老鳳咭

丹詔欣

孝治之有光莫竟颺言惟深忭舞伏願

祥符川至天保定而戢穀罄宜

瑞應嵩呼身康強而子孫逢吉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踊躍欣戴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皇上加上

聖母尊號禮成賀表二

某官臣某等茲者恭遇

占畢堂集

卷一

五

皇上加上
聖母尊號禮成謹奉

表稱

賀者臣某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永祚天申誕啓萬年之燕翼

隆恩地察載新一代之

鴻章荷

慶澤以方滋仰

孝思之維則

恩覃錫類喜溢含生恭惟

皇帝陛下

受命溥將

凝精粹穆躬參騫之卓行率

祖率

親體堯舜之餘師盡倫盡制萃九州而就養合萬國

以承

歡爰稟

慈儀式成

古星堂集

卷一

六

鉅典

元良貞國凝鼎命于

青宮

屏翰䟽封建豫侯于赤縣念

昊天之罔極熙

顯號于無前

金簡玉書映

軒龍而動色

高文大冊耀

綸翟以增華至哉

傳厚之坤元燁矣光明之

聖孝臣等欣逢

景運快覩

貞符欲

祝頌以難言但歡呼而竊忭

道隆文母總名壽以無疆

慶衍湯孫撫雲仍而未艾臣等無任瞻

天仰

古星堂集

卷一

七

聖踊躍欣戴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萬曆丙戌廷試策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制宇內也必有憲天之實心而後可以端治本必有法天之實政而後可以宏治功何謂實心蘊諸宥密之中運諸淵微之表意所予而速于令神所憐而惕于威操潛孚默化之術而使天

下以懲以勸者是已何謂實政審諸時勢之交達諸經制之際予而必期于當功奪而必期于當罪執精明嚴密之權而使天下以榮以辱者是已實心以運于內是謂諭天下以神而天下即以神孚之故其道同天之無為而治本自我以端實政以措于外是謂維天下以法而天下即以法遵之故其道同天之有為而治功自我以舉古帝王所以不下階序而化馳于風行不出庭帷而令捷于桴荅用此道耳藉令本之不端而後以其法令之粗與天下相把持則精神與治道不相貫通而雖有所經畫措要亦祇為粉飾之虛文其何以培天下之化原功之不舉而徒以其循行之迹與天下相從事則法制與人情不相維繫而雖有所鼓舞率作亦僅為太平之壯觀其何以臻天下之上理以是為政是末世之陋風世主之淺術也即欲躋一世于綱紀法度之中而措四海于均齊寧一之域其道無繇矣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具足以有臨之資

惕勵憂勤存不敢康寧之意宵衣以圖政而鉅細必親日新以問學而寒暑不輟憂旱則

步禱

郊壇立致甘霖之應

納諫則

躬御煖閣不覺晷刻之移斯固已囿天下于春風和氣之中而震天下以雷厲風行之烈天下喁喁然謂

五帝可六三王可四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于

廷

俯垂

清問惓惓乎舉古帝王所以用賞罰之道古儒先所以論賞罰之旨而繼之以風厲督率賞格數兩言欲臣有所陳說臣不敏其敢無辭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耶蓋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知君者天所命也

天有福善禍淫之理而其權恒寄之君君握命德討罪之柄而其道恒法乎天故潤之以雨露天所以示恩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賞折之以雷霆天所以示威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罰賞罰者帝王制馭人群之上術也彼上古之世其政熙熙其民皞皞非無賞也而朝野皆相率以勸于善即賞有時而不必用非無罰也而遠近皆相率以懲于惡即罰有時而不必施斯無為之至治而極盛之休風矣自是厥後皇王之政若循環而儒者之論亦人人殊指故稽九官之

古學堂集

卷一

十

命則知唐虞不能廢有功之賞而夏后氏承敷華繼美之後成周氏當文明大備之時則或先賞後罰或兼用夫賞夫孰非彰善以示天下勸者耶考四凶之誅則知唐虞不能廢有罪之罰而有殷氏承夏桀淫比之後成周當殷頑未靖之時則或先罰後賞或兼用夫罰夫孰非誅惡以示天下懲者耶彰善以示天下勸而激勵鼓舞之恩固常寓于爵秩褒嘉之內誅惡以示天下懲而哀矜憫恤之意亦常流于創艾誅夷之中故古帝王賞疑則從其予不虞其失之惜也

是所謂仁可過者也罰疑則從其去惟恐其失之濫是所謂義不可過者也蓋政則代有變更而其適於治則一言則人有可否而其宜于治則均要之皆以精神心術之蘊運之慶賞刑威之中而世底熙平人還沕穆端不越此矣洪惟我

聖祖繼天立極

垂憲萬世當夷風甫殄之秋適海宇清寧之日時則

恩威莫測其用賞罰務協于中至今誦

祖訓首章及載在

古學堂集

卷一

十一

聖政記者大都煦育與震曜並行而矜全之意常勝渾厚與精明並運而峻法之戒常嚴是以培

十一朝之忠厚而貽億萬載之太平者信有自矣而

我

皇上復承之風夜兢兢日惟古訓之與

成憲是遵是式故徵長必錄片善必褒即雨露之恩

不渥于此也貪夫必黜姦黨必誅即雷霆之威不肅

于此也蓋十有四年以來而淳風既已翔洽和氣既

已鬱蒸矣然臣伏讀

聖制謂德澤壅而不究法令尼而不行則臣以為誠亦有之故任老成獎恬退將使百官興讓矣而脂韋佞進巧宦若神浮競之風果盡戢乎草苞苴罪貪墨將使群辟興廉矣而羔鴈塞途筐篚載路澄清之效果可冀乎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倡優后飾墻屋文繡者所在而是紛華猶故耳刑獄冤濫示之以寬而法擬秋荼慘甚屠伯者隨處而有鍛鍊猶故耳蠲租賑窮

詔嘗屢下矣而蓋藏未備逋逃未復未敢謂閭閻之

占星堂集

卷一

十三

困已蘇也振旅詰戎

令亦屢頒矣而鞞鈴未諳尺伍未實未敢謂牖戶之防已密也蓋

廟堂之上所勸誘者如此而天下或有賞之而未必勸者是雨露之恩有時而不潤也所懲創者如此而天下或有罰之而未必懲者是雷霆之威有時而不懾也茲欲一舉而釐之其道亦豈有加于賞罰二者而已哉蓋賞罰者人主所以飭治非苟為具已也我未行一賞天下已于我乎覲恩而或謂為飾喜之迹

即疏茅土錫圭綬往往優于暱近而修職任事卓有成效者乃或抑而不顯則不僭謂何而人于是莫知勸矣我未行一罰天下已于我乎覲威而或謂為飾怒之文即褫章服移郊遂往往苛于踈下而欺謾避課具有實迹者乃或倖而逋誅則不濫謂何而人于是莫知懲矣故欲行賞罰莫大于法天法天之道莫先于核功罪之實而行之以斷是故旌考繁之高臨而著榮若渴者黜勿予退讓之風何不可幾也褒酌泉之雅操而趨利若赴者擯弗齒澄清之效何不可必也奢侈未殄則必示等威之式嚴僭奢之誅而俗必知崇儉矣刑獄未平則必惇滯鞭之化誅烹鮮之理而吏必知崇寬矣欲蘇閭閻之困則奉宣德惠者陟以顯秩而壅閑歲澤者罪之無赦可也欲密牖戶之防則加志訓練者優以重典而玩愒戎行者置之不原可也如是則風厲之術操之在上而民從之如流水非從賞罰之法而從以心也督率之權亦握之在上而下式之如轉樞非式賞罰之文而式以實也又何德化之不可洽昇平之不可致雍熙泰和之理

占星堂集

卷一

十三

即唐虞非所讓奚况三代哉抑臣猶有

獻焉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君心者萬化之原也惟不好逢迎之術而競進者無所容惟不營帑藏之積而嗜利者有所憚惟不侈供御則奢者媿惟不峻刑戮則殘者戢惟軫痼瘼之視而民困可甦惟切外寧之懼而邊防可固故臣亦願

陛下實求之心而已勿以左右近習為悅而盡此心勿以賢士大夫為厭而逸此心勿以物力豐盛而或以土木荒此心勿以運際承平而或以畢弋蕩此心

占星堂集

卷一

十四

以邊境無虞而或以戰伐黷此心惟益務

講學益勤

顧問則淵微

密勿之內皆清心寡慾之資而冲虛恬澹之中皆端本澄源之計故爵賞未班而意所嚮往即為需澤刑罰未施而神所凝注即為靈爽自是而臣工日以式化疆宇日以寧謐即以紹明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又何難哉此正所謂風勵之有本而替率之以實者惟

陛下垂神而採納焉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下士不識忌諱冒瀆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萬曆甲辰會試程表

擬宋以御製勤政論俗吏辨示近臣謝表祥符五年

御製勤政論俗吏辨

頒示臣等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

占星堂集

卷一

十五

上理垂綽漂無荒之日惕

法言銘虞樹有位之風聲將聯一德于泰交庸裨萬幾而咸理先生竹簡悚入蓮心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禮教天澤君克艱臣亦克艱道協堂簾急勝山敬勝則吉肆虞歌振響勅天命而惟時惟幾追周雅矢音燕朋友而之綱之紀觀象于戶樞流水留思于委轡駘銜可忘問夜之再三詎止惜陰于分寸慨帝紘久邇使殷鑒長懸九閭藉口于脫淵宵衣罕御百辟灰心于調鼎化瑟奏嚴崇嚴托聞聲而

稱聖竹林酣燕致禮壞而樂頽侈馬上之淫哇游娛
清夜濫鳳池之供奉徙倚花磚彼中主猶事程書若
志士不忘運甓規今必先鑒古成化有取觀文茲蓋
伏遇

○○○○

龍德彌純

鳳文增麗

大已在手張弛得文武之六

妙矩從心語默合象爻之六

占星堂集

卷一

十六

功成虎素麾日駟于澶淵

瑞叶龜圖儼天符于河洛展矣

先憂後樂宜享豫大于宅中必也

君逸臣勞直運昇平于掌上然

皇心冲抑

聖性虛明謂大道有為無為而至理無逸乃逸端居

桂觀豈無下筦上簞之娛深瑣

蓬廬不若左圖右書之快欲百官皆修其職豈一人

作法于偷力挽波頽固不言而雅化特抒

淵思爰肆筆以成書深惟元默簡易之言竟非惕厲
憂動之理雖左右疑丞必備機務可屬于攸司乃居
寢轡御無箴心志多虞於縱逸曰政令曰刑辟惓惓
乎輿几之銘惟永圖惟謹始炯炯乎盤游之戒尤恐
蠟端之師尹或沿江左之風流遡懿軌于由庚可徒
式燕以衍戒前車于典午無為握麈而譚放佚動勞
判若蒼素居官莅職儆在晨宵豈祇徇高士之特名
實欲得蓋臣為國用在二篇有二名目乃一字具一
韋弦

占星堂集

卷一

十七

帝庸作歌念遠邇必無忘泄

予豈好辨期小大咸懷忠良勒諸軒鼎堯樽可容磨

滅北之殷盤周誥並見崢嶸彼托誠于元首股肱意

似希蹤往指若刻銘于台衡宸衷詞亦掩美來茲然

皆未若

斯文為能獨擅其妙

聲含徵角真有取為事為民

色儼縑緇固無煩一經一緯

訓有光于彤管

寵特偏于黃扉劔佩聲中驚聽

咸詔之奏絲綸閣下忽騰

奎壁之輝念臣等空懷以道而宅身未免不學而墻
面晨趨待漏寢興偶類于蟲飛日侍通明尸俸多慙
于鵜翼靡聞益贊祗佩

亮章敢不聆

天語之諄諄効王臣之蹇蹇恪修官謗期無負禹稷

班聯勉服臣艱誓不捉王謝家物伏願

戒撤桑于未雨

古學堂集

卷一

十八

念偃草之維風毋

大內不居更喜云亭之禪勿清譚罔事乃崇汾鼎之
祠是謂躬不逮其言詎曰終能如其始必其

朝修政夕修令不啻一日二日之幾庶乎大臣法小

臣庶長衍先天後天之福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萬曆甲辰會試程策

問帝王與天下畫一賞罰二柄蓋其重云三代之
治或言先賞後罰先罰後賞或言刑名從商賈
名從周果若是區以別歟攷之往論有言賞者
士所死又言國之存亡不在厚賞有言刑罰不
可任以治世又言刑典太寬漸啓姦路孰為定
論歟後之臣子有縱賊弗追欲留之為富貴地
者則信賞是矣然則太原未平而靳使相者非
歟有上書請裁抑武臣見殺其主不能治而識
者知其將亂則必罰是矣然則以峻罰為失人
心而有姦臣之目者非歟

明興紹統百王刑賞大典載在

祖訓諸書釐然備具我

皇上益堦精治理比歲以來

恩澤屢

詔

震霆時發而聞諸道路似猶未厭于喁喁何歟亦同

言其槩歟夫古之人論賞曰歲在盟府論罰曰名在丹書是皆有一定之法非人所能損益輕重者而宋臣乃言賞罰有萬世之公有一時之權將無為廢法行私者竇與夫廢法行私則必不可為理矣故願與諸士究言之

國家以法而治亦以法而亂夫法非以基亂也敝在用法者以法行之而以意借之故意常倚於法而法常不麗於事夫一成而不變者法也百變而不窮者意也一有司以意行法或且章文就意又況据無上

占畢堂集

卷一

三

之尊執不撓之柄微曖難鏡而積習難祛苟挾尊魏以要下則下益輕或持巽懷以逢上則上益重上重則法不得不輕下輕則法不得更言重故變者彌變以至不可勝窮則行意而不行法之過也桓皇大庭之世我不敢知虞夏而後冕藻而臨南面未有不用慶賞刑威治者表記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不尊殷道先罰後賞故尊而不親信斯言也謂聖人有意于軒輊賞罰非也臯陶告禹不曰命有德討有罪乎仲虺贊湯不曰德懋官功懋賞克寬克仁乎且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叔向已言之而曰先罰尤非聖人意矣蓋自堯舜沒而德下衰至桀之滅德作威極矣湯于是一切代之以寬三風十愆儆于有位是也迨殷德又衰至紂之力行無度極矣武王周公于是一切綜之以制爵以五等官以三百六十屬是也是皆聖人乘天道本人情因時立政初非可以膠柱而言刑名從商爵名從周則亦荀卿氏之過也三代而降其嗣王能善守先王之法則治輕變先王之法則亂善守之則為維辟之威福輕變之則祇以飾一人之喜怒

占畢堂集

卷一

三

至于喜怒飾而人無所畫一于是矯枉之論出焉盧從愿曰賞者士所死夫士也何至以死殉賞士以死殉賞上始不敢吝名爵而名爵輕名爵輕而士更驕故曰國之存亡不在厚賞李專美言之清泰帝蓋有激也董仲舒曰刑者不可任以治世夫刑固不可專任然何可廢也廢之則必務姑息而主威削主威削而吏議偷故又曰刑典太寬漸啓姦路麗籍之為宋仁宗言以救時也善乎文中子之言曰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故賞罰之柄有二

賞罰之用萬殊夫惟明主執玄鏡于膏肓則時張
時弛為鼓舞之大權中主操魁柄于掌握則或翕或
張為牢籠之小計庸主弛轡銜于不御則亦吐亦茹
為陵夷之厲階何以明之劉巨容之征黃巢也衆勸
其乘勝追之巨容曰朝家多負人不如留為富貴地
夫使其人留賊以邀賞則其君不能信賞者也然英
斷如宋藝祖亦以太原未平不與曹彬使相彼自以
為駕馭英雄無乃以賞為餌而漁其臣也不可訓矣
張仲瑞之請裁抑武臣也虎賁將士怨仲瑞殺之魏

古星堂集

卷一

三

明帝不能討而高歡策其必亂夫縱寇養亂則其君
不能必罰者也然剛明如唐武宗亦言于頔勸我峻
罰欲使我失人心而以姦臣目之彼固自托于寬仁
得衆不虞太阿失柄而為姦雄窺也亦不可訓矣嗟
乎世降叔季士趨功名若聚羶而罹法網若蹈水故
如曹彬者常少如張巨容者常多高歡之策未必非
而于頔之言未必不是理亂安危之故人主奈何弗
念哉我

高皇帝以仁厚神武滌蕩夷氛經營草昧斟酌百

而於賞罰尤所矜慎肆今載之

祖訓以及

政記

大明禮律等書為

聖子

神孫龜鑒昭若縣寓

列聖率而由之二百餘年于此矣

皇上繼天立政益以清明緝熙比年以來

恩澤屢

古星堂集

卷一

三

震霆時族儻亦勞臣奮袂效死之時乎然愚也
竊聞之道路不能無概於中奚敢墨墨而處此今夫
人臣不欺欺乃戮也曩九塞之上首虜往往掩敗以
逋誅又飾功以倖賞今果盡更故轍乎飾功則病在
國不可言也掩敗則病在邊尤不可言也此時政之
大者也傳曰賞不踰月欲使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自
指曾發難逆我顏行一怒而罪人得雖

天子之威靈然非師武臣力不及此今彤弓昭而鐘

鼓弗饗三年于此矣將無使行間解體乎即一旦猝有事又何以令也河勢襄陵論者率委天行之數是固然矣然居功則歸之人委罪則歸之天亦安免盈庭之議其後乎自衆口為政而功罪益難按核黃碩之罰不能更行于蒙牆梗塞之罪不可再議于汎濫一議開築以為可行則為功以為必不可行則為罪任者議者有勝不勝而國事則無濟不濟矣善人國之紀也故興王賞諫明主寶賢自頃歲中外之臣以言獲罪以齒路馬獲罪竄削不已繫繫置狴牢焉空

古學堂集

卷一

二十四

谷白駒一往不返棘林夜嘯可為寒心故事有宜賞而罰推忠直之氣安得不干天和也昔人言貪吏益縱蓋寬法所致今懲貪之令亦嘗三五申之然腴脂膏以實豁豁所在而有不徒銅墨之長然矣雖間有簿責概從未減人臣無不盡之情則

天子必有不盡之法又何以責刑餘市魁乎且夫妖言秦律也武功漢爵也明盛之朝則必諱言其事矣今匹夫流言園土幾滿大農告訕鬻爵濫行三百之赤芾何多六月之飛霜欲徧奈何以為細故而泄泄

乎凡此數者出于上為威命而不可測者居半行於下為官守而不敢執者亦居半其或上行之而下爭之則上且益激而特下愈力又或下行之而上疑之則下亦益蕙而蒙上愈工執事試言邇年來何事不可為仰屋嘆者豈

古學堂集

卷十

二十五

不可祛也夫天下事非一人為之則觀望者衆敝非一日積之則推委者多要之必有職司存焉苟事任在我則內庭何必以外吏為仗大僚何必以小臣為解故有信賞而又有賞信賞者有必罰而又有罰不必者如是則法必平矣故不明職守功實不可得也夫名者衆所許也今賞一人而或訾其冒罰一人而或訟其冤上不得其情則繩以獨斷下不任其責則予以調停不知功無兩可罪亦無兩核總之必有一是何事而轉徙于道旁之塚為也故不澄議論國是

不可定也夫功有倖也過亦有誤也苟徒虞于吞舟而不戒于察淵則網日益密而文亦日益巧矣故迹常議或以心原罪難委或以功贖夫非開功名之路且亦銷罔上之萌乎故不務恕施政體不可平也如是而刑賞庶無頗矣然亦在

天子與大臣設誠而力行之耳蓋人主或不信羣臣不信大臣而不可不信

先王之法藉令功罪在前論諸故府之憲云何苟法如是而止則無嫌反汗無恡解網即臣下敢有以不

占皇堂集

卷二

二十六

肖應者乎昔

肅皇帝言

祖訓一書我

皇明家法萬世所當遵守乃

命取閣臣直解進講故人主信法而後法尊

祖武不可不繩也且驕主猶可理奪豈以

聖明而動委于轉圜之難亦惟是言無典據而第逞

其臆故多拂忤不入耳有如一討大事必舉

祖宗故實以請乃至補牘不厭其煩批鱗不避其謫

即

當宁有不悔悟改圖者乎先臣梁儲為

武皇草

奏藩勅書惟反覆稱

皇祖禁令

帝以感悟而止故人臣執法而後法行老成典刑不可不紹也蓋春秋論成叔之勲曰藏于盟府言斐豹之罪曰著于丹書古人慎重刑賞必援法為證據如此而宋陳淵乃曰賞罰有萬世之公有一時之權必

占皇堂集

卷一

二十七

如斯言則為廢法者開之竇耳吾以為權者推移靡定然輕重一準乎物出入一循其衡則通于權之義者正不必以已自用也不以已自用則法平法平則人無不奉法而人主之威亦重矣故又曰人主權斷大臣釋滯主者守文惟無務雄其權斷而令釋滯與守文者得參其間則三代之治固不難復也

問士君子鏡人倫而綜官方則才品學識尚矣迺品之視才學之視識其通局似有辨焉試尚論古之人蓋有屠釣囚虜樹興王定霸之勳少文

不學成撥亂定策之業者以品與學程之卑卑不及格矣而勲名爛焉若是後世尚標格則希拔俗之韻豔綜博則矜腹笥之奇乃吾間以其人質之篤論君子而不能無議也或自奉弊車瓦器者來友人之姍謂目為瑤林玉樹者致神州之陸沉望係蒼生猶然書空自恨清尚鎮俗不免伴食貽嘲品非不高矣而難濟縣官之用又或成漢一家而濡足權門瀛洲妙選而依阿壁后文埒長慶者或排突忠賢謂人不讀書者

卷一

二十八

或紛更致亂學非不博矣而竟成當局之迷抑又何也豈品與學用固然歟抑有品無才有學無識其蔽乃若是歟將所謂品者學者或非真歟夫尚才識而遺品與學固非通論迺才大者或難拘之以品識高者或不專繫于學又未可以虛名浮文相矜詡也士懷此以待用久矣其試為我言所以取法乎上者

君子所為檢鏡人倫銓綜官方者非才品學識何以然難言矣兼有其四則略也荀卿氏所謂

知通統類大儒者也不然而捷得其二則兼至之能也賈誼氏所謂知足謀國行足率民大臣者也又不然而僅得其一亦一隅之長也劉邵氏所謂偏材之人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者也兼有其四上也捷得其二次也僅得其一又其次也得其上者一人獨用之而有餘得其次者二人參用之非不足得其又次者不能操一人之不足以為有餘而不合衆人之有餘以濟不足蓋通局之分于此焉衡而愚又以為非才與識之必為通品與學之必為局也非品與學之

占星堂集

卷一

二十九

無所通才與識之無所局也高自位置妙有風期托芝桂之幽芬挾風霜之遠韻品之所為通也而責之以剴劇應卒或局于專矣敏能排難捷可解紛圓應契于咄嗟英風流于俯仰才之所為通也而責之以匡世維教或局于汎矣方載五車架深萬軸綜瑤璽之秘牒緯玉笥之縮繩學之所為通也而責之以洞幽察微或局于聞矣慧照旁達靈心四朗覽事變以不遺鑒物情而靡眩識之所為通也而責之以藏密默成或局于見矣合之則並獻其長分之則互呈其

短用其所長無不有之為利而用其所短遂至一無
以為利安所妄置軒輊于間哉蓋難言矣請肆言之
而執事教焉蓋自夫人理區分不可全舉也而偏至
之利顯自夫情用詭駁不可殫論也而偏至之害章
于是有才不足而匿諸品者挾其邁往之奇以自高
而不復兼致其才于是有識不足而驚于學者負其
苞孕之富以自雄而不知反觀其識夫才浮氣也求
之以浮不能毋軼于形之外不若品之定于分可按
迹而徵其素也識虛亮也求之以虛不能毋詭于神

古學堂集

卷一

三

之內不若學之見于事可挾策而叩其稿也然則謂
才不如品識不如學奚而不可而俯仰古今多不其
然何哉夫所以樹大功揆大策者必程于品而後可
則棘津之屠璜溪之漁堂阜之壘不可以佐九伐定
一匡所以決大紛定大難者必衡于學而後可則厚
重少文之武夫不學無術之騎將不可以安國家鎮
社稷而今觀太公管仲周勃霍光之數君子者一出
而建非常之功定希有之業數名爛焉俱啓丹冊並
垂青史令褒衣大綽而矜標尚者拱手而讓才戴繼

垂纓而談詩書者頌首而遜識彼豈必規規焉束以
中正之品而責以章句之學哉必言品與學也則周
自有周召何煩乎後車齊自有高國何求乎射鉤漢
亦有陸賈之語雋不疑之經何以推絳侯而奉博陸
也乃知士誠貴才才高則品高品高者才未必高也
誠貴識識高則學高學高者識未必高也非以才而
絀品也有才而後可以論品才愈大則品愈高即縱
其才之所之時汜濫于品之外而不害其為高有貴
于品者也非以識而絀學也有識而後可以論學識

古學堂集

卷一

三

彌卓則學彌精雖極其識之所到時濶略于學之中
而不害其為精有貴于學者也後之論人者吾意焉
高標格則希拔俗之韻所重者品耳而才之用蓋絀
豔博綜則矜腹笥之奇所重者學耳而識之用蓋烹
彼其風流所靡天下感擊波蕩以從之粉芥峻其品
題月旦通其聲價龍鸞綴其菁藻磨瑄揚其音徽士
推之以為鋒國倚之以為杖勳書舉日譽擅挾天豈
不亦彬彬然哉而施之用亦何當昂之所以貴昆吾
也為其烹也劔之所以貴湛盧也為其斷也試之而

不能效則釜鬲刀削得以其利格故才足以副之而品乃始超也王良之布被瓦器為鮑恢所歎而無忠言奇謀則見譏于友人王衍之瑤林瓊樹為安豐所推而徒雅詠玄虛實胎禍于晉室望係蒼生者用違其才而書空獨恨殷深源素懷盡矣清尚鎮俗者才屈于守而伴食有嘲廬懷慎雅望乖矣彼豈不足于品哉局于品而不能通于才故才不副而品反見輕此以知品之不可專任也長袖之宜于身也謂其為舞也多錢之利于家也謂其為賈也試之而不能則短袂輕裘得以其巧勝故識足以運之而學乃始大也班固濡足于竇憲之門即書藏東觀何取一家之言許敬宗回面于景龍之代即博識帝丘祗慙二九之選交構中人士類訾薄中令沮卻之奏在而元稹長慶之名誕矣創立新法海內驛驛清獻讀書之譏在而安石經術之用踈矣彼豈不足于學哉局于學而不能通之于識故識不足而學反為累此以知學之不可以專任也然則欲為緩急得人者苟不惟其才之足以任識之足以濟而徒覓跡于清流尋聲

占星堂集

卷一

三十二

于藻園求其隨試輒効勲名著于春秋奚可得哉且非獨此也品固有真偽學固有偏正得其真者正者而與之即枯寂之守猶可以檢押末世藻績之學猶可以鼓吹明廷于時雖無弘益亦無大損不然而以偽以偏取卷局瑣尾之器托于清通簡要之流取博辦瓌璋之文濟其褊狃闇僻之見而禍有不可言矣彼衍浩之浮虛孟堅之惑溺敬宗微之之險詖固無足論良之為三公也而儉于奉身猶羔羊之節也懷慎之為平章也而不恥于讓能猶緇衣之好也薦宋璟盧從愿而懸燭夫驕主之敗猶藻鏡之明也才一不稱而碌碌乃爾矣至如介甫豈非一時之間氣哉文章比于日星節行同于海嶽不染垢氣超然富貴之外如吳幼清所謂者固抵牾管仲蹉跎晏嬰者也而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不啻管葛拘滯周官批析公議徒以其學自任而不能內克其意見之私使後世論靖康之禍者以為罪首彼其初固嘗非薄天下之學士而不知已之所挾以為重者乃其所乘以為亂者也豈不惜哉故品而濟之以才則中衢之尊也

占星堂集

卷一

三十三

三十四

否則無口之執也學而主之以識則雲錦之機也否則自封之壘也世不能以才定品以識定學而第以浮名雜學相矜詡其所謂品與學者既非又不能緣品程才因學微識而第取虛矯之氣揣摩之見相抑揚其所謂才與識者亦謬彼太公王者之佐其才鷹揚不可及已乃丹書數言垂為謨訓孟氏叙道統躋于見知屠釣若此寧非隻千古而無對哉管子起檻車而隆霸業才識過僑盼諸人遠甚而聖人特小其器無亦以聖賢之學格之耳勃之重厚光之沉靜擔荷大事而一披倡于功名之際一湛溺于盈溢之欲才識雖絕人不學之弊乃至此以三君而若是它又何論焉故愚竊謂識生學學生才才學識生品品者成德之名非可以限人而亦非可以自限弗論可也顧世之論才學識者或倒而言之或散而言之得其一節而持以自封姑其兩觀而執以相譏跡其所得亦無一焉謂非局而不通之過不可也夫世故不乏才士史冊所紀隨世以就功名千載猶接踵也惟有識之士曠世不一二觀焉齊魯之報政也而其治亂

古學堂集

卷一

三十四

之微乃逆斷之于數百載之前周公太公所為聖人之前知與前知若此而況于諂瀆恭慢之間微彰剛柔之際悔吝憂虞之介有不早見而預待者乎三代而下棟人倫之鑒持應務之衡者如德操慈明山濤江統之屬踴絕之識亦凌厲一時矣而其時若嵇康之龍章鳳質殆非恒品顧才多識寡底于自敗曾不得比于此四人則信乎識之難也非夫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清嗜慾以通神明之牖破拘攣而遊超曠之觀欲以瑩鏡古今提緯宇宙治亂懸合之數睹指而識歸安危呼喻之義探隱而妙應何繇哉夫惟神識內蘊而又問學以廣之使其學日博其識日精由是以遠識運長才以大才居重品然後可以超于通局之外而渾然不以一長名儻執事所謂取法乎上者其在斯乎若是則漢晉以下諸人置勿論可也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唐 謹奏為沉疴未起 新命難勝懇乞

聖恩仍准在籍調理以重大典以全殘喘事臣係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繇萬曆十四年進士本年三

古學堂集

卷一

三十五

月除授翰林院修撰蒙 恩歷陞今職二十五年
十月臣因染患咯血盜汗等症不能供職具本乞
休隨詔吏部題覆奉

聖旨唐文獻准回籍調理欽此臣叨沐 恩私扶服
上道幸歸田里勉就醫藥每自惟念殘廢之軀永
為 明時之棄物矣忽于今閏四月間接得邸報
談大學士趙志皋等題為纂修 玉牒事推臣與
原任禮部右侍郎馮琦俱以原官充副總裁官旋
准吏部劄付趨臣依限赴京供職伏念臣本咕嚕

占星堂集

卷一

又世

豎儒竊祿禁近十有四年了無尺寸表見今蒙

聖恩起自草野之中畀之簪筆之任臣非木石能不
知感知榮勉盡就列以供任使緣臣稟性素弱受
病更深自蒙 予告以來已餘一年有半醫屢試
而無功藥雜投而罔効初因血病過服涼藥更成
脾泄愈損真元目今枯骸僅存氣血耗盡目漸昏
花足艱步履臣方杜門以親藥物伏枕以檢方書
尚難自必其餘生安得馳于遠道况 玉牒纂
修 國家宸鉅重典即今 天潢支派日益加繁

屬籍篇章日益浩瀚自非學識優長精力盛壯莫
可拮据朝夕肆力編摩臣今氣息奄奄實難勉
與其強起受事而曠官孰與及今量力而求退為
此不得不摠瀝誠悃控籲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憐臣實有狗馬之疾察臣別無矯飾之情特
恩仍容在籍調理惟伏念臣終難磨策徑准休致使
臣一意攝養或可少延視息高天厚地功德難名
臣瞻望 闕庭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占星堂集

卷一

三六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二

華亭唐文獻元微父著

楊鶴脩齡校梓
崔爾進漸遠父校梓

擬京房上考功課吏疏

臣聞泰禧之世不諱災祲寬和之主不廢綜覈是以上下相勅治具畢張能使民心悅天意寧川岳貢楨鬼神福享雖有邪沴之氣皆應時而滅息何者消弭之道得綢繆之計詳也臣幸蒙上恩得舉孝廉備員密勿頃者當荒夷反側日蝕月青陰霧不清臣謬循

古星堂集

卷二

一

師說推測當然輒先事見上幸寬誚責賜清謙之聞臣因為上推言之若曰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上復採臣言使臣作其事臣謹按之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臣以知天人之際微矣乃其理則不格也故乖和順逆之感曾靡備差夫惟明主遯思玄覽不以勾萌弗達于天地之和使宵人在服叢明庶之怨故天子遇變則修德諸侯遇變則修政卿大

夫遇變則修職各務兢惕弗自媮惰故其詩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后匪直為是廩廩也蓋畏民格天臻符消譴之道存焉今

上即位既數年于此臣見道瑾不絕書崔符不撤傲日月君象也至于薄蝕亡光是國無政不用善之驗也又陰霧晝暝羲和損曜是群陰閉陽無道失職之驗也于此不深求其故將上有日月之照而或不徹于幽岑上垂雨露之澤而或不逮于豐蔀是群臣負陛下而上失馭臣之柄也今自內庭百執事外州有

古星堂集

卷二

二

刺史邑有令令之下有丞尉莫非為國家敷宣滋澤惠養元元然令備職之吏以恟悞而失舉欺慢之吏以媮惰而罔上則吏不勸吏不勸則民胡以安而又毀譽失真不肖雜處則民又胡以安哉臣愚以為格天莫先安民安民莫先課吏吏更有崇教化亡犯法令閭閻樂業者受上賞失撫字致盜賊充斥者率按吾法求之百不失一而又自內庭以下刺史刺史以下其令典尉與丞使並得察舉如是行之三年而吏不稱職民不樂生嘉祥不響臻災眚不旋減則臣未之

信也抑臣聞之植嘉穀者必去其稂莠焉牧牛羊者必察其敗群焉夫吏有不奉法循理而為治蠹者則亦稂莠之與敗群者也故臣愚以為課之宜嚴伏惟明主洞天之故玩易書詩之說而又審于感應之理用臣之法斷以必行不為浮言淆惑則天下幸矣

擬唐盧戡用與李邕書

戡用不佞竊聞今天下嚮風慕義之士莫不以足下為歸以足下之才之美故足踣厲一時籠蓋當世即不佞竄伏草野乃亦飮聆芳聞嘉慕無窮甚盛甚盛

古星堂集

卷二

三

雖然不佞亦願有請也蓋世非才之難惟有才而善用之難故謙謙表君子之德抑抑欽拾人之度用使勳流金石名蔽天壤若乃薄有才藝高自矜詡卒以冒嫌賈忌身名俱辱二者相去奚啻楹筵足下宜何居焉足下之聲聞滿天下天下士致稱李北海而不名此宜有不跡而馳無言而喻者藉令以足下之才乘佐明事聖主其功業胡可稱然足下試惟古今以來其號稱休休有容憐才而使獲竟其用者幾人即以才蒙忌沒齒而蜚蜚者又幾人若厚求人以有容

而薄責已以蒙忌此賈長沙所以流涕漢庭卒來絳灌之譖禍正平裸衣辱曹終成殺身之慘者也不佞不敢為足下頌也不佞非敢以突梯模稜浮湛當世為足下頌又非敢以知雄守雌谿谷天下為足下頌惟古之大人達士蓋有能而示以不能用而示以無用者故挈瓶抱甕不以庸庸自嗤匿瑕藏疾不以汝汝自媿寧為祥麋威鳳飲其芭彩使天下爭相快觀無寧鸛鷖翠羽重見表章乃天下爭相彈射之也夫和光之與遵養同形而異用幹濟之與炫鬻同迹而異趨今足下或疑遵養于和光以炫鬻為幹濟耻于無所短長而過自標植若曰有才而不用與無才同此舛之舛者也足下不聞世有良劍如干將莫邪乎水用則斷蛟龍陸用則截犀革然必巾笥藏之什襲珍之然後百試而刃若新發于硎也有如用之不問其可用雖有魚腸龍淵不可幾于天下矣足下之才豈不減于良劍顧不佞則以為其鋒不可犯者必無輕用其鋒輕用之不缺則折將重為天下僂笑故敢效其惓惓語有之甘言毒也苦言藥也足下倘垂過

古星堂集

卷二

四

聽不佞不勝大願

擬救荒奇策何如對

白首談救荒者率言善救不如善備不備而救是謂無策矧之乎奇也且使救荒而果有奇策也則古稱愛民之切而立法之詳者無過成周然周禮十二荒政固在由今考之自散財薄征而外其他類似迂而難行緩而不及于事如殺哀多昏何與于荒索鬼除盜何言乎救論聖王之政者知其汲汲于為民當此天災流行而姑為是詳慮曲防計要之師其意可也

古星堂集

卷二

五

苟必一一而欲踵行之以為奇策在是則他可弗論即散財薄征云者總之不出今之所稱蠲與賑兩言然愚以為行之於古則易而行之于今則難何也古之人君先事省約至令粟紅貫朽帑藏之積不可勝較是故散之則易為散也今也無論外之郡邑其藏若掃即大司農且不能贏金錢以待詔書之數至持籌而歎者屢矣今嗷嗷者徧海內安所資而散乎古者藏富在民官省而祿不濫又匪頒好用皆有成式平居無法外之征而薄之易薄也今也內庭外府儲

億百出焚林竭澤猶懼不給薄之其奈國計何且今民以析骨易于苟且旦夕之食即征之民固無所應其征安事薄乎且其強亡賴者或至逸而尋曠林之戈雖有賢知無能為之策矧之乎奇也雖然當此困億之時有能輸一斛以活吾民即不盡資于天下民固以為猶起白骨而肉之矣雖謂之奇不亦宜乎下之人獲賑而緩一夕之死上之人因賑而援匹夫之瘠夫亦愈累累焉群攜于溝中矣故賑者上之德意也德意宣令災者幸而不饑饉者幸而不亂如之何其靡之此一策也上供必不可縮矣然竊聞今之賦而什伯于

古星堂集

卷二

六

祖宗時或浮之而不足或約之而有餘則節與不節異也

聖上誠加意元元厚自節嗇即常額固可裁矧額外之橫征乎愚謂

聖主可與忠言回天補袞貴在密勿試一澄其源浩蕩之恩可下即能奏實績嗷嗷者立可甦矣此亦一策也且富室者貧人之藉也今貧者既無賴於蠲或

彼姦胥健吏并賦於富厚有力者而民始交困誠使優卹之條及於貧而不遺於富養其力而借勸之又多為賞格以風之民固不待流移隨地可以得食是又一策也守令者民之師帥今殲者不顧民之生畧者至朘民為生或至道殣相望墮於上聞即上聞矣而賜租之詔或格而不行且巧獵之以實已之橐甚者獄訟繁興以利鈞金之入上什其額而下伯其取種種也藉令留此於民間則灾民之膏脂未至盡竭故嚴貪殘一策也山林洿澤魚鹽竹木之產盡羅而入利孔民至搖于觸禁不得窺國家半錢之利或稍免之以便民民亦可便無免是弛利禁亦一策也西北有邊牆墩堡東南有陂池水利興一事可役萬夫官給其直而民應其募饑者可賴以全活上下固兩利之故議工役又一策也凡此皆冗談臆決無益於用之抑古所稱不終日之計安所云奇倘必求所謂奇則成周固已難之況于今日且無兩事墮儒為矣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論

嘗謂士君子之在天下以有用為用不若以無用為

用以有用為用者其才足以展而其智足以謀舉天下惟所經綸籌畫而無所不可此非常人能也然而易致亦易窮也夫惟以無用為用則其精神內斂而其機穎不外炫驟而觀之若將瞿焉懷焉無所短長于天下而卒之沈潛縝密之內所謂焜耀灼爍者胎焉此詎可但云非常人已哉故曰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非窺英雄之深者不及此蓋愚嘗採撫古今考鏡士品其稿項寒谷袖手窮巷者何可勝數惟瑰琦磊落之士稱焉故聰明過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雄之品目是世所云祥麟威鳳景星卿雲也者然愚以為聰明膽力可以目英雄而不可以盡英雄何也英雄者世所不恒有而聰明膽力世所不恒無也藉令徒以聰明膽力而已則騁離朱之目窮師曠之耳即可以英稱而抗顏強辯扛鼎斬關之輩皆可以雄稱無乃小之乎英雄也哉蓋天下有真英雄而亦有似英雄有正英雄而亦有非英雄合而觀之其規恢調度初不甚相遠然而似且非者往往客氣用事而潛幾不足彼其初視天下何事不入吾之胸

中而何功不在吾之撐握蓋方事機未極而已有超焉自喜驚焉狎天下之心未幾而利害惕之則昏毀譽亂之則惑威武臨之則仆彼蓋曾未之磨礪於學問惕勵於心思故其氣易靡而其剛易折也夫惟天下有大英雄者異於是吾見其抗志之高而其它心之下其諳練彌精而其顧視彌審平居無事則躊躇退損初不敢有犖焉自恣之心故紳可書盤可銘而惟恐其有惰行口可緘舌可捫而惟恐其有逸言天地可質鬼神可對而惟恐其有媮志此其心日兢兢

占星堂集

卷二

九

矜不伐赤舄几几恭儉溫良三聖人者之於戰兢深矣彼方若無若虛超於智名勇之外而顧以聰明膽力自炫也乎哉噫嘻三代而下吾猶有取于澹泊明志凝靜養心而卒建鼎足之業無一念不可與天知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而卒成元祐之治者亦庶幾乎英雄之藥石哉

尚友論

占星堂集

卷二

十

天下之道其至足于已乎君子反而求之在已之心即可得古人之心而友道廣矣夫友也者豈非以其詒嫩攻慝將上之而斧藻德義下之而切劘問學云爾乎友而誠取于是也則必握手以交驩必披襟以託契片言偶投即傾蓋而非驟千里坐隔即命駕以猶遙總之未有不身相款密面相締合者而若之何稱尚友古人哉且古人誠可友也而其人既已與其骨俱朽矣其所見之為彪炳霄烺魁梧磊落者亦既與其身俱往矣即其著述在詩書其丰采在行事而要之襲紙上之糟粕沿耆宿之唾餘以是為古之人我又何從見之而又何從友之蓋我以為君子之務

尚友非友其人也友其心也亦非友以古人之心而友以在我之心也友而誠取足於在我之心則雖晤言一室而已與罔象者游涵泳方寸而已與溟漠者會極而言之即大塊大圜我友以吾心之寥廓霽月澄霄我友以吾心之虛朗大瀛峭嶠我友以吾心之流坎而况區區近若古人者乎夫非謂古人真與我近也以我心莫不有古人在焉則古人猶其近者也何以明其然也試舉吾人之心體而觀羲皇湯穆則古未彫未琢之景象堯舜事業則我酬酢萬變之器

古星堂集

卷二

十一

宇周孔作述則我錯綜經緯之文章由夷潔清則我太宇無塵之氣象我進而見古人于羹牆見古人于夢寐而古人非有餘又退而求吾心于尸居求吾心于淵默而吾心非不足如是故可以托乘羲皇可以陪游堯舜可以揖讓周孔可以比肩由夷彼鳥事夫冥搜遐覽鯁鯁焉取古人之紀載諷詠之取古人之陳迹型摹之而遂稱為尚友也與哉嗟乎友道之不講久矣故吟嘯嘯侶命之曰山水之朋下車入幕命之曰風雲之契捐軀刎頸命之曰生死之交然皆意

氣雖懃德義不立君子所不道故必至於以一鄉之善友一鄉之善而友乃稱良也又推之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而友乃稱大也又極之尚友古人而友乃稱極也此鄒孟氏所已言學士大夫習聞之而習譚之者然愚獨以為論友道者至友天下而大至尚友而約何則友以一鄉故披帷聯席可得而交也友以一國故樞衣躡履可得而接也友以天下故褰滕負笈可得而從也若乃尚友古人則古人安在哉亦在吾一念之虛靈瑩澈所為游八極而無垠曠千禩

古星堂集

卷二

十二

而不息者是耳昔人稱心為嚴師愚亦以為心為良友以心為良友是尚友之說倘亦鄒孟氏未發之旨與

為山九俎論

古今稱善學者則不息貴矣學何以不息哉學者學以致乎道也道之體游之無垠涉之無涯引之莫觀其始推之莫究其終何可窮也道不可窮而學之以有窮之心于是乃有始于淬勵終于怠荒始于高明終于卑下始于遠到終于近小者聖人憂之故曰為

山九仞功虧一簣說者以為聖人欲學者之厚其終也而愚以為聖人殆欲學者之持其始何也理本一致勢無中立故敗者毀其成者也失者隳其得者也夫人也而有不艱者成與得諱言于失與敗者耶然而其致相戾者夫非獨志不力也蓋亦其所見者狹焉故牛蹄之涔必無尺鯉頹府之山必無丈材其所營者隘則其所聚者亦小學而不求止于至足也則與蹄涔頹府又奚以異矣他無暇論即尼父諸弟子曰遊聖人之門豈不景行高山哉然而未聞性道

上石星堂集

卷二

十三

聖人不與其頽息未厭紛華聖人且戒以小人儒此猶其下焉者卓爾如頹氏乃猶有彌高之嘆至以為從之末由彼其自眎于聖人殆泥丘之與壺嶺等耳而猶未也以夷惠伊之行夫亦可稱蹕絕聖域矣乃或狃于一曲闇于通方以眎神化之閭闕猶不能不置別鮮于其間故學至于仲尼始可以稱大成始可以言至足然于農圃猶曰弗如于方人猶曰不暇至于翫褻異流且從而樞衣講業焉夫非以此飾撝謙之度獵兼茹之聲為也則道固靡不該焉耳使聖人

而以為無不足則有不足者矣聖人而以為無不至則有不至者矣故眾人言九仞之一簣也言其易而聖人言九仞之一簣也言其難言其難故終身營之而不足言其易故一日棄之而有餘棄之則不復知九仞之外尚有一簣營之則自一簣而上吾又不知其為九仞者何限也嗚呼聖人之學所以不同于庸眾人之學者以此則豈非以其所見有廣狹哉今夫坳堂之不可語于塵壤也塋墩之不可語于空峒也蟻封之不可語于焦原也此夫人而能識之能辨之

上石星堂集

卷二

十四

若夫陟二華登介丘焉自以為身游天表足亂浮雲決泱乎大觀者矣乃世猶有縲馬于閭風弭蓋于縣浦者彼其煩視日域之與月窟直一瞬焉而後知低與華猶其在夷陸也藉令終其身不一稅駕于此可但已乎故未至于九仞猶可止也已至于九仞不可止也可止而不可止則壇陸可壘為崇丘不可止而止則陰堤或潰于蟻穴此其所關豈不甚重而獨奈何人之情銳始則易厚終則難易之也故若決迅流難之也故若轉磐石易之言自難書之言遜志詩之

言無數皆為鮮終者慮也善學者宜深長思之

忠清仁辯

昔者嘗歎聖人之立教其論仁也何其諄復而不已
慎密而不易也賜也以推已言則弗與憲也以制私
言則弗與此猶以論議窺之未實見其行事也若乃
楚令尹之忠齊大夫之清聖人人置一品目率深嘉
而亟取焉然而卒斬之以仁且仁者萬善所繇備百
行所自出故仁則無不忠矣而忠者顧不得以仁稱
仁則無不清矣而清者顧不得以仁稱斯其際微乎

占星堂集

卷二

十五

微乎夫孰從而辯之蓋人之一心晶晶熒熒朗朗洞
洞其廓然者本無私也其湛然者本無欲也廓然湛
然夫是之謂本心夫是之謂仁自仁而出之以之安
國家定社稷則為忠以之審去就崇廉退則為清是
仁之與忠與清本同體而殊則紛然而雜然者吾不
知其幾千萬狀也何也為智故可得醲而取也意氣
可得矯而飾也事變可得激而成也天下未有發于
智故動于意氣激于事變而可謂仁者而號為忠者
清者則往往有之故忠之辨于不忠也在公私之介

清之辨于不清也在穢潔之分而忠清之辨于仁不
仁也則必在有為無為有意無意之間忠清之辨于
不忠不清也在一節之微一時之近而其辨于仁不
仁也則在全體洞澈終身踐歷之久故即事而論則
負宸補袞何忠非仁然而茅焦伏鎖秦庭出萬死而
不顧吾不敢謂為仁者之忠沈淵洗耳何清非仁然
而陳仲子辭三公躬灌園而不悔吾不敢謂為仁者
之清仁者不為譽使不為毀來不為利回亦不為威
惕其衷情皦于白日而質行窺于神明故鍊之愈剛

占星堂集

卷二

十六

清之愈澄無忠而無不忠無清而無不清也而徒忠
與清者或反是蓋功利之溺人毀譽得喪之惑人久
矣伯夷高首陽之節夫子謂其得仁外是則雖讓國
如延陵季子不亟稱之也管仲樹一匡之烈夫子論
功則許其仁而亦未嘗不小其器也故出之以仁則
功不必九合節不必採薇而皆可以忠與清名出不
以仁則雖讓如延陵助如仲父而不得以仁名非忠
則不可為仁而偽忠與仁則有辨也非清則不可為
仁而偽清與仁則有辨也嗚呼是欺慊之幾真偽

儒之別王道伯功之殊皆決于此君子誠求之誠意以察其幾試之屋漏以觀其介則知二者之辨不啻淄澠之異味而蒼素之異色也乃知聖人之慎重于言仁有故哉有故哉

性習解

昔者聖人之論性莫備于易書詩矣易言繼善書言降衷詩言秉彝儒者沿其說而疑之以為性者理而已理有善無惡人之性亦本善而非惡然而天下人之為濟惡不才下愚不肖者抑又何踵相接也倘以

古學堂集

卷二

十七

為人之所為皆性而性皆善則彼胡為者蓋夫子不云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請得而解之夫自太極渾淪二五雜揉理氣判矣真精妙合人物生矣性者從人物所以生而言者也故言性以理而獨遺氣者非也是氣在天地間嘘之則為風騰之則為雲潤之則為雨露然而風亦有涼燠焉雲亦有濃纖焉雨露亦有隆嗇焉則氣之所為雜揉而其變千狀者也人與物合理氣以有生而言性者獨奈何執有常之理而遺雜揉之氣也氣聚為萬形形宰于一理理無涯而

古學堂集

卷二

十八

形有涯有涯者常為役而無涯者常為主主者常勝而役者常不勝故言性可以謂相近而不可謂相遠然不第曰一而曰近則愚以為近之云者乃其所繇以相遠也何也以其不離乎氣而言也惟氣斯有清濁有清濁則清者可消之而濁濁者亦可澄之而清惟氣斯有厚薄有厚薄則薄者可培之而厚厚者亦可漓之而薄是則所云習之謂也習之在人有二有自我而起者又有自外而起者自我而起則以其雜揉者動之于內而智故漸萌因緣漸熟是之謂習障自外而起則以其雜揉者交之于外而情境屢遷應籌錯是之謂習染障與染相乘物與我相構而久之則愈習愈熟愈遠夫是又謂之習慣習慣者近自然是人所以為聖為賢為愚不肖之大界也習不可不慎也不慎厥始則不保厥終矣不慎之毫芒則去之千里矣今天下蓋有以仁義禮智愛親敬長為性者而不知是理也非性也孩提而知能不見而業越乃理之乘氣而動者也乃所謂性也性有愛敬又習之為愛敬則孝子悌弟出焉其有逆倫悖德者

非朝夕而習為者也然而其愛敬之良則蝕之已久也性有仁義禮智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成焉其有殘賊害仁冒昧害義攘竊害禮愚闇害智者非朝夕而習為者也然而其仁義禮智之良則鑿之已久也故人之有性譬木之必直而火之必燥也金之必剛而水之必流也而天下蓋有庖匠之木涼燄之火繞指之金停淵之水則人所為也是習也曰若是何以異告子之以湍水言性也曰彼以湍水言性而我以湍水言習習可善可不善猶水無擇于東西也至于

占星堂集

卷二

十九

東西則遠矣而非所謂性也告子之言蓋起于以習為性孟子專言性善遺其所謂氣質者故終無以破告子之惑惜哉其不知折衷于孔氏也夫惟孔子之論為不可易也夫

擬仁明武箴

丕丕景命皇皇大寶奄昇詰王繫德是保德惟艱哉道岝渺漫備乃作聖為君實難百黎喁喁俟于我后起仆植僵匪仁孰覆一日萬幾微暖紛緡洞開群迷匪明曷矚優游不斲是生厲階神武獨運匪斯則

垂厥德惟三而用有萬劑以不偏皇極乃建於維建極仰則皇穹陽春不殺勾萌畢通亦有二曜徹于豐蔀亦有震霆起于培塿明明

天子儀監于茲否德泰位亂是用滋渭流成赭棘林徧雲恣睢不已元氣以索彘蛙是問鹿馬充庭帷幃眯目蒙瞍猶局矧印失賞阿芒解駟賢詰鴻冥宵人虎踞疇為覆轍疇為周行昭如寓縣炳若堂皇緬惟祖功燾煜三五弗殞厥德乃繩其武厥德伊何仁育萌茲明燭萬有武暢九垓無念爾祖惟德永命三德

占星堂集

卷二

二十

擬三省箴

惟人一心而綜萬境群賢當前遂乖厥應省之又省天君寐靜刮垢磨光朗然明鏡所省云何其端有三惟聖克念庶幾無慙有此生萬物一體弗謀何成奚人非已是非片言成敗千里不既厥心鬼神臨止我省惟忠不忠為恥忼慨意氣論交之常輕諾寘信久要易忘二三厥德士也無良有孚孿如于何不臧

我者惟信不信是防卓彼先覺匪傳弗遇震贖發矇
俾繩趨步入聞訓謨出當馳騫日月玩惕惟德之靈
我者惟習不習斯懼嗚呼青陽不再赤輪易移檢身
不及樹德務滋參乎一貫于斯壘基道本易簡功無
詭奇小人下達曾是弗思爰勒斯箴念茲在茲

擬新刺詞林典故說

詞林典故紀詞林之故事也曷為而有是作乎所以
為詞林重也仰惟我

國朝憲天立法稽古右文則詞臣之選居其貳云蓋

上為

九重之侍從下為百寮之具瞻內焉變理密勿之中
外焉輝煌

朝宇之上二百年來

天子之所托重而恃力群上之所尊崇而仰慕者自
斯職而下蓋迥乎蔑以加已乃其任既大且重則所
以罰

主上之知服中外之望者亦豈可漫焉而不加之意
乎是故自職掌以及儀節莫不有典常之法在焉顧

古學堂集

卷二

十一

余聞之

古學堂集

卷二

十三

國家之設官分職人臣之析主擔爵者自公卿而下
至於百執事咸蒸蒸夙夜匪懈思欲展一長撫一技
以自效于

明聖之前故日夕焦勞不遑暇逸其間語品秩之繁
清機務之重要者率歸之詞林詞林諸臣方優焉游
焉養重于

廟廊蓄才于中秘以待公輔之任是

主上之所以待士者其意良重而諸士之遭遇其機

亦良不偶然矣儻亦思自淬勵以圖報稱萬一則匪獨以文詞重而建偉績策殊勲俾德業振當時風聲流後世不惟增光前詰而異日者且將與此書相垂不朽矣假令溺志鉛華流連光景養高持祿而略無所表樹乎即揆藻摘菁亦何補于

社稷之重輕而

國家優寵之意其奚以稱焉余因序書之後而僭為之說俾有志者勗之勿視典故之刺為贅疣云

蕭曹兩魏相業評

古學堂集

卷二

三

嘗考西漢書稱一時相業之盛其先莫若蕭曹其後莫若兩魏古今人歌慕而誦說之無庸愚侈言也然愚有差不滿者兩公焉謂曹相國微傷於寬魏相國微傷于嚴耳夫參佐高帝定天下攻城略地居功獨多諸侯王皆欲躋之鄴侯上豈其無所建立也者而遽少之哉顧參所與相者惠帝也終惠帝之身高后擅用事諸呂橫甚無日不眈眈大位積之十年而難始作參以改元代何為相距謝事之日則惠帝之四年矣中間豈不可嚴為繩束折諸呂之萌乎而徒用

蓋公黃老術取無為清靜御大夫以下欲有所闡說輒飲以醇酒豈宰相事耶蓋參亦嚴憚高后知其無可奈何縱之亂激之亦亂且摧擊功臣有沮心焉微絳侯則大事去矣然則參終以黃老泰禍者也吾故曰參也傷于寬也至于宣帝厲精為治綜核名實其時利用寬矣相則獨以嚴佐之夫相與主號為同心輔政者也人言有吉在相用嚴亦可不知宣帝非可以嚴導也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命之曰益多相居茂陵居揚州居河南皆深刺奉法帝何以喜耶此其故可知已當吉為廷尉時護皇曾孫獄中武帝欲壓天子氣詔獄繫無輕重皆殺之吉拒謁者不納皇曾孫始得全遭英斷之武帝而獨執大義以忤上意旨吾知相不能也公府有掾史為奸言無所案驗馭吏嘔相車茵吉忍之責大指而不苛小吾又知相不能也且相所陳疏率多用鼂錯術吾故曰相也傷于嚴也蓋宰相者天子之庖官也五味六和主人所具宰相取而調和之以適衆人之口寧有任其所偏快心搖目能成上臣之務哉故四公者愚何敢軒輊其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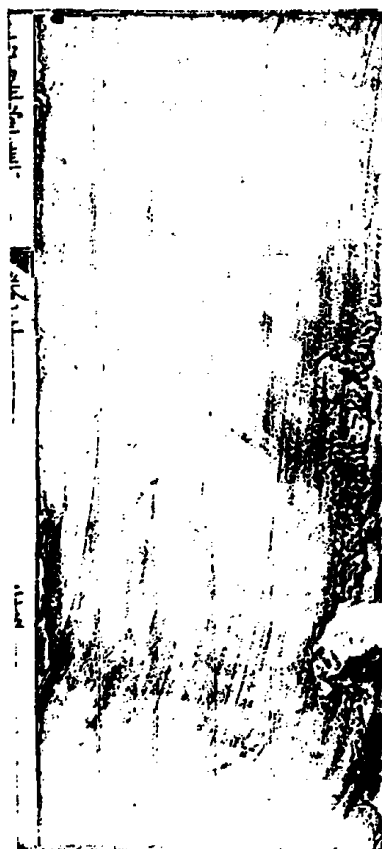
古學堂集

卷二

三

譽籍同盟南對公車名滿人耳殘膏賸馥擬于在泉
 之珠隻語卓辭等之壁之上繪交傾洛下書閱帳中
 亦猶不跲而走貝王無言而蹊桃李者矣夫以衆甫
 之才藉令索筆禁林委蛇文陛必能黼黻猶笙簧
 秘籍惜也解褐試吏猶以甲乙第官寄重專城勞堪
 出牧鹽車空服驥之悲干將有刈葵之恨而君念存
 弘濟事不避艱再綰通綸並刺劇程書計日蜚拔
 雍之聲出舍戴星流懷棠之頌三年而名窠白簡再
 考而瑞應黃芝北地循良君實無兩間按往牒君所
 治即汝濱之舊墟為成周之首善君既已勞來其飭
 頤莛飭于羔羊乃復吊古馮高尋兔園之故事騁妍
 抽秘訪脩竹之遺文方其簿領餘閑胥靡屏跡風清
 卧閣吏散訟庭俛仰以揖古人游戲而親翰墨所著
 若志乘贍而不穢昉龍門之逸藻若詩詞婉而多風
 掇鳳閣之菁華它如箋頌奏記並妍妙于豪鋒感物
 寓言悉崢嶸于高論讀斯刻也倘亦觀吉光之片羽
 識霧豹之一斑者歟不佞嘗有言士方頰首與渫燥
 吻圖史蓋亦競思窺足文園探奇武庫一行作吏已

寬嚴之用似兩公未為得也嗚呼惠也懦何不使相
 也先之宣也察何不使參也後之君臣相遇復相成
 也蓋難矣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三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門人 楊鶴脩齡父 校梓 崔爾進漸遠父

萬曆甲辰會試錄後序

是歲甲辰臣某承乏綰詞林篆

上不以臣不肖

命從大學士臣某典會試臣先是奉

上命三入禮闈矣辛丑之役猶然占一經去之甫三

年遽令總全經而校之以臣怕稽何乃逾邇至此豈

古學堂集

卷三

三

非

上恩哉臣聞宋司馬氏曰凡受恩不忘報者其為子
必孝為臣必忠臣雖不佞竊嘗三復斯語是役也所
不失心報

上無以見白日既入闈則臣夤首率臣等焚香籲天
而後從事臣之一身儼然

君父師友日臨其上臣又何敢不益自廩廩蓋竭蹶
再旬日事始竣又一月籍成而奏之臣當有言序末
簡臣惟知人之難所從來久矣而無若今為甚臣不

敢遠引古初自漢而下科條可覆也蓋考言試功一

途而今釐為兩文章經術兩科而今比為一言無當

于事功文無關乎經術則藻飾雖工徒為具耳主司

者冀將以此得士如弋獲焉知於何有故今天下有

明之而實晦者經術也有重之而實輕者科目也業

已輕矣昇日乃獨使執秩者操繩衡而據其上謂為

國樹人在彼不在此臣寔恥之臣頃見

上日嚴綜覈中外大小官職多曠所司甄叙而進遲

不報可蓋其脊也然獨請行掄材

古學堂集

卷三

四

詔書則亡不見

俞耳臣是以嘆

上雅信重賢科猶在執秩上以此風示海內

德意甚厚士即處岷嶺宜萬自矜奮何況今選于南

宮國禎民譽日以耀于光明者乎臣愚無識竊謂士

業以此途進毋但登枝而忘本當思所以重賢科者

而重必自明經術始士今挾策如雲沾沾各有師說

命席而終其物斐然足述也于經可不謂明焉然特

墨守訓故而出之洋洋纚纚者耳要于明經猶有徑

庭乃臣所稱為經則常道而已聖人以此常道垂訓萬世微言具在六籍聖人固曰神而明之存乎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而況為今之訓詁乎哉以訓詁為經則離經矣離經者道所不載也故曰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然而其塗坦平其履潔素自農跣婦孺無不以為固然而寵神盡聖者不能易也若夫非常之原黎民俱矣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故道一而徑則百士守經常則冲澹寂寞之徑而于道近騫卓詭則濃艷紛郁之徑而于道

古學堂集

卷三

五

遠顧此兩者于涉世有通塞微榮有巧鈍聰明才辨之士往往迷謬其中自非具有卓然深識誰能不隨末流而波小雅之什云示我周行周行之謂大道也次之曰德音孔昭眎民不忮蓋一舉而名實傳矣諸士昔舉于鄉則有司歌鹿鳴而饗之藉不明于周行之義何以稱

天子嘉賓即

天子亦何取于雕虫刺楮之言而禮重之若此蓋先是言者患士習之頗每以釐正文體為兢兢而臣以

為士之頗不獨在文士即頗于文不過剽獵組繪有目者可按策去取之而臣所憂者乃在頗行頗行者不經之謂也彼其操趣詭譎機穎犀利驟而肥之則論辯慨慷有足多者然寔蕙蘭其表紫棘其中既以身為喬嶽而標之名又以身為壑谷而收之實此之謂儒象而狙學不至敗亂天下不止仲尼所云無忌憚之尤而孟軻氏稱為邪慝之民者也無忌憚之與中庸邪慝之與經相去以寸耳昔楊朱哭于衢塗曰過舉頭步覺跌千里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如

古學堂集

卷三

六

宅平而無為灼武彛訓二三子胡不聞耶夫古之人貴玉而賤珉曰多少辨焉耳諸士穎舉于數千人中而得三百人夫既玉汝而貴之非聰明才辨寧及此乎然則甚有認也夫或恃其卓犖屢薄一切則頗行者得為樊而招之矣招之而入一入則不復出矣譬之層崖復嶺望之蔥菁壁立然是猶在山都之所處也令迷駕而不知返則與若相寢處有與之俱化耳無寧使人謂爾人貌也而有腥風毒霧不可觸過諸士勉矣行不必諧俗亦何必負俗功不必競

亦何必巧避苟無韃韞何用墨墨而守之苟無企羨何用皎皎而暴之心胸使人可知何用以為蔽劔面目使人可信何用以為裹甲要以純白提躬滙丹事主初終無改夷險一節令世目為庸愚何不可庸則常矣常則經矣諸士而守此其為明經也大矣不然者臣且不願與之比肩事

上辨又以為才而薦進之將使

天子有憫然不信賢科之意則臣罪大不細抑罪豈獨在臣哉諸士慎念之矣

古學堂集

卷三

七

擬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今

上登極之十二年大司成臣某上疏曰士所貴通經學古惟十三經註疏故未鐫于學宮士或不得考覽非所以尊經右文廣厲學宮之意也臣等請得率屬訂校奏上幸下大司空給資鐫之太學斯亦明經造士之助

制曰可于是下大司空給資授鐫如所請既訖工命臣某序其端臣謹拜手序曰夫十三經之在于世

也若日星麗天岳瀆亘地學者載籍極博總之考信于是書矣數千百年間家藏人習盡誦宵吟晝戲而受之至于皓首猶不能釋去迺所由牖惑啓蒙辨文晰義睹厥堂奧靡其指歸見作者之心于千載之上亦有註疏在焉蓋漢以來諸儒麻列林立無慮百家經術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當時秉觚牘抗思慮磨礱以歲月窮殫以心力然後成一家之言斯已勤矣而所持論駕說往往師門所授縉紳長老之所傳聞雖晦蝕舛駁亦時有之要以發明聖學澤於道德

古學堂集

卷三

全十一

者多也自談者曰漢儒窮經而經絕至以訓詁支離烈于燔燄仇意之士挾陵躡解脫之私見視為糟粕芻狗猥以不誦絕之不知陟岱岳者先東山涉滄溟者先震澤以彼敷塗前言儻詔來祀固亦經術之東山震澤已括士通儒第窮其書論其意毋膠毋泥時獨得于箋註之外攝衽而從古人何不可者今曾未得魚而筌之棄曾未得兔而蹄之遺挾瑕摘舉掩其弘美往指羽翼之功幾不存于世矣或曰自考亭氏折衷群言顛若畫一學士受成不啻功令譬之日月

所繇履純臨介樹駿標鴻匪是靡所誦法書契以
此其總萃矣若乃討邃摘幽翊經衛道敷作者之
心以儼詔來祀所稱註疏則亦夙企慕焉蓋昔者孔
子脩述先王之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將通習而
送明之歲氏茂綱悍然罔顧煬墳索于埃塵填儒紳
于坑穽經術之厄斯亦極矣漢雖馬上倡業然代
非綿蕞主多好文是故崇儒勸學每降于綸言東序
西膠幸聞于弦誦當時諸儒林立各有專門或面稟
微言或傳聞大義秉鉛握槧彈慮研精迄于皓首然
後成一家之言何用心若斯之勤也今其書具在即
言不盡雅醇要之囊括大指薦藁微詞澤于道德者
多矣詰士通儒雅意好古儻銳志于所謂十三經舍
註疏奚之焉譚者漢儒解經絕于解遂為陵躐玄
脫之士立赤幟于壇視之若土梗弁髦然嗚呼訓詁
數離不烈于燔燭求魚兔而筌蹄是棄安在其卓識
者也今不能搜善而採粹反索垢而求瑕作者苦心
幾乎不白假令孔子而在當為諸儒訟之矣或又謂
宋室真儒闡發渺義若攝衽而揖古人學士大夫奉

出江河行而燭火桔槔亦可以廢矣語曰雖有絲麻
無棄蒯管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夫也弁總統
千載之述作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兼傳並載令學
者擇可而從時盤示兒隨其自取不亦可乎故重刻
之亦披進後學微廣道藝爾

擬刻文中子序

今天下士率務譚名理本之六經六經當列聖表章
昭著縣寓然蓋尚矣其次莫若諸子諸子出于六經
後無慮數十家余可無論論其著者如玄文五千言

要渺深鑿實之使人僻而好怪漆園傲吏之談洗洋
自恣實之使人蕩而無歸總之不麗聖經君子所不
道然學士類家尸而人祝之拾瀋攘遺至靡餘力清
談家自謂約言析理宗本老氏乃至滅棄禮法遺落
世故則亦蒙莊氏之餘烈也然則取二子者將無文
焉已乎自二子外吾獨有取於文中子文中子書凡
十篇本其時所論著不止此如所謂正禮樂讚易道
修元經世所稱續經云者率散佚莫可攷論而其門
人薛收姚義輩始訂其遺文從弟凝復從而次定焉

待所謂中說者傳之至於今不廢即此十篇者是也
十篇中述其講勸之旨出處之迹甚備其言平易而
易知亦切近而易行沈深而不僻博雅而不肆無俟
詰曲聲牙汪洋倣詭而皆不悖于聖謨懸合於大道
使賢智者繇之不至恣其心於荒唐謬悠之域即愚
陋者亦得因之引繩墨循蹊徑而不至滋其迷謬故
吾以為諸子中得聖人之言之似而近聖人者文中
子也且夫學無定軌漸于明道道無侈譚漸於致用
故玄黃錯采不若布帛之適於體也奇珍畢陳不若

古星堂集

卷二

十三

菽粟之宜於口也仲淹氏生當開皇之末季群黎土
崩四海鼎沸拂侯門之裾收太平之策退而隱居教
授期以立言不朽即其功伐不少槩見然而其書具
在率非竅言亡當者而又其時高第弟子若房杜李
魏輩並拾其緒餘肇造鴻業翊宣景運身雖不用其
所流被亦足以發明於世矣後之苛論仲淹者以其
問對多儼論語譏其或失之僭不知此門人記注之
失不足以累仲淹也若乃其學術之醇論議之正可
以羽翼六經門牆孔氏則較之老莊氏似大有徑庭

余惟夫世之宗老莊而劣仲淹也故叙而刻之大雅
之士試共覽觀或有味乎其言

刻書一房同門稿序

今制三歲闢闈舉士試以訓詁駢偶之業士即繇以
漸達遇巷然耽玄嗜古者往往筌蹄其言謂卑之無
甚高論弗善也自是乃相競改物凋剝肺腸以希刮
目之賞寢淫焉竄入異學務標見其奇主司者責在
慶當世亦弗善也每歲公車牘奏相與切偲告戒如
鑄刑書焉夫訓詁駢偶亡當于明經即標奇見異儻

古星堂集

卷三

十四

亦未至畔經而所為若斯者謂此制耳士不務明
王制而岸焉自信有是古非今之意即一旦出而守
官眎

朝常國憲胡所不弁髦以是為諄諄故曰憂當世也
自不佞備員詞曹凡三預南宮分校無不持是說以
聽主者之要束且以諭諸同盟即一切齷齪蕪穢無
敢濫收要以先民之言是曩是訓亦自謂不敢不既
厥心矣先是丑未兩舉所錄士具在凡不佞所目為
國珍上駟齋板而薦進之者幸無至僨轅躍冶意其

先資之言故足芬耳蓋最後為今辛丑之役主司之
申令加嚴而不佞之共事亦加必士凡登錄者十有
六人雖未試以職事顧其為言所為先資云者無不
駸駸于大雅不佞則又因是而竊為感焉凡士之能
標奇見異必其聰明力學有大過人也士苟聰明
力學蓄極而洩之為文即奇正多變何渠不能象指
譬則王良之御其能為詭遇獲禽者未有不能為範
我馳驅者也惟是英英之氣隨所結撰必逗漏而出
具眼者于其和鑾節奏時得其蹀躞萬里之狀以此

占星堂集

卷三

十五

相士十不失一若蹀躞萬里等于羅駕則駸駸為上
乘矣

國家置彌天之羅亦以羅士才耳亡論他日備縣官
緩急即文章小技其淳漓闊乎氣運砥柱狂瀾功須
作者猥云釐正文體而耽玄與吊詭殊科嗜古與離
經各派子比而同之將庸夫高張而才士搥擊此亦
司鑑衡者之過也故不佞之于此十六人者惟其博
雅精詣能抒所得則亟收之間亦有雄駿自喜不
規規尺幅者不敢輒棄而第汰其鉅釘異學與夫掇

拾殘潘則罔遺餘力要于諸公所為憂當世而欲
返之者意固不相刺謬已諸士既旅謁乃盡發其篋
中之藏擇其與聞中言相券合者梓之長安肆中雖
曰尋求故事亦將與同志者略商可否焉

東坡禪喜集後序

子瞻廬山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
說者謂子瞻猶是門外漢無山無水時全身跳入黑
茫茫地大氏禪為生死不為文字生死之根根於瞥
起初念瞥起一念若使如蛾赴燄如螭噴鐵心路既

占星堂集

卷三

十六

斷生死水消故一切老胡痛棒熱喝總向人生死初
根一齊斬截到此方云盡大地是個悟門盡一切微
塵皆轉法輪此何以故於瞥起處心路不行則草木
瓦石無非大善知識草搖木動瓦飄石鳴無非老胡
痛棒熱喝如是者是名真禪喜子瞻平生熟於荀孟
孫吳晚遇貶謫落落窮鄉遂以內典為摯愁捐痛之
物浸淫久之斐然有得唐有香山宋有子瞻其風流
往往相類而其借禪以為文章二公亦差去不遠齊
山云外以儒行脩其身內以釋教汰其心旁以琴酒

山水詩歌樂其志則分明一眉山之老人而已子
於生死二字雖不能與維摩龐蘊爭一線然其譚笑
輕安坦然而化如其為文章則鋪禪之糟而因茹其
華者多也徐長孺彙集成編余故喜而刻之使天下
老居士有生死心者一披此卷或士大夫熱鬧中欲
乞清涼扇子不妨向子瞻案前燒一瓣香其或心力
勇猛不願作文字禪者則請寘之母以不肖為戒首
大司農褚公從政續錄序

今大司農御史大夫晉陽褚公世所稱重臣也公以
文章經濟結知

文章經濟結知

明主先是乘驄秉鉞為

天子經營四方會意有不可謝去而其鴻裁萬畫具
載中州從政錄一編天下讀而想望其人相與伺公
出處不置東山安石

天子承庶言之同詔起公佐虞部已復晉司農卿總
督倉場已復憲節督淮漕一切以便宜委公公間
請休沐有詔稱公篤實任事不聽公去公自是感
上知遇恩乃益務承以精白而竭其衷丹嘗言國家

事設誠而行猶一矩畫百方何言艱鉅先是將作
徵大府諸邊供費不貲公悉按而知其穴為條上除
之浮淫之蠹乃絕歲入贏金六十餘萬天吳為祟震
驚

陵園且虞漕道梗當事者競為築舍公周爰咨評務
圖全利自是河安流盈庭訟息

天子嘉焉公故慷慨善論事疏上弗弗間有扞格亦
必補牘復進而其大者言帑藏耗竭陰以易

天子豐亨豫大之好乃至搜城社澄銅墨白簡所搗

風清霜肅今自公為司空再晉為今官先後積百餘

十六

十八

牘次之犂然具在某受而卒業閭閻侃侃纒纒洋洋
倘所云經世之文非耶夫國家碩畫必首食貨設以
身喻漕其喉咽倉其胃諸司好用以及九邊之儲乃
其輸之腸而下洩尾閭者也喉咽欲利胃欲實腸欲
潤而又不欲其注之不止故今為任官之議者即夔
夷在事不可廢桑晏至清穴免而櫻嶠虎即管商時
亦參居其間夫惟以純忠亮節令管商桑晏之術畢
收為國用乃所謂通材乃所謂大人也今

上瑩精至理見謂群龍滿朝然三歲之間公曾不暇
煖席左之右之朝野眎公足所拔若繫九帛合其所
謂通材與大人者而臣乃重世所以稱公不虛耳說
者言公今以疏稿行將古人之焚草非歟而其則曰
此批鱗引裾之謂不以壯頑市名者而非所論于籌
畫便宜為國家建永世之策者也以公為倉塲而獨
當其誑為漕撫而獨承其蠱于是不得已以一寸之
丹托于盈尺之牘微

天子之靈布為功今後有嗣公者未必如公之難而

古星臺集

卷三

九

又得公說踵而施之老成典刑埒于故府之憲其又
可令秘弗傳耶公昔眎學政于吳某謬以搜淳叅公
藥籠公于某似以經術受知然世必如公乃善用其
經術者即某甚愧不足稱公弟子而于是編也亦安
敢僅以立言頌公曰不朽也與哉錄為倉塲疏草二
卷司空疏草二卷漕撫疏草三卷又各事宜三卷其
不與見行而前刻未具者附焉合而名曰從政續錄
云

光祿寺珎羞署查刷事蹟序

今國家泉府之供稱至絀矣大都以不足之財不
塞有餘之孔諸浮淫之蠹日月朘削而莫可誰何若
不佞所聞知則光祿者亦國家一漏卮也夫其所司
者不過治

天子以及六宮之餼烝與其緹齊次則百執事之
今廩于大官又次則四裔賓貢之

賜饌于大庖者然且歲費以億萬計

天子為設三品大夫佐以兩卿丞綜攝于上分設四
署署設丞監若干員以鈎稽出納于下可謂重且密

古星臺集

卷二

十

矣特以其為

上供所出百貨所萃諸儲侍供帳必飭諸執事胥徒
必備以是群諸積猾亡賴羶聚其中睢盱而為奸利
藪蓋百相蒙也百相蠹也凡為丞若監豈盡偏解而
贖于事抑豈盡指染而怙為墨者彼且以為故事爾
爾吾務撻舛則難乎其為前吾務植標則難乎其為
後且察察之府怨閭閻之歲疾孰與夫去彼而趨此
乎吾計日且遷耳嗚呼此蓋浮慕飲醇而甘狎冠廟
者也以予觀于今麟宸閣公倘所謂不溺其職者歟

公之為珍羞署丞凡幾年月即以廉勤見推
凡幾事至則必問將事者舊貫云何何約也即問近
事云何又何繁也即器物有可因舊為新去繁從約
者乎何所事更置且湯漉塵土為也所出金錢有以
十為百以百為千者乎何事虛糜縣官也蓋將事者
廩廩目懾且股栗公矣公在事以某事省歲額金者
千以某事省月供金者百縷纖積微具有萬畫牘成
而進之于其長若少卿程公萬公寺丞鍾公等莫不
嘖嘖歎公賢以公所條上狀示三署署為絜令且言

古星堂集

卷三

主

今檇紳間率稱世祿之家鮮克習事或受握筭不知
從橫若閔丞人詎可少之乎蓋公之先有兩尚書以
治行文學有聲

憲肅兩朝至于今簪緋滿門若上之稱鐘鼎世閥
毋先閔矣而公特以散秩起家方入署時人第目公
體顏閒雅被服布素羨以為此謝氏鳳毛豈其緇涅
于阿堵也者顧不知公乃更精其官不啻如人所云
爾不佞竊嘗言國家之理財往往苛于入而疎于出
其釐奸又往往詳于近而略于遠今一署猶然推之

他署可知一光祿猶然推之他曹又可知又況選
及塞去

輦轂萬里者乎公今且出而治賦吾郡矣夫其稱老
胥健猾鼠兔穴而豺虎嗥者可勝道哉不佞請書公
牘尾且請為前驅而告之

題花映彤綸詩冊序

自昔歌頌之作厥旨殷繁夫惟懷賢慕義本乎人情
戀別傷離流諸天籟俾當官者以為口碑考言者信
若傳史斯足述已良有取焉今

古星堂集

卷三

主

天子嘉與海內循良武隆上理

重書就徵山川動色我華邑侯項公實叅鈔選卿鳳
之詔自天歌驪之行有日于是玄髯黃髮田畯紅女
莫不目極借恂情深餞寵距轍如雲攀車若市不佞
嚮之所述備矣其若縉紳章縫則亦不勝好爵之縻
思效輿人之頌撰德選詞累十成百我友陸孝廉君
策嘗以文章道誼受公異知哀而獻之以當陽關三
疊美哉洋洋乎非甚盛德疇能當此者乎夫華稱與
區今為瘠土以方輸錯出之鄉當水火頻仍之後二

東有空杼之悲中谷有仇離之感其來久矣維侯夙秉慈惠蕙擅神明下車敷化雷動颺舉五雞三翫既勤恤之有方問羊知馬亦鈎距之蕙設蒞止以來治文無害郵絕夜行之卒鄉無不藝之征信彼豚魚懷及雖維締觀三年之內陌上成陰百里之間桑中可詠所謂留歌暮來去謠曙鼓以侯當之曾無惡焉而又勤思民瘼務盡下情達稱三老猥及一命莫不遷之幸舍假以霽頽當其卧閣晝閒焚絲就理樞衣講業既盡任棠拔薤之情躡履從賓亦弘郭伋待期之

古學堂集

卷三

三

信雖城府不設洛陽之止水不貯中庭然明信自孚關西之貽金自絕暮夜用能使群言湊進弘議畢仲以至譽表六條功最千里雖其淵嶽之資自成峻遠亦由塵露之微助其高深者耶夫以侯之穆然大雅所謂鳴琴亦治戴星亦治彼烏用榜門屏以謝賓客虛典謁以遠苞苴容人未優師心則拙徒知松栢之蔭宜取孤清而未覩蘭蕙之芬因風愈遠以此方侯又何翅龍與蜺歟侯茲行矣藉令五袴無謠兩岐無頌猶當以悶悶之政受知

明明之主又况其流名雅頌著美聲詩亦如甘棠弗剪之歌隰桑起孔膠之詠仰倖往哲掩美來茲有如孝廉所錄不亦盛乎此者狼胥烽熾鯨海波揚方天子側席之秋乃志士叩墀之日上幸召見侯將以侯獻替帷宸掌握喉唇玉階方寸敷奏云何旒黈以前陳詩可已其不佞幸托部民之末霑沃河潤之餘職司簪筆敢弁首簡匪云希聲篋奏亦欲嗣響蛩吟者乎

方象父汝上刻序

古學堂集

卷三

三

吾友方君象甫少負奇穎長益嗜學爰自年及舞象迄今官署司馬歲逾二紀業亦三遷然而玄晏之癖彌痼孝先之旨恒滿吐鳳為章粲花成句生平著述實繁篇牘而君雅意為名山之藏未暇竟殺青之事茲所行者重董為汝上刻以君嘗刺汝多其時所著云說者言吳富文學由來尚矣遡厥功宗必本平原二氏去之千載風流嗣響抑何寥寥且也二氏嫻于辭令踈于明詒悲唳鶴于雲間慙冥鴻于海上巧文拙宦何以術焉象甫屬筆多姿選詞韶令昔游鄉校

失故吾或遽以州縣為勞人唯詞賦為小道乃至乎
子遣言于四愁延之發憤于五薦東陽有枯樹之賦
彭澤有五柳之篇彼不束閣典墳即已灰心職事夫
非文章吏治兼兩實難以文若此以吏若彼離之雙
美合之兩傷者乎衆甫往為博士言則工為古文詞
又工至于牒訴倥偬不廢吟詠肅歌斷獄引經既疏
名于循吏登高作賦又不忝為大夫課君治行牧圉
有長城披君汗簡騷壇無堅壘豈非通人之致而詰
匠之雄者耶君今從汝入佐夏官屬羽檄之交馳正

占星堂集

卷三

二十六

王事之鞅掌方將研討玉鈐載筆而籌前箸指揮金

析含毫以賦歌鏡揔之琅玕其腹蕙蘭其采豈祇競

詞人之海棗飾秣苑之鏤脂而已且當次第行之不

佞不具論論君之為汝上刺爾爾

卓光祿詩集序

往余讀卓徵父所著藻林諸書心多其博雅每以不
獲從之游為恨比歲再游燕市卜居與徵父連牆彼
此一見語合遂闢入徵父金蘭籍中相與略窺蓋之
禮而盟布衣交焉徵父風神恬穆興寄冲遠人脈之

正若玉山巖電雖有百斛縑塵曾不足染其胸臆及
與之縱譚名理揚花古今若縣河注瀉千里一息矣
徵父室中所置自筆床藥几酒鐙茶碾而外都無長
物性復不善諧俗每有移床遠客之意與至惟呼麴
生與之拍浮稱快或至丙夜乃止余時偶從徵父于
觥籌間心甚遽之因念曩者未交徵父謂徵父耽思
著述是其方袍側注禮義人耳顧不意徵父之奇若
是徵父既抱奇弗試迺始婆娑寄傲一官又托而逃
之酒人而其寄之不盡于官逸之不盡于酒則又每

占星堂集

卷三

二十七

與海內諸名流大家訓倡應和引而為曼聲激響積
以歲年衰之凡得詩如千首梓行長安市上名之為
卓光祿詩徵父之為此官雅非其志既已寄其傲復
以名其集說者假之東方玩世云余惟徵父之所可
述者不專于詩要以其生平瑰琦磊落之概瀟灑沈
深之致以至輓年恍慨悲歌羈旅骸骸之意悉櫟之
篇章故非讀其詩亦不足以盡徵父抑嚴滄浪有言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
書務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徵父胸中所鬱蟠五車四

庫不足傲其談洽而其遠心冲韵廓落風塵之表即其津津惹類間窺見一斑似庶幾于道山學海能涉其顛而涉其涯者所謂讀書窮理激父寔蕪之則激父之工為詩非偶然而已者自茲集出而當世有賞音異代有知己激父雖落落于世寡諧亦何憾乎余又既夫邇年來學士大夫竭蹶馬蹄間騷雅之場往往偃旗卧鼓或僅吾伊一二為人祝釐贈別其味曠然亡當于詩今讀者不能竟一讀于是山人游客倡言詩窮而工謀野則獲多然自命以詩家赤幟至人

古學集

卷三

三十九

挾一編以為游大人膏雉不顧人之掩口而洗耳也嗟乎詩道至此毋迺慘于祖龍之炬哉激父以名家素封陸沈大官之署出與三事大夫鳴玉委蛇入從鷄壇鷗社揚鑣闢捷激父之集行而么麼一編者不啻見大巫神氣都盡以此赤幟藝林乃差堪為搢紳先生吐氣耳余是以喜而序之

大宗伯華峰秦公倚雲樓集序

語云文章關乎氣運以余觀之信然余不佞不能揚托千古若我明

肅皇帝朝豈非寓內一太和盛際哉暇平既久學士大夫得以退食雍容修竹素之業片言矢口千秋自命時則歷下婁東兩先生實執牛耳與諸君子壇坫而盟可謂彬彬乎雲蒸霧涌者已然兩先生並鵲起爽鳩諸以樹蘭合而墳茔和者無非白眉郎曹而木天藜火之署殆寥寥空無人也斯惡睹所稱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乎哉以余所見兩先生之才固陵跨百代而其高自矜詡之氣亦能令當之者輟亂而旗靡如毗陵晉江西蜀楊用脩氏並博雅好古名一代宗

古學集

卷三

三十九

工無能免于彈射王允寧豈不亦嶽嶽者而以抗衡諸曹郎前徒之戈倒矣譬則泰離既降王澤竭而後諸侯力政出而狎主夏盟若兩先生固桓文之勛也夫亦氣數然乎要以文章必本經術歌咏必本性情以斯兩者相提而論固詞林之飲食裘葛耳書不云乎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夫惟能為體要者而後能不好好異又譬則素封之家不鮮衣怒馬以與閭左負販者角而富貴風流見者自賞彼何取于矜飾為豪白屋者而使人足術為余蓋濫竽詞林追宗先達若

天台華峰秦先生當年固亦聞然君子已然茲亦先生所著若倚雲樓集者抑何于性情經術之道備也先生初以大廷三策受

帝特簡魁天下清歷華要為秩宗長立朝大節遽數之不能終如阻內璫建長陵橋侃侃有古大臣風入贊

廟謨又非顯顯微雕虫刻楮與文人爭長筆墨間然得意處天機時溢六情自調揆詞摘藻動追作者故篇章甫出足令詞林老宿避席斂手昔人稱功業文

古學堂集

卷三

三十一

章美不雙擅于秦先生而此語為爽矣夫寶夏后之楬豆者不必有青黃之飾珎太公之巨闕者無俟于斷刷之能先生之詩若文所以高翔執苑獨步一時要在能為工而能不為工者也非苟為工而已也先生起家世閥復以綺歲登朝委蛇禁近非有左徒湘纍怨慕之感生當泰熙在帝左右躡夔龍而友班馬又非有少陵間關戎馬之阨家富藏書官聯壁兩朝吟夕披訪覽博物則斯為取之又非有隙壁餘光孤貧窶陋之恥域中山靈天台宸勝先生生應名世稟

毓既奇操筆淦翰則儼經競秀雲霞映發又非有澹泌蕭然炤蛙夏虫之陋凡先生之所取諸造物兼至而儼美以是行之篇章雖不為工而不能不為工也間有按先生之世江陵新鄭兩賢相厄卻反中于先生先生輒誦河上公語以解嘲一似雲浮世故者至健眺觀海一咏幾于宣尼乘桴之歎又何切也廷對數萬言則賈長沙陸敬輿可謂兼之晚乃夷于道民托于方外無屈平之怨而遠游露其冲自無元亮之窮而荆卿發其壯懷余然後乃知先生之文又根于

古學堂集

卷三

三十一

忠孝離于牢騷而出者也非但能為工而已也先生既以南大宗伯老識者猶以揆席未登有位不配德之憾然先生生而蔚然為詞林山斗握文章正統以托于不朽之林能如是是無憾于先生矣倚雲樓集者先生所自定既付殺青久學士爭取以秘帳中會余從長安與先生子比部君游比部君將行先生文而命余為糠粃之道遂乃序次其概如此記有之孝子見似目瞿似者猶然何況吐于性情經術其肖家真者乎若比部君則可謂善用其瞿者也

劉氏榮哀錄序

劉君時濟與余同薦南宮出宰中州之熾邑用治行高第徵拜給事中先後涉兩署凡六載君既以為天子使不皇將父而君之尊人封文林郎北岡公則又時時敦勉以忠孝大節君以是居諫垣不事一切毛舉攬拾惟務以肅官常而定國是嘗為執政者憤排言事面刺之不少休已遂言狀

上特為大臣體貌絀君一官君竟得外徙而名一日震動朝紳矣封公則從田間聞而灑然色喜謂兒如

中皇堂集

卷三

五

是真能子寧作逐臣不尤愈一日九遷耶君亦日益脩膝下歡爛斑槃舞即一簋之奉封公眎之八齊九鼎不啻也亡何封公以壽考令終君子戚易無不備深墨歎粥勉襄大事奉封公與其妣贈孺人王封太孺人田為營馬鬣于盛之上既葬卒哭則又綴述封公生平與兩孺人閭行之大都畀諸君子為之狀若誌若碑記若表傳若讚若誄若聲詩具體次第之得四卷皆當世名賢鉅公所譔著而君先是以令最考

天子按令甲贈封父母如其官

紫泥之章華衣具在取以冠于編首合而命之曰榮哀錄予得從君受而卒業焉噫嘻倘所謂顯揚光大仁人孝子之用心不在茲耶夫劉氏世以力田孝弟擁素封里中所從來久其以高行亮節倜然稱貞士則自北崗公也其以勤約孝慈並著為賢媛則自兩孺人也其以趨庭者移之當官用俾邦有循吏朝有諍臣家有令子則又自北崗公與兩孺人典型之遺也茲錄所載亦既斐然臚列矣傳有之人貌榮名寧

中皇堂集

卷三

五

有既乎則非赤紱朱輪之謂詩亦有之哀哀父母欲報之德則非棘鑾冠鞞之謂要以令德令儀名實備焉耳封公以衡泌好脩聲重于昂鉉卒能詒教而子成其令名以生則潛猶龍也以致則骨猶駁也以子則麟之角鳳之毛也公既萃眾燬又得一時立言君子為表章而夸大之蓋公不但履人代之嘉祥且兼身後名而有之矣茲錄具在給事君之永言孝思不與縑緇並垂罔極乎若乃君之顯親揚名其大者無若立朝諫書而君顧好稱引古人焚草之義不與茲

錄並傳予猶未及索筆從之也請以異日

何士抑居廬集序

逞不佞與諸子以文章意氣為壇坫而盟獨士抑晚
出竄稱詔令其所為制義虬攫鸞舉光瑩瑩四射業
傾吾曹已士抑雋而對公車與天下士相上下詞嫺
而識竑譽日以旁魄鉅卿名公折行與之交謂顧陸
不死業復傾公車士抑冥搜百氏泐成一家會婁不
得志南宮則行其所著芝園集汎瀾衆體即不必定
其詩之為建安為大曆樂府之為齊梁文之為周秦

古星堂集

卷三

三

東西二京要以揚扈風雅有餘韵綜叙今古有餘采
辯哲名理有餘味即當代雕龍繡虎之彥項背相望
然方驚名場遽標文苑猶鬢雙髻已擅千秋人所為
竭五官之職而恨無餘畧者士抑捷得而兼詣之斯
已奇矣士抑負熱腸俠骨能為人緩急類河朔燕趙
間士而內行醇至居然中郎內史風自其罹專人艱
近汨濕土低空斷雲循陟岵之思惛忽惻隄之意
一寓之於言則有居廬草視芝園益玄益湛予伏而
卒業焉夫士抑之所稱倚廬在吾郡鳳山之陰叫籥

箚深窳為陳區想其曠鳥相賓哀猿夜和山若加峻
而境若加絕者余觀鄒枚諸子名于梁園後世尋其
遺躅或以為夷門或以為睢陽仲宣一賦登樓至相
跡其樓之故趾或以為江陵或以為襄陽杜陵之懷
西則成都閬州稱者不一彼其烟荒蔓迷焦嶢坡陀
奈何足述夫非以數君子之言重乎讀士抑居廬艸
而求所謂鳳山安知後世不謫而為青蓮之鳳臺也
則士抑之為地重而重其親抑又大矣

古星堂集

卷三

三

黃孟威咏古詩叙

蓋余雅持人倫所折衷天下士未有如吾甥孟威兼才通韻靡弗條貫者也孟威髫髻負異安輟闌入吾社銳頭新將踔躐無前衷然以公車言鳴已腹笥群籍渥采爛生復以古文辭鳴已尤憲稱詩汎瀾諸體斐亶自工凡行役覽物贈寄州和一切骯髒悲愉之感悉寓之於詩集一出輒長騷壇而參作者乃孟威都復小之曰僕事矻矻而為聲律役於吾性靈何當第行其詩古詩數十篇余與孟威相習最深推襟

古星堂集

卷三

三

送抱悟賞無極所謂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者顧不能罄其胸中淵鏡也每手其新什未嘗不循還嗟咀挹歎兼懷緣孟威指乃默為詠古詩序序曰詩始婉妘之世極其本趣不過以詩言志歌永言而已故青者生人心者也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以性靈為詩者也匪以詩後性靈者也古之善治詩者莫如師乙氏謂寬而靜柔而正者宜頌疏達而信者宜雅廉而謙者宜風肆直而柔愛者宜商溫良而能斷者宜齊蓋以人而程

於詩若萬卉之受微颼煦然以舒謏然以歛也迨河汾氏出而上下眾製辯晰品流深而典為君子者激而治為小人者某為纖且夸者某為悁且狂者蓋以詩而程其人若飲上池而照垣一方什不失一焉漢魏以還矜虫闢鶴靡而為月露嚴而為儷偶詩之用日廣而其體益以不立蓋記繁而志寡肺腑不衷標格何有即有趙武之詰曷與觀七大夫之志哉今孟威氏所詠其詩則古體不為儷偶縛者也其人則混迹人世而託契應真蟬蛻汚濁之外泥而不滓者也

古星堂集

卷三

三

其義例則創出胸臆孟威竊取焉迺韶音令辭流奕清舉刺羽雕葉秀掩萬色既導金繩之路兼炳丹臚之工可謂質文具備情言雙絕令讀者玩其迥句灼然如覺社湖頭觀明月珠抽其秘旨洒然如啖火棗而悟三生已夫孟威固以臭味風雲千載無爽為是引緒寄悰者也要即其實地云余觀孟威器識明茂思緯淹通世務朝典決如懸雷而能斂其不用之用於虛室絕塵之境含味玄嘿惇秉誼尚盛德之風可樂詠也世必有精鑒如師乙河汾之治詩者乎其不

結契言前流賞聲外食風慕道神明開滌者幾希孟
威有弟品方伯仁才過平原子並以風惠顯何江夏
之多奇也

唐宗伯公文集卷之四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關中門人崔爾進漸達父校

奉賀太子少保大宗伯平翁陸老年伯老先生

榮壽九袞序

大宗伯平泉陸公游歷四朝位登八座海內稱先哲
高衢當世無兩先是公壽八袞

天子為賜 璽書存問晉陟官保朝野艷稱為盛事

今歲在著雍閭茂則公已盈九袞如月九日實公縣

弘令辰而臺使者業走皂囊于長安駢繁 恩數行
復自天而下于是方內外多轄識者莫不延首望公
閭以為神龜著草其上必有祥雲覆之泰階長平端
恃于此至頌岡陵壽朋者洋洋盈耳蓋隱然社稷填
云今夫錢晬家不亦長生久眠者宗耶其立靳完鄂
諸要眇術誠足朗三光而堅五嶽顧獨其身尚羊列
缺耳未有績用施澤可標記者故薦紳學士絀其寤
莫即舍而脩鑄鼎之伐以為吐風欲雲至鴻渺乎哉
然毋柰其疲思耗神搖巖萬端不及一燕景饒日以

息黔而補劓而往往默損其永年之資然則彼得之
身而不得之天下此得之外而不得之內嘻豈非孟
孫陽禽子之所五角勝而不克兼者哉廼公一出而
收其全為天下天下重為身身重始則夔龍晚而錢
賻公巧乎有道耶公非能採金石草木之晶以扶老
又非從宛若所求也公蓋體實而用虛者用虛故日
接天下之機而資不匱體實故能使已之真氣不費
而常盈也當公之立朝而前後所謂貴倖相者勢焰
于朝內方乘氣奴僕士大夫士大夫不能不絜檻連

古學堂集

卷四

二

化而公獨以侶侶風節抗之其輕紕郵膏之尚即東
里之苞筍蠅集而不能使之挽其立壁匪石之介即
脂車流馬槐柳並列而不能使之趨其鴻冥矯焉之
跡即步武鼎鉉而不能使羈斂國脉士氣潛繫一絲
于九鼎迨公里居而為風節益甚郡國守相庭有敢
望龐公顏色者乎輿人之誦有誦潁水唱芋魁羹者
乎舉宗群從有鮮衣怒馬于萬石間者乎坐客有知
紀僧真輕詣登榻者乎舍中兒有為馮子者乎公被
濯纓剔於不言之地而吏士矜紳下至畋豎傭販賢

者心嚮不肖者迹歛率不敢以衰趨葦於公假令公
盡究其用而若勛貴屏趨於文簡商夷戢兵于司馬
豈必動聲色戎服牛乘驥矻矻効用衡輓不如吉光
一下而發國祥公踞高席順操其虛以摩鈍一世所
激揚挽揀功匪可立程績課也然公直以是蜩甲耳
蛇跗耳而其栖託乃在大光明藏其契悟在古先生
其實備持乃在不離日用不涉貪愛宛然淨名龐蘊
法門是公之微露其體者耶公所謂體用之妙不為
乞福造物而未嘗不養造物之餘而儲其慶故造物

古學堂集

卷四

三

不惟毋以完忌公而且舉其福若東海蹄涔以貽公
即公以大耄膺譽命乃所以佐公於歡者所邁會更
種種奇也公家平原清河雕龍業屢傳張司空賞識
公對南宮第一主盟文苑何啻過之是公之奇邁者
一公季中丞公繼成進士兩家子又各成進士即二
龍三鳳不能及再世而公獨操其贏是公之奇邁者
二公始虞玉樹蕭疎然大行君晚出而早慧策名在
妙齡蟬脫黻冕極志養之孝以安公孫枝芄芄共綵
衣娛侍又胡取多男子祝也是公之奇邁者三公巖

廊之日什三泉石

什七烟霞風月私昇云

即賀監老乞鑑湖而白傳暮年公司馬公所得美
是公之奇邁者四國家引年禮雖載令甲非必下給
綽命星輅也壬午輔臣一舉以為異數公以八座得
之而盛復加進無論當代即蒐史乘似公能幾是公
之奇邁者五未也呂尚九十而膺楊百二十而盤石
於齊召奭百八十而弼武成康之治令公安步衍衍
視聽神明不衰南極騰煌方未有艾

天子且當袒割訪政盛典煌煌勿替引之也何況某

占星掌集

卷四

四

等為鄉後學且屬通家誼深能歲歲稱萬年之觥哉

奉賀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大學士荆石王公六

十叙代

先是大學士王公奉其母太夫人翟車遠里因上疏
言臣母老重去其鄉而臣獨子亦重去其母願得良
就子舍疏凡數十上情詞加懇

天子所以詔起公者亦加勤至御憲之使趾相錯于

道比公再詣闕

天子忻然有魚水之懽焉搢紳大夫則以公受

上眷注為社稷臣惟願得公壽考且寧以無負

天子所以宅首揆詢黃髮之意而公以今年七月念
一日介六旬壽于是翰林修撰唐某公丙戌所錄士
也偕其同年若而人踵予而謀所以壽公者予惟不
佞受公之知寡久乃者復竚濫公後塵凡公所以提
躬康世之大都抑惟不佞于公有獨知之契即微諸
君不佞固願有言也夫大臣以天下為壽而壽一身
次之顧天下事亦難言之矣曩者公不起田間入贊
樞衡乎于時方內又寧

占星掌集

卷四

五

天子曰親群臣瑩精治理公與二三元老頗行受事
惟是水壺澄而喬嶽峙以之風表有位而中外謐如
也蓋公在斯時不難于調劑而難于標植天下之信
公深于公之自信雖天下嘖嘖難公而公固自謂無
難者以眎于今然乎哉

天子曰決事齋居群臣百姓閱歲而不能一窺

天日之表即容勿之地或時隔金轡焉加以狼望多
烽母泉歲警越裳之雉未馴泉海之鯨方熾其窳鉅
且急者 前星已耀而甚宵未行震霆不測而貞士

削迹公方風夜在公焦心蒿目冀以回聽于重而窳
奸于煬灶然特陰重不洩人故莫有知公者諸少年
果銳不勝願治之切而未悉公所以肩事之苦于時
昔之信公者稍移而望公而後公之難始伯于曩時
矣曩者之難難于明以洒濯天下之精神今者之難
難于陰以疏通天下之血脈夫欲通天下之血脈則
必使荃宰一氣官府一體而後可使耳目無留壅膺
指無跌盤此非可以詐語遽色勃谿齟齬而定也其
道在柔之而已柔之則莫若和以釋猜嫌而平以開

古星堂集

卷四

六

茹納故古者稱相臣曰燮理曰保衡君之命之曰爾
維麴藥爾維益梅人之視之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總之不出和平兩言此所稱為仁壽一世之道而公
今寔得之當諸臣曹起為扣關引裾之事其語往往
侵公至門生故吏戟手當公旁觀者猶為公不堪而
公色不為忤嘗為不佞言夫夫也謂之知我不可然
而言是也顧今事勢齟齬謀適不用吾甚愧其言其
又與之瞑目語難乎于是進則扶肺肝以動止輦之
聽而退復霽顏色以修吐握之儀數月以來公惟務

姁媮以收天下之情要以功不必自已出言不必自
已是而公之意念深矣頃之又上泰交一疏意在開
誠布公與天下更始而又疏釋噴室之沈寃減滇南
之溢貢公之志雖未行其什一然中外之疑公而望
公者已稍稍如覩皦日如挹春風譬之耳目口鼻豁
然無壅而後可徐及于腹心腸胃之結滯久之太和
充溢元氣鬱蒸四履之內血脈如貫而

古星堂集

卷四

七

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不爭則和故又
言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寔其
言蓋深于養生者惟公既已圭璋其行然不難抑而
受攻于他山之石既已淵岳其德然不難躬自比于
歸墟之海以至和而和其強陽以至平而平其魁岸
所謂其緒餘以為天下國家者何況養生家言棲神
鍊臈以極于永永無疆之筭此何足復為公道哉公
今始滿甲子方且執大匕斟酌元化異日者調鼎之
功成然後乃及大耋于是偕太夫人歸而為驂鸞駕

鶴之遊度

天子亦不能終留公矣

賀大藩伯敬翁陸老師五十序

自獻兄弟未束髮而從陸夫子游于時公文章妙天下以詩歲薦鄉書聯舉進士為理官晉歷郎署更為名御史出佐藩臬所在聲華踔然越有年所海內知公而慕公者以為久耆而艾也而公顧以今年僅介五袞云而顏渥如而雙鬢鬢如爾先是公偶家居或適當懸弧之日則群從子弟相與奏白雲之璫捧紫

占星堂集

卷四

八

霞之觴紛舞堂前以為公壽門下士亦得躡履從焉今公駐節之地遠在信州第某某輩則謂某宜屬筆為文遙望南屏石橋之陽而舉一觴賀公且以為祝其言曰自吾宗之有公也而凡我子弟無不游泳于詩書膏沃于仁義檢押于匭則也者吾陸自平原以後于今稱聞族焉維公寔昌大之夫五十盈數也盈而能持持而能受抑維公寔然將赫陰熾蕃始于今日陸氏之澤庸有既乎是我所以賀也詩不云乎宜兄宜弟令德壽豈是又我所以祝也子盍以其意推

言之文獻對曰唯唯否否凡我所以賀公而祝公者不寧維是夫

天子內設六卿之長外設藩臬大吏要在各率其屬又寧方寓故藩臬大吏賢聲著者往往入為卿寺為御史大夫由此而上其陟踐駸崇肩任亦駸遠然而士由一命起家游歷中外以至藩牧幾年所矣其有富春秋如公者幾人乎夫人而寤于日暮途遠則橫奔失路者有之間有年力方壯則蹶張自喜又虞其債轅而敗犂矣夫公也可謂百人而一人也文獻蓋

占星堂集

卷四

九

少而事公比長而益習公其才諳百鍊足以鑠鑄一芳其持論慨慷足以激厲頑懦其綜理纖密足以周密豐蔀其襟懷坦蕩足以蒐茹豪傑惟公孤介無援世有知公與不知公者皆不可知然今天下外虞虞中虞歲山箐海壖萑苻四起而公以兼總之才濟以有餘之年令

天子時顧前箸借公一籌自今以始縷指于公獵渭之辰干城百郡猶三十年足賴也况繇此進之未艾乎以是賀公而祝公其眎家庭燕婉之好為何如

衡都下所得譽髦士若徐侯為之領袞用文飾吏神明之頌旁魄四塞幾遍江以南而天下歸水鏡之源于公然則公以宮允為用于天下而不必自其身致之以以宮允為用于天下故其德大不必自其身致之故其天全方

國家明盛而鍾其佳嘉碑隱之社于公孔燕豈弟黃耆無疆詎偶然哉公蓋精於為君臣者也乃其精于為身者其受造物私者也則其能善造物用者也

上中星集

卷四

三

即人主割鑑湖之半寵其行而丹山赤水之傍餘歲月幾何則孰與公所得哉又進而為漢黃公家本鄞山晚起商顏寧不夭矯若神龍者然猶不能不挂於詩人雪髯是非之譏彼不得公之所以卷舒有妙其權于身之外者也信乎公獨收朝野天人之盛也耶徐侯曰善請授簡為公壽

范太母六袞壽序

往不佞與馮開之方象甫王君文徐長孺王韜甫諸君子結社講業而同鄉范先生以子爾孚來請受彈

射焉不佞輩始習范先生如清鐘大鏞周敦夏吳德古之文行先生也而因以習范先生之相則賢范先生居恒讀書好哦詩事柔翰取青婉白不輟晚節益甚而一切家棟太夫人搽之内外新新大而壠晦則宇細而錡釜施施之屬亡不得其任者而其鉅者則繩約丈夫子幾於濕束不作兒女媮態眦子所折節登牀而蹀履者為畏傳重友則廩廩誠供具平頭盧兒應接不暇至丙夜不勸不則斷斷然不敢通如蘭蕙菰蔬之不以相雜矣太夫人雖席貴倨乎性好

上中星集

卷四

三

儉隘不為祿錦袂服御諸如溫言晬容至於子之室以迨諸媵兩孫亦壯有室矣太夫人之誨迪體恙種種脆至如介於姆傅之側也又若免於其懷也蓋太夫人起於蓬范先生白首莊之内外大小無間言要以吾吳女德則太夫人衷哉不佞與爾孚兄弟交最深靈久不佞困膠庠用爾孚議為燕遊一切倚辦焉太夫人寔從更之以後女蘿煙連猶女執元孫巾櫛得侍太夫人其所耳而目者禮珪乎女師乎即爾孚有子受室而其戢身子舍若負霜霰不啻髮髯少年

又分甘上綺卽中廁褴無以過非母氏之教浸肌
決體不至此而猶女又為不佞稱說其太母春秋遊
遊二丈夫子間不瑟瑟靡衣愉食脩澹泉絲必為躬
親家臧獲輒振刷其志職以待而晚特好竺乾昕夕
焚焚一燈手一戒珠一貝葉膜拜大士前受齋禁十
之五此詎非慧根靈氣致然哉昔周伯仁母長而受
安東聘伯仁仲智鵲起李氏迄為中原門閥之冠爾
季清真寘慾凝曠自遠近將營菟裘奉母吳山中與
支硎爽氣相吞吐真杜陵所謂皎如玉樹臨風前者
占星堂集 卷四 十四

攬西山之雲鳳城之霞亭亭東下如車蓋者以佐大
斗
奉賀黃封君谷泉先生暨配李孺人雙壽叙
余惟天地敦龐渾厚之氣其鍾也不恒其畀也不數
要以道迎于先凝固于後使或韜之而彌光衍之而
彌長則人事實與天地之氣醞釀而成有非偶然已
者今
天子道久化成朝野間尤多耆俊壽耆而
國家平康清和之理于是焉徵以余所聞其以醇德
介壽瑞應一世如谷泉黃先生世固未有能儔者先
生粵人也史稱粵之山川緬邇土野沃饒顧其地產
多奇一切文犀明貝翡翠珠璣之屬並足使人眩驚
而生奇衷之想人亦因是益工技巧是非卓然自樹
以砥柱障其中流其疇能不波先生生而負太璞璫
于嗜好少習儒家言而不喜為聲律科舉之業每慕
古之棲遯者流以為奇節獨行欣然似之行過幽巖
邃壑風物鮮美即徘徊不忍去因號谷泉以見志所
居窮巷環堵必手一編吾尹自是性又喜飲酒一
占星堂集 卷四 十五

酒人間與野老爭席其他醒者即拂袖去之蓋
市之跡可數也人或醺醉忤先生先生必引劉伶
鷄肋語以推柔其銳人乃更悔謝既久之不校之
孚于遠近人人稱號長者其有侮且競者更就質
焉比于望閭息訟矣先生性至孝所配李孺人與
生齊齒而能白首相莊相與奉其尊人不極甘肫
不止所舉丈夫子三尤能勗以義方詩書禮樂之澤
如也今年先生與孺人偕壽六十有一而步履飲
不異少壯人其尊人亦年踰大耋鶴髮盈顛翩翩
占星堂集 卷四 十六
稱陸地神仙馬先生登堂而舞斑斕入室而鼓瑟琴
愉快特甚而會先生子炳儒登今甲辰榜進士選讀
中秘書泥金之報復與賀燕喜者趾相錯矣人亦有
言齒德之與榮名造物者每不兼兩而異今先生齒
德則身有之即榮名不自身而自其子有之倘所云
得全全昌為造化所私厚而金榜龍江扶輿清游之
美盡鍾毓于先生一門是耶非耶且夫盈虛者數也
豐約者遭也士方困蓬累賦北門而隱南郭即心口
自維尺組半菽豈其易致而一旦身都顯榮有不覺

怕佚而廣麥也者故執爵而欲酣酒醺之也臨鼎
思飲鸞厭之也世之貴富榮肥其能醺厭人也五齊
九鼎豈足喻哉蓋尊生之道無他惟無伐其生而已
無伐其生則無如務嗇嗇于養斯嗇于神神完而氣
腴即以埒大椿而配喬松可也余觀先生生平無競
無營含醇履素是能冥契嗇神之說者即由此而膺
貤封備鼎養其必不為紛華所移欲酣而思飲審矣
造物者不欲私于先生而先生不能不受造物私也
即其緒餘猶能上怡高堂下昌哲嗣而況其身乎哉
占星堂集 卷四 十七
度自是以躋之八十九十以至百年且未艾繼繼繩
繩慶流來葉端可左券俟矣吉士試持余言以觴先
生倘有當于先生否
壽陸自齋先生七袞序
歲甲辰君策偕計吏上京師拂衣入門予首問諸故
人及君家仲父無恙君策言仲父自齋公且七十矣
予得微一第歸而上百歲觴甚幸即否者東殘書
挾傲骨足馬東歸尚及壽仲父于廬山崎野之下燕
筑趙瑟長安侏儒米故不足以辱陸生余咲而壯之

既而君榮歸就予告別予謝不敏君榮笑曰君不遇陸生非陸生不遇君也雖然吾返見仲父無慚色仲父君知己也君能無一言為壽乎予曩弟子時受經於吾師侍御公儼然視公為先生大人行垂二十年而簪笏相摩里閭相接於是聲跡益暱而知公賢日益深公由戊辰起家一再為守令清豐守漳守思南其間旋罷旋起或刺灤或貳臨江所至雖以卓異稱然皆非名州壯邑往往嬰燹遠夷宦轍出數千里外竄後治兩浙鹽筴與前水部時權稅蕪湖差近江

古星堂集

卷四

十八

鄉而公絕不以脂膏自點獨剷去文俗故例搜蠹剔姦即左右皆凜凜洗手奉職每嘆曰酌貪知廉焚玉見性大丈夫當如此矣故居官之日貧交游士潤涸吹枯而公篋中圖書如故及其歸也稍能損芟薦肉買花貰酒與里黨為驩而公中人之產如故蓋進無安仁宦拙之憂退無子雲逐貧之嘆咀商嚙徵詠歌琅琅諸子以讀書聲韻之樂哉又何羨金馬門乎頃輦下訛言繁興士大夫日處虎尾蜂蠆間膠目刺舌局天踏地一長安僅如斗大回望故鄉峰泖渺若清

都如公之簡淡安閒以不貪為寶者又若蘇嶺鹿門去人更遠夫上帝所惡者貪所靳者壽公不犯其所惡則必得其所靳日引月長度未可量也陸官保以上壽殿于鄉鄉達蔡郡守唐侍御張觀察春秋皆八十外未敢稱老公七十甫若駒齒雖文肩隨而稱小友何論大年恨余羈長安無能倣洛社故事為公舉耆英之會則屬君榮歸而繪一圖以寄我我且豔誇于長安諸君曰此吾里德星也而轉運公尚在末席豈非峰泖間吉祥善事哉但以此思鄉轉深矣

古星堂集

卷四

十九

壽袁履善先生七十序

吾鄉先達袁先生壽七十友人徐孟孺謂余交先生父子甚驩宜執筆且史氏職也蓋效一言之頌余不佞何詞以奉觴無已竊稱先生所以宜壽而後觴而前先生未壯成進士佐司寇平反最有聲故事郎而出者不臬二千石乎而先生需次又竟以謫外逮兩入楚吏治冠南國楚人尸祝之以為潁川中牟不遜未幾又中舍沙去而長沙之命卒下以先生之才而間關一綬升沈飛伏垂三十年又棄之所謂損于彼

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彼是宜壽先生為 唐王
府長史甫曳裾值兩閹詐稱使者入國兩閹倚社屋
為獵鼠索國王金帛如沸羹先生髮上指曰夫璫也
豈以吾容容為後福乎男子不得志為寒蟬寧為仗
馬哉廼發其事奏之 朝卒觸權璫怒連先生先生
雖不勝詆詆歸而忠公履正一矢射虎威之狐於尚
方隱然折檻埋輪風也是宜壽嘉隆間文章家有舍
先生而指他屈者乎濟南琅琊諸君子修業燕中鮮
許可獨折節先生恨交晚而先生意勿屑晚遊酒人
中星堂集 卷四 五

于郎為守遜于守為倅遜于倅其遜之初六乎曰勿
用有攸往逮其批亂鱗而脫虎口也其遜之九三乎
九三比于二陰且遜且係不能決斷然能以剛自守
如畜臣妾曰係遜有疾厲畜臣妾吉進而遜之九身
退矣名成矣曰肥遜無不利惟無不利俾爾昌而熾
俾爾壽而臧未也先生諸子有父風諸孫翩翩千里
駒行矣先生其亨乎於前遜以亨其身于後遜以亨
其子是故遜者困而亨也不利而利也彼為含沙為
詭譎為虎威者其如先生何而况其人寤寤久矣或
中星堂集 卷四 五

曰歲星臨吳其應國多耆耆先生又好服食導氣之
術客歲沂錢唐陟會稽歷四明折而遊黃山白嶽遇
異人授以訣其事秘世莫知也如是宜壽又何必望
斗牛占老人星也孟孺聞余言遂歌方迴南岳之詩
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余歌採藥之
詩曰閭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歌闌
遍告薦紳諸大夫縫掖諸文學使更觴為壽

壽徐母周孺人八表序

是歲乙未不佞以毛詩分校禮闈得一卷骨力奇峻

而深厚有先秦風既以登薦開卷得今徐君從愚泉
秦產也按往牒雍岐昔未入秦為成周畿內文王后
妃實與首善于此讀江沱汝墳諸什即女婦之化于
善者多矣今其風教倘猶有存者乎且夫深山大澤
實生龍蛇以從愚之斌斌質有其文意必有漸洳於
庭幃者已與從愚同登者纒纒為道徐母周孺人之
賢從愚則長跼請曰明非母氏不及此今母幸躋大
耄以是歲暢月之哉生魄為設悅之辰明幸隸事司
馬奉使過里門傳觴擊舞及與行會敢徵惠先生一
占星堂集 卷四 王

天子旌命至 璽書焜煌以暈翟之榮榮母以大宮
之膳膳母即未也今且叩
天子命有事于疆圉歸而稱
天子使臣具章服以奏千歲之觴觀孺人悅豫且康
之色回思四牡駢駢不皇將毋獨非人子有逕庭焉
奈何不大愉快也乎哉奉觴之辰以日月計則晷極
乃至陽剛寢長其在天道為剝復之交困極始亨之
象孺人當綺歲撫藐孤以含哺紉衣則姆道也以當
戶持家則父道也以灰菽課誦則師道也力此三者
占星堂集 卷四 王

幾三十齡持荼畜租唯勤勞是殫其在今日則自剝
而復亨嘉伊始繇茲而往陽日進而泰乃大來鼎養
受祉岡陵川至方未有極則日月為符矣詩有之孝
子不匱孺人既已迓百祥從愚胡不百順是聚其將
歲歲酌德泉以為尊俎梁山而為豆寧有匱也乎哉
昔者成周之胤其望為魯魯人稱善頌禱則壽母燕
喜為萬世祝釐者口實顧魯公嗣侯非有植孤亢宗
之烈而以母德較短絜長若孺人者又何昭明雪焜
以稱壽母又何慙乎不佞非能言者要以宣揚令

則孺人所自有其又何敢當慙文雅是從愚之與不
佞遇合則以詩舉于是述所聞以附歌頌之末令後
愚歸而舉其辭為母侑一觴焉

勅封文林郎朱公榮壽七袞序

南陽朱巽甫與不佞同對

大廷成進士出為令兩試皆囂邑用循良有聲

天子旌以璽書褒所自出于是巽甫之父曰近溪公
封文林郎有官矣未幾巽甫入為民部郎已復調駕
部而封公則以今歲始稱耆八月既望其初度也郡

星堂集

卷四

三五

邑大夫為表章其間題曰殊恩上壽于是駕部君奉
使過里寧慶之辰適與行會諸與駕部君游者競為
詩歌以艷其事不佞竊伏而思之今士以甲乙第天
官其間為守土之吏者十七比三年政成例得

貶恩父母是有考功之令在人子幸而及親之年獲
以章服之榮薦之膝下此與鐘釜不逮者異矣然自
七十而上則尚有耄耄期頤乃至無算如是曰殊曰
上其在封公倘猶有待焉者耶蓋今天下之言吏治
難矣以令一而上壘之旁伺之者十以譽令之口十

而不能當妻非之口一故令及三載陟明 綸章愧

耀被于家慶者十而二三也 貶恩之日其親之壯

有齒者固多然至于七十則已鮮矣七十而其榮衛

加強精神加王緋衣耀日哉冠切雲及與縉紳先生

行觴奉炙人眎之僊僊乎此非百而二三者乎蓋蒙

恩矣高年則難有年矣康寧則難惟封公兼履其盛

即奢言之何不可南陽故宛也昔武侯龍卧于此稱

寓公焉出輔鼎足之業噓炎劉之緒焯哉出處光日

月矣封公少事佔俾不就去而隱隴畝課耕教子飄

星堂集

卷四

三六

然塵埃之表亢志煙霄之上隆中遺軌庶其似之而
竟又能使駕部君紹明其業以大霑其澤于時遂用
以高門而亢厥宗公之沐

主恩履介壽要豈偶然者即由此及百年庸可量耶

今有嘉木于此春悅其華夏息其陰秋復食其實是

其雨露之沃溉者必厚即行道之人未有不遇而祝

其壽且孳者也駕部君方以文章事業用于世為環

材為隆棟華實備矣蔭覆遠矣要以元元本本孰根

抵是非公耶

天子為錫命于公麟麟炳炳雨露之施自天而降即諸大夫之聲歌頌禱倘亦可比行道之祝乎不佞僭為引其端以當酌爵之獻云

張母姚孺人五十節壽序

江之南巖邑以十數計獨我華亭甲我華亭之巖族以十數計獨陽谷之張氏甲張自東海翁以進士起家為時名臣相繼薦科第通朝籍者以十數計而至於今綿亘不絕後赫然猶有振者惟光祿先生一支而已光祿先生仕於朝有耆德為子若孫者後先薦

吉星堂集

卷四

二十七

鄉書名稱籍甚里中人無不豔慕之以為大張氏之門而獨未及姚孺人之內德不佞則以為姚孺人者天之所賜以報光祿而成兩進士者也不佞以姻婭嘗侍光祿先生心嚴重之顧其嗣進士龍洲公早世獨未之識而其元孫振伯君與不佞同游郡膠有年脩文字之雅甚篤歲乙酉又與不佞同舉鄉進士榜以故不佞於姚孺人為年家猶子而所得於振伯君之朝夕者耳甚熟悉焉孺人以名家女歸於張甫筭耳時光祿先生暨宋孺人俱壯盛孺人為新婦共謹

無間言進士公業就婚日掩書齋取祖父遺書讀之不一問治生事夜則孺人篝燈熒然以泚泚統佐讀

也孺人少進士四歲甫十有九而會其夫成名甫二十有四而煢然為未亡人矣比時振伯君僅六齡其少者方呱呱襁褓孺人出而哭於堂曰從公乎孰與代而子也入而哭於室曰從公乎孰與代而父也輟哭益日夜拮据治生而盡斥其生之餘以供二尊人母毳不少殺曩時即斥供二尊人之餘以資三孤之就外傳而三孤茫茫起矣光祿先生與宋孺人老而

吉星堂集

卷四

二十八

甘孺人之養忘乎獨也振伯君之兄弟幼而共孺人之訓忘乎孤也蓋二十有七年如一日也夫貞志報夫有猶舟鬢髮之分備物奉親有禮脩引慝之孝濟義導子有孟氏遷里之方孺人於婦德三形矣按故事大宗伯奉詔天下之婦而節者其子上書

闕下言狀有司覆覈無異

上俞之為棹楔旌其門今年秋孺人年五十矣伯子成鄉進士仲叔並廩食學宮矣於格應旌如故事而孺人意不欲也若有待焉異日者光祿先生年躋耄

耆期頤稱壽考振伯君魁南宮入秘省膺

誥褒予製冠帔以進孺人仲叔亦且聯翩仕籍而孺人依然康食無恙也為史氏者能無一言表識之掄揚其盛美乎哉不佞業從史氏之後願以珥管俟異日而茲因孺人之甥郁君孟野不佞石交也以序請聊為次第其一二如此

奉賀徐祖母繆孺人暨母湯太孺人重慶偕壽

序

今直指使者徐君景文不佞同年也歲乙酉君以易

古星堂集

卷四

三

不佞以詩同薦南北畿試明年復同君進士舉雅從君遊聞君庭闈之事甚習徐故南州高士之裔先從婁東徙吳之金閭衣冠甲第纍纍為吳望族有黠川公者獨以明經隱約不樂仕進第娛情泉石文酒之間一無所問家人產然產亦不中落則以公有淑配曰繆孺人寔操家秉云黠川之子曰芝石公則直指君父以君貴封文林郎郡司理封公之配曰湯以君封太孺人太孺人亦出名族能代脩繆孺人閭政而佐封公以程督其子君家凡閱再世得女丈夫兩人

而家日比起更用其厚積而薄收者以取償于直指

君蓋兩孺人之為德于徐甚厚而天亦綿其壽筭以報兩孺人今繆孺人年九十太孺人年七十並以茲歲之冬為設悅之辰吳人士相與參譚盛事羔鴈之賀相踵于門而直指君之同年若而人則屬不佞一言以効岡陵之祝不佞竊聞之壽者受也人所受于天有獨厚則必介以耄耋期頤永永無疆之算顧天道亦何嘗私厚猶之水然後其窪者盈之亦猶之橐籥然于其翕者張之已盈已張則欲強綿一筭而不

古星堂集

卷四

三

可得當吳俗浮淫之會下閭斗筲不無軒車文冕之慕不則賈其奇贏以游都市鳴瑟跼蹐馳聘六博以明得意而徐自黠川以及芝石兩先生並擁素封獨能蜉蝣塵壚之表而葆其冲素以全其天兩先生之于榮利可謂泊然無所入而其所取于造物者壽矣兩孺人又克以其恬穆佐之有伯鸞偕隱之風彼其父子夫婦所種德于門內甚久譬之若稼兩先生播而執之兩孺人墾而耔之今者固其乃亦有秋時也在易有之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

終而于用六曰利永貞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兩先生既已舍其章兩孺人寔代之有終今茲之自七十而百齡又自九十而極之無算以聿觀子孫之聞顯是天道之所盈而張之而易之所謂永貞以保餘慶者也又安疑乎夫士也竭廢一經或至垂老而不遇其幸而逢年而養不逮于三釜猶不免蓼莪廢卷之歎故仕而具父母者什而一詩所以歌燕喜也具大父母者伯而一李令伯所為陳情也然令伯夙邁閔凶與祖母劉伶仃相倚讀其書猶不能不使人於邑

古星堂集

卷四

三十一

今繆孺人年過大耋而眎聽不衰封公與太孺人又相與孺慕不異少壯時令伯而際直指之時安所事陳情乞養之事即詩所稱燕喜不聞偕伉儷若封公之與太孺人爛斑槃舞以為繆孺人歡也不佞姑不暇引天保岡陵之詩為祝然以言乎單厚多益亦胡弗備焉即稱是詩以為直指君薦一觴何不可于是諸同年謂不佞子之言似矣然今直指君方啣天子命督鯀畿內諸郡邑遠及齊魯趙衛之間念欲鞠脰奉觴于兩孺人而不可得意不能無瑣瑣然者

不佞則謂今天子方孝事

兩宮豈不念臣子劬勞之慕然獨持斧之使受命一方輒不以家從誠重于綱紀四方非苟而已也夫天子誠重其人則其親亦繇之以重為人子者將事于揚名顯親義無急于此直指君行矣輶車所至陟岵而望兩孺人想其悅豫且康之色由是酌恒衛以為大尊俎泰岱以為嘉豆遙為兩孺人舉之不亦大愉快乎哉詩有之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天子所以勞使臣也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使臣所以共王命也合而稱之又可為直指君薦一觴矣蓋直指君治易而不佞治詩故先後所稱引不能為艷詞曲說而第述二經之語為兩孺人頌且以塞諸同年之請

壽顧母徐孺人六十序

萬曆己亥顧母徐孺人以季夏十日壽六袞郡中近者頌遠者禱蓋履珠而言王矣三山陸公之少子娶于顧為孺人出其述顧母之內行纓纓甚悉陸公乃走乞一言于惇史以佐百歲觴夫謚齋公余都門所

古星堂集

卷四

三十二

窮嫗是古者吉德之君子也其子元康君文雋而韻
拔駸駸乎龍媒鳳苞乎哉微陸公余寧無言

國初以來凡吾松之著姓稱張朱顧陸顧于海上為
宛冕名閥他氏不敢以甲乙耦而華亭徐文貞以大
儒起家當

肅皇帝中興昌明之運宅揆典綸耆望勲業巍然為
天下冠徐與顧遂以姻婭相埒孺人之歸謚齋公也
鷄鳴上堂鳩鳴治績宗御以下不知其為相國女也
小川公客京邸則遣使起居京邸既歸里第則手絜

古皇堂集

卷四

三

已樓上食里第小川公亦不知婦為相國女也謚齋
公以獨子置側室孺人待之有恩禮媵娣煦煦始而
忘其分既而且忘其門第家世亦不知孺人為相國
女也小川公有緩急則出奩具資之至于謚齋公之
丞光祿幕官詹署大官而孺人之藏橐盡恥矣即孺
人亦不知身為相國女也江東之俗家汰人侈而三
吳尤甚然纖絺高髻明粧炫服不起于士庶人而起
于一二世家世家轉相摹競又不起于有榆之縉紳
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迄于今如逝波之莫逆顧

曦之難繫司世道者每私憂之有如孺人以名家婉
嬾之選慈儉莊敬不言而躬行則古之女師宗母將
在是焉然則孺人之壽而且康豈特顧氏一家之瑞
抑亦三吳風俗之所由深砥者歟元康之才奕奕國
寶可以吐唾一第而謹押多規繩諸孫娟秀眉目如
刻畫而笄總皆有禮法三山公子婦婉婉恭敬凜凜
奉結褵之訓如一日也天之報施顧氏如此亦豈非
孺人家法憑藉維持之力哉即孺人法言不出閨徽
音不出里久之如青蘋之風謖謖乎起江介而行天
末其係世教甚鉅惟孺人之日引日長而已唐房太
尉家無半臂崔樞之夫人不許嬾妾作時世粧說者
謂兩家陰扶世教幾與肅雖之王姬同功不佞請以
此為顧孺人祝

陳貞母尹孺人六十序

吾友質行古道恂恂好脩者無若陳孝廉孝廉為諸
生最貧其奉母尹孺人最為婉順而孺人之勵節教
子六十年亦最苦今萬曆戊戌為孺人奉悅之辰內
外宗黨賓客請釂酒上壽而又以屬之不佞曰是惟

子之習于孝廉也有孺人之誨而後有孝廉有孝廉之今日而後孺人有子有惇史氏一言而後孝廉之有母余聳然曰夫世之徵言以壽母者稱善事吉祥如里媪竈婦之煦煦而已若孺人固將揭之以風世模俗且識其苦節懿行為石室副焉孺人者出尹氏善俗而孝廉翁之先世邑博一蔡公亦以詩書世其家至翁猶好古不喜為俗調落落貴志以沒是時孺人才二十有三耳而孝廉方在襁褓天誓心嚴扁鵲即蒼近而下皆罕見往往操機杆質環珥以佐兩尊

古學堂集

卷四

三十五

人而資其贏供孝廉脩脯中更大事及公旬之役產益挫其課孝廉日益力未幾試高等廩于官又未幾以經術裒然魁戊子榜而孺人始呼天而告諸陳氏之宗長曰乃今老人始有以報地下矣余嘗論趙宣子之事公孫可至而程嬰不可及豈殉孤易保難以孺人之少寡且貧即一旦摩笄截髮以從逝者此匹婦小諒皆能之而獨其前有不可恃之姑舅下有不可知之孤兒乃能飲冰嚼蘄衡身于白頭黃口間使老者忘子孤者忘父一蔡公欲絕欲續之蒸嘗忘其

中落若孺人豈非陳氏之程嬰乎哉世之號為丈夫者鬚髮與颯視天下無一不可忍忽遇毫髮小利害狐伏兔脫即扣盞皆足以駭走之閨幃有苦心亮節者返足以振頑懦而挽頹濁則孺人其一也方孺人母子相守時土銓荻簾孤燈敗幌夜杼札札與書聲遞出籬落間顧安能至今日而今得見孝廉成名孝廉亦喜見孺人稱六十夫六十于

國制格當旌郡縣尚未以其事請之

朝而孺人亦不願以節顯孺人寢其名知者脩其寔

古學堂集

卷四

三十六

非史氏之職歟余乃徵數言授歌者獻之而異日御史採風行旌閭故事或如魯九子之母聞于

朝廷賜號母師請更拂簡以紀其盛度是時孝廉扶

冠帔

綸誥進堂下章

朝廷之特榮表母氏之苦節則又不在余灑灑彤管

數言矣

賀封禮部精膳司員外兼翰林院典籍仰槐王

公八表序

吾鄉海上諸王氏其始蓋繇一姓派分往往自他有
耀顯貴相踵而獨居王家橋者故隱約然其人多長
者又多長者游所與盟葭莩而藉金蘭者皆名賢望
族亦以其為長者故產日益剏迨于今封儀部員外
仰槐公早歲則家壁立矣顧公之為長者益甚而特
以心計精敏能權子母微貴賤百不失一操奇贏而
息之不數年擁貲埒素封今子隆槐君起家翰委
蛇禁省累增秩至儀部員外乃益務為長者人亦以
是益歸之諸王氏始復聚族推封公為祭酒冠裳鐘

占星堂集

卷四

三七

鼎不減烏衣門巷云今年某月某日為封公八十縣
弧之辰適儀部君滿三年考復會

冊立覃恩君以賢勞晉尚璽封公亦再拜

天子紫泥之章榮名嘉慶為奕閭里公之子姓孫枝
駢肩繞膝相與耽耽奉觴上壽上客下走布武公堂
為玄纁羔鴈之賀者相錯也而公方朱顏白晢宣髮
鯢齒次第以舉百歲之觴畢景而無勸人之目之殆
火食而僊已與諸璽君同朝為婚姻暱就之好若璽
部郎朱君輩又若而人而不佞與焉既以觴觴尚璽

君復徵言不佞以遙致岡陵之頌不佞則何能言然
竊于公而有感于天人之際也為馮相氏之言者曰
直狼北地有大星其名為南極老人世治安則見所
見之地其人則多福壽占者曰星今見牛女吳楚分
江左之人以是故多長年即無事遐舉若吾郡大宗
伯陸公以今年九十有四

天子為下璽書加東帛上尊輶軒之使勞問里門者
再海內達尊元老既以公為魯靈光而公五官四體
之用曾不異少壯自公而下有踰公而望九者項背

占星堂集

卷四

三八

相屬也封公今甫開八袞其進而躡履于宗伯諸公
間踰踰濟濟比于香山洛社倘所云星精會合誰曰
不信而不佞則以為此或然而未必然者也且以區
區彈丸江左第果如所云直當錢聯比屋而或少年
果銳稍稍燦天和而乖履順者曾不能以幾下壽此
又何耶蓋壽之言受也天之福澤不能施于不能受
故栽培傾覆天道似私而公迎祥企祉人道似時而
平繇斯以譚不佞知所以更僕於公矣今夫江河之
淼然東注也洩之尾閭而不涸淮之百川而不增故

終古長流焉公自績歲食貧累織積鉅以至于今
伯張里人方用以闕公而公始而無損色也究亦無
溢色也此其襟量造物不能盈詘之矣虛而滿滿而
不覆庸可既乎此所謂以器壽者也松栢之蔭庇也
桃李之華實也人未有不願其壽且孽者公少則好
行其德已富而能施其大者如憐其弟仰萱之天析
產以贍猶子某幾分半室諸所卯翼濡潤下逮廝養
閭左右之人無算也食者千指頌者千口即神明不
呵護公乎此所謂以仁壽者也金石至堅剛也然爍
之則銷漸磨之則盡即金石何恃焉嗜慾之于人甚
矣所以爍磨人而促之筭者何啻有萬而公生平無
奇衰淫夢之慕無季變美好之溺無畢弋馳騁之娛
以此嗇神而神完神完而形固矣此所謂以養壽者
也天之于人也猶撲滿然窪則盈少則得其約取者
其厚終者也公雖營什一然必計毋受子力戒其贏
而又不以錙銖入以泥沙出短褐針黹若將終身其
取之造物不奢矣酌衢尊者崇朝而盡不盡則自崇
朝而彌月可也此所謂以用壽者也農夫之力田也

播之耘之必有倍穫公之詒穀在子詒謀在孫濟美
象賢蒸蒸方起今茲固其乃亦有秋時也天其以食
報之身而奪之年必不然矣此所謂以福德壽者也
公惟有是五壽者仰而卜之天天且不違而況于人
乎況于鬼神乎藉令主占候之說曰今東吳菰蘆中
大星臨之公實出而應其會則易書所稱積善餘慶
惠迪從逆之旨顧弗信于馮相氏而公與宗伯諸公
徒為造化私者也故曰或然而未必然也于是諸大
夫皆曰子之言公壽辨矣允若茲即八十猶為小年
古學堂集
卷四
四十
我計自此而七十而百歲子尚握管俟之即諸王氏
當世世以公為祭酒且以斯言左券矣
賀封大叅五和為公七十序
不佞其甫髫而游膠庠得四方賢者師事之相與切
劘其文詞以射覆主司之程量而已蓋十年而西蜀
內江馬公來眎吾郡學公即今海內所稱五和先生
登辛未進士仕為雲南僉憲既乃以子今中丞鳳麓
公嘗為藩叅秩滿而晉封公如其官云公為人器宇
澄澈德性和粹其教人不盡離藝文而獨能于言詮

見解之外挾其神髓要歸于聖賢之言率而循之皆可提躬繕性而毋務為支離影響其所為忠信廉退一切皆足為士型眎世之升沉顯晦憂虞悔吝夷然不以涉于中無但不形之口類也不佞自得侍先生而後窅然喪其故吾焉無何先生以遷秩去又十年不佞始登朝先生治京兆已復為水部郎幸復脩弟子禮以事先生先生之充養日益醇醺冲穆而其神明內瑩其德機外杜世故罕有知先生者持瀆憲未幾且接轍歸矣歸又四年為今丙申先生始以七十

古星堂集

卷四

四十一

初度諸大夫交於先生父子間者莫不踵繚幣為先生壽而吾鄉馮叅知元敏則與先生為同年又中丞公方以鄖節相隸自以為兩世之好走一介于不佞徵所以壽先生者夫不佞則惡知壽先生哉雖然先生蜀產也蜀介為西維其行為金其屬為庚氣莫肅乎金而物必成于庚蓋凝固摯歛為兩間之正氣有長永不散之象焉特以天地之氣不盡鍾于人人而嘗鍾于至人至人者其人人也其游天也故可以參天地後三光而不老蓋道術之為用大矣夫苟得其

餘緒即千齡不足以為脩何況下此者乎古今稱道術必首聃耳然五千文實著自函關以西青羊之堦至今猶可彷彿即竺乾氏不曰西方聖人耶末儒俗學掩口二氏自以為非先王法言不道然率標其名而未闕其際夫釋者以山河大地為幻而老氏以早服重積為壺固也藉令主其入奴其出必實諸所無以為非幻而龜鼎之指可染鴈鷺之梁可爭耶必鑠精疲茶以為非壺而攬秘之術可營根絕之批可蹈耶以為二氏則如此以不為二氏則如彼將大道孰

古星堂集

卷四

四十二

是耶非耶故愚以為譚道術必主于一貫而始游乎大通通則久久則千古一息矣夫是之謂壽世嘉隆以來有趙相國文肅公始譚道于蜀其學不關老不關佛而能總其指歸以一之於盡性至命本之則公之友有宜泉馬公實抽關啓鍵相與印正而成其為公世皆知有文肅而不皆知有宜泉蓋耳食無足異者先生宜泉公之子其于道也自庭趨時聞之習矣方不佞事先生先生于世往往粗牾不合而先生無少佞倅不平之色眎之充然自快及中丞公位方嶽

獄有聲望實陰起而先生亦無少矜莊自喜之意跡之又歛然若自下者先生歸自滇杜門據梧日與塵鷺相遠所著有蜉蝣子一編以見志其言以為吾人未生本無形色榮枯憂喜種種幻境而何以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古之人若嚴子陵陶元亮陳希夷邵康節者吾師乎吾師乎蓋先生之言直與漆園傲吏相馳騁下上而特取四君子以自況以四君子神情潔白其不為世涅均也嘻先生之所托遠矣吾不能測其止矣夫世有榮則有辱有譽則有毀有少年則有

古皇堂集

卷四

中

修齡其數等也今之人蓋有以軒冕蒙垢以盛名遭缺亦有以延齡促筭者其神不完而天為殽也解在老氏之言矣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故世有大忘可以不忘蓋不佞以榮辱毀譽窺先生而知先生進乎道矣先生之神全矣豈其岷峨井絡所鍾會為至人者耶即千百其齡豈足為先生願哉請以是質之元敏以為可以當先生而備醕爵之獻否若乃揚芬芳課名實艷說于先生家世鐘鼎之盛以及中丞公將來旄鉞之伐曰此以壽先生也則

恐二江之流不足以滌先生之耳先生得無以故吾目不佞不佞懇矣

奉賀沈母張太安人七袞序

太史晴峰先生以妙年登進士官詞林橐筆事

莊皇帝及

今上鬱然負公輔之望者二十年會有姜菲中先生先生遂拂衣長往論既白

上且檄召先生尋當遂以金華片席三事大夫走赫蹏為先生勸駕者無虛日先生堅卧不應不佞文獻

古皇堂集

卷四

四

登朝幸少武先生每以不得事先生交戟之間服膺名教為恨已丑使歸嘗一再謁先生微探先生出處先生笑語不佞世或謂榮期綺季賢于伊周畢呂碧山綠野高于彤闈紫閣此偏頗之譚非予所敢知顧予自有老母在爾嚮我守官都下嘗單車詣闕而留錢安人以侍吾母然猶不勝瞻岷之戀為休沐之告者三今吾母春秋加高不佞所以戀吾母者心加勤焉

一幸不遺簪履有詔起田間或得執經侍

幃幄吾母雖叨

上恩駢享翟車縶絲之賜何如蒲輿菜絲夷猶足快予即日分長樂之黃金走使數千里備四方脩髓以膳吾母又何如張黎吳柿槃舞膝下為樂也且予何敢忘我母乎自予不幸早失先母人俞也先封公寔手泣之兒以授太安人太安人受而子之居恒食必哺寢必俱顧我復我力靡餘矣予長不好兒弄治書為文章有聲然太安人所以束脩而規誨之即此熊斷機意有加矣娶于錢太安人更女之如女蘋蘩

占星堂集

卷四

四十五

母旨色必喜矣予幸而有今日然微太安人不及此且使先安人含咲地下謂誰實祀我即戴高履厚何以報焉太安人所舉丈夫三人顧不恬于養而恬于予予與錢安人一日離左右即太安人食不母于口寢不甘于處于昔者不忍賦翩離將母以傷母心今豈其母心絕裾以往且

上求忠臣謂何予奈之何可以出也時不佞某聞先生言矍然起曰有是我昔薛苞王祥皆以善事後母聲光史籍至今令人皆艷說以為美譚然獨聞其子

之賢孝至于積誠動母未聞其母恩斯勤斯曾無幾微二于子者今太史先生篤行庭闈至寧辭三公而不敢缺一日之養太安人心憐太史先生至易愛于所產寧甘二簋之奉而不忍使一日去側斯不可謂兩難且夏千齡而希觀者哉太安人屆七袞以今壬辰二月十二日為設悅之辰太史先生歌南山之章采西池之實率其弟若婦若内外女孫幾百人觴太安人于堂四方之士師友先生者亦莫不載酒承筐以壽太安人而不佞同年江君綰其縣大夫綬于是率博士某某輩走一介微不佞言以為太安人壽不佞則何能有言雖然竊聞之沈氏世載令德然其門實自太史先生而高施于今而衣冠禮樂之澤綿且洪矣維天胙沈維太安人實成之維太安人承天維天實佑之雖極百年庸可量乎夫二月春始分其德在木其于人為仁木主王得之者苞蒺而萌遂矣仁主壽受之者岡崇而川至矣以此占太安人真不可以計筭也且也太史先生負鹽梅霖雨之望顧旋出之海內嘗疑為東方曼倩之流豈其歲星之

占星堂集

卷四

四十六

精歟歲星所臨其人多壽況在于舍日侍太安人太安人雖不欲百年不可得也某惟無文不能表章令母比於彤管之義願因江令君以觴太安人且使後之述女德者永有聞焉

壽馬太夫人八十序

余不佞自已丑歲以職事分校禮闈得今奉常嚴次馬君閱十有六年為今甲辰而典南宮試則馬君以考功郎分校得今民部郎張生京元輩二十人一日張生輩謁余稱馬先生有母今年八十春秋高矣願

占星堂集

卷四

四七

得先生一言為壽今謝唯唯問叩之則娓娓道太夫人生平懿懃行甚悉不啻余所聞也余為憮然久之曰嘻世言木有本水有源物固有之人亦宜然太夫人蓋邑名家子笄而歸贈公即不難釋簪珥操作而前用以寬贈公于學其佐贈公事兩尊人孝謹特甚尊人有晚舉息姑而與猶子輩甚相埒則每事訓以讓髮黻間宛若成人儀斯雍熙之軌已贈公始以太學高第仕為吳郡幕也吳膏脂窳天下其俗黠且善訟而贈公一以厚重敦篤為理太夫人則時時前道

富官欲存心濟物耳不論一命且貧庸何傷蓋歷任滿五年所而歸跡其常垂垂焉人皆頌贈公為清白更則太夫人寔左右之矣已而奉常君成進士兩任蠟邑太夫人從以就祿養每退食必問今日作何濟人事或堂皇有鞭扶聲必擊柝問報以奸若盜乃已又往往進奉常君好語曰勞苦此塵甑而釜魚者令不當如是耶且而父之為吳幕也如是世稱渤海馬氏能以循良潔白世載其美而安得無念諸居恒閨門之內肅若朝典而曾不示疾言遠色性甘儉素即尺絲斗粟不忍棄餘而遇有施舍輒推與無所靳晨起拜家廟崇嚴禋祀惟謹而有譚持齋佞佛者輒謝不應其方嚴仁厚動必中節又如此奉常君之為令令良主銓曹銓曹良夫有所受之矣此余所謂水木本源者也夫前太夫人而為其鄉之聖善者無若孟母教擇言居擇里以砥其詰嗣為百世儀女史寔首稱之然孟氏當道消運極之會歷說當世之主而不合以其亞聖之材至千百年始獲信其用今奉常君之兩為令也其人來歌去思若赤子之慕慈母其晉

占星堂集

卷四

四八

而課吏而取士而典銓也鼓揚淘汰不爽銖兩哲于
人倫而平于持法今且進而九列三事駸駸大用為
國鼎石殆將盡展其所學以效庸能于世方之孟氏
庶幾功見名立即太夫人義訓之澤能顯被于世而
躬食其寔則名齊孟母而媿快且倍蓰過之矣今
天子慎重名器選曹以大僚署百司銓補啓事十不
一報其以選曹宦而擢為卿寺啓事入又不報于茲
十餘年所乃奉常君為選曹以大僚百司奏即報可
什之七及期而所司奏擢為奉常即又報可斯固道
之將泰也意者亦待之其人歟

卷四

四九

國家鉅典無大考功選吏校士三者奉常君以浹歲
間盡為之盡稱自顧以人事君可藉手報

上而其遷貳客臺朝奏夕俞

上亦以此報君一時盛事舉朝快之而君今以金緋
朝于母氏又適當八十覽揆之期藉非天與其會安
得巧合乃爾余與君及二十人者並以稱詩為淵源
所自詩之參譚燕喜必曰令妻壽母以今觀于太夫
人倘所云令壽而燕喜非耶且聞太夫人春秋高其

神甚王庭幃間王樹森立內外子若孫可六十人衣
冠蟬聯繩繩嗣起斯所謂水木本源者其未且為鄧
林而其委渤澥也又可量歟余因以語張生輩使次
之為太夫人壽且告曰自今以往更十年二十年而
若輩更以余言為太夫人稱百歲觴當有進於此者

古星堂集

卷四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五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楊鶴脩齡父校梓
崔爾進漸達父

奉賀八藩伯晴江王公考績 馳恩序

王公備兵魚陽居

天子肘腋近地先是以部中上首虜功有

詔褒公俾加銜蒞事而不佞既已効一言以獻之銑

歌羽吹之後若曰是且為

社稷得公賀未及賀公也尋以滿考得奉

古堂集

卷五

一

璽書進秩二等馳恩自大父母而下皆預沾被焉于
是不佞之同年梁民部景泉以治漁陽餉諸與公朝
夕從事茲土者莫不艷說公以為

主恩家慶世罕有儷者而相與徵言不佞不佞作而

曰吾乃今而後知所以賀公也夫夫國家制考功令

百職之吏皆得以三歲報成聽殿最于六宰其最則

天子旌異錫以綸褒而旌及祖父母自三品而下弗

與也進二秩非滿九載弗與也今中外庶官九載課

最者既鮮率按日月以希滿考叙遷而不敢有非常

不次之望其非常不次之拜惟是帷幄元老為

天子所尊嚮倚毗者間有之次則疆場大吏秉旄鉞
以扞牧圉間有奇能異伐則

天子時亦特旌而超拜焉碩夫帷幄元老委蛇朝堂

持前筭而籌之也易疆場大吏驅馳閩外應賊機而

發之也難又況地隣

釐輟左右居恒無事欲為未雨徹桑簡卒徒繕亭障

而費與餉且虞其不給一旦有事烽火徹甘泉張皇

視師至募白徒調禁旅費金錢且不貲而復虞其不

古堂集

卷五

二

及猶未也游客說士憑軾結鞬無不挾長安貴有力
者赫蹏為重一不饜其意而謗騰上中山之牘可為

寒心猥云有事疆場得以幾望非常不次之拜此不

亦難乎哉以其難若彼而得之若此是吾所以為王

公賀也當

肅皇帝時邊吏不戒虜得闌入以訐近郊犬羊羶染

于

七陵于時
天子之恩威若震霆不測而在事者或反以昧免以

二以剛中而上應之故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
聖人著其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
邦也公今南滿考而即膺他人九載陟明之數煌
綸綍存歿被焉是謂天寵其承王三錫之矣又況由
此陟綬方未有極萬邦之懷維公是始是不足為公
賀也乎哉不佞之于公非有生平然獨不勝緇衣歎
歎之好抑人有言鄙人何知已嚮其利為有德其說
在桓宣武之謂劉真長矣曰君輩今垂長衣譚清言
竟誰之功公既以身為國長城使四陲之內橐弓卧

古皇堂集

卷五

四

賀欽令王虬錢君考績貤封序

國家制考功令郡邑吏三年政成無害所司以最聞
天子按功實賜

璽書褒勞恩榮逮于所生至于閨帷笄黛無不與沾
被者典至隆懋矣然其間以郡得者常十八以邑得
者或厘十五則媚上之與操下難逐庭焉而又衝僻

異地簡劇異曹淳頑異俗即等邑耳有難之難者又
況有非時之贊辦無藝之征求與夫負嶠馮社之輩
雜出而据其上譽誹禍福自其唇吻則難之難者尤
有大難于此令以身試于風波振撼之中豺虎從衡
之地繫手足結胃臆以早夜虞譴訶之及夫安敢復
冀恩數幸而得之則又十而厘一二也往余在乙未
從禮闈校士得錢君王虬文而奇之既與君定交因
而知君之尊人為長者有聲里閭能以經術課子君
所以工為文章以妙齡取上第君尊人且于茲乎食
報焉然君初試為令即得徽之欽欽故嚴邑所稱衝
而煩頑而不淳難之難備焉人或謂君少何以辦此
而余獨以習于君知君才也才勁者如棠谿之办初
發于硎即剗犀截匪無所不可而何難于欽未幾君
之神明豈弟聲隆々起輿頌矣會 當宁過採甯人
言鑄山權關之令下勅使旁午歛市魁沐猴而冠者
攘袂起里中吮膏嗜血抗衡有司有司法有所不及
行而有所不得不行所謂大難者欽又備焉人謂君
才何以辦此而余以習于君又知君器也器大者如

古皇堂集

卷五

五

千頃之波汪、無際即藏疾納汚無所不可而何難
于歛未幾君之調劑悉中肯綮聲又隆、滿薦續矣

于是治及三載課最得貤榮兩尊人

絲綸之寵自天而下向所云備難者顧于君無不易
而人所希覲不能一二異者君得之若操券而契取
焉

國恩家慶既極邁會之奇而先是歲庚子君以文章
推擇為應天同考官首舉張君以誠以次年辛丑為
廷掄大魁官翰林修撰相與率其同門士若而人欲

古星堂集

卷五

六

張大君之榮典以不佞于君有一日之長徵一言為
賀夫不佞則何以賀君哉嘗間按漢史傳循吏推言
儒者達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故其人
得以循良著稱藉令吏不本經術一切張弛操縱不
能考古達變行吾之所明或第一察自任將柔或隣
于繞指剛或觭于強項繩下則鏤若束新鋤奸則靡
若委轡奉行詔書究乃竭澤不畏強禦竟齒腹劍此
夫自難其令而令何難之有乃錢君然乎哉君家封
翁蓋世所稱經明行修者也君自髫髻時即已稔悉

于趨庭之誨于以淬勵其才而君之才日以達泥涵
其器而君之器日以閎故君治歛三年若將刃猶有
餘地者豈其僅取赫、聲竊幸歲月課最濫

天子之寵靈而已君治績種、具有狀

綸言備之故無取不佞之更僕然君甫一佐論秀之
役所薦達往、皆國士而其尤者裒然為

臨軒舉首譬之蒐材鄧林而君得其隆棟索駿冀坂
而君收其龍媒斯亦可睹君嫻于經術之大者也以
此而知君所以緣飾吏事者何所不中理解即其所

古星堂集

卷五

七

錢君世循良豈足多哉不佞于君亦以經聞受知
居恒自規持空文不能如君之施于有政用是以獲
于上而悅于親也君之過不佞遠矣昔漢文時趙綰
為御史大夫言師申公于朝識者多其不忘本吳公
治平為天下第一論者推所繇以公能舉賈誼君今
之趙綰治理則無媿吳公矣即張君嗣、且出洛陽
年少上其一時際遇要亦有非偶然者不佞非老于
經術何敢望公然竊意君之燁然有聞于時又或因
張君之出君門下也而邇其師友淵源之自則是舉

也不佞且自賀何但賀君而已哉

奉賀少冢宰寅翁周老先生滿績序

今

天子神聖高拱清穆中外官方肅然不綜覈而胥耗
三事大寮守官滿一考渥恩醲被稱人臣之榮際
云今年某月少宰學士周公歷三品俸三年所司以
最聞

上為嘉勞有上尊寶鑑之賜蓋

上雅重文學 侍從往々

古星堂集

卷五

八

特恩優賚有諸曹所不敢望者斯榮之榮已先是公
以少宗伯眎院篆會是年春海內郡國朝集使磨至
功罪慶讓計惟有衡鑒空平者乃稱任使

上乃俞省垣疏特晉公少宰時已迫課吏公倉皇受
命而卒能佐其長澄叙流品評薦殿最上不詭功令
下不爽官材令人々符所懷來而往中外始籍々不
敢徒以文學侍從委蛇清切者目公而公是時又兼
侍 講幄繙經校史勤勞夙夜

上不欲以吏事久煩公欲使公專精論思啟沃乃命

公以原官教習庶常所為劑其勞佚而體念之厚又
如此乃彌自感念慷慨論列疏一再上皆深切事情
而要歸于

聖斷曰收拾人心曰選用人才其思深以博其言晰
而有要至從所譔唐史講畧摘玄德二宗為戒曰古
今一理也治亂一機也蓋先霜未雨穆然有深思焉
即封事寢不報度

旒黈之前靡有不意喻色動者而中外乃更益籍々
知公又不徒以澄清吏治稱長矣蓋公生平于道學

古星堂集

卷五

九

節義不愠々眩為名高然敦行實踐動以聖賢為范
其衷淵懿醇白務求不愧衾影于人故能休容乃至
引繩自樹正已率物即欲私借一顰嗟不可得于言
倘々若不出口而一念憂君愛國鬱勃于中吐溢于
外即賈長沙陸敬輿公不啻似之以是人無不以公
輔期公庶幾旦夕宣麻為望而不佞竊幸步趨公後
相與目擊時事之多艱蓋已當否極之候而猶有冀
于止輦轉圜非揆地不可顧其地實疆薊崇鉅未易
處也夫惟澹于榮利而後可以滌羶惟虛于聽納而

後可以有鉅古之大臣所繇匡扶大業弘濟艱難有非偶然而已者公故恬焉遜讓君子也其鴻名碩望世方視為祥麟威鳳而公益下人如不足公之位漸躋為鼎輔為師保與臯尹爭烈而公冲然若不居即由史局迄今翱翔南北餘二紀于茲而中固泊乎如一日耳此其為公輔之器業已早辦而今茲以滿考蒙恩驟升手職親地近簡在

帝心是所當為天下賀不獨賀公也會公門下士太史高君華謁不佞言以張公之榮遇而不佞因次第其語歸之若曰為天下賀公識者尤以為大而非誇矣

賀華亭項侯三載攷績序

公昔治丹陽去華亭不五百里遙也諸使者為露章薦公士庶則口碑頌公公之循良日有聞矣吾華之人每當疾痛愁苦則相頌而言夫安得似項侯者庶幾其有廖乎亡何公以憂去比服除而華令適缺華之人額手幾得公而公補蜀公未至蜀而華令再缺華之人又額手幾得公及竟得公而後喜可知也公

卷五

十

古集

卷五

十

至自蜀車舸蕭然止于郭門邑之人寔無知者既听事取錢穀籍召主者庭詰賦所宜緩急狀主者或時有所左右以為鼠兔穴皆噤不敢置對公乃復召鄉賦長條示緩急為期而遣之鄉賦長人皆踊躍往先公期辦矣則又取諸訟牒日訊數十牒大都緣情而嚴以法情通于柔惠而法行于豪健舞文者即欲有所比附縱舍不敢矣則又進諸父老及諸薦紳問比歲所以水旱患在旱無所蓄而潦無所洩于是惻惻戴星履畝得所謂陂塘宜築支河宜濬者若干區畚鍤之役興而行河使者且恃公底績矣臺省諸使以行賑按部一時並集牒訴旁午供帳雜出公無所張皇惟先事戒主者庀具以待公為意喻色授而諸使者莫不交口譽公矣華所稱冗劇甲于江以南先是為令諸竭蹶在事猶苦弗給即日者踐更之令數歲一週惟民喁喁惟胥徒耽耽耳乃公當之何啻游刃有餘眎公之庭婆娑鶴影清晝晏然暇則詣學宮與諸博士集弟子員之穎秀而文者相與揚扞古今勗以提躬凜行色溫而語莊若惠風煦而甘雨沐也

即博士諸弟子又莫不人人意得矣凡公所以治狀
本其神明豈弟固天授實然亦以其三更巖邑百
鍊而出之故靡不中于理竅也者今兩臺徵公之治
華與所以治三邑者最而奏之朝吾華民既相與恨
得公晚而又念最聞公旦莫且以徵書去方且歎吁
而謀所以留公者不可得即公亦似不能釋然于吾
民者此不足為公賀審矣今博士某偕弟子某輩
之欲不佞言為公賀何也且公登庚辰榜進士凡與
公同籍者大半橫金艾綬貴倨矣公猶然拮据下邑

古星堂集

卷五

十一

即

天子不日以璽書黃金賜公以臺省銓衡召公猶不
免積薪之嘆于公又何賀焉蓋公之身非一人之身
而天下之身也留公者吾華民之私也公幸而留信
宿于茲以衽席吾華是我所以為華民賀也其不留
公而召公則公之建白在臺省澄清在銓衡公將以
其福吾華者福天下天下福矣華允與焉是又所以
為天下賀也夫吾等公之赤子亦與公俱為王臣者
也為赤子也者以華賀公為王臣也者以天下賀公

總之非為公賀其私也况小民籲天天且弗違魯未
幾時而公且建牙吾吳民之衽席于公庸有既乎行
復額手望公若公治丹陽治蜀時矣

為同鄉賀郡司理中石李公奏最序

國制郡太守而下有丞有倅分曹任事若農田水利
督饑弭盜皆有專職不越俎治也而刑獄則獨總之
司理司理之秩亞于倅然其靈爽顧軼諸大夫而上
之至于太守為顏行何也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詐偽萌起訟滋多先王不得已為明刑以威之

古星堂集

卷五

十三

以宣其黜黜而銷其健武故大司寇之職孟冬祀
司民而獻民數于王又令群士計獄弊成登中天府
蓋其慎也刑官之重所從來矣夫其所綜者民之情
而他所綜者民之事司理雖欲不軼于諸曹不可得
而不佞以為此以官重其人非以人重其官也夫惟
以人重而不以官重則不佞于吾郡司理李公見之
公以進士高第筮仕吾松凡三年而監司及諸臺使
者莫不稱公無害至皂囊之薦交于長安道矣今之
特最公也以公滿三年考云諸鄉縉紳先生則謂不

佞與公同年宜有言以効與人之頌且此史氏職爾不佞自惟守官輦下耳公治行頗稔今請舉以質諸措紳先生凡先此而為司理者歷可數矣兩造盈庭五聲畢奏頭搶地而惕息者能無一言註誤藉令淫怒以逞鍛鍊成獄民幾無生矣自公在事曾有一于此乎皆曰無之也黠胥健隸如帝如鬼擣度不法惟是左右夫惟雨雪見現則消自公在事如日中天即魑魅猶有畫噤者乎皆曰無之也近若三邑遠若四郡棘林之下園土之中疑讞平反覆盆思照自公在事訊牒旁年爰書既傳有冤籲天者乎皆曰無之也持斧霜凝乘驄岳震否臧群吏是咨是詢以意行之人且側目自公在事曾有借衡鑒為戈鋌埒名場于怨府者乎皆曰無之也不佞于是作而曰允若茲公實為良司理最薦宜爾諸措紳先生則又曰未也吾黨往時公公之息深耳公之貌恂爾公之口津津爾夫其猷然常有以自下者公之意念深矣其眎民之疾痛癢疴戚然若疚痛之傳其躬惟恐去之不速豈其輕以三尺草管吾民乎不佞于是又作而曰

辨矣諸措紳之言司理公也嚮我知公以政也今乃知公之心矣夫士方佔俾習為儒者言眎法家流見謂申韓管商之業聖門所羞稱者爾一旦登朝奉除書為理官獨棟憲令與民從事無錢穀管鑰諸騷屑之務其獲上最易而去民差遠乃不勝其傲焉恣睢自喜之心而始有輕民命于一擲者公所稱稟德讓君子也經學淵閑而道術醇備夫寧容焉為儒者一曲之言故其為官也既不委瑣其職事亦不夷刈其民生獨以其惻怛愷悌盟諸幽獨而試諸勛勩有如亭毒之造風雨霜露無非教矣書言慎用嘉師詩言不敢怠遑微公其誰當之諸措紳謂不佞子之言公似矣今公以最聞上上且召公公入不為青瑣即為臺諫子以為公何若不佞曰公等知上所置臺省意乎九閭遼渺豐蔀難窺巖廊之德意易壅而閭里之疾苦未究夫非患在民情者耶臺省國家之耳目也公今以民情為吏事微暖萬狀所熟曉也慷慨論議又所自矢也公不難下咨民隱豈

其難于上徹主聽乎哉方今歲比不登子遺未起東南之事亦孔之亟異日者叩閭伏蒲非公誰望矣若是而公所以重其官者豈特一郡司理已哉諸搢紳皆曰然故書以頌公且以厚望公云

賀郡司理中石李公三載攷績序

公與不佞同舉丙戌進士需次天曹久不佞每從同年中望公眉宇接公謦欬知公質行君子也主爵者亦習而知公質行君子也丁亥遂選授公司理吾松以為非公不任此劇郡矣公既治松而鎮撫巡撫諸

古學堂集

卷五

七

大吏日月奏薦必以公為首幾繫至二十牘公始滿三年考兩臺復以公最聞最聞必有天書紫泥非常寵異之典是宜賀于是公所轄三令長若華亭項君上海楊君青浦鄧君偕謁不佞而授簡焉不佞竊惟三代而下譚吏事者溺其職矣州邑之長甫綰銅墨即簿書筐篋錢穀會計下至供帳委積至纖且鉅交集其躬旦夕坐堂皇萬目以求治辦而諸所乞膏沐持頌嗾者總之未易副也而司理然乎哉司理之職事差簡所撝攝則甚重其于錢穀筐篋諸委瑣之事

一無所責成然而無所不綜攬亦無所不彈壓也而持斧之使以其簡且重也又動以爰書相聞遂因以寄詆刺凡諸與革諸殿最惟司理是聽于是言司理者必右深文詘長厚至以為不鷹擊毛舉不稱矣而公然乎哉公誠心篤行矢于古人澡履提躬稟于庭訓危言正色肅若神明應機立斷疾如迅弩居恒言束薪拔薤之事未嘗一陽浮慕之而惟以其豈弟真實與民從事民昵公若冬日之日焉而亦不廢嚴霜也每一獄具公必反覆訊至于再三斷必得其情乃

古學堂集

卷五

七

止得其情即所株連者立散遣之訟堂之上無留牘也胥而舞文巧比者必以司理之署為歸驚蟄者至引以為心膂爪牙而此輩始能操短長吏民惕息公一切屏去不用不以詞色間有所假借而第虛以平獄情恕以協衡鑑桁楊之側無冠虎也獄大者疑者必展轉叅鞠公以明允故所受訊他訟牒獨多公一務于平反不以成心客氣有所膠固其間諸以生罪而入死法以小青而罹大辟者胥恃公無恐自公為司理三年而四郡之園土無冤籲也公既以材賢受

上知嘗委視諸邑篆乃益務為廉勤且不傳舍其邑
事凡令所為苦于物力之誦供億之煩周知之而能
為之地諸邑令所以能行其節愛不以受大法約結
則亦惟公是恃也且吳無歲累年所矣哀民休于饑
寒至酌營而好訟煩民乃愈不安其田里故周禮
荒政不第曰散利薄征而允曰緩刑有如忠信不欺
如公廉平不苟如公可以使兩造不鳴五辭不設奚
膏緩之云爾且將道迎天地之嘉祥而吳自是當有
歲矣有歲而民無艱于賦令之職易舉故公者民所

古學堂集

卷五

七

天也今寔生民此三令君所以德公而借口于輿人
之頌也雖然往主爵者既以知公而試公劇郡矣今
復最公獨不急公旦夕而徵之青瑣柏臺乎哉吳何
以得長有公也不佞請與三令君共譔九戰之卒章
以為公留且冀有聞焉

賀錫山令肖鶴趙先生三載滿績序

無錫令趙君以三載奏績業治行而臺使者交留之
將以最上主爵氏請陟明之典邑諸生某以不佞之
習于君也介一言以賀余猶憶乙未禮闈之役叩心

矢天願得古循吏以報

主上而趙君實在錄中既見脩髯偉度嶽丈夫也
未幾授無錫令無錫之距雲間不五百里以故君治
狀數入吾耳至三載則喜稱趙君者自兩臺以萬姓
一口矣江南之重邑莫劇于三吳而無錫為最其地
賦繁而民囂與吾松埭而魚鹹布帛之利則遜之鄰
車驛傳四方廣集與姑蘇埭而奇技良賈之饒則又
遜之故令于其邑者蒿心攢眉唯恐不給而君至則
能一切治辦所徵賦上下肥瘠不期會而赴赴者如

古學堂集

卷五

七

集于其家訟而欲理者如理于其父母大吏革心小
吏洗手且得以燕閒之暇與邑文學課經講德虛往
實歸即過客亦不敢過督君君亦無所事得罪客其
長者聲道相續也輿頌最續亦朝相續也今春三載
績告成謁余以謝曰是惟子之教以夙夜廩獲無
愆于人言不佞謝不敢當而獨計君之所以得無愧
古循吏者則有故君所治邑多賢士大夫故皆延陵
季子之遺軌也邇年以來文章名節半出于其邑士
大夫柱門自守邑令即終歲罕接一面罕通一札其

嚴冷孤鶩之氣真若猛獸之在山而威鳳之在天者
君以愛士民之心佐以嚴憚賢者之意宜其廉而平
恭儉而不倦也宛子賤之治單父也所父事者五人
所友事者十一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今君所事吾
不知若何人然每向余津道邑中諸君子不置往
往有心儀而踴動者以此當劇邑君何難于鳴琴而
治哉漢文時趙綰為御史大夫言師申生于朝識者
以為知本君今之趙綰也其治行已成允且以尺一
徵為臺諫侍從之選余未老不敢望申生願君能上
賀彰德守石水蘇公蒙 恩受旌序

古學彙纂

卷五

二十

今

天子乃慈孝之德既舉 升儲大典懌中外之喁
已乃告成

文母鴻名顯冊輝映千祀已又益廣孝治 詔京朝
官及外藩臬大吏二千石以上治行踔特者得貤榮

所生 璽書褒嘉一如滿考法斯 熙朝之特恩臣
子之希邁者已于是彰德守蘇公以治行上第應
詔格當旌 絲綸之寵自天而下公所部一州六邑
士若民相與歌襦袴而頌堂構者萬口若一而公之
寮若某官某輩則又以為是舉也宣

古學彙纂

卷五

二十一

郡去今長安不數舍而近守土之吏比于畿內諸侯
數年以來

上益瑩精治理垂思良二千石慎其選蓋下幾于
補續而

上亦幾于刊印守于今綦重如此蘇公昔為度支郎
故以心計膺敏操持嚴潔當

上意于是則以公往彰德自公之為彰德而 國家
方有事鑿山鑄金一切筭商車開架酒繒功令繁密
虎冠鷹攫者旁午于市民至皇皇莫允其生天復以

無歲佐之為虐墟里之饑突半無烟矣公為忤心為目拊循勞來而溝中之瘠恃公以起其為政大都以不察為明以不虐為威以不矜炫為聲華以不毛璣為治辦而又寬和豈弟輔真赤行之生生使人洞底裏而銷反側故自公在事而眠者帖于席行者廬于旅陳牒者得免于桁楊之泣輸賦者無奇羨于升斗彰德故鄴都其民稍沿京洛之餘不無驚于奇袤公則以羔羊素絲躬先之而俗以治化觀風使者之干旄與他輜軒之使戾止于斯公令謹儲饒不乏供張

古學堂集

卷五

三

而已無所事浮靡以饜徒隸而彈民之膏腴中涓宵人胥于公而飲醇自醉罔或肆螫毒于茲土則以公之誠信格而萬畫當也且夫守一人耳郡之事舉其凡則有錢穀有兵戎有鞠讞以諸大夫交辦之而守為之綜其成綜其成而善敗異等夫豈獨守之自為殿最抑亦諸大夫所與共其庥否者也自公為守而國無稽賦軍無耗伍庭無留犢園無繫囚諸大夫拱手受成亦猶家有良督而群從子弟得以燕居息此宜何如為德者諸大夫之相率以申頌言于公夫

非人情也歟顧不佞則又有說于此自郡縣設而寓內之元、托命守令其法自漢以來不能廢然獨三載黜陟幽明猶有虞廷之遺焉服官者不滿三載不得受旌書制也今蘇公獨不以滿考旌見謂

大慶覃恩乎哉乃不佞竊讀 詔書所條具甚辨均外臣耳二千石而下不及格者何也則是重在官也亦均二千石耳有名不再登臺使之薦績而不及格者何也則又重在賢也郡守率其屬以治民事故于民親而職司為重又日程切于臺察故其賢立見而

古學堂集

卷五

三

薦績為公

明天子即甚慎惜爵賞而 優詔不遺于親民之吏且當 國恩大霑之時章痺風厲之道寓焉若曰大夫賢勞能為朕牧養元、朕不以歲月之最課也意念深矣公之得此豈不亦非常之榮乎哉且公何所施報稱也凡先公而治了鄴者則有若史起之引水灌田有若黃香父子之為民興利有若宋廣平之清毅不撓有若寇萊公之政務便民斯非公前茅也耶攷其時蓋有去而為三公亦有以宰相行郡事者其

功名不止于治郡審矣公倘亦有意乎即今

天子不難以優詔旌公異日者亦何難以臺閣徵公也不佞于公未有生平而郡司理趙君與不佞同年為言公甚哲是用不勝縑衣之好而為公叙次之以為賀且俾後之傳循吏者庶有考焉

賀座主磁州守元育劉公三載政績序

歲己丑不佞某奉使覃懷由鉅鹿叢臺而南取道滏陽滏陽故鄴之喉咽地以其當澤潞趙衛之衝襟恒帶漳故于形勝稱最其俗嵒好游惰不甚習耕記

古唐集

卷五

三

稱西門豹鑿十二渠引河水溉田今其蹟皆湮廢不可攷獨軍民錯居如犬牙罷訟蠹起諸扞罔亡賴者求之急則西走晉東北走燕魏以四方為萃淵數不可蹤跡又當南北孔道諸輶車乘傳者旁午不絕于途所至驛騷視供張稍不稱意含沙繼之州大夫旦起坐堂皇手簿書日昃不暇給而伏謁監司趨府及送迎輜軒使居其十九以是河以北號難治者必首磁乃者吾師劉公刺州事獨籍甚有聲既滿三年當事者為上程書註上考

天子至璽書嘉勞何嚮者言刺鉅之難而公游刃之

易也豈非以其人哉公故滇世族起家孝廉文學司鐸豫章士翕然尊之若斗山有蘇湖風乙酉受聘分授北畿試時不佞某猥以搜教濫廁公藥籠其他即未難火齊不勝牧矣公竟以明經推擇入為博士成均所鑄埴尤多卓犖而其出試為吏也則實自磁始公博大開敏不為一切工小治辦而能因俗拊循隨時勸相所施厝務期不愧古循良名下車首以禮義化誨諸人士次則務農桑時攷尋古陂隄水渠遺

古唐集

卷五

三

跡而特節畲諸供張之贏割常祿佐之為民具牛種教民墾水田凡若干頃今洹洛百里間綠雲遍野游惰者稍知事農畝矣公又下令禁諸猾無戲爭無媒累所麗于法者一切傳爰書從事即兩造盈庭大事斧斲小事竅解片言立剖終不令有留積以淹吾或亡命跳匿諸旁邑元移牒鈞致之不以三尺為假氏是以德公如冬日之日焉然猾者未嘗不嚴霜晒公矣諸使者輪蹄相踵公不難負弩道左躬掃除傳舍居停之第不欲為虛禮徇浮額以煩徒御卒能

使人之意得去州故有城委土為之土疏而易敗者
鍾歲與民甚苦之公至慨然欲一撤而更之而會大
侵縣官緡錢不可請諸裨腹者復旦暮溝中瘠不足
操築于是檢故府得先後緩金如干又無碍帑金
如干公嘆曰是疇非民膏血不以此為民興百年之
利而乃以指染手悉出之以物土方庀工力募徒庸
治糧糗凡再閱月役成而民安堵不擾今崇墉危堞
宛然金湯若與三輔麗譙相暎帶矣是役也公以衆
心成城功最鉅而大得民當事者露章廿餘上凡所
奏薦循良吏亡不以公居首亡何有餉部郎行郡以
他嫌搆公入公名彈事中章既上磁人士惟恐失公
相與為孺子慕走泣愬兩臺者無虛日至欲伏闕上
書語騰上而會今太宰孫公嘗籍記諸名賢更指首
屈公乃為抗言上聞曰今河南北多故所患守土之
臣不愛民不任事且以民脂膏為橐有如劉某廉勤
節愛是當受殊擢而以一青棄之謂四方解體何
上乃詔公視州事如故而又以餉部郎有事一方不
可以彈事一不中至失使臣體遂復鑄公一官州人

士始恐失公已乃更長以公為借相與驢呼頌
天子明聖而公名一日重寰寓矣先是公既以滿考
被
天子明綸之褒至推恩父母至是公以受計至門下
士某章相與謁公公為言
天子風雨霜露之恩至感極而涕不佞某願諸同門
士曰是可賀也夫人臣受天子命為銅墨之長所事
事大者百里次亦不下數十里計亦爭自洗濯期以
不負任使然猶不能無金帶之隔亡論諸柱後惠文
即一曹郎銜尺寸之符得傲睨而據其上或以百口
之譽不能回斥言之嘗使豪傑有約結之恨今有如
公被彈事而太宰為之抗章以理
天子雖不能不鑄公一官然竟念非公莫可治州事
者至譴呵微加馳恩旋及公之受知于
天子大臣當世有兩者乎公既已受異知其必益務
釐乃心然乃事以有事于疆場
天子大臣則亦益拔濯公以風勵有位即綸褒方自
此始其又可量乎于是門下士謂某職史蓋遂書之

以為公賀

賀井陘道大叅盛公 覃恩榮慶序

國家令甲九卿以下暨藩臬長光三年迨考始得
馳榮所生蓋其重也而藩臬長多不迨考輒得遷代
去謂寧以秩酬勞不欲以濫庇庸君主爵者靳之云
不佞同年盛公成西以大叅備兵井陘之明年會
上以升儲恩得拜 璽書榮及丹世無事迨考也君
先任山東憲副于級四品耳非用大叅備井陘不得
以再世榮即用大叅備井陘不遇

覃恩榮慶序

卷五

五

覃恩不迨考不得即為再世榮用大叅備井陘未及
期已衷然三品綸為再世榮也可不為非常之遭哉
顧人知艷君之取于

上以事其親者奇也而未知

國家所以重四輔而取于君者鉅也夫亦知井陘之
為天下重乎往漢與楚爭滎陽成臯間其權未有分
也淮陰一下趙使人登華山持赤幟捲有齊燕而楚
遂不支由是觀之趙失則山東危趙得則中原定故
曰恒山天下脊乃今非獨脊已何者漢唐都關中則

三輔雍岐重

國家都燕薊則中山鉅鹿重勢也漢之黃金璽書雖
日下郡國而日徙其豪傑于三輔使離宮卒田其墻
地以充軍食唐聚重兵關中其後驍騎之士率取諸
岐華蒲同諸州勢使然耳今之井陘即古之恒山其
地翊護

神都每仗防守三關軍屯營塢交相錯斯不亦股肱
重地乎哉而備兵使者又兼轄關陝而西秦晉之走
轂下川此為門戶夫人未有不愛股肱而瑾門戶者

覃恩榮慶序

卷五

五

國家雖號泰寧當事者之深憂遠慮豈遽出漢唐下
其于為地擇官為官擇人蓋日鯁馬公之所繇以
東省徙也即東人亟為譖九戢而卒不能留公當守
之意念深矣公與不佞同舉進士筮仕廷評文無害
也再遷民部郎累資守平陽歷山東臬所在聲名鵲
起以至為今官蓋

朝廷之柄用寢鉅公亦朝受命而夕飲水曰夫趙非
所為常山河漳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四年者耶又蘇
秦所為南蔽燕而不犯寇者耶襄主李牧一再用之

矣用其偏且足雄寓內况用其全以衛

神京其敢不夙夜于是刻心振刷軍缺于伍而帥募市人以熟補也則為議勾稽帥漁于餉而卒呼庚癸以陵詳也則為之議屯墾屯沒于豪而堡之兵不足守則為之清彊理堡夷于原而圍之險不足戰則為之議繕築公在事曾未期若李光弼蒞河湟旌旗辟壘無不色變者他若糾察美惡有賈孟堅之風墨吏望風解綬即范滂之按察冀州不翅焉賑饑民撫流移課文學則又韓魏公之已事一切摹畫駁于手前無古人于是人皆知君之果足以重趙趙之重果足以翼

神京而奠之九鼎即

天子所為礪世磨鈍慎惜爵賞乃至垂思邈隆嘉與大夫賢勞共其庠社夫寧斬半通之綸以旌乃庸公今之獲此榮施于

上也又寧獨以

國慶覃恩乎哉不佞抑又有說于此異日者

天子頗念大農之誦宵人得窺釁而動白徒亡命焚

古星堂集

卷五

三

惑 開庭中璫四出竭澤焚林以漁獵海內當道之

豺狼莫剪而中澤之鴻鴈未歸天下始嘖多事民至無聊思用白挺相掎擊所在見告然曾不旋踵解散郊關之內鈴柝晏如則惟是蒲臬大僚相與鉢心蒿目率其屬綢繆桑土不遺餘力耳不佞以此歎人臣殫赤誠為國宣勞蓋天實儲之以襄泰運夫寧待上風勵鼓舞如公蓋尤其表者又况今

天子實以非常不次之榮榮及公之世公宜何如報乎

古星堂集

卷五

三

上神明英武不世出一旦赫然下

明詔與天下更始與天下更始則必特旌諸藩臬大良于以外棟旄鉞內綜三事公名在

御床其元首被簡擢公其告舍人趣治裝以往

錫命之榮何止今日無但歌北山之獨勞矣公今駐

節恒山恒山守張君某不佞禮闈所錄士廩勤正直

人也為不佞道公之政績甚具且以得依公宇下為

欣幸因丐一言以為公賀公又與不佞有曲江之雅

分華割榮愉快特甚乃為叙次之以授張君使者蓋

非祇賀公且有願于公焉

奉賀永平兵備按察司副使明齋方公平亂受
旌序

余不佞間按往緹薊門故稱天險漢以漁陽突騎馳
定中原唐盧龍一道虎視河北入

國朝遂為京師肩臂即古今不相及然強弱之勢一
何至庭甚也先是籌邊大吏謂薊兵積柔恒怯不任
抗虜乃始議召募應者皆浙以東白徒瓦合其人鋒
銳難挫技擊剽敵志力合易使臺守且趨捷善格鬪

古臺堂集

卷五

三

多首功蓋始事者譚大司馬戚大將軍寔善馭之若
廉將軍思用趙人非此莫適取勝嗣兩公者稍失張
弛士乃益黠驚不可馴駢弛跳梁不可羈縻緩急小
不酬輒聚族而譁恫喝相煽所司虞激而滋釁務相
含宥蓋覆之釀患亦滋深邇者島夷訐屬國震于其
鄰

天子赫然震怒遣將眎師益增募南兵平壤之役翹
關負重攻堅陷深出死力而乘城則其伐也賊既遁
海外請封貢或者謂勞師靡財非計議遣前所募

隸石門以偏裨統之尋又議減餉議分戍衆始相顧
愕眙一二狂猾首挑之禍羣不逞哨聚稱亂邀盟功
賞猶蜂蚋集于榛枳實繁有徒當是時余友方衆甫
以司馬郎初出備兵永平倉卒變告乃上記督府中
丞集都護副帥而下謀之帳中環甲士營門控弦列
守部署已定乃下令眎其人有掎白挺與我師角者
悉殲焉更俘馘其主名者如干人而散遣其脅從餘
黨蓋不越宿而東土載寧當事者上之

天子命直指使者按覈盡得其狀有

古臺堂集

卷五

三

詔副使應選特加秩俸一等諸有事行間者賞賚有
差而衆甫先以文學見推眎八閩學政以去于是材
官某某輩相與徵不佞言走賀衆甫衆甫則亦嘗移
書不佞言國家眎南兵猶驕子子驕而敗始以夏楚
收之其傷寔多是役也以爲功則吾豈敢然亦姑存
其事爲籌邊者殷鑒子盍識之不佞許諾有言未就
今遂以授使者語曰安危繫令存亡繫任所從來矣
遑衆甫爲諸生甫弱冠睥睨一世我二三兄弟鞭弭
從之其爲文劇刻性致窮極幻變取材博而命旨玄

譬若老吏坐堂皇引經斷獄斤斤守三尺又若老將提偏師數十萬橫行絕域雷轟電掣不可端倪一時耆師宿儒爭推下之無能先也衆甫既以明經再魁薦額起家州牧兩典劇郡于冀于汝所至以治行高

等聞于是吾黨咸詫謂衆甫不獨善為文且善為吏已遷職方員外郎衛士翻休多詭籍廩食縣官衆甫嚴覈之無虛尺伍士亦竟寐無譁已又遷武選郎所

摩畫允中機宜大司馬倚之左右手永平之命

當宁故材衆甫擢以不次而今呼吸俄頃迄平大慙

卷五

卷五

三

即古材臣杰士何啻過之都人士又咸詫謂衆甫不獨善為吏且善為將雖然余不佞猶有進焉閩被山阻海自漢入職貢畧與內地等其人習樸懿工絃誦故詩書禮樂數也往衆甫奉

天子命副主者論秀于閩所遴選彬彬稱得人今為學使者有專職第令討多士而訓齊之其于潤色鴻業裨益理道允多蓋海內承平久士習稍夷大都集詬無耻凌節不遜即脫巾譁伍瞋目語難夫士與兵其間以寸致識者蒿目而憂衆甫行矣文學其優為

之吏耶將耶兼習而儷至無煩更端師道立則善人多是在今日衆甫勉矣異日者衆甫之教成

天子復程功而受上賞不佞更為識之敬操續以頌

侯濬源詹公入覲序

歲己丑 倭持節還過里門時公眎郡未三月父老

子弟籍籍譚公多異政云不佞從輦下習公心知未

盡公一班也迨不佞以告得請竊自隱匿不敢數恩

公謁舍而公顧時枉車騎過之或見延問民間疾苦

不佞愧非蓋公無能紓一籌以佐平陽未議然于公

卷五

卷五

三

之政也蓋詳矣

國家並建兩都吾雲間實維畿南重地財賦所藪澤域中稱為膏壤又瀕于海邦民愿朴易治施于今而雲間非其故矣肥蠶黠崇無歲不噬吾民民至空行軸不足供方輸之什二而俗迺日競于頗褻游冶白徒畫江都市令平陽而在欲以清淨寧一致理其道亡繇公自下車以來一切務于解紆不務于膠柱即二千石稱至貴倨公不難抑而盡下情凡閭里銖兩之奸無不刺得之立置之法其大指乃在威廢頑非

好為淵魚察也鎮撫及諸繡衣使者或遠在百里外公不難匍匐從之旱則圖其清冷潦則圖其茵席一切為民請命蓋車不遑脂席不及暖矣而非藉以延聲譽也申旦出坐堂皇諸吏抱牘而進者林立圯下或至日旰乃罷然公自言晨起治爰書不戴星舉燭不辦也諸搢紳大夫有事典謁公不以時延見或徑謝去然或事關民社言中肯綮公亦不難設軺求之躡履受之唯是偶有所居間者望公輒逡巡而公之意色不加亢也公治雲間凡兩年而政大成臺使者

古皇堂集

卷五

五

露章薦公幾數十上士民敬愛公益不啻畏傳之不能一日離于側而慈母之不能一日釋于懷也者于是公將以述職行諸搢紳相與勉留公不得則祖道公而歔吁于公之去不佞則謂此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東南之事亟矣淺見者以為釜魚深識者以為困獸獸困且鬪竊恐潢池之憂不在異日頃之島夷又見告矣一旦白羽交馳將驅游民張空拳累枵腹而戰乎當宁之上非不日有聞然請蠲蠲不報請賑賑不予民心皇皇莫免其命

國家雖戴孟方夏然豈其困廩于吳而秦越棄之必不然矣要以百聞不如一見公今且行有如徵社稷之靈

主上時顧

御屏首公姓字召公問所以治東南者公為灑泣言狀一時使

天子改容三事動色計所以救綏之亦何啻拯溺而救焚矣然則公今袖清風而去安知不載膏雨而來乎公來而畏傳慈母固在又安事數月之留哉且

古皇堂集

卷五

五

主上惟不知東南之難治若此既知之免且下璽書黃金勞公或接近事加秩留公公之旃履吾民庸有既乎不佞狗馬之疾幸而有瘳行且入事供奉屈指于公旋軫之日則不佞飭轅之日也度終不能効一籌于公矣故于公茲行也敬為敘述諸搢紳德公之情及今所以望公之厚亦冀公加之意焉

奉賀大中丞澄源汪公榮擢少司空序

今

天子所與又海內臂運指使而不虞于跋盪蓋內則

六卿率屬綜其成外則督撫大寮宣其令綱而紀之中外相綰其職授異而倚重均焉六曹之屬踐歷久則出為藩臬寢餒而為督撫督撫大寮助績樹則亦復入而長六官非祇均勞佚示褒予夫亦曰試可乃庸庶幾哉熙帝載而襲王烈恒允繇之鄧隆之業綿二百禩所從來也顧六曹時有難易而督撫地亦有閒劇甄材而任則亦惟

帝所簡或一入耳急在外則出而司鎖鑰急在內則又入而佐楓宸譬則駕萬石之艦驚濤震撼其左帆

古學彙纂

卷五

天

播而右維輯非長年無以北山所以致歎獨賢所謂重臣者乃勞臣也曩者島酋不共樂浪玄菟之間騷然兵戍談者謂憂不獨在屬國今彼醜一旦揚颿走捷出天津即三輔震矣天津故設軍衛承平弛備戈船下瀨曾不貲禦圍乃

詔舉一人為備兵使者僉議惟汪公可則以公備兵天津言者猶云茲重地非倣旄鉞開府固不可以任彈壓即倣旄鉞開府夫孰如汪公于是公復以中丞節治天津一切拮据紆籌鉢心蒿目卒以契積孱而

實虛伍若李臨淮之在河湟旌旗營壘無不色變者無何氣漸息而公巡撫保定之命下矣保定古為上谷今則畿輔要地所控轄為劇郡者四為雄關者三隱然當

神京右臂

國家邊防恭置以四憲大夫畫疆治兵而大中丞實總蒞之蓋其重如此屬者虜方解辦邊關幸而寢烽燧然亦習恬嬉尺伍半耗緩急不足使也中璫銜憲挾諸亡賴鷹撮于市民至不能免其命無問蓋藏則

古學彙纂

卷五

天

有挺而走險崔符之警日夕以聞天又不吊而灾沴仍之溝中之瘠者殫相望公既已事事則與諸大夫失而曰所不盡瘁以報

天子如日于是亟繕城隍亟練軍實亟蓄芻藁亟治亭障而又核首功汰虛冒即有偵帥驕兵不敢扞公三尺已又發廉勸分蠲不急以蘇餘子中璫之暴亦漂漂不能大噬吾民已又環示四履土曠不毛者悉墜之為田鑿渠疏澮給牛種而時播之渴鹵甌脫俄而綠雲被野異日者

朝廷大布功令專官奉 璽書營之竟毀道旁之吻
公今不動聲色以臻厥成晏如也斯真亦所為利而
不庸者已公以閎朗博大之材輔之精白不欺之節
其持法若霜凝而卒無苛于法外其察吏如電燭而
要使人各盡其長以故自公在事三年而諸大夫拱
手受成若侍畏傳而稟家督安而利之無但萌庶即
諸大夫人人忻戴公惟恐

朝廷一旦移公以去而公少司空之命又下矣諸大
夫既已聞命愕眙思歌鴻飛拔隼旟不可則又相顧

嘆曰自我

天子之慎重官材也執秩之吏有所薦進以戡事入
而不得以補續請而不得者指不勝屈矣汪公自為
備兵使者再為中丞為少司空無不朝上而夕報可

非

上迪知公非公望實足結知于

上疇能值是異數者乎在易之師九二以剛中而上
應之故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聖人著其象曰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公今拜命

者三天寵游被萬邦之懷實惟是始其寧可以無為
公賀于是走一介徵言不佞不佞作而曰是安足以
賀公往者國家幸無大興司空之屬得以燕燕居息
水衡金錢至朽貫而無所用彼一時也今

天子寢殿成亦既歛斯干而落之頤外而端冕負屨
之地未有營也竹宮桂苑之作日不給也水衡磨縣
而閹尹什輩動則鼠兔穴將作者莫可誰何有仰屋
嘆耳且此猶其小者自天吳不靖黃河再決再從而
祖陵為巨浸漕道阻蜚輓不前矣

上誠惜公材欲使公居中調度以收錫圭沈璧之功
願決口詎易堙故道詎易復任臆則虞中山之續稽
衆則有盈庭之喙瓊林之積不發而壅里之指膏可
以填虛壑乎

國家治河與治虜等公昔從郎署出為

天子治虜效矣其意亦望輕裘緩帶委蛇鈴閣之間
而今茲復以艱大授之倘愚所謂重臣乃勞臣者公
之謂也勞則何以賀公為哉雖然國家患不得重臣
人臣患不能為國家重有如公之誠合于材諸艱既

試

天子幸推赤心任之何左右之不宜而艱大之不濟其說在易之蹇矣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匪躬則不言勞也繼之曰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豈非以剛揚中正之材輔主以出于險用能濟急以寬休否而吉即君之寵澤帶礪盟之所謂利見大人非耶昔唐李栖筠為工部侍郎識者稱其魁然有宰相望宋張忠簡為工部侍郎應詔陳十事指斥權倖無所回隱天子稱賞加賜此所謂天寵者也公行且被之即以

古學堂集

卷五

聖

此賀公何不可也不佞握三寸柔翰無能泐公上伐請為諸大夫操左券焉諸大夫為某是所謂拱

手受成于公而人人忻戴公者也

賀司理白陽畢公榮擢西曹序

淄川白陽畢公之為松理一切亡害而又賈其餘于鞠讞外無不兼綜攝邑篆者二郡篆者一傍檄諸所部質成者四自御史中丞及直指監司而下薦高等者凡十數由癸及戊凡改替者六天官氏課海內治狀以聞計無先公而需次久之西曹之命下矣國人

士退而閔默咸為公怏怏公則曰耰鋤刀劍惟匠所

鑄金躍冶則不祥士擇官則不恪咲顧左右灑然就行父老子弟棘車繫馬唯恐公之不少留者曰胡不以公終惠松又曰松即不可一日而私公胡不以公臺省耳目而以比部往哉余惟公之理有大體有特操有沉識有薰才上有所檄以嘗公公所覆無撓也下有所迫以控公公所案無枉也目再見輒名之無旁詢也手再舉輒誦之無虞臆也署篆則賢父母為理則嚴師保無更絃也明足以見淵魚而不欲察利

古學堂集

卷五

聖

足以剗犀革而不欲傷威足以射墉隼而不欲逞惟退然守慶子之檢押安下士之乖食蓋六年如旦暮馬公惟嗜欲淡故心體明心體明故行法允有臣如此將為天下平寧止一郡一邑之鸞鳳而已乎頃者兩宮殿告災

天子每以清刑勅厲群工毋有枉縱以干和德不啻三五申令矣故輦轂幾輔惴惴然惟明罰飭法是懼而刑官尤難其人公今以理郡者理天下凡所為默

贊

聖天子好生之德而不徒托之修省之空言者寔惟公是賴則何尤臺省而後可以重公昔歐陽子以文章道德名天下而見人多喜談刑名曰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書一讀不可得因取架閣故讞牒覆之而知其枉直乖錯不勝窮也當時仰天矢心自爾遇事未嘗敢忽夫刑牘司平者之所目擊也其失猶若是若使召而列臺省諫臣易目以為耳易筆以為舌千秋之白簡豈特說于三尺之故牘哉吾固知公之有志者

古聖堂集

卷五

聖

尤不以此易彼矣無論歐陽子即近代李濟南王瑯琊皆以刑曹起為公卿當時風流標韻望英鳩司不減鳳皇池然則非官能重人則人能重官也公綺歲成進士勤于其職倬有民譽退食之暇不廢誦讀今且進而佐司寇為天下平引經折獄吾知公之仕益有本矣使他日推重司理不以官而以人不以徵書而以爰書者請自公始

奉賀晴江王公加銜布政使備兵密雲序

今天下之稱雄邊宿重兵者凡九而薊門居其一薊

門之有制閫與諸觀察使者分部治兵參聯恭布而密雲居其一密雲即古漁陽地也其在于今

天子考卜幽燕謀深宅鎬密雲內連天府而外控大漠亦猶堂皇之有戶牖矣往歲庚戌不戒虜得長驅陵京震動

天子赫然思固其圉于是益餉芻粟練士馬以修戰具而備兵使者尤尤慎簡以充自非其人忠勤廉幹文武而足憲者弗與也夫既已得其人專委而責成之寢假而授之旄鉞建牙開閫歷閱于諸邊以熟習

古聖堂集

卷五

聖

冀山川之險易與夫虜敵之堅瑕而後入贊邦政為矢子借筋而籌百不失一蓋其重已不佞自通朝籍十餘年于此聞諸大夫國人之論無不籍籍于今晴江王公公所謂忠勤廉幹文武足憲者非耶公以進士起家為郡司理入為比部郎一切讞獄明允出典名郡用循良綽特有聲擢按察副使治兵霸州會虜歲窺近邊密雲時有震鄰之憂則又徙公密雲矣居密雲三載以最加按察使而治兵猶故亡何虜入遭大創去有詔旌公再加公布政使而治兵猶故夫

國家之議功賞令甲備矣惟公鴻勳鉅伐載在盟府至累受旌異之典官三遷而地無改則是公與地交為重可知也在易之師二與四皆稱無咎然二主進四主退二多譽四多愆則遠近異也密雲居

天子肘腋之地赤白之羽朝發而夕聞即瑕璽易起治兵使者或乃目為愆府有急第收保自固或乃巧文以逃責冒首虜以為功師貞之吉何有而王公然乎哉公所轄若通州寶坻平谷三河古北皆山海之要衝一切嚴斥堠謹烽燧時間諜核功實動操備無

上皇堂集

卷五

聖

不卑智竭力為國家豎永世之畫而又捕虜首馘不以詡己而以颺衆繒帛牛酒不以啖虜而以飽師幕府金錢不以養交而以饗賞唯公當多譽之時不忘多懼是以處瑕璽之地而多膺祉福由憲副而為按察又由按察而為布政自

天子所三錫命矣此某官某人之所以授言不佞而徵文為賀也蓋其言曰自某之得公于此也若杖代焉若軾式焉今

天子旌公功而不使公改步某所二天在茲其敢忘

賀而不佞則曰公社稷之器也是宜為社稷賀而賀

公其小者也何以故蓋國家自大寧既徙地險失矣所恃人謀之臧可以綢繆桑土然今譚者率言文吏之在行間猶之鏤脂刻冰而已夫非其人之難難于其精白一心終始而不渝者也王公自筮仕服官以秉績効彰灼然間按之無不可移而之治戎者夫其平反治獄則不殺之仁也潔廬禔已則不染之介也惴惴治辦則不欺之義也力此三者始終夷險如出一轍而丈人之貞備矣于密雲乎何有今方圍多故

上皇堂集

卷五

聖

猿烽熄而時動鯨鬚張而欲發

天子即急欲衛其堂皇然安能以一隅淹公公方將左旄右鉞為

天子馳驅四方况且寢烽烟罷候尉而後乃入而坐論于廟堂稍稍煩公之蒞縱指示而天下晏如也不佞幸得從公以柔翰而泐旂常焉則今之所為社稷賀者其言大而非誇已

贈戶部主事景泉梁公督餉密雲任滿還朝序

梁公以度支郎督餉密雲密雲為京師肘腋地

上念虜臣測一旦鳴鏑叩關而我師不宿飽其誰張
空券禦之蓋邊之苦餉久矣患在有司者溺其職利
相冒而害相委部使者莫可誰何于是赫然下
明詔文武吏士二千石以下一聽使者要束按覈舉
刺盡不減臺察公既受

新命愈益忼慷發舒一切搜穴竇杜侵牟核詭冒謹
儲侍量出內務設誠而行有不共則以

匱書從事其諸屯牧監筴期且次第庀飭文武將吏
亦既校除汚染濯溉耳目維公之所使之若李光弼

古皇堂集

卷五

四

蒞河中而旌旗壁壘一時色變也公故磊磊負經世
大畧而特多深衷隱畫不習為虛恢之譚事非灼知
不以為為非底績不以言以故論元破的發元中竅
蓋自其治晉陵以至于今益習封疆事不啻觀火凡
為公寮友若諸大夫之在四鎮者莫不嚴重公有事
就公諮決若增篋應和而先後督府某公某公為往
往以帷幄重事與公訂可否公為之左畫方右畫員
劃然一中理解兩公者相與擊節而歎言今四郊多
壘有如梁公者俾之當一面即北絳虜東擊倭何所

不可欲露章薦公未上而公方事筦鑰廩廩已隱然
有干城萬里之望矣公在密雲三年以辰及當代燕
伯王公晴江而下若而人則所謂嚴重公者走一介
于余為言公治狀甚設惜公之將去而不能留也且
徵言焉夫余則何能言然竊因公而有感也今國家
大策執過防虜總其凡曰課功實曰澄虛冒譚之數
十年餘而切實可課乎虛冒可問乎士譚伍且委之
餉而餉虛糜且委之軍是孰尸之而孰詰之嗚呼難
言也夫千章之木匠石材焉千駟之良九方相焉登
陴乘障其細已甚猶元久在行間然後可使而况其
大者先是

古皇堂集

卷五

四

肅皇時九邊時創虜

天子為旰食題材者不敢不胥筦自制閫而開府而
觀察而督儲使者元以次登延既游歷數十年于龍
沙毳幕之鄉視塞垣若堂寢習攻守方畧若數白黑
而後入焉

天子掌邦政借筭可畫便宜聚米可知山谷筴之帳
中而制之閫外百不失一蓋其重如此余書生安知

大計嘗妄謂國家簡用邊臣猶有虞廷明試以功之意然乃法久而媮時平而玩即折足覆餗貽憂

君父已事之殷鑒夫寧遠歟而今譚邊材者又何談談也且自昔言賦煩難治孰如吳吳孰如晉陵梁公先以治行高第徵易其難矣其于度支郎何有矧今涉歷彌久日寢乎大觀耳日寢乎大通材譖日寢乎無聞而後以之入贊廟堂出扞牧圉亦猶莫邪之出于型也既剝脫之復砥礪之其于黜盤孟刳牛馬忽然耳蓋今邊氣不靖甚矣

古學堂集

卷五

五

天子方有創也創則必甄異材甄異材必虛前席梁公即不及及代行當召耳密雲一彈丸安能留公惟是代公者能修其遺教毋使媮玩方且益餉芻藁益慎徵發或虜渝盟內訌而騰驤超距控扼有餘天子幸寬肘腋憂即寵梁公以風勵九邊可也故吾觀于公而知材之自有真也

天子欲修

肅皇故事則元自公始已

送右方伯熊憲副嗣山曹公擢任廣東左方伯

序

往自屬藩不戢驪于小醜

主上為赫怒興師撻伐已乃更念吳地襟帶江海寔惟陪都左輔脫一旦狡焉震隣者移之剥膚傭戶之戒謂何爰

詔執秩慎簡備兵使者于是曹公自彭城徙而之吳間按考功令藩臬大寮率以積資累遷或不暇暖席即遲之不至終三年淹而公以右方伯領憲大夫節自午迄亥幾閱五稔其在事為獨久吳中大笑若漕

古學堂集

卷五

五

輓若河渠昔有專轄者一切省而入公兼綜公一坐堂皇司匪而受續者至不勝舉又自開府而下乘驄衣繡之使錯出而與公相彈壓輶車四馳或至戴星日其于任職為獨勞天復不吊于吳商羊卷崇更為殃公後兩臺宛轉為子遺請命上方虞詘而下虞緩公之遇際為獨艱而心亦獨苦諸臺使者采治行露章薦公不下數十上主爵者婁入公名戲中亡論速化即以序進公槐卿棘皆公衣帶間物而

上故遲迴不報意固謂吳重地非得公重臣不可而中外搢紳大夫則不能不為公望然微而營公之隱既不以需日待遷有直塞目前之意亦不以積薪缺望有厭薄一切之心惟是忠誠豈弟與其廉勤幹力相劑而出之處事不為淵魚察要以矚奸釐弊而止亦不驚赫赫名要以破觥中窳而止已策而發之若雲流既發而持之則又若嶽峙以故竟公五年間而士不虛尺伍然有加兵而無益餉卒不呼庚癸然有足餉而無羨征時則有燠溢然止于無歲而非無揀

古星堂集

卷五

五

民雖解蓋藏然有壘里而絕亂萌今固海波清晏吳幸無潢池憂即有之而公所綢繆甚豫且設矣不佞聞之先事而戒備之謂也公之稱備兵使者可謂不溺其職者歟且也徵發期會臺使者行之則或格于下而公為之轉輟疾痛癢痾郡邑吏懷之則或壅于上而公為之喉咽故諸臺使者得公如左右手而郡邑吏得公如乳保之與傳姆也里語有之孺子失乳寧不號苦今者公一日奉

俞旨遷廣東左轄以去諸大夫之頊頊然相眎而嘻

夫安足恠乎雖然諸大夫于此則又有猜焉廣東于今為雄都大藩然列在職方不過南海一隅之地僻遠間曠無戎馬荆棘之憂固吏隱者之所翺翔而非志士勞人之所處往者

天子既以公重吳則亦以吳重公矣其重吳則何不以公遂填撫吳其重公則何遲之數年而僅僅轉一階且遠地也而愚則又以為不然夫廣三面濱海其在秦漢間為百粵地漢嘗命兩伏波及樓船將軍駐師于此以征不庭迄于今猶可按牒而攷當嘉靖間

古星堂集

卷五

五

島夷訐閩廣然閩殘而廣完夫何故聞其人胥習騎射且多繕整臺而急收保往醜往往困清野卒就芟難以盡今去之四十餘年恬熙之日長矣撤警弛備懼戢戎心即鯨鯢一不靖而廣不得為寧宇矣故以東南眎吳吳乃夷所窺之一徑以天下眎廣廣乃閩越之唇齒而中原之藩維其于吳不啻重也

上即穆然深拱然何嘗一飯忘鉅鹿亦何嘗一日不拊髀頗牧哉有如忠勤任事如公深沉大畧如公安得不以重地畀之以重地畀之夫孰逾廣益

上始終屬公以杆園亦始終倚公為長城意念深矣
江漢之詩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夫吳則公所經營也亦既告厥成矣今茲之後則
又以南海之疆理命公也異日者戎功錫祉駸未可
量其或公再徙而持大中丞節以袞衣吾吳吳甚大
幸即不然而公所拮据五年章程具在誠自今守而
弗失即東南半壁塵清瀚海豈非公身蒞之哉

賀上海許侯擢任南京吏部文選主事序

不佞比歲守官輦下出入交戟間竊窺

古星堂集

卷五

五

主上意指太都在慎選擢詘壯碩于是銓臣以四方
所奏進備良吏請下徵辟

詔書一切寢不報州邑之長有積資墮隴再考積薦
剡至二十餘上而不得調吾上海令仰亭許侯名婁
最戩事中諸為

天子牧養元元聲實騰茂則未有先侯者當事故縣
薇省霜臺侯侯不得乃始擢侯南京文選主事以去
意若曰大夫賢勞久矣其姑俾之都清班而謝鞅掌
倘亦

天子所以體群臣意乎乃上海之人猶不能釋然于
侯之去也其婦孺相與歎于室蒼赤相與嘆于途萌
隸相與歎于庭農畝相與歎于野紳衿之輩又相與
鰓鰓然色眙慘沮謂胡寧奪我天而俾我胡瞻胡依
也甚矣人之無厭也不佞竊伏而深惟其故蓋今之
言吏治難矣廉者歸簞簋然或不可課以材諳健者
工斷擊然或不無遜于德讓縣蒲示寬而或踈于綱
目鳴琴示簡而或鬱于嘉肺已欲為陽道州之撫字
而又虞于課殿已欲為平陽侯之長者而又虞于偏

古星堂集

卷五

五

燭光也廉而辦粟而溫寬而有制簡而不頗不以急
公而緩弛利不以拔薤而廢飲醇若是非許侯其誰
能之侯故從常山調上海甫逾年而去去而民見思
猶曰侯方筮仕其鋒銳有足賈民譽迨侯再來來而
復逾七載而民之歌頌如一喙愛戴如一日此寧可
以聲音咲貌強邇而慙收之哉侯半神肅穆識度峻
朗而又以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其治上海七年
而功寔最于諸臺使之牘惠澤碑于士庶之口即不
佞固無庸于縷數然藉令譚說之士舉不佞所稱吏

治云者精而求之以所長則侯無不有之又苛而責之以所短則侯無一有也以故上海之人勞則以侯為枉席饑則以侯為梁肉愛行而以為雨露法行而以為霜霰夫人未有不恬枉席而甘梁肉也天未有廢雨露霜霰而成愛利者也其愛利之則悅其久而愛利之則又久而益悅人情亦何厭之有即以侯長子孫于此而民固特社稷而尸祝之何況七年猥云吳俗獨狹好警讐而不親上何獨于侯乃爾倘所云三代直道而行是耶非耶且以吾松之僻在海隅也

古學堂集

卷五

學

惟是幅員廣長而方輸錯出天復不吊而歲為之噉民不勝其凋劫而望拯于令何膏瘡痛之號于天間者侯既治上海而華亭張侯青浦沈侯先後頡頏與侯鼎立為政兩侯者若乃新發于硯而侯則已善刀而藏無所用于批卻道竊即兩侯在事不如侯之久而其材品無相下上顧兩侯時謬引為不足而斤斤以侯為前茅即侯亦不故晦其有餘而惇惇以舊令尹之政相告今侯之行也無但民之悵失所天即兩侯亦相眎若失其相與乞言不佞亦無但脩故事為

離亭之夢觀而直欲據其戀戀不忍去侯之意不佞則因是而有感焉古治平之朝其僚友相觀以德鹿鳴所以歌詠民不佞而君子為則倣也其治而將之亂也僚友則相規以言板所以訓維服而稱先民也其亂而不可復為也僚友則相訾以義兩無正所以稱辟言不信為不畏天也為人上者至不畏于天而欲民之得所天也不亦難乎吾觀侯之與張侯沈侯者則庶幾則倣于德音而維服以為訓者已于以佐國家而昇上理又何難焉陪都故國家豐芑至于今

古學堂集

卷五

五

諸曹事頗簡仕者罕為翱翔養望之地即郡邑大夫勤勞久者亦往往弛負擔于此然冢宰寔統六官而選曹首佐之于以綜名寔而甄流品為清議所自出蓋儼然獨居其重執秩者之以侯拜此官也寧無意乎松距陪都不千里而近比于畿內諸侯吏茲土者固朝發而夕有聞矣以侯持衡于內而兩侯之行其志也易以兩侯規隨于外而侯之遺愛也遠民又何患乎無天不佞叨與侯鴈行南宮今雖以病廢然孰是使我安田里而無愁嘆也矧兩侯有命敢不以與

人之頌而賡驪駒之末

送郡侯濬翁詹老先生擢山東憲副序

往常山兩詹先生一時為刑部尚書郎奕鳩署蓋稱競爽云

天子課兩大夫無害俾先後領名郡以次公守蜀長公守吳于是兩大夫以板輿迎致其母張太恭人就養邸第太恭人方渥顏鬢髻為兩大夫道說先司成公操行服官之大都兩大夫益用廩廩吳蜀間並以治行第一白簡皂囊之薦無虛日太宰隸最上考

占星堂集

卷五

五

而是時遶塵海氣漸揚于關右遶左之上

天子西顧則以成都守為兵使者護潼關東顧則以吾郡侯佐山東憲藩詹氏兩先生又隱然作兩長城矣侯行之日旌旗繽紛車轂雜沓攀轅遮道者雲興霧集至不得馳道而行父老則曰自昔者水旱之為厲也鈴鐸夜鳴橡栗不飽今謳歌而飯如雲之稼且甘卧不聞亭鼓矣侯去而誰為出溝中以肉我縫衣諸君則曰自昔吾儕之游于學也揖讓翔翔半與棘秦瓦礫爭道而趨而今且翬飛鳥革以侯屬車之音

也侯去而誰為色咲以模範我同寅諸大夫某某則曰自昔詰戎理漕治河折獄之難也難于主者之任逸而佐者之任勞今侯且一切肩之如杖仗馬如軾式馬侯去而誰匡扶不逮以師帥我若是者是上下之人不釋于侯之去也亦知

天子之未能釋然于侯之東藩者乎鄒魯去輦轂甚近雖不能比于古之三輔要亦東諸侯門庭在是今登萊膠海之濱鯨鯢鯢且翕張而思內訌赤白之羽交馳道上侯所領清勾塩笑及津亭侯吏之事皆

占星堂集

卷五

五

所以佐軍興而譏非常而又以方剛之年負折衝經營之畧是役也舍我侯其誰往漢太守謂之郡將鯨領武事侯甲兵滿腹未嘗輕試其奇于蒞郡時而今進為憲大夫得以一面制東夷餘艤樓船談笑而投長纓于千里之外

天子詎安能釋侯于東藩服也侯所轄有海岱次公所轄有黃河華不注之奇明年功成之後適屆張太恭人七十兩大夫率諸孫若而人進而上壽疊泰華以為俎涸黃河大海以為觴太恭人念昔九熊斷機

以及郡邸之教幸而觀厥成也此且驟然為兩大夫舉一觴焉詩不云乎保有鳧繹至于海邦請以頌侯之忠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請以頌侯之孝侯魯之藩大夫也故其行也亦以魯頌獻

送星海潘年兄之任慈谿邑諭序

星海潘先生少負異才為譽序高足每試操管輅雄視行輩至其師意匠心翩然神采則穎鏘畢露有萬夫摧折之勢真寥廓千古吞吐百氏氣英英薄雲上我人謂先生一第直寄耳乃別楚者屢而先生益自

占星堂集

卷五

六

踴勵不少挫歲乙酉始與余南北同領鄉薦已丑丹上春官弗售遂謁選得教慈谿一時同榜諸兄弟祖道先生于都門而屬不佞第一言為贈先生行矣茲後也蓋有三善焉夫士也擁臯比而儼然南面詎細任哉將以風天下而範之趨也故古師儒取鄉大夫之有德行道術為子弟所耳而稔者俾職訓討則其心易服而教易孚近在功令推擇博士蓋倣此意而潘先生者乃以甬東往戴冕垂纓摘章綰藻猶不改俗又其地相距不遠經生學士擔帷而來者歲無下

數百則先生之德行道術著于鄉者甬東之士亦既耳而稔矣一旦儼然往司其鐸則其心不易服而教不易孚耶且也先生豪舉骀儼不事家人生產以故業旁落而其奉母若族思欲竭孝養周卑墮意甚殷也居常輒嘆曰庶幾徼一命以贍吾母足矣青氈固寒不猶愈藜藿無辦乎藉升斗奉親而甘于苜蓿庶幾矣甬東山川風俗稽之郡志稱其尚禮淳龐衣冠文物為詩書之鄉先生出其蘊藉品程多士揚挖今昨若決藩籬歷堂奧劍齒腐而九走坂易易也又能

占星堂集

卷五

七

率先德行為士人嚆矢襲綸薰良瞿然胥化他日侈先生之作人匪直以炳蔚彪弼稱才矣脫令先生早拾一第內則颺芬金馬外則分符郡署將竭蹶筆札簿書之不暇安能老其才而試之教哉矧先生者則又人地兩重也余故曰有三善云雖然以先生才必不以廣文老也今皇上求賢若渴百執事吐握不遑邇禮闈所擢士不以資格年齒限而先生方橫經僻水沈機發藜當有援而置諸承明粉署間者然猶其細耳至于履鴻肩

鉅籍甚繁伐如胡文肅衛文莊咸起家學博迄今聲
施鼎錫昭揭日月稱碩輔也安知先生不踵二公而
與起乎先生行矣其益清益勤益務砥礪以仰酌
聖天子付托之意哉余且濡管以遲

卷五

六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六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楊鶴脩齡父校梓
崔爾進漸達父

奉

勅撰鄭州重修藥王廟碑記

直隸河間府鄭州故有藥王廟一所建自先朝由來
舊矣歷歲滋遠像設祠宇日就傾頽鐘唄稀聞香火
幾絕今

上某年偶以

聖體違和肆我

占星堂集

卷六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廣修善事為

上祝釐維神赫靈

睿衷潛啟進香祈禱

詔使甫出而

聖體悅康

慈情欣慰用思蒼景貺展嚴禋俾自今垂之永永無
極于是

勅遣內官監太監張進及本宮近侍張思賁內帑金
錢前往即事凡幾閱月工以底績昔之故宮遺址鞠

為樵林牧徑敗壁頽垣蝕于蝸涎鳥跡者莫不一舉而新之梓材既飭丹雘畢施計昔無而今新者為三皇殿翼以左右堂廡凡若干楹其既圯而更新者為藥王殿又傍小二殿皆翼以樓觀門屏凡若干楹其外則繚以周墉增崇加拓遠而望之中堂雲構三門洞開信哉其為閼閼之宇鉅麗之觀已臣不佞授簡書之用告成事臣謹按庖羲氏則天垂象俾民知吉凶神農味百草教民以藥石黃帝叩阊洞陽乃與岐伯等講求難經素問諸書行世蓋皆先天開物作大

古華堂集

卷六

二

醫王迨于後藥王藥上二菩薩應身行化授記竺乾秦越人受長桑之術世共神之襲號崇祀越人故鄭產廟額之設所從來矣今制加祀三皇原本祖始聖人議禮度越千禩要以保國佑民其非瀆祀不經明甚又况明神昭鑒似響答桴皇極歛福助天申祐維功維德載在祀典邃宇崇宮繆盤鳳峙歲祭時享有其舉之詎曰可廢乎我是役也

詔出內錘若干縷不以縻大農一錢拓地傭工皆有

直迄于成而民不加勞吏不加擾又

慈皇以

九廟百靈之重勤思燕翼

天子以保身保民之心仰承啟佑於都哉慈儉仁孝之德光于四表行將永受平康之福錫厥庶民又奚假黃庭大洞之法天皇太乙紫薇之祀下至卅藥奇技符籙小數若前世所述而後乃希長生久眎後天地而不老者乎臣謹稽首拜手書其事于嚴牲之石而系之以銘：曰

古華堂集

卷六

三

瀛州之陽神靈所即翼我

皇圖宜廟食子瞻茲故宮代稱有恤既久而圯會鼎

革子允哲

文母道契淵嘿肅雍祈禱求則得子穆穆我

后歛時福極維神降康祀崇德子

錫鏹

詔使維範維飭塗丹渥金以為飾兮甲觀我我闕宮

翼翼我

皇功德並翦芳子千秋萬禩奉之靡忒芡芬爭享維

牲特子風馬雲輯是降足陟永佑我

皇福田植芳微臣職史來者取式爰綴斯辭金石刻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題名非古也自唐以後始有之入

國朝始盛今自館閣以及六官之署有不繫若臚列者乎要以述姓氏叙爵里故一無黜取其間後之人率故碣視之教於何有雖然士固惟恐不好名耳蓋有嚴栖谷竄跡圭組不異浮埃而卒忸怩于名之不可者乎我

朝自草昧初已置弘文館學士已乃更為翰林翰林之名昉于隋唐以來最久其職司簡于諸曹而地望獨高于諸曹士幸離奧渫蓬羽其中即世希艷之以為閭苑瀛壺不加于此然幸遲迴數十年乃始得為學士自學士而進其陟踐駸崇其肩任亦駸鉅上之則寅清禮樂演潤絲綸又上之則掌握樞衡膏沃寓

內類由學士始預蓋自其飭躬砥行于數十年之久

而後其人之文章行誼心胷學術大畧可觀故余以為官翰林者無以名不至學士而其名始足術今題名專學士誠重之也重之者非重其名重其所以名之者也自題名設而先後之官是者班班具在試舉其人一一而指數之其有寅亮帝載日月爭光則誰之為也其有義膽忠肝瑾瑜比潔則誰之為也其有言為國華圭璋並美則誰之為也而不然者反是斯二者之相去不啻梟鳳之與薰蕕即不題其名名固不得而泯沒矧今貞珉樹之冊史傳之按籍而求亦猶朗鑑懸而妍媸畢照矣雖欲不憬然以思懔然以懼也得乎哉余是以次第其說為之記且以識余之懼且思也

禮部侍郎玉陽張公廟碑記

維歲壬辰吾師玉陽張公自南少宰改貳宗伯中道而殞訃聞

上若曰此朕經幄舊臣

先皇帝所簡儲禁闕以貽朕遭迴不進朕方念之而

今已矣其詔所司予祭塋一如滿考法越明年癸巳公之子堯咨等始克以三品禮葬公于祖兆蓋公意也已復用

賜金之贏者斥地于其陽為立公廟將以奉蒸嘗識春秋霜露之感焉廟成則以

上所賜諭祭文泐之堅珉昭示永久比于古者對揚作考之意而復指其麗牲之石命某書其事記之記曰公自綺歲起家為文學侍從事

天子于承明著作之廬所事事惟讐經校史眎草代

上皇聖集

卷六

六

言凡一再從論秀之後預旃厦之問歷階而上駁以顯顯然且以註誤論徙已由成均陟卿貳迄于蓋棺二十五年久矣然大半迴翔禁苑雍容竹素不能于圖書經術外有所表監于以銘旂常泐景鐘也奄焉賁志士論悲之即公所鬱蟠胸中若二酉所儲扣之靡非經世大業多蓄而未試然業已傳之同好播之國乘其諸誼薄兩曜文擅鸞龍與夫司鐸而可以俎豆于宮瀝賸而可以尸祝于杜尤其彰明較著者度死不以公之官以公之年遂令泯泯而已也不佞某

又何庸贅焉某則竊有概于公之仁孝可追而公之志可愍也夫公之念厥考秋潭公與日月俱長矣居恒恨仕不及年祿不逮養即公日奉板輿為太安人驪歲具觴爰為太安人壽乃其心豈一日而忘雲楸風木之感哉惜也公方貴而贈公無年太安人方壽而公又無年彌留之頃嗚咽而語不能竟公之于存歿悲哉其難言之矣嘗聞人之死也魄附于地魂氣則無不之耳堯咨等既受公遺旨不敢別營域兆第奉公即安于祖塋俾公得長從贈公于九原而又

上皇聖集

卷六

七

顧念祭公必以五鼎薦享有

天子之冊書在焉且大夫得立廟崇祀禮也祔塋以全公于親而特廟以全公于尊雖以全公于尊然而公之神情胖蠶日往來于秋潭公及太安人之側則有君蒿悽愴而不能已者故卜廟于墓之陽示不違親也此亦公遺意也故曰公之仁孝可追而公志可愍也傳曰孝子者思其志意若堯咨可謂孝子矣廟為堂若干楹以祠公為寢若干楹以藏公衣冠為亭無若干楹置豐碑其中周而垣之凡得若干畝

上海許侯仰亭去思碑記

許侯以萬曆己丑來令上海不暮年而德惠旁坐民
用閭閻亡何丁內艱去民懷其惠深于數十載乃建
祠肖像泐石以代口碑者三歲辛卯令闕而侯當除
服士民舉搏頰拊膺而曰昔之攀卧神君願一日借
而不可得者今且復惠徼于天乎黃稚衿紳數萬人
相率請命兩臺以聞之主爵氏而侯竟再握篆治上
海于是民既習侯侯亦習民批卻道竊無不中理解
者其治效軼密縣中牟而上之當事者日懸徽省柏

古皇堂集

卷六

臺之關以梅茂伐而會渙汗未發淹且七稔今歲始
擢南銓部以行蓋一人兩令一邑一令家鄉人字者
數載豈惟吾郡初有抑亦古今異數已侯乎民深獲
上久聲實翔起無論識侯面與識侯名者具曰是隆
萬間循吏第一人也即予之腕有愧固曄而侯不媿
卓魯諸君子石上之詞其何敢遜嗟乎今之譚吏治
者何其嫌也微獨傳舍其官土直其民貽誚于筐篋
簠簋即騁才譚辯給一切簿書錢刀是問以迎合詞
刺為名高夫夫也以義審撻撻而桑孔握算又安能

使單赤輩庶有多年即繇是以蒙上賞而漁顯擢久
之情見事誦何去思之有許侯則不然侯性稟高明
宇局凝峻凡提躬處事動必程于古人而又務以赤
衷白心交注而出之其聰斷非不能鉤箔摘蕞獨
歛而不試惟懇款諭導以平其銳而解其紛往往受
讞者咨嗟涕洟以去不盡傳爰書也以故獄無輕繫
而案鮮滯牘其催科非不肱旦夕最課頤獨黜而弗
庸惟緩刑懸格以須其至嘗敝車羸駟從一二奚童
循行阡陌間與三老相勞苦啜土型而饗脫粟子弟

古皇堂集

卷六

九

忘其為使君賦長爭先受事其他理外苛取不難以
一官杆百姓絕不為脂肺應曰髓絕脉枯久矣吾奈
何拮据窮閭以新其名其徵發非不能奔走四境顧
獨怯而不忍于憲之役更數載不一試惟清淨寧一
以弛民于負擔其敏健非不能毛舉驚擢顧獨戢而
弗張然狙獮入者若負霜雪而功曹洗于奉成法伍
伯植立如木偶人草生于雉門邨萌至不識食肆吏
舍間者陽侯女魁更迭為灾縣官東孽倭西孽虜邊
庾日減侯從容調劑為民籲請無寧日幾于古橋而

鬢髮為白而又號然毋以成績待已毋以易心待事暇進逢掖講說經義日旰無告訖于以械撲其多士士薦喻常額有衷然首者斯非侯精誠豈弟積久而勃鬱其疇能致之昔者朱桐鄉誠其子曰後世子孫思我不如桐鄉之思我也許侯之治上海真主伯孫家秉而慈媪哺倪孺矣上海之思侯千秋萬禩埒桐鄉而兩此累累顧負者詎不為峴首一片石哉蓋不佞自有知以來見昔之為上海者類能為喻艱而思未允如是永也侯之為上海則能為而能不為至于思侯之深信侯之至而後知固曄所云悃悃無為之効也藉令徽省栢臺吐雲飲霓其于侯可無積薪之望要以功見名立膏澤下于民吾知其不以彼易此不佞與侯同進士舉當侯在事而不敢效一言之頌懼以為諛也今侯且去而不敢不効一言之頌則秉懿好德之公也抑此士民之伐石頌侯不啻再矣其始之頌侯庸詎知侯之允來而逆以諛之乎其今之頌侯又詎知倖之可以屢徼而侯以天官大夫未幾秉大中丞節袞衣東方乃又諛以待之乎蓋總之

秉懿好德與不佞有同心者不佞是以操管記之且俾後之人庶有觀焉

郡侯繩齋許公去思碑記

繩齋許公守松郡五載餘以治狀高等擢河內兵憲瀕行之日郡人繫車攀馬不可得居者布列公神位燃燭焚楮供以明鏡止水行者執香前道以送之即風雨載塗靡有一人忍散去者公之得人心如此公解郡半載父老欲生祠公公束功令不敢請則請伐石以志去思乃持王學憲章工部諸公書走都下屬余為記公初下車即以文誓神辭甚危竦既而徵其行事無片語不讐者而大要廉為倡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獎郡吏之治一曰廉能二曰廉善三曰廉法四曰廉辨五曰廉敬六曰廉正夫彼六德者殊用矣而皆傳于廉以言者豈非以天下之善皆生于無私而廉固諸德之所根抵歟如許公者真可以當之矣吾松以名郡當三巖邑兵獄錢穀之事千里輻輳質成于長吏而公精綜博大能取辦于談笑指顧間目再見輒名之無旁詢也手再舉輒署之無屢臆

也濬城河建水閘抑漕卒歸遠夷調權稅公選舉其
他一切水旱興罷利病不待三邑請命而飛符騰牒
先之矣是曰廉能下里孤嫠攀案與公爭公一一頷
首而聽無所忤馭吏甚嚴顧未嘗以呵喝罵詈掇束
之左右皆廩廩自好而鮮犯法是曰廉善分別服色
剪鋤惡少晝不聞傳塞聲夜不聞城柝亭鼓與群飲
狎游之跡是曰廉法舖戶有所指取輒與平市不抑
直公家之具悉出羨金次第需置之無尺繻問質庫
無片札下亭長是曰廉辨風裁峻整議論和雅端坐
郡朝即竟日夕無情色無滯令真所謂履屐得任攄
嘆允愛者是曰廉敬與士大夫交不喜重茵累豆之
擗軒車過從杯茗荒率相與咨討吏事商略騷雅而
語不及私即間欲私請亦往往噤不得發為內愧而
止是曰廉正夫世之所謂廉者止于却餽遺謝贖醵
交交自飾挑取時譽而已而才與德不足以輔之非
世諦相抵牾則吏事或不免于枘鑿公以六善調其
潔廉故五年來將吏憚公為神明諸監司臺長伏公
為畏友百姓望公為慈母察父閭師三老蓋既去而

謳吟思慕不減痛哭攀留時也非廉吏何以得此哉
公居鄉齊魯間多以聖人目之詩文高簡與于鱗抗
衡後先退食之暇不廢詠歌其風格皆出時吏上乃
知公之政緣以道德經術其廉又有所本也并書之
石以告來者公名維新號繩齋萬曆己丑進士山東
堂邑人

古吳松江陸氏新阡碑記

此松江陸氏之新阡也陸氏以族望冠江左為華亭
四姓之一當漢晉時遜抗機雲並用文章勛業光映

圖史入

國朝有裔孫彬者獨能精軒岐家言成化初應明醫
選入內庭供事得奉考功令榮及所生陸氏之籍太
醫治此彬之子夔以世業進尋歿子曰繼祖即今太
醫院院使得元之父以院使公貴受今封既歿而院
使公為營域兆奉以塋于茲者也嘉靖間封公試名
醫需次

闕下會以病廢時院使公方事鉛槧念父病弗時有
瘳乃嘆曰昔人言良相與良醫等耳藉令我以文學

致身青霄寧親之謂何且醫固為人子不可不知者
于是釋去故業取青囊素問諸書日研討其間洞得
玄解封公病尋瘥公亦出應選名在首等至萬曆八
年十月始授本院吏目又二年入視

慈寧宮有保護功晉街鴻臚寺司儀署署丞又一年
銓曹叙諸醫年勞補官公以資淺未及竟奉

上特旨陸得元在御前効勞也着陞授院判盖出非
常異數云自是厥後

上眷公加渥每一方藥進必問陸某云何或出自公

古聖堂集

卷六

十四

所調餌之輒効即縉紳先生亦無不秦越人眎公爭
迎致之萬曆二十年六月滿六載秩奉

勅封父如公官母夏氏為安人未幾即擢補太醫院

院使公位既驟躋夷于九列先與公同進者皆偃而

出公下公願愈自筮飭視篆率屬一切并辦先是隸

太醫者子弟得就畿試亡何中格公援令甲以請有

詔如公言時無不服公持議中肯竊其後生晚進則

又無不尸祝公矣公既以官為家而封公者春秋高

益善七筋公自公退食則已擊鮮置酒為斑斕戲綵

之娛即封公忘其身之為客也封公壽八十有奇奄
忽僂化夫既聚族于斯生而安焉歿亦不復知有首
丘之慕也公則念父歿當歸葬而亡柩道之云遠後

之人或有秋霜春雨之思誰為灑一杯陌上者且葬
者藏也藏死者之體魄與生者相依于心獨無忤手

藉曰父不忘故山而魂氣亦何不之之有于是相地
于都城之廣渠門為封馬鬣奉封公及夏安人以葬

已則考百年之室祔焉而若公之配封安人譚氏張
氏無不麗茲丘矣公年六十未有子有女嫁同郡吳

古聖堂集

卷六

十五

某不幸早寡二子藐然孤也公携而養之膝前撫其
孫以待其壯一以嗣吳一則公自子之更名從義公

若曰古者祭則設尸為取氣類相屬即男女何擇焉

女我一體女之子猶我遺體也夫猶愈徵及疎屬匍

匐數千里外已則沒其貲掉臂而去異日者白楊衰

草之側若放氏之鬼不其餒而噫公之志亦可悲矣

公既子從義而又推廣其意以逮封公為撫其女弟

之字何某者俾之生有歸死有殯今茲阡之右有何

塚是也夫公產于吳而葬則燕氏為陸而子則吳

即公自以為反經行權因義起禮不佞願誠不知何如然公獨為陸氏之葬祭謀其苦心良亦有足多者且令譜其事而存之來者庶其有考乎封公諱繼祖字別號思槎母安人夏氏公諱得元字別號原槎元配譚氏繼配張氏咸得封安人皆先公卒公今神甚王尚宜子即不然者其世奉蒸嘗則從義在矣不佞公鄉人也每多公有長者之行既喜封公有子而又喜公之無子而有子也乃因公之請泐之碑而系以辭曰

古星堂集

卷六

七

乾覆坤載維人參焉分類別生氏族以綿大造一氣延之百千維吳之陸冠蓋蟬聯誕茲詰嗣軒岐是傳在

帝左右寵渥用駢三命錫汝

明綸賁宣孰瞻屹岵而兆于燕孰紹箕裘而甥嗣賢佳城栽栽松檟芊芊是蒸是饗胡不百年廣渠龍卧華亭鶴旋公乎不朽貞珉比堅

南京光祿少卿仰菴白公傳

故光祿仰菴白公卒之明年其子紹統手其仲父所

為狀謁余而言曰先君子不幸歿幸而習先生願得先生言以不朽余謝唯唯曰將毋虞不文耶則又曰先君子命也微先生言終無以慰地下余不能辭遂受狀卒業而為公傳公諱啟常字伯倫別號仰菴其先裔出秦大夫乙丙世為洛陽人勝國之季有諱繼昇者再徙而得毗陵之採菱港居焉繼昇之後再傳而生教諭珂珂生太保大司寇康敏公康敏生大中丞敬齋公自是江以南譚衣冠鐘鼎之族無先白氏矣中丞公有子曰尚寶司司丞洛源公即公考也先

古星堂集

卷六

七

是洛源公為中丞營域兆其占宜子子且貴如期果生公公生而岐嶷不凡甫知事伊唔就外傳即不以兒弄廢業與諸兄弟篝燈夜讀不丙夜不止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文譽颺起所為制舉義務據所自得學究訓詁之譚直糠粃脉之已酉遂薦鄉書里中有與公同計偕者夢之天帝所見有若世所云放榜者而公名在高等其人從旁詫以為白氏太盛帝命取康敏公及中丞公居官所治人無慮數百姓名皆有公記已而公果舉庚戌進士蓋公曩為余言如此公舉

進士侍司丞公京邸司丞公故僮卓犖所游徒皆冠冕士林一時無不躡履迎公公儀貌端雅人目之不減荀龍謝鳳三世賓朋訓往無虛日分宜相公亦雅從司丞公游于公修通家誼甚篤公卒中人言坐為分宜客以此既謁選得禮部祠祭司主事尋丁洛源公憂歸而荆川先生方家食公樞衣從之相與切磨為經世之學而尤究心

明興以來國朝掌故服除補主客司主事再轉為儀制郎中儀制所職皆國家鴻鉅典章公既明習憲令

占星堂

卷六

太

所刺裁率中肯竊大宗伯有所奏請及他疑事欲決皆取辦公公亦念四世食

國恩務精白以勦厥職伊王驕僭公請下宗正簿責島夷內訌公言不當事文告識者韙之而是時

肅皇帝居甘泉

二主就邸潛龍之地時見璽枕公隨事轉移具有隱畫世固不得而知者語皆具狀中琉球中山王當封將命者憚浮海陰教夷使請得于內地受敕公疏論不可有肯如公言省中郎乃目攝公思有以中之未

幾公陞尚寶司卿會星變考察京朝官公竟出為南京光祿寺少卿螢公者意猶未厭卒偕分宜事罷公時論亦多惜公公竟不自理也先尚書所營葺榭池館為江南最勝公懸車歸即營菟裘以老絕口不譚及榮進事而一意探求尊生之旨嘗訪異人于天台武夷諸名勝處巾車蠟屐所在幾徧遇黃冠羽衣化為築館授餐庶幾安期羨門之屬可致長生之藥可得蓋晚而悟入無生棲心淨業耆宿芟莠往還卓錫公所所居近華陽洞天誅茅而治跣趺之室爰糧枯

占星堂

卷六

七

聖幾未知魯作宰官身美公至性孝友嘗恨生母陳早世不及公色養乃為行營葬地不憚重趼累舍而又不取以痛毋故失嫡楊宜人歡居恒竭屢以事揚宜人即楊宜人亦不知公之非已出也先後居司丞公及二母氏喪戚易備至足為世俗模楷字諸弟皆有恩即非與公同產及在襁褓者皆煦煦以樹其成自余客公所次公及諸季皆能道之公故不喜治家人產于先世成業無加贏而性又特好施人以情事告公不靳傾囊倒困五服之內食公施者甚眾比死

當更有顯者即今猶為未定之天也

少宗伯王陽張公傳代

少宗伯張公諱一桂字某別號玉陽其先世系遠者莫得而譜今斷自唐相文瓘而下始居姑蘇已再徙歙遂為歙人凡二十八傳而為公祖福高公福高生秋潭公清則公考以公貴贈殿講者也秋潭公多心計善賈客大梁受室于劉是為今太安人因占籍祥符與歙族相望而歙最大公生而娟秀膚敏不類凡兒稍長聞客從秋潭公坐上譚奇贏家言心弗善也

古澤集

卷六

主

獨念累葉以來詩書之澤未嘗為言于秋潭公請得易賈而儒秋潭公奇而許之公自是穎脫出而試有司譽颺起辛酉遂薦河南鄉書年僅二十有二蓋一舉亢宗而後秋潭公喜可知已明年壬戌公鏃羽南宮歸而丁外艱喪築一準于理太安人則益勸公學學益邃遂舉戊辰進士被選入讀中秘書公因矍然曰國家儲吾儕以待他日叅帷妙選豈其佔佔頌首柔翰日月課成以取駢駸不事事之罰謂令甲何乃日取金石所藏著古今得失之林者勃率其中而尤

加意于

國家典章出則與其儕切磋商之凡再更冬而公經世大業已隱然宏貫于胷中矣時殷文通趙文肅兩公實司教習莫不器重公庚午拜官編脩壬午持節出封德藩逾年報成事會

今上改元覃恩得贈秋潭公如公官母劉封太安人甲戌同考會試所錄士皆有聲是歲

穆廟實錄成公以分校勞進修撰仍賜金綺與宴南宮乙亥補

古澤集

卷六

主

經筵展書官兼掌

誥勅丙子給假送母越明年還朝會

世廟實錄成再以勞進侍講蒙宴賚已而選直

起居注時公階資駿顯巍然負公輔之望焉而故相

奪情之事起不佞與同年吳公上封事爭之有詔杖

闕下廷臣懾息公與今相趙公張公輩七人連章入

採竟用輿援故中格不報然業已流聞時論籍籍多

公有大節不獨以博雅宏達擅聲詞林也相臣者則

務倭其郤于是趙公與宮尹習公相繼謫出張公為

南京司業將以次及公公與今大宗伯于公等連翩
授綬而去交戟之下幾空無人矣亡何相臣死

上乃詔還諸諍臣公入充

經筵講官及分修

大明會典而秋潭公及母劉業已加贈封如今稱矣

甲申擢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乙酉充

日講官嘗以

聖節同諸相臣受金綺寶篆之賜時公與今侍郎陳

公同從講幄出典順天試所錄文稱爾雅士皆稱得

人而會

輦下多長者家兒耻于見削謗遂騰上謂公所取多

浙士竄籍其中疑公與之私受

詔覈狀卒無他

上意竟不解得

旨調公南京別衙門用公遂出為南京兵部員外郎

諸廷臣交訟公冤謂公當上章自理公第曰日騎浮

雲雲可扶乎且雨雪見現則消自滿何為即日趣上

道既之南司馬署中則與諸省郎頗行受事無少幾

微偃蹇佗僚之態諸郎始而卻曲避公久乃歎服公

真德人也而會太安人不樂南地埤陞則以使還里

戊子乃遷公南廣國子祠業時不佞適守官南祭酒

以晚達邈公上甚莊事公諸條具章程允就公所裁

畫著為繫令公亦悉意為可否吾兩人相得驩甚及

不佞叨改秩去而公即以大司成繼之所事事觀若

畫一不復有所更置即南雍士素窳靡不飭自是稍

束而就檢壓抑惟公始之而公成之不佞藉以逃尸

俸焉辛卯詔入公為奉常仍署祭酒事中道改貳南

銓壬辰復入為今官而公先是痰嗽寢劇竟卒于永

城之官舍訃聞朝紳震悼

上亦念公旃幃舊學特命所司致祭出水衡金錢為

公治葬一如滿考法亦殊渥已公為人美丰儀步趨

端雅議論清辯人對之穆若春風至義形于色屹然

如山終不能熾越以授時好歷官逾二紀絕不以利

鈍淹連介于胷中即世所稱仄門倖竇競思一窺左

足其間而公眎之泊如也以故于先後相臣一無所

阻僅以沉冥適軸避權相之鋒後亦竟以非其罪

黜黜既久而復猶衷衷南國會以死亦足觀公矣
矣其為學靡所不該覽人目公之腹若四庫縑緗微
詞者于公徵事者于公公出而應之直懸河瀉注耳
性又至孝既早失駁講公奉太安人居凡一漿一炙
必手自進之唯恐失太安人驩孺慕之色至老且貴
不倦家居尤好為德于鄉五服之親千家之市莫不
待公舉火公所為膏潤萬寓者于此僅僅一班惜不
竟其施卒闇志以沒悲夫公生丈夫子四人長堯咨
是以公狀來乞言不佞者餘皆璘珣以次讀公遺書

卷六

卷六

五

矣

史氏曰始吾識張公其胸中多古文奇字又能明習
憲令若扣大鐘焉殆博雅君子已既而得公姘行亮
節若鸞鳳翔而泰華峙也庶其正色立朝者乎及與
公共事陪京乃始歎二十年知公未盡蓋汪汪若千
頃波焉即世之町畦城府何物足以入公之胃次倘
所謂大人虛已而游于世公待無近之耶世降德薄
爵祿名譽中人膏肓過少得失遂咄咄書空至演津
以奸時訾讐以張己人眎之若羊腸九疑然嗚呼若

張公者安得起之九京哉

贈承德郎戶部主事東溪艾公傳

艾氏其先山東單縣人始祖某聚族卜遷獲吉占曰
光遠而他有耀乃即中州蘭陽家焉歷數傳皆有隱
德其以個儻大節享海內名以貴拜爵駁歷中外以
子貴受

天子璽書綸褒則胥自東溪公始公諱鳳鳴字道徵
東溪其別號也綺歲嫻文辭為博士弟子名大譟諸
生間會病廢已乃蹶然起曰奈何具七尺稱鬚眉男

占

卷六

五

子規蟻老牖下不虞人目遼東豕耶裝而之燕趙庶
幾遇所謂慷慨俠烈豪杰士折節與游已入貴為太
學生諸為太學生者爭願交公杵臼間既卒業復歸
而脩庭闈之養定省溫清外挾冊據梧下上古有
終焉之志迨年強仕始以父命就選人得鴻臚寺序
班稍遷為鳴贊階登仕佐郎鴻臚職為

天子司句傳相九賓鳴玉文陛之側地稱清切凡大
禮燕賜公一再與沾被人以是豔公而公顧特以微
寄弗屑也當塗以公不能浮海谷竟出公丞平陸

客言此殆左遷公必悲公更自喜曰古人言一命之士心存愛物必有所濟丞貳長吏既賽百里顧自監謂何我其行乎哉之平陸職專治餉即不難持籌會計習直盈縮悉案治其巨猾習為逋賦者部曹即以督餉至有胥虎冠負隅從公問賄公目懾之曰若謂丞字民耶其字爾胥也若休矣使者知乃謝公嶽嶽稱強項云邑罪魁以墨膏按金車下公廉其人置重典聞者惕息奉約束惟謹公既稱治辦乃以餘晷進諸生討論經史至斤俸餘助其焚膏是年論秀士

有入設者咸嘖嘖多公預有作興功云公為平陸亡害臺察及藩臬大夫旌書旁午而公竟翻然賦遂初以歸庭闈顧養一如為太學時蓋又二十年始執親喪哀毀逾禮比塋事事庀飭謂弟鸞鳴饒食指則舉所均析產悉推予之又時時問有無惟恐弗給後弟鶴鳴歿亡嗣公為置後義方謂是當分其餘貲公言豈可自飽其橐而令兒餒耶公所為厚倫常急行義皎皎大節類若此先是公嘗艱舉子置二室于滑葉委禽矣已知其嘗許聘某子甲特以貧改聘竟毅

然謝之亡何夢石麟馬寤而孕舉一子即希周氏名維新公眎其成進士而歿今以

天子命贈公為承德郎戶部主事者是也希周與余同進士舉習于余蓋嘗為余言封公生平語纏纏不休余以是知公真磊落奇偉丈夫哉然世或倏落自喜即一切踈節目有傲焉狹宇宙之意或務以功名豪舉乃今眎公一何凜凜退讓曾不失尺寸也丞即溟滓藉令倚名伐進而止夫安竟所至而公卒嗇取而留其餘以勅族于嗣人嗚呼賢矣哉

贊曰學而入官為行其義代德下衰猥以官市艾公嶽嶽皦然不滓孝友為政以維國耻天祚明德貽厥令子暉暉

帝綸亦既受祉

贈安人艾母傳

艾民部希周君始喪母孀人則同年劉駕部黃裳已為誌若銘斐然備矣而乃更謁余求為母立傳其言曰始吾母之背維新也猶未服官也母猶稱士人婦維新今幸蒙

天子恩以戶部主事賜滿考母得稱安人

璽書燿白日而史氏日簪筆侍

天子頤益述宣

天子命庶其不朽吾母在此舉矣余憐其意為著艾安人傳安人牛氏父曰中奉大夫振母曰三原郡主為周藩親屬主貴而宿有賢稱舉女不以屬保姆乃躬字之稍長則采擷諸傳記淑媛懿則切磋教誡焉安人者自其少則已嫻於衿幘之訓矣希周父贈戶部公亦以早慧聞大父典寶公與牛大夫善慕而

古風集

卷六

先

為戶部公求匹夫亦聞戶部公交相慕也以是締盟結褵之歲安人甫十七齡耳人謂新婦門高而齒卑恩且不分菽麥何言蘋藻乃安人自女紅婦事靡不明習性復婉嫕絕不知有貴倨容姑武嚴號難事竟無失驩卒乃詫且慰曰人言吾世當昌其以新婦耶時戶部公治博士業弟鳴鸞未娶安人則解佩以相夫君而肱篋以佐季也逆婦比季已授室妯娌間驩若同產姑武乃更詫且慰可知也姑病疽安人侍湯藥兩月不解帶不交睫浣衣滌器躬自搽之姑更

感而歎曰使若異日有婦類若是吾所以報矣戶部

公中歲始官典客趨朝待漏安人能以肅雍相之比出為平陸丞安人謂公古人不卑小官藉令膏澤下于民安問長貳夫子行矣我當歸子舍代君奉滌灑以怡高堂曾孺子而樹之不令君憂內顧也亡何公倦游歸居庭闈二十年力行孝友義讓安人亦每事從史公至憐季貧割產字焉畢公之世五服之戚婚喪嫁娶眎公猶困廩人稱封公市義老而不勸本之則安人有相之道弘且多矣安人舉一子晚乃益為

古風集

卷六

先

公置腰有江沱小星風然竟無別子而安人所舉即希周君安人待希周不以孫生弛教卒與封公眎其子成進士乃暝比安人米塲時希周行就謁選安人則猶諄諄以清白吏相教勉希周佩其言束脩自好以有今日

明綸駟奕爛焉被宿草封公之與安人吾知其含嗟九原無疑也抑余因是而有感焉古者公宮教缺并黛之流能了達大義蓋天授實奇耳安人既裔出天潢鍾毓靈秀矧貴王實蚤諭教之彤管在御灰荻

在側懿嫺純備所繇來矣余故著而論之備國乘者
乘焉

贊曰大梁之墟曰維周南遐我樛木邈矣舊章變彼
玉姬壹儀風諳貴而不溢章則內含孝徵眎寢義效
分甘有赫

綸褒毋也何慙

封公方撫松先生傳

余以戊戌秋游武林會侍御同年方君持節按兩浙
過余西湖之上歛笑斐豐甚樂也已念及撫松公春

古集卷六

卷六

五

秋高愀然有陟岵循陵之感將脂車遄歸省觀堂下
意甚切迫別未幾而侍御還朝再奉命治南畿刷卷
事未行而公塲于真州侍御哭始定乃以公訃至且
以傳見屬讀其略筆與淚漬也余為公年家子誼不
得辭而公又為名御史父乃按畧而為之傳公諱良
儒字君聘漢黠侯儲公之裔也世居歛之聯墅祖巖
泉公將淮揚雄于賈遂以起家巖泉生石洲公喜文
史多藏古人法書名畫負雋聲綺歲捐館舍遺孤甫
五齡耳是為公公生而蚤慧不好兒弄毋汪孺人偕

祖母吳孺人共撫之授以書輒解大義既長娶程氏

相與拮据門戶會數奇產日銷落客有諷之從業者

公歎曰大丈夫七尺未枯三寸具在吾即不能如計

然白圭詭時走捷然何至僵卧穴中局脊轅下清源

可與吾其菟裘乎至是遂占籍為清源里人而有子

曰元彥者已早歲斷斷露鋒穎既為諸生試輒先其

曹食廩餼即侍御君是也公乃肱篋授少子元立游

淮揚治賈而令元彥一意專治儒元彥壬午舉山東

鄉試丙戌成進士令金華請迎公官邸公笑曰若翁

古集卷六

卷六

五

好博而縣官一室如斗大若翁好以文酒命客而令

且飲冰嚼檠無以嬉老人吾其從少子抱孫拍浮江

渚以為樂無以我為念惟耐煩二字此理縣譜也元

彥拜而書紳以三載治狀最封公如其官公為手紫

泥之函告諸家廟且泣且嘆曰恨不令若祖母見之

藉令若可徵例移封吾且褫帶就布衣芒屨老矣辛

卯

天子徵元彥雲南道監察御史公曰御史不難執法

而難諫書得體爰書得情白簡皂囊汝其慎之故御

史三按部克勤其官彈駁鋤剪皆以平恕輔精采
行翳惟公有教焉公生平雅任俠霍霍有膽氣又絕
不喜為廉稜蹊刻之行以械數馭人片言投分噉心
推腸故所至樂與公游而公亦以長者自命遇子姓
甚莊平居非孝悌敦睦不以相誠勉或訶詈譙讓無
所避一切強近內外之親有凶吉緩急必恃公之索
而舉即橋梁道里浮圖老子之官所捐貲甚衆意常
慕昔賢置義田贍族銳然欲做而行之曰數薪析米
此吹灶老婦事范文正是吾師也至性孝友兄弟白

首無間言念母汪孺人苦節歲時饋奠俯泣不能起
會使者奏請于朝特

詔旌其廬公喜見眉睫呼侍御君戒曰吾屈指若祖
母以逮若父若母凡徼

天子之寵靈張畫錦而燭夜臺蓋已三世矣逝者死
存者老何以報

上恩捐頂踵在若御史侍御君唯唯以是不敢亟請
歸適奉

上璽書有應天之役陳情臺長得以便壽公里門至

則擊鮮治酒欄斑槃舞為公舉百歲之觴公亦色喜
為侍御君引滿已乃趣駕之真州亡何疾發遂不起
侍御君號咷却粒殞而後蘇卹卹然其不欲生也公
年七十有四然受異人養生言能吐納陶練數製藥
餌全活人甚衆飲嗽健旺而性又特寬大未嘗以睚
眦置胷中遇仇者井閑笑而不顧或以修怨語挑
公公曰蝸觸蟻戰寧有已時請悉付之烏有先生而
已是皆于法當得上壽然壽竟止此居恒約素自喜
非祭祀報謁不御冠服所居列蒼松數樹暇則與客
婆娑盤桓其下曰吾歲寒之盟在是蓋不知天壤有
氣垢事始不知身為素封已亦不知身為御史父也
故自署嘗稱撫松子人亦遂稱撫松先生云
史氏曰御史為天子風紀之臣白簡所撓即春雨秋
霜在其掌中易為嶽嶽耳然余觀方君立朝正色遇
事敢言乃其意不專為伉在為國家持大體簡賢詘
不肖而已今觀撫松先生以儒俠聞而獨多寬然長
者之行方君之為名御史本之則庭趨之教使然矣
語曰體無源芝無根非然哉

南京通政司使恒所艾公傳

余嘗慨夫俗之季也利方散朴矯行純德之老僅如晨宿乃者歲在癸巳艾公云亡先民典刑于斯遂盡語有之歲忌龍蛇知不虛已夫傳者傳也維公聲伐在朝歌頌在野

天子命之國乘載之夫安俟不佞言以傳然古稱惇史不偏遺于月旦而蜩蟬細響未免不足以當鼓吹乃為採輯遺事作艾通政公傳公諱可久字德徵其先出江右之臨汝

占星堂集

卷六

五

國初兩支逋徙一徙關中米脂一徙松江北郭其地至今稱艾家橋以姓著也公五世祖昇始繇郡城徙上海自昇而下其間多傳雅愜慨之士然皆明農不顯至公父封方伯小峰公母杜夫人乃俱以公貴公自幼岐嶷有大志封公嘗與胡氏閔公從旁呵之胡叱孺子而他日能貴吾則蒲伏出胯下爾公立應聲貴吾所自有寧須爾曹蒲伏重邪聞者驚嘆以為艾氏駒及就外傳日誦記數千百言舞勺之年業已漁六籍敗百家時從諸生義中吐奇語里中儒碩爭賀

方伯公此所稱龍媒汗血直千里乎哉弱冠補博士

弟子島夷入寇防海使者議城川沙則以封公董畚

鍤公謁使者代為父請使者目懾儒生立試制義七

首工若宿構擊節歎賞為亟除其役嘉靖戊午以春

秋中應天鄉試壬戌舉進士第先夕夢神人語而兄

弟當共舉于時公無同產對公車已而米脂有舉進

士者裔出臨汝語世次在公鴈行間以是更悉兩支

譜系聞者詫以為奇初授太常博士三年擢御史臺

居南都前後封事凡數十上輒焚草其著者論勲貴

占星堂集

卷六

五

某某不法及論大臣某某阿附執政又論府寺部院諸官舍一切倚辦市民至今破產粥粢為役請罷之市民驩呼稱便至今已奉

璽書巡上江條陳江防便宜數事悉石畫部中故多

舞文健訟往往株連婦人難其對簿以為市公按部

廉知之嚴為之禁竟公在事刁訟以息已巳丁外艱

歸民為德公肖像惠澤祠祀焉服闋復補御史公念

居

天子輦轂下意逾益發舒以骨鯁自任會欲有所彈

治疏既具竟遷守衡州不果上之衡歲大侵公下令緩征賦部因為署下考公無愠色曰吾終不欲以朕民博名高明年歲穰郡賦不征而辦更考上上公亦無喜色第戒上賦者毋得藉手他人輕重自衡緘而授之庫庫吏相眎亡所染指鄴邑令請增商稅公讓令商不出則三寶絕令奈何不為商議減額俾歸市如流顧議增邪故事上賦都門諸僚屬曹起為政公言是徒為煩費何益議以一人總領既省不費又出所餘贖鍰佐行者官民兩便猾胥某某乾沒歲賦金

古星堂集

卷六

五

以千計公特摘發奸狀人以為神督府意有所憎陰屬公文致大辟公謂尸無罪而媚上官不可督府以詞撼公卒不動趙孝廉某以註誤陷重獄所連若而人公察覆盆狀并連者出之闔郡稱快衡境故雜猺虔驚悍難治公撫以威信徭感泣遣子入質丁丑擢清源備兵使者去衡民德公祠祀之如南都清源山東一大都會百貨駢集里俗以奇袤麥靡相高有司供具吐諾而辦率以繁縟靡費且當午道賓客關說至者履常滿戶外公躬先儉約裁減一切文具雖絕

請謁客至莫能敷口宵禁故嚴民中夜有事士所急為苦公謂道無行人徒誨盜下令取博徒醜黷者悉置之法餘並勿問凡公為政惟取便民多類此民用德公復祠祀之如衡庚辰擢江西大叅以內艱歸服闋補關中督理糧儲凡田稅所繇欺隱公靡不燭照由是析者合飛者還戶無匿田田無匿稅所屬州郡以田稅上者亟入之且戒勿收其贏謳頌載塗直指列公治行薦于朝乙酉關中歲祲出羨三千餘緡為賑所全活甚衆丙戌晉按察使時秦藩宗人為橫

古星堂集

卷六

五

公一一按置如法并其閹胥戢弗敢動丁亥以閔寧夏甘肅兩邊有成勞受上賜金戊子晉右轄明年轉山西左轄山西密邇火酋故巢擒力克藉為犄角入犯洮岷封內震動悍卒挾虜驕甚公持籌主餉並用威德驕卒感奮爭願搃巢死戰虜聞宵遁鑛賊張守清嘯聚有年所司莫能捕公與御史臺合策不血刃平之壬辰擢南京太常寺卿尋轉通政使公能恪修其職中外移牒不令有所壅閑官舍圯公自捐俸完葺不煩水衡一錢蓋公

廉自守歷官三十餘年所在以冰蘗有聲當為左
轄入覲例以五百金共扉屨公悉蠲之帑有積羨半
以助邊半以分給所轄貧老家居時鄰人有急顧公
居間奉百金為壽公卻之曰吾生平慕楊伯起畏四
知既奉以守官而乃壞之家乎性尤簡仇不喜入城
府間有公事輒感登車事竣亟返未嘗一語及私以
故郡邑長吏嚴事公如澹臺氏公篤于倫常自其天
植事方伯公杜夫人備極孝養雖老且貴不衰而又
推以字二女兄至朱氏家廢賴公再起談氏家不可

古風集

卷六

三

起則遷養終其身公家庭內行脩飭所膏潤旁及里
黨不止此此可以觀其大矣公謝世遠近悼惜
天子采公評予祭葬如例所居百里內外為膏脉絮
炙之享獻于公者無虛日嗚呼難矣我先娶沈早
卒既貴累贈夫人繼娶于楊累封夫人楊故海上名
族有東濱先生者以文章與陸文裕公名相埒夫人
其女孫也少娟好有宿慧習女紅外能旁通孝經女
誠諸書父母絕憐愛為擇所宜字及笄歸公則益婉
嫕肅穆杜夫人操下急間內之事嚴若朝典夫人代

棟家政小峰公則惟恐新婦弗如夫人顧事事悉飭
乃至約劑于寬嚴緩急陰陽其間以順適杜夫人而
默為媿解即臧獲輩人人怙恃夫人矣事杜夫人久
鮭菜之細非手調不以進既從公貴所得翟衣霞帔
以未謁舅姑不敢輒御杜夫人坊時夫人從公宦江
右聞訃號慟自以不及眎含殮乃特為姑茹齋三年
公治清源時瘡發幾殆夫人剗臂肉熨而進之疾有
瘳為之愕眙累日然夫人亦不令公知也方島夷訐
海上沈夫人樞燬于火夫人則踊而泣卒撫其遺孀

古風集

卷六

四

女嫁之資裝特厚性尤習儉勤已貴猶手緝木棉率
女奴操作至篝燈繼之居恒非賓祭不刑牲所食常
不盡一盞晚歲復佞佛晨起焚香誦小品諸經日惟
啖蔬素益戒宰殺至師巫及門則擯弗入公服官所
至遠苞苴門庭肅然蓋夫人內助居多嘗先後從公
會潢池之警倉卒報至左右驚擾夫人卒弗動其明
習識大體又如此訓諸子慈嚴備設太學君兄弟俱
恂恂絕無純綺客人以是益稱公與夫人多義方之
教云歲癸巳公官陪都以夫人從夫人歿未幾而公

繼之是其所稱君子偕老者歟公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夫人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子某某孫某某

史氏曰余家先世居艾家橋里里之人朴茂猶有先民之風予是以習而安焉既廢著他徙復還居之今聞艾氏其先多長者聚族于斯豈其遺教耶納言公卒以詩書忠孝亢其門雖年與位猶未竟其至然能使所在尸祝天子至累降

古學堂集

卷六

聖

璽書榮哀終始要以樹德食報宏且遠矣楊夫人以令德相君子世以方梁孟是用合而識之俾他日輯郡乘者採焉

周毋趙太夫人傳

語有之弓之彊也不以矜奇膠在裏劍之壯也不以緹齊金在琬離灑依韋和樂以成芣苢采蘋公卿所憑作趙太夫人傳趙太夫人者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贈禮部尚書文恪周公配也其先出宋申恭裕王德文之系遠祖有諱公璣

古學堂集

卷六

聖

者始來占籍于吳為錫山望族若干傳而為太夫人父小江公某遂以貴雄于里小江公有人倫鑑居已在儒俠之間間左豪雅相慕也以太夫人生而嫺女範且有貴徵曰此我掌上珠豈其以儷魚目尤偶耶非重器識寔然萬石之觚者弗予已得文恪公于壯時方蕭然諸生中而文譽颺起色笑步武皆有萬則曰是我所為萬石之觚也者委禽之盟遂定太夫人歸于周甫十九齡當是時文恪公父贈侍郎公毋吳淑人皆已老家適中落文恪公授經生業里中資儲脯以養家食者什一吳淑人操婦莊漿炙粥糜動相諮票太夫人則卑躬而事執爨事每炊必問姑何欲米為溢數幾而後臂髀從之以為常吳淑人病親為抱持櫛沐焦然湯藥以修者三歲不翅一日蓋惟太夫人婦而後二老人之老著莞簟一切便適如文恪公侍子舍中亦惟婦太夫人而後文恪公帖席于臯比引首望白雲如日侍二老人側已而二老人沒自簪珥佐公儼居自公之為食貧而能使逝者安于兆

生者安于厝且安于讀微太夫人弗克矣文恪公既得雋鄉闈尋捷南宮選庶吉士授編脩出為國子司業自南而北轉司經局洗馬晉祭酒擢侍郎禮部已秩吏部視詹事篆太夫人皆從焉文恪公少則有書癖既通籍詞林自以得愜其生平孳孳備下帷之業每淫畢晷而焚膏繼之力勤不減諸生而太夫人子婦繁紉旋不少休亦不減諸生婦時產女襁而自乳或諷之貴人何自苦為則曰是固婦女職且我幸能自乳兒即欲倩人乳兒不虞乃公乏精耶文恪公以

古星堂集

卷六

四

是咨嗟嘆息以為夫人非獨吾儂也蓋我益友矣方江陵棟均勢張甚南垣余給事上疏有所詆斥給事故文恪公所舉士也及江陵奪情公卿疏留者牘滿交戟公又獨不肯署名其中江陵以是嘆公媚灶者遂欲尋端嚙公公怏怏有去志夫人慰之曰士顧自處何如雲升淵沉無之非命而欲衡命乎然構者卒亦無以中公也為南司業迫兩考始乃北徙時則江陵之為汰益甚公既不能陰陽委蛇而獨以端介鉅訥與相角立無改度蓋太夫人時以義命勗焉嗟

此一時也權相之氣响則黍谷榮吸則春林零矣彼其連疏請留者豈不亦騁呵與從八尺其軀而進賢其冠者耶乃不知命之一字至眉俛而睫承斯不亦弱笄之流也迄江陵敗朝更一局士大夫畸立成黨文恪公獨孑然御貳之上終不毀方瓦合而鋒銳者更少之尋端未已太夫人則曰可以歸矣公固欲歸此其時也乃文恪公方以

古星堂集

卷六

四

會典未成不得以家食落一朝之成書頃之書俛上而公一昔逝矣太夫人既稱未亡人則數修文恪公遺範以繩諸子諸子長者為都察院都事所繇以滿考封太夫人者也初都事君有厲聲使歸道卻遺甚衆太夫人知而為加餐曰此而父家法也稱其為清白吏子還徙臺幕聲籍甚諸曹間亡何亦一昔逝而夫人痛可知已太夫人既哭公再哭都事君又哭女哭婦遂以疾疾不起本其孝敬得自天植贈公偕吳泚人卒既久伏臘之享无庖飭夙戒即邸第中無以倉卒視偷性又特好施不難篋笥傾以濟人急有來扣閭者不使以手空去諸内外宗戚侍太夫人舉火

比成立者指可委而數也持家務慈惠亦不廢嚴
文恪公四肄鄉會一為國士師再為吉士師所領校
悉朝堂著令藜火之席幾以沒齒居恒足不涉內偶
入亦相往如賓旋遂出太夫人則為眎歲粧之鑰惟
謹束家衆傳婢女御凜凜如救不飭覘諸子所與游
名勝兩行德誼則色喜無容曳一華衣失口不為義
語輒對案不食以故諸子率砥礪文行稱翩翩佳公
子太夫人眎諸子皆能操家槩然後一切弛莊為寬
掃一室奉大士像其中二時頂禮焚誦若有契西方

古皇堂集

卷六

聖五

淨慈之旨者比卒亦無怛化云太夫人所出子長曰
都事君炳文次曰上舍生炳謨季曰諸生炳烈其非
太夫人出而太夫人字若已出者曰武學生炳勲皆
能孝事太夫人太夫人卒而炳謨炳烈以試留都不
及訣至摧毀不欲生諸如閭黨姻族哭踊相吊如出一
口此亦足以觀懿德之關秉彝矣

崔母楊太孺人傳

不佞蓋與今少京兆崔君際虞同舉進士云君昔自
渭南令入居御史臺嘗暱就不佞君故仇爽有志節

不佞不及也既相與交驩太孺人執養卹中則有升
堂拜母之約君輒謝曰遲之吾母幾得八旬藉吾子
觴而佐燕喜亡何太孺人塋於岡陵之祝更為薤露
而後悲可知也不佞吊君君兩泣曰嗟乎吾母之不
得當子觴而從先贈君地下也蓋璧完而珠瑩矣願
孤不孝何以報誠願得一言以庶幾不朽吾子豈有
愛焉已乃手贈君與太孺人事行之詳述自董吏部
者草杖搏顙以請是役也不佞即甚無文安敢辭乎
按狀崔氏其先洪洞人

古皇堂集

卷六

聖六

文皇帝時有諱友才者始徙開州居懷良村後隸東
明遂為東明人友才生敬敬生文祖文祖生紀紀貧
而好施尤好飯心浮屠氏每飯僧歲凡千餘因名佛
地崔家而崔自是始顯紀舉五丈夫子其四即贈御
史公御史公生而敏悟捷出少則從塾師受博士家
言願不肯竟讀讀之了大義而已曾有異僧過其家
從之父請薙髮為僧伽弟子僧謂而子以世諦來寧
僧也其令修居士業勿令菩薩滅種而可既長乃益
佞佛母喪為長跪誦血盆經誓以三年滿已受父誠

而止然猶百日焚誦精勤如一日僧來乞施于門廟以訾誤公者公將挺之僧曰飯僧者而挺耶非所望于檀越公立悟乃更謝僧為結生死方外交居恒嚴事兄偶有微隙即曲不在公而以長故弗之下也公即不難荆謁道旁必得微驢如初乃止與人交慈祥汎愛若真悟入無諍法門乃至好急難重然諾又往往以氣詎自喜族文學與富翁構而投揭學富富翁尋悔之願得公行金為解公為緩頰取其揭立反之而所持富翁二十金封識宛然其人請中分為公壽

古事彙集

卷六

哭

公目眇而曰昔魯連子却秦讓封彼豈天人也耶謂古今不相及奈何齷齪人甚也其人乃噤不敢言而公義俠聲以是益噪于閭左鄉隣之鬪必就公質平或得公反唇譏若捷朝市凡環公而處者幾于望聞息訟矣公年四十七而卒卒而謂太孺人吾生平以匹夫自樹而能不受踐更不逢吏嗔不辱鄉評不逋私責得以浩氣還而歸之復何憾藉令更假公年即通德可以名里仲弓彥方寧能擅美哉公初娶王婉嫻多女德繼為湯太孺人則京兆君所自生也太孺

人年十七而歸贈公然已嫺婦職若素習者處妯娌姻族間務人人得其驩終不見有色忤王孺人之母先是以貧依贈公養太孺人則事之猶母能使嫠嫗安焉亦以為猶吾女也乃至晨昏定省精腆酒炙以佐贈公色養而娛兩尊人則又不待言者贈公故好施振人之急惟恐不逮然非有高貲徵太孺人幾何能給矣贈公歿而指五男子屬太孺人曰以是藐諸孤累若得太孺人諾而慰籍籍乃瞑京兆君既長為家替或不能無妨下惟太孺人恒謂兒忘而父之式

古事彙集

卷六

哭

穀爾乎而昔以一日嬉而父以箒扶之幾仆今安何如矣京兆君因以益奮于學太孺人則亦益求名師若石大司馬穆考功者俾君負笈從焉其卒以補博士弟子旋食既旋舉于鄉于南宮惟是督誨之以底于成則太孺人以也方京兆君筮仕渭南念秦俗獷思稍用威嚴為理太孺人則曰兒何不効鸞鳳為理以浣渭水之赤乎夫令猶慈母也令我與若日以夏楚從事其誰堪之君自是務為廉平不苛滿三年無害得贈其父如其官母為太孺人未幾徵拜御史太

孺人復以礪官守法相誠勉君為御史多謇諤所
奉簡書出按詠皆名都大藩君即受太孺人教不務
嶽嶽自見然所至之地慮無不肅而秋霜肅者
君卒為名御史則亦惟太孺人以也太孺人年六旬
邑人士議欲請于朝旌其閭即京兆君弗忍拒而太
孺人固不可謂

明主恩數寧可妻微已封而旌是兩也且老婦何德
所不殉九原徒以諸孤故而忍以後死獵節行名乎
議者弗能奪乃止為諸子婚聘務從簡質曰素貧賤

古學堂集

卷六

哭

云耳苟無怨曠何事侈為至身從子貴餘二十年京
兆君或以綺繡製為章服以彰

天子恩亦每笥之弗御也人言太孺人以織畱起家
不欲示後人改素風乃其指謂贈君早亡猶然布素
顧何心以偏有富貴蓋太孺人之意念深矣自京兆
君為御史得再拜

太 早恩贈君得改御史銜前母王以及太孺人皆
再 太孺人乃大慰曰吾今有以報地下即稱未
亡 不徒耳而會君以御史九年滿特拜少京兆儼

然金緋拜太孺人乃益大慟時已久喪明猶手捫君
衣帶而喜曰

朝廷恩厚兒其勉思報塞是我含笑入地之秋也先
是太孺人寢疾每在床第即不健嗽猶為京兆君強
進匕飭綿延二三年若有待者及是即勺水不欲入
曰吾夢有人言居住脩成可以歸矣歸而報而父以
示不負皦日盟不尤愈于生乎語畢翛然竟逝庶幾
浮屠氏所謂無怛化已豈是夫是婦皆托僧伽應身
去來有不死齊年偕老而足稱好述者耶

古學堂集

卷六

李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七

華亭唐文獻元微父著

門人

楊鶴脩
崔爾達
漸達父
校梓

永州別駕累封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鍾

公墓表

律不佞甫弱冠試應天則鍾公名噪南雍公卿倒屣
無虛日不佞竊自念安得若人也者而事之蓋又十
五年始與公伯子今參議君同舉進士公已解楚紱
歸矣尋用參議君貴再拜

古風堂集

卷七

十

綸封為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于是遂稱鍾大
夫云大夫已貴而好行其德已老而神明不衰國華
人瑞宇內無兩參議君從山東拜今官將歸稱百歲
觴會大夫奄忽化去道聞訃而痛可知也哭既定則
手疏一編示不佞若曰先人已矣顧其生平嬌節未
易更僕子其為我標著其大者俾歸而樹七尺之碑
于隧以無遺佚先人之光稍追不孝之罰不佞讀其
辭甚楚因復自念終不能得大夫也者而事之然獲
以通家猶子簪筆為役幸甚其何敢辭大夫鍾氏諱

于田字龍見號文明其先出宋微子戚後晉大夫有
食邑鍾離者遂以鍾為姓皓為潁川四長之一蓋遙
遙華胄云有宋遷鼎從之南婁徙以迨洪武初始家
清遠代有令德居仕隱之間大夫方在襁而翁早世
字于毋羅安人家更苦踐更產半削矣大夫早慧為
博士弟子甫十二齡翹于監司使者得弗及于役羅
安人始稱燕喜十四試高等受既學宮已復試逸材
冠其全省錄文至為紙貴然終不能得志于里選竟
以明經膺貢入國學則

古風堂集

卷七

二

莊皇帝御寓初元以恩蒐異等者也國學之士于時
為最盛而大夫獨以文行受知大司成屏麓范公賞
識為六館之冠尚書西塘王公時卿容臺慕而賓諸
塾令其子今民部君渾然受經其他願交大夫于杵
臼者無算庚午之役大夫名已列賢書竟以當事相
牴牾報罷于是大夫用數奇自恨即抗衡司命徒自
苦竟就選人得永州別駕行矣永為湘南劇郡故事
歲運南糧免由倅署牒上部使者奸胥乘之以需賄
不即持檄不下富民病焉大夫廩其狀為眎如額者

朝報而夕除之民額手稱便俗喜謠訟往往夢及良
民桁楊之側株相連也大夫取一二點且誣甚者悉
按置之法餘以次入鈎金而訟庭霜肅郡又多繫囚
囚地居卑濕暑雨病死相枕大夫營高敞授掾令囚
徙居之囚自是死于法不死于繫矣嘗攝道州象州
故濂溪先生之鄉大夫謁告祠下小子即越俎何敢
一日負元公諸所興革悉當利病又核衛士之以詭
籍冒糈者悉汰之而巨室始側目大夫時江陵棟國
張甚大夫念曰楚氣未可靖也遂拂衣歸歸而索無
如即側目者固無如大夫何矣大夫既歸益脩膝下
歡以奉羅安人而日課諸子弟又進邑子弟之秀者
與之講德問業而飲食勞來之不倦大夫之學無所
不窺尤能精言堪輿氏之說于是眎學官諸地靈者
悉新之又建一浮屠鎮邑水口纂工斥費率以大夫
為祭酒邑有大議大侵大侵一切藉大夫乃定脫非
大夫授成畫者即言盈庭蜀辨乎伯子參議君偕猶
子今襄陽丞胥大夫躬督之成兩君既貴大夫則彌
自樹德猶子丞邵武時函俸餘為大夫壽大夫取以

置田租贍族人之寡弗殖者即大夫自眎于范希文
何啻焉參議君駁歷所至有清白聲每歸而橐猶楚
大夫橐也大夫則色喜曰我今為清白吏父何憾君
治清源嘗寓一純綺于大夫為大夫禦感發大夫笥
之而弗御也即前後兩拜
恩封由別駕封兵部郎又進封憲大夫所得章服自
謝
關外亦允笥之而弗御也蓋儉約自其性矣然又廩
廩退讓有高世之行而無矜容有垂世之澤而無德
色有礪世表俗之功而無標異倘所云淋人君子正
是四國大夫之謂耶不佞又聞大夫少也嘗為惡少
年置蝗于鼻又登樓去梯以致蹉傷而不死豪者築
堤冲大夫祖塋風為決堤乃免又營宅兆侵虎穴虎
不為賊大夫也豈非所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
者耶天相大夫大夫即歿後祿未艾也是在參議君
矣不佞既服膺大夫為嚆括其生平之大都而題曰
是為粵之聞人楚之循吏封翁鍾大夫之墓過者庶
其式諸

勅封文林郎鳳山張公墓表

萬曆壬午癸未間

天子方親庶政銳意太平乃徵諸道使者所奏薦循良吏使居諫垣而張君維新以冠令入為給事中君為給事幾三年籍籍稱名諫議云不佞丙戌登朝則君已出為楚藩參議不及與君把臂論交而今駕部員外方東父實為君州刺史方君不佞之友是不習為浮譽者嘗為不佞覲謁道君又言君所以賢本之君之父封文林郎鳳山公教之也不佞用是嚮往有

古學堂集

卷七

五

年少參君尋徙為山東憲副而會鳳山公謝世君執喪禫除未就還人不佞始獲紹介于駕部以交君君一日手駕部所為鳳山公狀踵不佞而言曰是某所不忍泯泯于先府君者少宗伯孫公業銘其幽矣願得子一言益表章之某得伐石而樹于墓之陽不佞既辭不獲則為櫟枹公狀而標著其大者按公河南之汝州人生而蹕穎不常比長風氣道上自羈州時日者固知必能大其門矣壯而習儒家言夙慧日發公雖為儒家言而更過異人從之游得吐納大還之

古學堂集

卷七

六

術至公將舉丈夫子則以占告公篤疾將有瘳則以夢告公之事往往多奇類此惟公家去嵩少而近為神僊窟宅意公實有靈骨倘所謂人顏而僊是耶非耶公為文章斐疊茲蔚試輒傾其偶然竟不能謝逢掖以老而留其餘以發之憲副君公之門自憲副君始大而後日者之言猶驗也然公居恒誠憲副君則曰夫人子所貴不辱先者亦惟是夙夜樹德之為競兢而不然者是且不能亢身謂亢宗何以故憲副君自為諸生時即已稟受庭訓一切務納于檢點既成進士拜冠令公不從之就邸養而第貽書相勸勉至引古豈弟德讓之事語刺刺不休其若威嚴刻覈况舉蒼鷹乳虎之事為誠未嘗不切偲道之也憲副君竟服膺公言用治行高等入為

天子獻替之臣公謂丁太孺人始吾不欲以四簋傷令廩今吾子為諫議受

上恩加隆吾不知藉手報稱謂何吾將往觀之于是與太孺人偕至邸而憲副君先後所論列疏凡十餘上其意指不專批鱗引裾以為名高而務鑿中國

事有竅語皆具狀中當是時憲副君每一疏出人競為擊節而憲副君則每為人言非吾父不及此即公亦喜而言兒今者庶幾能業其官我六十老人受天子章服不愧矣比君出佐藩臬人乃更以君不得久居掖垣為君望而公曾無纖芥惟益務以清白相砥礪蓋公義方之教始終識其大者如此公少而失厥考柏菴公宗人有肆齷齪者公獨身批其亢及憲副君貴公亦不務修其郤而第言昔范文正祿散三族吾豈非夫也哉為置負郭以賜其不給設義塾以

古學堂集

卷七

七

訓其不惠而宗人無不人人德公公固廉廩多大節不侵為然諾以故人爭嚴事公所居里有閭牆小忽就公亭質立解然至書生醜鬻剝啄公門公又不難嬉怡受之卒能使之內愧無所容又何恂恂然飲人以和也大都公所為厚訓恩而薄報怨摧其剛而用其柔其識量有大過人者世之降也凡為貴人父者其氣祿往往出貴人上自憲副君貴公乃彌自好行其德至晚歲所用以娛日夕惟是臨池觴咏偕二三里社之老徜徉水竹間不知世有鮮衣怒馬之好其

所自喜亦惟是賑窮拯溺埋骸掩骼之義以為沾沾而不復問阿堵為何物即憲副君所以順適公者百方而不能易此也嗚呼此豈可以尋常尺寸量哉自憲副君甲戌成進士至辛卯而公歿夷猶于庭闈之奉者幾二十年

天子為賜璽書授秩夫婦齊眉皓首而分大官之餐乃至橫金戲綵樹玉含飴人間榮遇公亦可謂真無憾矣要以公之生平孳孳為善譬樹木者无食其實豈偶然乎哉不佞用是述公梗槩而為題其隧道之

古學堂集

卷七

八

石曰是維張公所謂去惡若絀嗜義若赴匪爵之榮維德之樹是

天子之所旌其閭而後人之所式其墓者歟公諱某字亦別號鳳山有子三長即憲副君次為諸生某又次為某其他陰細微行與夫世系生卒則誌若狀倫之矣

文林郎都察院都事明字周君墓表

往歲丙戌吾師周文恪公卒長安之邸第不佞獻哭之而哀迨乙未公之子都事君復卒于官不佞哭之

而哀加甚夫嚮者吾師亡而不亡也以有君也君歿而諸仲季在焉吾師猶不亡也顧獨念君之才與位皆未竟其至而又寡嗣息是皆不可無年而惜也凌霄之翮見摧畢羅此不佞所重哀君者越明年丙申仲君貽書不佞手迷君生平請表其墓而不佞始作而曰惟仲所以使君不亡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即不佞椎無文然不能辭斯役矣按狀君名炳文字伯從別號明宇以文恪公恩例仕為都察院都事文恪公有四子而君居長自其少美秀而文文恪公憐而置之膝與口說書義輒應聲解已就外傳陸受經能于佔俾外露其奇穎已復游比部石渠梁公門梁公歎曰此英物其氣射人吾不敢置弟子行也為公車業淵源深美而更喜涉獵百氏言超超然有下上千古之意年甫十二即能為詩歌傾座人癸酉補博士弟子丙子就試應天以病免已卯游北雍已壬午已乙酉試皆報罷乙酉冬遂以公考績加恩改廕叙丙戌扶公喪南歸服闋試辛卯又報罷君則矍然曰使我走長安覓五斗猶足供太夫人甘毳而待令首白窮

經作此寂寂不虞伏波笑人乎已就選人得太常寺典簿時今相君趙公署銓事讀君卷奇之勸君更就博士選君竟不可奪既官太常諸司宗羽流秩滿隨牒調補率有贊君曰此殆以官市也首除之歲入祭品每多額外乾沒君一一躬親戒蠲絜而已左右不得因緣為奸宿蠹盡剔癸巳奉勅獎周藩王及妃饋遺各可百金卻不受甲午報命遷都察院都事君益以清白自矢刊布條例以肅風憲時今太宰孫公總憲事深器重之乙未滿秩授文林郎太夫人始以淋人進今封而君每向不佞言多瞻雲陟岵之戀先是詒書示諸仲自言我蒲柳之質未秋已零其為我營菟裘我且歸而馭太夫人板輿為壽且老耳亡何病宿昔竟不遑諸與君游者若文恪公之門生故吏通家暱就之好莫不馮尸雪涕相與經紀其喪以歸而君所尸眎而不能瞑者獨以不得終事太夫人為恨彌留之頃語不及他噫亦可悲矣君至性孝友文恪公居家庭端嚴若神君侍其妾即目不忤眬語不妄發族化能使公解頤公嘗病瘵

京邸君冒赫曦馳數千里迎致良醫往省愈乃歸公卒而喪塋纖細允閑于禮而毀幾骨立有司為公建坊勅祠君身為料理至犯霜露以庀厥事待諸弟友愛任真稍有過即面刺不相假已復驩相得也一庶弟視之無兩一門之內得君而穆若春風焉文恪公官侍從什九在朝家事悉賴君為督事事并辦凡婚兩弟嫁三女弟費皆不貲而皆不令公知也伯父沛泉公夫婦相繼卒貧無子君為執喪而又請于太夫人以孫氏後不令乏蒸嘗也公既廩無餘貲僅汙邪

古學堂集

卷七

七

數頃皆出君拮据所植已則均授諸弟毫無所私又雖推孝友之餘以給五屬之不婚不葬者君雖少年平而諸周宗老無不推之為祭酒至其才思蘊藉韶令自舉子業外好吟詠詩歌綽有庾鮑之致為奉常時念渠蕭公嘗輯寺紀賴君脩潤始成書又雅意臨池摹歐虞真蹟一時海內名公如王元美吳明卿輩稱善相屬遠近以詩筒索和者刻畧而就而又不以文采翫駸駸薄一切居家治生產精核能安文恪公于宦而安太夫人于孀以故居官公務貫行能耐

輟然事倚君繕治而君竟以勞傷生矣奄焉貴志聞者傷之要以文恪公之正色立朝清白提身卓然為世楷模君能以砥厲彫琢不墮厥聞稱其為文恪公家兒即吳多世祿之家翩翩稱佳公子如君亦難矣哉不佞是用標著其大者俾世有述焉其他生卒世系誌具矣

贈翰林院侍講張公暨封太安人劉氏墓表

當

穆皇帝以及

古學堂集

卷七

七

今上在宥之初學士大夫所稱文章風節鉅紳一時者則吾師王陽先生其人哉先生甫錄于鄉而贈翁秋潭公塲矣其後太安人八十無恙而先生塲矣先生于翁榮不逮生于慈氏養不及老黯然抱無涯之戚遠近悲之不佞文獻則先生乙酉所舉京兆士也先生既塲數年吾徒望汴水之陽不勝西州之痛願時時聞太安人壽而且康恬于諸孫色養以是慰先生九京耳亡何太安人履壽九十有一以壬寅考終諸孫堯咨等則以先生所嘗手誌贈公及黃大夫之

狀太安人者屬不佞表之而樹于隧道之石是役也
即甚無文其何敢辭按張氏自宋為歛產今可譜者
自壽公而下六世而為獨高福高生三子翁其仲也
翁諱清字澄南別號秋潭自髫時商于汴遂占籍焉
是時汴文學劉翁生女翁貴微又材贈翁贈翁竟委
禽劉氏則今太安人是也翁故用計然樊侯策操奇
贏以游都市然不規矩牙籌會計間居恒每言寬大
之與屑齒較若白黑然大之所富在彼不在此以此
益務為長者門下受計出子者爭樂為用人有負直

卷七

卷七

卷七

弗克償立破券竟已其責嘗以語太安人太安人曰
古人以市義稱竊有慕乎其人君能效之甚善然翁
以賈廉衛用寢饒其儕不能無基妒至有欲甘心翁
者翁為捐高貲之半給之色無愆以語太安人太安
人曰昔鮑叔分財多子世亦安得盡管敬仲其人者
君第行其志而已同里汪生客死夷門故嘗寓金于
翁其子不知也翁召其子歸之宛然父手封識以語
太安人太安人曰君不聞竇氏還金耶第令九原可
作無問生矣翁同產伯升俱早世獨遺孀子女二長

者甫輦絲次者尚襁褓翁偕太安人字之若已出拮
据為畢婚嫁孀暨忘其無怙恃也蓋翁雖游賈人乎
然能多識古今居然有儒俠之槩太安人又與同心
儷息以是能使翁得長者聲梁楚間往往慕義願交
驪翁者顧年四十未有子翁憂之人言張公夫婦多
陰德即無子即有子不令也謂天道有知何未幾果
舉玉陽先生清韶警敏言者更嘖嘖云天之報施直
操券取之耳即翁亦自謂吾賈焉能亢宗是在吾子
歲辛酉先生雋鄉書壬戌上春官不第比歸則翁以
病欲捐賓客太安人誓殉者數而難棘人之斃築也
為強粥而起起而庀喪塋事事并辦先生第踊哭稟
受成事而已自是門內外悉倚太安人以無廢贈公
之箸而益安先生于讀戊辰遂成進士選讀中秘書
拜翰林編脩太安人從之京邸時愀然先君之思以
為先生最不盡驪祿養也會
覃恩父母俱得贈封如其官已晉侍講則翁亦晉秩
侍講太安人得晉今稱屬時宰以父艱奪情兩太史
兩比部露章劾奏

上震怒杖之廷先生偕同寮六君子疏救甚力而又
恩傷母氏心匿勿聞也大安人則曰綱常墮地此豈
大丈夫寒蟬抱葉時耶兒勉之矣先生親時事慷慨
謀引去而難太安人太安人欣然往有繇上俱隱之
操未幾言者卒中禍先生獨翛然若冥鴻之翔寥廓
時論建之亦僉謂非是毋安有是子丹山雛鳳不虛
耳乙酉以後先生喪東南都稍遷為南司業已陟大
司成太安人咸從白下養歲辛卯先生為太安人稱
八十觴歌南山而進之自陪都縉紳以追門生故吏

古學堂集

卷七

十五

徵文布武而至者趾交錯太安人則稱燕喜矣已先
生晉南少宰已復召為少宗伯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竟中道歛隕太安人聞之而痛可知也顧獨念藐諸
孤未樹更強粥而起超而內操篋鑰外營窻窰課曾
諸孫卒以彬彬競爽天又大錫之年榮壽九十諸孫
之班舞堂下不減學士之在八十時又觀其能讀學
士遺書贈公之澤益以引之未艾猗嗟乎難矣蓋不
佞嘗讀陶朱公傳長子從起家習子其難即恡施人
情乎乃張翁夫婦實用紵織積微起而務息之以寬

大五服之戚百屢之市無不饜于其施施又不責報
而第課其子以經術其弘襟偉識詎庸衆人能者究
也榮不能得之身而得之子養不能竟之子而竟之
孫天亦何嘗不定哉天亦何嘗不定哉且夫表者標
也匹夫脩閭巷之行以至笄黛之流陰行善人弗聞
也則賴學士先生表之以有聲當世乃贈公之與太
安人何當焉蓋翁與太安人有子貴弗永年顯親揚
名之志未時什一其懿實猶在閭巷閭閻之間異日
者惇史之所述彤管之所載想其或至于闕遺也是
不可無表不佞故為表之以俟操乘者之採擇其詳
則誌與狀具矣

古學堂集

卷七

十六

嘉議大夫應天府府尹賜谷方公暨配贈夫人

葉氏墓表

嗟乎此有明賢大夫篤行君子方公暨配士媛葉夫
人之墓按志狀公諱良曙字子賓賜谷其別號嘉靖
己酉舉于鄉癸丑登甲榜筮仕鷄鳩已復獻獄三輔
為名法曹迨郎水部權楚荆南稅為名使臣三遷憲
臬再轄雄藩為名方岳晉陟京尹位不替望叱御懸

直貞白一節帥屬勵俗世所楷模為名祭酒用能刑
于家俾相則焜耀與士行共表也公不可謂隆萬間
一完人耶公之先漢長史紘縣河南避地江左繼徙
歛遂望于歛明興有為中執法者慕盛矣王父泰父
祥慶皆贈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公綺歲從王先
生獻芝授經已復從游其弟桐野先生獻蓋兩先生
之學得之閩中呂文莊公本于敦誥實踐呂蓋伯仲
薛河東而王又最號入室者也公既湛精正學且嫻
名理就博士試一再傾其曹偶既成進士客有以翹

古學堂集

卷七

七

材選言者公曰士服官何地不可效而元鑒坡禁衛
為貴倨耶授南刑曹道聞毋姚太夫人訃業毀難骨
幾不能喪服除補工部都水司主事當權荊州木稅
上方急三殿材中貴人持之迫群賈脂胸不前課幾
不中程吏請以舟稅佐之公正色謂奉命權木不權
舟也聞者磨至幸給上供為斥其羨鏹至罷告緡兩
月則設關所初見云江陵相時以文官歸里雅知之
往往為人稱說方使者廉使者還朝袁州子僅受兩
絲謁不無嚙嚙袁州笑謂此即非解望人賤者也會

疫癘大作公奉詔設糜食飢者全活甚多尋奉外艱
毀瘠如母喪時再起為比部郎出獄三輔獄多平反
一日而釋東明三寃獄對兩立應而舉子數鵬冠者
夜輦千金為壽輒論報如法以高第遷河南治河副
使則謂隄宜遠不宜近河宜弛不宜束與河爭尺寸
利客土之不辦而近是狃無事則枝梧旦夕有事則
壑吾民以水濟水其何多之有且急則奉河河緩則
移以奉遼物力幾何疏上督府為條具罷之一如副
使指新鄭起棟政公吏其土不為謁賀新鄭習公賢

古學堂集

卷七

七

亦無睚眦遷參政江西竄紅寇後遷湖廣按察使復
為河南右使兩河民若更生其大者則于楚于洛俱
攝左使事不以一毫脂其橐即代左使覲亦無所事
寄羨媚貴人蔽吏言警臺有正色斥之耳江陵雖前
知公廉而公無所報謝當時用人視微指上下以公
此如寒暑遠岫不融已徇人其以滇轄遷也實有避
心于公公愈益砥礪滇新饒于兵公一一袒哺之浚
昆明池旁畝俱霑溉成上腴又以心計筦白歲初至
止三萬鏹已則三之什之積儲為諸藩冠城晉寧安

寧不費民間半錢一菽居滇久夷氓倚之若長城積
六載勿調公念車且耳矣妻乞歸兩臺主爵業不能
盡訛公評量移京兆尹給事某御史某素鬻相權謂
公來自滇詔宜有以致嬖倖者不悉公嶽嶽于三相
間也亦無能文致公塵云老不受任而已公迨然歸
杜門却軌夷猶由叟野畷間豚魚孚而鷗鳥狎也願
獨刻厲桀黠以師說為指南時時奉若寶龜嘗曰二
憾其為我德乎公有至性為諸生猶眷聚以進二親
伯兄卡其謹下之卒得其心程氏姊姪為植其孤至

古風集

卷七

七

有成內行淳備又若此公方在滇論最而元配葉以
前卒

天子猶不忘往勸追授 誥贈夫人所謂允蹈閨壘
克相懋績則制詞稱焉葉夫人者諱秀音邑葉玕里
人生婉嫕具婦德歸公值食貧不以井臼失尊章驩
姑背後翁安江氏姬即善御江氏姬不習過諸子婦
而諸子婦過舉允徐俟其悔悟迺已公有舉却阿堵
之搽而夫人無夷甫婦之癖躬教諸子視文伯母無
怍色即所中公隱衷者曰夔夔齋慄不以姊姪孽故

傷順黎羹不務皂綈不曳以無挫公之產而時危語
藥石公公真篤行君子葉夫人其君子之儷哉公五
丈夫子一元一德一貫一樂一敬敬舉乙酉順天賢
書則余同籍博雅世其家以視公與夫人則丹穴之
仁禽矣史氏曰公于三相君若知若不知公匪易操
也用舍之際可以觀世可以程人矣要以進退綽綽
有餘裕則績學力行之效也師友淵源人顧可忽乎
哉公不負王先生抑不負呂先生矣余故為表羨隄
之石以埃夫過而式者

古風集

卷七

七

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會川李公墓表

今上初載有名御史曰會川先生李公公初受
命按陝以西視茶馬政會西邊大破滅撒馬爾失刺
諸族羶藏震懼願納馬保塞眾議懼開邊釁欲弗受
公行部至洮羶藏遮道上書謂漢人所鹵獲諸族多
數百人我羶藏無有焉明我不侵叛矣幸為我昭白
我我且歲貢馬三十不者以我彎弓千人走卓龍耳
公為譯其書疏進之畧曰羶藏在生番中族極遠未
嘗通貢市一朝率眾來降彼誠畏我

威靈第以洮西極邊地更得此族不益厚固藩籬耶
矧今急須馬歲增三十匹何渠不利即夷情去來巨
測順順撫之逆則討耳奈何以全盛之力而憂小醜
哉

上立可公奏納殫藏而虜酋俺荅者故右臂番則會
其部落謀曰番與漢人和好久且慢我盡營諸遠其
裨王大都巴石虎兒貽書幕府請得比番開市市茶
衆議且許之公亟上疏以虜人飲酪素不須茶今求
市茶者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帶抵加峪

白雲集

卷七

主

金城綿亘數千里番族星羅虜之不敢長驅而南以
番為之蔽也顧番人以茶為命一日無茶則病且死
我

祖宗于西寧甘州洮河建置茶市歲事招中番人之
命縣于中國俾世受約束藩我西土脫以茶市假之
虜虜逐利而專意于番番求生而制命于虜番虜合
為一其貽患可勝道哉且每歲番市可得馬六千五
百餘匹是省中國六萬五千餘金馬且肥怒一可當
十七舉而委之虜此不待智者知不可也臣謂虜市

開則番人之心貳番人之心貳則河以西無復安枕
日矣疏奏

上肆之下廷臣議咸唯唯俺荅計沮乃移牧西海以
請經禮佛為名且分其衆一迎甘涼兵一深入臨鞏
一達岷州會環慶計元得所欲時公駐會省諜知之
亟移檄六邊大帥為規度勒甲乘陣多設備日夜戒
嚴虜知事泄遁去公所職茶馬乃為扞邊計鉅且遠
類此其釐剔馬政得馬隱匿者開城廣寧八百匹黑
水七十清平萬安千有六十武安百安定八十則疏

白雲集

卷七

主

劾問卿不職者一人罷之其再

命按江以北兼視其學政是為己卯之四月迫入關
矣乃夜達旦閱諸試讀目為腫是科四郡舉者十有
三人前此未有也尋改

命視學江以南吳中諸豪雅懾公名不敢干以私有
持竿續進者佯視曰此賈也擲之色笑曰即手書亦
如我何在吳三年甫竟壬午試而封御史公龍窩翁
訃聞輒徒步歸奔千餘里晝夜哭不絕因病痿洎服
除遂不起時萬曆乙酉二月二十五日也距其生嘉

靖癸巳得年五十有二公楚之斯人諱時成字惟中
登隆慶辛未進士為人體氣高烈動必執于理事父
母至孝母樂太孺人目青不下榻公每飯必躬侍父
喪匍匐備禮竟以毀殉性苦介居官不持一錢歷中
臺十餘年蕭然猶故垣屋未嘗有所增殖居恒衣大
布飯脫粟曰吾少所慣覺與我相善不能忘耳其令
餘姚旦日受讞竟夜案爰書熟覆之懼為猾吏舞有
死囚業自誣服屬公更鞠忽曰某自服鹵死心尚如
生更益赤若何預耶臺使者檄移王新建坊于衝衢

古臺集

卷七

七

公為弗聞也者人莫知所以久之知為晚新建宅者
謀也浙東西至今稱李公神明李公神明公蓋以誠
入以才出為國以身為民以子其家食時自任然矣
公諸行事具梅吏部某所為銘誌中茲不具述述其
大者

史氏文獻曰獻故公按吳時首拔士所得公生平最
翔實矣竊謂公大者在御史時御史大者在按陝以
西時當其羶蔽歎俺荅窺于時舉一失宜非以番與
虜即絕番于我耳微公見不敵執不強慮不周使當

事者悉如公何憂匈奴即令公獲大柄用抑假之年
所建豎又寧一二止也初公在服時封公夢蛇角而
鮮卒之前一夕夢

高皇帝詔公題六曹榜字嗚呼生為人龍虎膺

帝召豈偶然也哉奈何乎不憊遺公乃亟歸之天上
也噫

鄉進士雍原薛公墓表

薛君小雍令丹陽再稔文無害也而尤不脂膏以微
一切名故其于宦不甚達然邑人至今思之此于豈

古臺集

卷七

七

第父母其所繇則以君之尊人曰雍原先生者為學
根本經術而君得之以飭吏治云按薛氏遠者莫可
譜自五世祖居陝之西安府咸陽縣之雕村世載德
而以畊隱迨樂山公始用明經起家為學博學博生
二子雍原則其長也生而負奇穎甫羈州時已具偉
丈夫志學博嘗拈片紙雜書之令子若姪各占取其
一先生獨取應元遂以命名焉人言子名應元將志
魁天下耶曰非也吾聞元居四德之首易稱乾坤必
係之元位于東南為生物府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者仁乎人體仁而用之以冲和是所謂天地氤
氲而萬物化醇者故字子仁而號雍原識者占先生
志趣不在小矣先生後亦著雍原別說以自見云從
師塾所讀書務了太義為舉子文奇思溢發往往不
經人道語已試諸生諸生無弗人人避席也願獨不
得志于鄉舉先生乃益務勤修其業自六籍外旁及
于百家諸子以至山經野乘玉鈐金版諸書無不精
意究之于以咀其道腴而証之實用其處家庭必孝
以友待鄉黨必敦以睦遇施捨必普以徇解紛難必
和以平以故先生雖偶然連擢乎然月旦翕然歸之
比于王彥方鄭康成焉歲癸酉先生始薦鄉書年已
四十有六不知者謂先生久淹白屋一旦躡青雲而
上寧患貧矣先生聞而夷然不屑曰陽虎一叛臣猶
言為富不仁吾儕奈何以置齒頰且古有魁天下而
志不在溫飽者非夫也耶何相眎之淺也既上春官
復妻不第乃益沈潛閣學躬耕課子泊乎有終焉之
志時丹陽君亦已久食既學宮先生務以文行兼修
之旨切磋訓迪嘗稱古人言世豈有按書本行而誤

古學彙纂

卷七

五

者又言自紫陽沒而道脉久湮若河東文清先生庶
幾寄其一綫我不做郭崇韜妄附令公宗祐然道在
私井而已丹陽君每服膺其言戊子丹陽君舉于鄉
乙未成進士既捧檄還里先生相與勞苦已復正色
曰孺子而以書生寄百里之命即頻笑間關民痾瘁
奈何易言之我不習為吏然禔身與服官豈兩也孺
子念之因書一聯命懸諸訟堂上曰甘雨和風造百
里蒼生之福青天白日照一方赤子之心丹陽君每
出入省觀斯言盤匝歲徹不啻矣蓋君令丹陽一年
而先生跨一衛自咸陽來問君所以治狀則輟然色
喜曰兒當益勉旃眎廩有粟其謹儲之以備賑眎帑
有錢其亟白之以備餉昔人有願其後為清白吏子
孫者我獨不當為清白吏父耶丹陽君乃愈廩廩國
敢軼尺寸所錄以循良見思則先生之以也先生至
丹陽邸未幾而疔疾遂以不起即邑父老子弟莫不
悼失賢令因以悼先生而丹陽君之躃踊摧痛又可
知已要以先生之學始于窮經終于反約勅躬砥行
務協先民之程晚復皈心竺乾氏之言躬茹蔬素戒

古學彙纂

卷七

五

刑牲其道歸之好生是所謂冲氣以養吾仁而元之
義先生始終佩之矣先生所著有安攘別集有謳吟
几牖言十數卷綬青未就身雖不用而德義重于鄉
評文采表于述作又能成其子為良吏以究其所實
志而未試者孰謂先生遂泯泯沒也丹陽君之舉禮
闈也不佞實薦進之因得托于通家之誼知先生行
誼為最稔遂叙次其生平之大者題于隧道之石曰
是為明孝廉雍原薛公之墓所謂君子之道闇然而
章而可紀于鄉者歟若其生平世系與子孫之多而

卷七

卷七

卷七

賢則銘與傳詳之矣

尚實甸司丞見菴王公暨配吳孺人行狀

自余從輦轂下交于海內賢士大夫其質厚而膚敏
者往往出新安本其山川奇峭淳蓄所從來也癸巳
而後始交見菴王公居然見先民典刑焉如公又未
可以一鄉概之者公今不幸歿矣其子孟達手述公
與吳孺人質行徵余為狀將持以乞銘鉅公長者余
得而叙次之即文何敢望中郎倘云傳信則公庶幾
今之郭有道耳公先諱之臣已更為鐫字子礪別號

見菴其先祁之閩田人宋時有諱質者徙休之張山
八世孫元副使倭復徙城中北街累傳至義生杭
杭生鼎是為公考以公貴贈奉政大夫比部郎配吳
氏封太宜人奉政公生五子其四即公公生有異資
聰慧穎發長益詔令美姿容弱冠補博士弟子工為
博士家言隆慶丁卯舉于鄉聯登戊辰進士筮仕得
鄞令鄞故浙巖邑也民歲苦徭賦不均豪且黠者巧
避而移之中人人力不支貧徙相半公乃悉按冊
籍搜核之令里甲互覈覺具得其狀奸者惕息又以

卷七

卷七

卷七

三等定賦以十年計所輸民樂輸者踵相接已邑故
瀕海所設水陸兵大半閩人占籍焉其土著者乃更
隸吳淞公言如此則是持戟之士有司一無所問居
平無復鈎繩其間有如海波驟揚而指臂不相使緩
急何恃哉乃建議團練土兵俾在府者隸府貳在縣
者隸縣宰至今著為掣令云公既以勤敏治邑邑事
井辦復于自公暇時時入學舍進諸生程校之手差
次其甲乙比庚午鄞名士登鄉書者悉出公門下公
治鄞先後稱無害譽言籍籍顧獨以他事失直指權

用強項署公考竟量移衢州郡丞民間公當去至羅
呼于道言今報冊期迫即奪公不虞豺鼠從橫病我
民耶相與懇當事愿借留公舟車旁午當事者因聽
公以丞銜攝鄞事事竟乃去之公之得民如此無問
甘棠矣壬申抵衢時郡多盜賊而公職治兵公乃簡
鄉民之雄者署為保長頗假之專權一遵

高皇帝約束而時鈎稽之俾督察兩部于是童罔薦
園神塘諸寇壘一時解散先是玉山侍御夏公子陽
為諸生時與衢豪爭塋地豪誣公毀其棺獄具公訊

卷七

卷七

先

而疑為廬得豪所置棺處出之豪竟伏辜而釋侍御
其明允又若此乙亥以考滿遷比部員外郎戊寅為
母老告假南就養得駕部已轉祠部已又遷貴州僉
事而會有某子甲故與公同官者在銓部修郅于公
公又以他事謫荊州別駕南蒞任即謝絕權要請謁
比視篆江陵吏以羨餘膏公公斤之以佐公費人服
公不染甲申擢南戶部主事以地震言事陳可戒
者六宜法者五已又疏六事

上頗采行之後乃以當塗釋憾言者坐以侵官波及

公公遂引疾歸歸益杜門掃軌惟修譜牒繕祖塋編
摩書史若有終焉之志戊子補戶部踰年復以母喪
歸公至是通籍二十餘年猶躑躅一郎署論者惜焉
然公故不為意胸中時着千古而尤篤慕新建新會
之學孜孜講誦務求徹其玄局所見解直與鷺湖鹿
洞諸賢相下上意醇如也嘗作自儆語云惟儉養廉
惟勤集事惟敬不怠惟履省有功忠于君信于朋友
毋負既廩誤蒼生終其身不失令名庶幾無忝所生
讀者率有味其言居家庭務敦孝友故事伯兄嘗分

卷七

卷七

手

俸給之意猶不無望公默引過自訟而已自親黨以
及疏屬凡賈無貲嫁娶葬埋無辦或以緩急告公兄
旁宛濟之環公之里無不得公河潤焉嘗管奉政公
墓高曠修整不以累伯仲其執太宜人喪不御酒不
聞樂惟瞻顧几筵輒嗚咽涕零公于問學蓋不徒誦
說之而已癸巳復除戶部委計通州倉所釐革冗中
肯竅先是有買頭宿弊公立除之自是粒糈無不佐
軍興者甲午晉尚寶司丞奉使郵淮王喪便道歸省
封樹公豐頤廣額神氣甚王善養生家言人言公

百年可致然竟疾發死矣惜哉公先娶程宜人蚤卒後乃聘吳孺人孺人淮陰產也父曰橋自孺人少則曰吾女早慧宜得官人字之後果得公委禽焉始從公于鄞太宜人就養邱中孺人每晨起視寢門闢入問安否已乃為太宜人調膳必備滌滌即婢僕之執役太宜人者必取孺人旨太宜人乃驩否則譙讓隨之矣公貳衢州暨為留都所至必具板輿奉太宜人往顧吏事在躬或時乘輅傳出惟孺人朝夕侍太宜人能以色養即太宜人不知公之去膝前也比太宜人卒而喪葬一稟于禮人嘖嘖稱孝婦云公雅好賓客每同舍郎至必驩飲卜夜孺人則飭洗腆進之即達曙而不虞絳蠱之聲也其平時相警勸有雞鳴脫簪之風性尤恬儉約居恒練裳蔬食甘之若忘而處妯娌間有無相通無一毫德色待外家吳氏不以遠故廢禮孺人舉四子所訓皆之不以慈而損嚴嘗曰若曹就養寧知自立必誦說先王研窮古義斯不愧鬚眉七尺不則如土偶而文繡人且目笑之如隕家聲何晚為公置廬氏姬所舉子女一撫視若已出

之病也孺人侍左右供湯藥所不知有寢食者幾晨夕矣迨公竟不起孺人時已抱沈痾猶不輟哭遂至不可療比疾既困謂孟達等曰吾茲幸從而父地下復何憾顧吾念之而父為廉吏吾為廉吏婦所貽爾者惟清白耳爾其慎自勗無效世俗趨謁裘馬翻日醪金高會至交游不類傾囊而不悔爾其戒哉遂瞑王公歿萬曆丙申六月廿二日距生嘉靖戊戌十一月廿五日享年五十有九所輯有國朝奏議通鑑摘抄二書吳孺人歿萬曆丙申九月廿九日距生嘉靖癸丑六月廿一日享年四十有四男五人長孟達郡庠生娶范馬少卿胡公宥女繼娶文學管大亨女次仲萬娶南京刑部侍郎吳公自新女仲騰娶南京禮部郎中金公繼震女叔象聘鴻臚序班吳公繼鳳女俱吳孺人出妹蔡聘太學生吳之宏女盧氏出女三長適太學生金公仲鑒子汝謨次適雲南提舉汪公良舉子元賓次字太學生吳公養直子孫男四人俱幼未聘余既多公長者及讀孟達所述孺人事行而知公夫婦儷義蓋並陰陽靈秀所鍾毓也遂合

而狀之俟執椽筆者採焉

鮑母程太孺人行狀

程太孺人青戶部主事鮑君應鰲母也歲乙未鮑君成進士隸事容甫乃心日夜繫母于是有邊關轉餉之役歸而事色養十更弦望矣丙申入都就選人則孺人實敦趣之是時君從子舍來輒為余言母氏今春秋七十有九而神甚王視履飲啖不異少年改歲幸扁大耋四月離夏則其說悅辰也應鰲即不能羞祖實難離母氏燕喜庶幾奉先生惇史一言應

五

大司農嚴不得請則計具械詞還祝已發而心輒悖亡何孺人計至自家于是君之陟屺永懷俄已變為東菽固極之感而余所為國陵日月之頌亦徒托之蘿露蒿里而無復能為情矣君哭既定乃更匍匐告余曰應鰲已矣顧已則不孝積大戾以及先慈其又以迷惘而令先慈墮厥聞為罪滋甚是用勉述壺行之概冀惟先生賜之狀將以墓前之石乞銘立言君子惟余不文為孺人通家子祝釐之言業有成諾

既弗獲頌孺人地上安敢令蔑弗彰于地下乃就君所述者櫟括之著為狀按程氏以族望甲新安里中而槐塘最著其裔出宋相國文清公後有曰偉顯者配某氏則孺人所自出也孺人生甫十齡慈氏見背其嬪于鮑為贈公婦蓋十有四齡耳人或虞是季女懼弗嫻內則乃孺人聰敏肅穆少成若性即夙奉姆儀而習衿繁之訓者未之或先也贈公之為同產者六孺人與諸姒比肩事兩尊人更次迭進見謂易形見漸孳然獨孺人執婦功惟謹能為諸姒先兩尊人因之順解數矣居恒言不出相笑不露齟即諸姒間無不以莊見憚寢門之內雞鳴解佩恍如也贈公之父曰某公以貲拜爵為景寧簿獨恥為墨務潔修自喜名著邑乘中鮑故稱素封自景寧公罷政而垂其橐大亡其貲贈公復治儒家言不問生產家乃益困孺人代贈公當戶務以勤力治生而以儉息之茹疏衣縞非復人所堪且也富而粹甘食貧人乃益難孺人矣孺人又能佐贈公督教二子皆以明經為諸生戶部君自少則已績學繕文擅聲博士弟子郡中爭

為置臯比授經歲受稱為孺人具甘羹而孺人
顧每誠言兒母為汰汰將不繼自贈公喜致客比至
君而客日進然孺人不數為擊鮮命酒間具草蔬飯
客客乃更驩謂得賢母一飯即盤飧加璧不啻也贈
公歿以歲戊子孺人年逾古稀哭踊一如禮不以頭
白殺哀而是時戶部君亦已舉于鄉孺人猶躬自力
卒自米鹽緣泉以至雞豚畦圃必督減獲以時儲辦
即戶部君為進士還里時已釋褐衣錦而孺人諄諄
為道說謂士守官當自身始提身當自儉始兒見日

古學堂集

卷七

三

食萬錢者夫寧可與縣魚塵甑比標耶兒勉矣戶部
君乃愈廉不敢拍浮高會人言微俗率絲纖儉起
家即孺人猶沿其風然能用儉訓廉即古人却絀織
純以成令子奚啻過之性復端嚴簡正其居帷閨中
遇子婦有過必加譴責往往色和語莊乃至聞有勃
磬而凌詬者心亦弗善也與人無論尊卑老少相教
勅必依倫常即片語可垂之形管晚歲頗佞佛奉大
士像甚謹嘗寢疾垂殆忽室中見蓮花數種香色異
常自昏達曙不減比質明復見諸天花滿一匝冉冉

從簷際入窓適家人取水至自大士祠中飲之輒嘔
宿血數升霍然而起是又疑以婦女身得道者非祇
婦淑媛令母而已也孺人生正德戊寅四月初三日
歿萬曆丁酉二月十九日享年正八十舉丈夫子二
長應召為儀真縣學生次即戶部君應鰲女二人諸
孫五人出應召者二曰可學曰仁度應鰲出者三曰
玄度曰宏度曰某女孫六人曾孫一人嫁娶皆名族
戶部君與余同舉乙酉鄉試乙未余復薦之南宮知
君者宜無若余余因知君因以知孺人君為人端嚴
惻怛斌斌質有文焉余又以知孺人而知君之賢有
自來也遂不辭君請而論著之如此庶幾以備文行
先生之採錄幸不至罣漏即是母與是子不朽在茲

古學堂集

卷七

三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八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門人 楊鶴脩 崔爾進 漸達父 校梓

通議大夫食從一品俸大理寺卿前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龍池張公神道碑銘

廷尉萊陽張公之塋也而伯子南戶曹君疏于

朝以三品故事請

邱以前為中丞禦圍干城功請加邱

詔下選部覈望實考功覈跋履職方覈積閱而少宗

通星堂集

卷八

伯具本末奏曰故大理卿

三朝社稷臣也應有

特恩以賻於是

天子令秩宗致祭水衡治窀穸榮哀備焉戶曹君復

按令甲得樹神道之石繫之辭則手著狀數千言甚

悉走一个不佞所曰吾師乎吾師乎以先君之微有

豎也而辱之言不肖孤死不朽以不肖孤之出門下

也而邀惠於遊者不肖孤死不朽以

天子之寵靈赫煥也而詞臣屬當張大之垂永永不

肖孤死不朽不佞即不文誼胡能辭按狀公諱夢鯉

字汝化別號龍池山東登州之萊陽人元末祖海山

由樂安徙數傳主義民雄雄生允允生相相生鯉公

皇考也以公貴贈副使妣孟贈恭人贈翁初夢大魚

躍梁上再索生公則自其髫髻時稱夙惠矣嘗從即

墨師受詩師皆夢神語戒肅貴人也一見公試之文

項然曰此如麗水之鐸銷所指無不洞旬達臆耳游

三年學大就歸補掌故弟子食縣官既乙卯薦於鄉

丙辰成進士習事夾鳩氏踰年以內艱歸服闋授戶

通星堂集

卷八

部主事權稅許墅以外艱不果行乙丑補武庫司遷

職方負外為掌樞楊襄毅公所知曰夫夫文肆質鉅

與五兵偕富者耶晉車駕郎秩滿竝

覃恩兩沐馳典隆慶間改元出守河南開封開封會

府吏樊蠅集公即恂恂東陽侯長者乎一切惠文婦

之若洗案牘所下郡自監大夫諸司郡所下丞貳三

十四屬州邑次第御制縷剔會劇盜變深室倉卒曠

弩吏不敢近公心計預飭健兒以待卒莩夷蘊崇之

斯可謂智如炙輶者矣然公務隱恤閭左疾苦小民

戴哺衽而治若議里甲議驛通議更繇議賑貸種種以甦頌赤蓋終不離長者乃其車門絕私謁苞苴絕軌藩司雖有奇羨吏以進則榜箕其入內金附計籍邑有贖銀令以嘗則麾使去下令諸邑貯嘉肺待興族開封故脂膏地不能潤公橐公所屬屬持大體廼爾在郡五年主爵者議遷公學憲會公與權相犂牯竟遷陝西臬副備兵靖邊公無幾微佗傑士論馳之而公樽俎奇兵亦自是始見端矣蓋靖邊朔方地斗入虜中又虜新貢市制馭安危機政旁午公每條議

古聖堂集

卷八

三

上督撫輒中窾會期使虜受羈紲然不多費漢金緡事聞歲

賜金有差又以築鎮靖新障百二十里告成

賜十金俸一級公所抄邊度清乾沒定歲會釐虛冒

事可著絮法也而起學宮飭屬子弟茂秀者與絃誦於甌脫較文蜀郡難倍焉閱視大臣以卓異薦會今

上即位再遇

恩獲贈封下

璽書褒予遂遷山西右叅政督課通省田賦公尤彈

心究哲簿計增除派有額輸有期叅互要會務劑其衷不催科亦因敢逋稅復條官會之議令輸者自投犢一切轉置惟墨衣任罷餘民主歲運而始無傾產於踐更者諸省率規行之自晉昉也丙子遷江西按察使治事三月所釐剔井井器訟屏跡再入晉為右轄遂終前賦役之政成經制書兩臺得據以應

詔旌為諸道先戊寅進左轄尋擢巡撫順天猶食都御史秩云蓋公雅不欲市交長安中也然公任最重地外犄虜內障三輔公所紆籌眎靖邊益展首以內

古聖堂集

卷八

四

固根本則彈壓權璫戚里毋貽藉民五道直湊單微持京尹平節部院諸供張省微徭十二萬又請蠲歷年逋賦八萬民得濯瘡痍解暎暘漸用舒愉而後可精意外也公制外戰輔守而用已外二月之役破虜炒蠻之寇古北邊者十月之役失擊破虜之犯遼者庚辰之役奉

詔援遼破土蠻十餘萬之偏山海者後先皆冠軍捷聞

賜白金文綺有差一加俸級至其撫綏招附威信穆

格則見於閱邊給事王君致祥之疏出奇險後緩
先衝則見於御史劉君光國之疏足與食壯脾睨辟
瘠鹵歸轉徙則見於閱邊給事周君邦傑之疏

上婁旨以實脩閭政第一賜金幣再加俸級不減出
車受賑云方是時匈奴號解辨間豕突不常公其寢
秉羽儲胥不驚然猶逞逞臬屠者縛當戶可謂德刑
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令公遂縮長平印豈難赭蒲類
海式辛巳公擢其肅右副都御史未上即召入卿大
理公理憲比夕若警惕身率佐史清庶獄不數月計
獎登中者千五百續會江陵相有所責苛禮于公都
給事某亦望公緣相旨特啖言者公忼慨曰欲我折
腰支摩足若廷尉湯者也耶則可而胡以骨體丈夫
為竟移疾三疏上迺

于告蓋優游林泉十餘年行部者亟推轂剡八上而
公已勸于世猶及見戶曹君之通仕籍丁酉病作終
于正寢得壽六十有五公性嚴重動止自矩顧城府
坦如子諒豈弟尤篤于人倫每被祿賞念不逮二人
輒泫然字弟第甚有恩禮遇猶子即子諸從孫即孫

也公豈不質行君子哉公服官三十年守相則紀循
良牧伯則諄勿翦執法則誦不寬所居職自稱迺至
三載仗鉞文武為憲靡星昧之燧以厘北顧績用烈
矣戶曹君猶以公伐不竟志位不配望壽不酌德悅
鄂于天道者夫公既功見効立

主上三錫命于師中食俸至一品歿而卹典有加凡
以報勞臣風厲天下且公子姓奕奕行復昌公緒而
沛其餘終可謂天道非耶不佞忝戶曹君一日之長
叙公大都志高山景行而已餘詳狀誌中

銘曰有材于霄不以春榮采稿宗祏璞埋於深剡乃
連城光騰用溢公秉孤誠而合材諳乃立臣極細翔
郎署遂守股肱歷旬宣職其所扶膚木之雨膏職以
帖席其所爬搔鑑之擢毛吏以辟易繡斧油幢填我
神畿膺彼慙敵公握勝符虎落長闌豹旅生色前茅
且指單于北犇酋首服匿豈不日戒蘭綺霜凝銅焦

風激

帝嘉迺庸優迺祿秩精鏤綺帛上卿之崇艷然有常
宿雲卧石世尚急公公遽厭世返其真宅

天子曰噫奪我老成拊髀前勳曄曄

制詞巍我佳城官所營安公神在天遙澤在後乃治無數捲經綸餘以貽伯君如尹于陽我聞其玄有繚者虹堅瓠是勳

中憲大夫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厚齋

荆公墓誌銘

荆公厚齋往持斧于吳吳民至今德之父老咸額手而言公庶其擁旄鉞再臨我乎乙未

天子特命公以大中丞節出撫兩河公蒞兩河不踰

卷八

七

時而病病不踰時而計聞矣于是吳士庶之悼失公與兩河等不佞吳人且職史固宜有言識公遺愛而又念公生死關國家重輕似不當第言公所以治吳者會公之子進士君養喬走一介於不佞乞述公生平大節以銘其墓不佞之得與于斯役甚幸其何敢以不文辭遂受民部沈君狀讀之就加詮次而系以銘焉公名某字某別號厚齋其先涇陽人國初有仲義者始避地臨晉家焉仲義生通通生春芳為國子生以公貴封文林郎娶某氏封太孺人公所自出也

卷八

八

公生而具有宿慧未成童已露奇穎封公嘗襁持之戲授以書即應聲啞啞比再舉不遺句字封公大奇之稍長嫻于文辭其為博士弟子蓋猶在髫年然獨猷薄世之為公車義而第以掇拾餽飭為工者于肆所鬻本不一寓目或就火攻之援筆纚纚匠心而成儋輩皆退避試有司輒舉首丁卯薦鄉書比上春官不第不敢以尤主者歸益憤發下帷自庭闈顧養外一切息交杜門益足不窺園者十年竟以丁丑成進士故事進士隸事諸曹率日月需次旅進為容美而已公隸司馬署中獨以勤慎自勵日按閱諸屬以知兵馬扼塞及諸邊微諜之數每入必先部屬而出則後之無故不敢以休沐請逾年始就選人得臨朐令臨朐故濱海土瘠多積逋賦歲復大侵民多流徙主爵者好語慰公謂公無薄臨朐行且調矣公不憚而言人臣擇官自便謂匪躬何且人之避難誰不如我願推此以念臨朐赤子無以令為也裝而之邑詢問長老知百姓所以亡狀乃斥俸置官庄具牛種募民為傭躬爰舍勸勞之亡者至相率來歸墾田

多而歲大稔籌車載塗課更以最癸未以循良受徵
民至遮道留公車輒不得行已復立祠肖像祀焉
拜御史時乘江陵相後省臺諸郎方揚眉露顴以搏
擊取功名公獨耻波隨所建白務持大體門無襍交
游惟日據牘讀名臣奏議治南城不苟所得市譁即
散遣之黠者或倚城社駭法嘗公立置之理都民
乃更惕息避駝居間之牘亦屏跡公門矣眎蘆溝橋
第取匿稅者徵之要以如額不索多額外更為迂渡
便民民相與譁呼鼓舞于道出省漕儲接先後令里

古華堂集

卷八

九

見所為漕政者甚設患在徒取文具而已乃與平民
約毋蠲奸毋匿貨毋愆期毋例索毋委水火以恣谿
壑犯者罰無赦軍民廩廩奉約束惟謹至今譚漕事
者以公為絜令而不知公固未嘗喜見奇惟是設誠
致行而今曩利弊乃不啻星淵也丁亥按蘇松適露
沴薦饑道殣相望公請發倉粟行賑而自以身先有
司時時申憲令示惻隱務令靡子畢起不則以惠文
彈治之所全活甚衆公所以為德于吳他無論其
揀荒一事而吳民所以社稷而尸祝公以此然公望

亦自是益鏗旬朝野聞比入省京營則日進諸材
官子分曹角藝務為國家壯軍實剗浮偽竟公在事
無敢虛尺籍者已復出按順天歲方苦旱魃虜且見
告公一務鎮定綏救而戒其張皇畿內賴公安焉大
都公所為實心任事實事利國而國事倚公為重若
九鼎矣辛卯以疾予告癸巳再起補河南道即以是
歲拜大理丞尋轉左右少卿時兩河北歲災民往往
析骸易子而又嚙于河訕于藩當事者蒿目而憂謂
非公莫與撫兩河者特以資稍不逮乃以公貳首推

古華堂集

卷八

十

者及命下

天子竟起拜公食都御史巡撫河南論者嘖嘖頌
上神聖為疆事擇人蓋其重云公既受命以便道過
里定省兩尊人畢即日趣駕道汝潁於車前周爰咨
諏甫至即請于朝寬通賦招流亡一切綢繆拮据如
公治臨朐與蘇松時而以其地難焦勞更倍每當肘
掣即寢食盡廢自是二豎乘之公遂寢疾亟具疏以
告請民聞者莫不焚香祝天幸

天子無聽公去有詔留公公竟不能支再疏得請時

聞朝廷遣使鑄山公猶伏枕具疏陳不便情詞剴切
草具未上而公竟卒成臯之公署比易箚語猶刺刺
不休言受國恩重不能為

天子卒撫兩河今瘡痍未起流移未復而又開利藪
示以必爭恐一夫發難臣死有餘責悲哉公長
身豐下形如山嶽坐立不欹步履進退具有萬則人
眎之不失尺寸雖燕坐尸居未嘗設情惕于身與人
言春容詳雅和粹之氣可掬下至平頭健兒終不示
以勃谿凌誚之意服官所至自寮友以及官屬貴如

古星堂集

卷八

七

嚴畹大璫猶如老胥健吏公無不推赤心示之人亦
莫敢面謾公者若其遇是非利害亢然不詘即民部
之德公以其嘗被註譌一竟從反汗白之寧異其
同官然異者亦心服公不以公為忤也其和而栗又
如此不佞觀于公真稟稟德讓君子其言事嘗不出
口然所至必有利澤於民昔治吳甫決歲今治兩河
不半載而民至于公存相慕去相思死相吊何令人
繫戀若此豈非德義之入人深哉當公行荒政時乘
詔車躬勸相田野人或言公為法吏何至下行有司

公言按臣受命督察一方今民困甚所恃一寸丹赤
可以為民請命上帝請命

天子或弟取具文鄙夷民事以自尊重如此溝瘠何
嗚呼推是心也公之所以獲乎上信乎友通于鬼神
孚于氓隸流聲聞于國而延慶澤于家豈偶然哉豈
偶然哉公生嘉靖壬寅五月初六日卒萬曆丙申閏
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僅五十有五人或謂公方以盛
年為世大用而今已矣倘以令名之與遐筭或不能
兼收而儼至者于公亦何憾之有公娶白氏諸生白

古星堂集

卷八

七

一中女封孺人生子男四人長成喬諸生娶賈次惟
喬娶衛次養喬即進士君不佞乙未從閣中讀其文
奇而錄焉者也娶張次應喬諸生娶王女一適諸生
周之冕諸孫出成喬者曰祚延聘呂祚永聘梁祚昌
祚慶祚綿俱未聘餘未名者若而人公子孫蕃昌又
若此銘曰

公才威鳳苞彩奇自向明時刷羽儀牛刀初試盤錯
宜勞未還定惟爾為循良譽望紛四馳多寇我我走
魑魅人言法吏更為師公獨緩叱守仁慈相馳范蠡

行倭遲春風拂拂膏雨隨蒺藜曾活吳民饑南人載
咏懷棠詩稜稜白簡揚素絲炯炯丹心達赤墀建牙
特受

明主知叩閣猶憐靡子遺一朝奄化乘尾箕三吳兩
河留去思我銘未泐先口碑堅珉可磨名永垂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愛所諸公墓誌

銘

故少保太司徒補公立朝能以忠誠幹略弘濟時難
蓋隆薦開稱重臣勞臣無先公者公時在告中外方

占星堂集

卷八

主

嗚呼卜公出處為安危而公竟以疾不赴訃聞

天子震悼加卹公寔窻且有日公子應身則以
張君狀屬某銘公之墓某公門人也且大臣歿得立
傳國史詞臣屬當珥筆具草是役也其何敢孫公諱
鉞字民威別號愛所其先自汴產徙晉是為大原之
榆次人家世遠莫能譜自公始祖志誠而下三傳而
為公祖鑛鑛生公考大全並以令德禪其家以公貴
貤恩贈皆秩二品妣皆贈夫人云公生而儀貌端凝
夙惠穎異喪母秦夫人時方九齡耳乃柩捲之痛不

戚成人事贈公暨後母賈夫人情文甚設贈公喜而

謂公昔御史周公鉞勛名爛吾里兒庶其類若公所

由以命名也稍長從師塾讀書晤吟聲每至宵半不

輟已補博士弟子諸為博士弟子則未有以秩與公

角者二十五而贈公功公具戚易如喪秦夫人時辛

酉舉于鄉又三年乙丑成進士筮仕為河間令甫報

最入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奉差跡陝西茶馬已巡按

河南已督南畿學政入為大理丞晉少卿遂以食都

御史巡撫河南入佐院篆晉大理卿再晉少司空而

占星堂集

卷八

主

公瀟然有衡泌之戀歸而鴻冥駒谷者十年會以疆
事言者交章薦公公遂起原官尋轉少司寇已後以
御史大夫兼少司農總督倉場亡何以大司農出提
淮漕以功特晉今官會意有不可具疏乞骸疏上上
始允公去蓋公生平出處大致如此公為人敦大
膚敏忼慨任事而一以精誠惻怛力而行之故歷官
三十餘年所至事治功立而廉明慈惠聲施遐邇始
公治河間邑當孔道繻牒紛集公應以整暇客至無
所侈供張民不稱擾而亦無失客驩乃至除煩剔蠹

興農勸學河間之人至今有碑口可覆也入為御史
會日食元旦公即抗章陳法

祖召對聽言崇儉慎獄飭武六事已復請停賦滇金
事皆中窾綮時江陵棟政一切操切治辦公雖號執
法顧不專務鷹鷂擊以為姦姍人始以公為百里才
不知其嶽嶽耿介乃爾公在陝藩府請得牧馬塲並
廣地公爭之強竟弗予督撫業左右之不能奪也是
時虜方款開市而陰啗番公曰虜以款市我而掠番
是兩市也我金縑歲費而藩籬坐撤是再誤也不大

古星堂集

卷八

十一

創之長此安極疏奏如公言邊陲賴焉按中州一務
以斥貪殘疏寬滯為民捍災患惟恐不給子侯驕不
奉法公為彈治廩廩銅墨長至有望風解綬者是歲
鄉閭論秀中州得人稱最當塗乃益材公于是有南
畿學政之役南畿故材藪而士習頗熾公一意端身
範崇禮教其衡文曰有程量無務取捷速而句擲字
比一軌于大雅每試目出即公所劣置無不心折公
者所獎識即後先脫穎去至今布在周行惟公所樹
桃李彬彬矣晉丞大理以至少卿遂以中丞節出撫

中州中州公故行驄地士民得公如郭令公再蒞河
朔時公亦益務洗濯煩苛大要如為直指而拊循勞
來之意居多其鉅者請蠲邊供積逋數至九萬有奇
民戴公若更生焉入為僉院為理卿所主皆在肅憲
令謹讞鞠公即靡不肅且謹風裁凜然而尤能于三
尺外獨持平反所著有求生錄讀者悚然公嫺于經
術乃又爾爾無言吏為師矣既晉貳司空適

古星堂集

卷八

十一

瘠踰禮提躬端範事事準先民之程自公為鄉先生
十年人乃更以沉寔一壑為榮公亦槩史自娛有終
焉之意而會劉哮之變夏州當寧思得材望大臣鎮
安中外公名婁在啟事乃起公少司空公即至屬島
夷矚外藩惟是治余皇治甲仗徵募旁午公皆先年
井辦而又汰冗費謝請求又請預飭
東宮儀杖請釋諸逮繫者疏奏皆不報已為刑部左
侍郎一切詳審法比如為大理時而又特疏請釋李
中丞材中丞故以上首虜功失實繫詔獄

上志甚事且不測得公言而咸成論者驥之當是時
國家北結虜東結倭方內以青災乞蠲賑者無虛日
內帑之糜不可幾幸諸好用一切取辦太倉公為太
倉即晝夜蒿目而籌于各邊供之贏詎洞督所繇較
若指掌自內府諸監局以迨蕃牧使者諸鼠兇窟無
不精覈而力持之浮淫孔幾絕公又數以府藏匱竭
出浮于入之狀切偲為

上言又請停歲溢額買辦二十萬金事雖中寢然識
者謂公奉公憂國孜孜敢言為得大臣體云公督倉

上言堂集

卷八

七

場築一年會黃河以漸徙其南溢為巨浸于

祖陵東流幾涸漕道梗則又以公出而治漕公治漕
則日與諸河隄使者悉意講求躬按行諸河所衝塞
處計所以為國家規永利者于是議塞黃堧口脩歸
仁堤以護

陵園開小浮橋及道沂沭諸流以濟蜚輓疏小河口
以洩雖宿之墊溺開門限沙以決淮流之淤滯諸使
者一稟公成畫而行始若聚米成若合契曾不數月
底績

天子嘉焉特賜勅獎勞晉公太子少保出帑鏹文綺
以旌公功又贈公祖若父母如公官又蔭一子為國
子生公亦以

上恩厚彌自感奮念淮南為根本重地而島夷叵測
或一旦有事為肝食憂于是繕城浚濠豐儲饗士諸
徹桑末兩為備甚具又巨璫某縱其徒簞殺生儒某
勲貴某恣行跋扈公悉據法彈劾無所縱舍公所為
抑豪右以甦卑赤大都若此淮人無不尸祝公者然
公是時實兼漕撫二銜河事通塞維公與仔肩公治

上言堂集

卷八

七

河非有越俎之嫌而當事者間亦不無相牴牾會

兩宮 三殿次第燬公連上疏言事係保皆

宗社大矣既寢不報歸志益決每一疏入

上皆溫旨慰留後知公竟不可留遂許公馳驛歸公

歸即杜門掃軌一觴一咏快然自足以其膏沃海內

者近施之而為政于家遠施之而為德于鄉即公以

鼎貴縣車而能和光錘采濕跡閭左每當角中芒屨

夷猶田隴間野老幾與公爭席矣已亥歲大祲公出

谷千斛助賑撫臺魏公義而請旌公之閭而公所為

樂施好善里之倪孺相與頌義無窮固不止此耳公
智方而履圓色恬而氣勁其遇事幾沉斷勇有赤誠
而又有膽力人之跡公一恂恂長者然每至擔荷事
任即責諸無以敘也仕宦自邑宰至孤卿幾四十年
而素裝若寒素服用儉薄無加遽重錦之奉亦無婉
嬖姬侍之暱毀以大臣風節先良典型如公殆庶幾
為自不佞某濫竽朝常所見名公鉅卿難以指數然
求其蹕然有經濟文章正真忠厚相劑而出乃至律
令河渠兵戎食貨有任重而收効博蓋亦鮮有儼公

高皇堂集

卷八

七

者頃自番戎熾虜為嚮道河湟歲警河徙不復勝艘
檣摧而不前議者鯁鯁然謂安得早見如公任事如
公者令公一旦起田間必且更有監而公竟已矣然
嘗綜公生平而論可謂獲于上信于友悅于親功見
名立生榮死哀非其揆修真有大過人者其孰能之
公生于嘉靖癸巳二月十三日卒于萬曆庚子九月
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元配周氏處士雲漢女累封
孺人宜人恭人又加封夫人側室郭氏處士裡女所
生丈夫子九人長應勇即以公蔭為國子生者也西

娶皆郭氏又娶陳氏次應蛟邑廩生娶冠氏俱周出
次應張邑庠生娶郭氏次應于娶李氏次應薦娶李
氏次應聘聘張氏應蘭亦聘冠氏應誥應詔俱尚幼
皆郭出也女二一適李滋周出一郭出者尚幼孫男
一厚蛟出孫女四長適李友柏餘俱幼俱多出公所
著有從政前後錄勸懲類纂藝憲紀愚公餘漫興教
家纂要詔敕集八行圖養生纂要榆次縣志若干卷
自公存時即以殺青行世而從政及求生錄兩編讀
之可得公居官之大都稱有用之文章云銘曰

高皇堂集

卷八

七

元臣幹國誠合于才試諸艱戎河陽之花鳥府之柏
狐鼠屏跡既之植之桃李陰陰有材十尋開府春溫
鏹其嶽嶽流膏潤渥持平廷尉晉貳司空鳩材飭工
言旋邁軸纁蒲賁止為蒼生起司農焦釜蠹蝕其尤
萬目是籌庚癸疾呼天吳為祟波臣盡瘁翕猶庶績
神錫玄圭純嘏用綏
帝簡方來有懷止足翩然初服明庭威鳳戢其羽儀
九苞韞奇大星忽隕震于樞馬悲纏朝野涂水潏潏
達于祁連

明綸爛焉爰泐堅珉以當傳史來者式此

徵仕郎方泉李公墓誌銘

始余第丙戌偕同年二十四人修業承明之廬而獸
李君成甫才甚都標格朗然如水壺玉樹齒又最少
即二十四人無不避席者其尊人方泉公則自其
鄉來就君色養既旅謁見其丰神奕奕父子如伯仲
然而後知渥注之產赭汗朱沫不虛耳亡何方泉公
忽病一昔不起君扶廣柳歸既復除得翰林檢討持
節某藩取便還里為營公葬事事甫竣而君又病一

古學堂集

卷八

七

昔不起嗚呼傷哉君垂幼猶念所以不朽其親為述
方泉公之生平授其弟今太學君以屬其門人朱虞
部為狀而乞余為志太學君以君遺言并虞部之狀
至而余讀之輒雨泣不自勝悲方泉公之數奇然未
如君之數奇甚也初方泉公之來長安邸猶未得冠
進賢而成甫已自庶常服官有日

貶恩且暮且下乃公迫欲就選人竟得一衛幙人言
衛幕不當封公貴重耶已知公為養耳即為養不當
太史日給大官為饒耶則笑而不荅嗟嗟公之志可

念矣蓋公少負奇雋以弱冠游膠庠聲鵲起諸生間
獨不能得志里選去而游成均就畿試再不利而是
時君之父已受其伯子廷觀貴封大中大夫廷觀公
兄也成甫亦業起家方當以祿養養公公顧俯仰自
恨每言疇非人子吾乃上慚兄而下慚兒且丈夫具
七尺不能躬致菽水而齟齬坐屋下以待兒之烏哺
為倘所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聖人猶責躬不暇
而吾儕能無惡焉及謁選得衛幕喜而後可知也曰
是雖一簋我自自而自符之其聊為廷觀洗慚事

古學堂集

卷八

七

祭肥夫公生平多慷慨大節尤好急人之難嘗適市
有童子貿布而掠于市偷者公耳其啼而弗忍也曰
是不死餒且死撻亟肱篋得一簪以市布償之不問
其為誰何氏子既貴公與儕行里中有擔夫觸公有
幾重傷弗問同行者嘖嘖服公雅量云遇事不妄議
議必中肯竅宗黨有所可否事必以公為謀府即緩
急叩公靡不得所欲其以橐裝羞澁為解百不一耳
自成甫既第公益好行其德將謀置義倉于宗祠大
脩敦睦之政以老且以風來者不幸溘先朝露所不

令公賈志九原以有成甫在而今亦已矣且以公父子襟度夷曠宜不取忌造物而皆無年公猶有成甫兄弟成甫乃不免伯道之痛余是以嘆公之數奇不如成甫數奇甚也孰謂天可知哉公名廷章字明揚方泉其別號世為江右望族始祖孟仁為唐崇賢學士善十六代孫先居富州至孟仁之子甫之凡三徙始定居豐城之湖南里有樹亭亭其大蔽畝李氏宅其陽因號大樹李甫之生克敬克敬生贈右都御史仲止仲止生端本以布衣上封事有節俠名是為公

高祖端本

生

世

高祖端本生四川德陽簿古遺以名宦祀德陽古遺之子為贈都轉運光胤光胤之子璣為鄉貢進士令寶應則公之父以公兄貴而封者也公之卒于長安邸第諸為公而吊者十之三為成甫而弔者十之七榮哀之典略備是為萬曆戊子二月十八日距生嘉靖庚子五月二十日得年僅四十有九蓋不及下壽云配熊氏生丈夫子二長即成甫名敬美中丙戌進士為翰林院檢討娶劉氏次啟文太學生娶黃氏女三適某某孫男二承訓承詒俱啟文出而承訓立為

成甫後葬于城山之原成甫所卜兆以拮据致病而死死而能使公之魄有歸成甫所以瞑也是宜銘銘曰

仕不擇貴以怡其旨顯不自躬以畀今子已畀之而旋奪之吾何以知福善之理理則不爽將載昌爾嗣惟仲子之子以後太史

封太孺人劉母范氏墓誌銘

歲在酉戌不佞薦畿闈迨成進士脩業中秘書與劉用拙俱用拙吾畏友也其人恂恂退讓顧中多介特不苟有責諸不效之操既為給事以至都吏垣竟用直道不阿左遷蓋始終一節云用拙既去國則貽書不佞曰聞言曩者子故震我我實不能陰陽委蛇以辱交游以背慈氏之訓今豈不能含笑以處于此所可憫藉吾子慈氏安吾竄也庶幾得以餘年長奉菽水歡矣蓋又一年而不佞來長安則太孺人訃聞用拙再致書以其門人黃太史狀來乞銘盈盈乎汨沾翰也嗟乎以不佞之寡諧于世獨用拙收之兄弟行不佞事太孺人猶母是後也即不文其何敢孫不佞

還憶嚮者每聞用拙言少時善病貼危太孺人所撫
摩小痛狀涓輒涔淫不佞竊歎用拙可謂孺慕者顧
人毋盡慈耳婉嫕姁嫕未足難孺人比窺用拙之學
武庫也其文中金石先給事公故櫛經術切砥庭授
所從來矣用拙則曰自我家君子夙夜有聲衿佩中
士大夫爭延塾舍資修脯之羨以畀吾母毋以奉尊
嫜而餬食指所昕夕課某兄弟勿令窳于業微吾母
不及此詩不云乎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以先給事公
之賢佐之太孺人慈嚴備矣用拙所繇為碩儒而成

中星堂集

卷八

三

各名有以也用拙以戊子卒業詞林拜官給事刑垣
先給事公偕太孺人儼然就邸用拙侍太孺人子舍
居恒稱引古人言不為宰相則為諫官諫官何渠與
宰相埒其以翹主為名熾越為功乎孺子欲亡昧于
官則以老人言植埴矣用拙故忼慨沉毅動希古人
聆太孺人語彌自矜奮脈轉駒寒蟬若垢膩之着面
而又明習國家大體所言務中窳繫不直取驚節樹
聲也者每特彈事必入白太孺人狀即太孺人所首
肯皂囊隨之不則更贖以進不恡再三以故其封事

出足貴長安紙他給事弗如也辛卯用拙論秀東省
太孺人則又諄諄道以樹人為國用拙為之聞命飲
冰所牧多鄒魯之彥云丁酉以先給事公服除詣
闕下晉掌吏垣用拙望日加崇太孺人內教日加懿
諸如佐大察校春闈簡賢絀不肖悉稟訓誡而行事
竣復極口

朝講郊廟與

中星堂集

卷八

七

著謝不敏則已目憚用拙用拙弗顧也又交戟之下
黨議騰起以用拙名高爭欲引致為重用拙蓋嶽嶽
無所媿阿所薦引彈射動失大僚意不佞每笑謂用
拙伏馬鳴則斥耳不虞及耶用拙曰固也吾母命之
矣蓋太孺人念用拙不難諤諤者而慮或牽情膝下
歡則時時舉劉安世之母言告用拙若曰諫官為天
子諍臣當以身殉國正得臯放逐無問遠近吾當從
汝所之用拙所繇諫舒言事無左右眄即以言廢氣
猶滿大宅貽書不佞謂慈氏安吾竄也非是毋不能

有是子是則太孺人之大者而不佞所稱述無先此矣太孺人姓范氏父曰處士暉母曰李媪凡三舉女而得太孺人處士與封給事之父曰惠直公者並以名德稱里中嘗指腹而婚如所卜則委禽焉太孺人歸給事公年僅十八然衿繁之訓夙嫻于未笄時不以季女而失婦順蚤歲食貧給事公之修脯幾何然寧節口腹以充其養不以寢而怠養雞鳴解佩既以佐給事公于學業成而家日亦起米鹽漿炙動有檢裁不以盈而為汰其待五宗九族姑姊疏屬振窮卹匱又不以儉而損施字用拙與伯子恩斯勤斯亦不以慈而廢教一切女紅中饋之事無所不精腴然躬鮭羹戈綈淡然安之即已貴而無茵鼎奇豪之慕蓋不佞與用拙游餘十五年眎其服食器用蕭然寒士也曰斯皆吾母手澤不然詎有此蓋又能成用拙廉矣不佞以是知太孺人者為孝嬪又為令母以女德而兼儒行以笄黛之流而有烈士丈夫之概用能教二子胥有成立伯已食既學宮不幸早逝仲乃鵲起為名諫議世無間識不識皆知為當代偉人而追遡

大孺人之能詒教也即以方駕陶荊州柳大夫之母何啻儼之而已太孺人既從用拙善養婆娑大莖凡用拙春秋所舉士為京朝貴游比于里黨戚屬趾錯相賀又逾年而僊僊乎逝無怛化也斯不亦天錫壽母者歟太孺人生正德庚辰三月初一日卒萬曆庚子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一生子二伯為霖州廩生仲即都諫為揖用拙其字也伯娶于趙側室王所生子女曰長清歿顯祖娶于苗繼為鞏壽祖娶于李適諸生楊一元次適李啟常都諫娶于李贈孺人繼為尚封孺人所生子女曰先祖娶于王胤祖娶于楊弘祖未聘女適樊爾總許字馮某餘幼曾孫男曰阜顯祖出曰駿光祖出繼此者且繩繩未艾太孺人雖歿其後祿庸可量哉是宜銘銘曰不知其母以觀其子子為諫臣直哉如矢其言則紬其道則伸不獲乎上而悅于親悅以亨也成子侃侃令名從之賁于彤管五渠之陽君子偕歲來者式之於休有光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

陽張公墓誌銘代

曩隆慶戊辰予同年讀書中秘者若而人顧予于河南張公徃徃心嚴重之既與公共事詞林予官中躋而再起公亦類予予以辛卯叨預密勿而公亦以壬辰自南少宰入為少宗伯予方期與公比肩事

上而公竟中道殞矣公卒之明年其子堯咨等卜以某月某日奉公塋于祖塋而以大宗伯于公伏來謁予而謀所以不朽公者宗伯之言曰追徃嘆逝潛然永懷予讀之而愴然有同心焉遂不辭堯咨之請而

古堂集

卷八

九

為之誌按公名某字某歸玉陽其先自唐相文瓘始徙居吳甬徙居歙為歙著姓更傳二十八世而有福高者為公祖福高生清是為公考贈殿講公贈公少行賈大梁室劉太安人因家為張氏之居大梁自贈公始也贈公所舉子惟公意不欲令徙業公既警敏自喜乃言于贈公請業儒不成去而賈未晚亡何為諸生治文章有聲年二十餘為嘉靖辛酉遂舉于鄉贈公乃益大喜謂兒能以儒賈是孰與黃金滿籬哉壬戌罷試春官而贈公捐館公獨奉太安居所為

文章日益工戊辰成進士選入為庶吉士即有志經世之學與同舍郎下帷講業自古文今文以至國朝掌故亡不蒐獵其實而涵茹其華庚午受官為編修而公之所養固已弘且鉅矣壬申持節冊封

德藩禮成還報適公滿三年考會

今上改元覃恩得贈父為編修毋封太孺人甲戌分校禮闈又嘗預修

穆廟實錄錄成而晉一官為修撰賜白金文綺賜南宮晏乙亥補經筵展書官兼掌

古堂集

卷八

九

誥勅丁丑

世廟實錄成復進侍講宴賚賜甲戌已而選直

起居注時則江陵相君奪情之議起同官以抗疏得譴予與豫章張公習公等上章力排公實與焉章既寢不報予與習公相繼謫公亦遂拂衣去迨壬午江陵歿而予與公始還居禁近是歲公以侍講滿考再充

經筵講官及小修

大明會典而先是戊寅

大婚禮成贈公及太安人已受錫如今稱矣甲申
擢為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蓋公至是始得官五
品時論頗以積薪為公望公亦不為意也乙酉充
日講官嘗以

聖節從輔臣後拜

上賜有差其年錄士順天公與南充陳公典厥事會
浙士有以詭籍預選而中貴人子弟多被黜落乃為
裴語中公有

詔簿責公卒無它狀竟得

旨調公南京公遂調南京兵部員外然公任柄文不
任覈詭籍法不當調即調不當郎司馬公亦竟不自
理也趣駕之留都諸省郎則皆避公亡敢與公為
顏行而公顧與之罄折委蛇無少幾微崖異之色尋
以使事奉太安人還里戊子遷南京國子司業次年
即拜南京祭酒辛卯入公為太常卿管祭酒事未至
復遷公南京吏部右侍郎壬辰秋改禮部右侍郎兼
侍讀學士尋又轉左時公業抱痰疾行至永城遂不
起比死不及它唯以不及報

上恩及終事太安人為恨蓋八月二十九日也距生
嘉靖庚子四月二十四日得壽五十有三耳嗟乎傷
哉公丰標秀異雙眸炯然人目之若玉山巖電生平
不妄言笑而與人則必飲之以和禔身務為嚴潔不
以取予一介致受縹緲其積官皆以資次終不肯錯
趾岐路以希速化亡論抗言江陵時即新鄭與吳門
相君與公並有杉榆之雅公絕不為繩附新鄭嘗指
公于同鄉稠衆中問乃知為公見者始嘖嘖難公矣
公至性孝友太安人操門內廩廩公率安人侍之事
事竣餉即米盞至纖瑣必見認請不自為政也安人
雖貴公必令率諸姬躬調修髓進之太安人太安人
不一舉匕即公及安人相顧失驩又推太安人指字
其女弟有恩當太安人在邸念其女早寡飲泣思歸
公不難為毋請急御板輿從太安人歸也先殿講公
雖以賈起家然不為僇促牙籌態公承之乃益務為
儻好施嘗取負責者千金券焚之曰以此明大人
不貪家居當歲儉必蠲租糴廩賑諸饑氓而收其死
無歸者葬之即環公百里而居者人人德公矣公讀

書有玄晏之癖多聞強記至老不勸以故在詞林特以博雅著聲尤習于當世典常凡吾儕有疑事就質公公懸河出之不啻眎諸故府為南司成時引經據禮以訓諸士事皆有程模即南士靡得公而胥化者甚衆蓋公惟務實學學務實用故所試皆有績效使假之年以大究其施其建樹必非人所可及而今已矣嗟乎傷哉公所著文集十卷殺青未竟藏于家配鄭氏累封安人子男四出安人者曰堯咨開封府學生娶按察使周于德女繼知縣李希程孫女出側室

古星堂集

卷八

三

尹氏者曰舜咨娶諸生劉蓋臣女出側室汪氏者曰堯俞聘憲副楊時馨女出側室何氏者曰舜俞聘左通政黃克念女女五出安人者二長適叅議和震子調元早卒次適知府李邦佐子擇善出尹氏者一適指揮使吳國輔子道行出側室秦氏者二俱幼未字孫男一光祖堯咨出公既卒有司以聞

上念公講幄舊臣特賜祭葬如滿考法蓋異數云是宜銘銘曰

棟臣之季公直如弦乃亦以全瓊闡論秀公鑑高懸

胡寧以遷委蛇南國退不自便進不受憐論定量移秉鐸司銓表儀肅然晉貳秩宗址靡未還公胡遽僣位不配德施不究年厄公者天崇崗峨峨

龍章賁宣維公之阡爰泐貞珉代思公賢過者式焉贈文林郎周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墓誌銘

文林公以萬曆己卯仲夏卒仲冬葬沽水陰先塋之次越七年丙戌伯子水部君舉進士令襄陽庚寅以治行亡害上考功得贈公文林郎毋孫封太孺人云太孺人之從文林公地下則以癸巳水部君將啟文

古星堂集

卷八

四

林公墓附太孺人合葬焉有日矣乃手自敘述文林公生平而以太孺人之述屬筆于從弟檢討君檢討君合而隳括之為狀水部君則槧書走幣欲不肖志而銘諸墓中之石不肖之於水部君同年也讀而信其核於檢討君同官也讀而悲其意是役也即甚愧不文不類然終不能辭于二君之請矣乃為之志曰公名民字振卿姓周氏世籍山東萊之即墨父處士尚美娶張繼呂各舉子二張舉伯仲公若季並呂所舉季即檢討君父也處士着田冠雅尚文學好讀史

傳諸書工為儼句嘗獲公之野中茅刺出血遂為句
屬公占對公應聲工以時年七歲處士喜而奇愛公
公自是宿慧日發既壯外傳日記誦數千百言讀書
僅一過即終身不忘同舍有揭曆書一幅嘗公者醉
後為一寓目詰朝成誦甚悉補邑博士弟子文譽益
鵲起每從督學直指郡邑試輒占高等嘉靖丁亥喪
處士哭甚哀行道為之實涕丁巳喪母哭如父戊午
喪季悲痛幾絕越七日季婦以烈死諸孤長者始戲
餘在襁在乳者最眾也公屬太孺人子為先是公嘗

古是堂集

卷八

廿年

累赴里選不利竟不舉無幾是遂堅謝去縣大夫
素重公力為勸駕所親更從史之公謝曰凡吾曩所
為不問家人生產而得一意理公車業以有季也天
奪吾季是奪吾業使吾猶然下帷坐視生產日削吾
後之不恤彼其盈庭賴諸孤飢何以措案何以絮婚
何以禽而嫁何以裝也則亦重負吾季矣隆慶丁卯
始應貢游成均不欲就選人以例授廣文而還曰此
亦吾遂初時乎歸惟程督諸孤若子課業而身時與
二三知己相羊文酒間又好行其德于族鄰隣里所

為德眎其力所及不復以有無為解族人旺無子有
女二病革待公託妻女而瞑公竟捐已貲嫁其長女
而贅其次女于室不令其廢無養也里之東有田數
百頃土黑墳可稼第歲苦霖潦不能有秋公為相水
所趨買地鑿渠引注沽水田遂成沃壤至今里中人
相與頌悅公可知已居常痛季蚤世事伯仲二兄甚
驩既久析箸猶不忘樂孺之好歲時問餽不絕所種
秋悉釀之眎床頭有新醕即與伯仲會飲達曙以為
常孝友之聲籍甚里閭守令藩臬督學使者前後旌

古是堂集

卷八

某

其門為世標表為公生嘉靖癸未死時年僅五十有
七壽不稱德遠近惜之娶于孫即太孺人邑之名家
女少習女紅笄年歸于周性婉嫺柔淑事舅姑甚謹
睦諸妯娌尤善季婦季死季婦欲以身殉絕食十日
則請孺人前榻強之曰首指子女曰願以諸孤累也
孺人為抱幼撫季婦踴而欲重我以千鈞擔乎是
時孺人有子一女二季婦有子三女一年齒相若左
提右挈前視後負悉自孺人一身家又方苦食貧門
以內僅女奴一人諸凡子女衣帛衿袖濯縫紉亡

一不出孺人手者孺人視李婦子等已子視李婦女等已女飢並授糲寒並授絮昏並授禽嫁並授裝里婦見之不知諸子女有非孺人出者即諸子女亦不自知非孺人出而孺人亦若不知其有非已出矣李之伯子如珠學儒不就將去而力田孺人則謂文林公力田當益兒俗態盡以賈游乎為檢篋笥所有并脫簪珥得金二百遺伯賈南中都會亡何折閱盡亡其貲孺人不欲令文林公恚第百端為解歲丙寅檢討君始為諸生文林公出季主哭而告之曰嗟吾季而兒如砥為諸生矣孺人亦為季婦位哭而告之猶是及季之姊子為諸生哭而告之猶是也及季之女嫁哭而告之猶是也姊子如京娶婦肱笥中得贏金若干持獻孺人曰家用方窘如京何敢有私藏孺人不忍逆其意笑而受之他日姊子游學數百里外孺人為治修脯共靡屨悉取所田金旋給之卒以成其學叔子既舉于鄉猶泣而曰微母如京寧詎及此乎孺人居恒布衣練裳諸子有時獻綺繡卻不用即受冠帔章服僅從謝恩一御旋已笥之蓋儉德自其性

古學堂集

卷八

七

云孺人先文林公生者三年為正德庚辰後文林公死者十五年壽七十有四子二長如綸即水部君娶張封孺人次如錦廩于學官娶隋女二人適江樓張思孝孫二人瀚濬孫女二人聘字皆閭右唐某曰鶴鵠義薄閭牆刺興所從來者久文林公愛弟而撫其孤友于蕉矣猶曰誦法孔孟儒行爾孺人一笄帟者流受季婦之託子而子之女而女之斤斤焉已諾必信卒能樹其子女以有成可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即烈丈夫之槩何加焉此豈嘗習聞詩書之訓師友之教倘亦至性則然而文林公之孝友義烈所為則于者深矣是宜銘銘曰

樹德而毅者爾子樹孤而季也不死翩翩水部奕奕太史一樹一穫天錫厥祉父兮鞠我母也天只沾水湯湯

明綸貢止饒以永綏來者式此

承德郎戶部貴州司主事芹園陳公墓誌銘

歲乙酉余與陳君同舉畿闈明年丙戌君成進士余復竿濫君後既官詞曹君亦從選人授戶部主事同

古學堂集

卷八

七

游交戟間與君為冠蓋之會者十五為饒壽之會
十三蠅附鴈行我兩人交驩最久已丑君治粟清酒
余持鄭節過之君復招余而觴之衙齋信宿乃別
是余歸卧海上君之魚腹杳然第聞君以病乞休沐
癸巳余再入長安則君已化異物一年所矣余既感
世諦空花欲効雍門之泣且念故交淪喪不勝山陽
之慨亡何君之子予承奉其大父封戶部公命而以
同年王給諫伯俞狀來乞余銘君墓余手之而泣美
欲屑隄摩詮次君事而悲來橫集筆不得下者久之

卷八

卷八

卷八

越歲始克具草以復于君之尊大人按狀君姓陳氏
名所見字實是初號忠宇已更為芹圃云家世遠者
莫能譜高祖名智智生繼先繼先生儒儒有丈夫子
二其長名朝用即封戶部公世居定興先用烏保之
術起家以貲雄于里其人多長者而少文逮于封公
始易業而事詩書且思因其子以允厥宗督君兄弟
三人于學君又特以警穎克勵為二仲先所從師授
麟經不數年盡得其解至君所自得師亦弗能難更
自言弗如君矣君為諸生有聲酉戌聯第卒以成封

卷八

卷八

卷八

公之志云君為主事人或以書生少之謂君安知計
曹事乃君顧明習不減老吏署中多猾胥往往營鼠
穴為姦利不顧文罔尚書粟菴宋公患之策於君特
按治其尤者君言此曹在事久急之且益為巧文避
謫耳不若稍示以寬彼當感恩而奉法顧安事察魚
乎尚書擊節君言以為識大體居清源時有貴客為
君通家尊屬其蒼頭犯齷禁復橫設角距窘其舟師
勢張甚君獨操三尺繩之即貴人亡敢誰何君其廩
廩不阿又如此君慷慨沈毅其於職茲投時泊然不
屑顧不欲浮慕奇節自喜之事嘗貽書給諫君云願
女常處順不願學少守株願中竅適機不願鑿空尋
解讀是數言君之生平梗槩可覩已君性孝友所奉
事封公自為諸生以至登第豐儉皆有品式待二弟
有恩即貴不忘勗之以禮自君服官不及五稔然藉
令君於會計出入即膏潤有之而君顧矜然不滓
既垂索歸以死裝如洗今予承奉封公以居蕭然四
壁可念也嗟乎以君之志操令竟其所至其建監必
有大過人者而今遂已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君生

某年某月日卒于某年某月日娶樊氏有賢行以君貴封安人生子三人長即承次曰子顯予啟給諫君則謂余與君同游久必能知君顧余之知君卒不能加于給諫要以為君傳信不信不敢誣也信不敢不傳也是為銘銘曰

人有言高才無貴仕君也不幸類是榮名顯親家亦以起有子以養親餘年有親以教誨而子是君所以死而不死而余所哭君而慰君者以此

山東東昌府同知得吾郭公墓誌銘

古堂堂集

卷八

墓

余同年友蘭西得吾郭公以癸巳卒于官其子維屏等既已為公封馬鬣越明年維屏獨策蹇之長安謁余而謀所以不朽公者余維公明經篤行讀王孝慮所述狀備矣然余獨竊因公而有感焉夫以公早慧宜不難年少青雲然且三十而登鄉書僅塞一校職始成進士猶不免折腰為令長此猶曰行其志也公徙貳郡世多左遷目之公治行高顧得此又為郡不一年而竟死已嗇其官復嗇其年此何為者也余所為公搢擊固天與人交厄之而公之生平則有卒不

可泯泯者要以表章令聞責在後死余又安能以不文辭屏之請乎遂槩括孝廉狀而為公誌公名如魯字唯一別號得吾其先出緡州之裔世居山西洪洞縣以避亂徙居陝之朝邑有諱秀者始居邑之南陽昌村凡幾傳而有溫溫生潤潤生廷璋是為公考以公今曲周滿三年考贈如公官贈公再娶孟氏是為公母封太孺人公生有異符未髫髻輒已能誦贈公所授書若詩里中稱為奇童贈公嘗過從其隣以公著車中同里有樊侍御者見而奇之即以其女與公

古堂堂集

卷八

墓

盟仇儼焉今樊孺人者是也年十六為諸生文譽日鵲起癸酉舉于鄉人謂公一第可求拾顧上春官數罷于是太孺人老矣公念之癸未乃就選人署山西平遙邑諭事平遙俗鄙僊士皆不講于弦誦之業公至乃歎曰夫士亦眎所埏埴耳藉謂頑梗終不可變昔之化蜀為鄒魯教行于蘇湖者彼且非夫也哉乃為布功令申要束以廣厲途掖而益務甄其秀民諸絳帳諸生有貧弗克具膏火復捐稟振之士因公乃益感奮乙酉登薦一人前此未有也是歲公復赴豫

州聘有論秀之役所得多名士云丙戌公與計偕舉進士需次當為令乃得廣平之曲周曲周故畿輔巖邑其俗健武而好訟先是令皆難之務為鷹擊毛舉而訟彌甚公居恒固自謂使吾為政願為龔渤海不願為朱南陽至是乃專事飲醇而去其束濕民以金矢入公為委曲譬曉有從中解繫者即西造在庭公亦立散遣不復以文罔苛求之也久之民皆感化訟堂之上鳴琴而理矣下至丞尉亦無敢以文罔漁民者邑故有走通馬一役民苦之公請于西臺並以芻

古星堂集

卷八

七

秣而官為輸金鑲雇役民驢若更生至泐其事于石著為絜今為曲周幾五年臺使者露章薦公幾十餘上而坐以不能執法故竟為豪有力者所中徙為東昌丞知公者皆為公不平公固不為意也裝而之東昌則當事者業已悉公才會臨清守缺即檄公署州篆公念清源當孔道遑遑官胥里猾寅緣為奸利藪甫至則跡其階前帟冠而鷹撮者悉屏去之而特固其扁鑰勿使內外有所關通復廩其宿猾三十餘人按捕之悉置之法部中乃相脉股栗城中故嚴夜儆

以備不虞邏者乃借以累富人公一切禁止民自是眠帖席矣清源當商賈輻輳之地舟車筭賦其為緇易染主藏者以故事請公發封意且以其羸嘗公公誠勿發而更封識之以待州刺史其不特如此公居清源五月譽日騰上然亦竟以劇致病病稍瘳則乞身西歸將營菟裘以老當事者交留公公竟不及歸而死公死而上下之悼失公若出一口可知也公生平篤于倫常先贈公客死河南公方十一齡耳然已不勝蓼莪廢卷之歎為諸生時褻糧犯險竟負遺骸

古星堂集

卷八

七

以歸人嘖嘖稱純孝云性嗜淡泊無一切溫飽鮮衣怒馬之好既舉于鄉布衣徒步恬之若飴其脉濡足公庭乞憐膏沫不啻若浼蓋公之守恬修姱不待入官已然唯是遇事慨忼振人之急至義形于色曾不少挫樊孺人有女姪四歲而孤公撫之儕于已女以長為飾奩具嫁之即女若婿不知非公出也里婦張氏父以冤繫獄貧無告公為白于邑大夫而出之婦感公義至書公姓氏戴之首晨昏膜拜為常公死而

其喪哀動路人嗚呼如公者豈必施于有政而後

乃能膏潤于人哉余傷公廩廩德讓乃不免粗糲于
時年又僅及艾而止似天道有不可知者然以余觀
于公之子維屏及讀其兄弟所為文固翩翩濁世者
已公之所以食不盡之報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公
生嘉靖壬寅某月某日卒于萬曆癸巳某月某日春
秋五十有二配樊氏封孺人舉丈夫子三並為邑諸
生維垣娶某氏維屏娶某氏維寧娶某氏女子二適
某其其一適陳某者則公所女樊孺人姪也諸孫某
某聘字皆名族子姓繁昌公可瞑矣銘曰

古風集

卷八

望

嚮若爾明繼而習吏事而譽髦是試而百里是寄而
庶幾乎得行其志窘步于年屯膏于位則世所為公
而獻歎者而吾姑為之表其幽以待後之為師而師
為吏而吏者將維公是跡也夫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九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門人

楊鶴脩
崔爾進
漸遠父
校梓

贈文林郎許次公暨配饒孺人墓志銘

許次公饒孺人者余同年上海許令君父母也次公
背令君幾四十年而後為萬曆庚寅饒孺人卒于上
海官舍令君奉廣柳西還上海士民號呼涕泣曰天
之奪我令君父母也則奪我民父母也聲聞御史臺
徹京師矣迨令君除復赴部主爵者至物色其人謂
令也而非上海士民所嘗號呼涕泣欲攀轅不得者
乎于是上海令適缺乃以君復補上海令君治上海
逾年則走一書于余特友人董太史所為次公孺人
狀屬余志而銘之余惟予之不肖幸與令君同對公
車鴈行起家視次公孺人為猶子又幸令君治桑梓
余獲從部民之後以視次公孺人則王父母也是役
也其何敢辭按狀許氏故籍吉水九世祖某始徙湖
口世受中人之產至大父處士某悉推產讓諸兄弟
羸身游外家王氏以其才殖厚貲別置腴田千畝墮

松萬章里號萬松主人處士老以家乘授慈谿公是為次公考初慈谿公食廩鄉校時與孺人父城步令饒翁名相埒兩人深相結饒翁有女願得次公字之因遂委禽焉慈谿公視諸子中獨次公個儻使代伯氏當戶歲耕田數百畝每召傭保及諸僮僕力作次公輒搯犁鋤為先慈谿公沾沾喜謂能子一日命治垣屋工未及鳩慈谿公則已大怒而詬曰者苗于田以孺子能播且穫也乃今治一室梓材弗具謂堂構何次公唯唯退就孺人計私出橐中釵鈿市材完屋

古學堂集

卷九

二

後慈谿公以屋分授伯氏孫次公亦不言惟痛伯氏蚤世撫子若孫如已出友愛幼弟異甚脫粟一盂亦輒召與共食門內外事一切身自為督不以煩弟故事邑中稅賦率藉閭右二人掌稽出納他逋往往從二人取盈受役者事未竣而室若掃矣慈谿公所以免以諸生故尋以貢授慈谿簿卒于官次公乃遂困于役家以中圯會有郡司理以猛鷲督賦杖次公幾斃孺人飲泣語曰室中食指幸衆奈何獨苦若次公時憤憤張目語曰諸子弟方習為儒授握篆不知從

衡非余誰當辦者已視諸子弟資性穎慧者延明師教之脩脯之外允繼以餉遺曰無令其牽于內顧也甲辰歲饑田禾盡槁隣人周氏幸獨稔有餘粟飢民將蜂聚為圍奪次公率家人往諭利害飢民立解里中豪魚肉寡弱次公輒挺身挫豪而護弱者人相與德公至比之王彥方或以緩急告次公公必肱篋量多寡賑之至黠者考室請于次公將伐材焉公悉聽所擇曰吾終不以土地之毛而畱我施也蓋慷慨好義其天性然微孺人不能左右公矣孺人父城步

古學堂集

卷九

三

令操行脩潔孺人雖女子乎有父風初歸次公時慈谿公好客多夜飲飲輒達曙孺人則躬臂釀漿酒臠肉進之有時盡五更乃止慈谿公有母每客散輒率次公牽帷問寢孺人亦輒隨姑入視王姑寢如是者十餘年孺人始舉伯子慧而天孺人哀悼痛絕已舉令君意稍解次公坊時令君生甫期孺人則躬乳哺之曰未亡人所為強忍須臾無死期報地下伏此孤在居恒哭次公聲不出戶恐以驚令君也女許字彭澤曹氏俗故盛遣女孺人業以役傾其家則晝夜勤

紡緝息之十年比嫁女奩具甚設人謂孺人有丈夫之槩云令君七歲孺人遣就外傳程督課業幾望之丙子舉于鄉孺人勉曰孺子將無以是足耶君父毋所望若不止此于是令君三與計偕不第意不能無邑邑孺人則又曰得時則駕孺子謹待時乙酉冬令君將復與計偕孺人正色語曰而幸成名可無藉先世貴仲氏年踰六十子且孱而母日夕念之願以而父所遺田畝僮僕悉歸仲孺子能之乎令君教諾孺人喜曰而曾大父故嘗推產讓諸季卒以此高而

古星堂集

卷九

四

門而又能繩武克讓以光昭先世之令德毋即恬蒔水無憾矣丙戌令君舉進士除常山令孺人病不能從踰年令君以治行高調上海孺人病良已始來就邸養令君跼請于孺人問所以治上海者孺人曰而治常山稱無害今安事改絃第吾聞上海賦之藪且多訟此不難重徭困之且淫怒以逞乎而不憶吾曩者言而父何以幾斃杖下且何以令家徒四壁也孺子念之矣言已淚簌簌下令君竟以薄征省刑最循良吏績則所稟孺人之教為多戊子歲大侵民

至拾草樹以食死者相枕孺人亟語令君今瘠者在溝殍者在道所待哺爾不能緩一昔而母幸亡恙而奈何戀戀子舍不急走四境百端為賑而徒藉手他人蠲粟設糜事文具為令君聞孺人言趨命駕出戴星沐雨為賑揀方畧具如孺人指民幸有瘳亡何孺人竟病不起邑父老子弟相與號呼涕泣不忍令君扶襯去者豈直重繫令君其德孺人深矣初次公卜兆楓樹港葬有年所矣令君茲為改卜蔡中堡與孺人合窆焉次公諱某字某生于某年歿于某年孺人生某年歿某年三丈夫子伯汝材籍諸生而天仲汝器季汝魁即令君其孫男女娶適皆不具述銘曰我有召父次公父之我有杜母孺人母之奕奕令子維其似之譬彼稼事秬則穫之有燁褒綸天子命之爰勗堅珉九原起之

馮孺人墓志銘代

馮孺人者今戶部郎中于君仕廉之母母生君僅六齡而歿歿二十年而君成進士守官戶部以三年滿考封其父如其官母得贈為安人其先是君之父

封戶部公嘗為君誦述孺人之懿徽已復筆識之以
貽君曰使兒異日藉手顯揚毋氏以母亡亡者其在
斯乎戶部君則已泣而笥焉會以計事至豫章儼然
造余山居操其封公曩所為馮孺人狀者乞予誌而
銘之按于氏世以族望雄于金沙里馮亦邑著姓云
郡諸生見虛翁配孫氏實生孺人孺人故早慧聞姆
訓及女誠諸言輒已了了比長益肅穆不妄言笑父
奇之曰惜哉女也令生男如是是且亢吾宗雖然吾
兄以字賢者于是乃歸封戶部公時孺人年甫及笄
又以儒家女為貴室婦顧能動中矩矱侍兩尊人務
以色養甘旨溫清靡有不共居恒不習為道家言然
以天性冥合曰儉曰慈得老氏二寶非賓祭不擊鮮
非歲節家慶不謝綦縞而又能推其慈惠下逮臧獲
細流馭之嚴而有恩封公貴介拓落不能縱橫握算
費稍不急往往賴孺人宛言喻止惟公少年嗜學有
四方之志裹膝躡屨嘗不遠千里道里羔鴈之費一
切取辦孺人孺人為解簪珥不給則手女紅佐之卒
以成公令名云其尤有異者公嘗從其尊大人宦魯

兩以孺人從孺人輒謂公此非鄒魯故墟而儒所稱
夫子之鄉者耶平居誦法遺言恨不身履其地乃今
高山景行型模不遠豈其刺促輪蹄間作齷齪賈豎
游耶君兄勉之公為踈然服膺其言凡孺人所為明
敏有丈夫之槩類若此歲庚申孺人夢有冕衣神人
持嬰兒授之一昔而舉子即戶部君已而輒病病旋
已旋復甲子病甚然猶勉飭脩隨侯兩尊人歸自魯
也封公則夢孺人跨鶴飛心知不祥諸方醫療不效
丙寅竟卒卒時神識朗然第持戶部君謂公善眎兒
我與君愛線不斷者惟此然弗以孤生故事姑息終
替之成又言人生死有命但方寸不可虧耳於戲以
余所聞閨房之秀聰明警悟世不乏矣然未有若孺
人之了達大義比死不亂者豈其稟賦實奇倘所云
人顏而僊者耶跨鶴之徵其復以僊化耶始予識戶
部君膚骨清瑩不減謝庭玉樹其提身服官英英如
其人及讀孺人狀又鮮然嗟異之所謂非是母不生
是子者耶予以是樂為之誌而銘焉銘曰
孰高于之門其維嗣賢孰拓于之澤繫母則然而不

永者年而不歿者有美而傳我徵言于爾所天是宜表之為令妻賢母之肝

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明齋方公洎元配

曾宜人繼胡宜人合葬墓志銘

方公之與予稱兄弟交也則海內莫不聞矣憶自少小時同人十輩操觚翰而盟方公實執牛耳始以文章相賞已以意氣相期已復以行誼相勗已與公先後通朝籍則又以古今名賢經世大業相規勉兩人是謂莫逆于心俛仰幾四十年予既陸沉詞曹頽然

墓志

八

一無表見公即小有望未竟也溘焉賁志遽成千古可勝痛哉公歸自閩予素車逐于江之潯馮棺哭而不能成聲蓋又逾年公始成塋其子春榮乃手述公生平纒纒幾萬言要余為公誌予哭公不能成聲尚能援筆為文乎哉然公一生砥礪文行其服官所至尤多炳炳大節卒令之黥抑不耀後苑之謂何遂勉為之誌且系之銘焉公名應選字衆甫別號明齋其先世汴人也宋建炎間始徙杭有安道公者徙華亭之橫溪是為華亭人安道公而下莫能譜瑜以鄉

進士為州牧五傳而有樵雲公洙洙生味梅公輔輔生養拙公鵬、有三子封翁月汀公其季也子交公因識月汀公朴茂質訥居然不失赤子三代以上人物耳人言月汀公後當有大顯者果得公蓋有天道云公以萬曆癸酉舉于鄉癸未成進士選知冀州丙戌丁母王夫人憂已丑起補汝州壬辰擢副職方郎甲午奉命典闈試乙未轉郎武選甫一月奉

上特簡擢憲副備兵永平是年冬改督閩學政丁酉秋以疾請急羣戊戌春乃得報蔭不二三舍而卒嗟傷乎嗟傷乎公自十歲即工屬文日課制舉義數章十七試為吾邑弟子冠已每試輒冠畿試以易為第二人試南宮以書為本房第一人對策復在高等當是時公姓名滿天下即在兩州州士人問業者恒傾其訟庭若旁邑來者傾其州分校中州以故魁兩經即兼兩經士所舉士閩三科中獲甲第者餘幾十人于先後為最多已再得眎閩學公喜自謂于文字有宿緣益塵品量不怠今諸閩士有聞者即無不為公高第弟子天下因是以文名公其名公文大都以制

墓志

九

舉義矣嗟嗟是烏盡公式予觀公宅心操行必于古
聖賢至談經濟大事輒井井有成畫應機刺務疑如
豁如也當倭酋封議起大司馬實持之公以其末屬
與廷諍者再曰國家公事有公論須公聽之安得以
臆決誤大策因力言許封非便大司馬嘿無以應于
時藉少有寤言不至後敗矣東師既罷議者欲撤南
兵悉散遣之公為言于當事謂若屬始以赤身就募
今安歸即歸誰為具裹糧者名曰散之直寘死地耳
且有事招之恐不多無事驅之恐不速將何以令我

古學堂集

卷九

十

時不能用于是有石門之噪方噪時大司馬授策大
帥某令即勦公爭不能得則為開示禍福而眎尤不
用命者始兵之然公猶不減下車泣矣事平用討亂
之賞賞公得爵一級鎡十二錢公更益愀然曰是傷
和辱體孰令至此而以為功耶冀所隸府遠大猾緣
為奸至用蜚語持吏短長又謹避之公至廩得其人
悉論如法盜賈某納兵糧一舉而劫于鄉距州可五
十里且漏下二鼓矣公提牛往捕之咸就縛無一逸
者中使以幣金道州之隣已夜亡金事聞索之嚴道

府以屬公會奸民某自持金詣首為若與某某偕盜
者公訊所株連多平民疑之因廉得其邑獄籍則亡
金之日某方以他事繫也蓋某甲素讐某某賄某為
所實俱非盜金者事得白汝有女子入寺神或馮之
公縛其神塔下笞數十女病竟瘥其所為治瑋異類
此公生十二歲有倭難獨與母王夫人居堡城城潰
失王夫人公自投城下若有翼蔽之者得無恙行求
王夫人得之亂石中被創甚日夜扶持不交睫者逾
年里人稱孝童十七而月汀公有宗難公徒步數百

古學堂集

卷九

十

里救之足為重爾仇且寤之百端竟以脫月汀公于
厄髮甫垂額則以名文為里中師乃強加冠焉所入
脩贄半為月汀公償子錢家半以供甘義迄不私一
緡既與計偕即斥故所置田屋授諸弟洎從弟若妹
咸歲有給諸族人役或不任喪不舉婚嫁不克以時
者各以力滿其願晚且欲哀所俸入立義田周及三
族其卒也橐中僅圖書數卷諸藩臬長若郡守環眎
咸泣且歎官為具乃克成殮公自制舉義外為古文
詞高雅超曠銘鑄今古自成一家詩尤得唐人精髓

晉序公汝上刻及閱所為汝乘及閩中諸藁每歎
公之簿書筐篋間何自能復辦此昔人言世無通材
文章功業美不並擅何獨公而裕如也然公居家居
官忠孝仁廉種種有古人風概即文何足名公矧制
舉義云乎我公年五十有四元配曾氏繼胡氏以公
歷兩州滿考為奉直大夫贈封皆宜人皆先公卒曾
宜人為聞野公女聞野公擇而得公曰之子而長貧
賤吾不復相矣宜人歸而公方食貧甚藉館穀以糊
口終歲十九在外宜人則躬理家業至親井臼與婢

古聖堂集

卷九

七

子同操作脫簪珥以濟乏無無貽公內顧憂性又至
孝謹即公所奉堂上甘毳無不自宜人十指中出者
竟用積勞成瘵公甫雋已病在褥丁丑遂卒時年三
十有二公每懷糟糠為予輩言往往飲泣不復言繼
者五年所以月汀命繼胡胡宜人所事兩尊人洎撫
魯宜人子春榮者一如魯宜人公乃為一歡宜人為
中丞浦南公曾孫女故嫺女誠且惇通内外典公乙
未脩兵永平時宜人既持齋誦佛數年矣而體故孱
又所學為無生不喜近醫藥疾竟不起年三十有五

春榮之狀兩宜人言其失曾宜人蚤不知有母魯宜
人獨公時抱膝為言宜人父子泪俱下耳至胡宜人
所撫某泊婦徐者甚慈且嚴曰吾終不以嫌故令長
傲也即魯宜人不當已嗟嗟若兩宜人者稱其為公
配者也公生丈夫子一即春榮國子生為人忠信材
敏而有文亦稱其為公之子娶于徐太學生益孫女
益孫亦社中翹楚與公最契暱故春榮少而委禽焉
春榮之子二皆膚秀玉立予觀月汀公長者之澤未
父公蓋以仁厚培之其後必更有嗣興者斯所謂有
天道者也銘曰

古聖堂集

卷九

七

故友鄉進士范牧之墓志銘

吾友范牧之歿十餘年其子象先始弱冠走吳閭哭
君于淺土而封焉鬣馬已丑予奉使南還過吳君之
墓草再青矣象先則泣謂予曰先君子不幸夭死路

幼不能知其行誼之大都所恃不朽先君子有先君子二三兄弟在先生豈有意乎已又手方東甫所述狀來曰先君子非以情死而不幸資人吻微先生言不白矣先生能終無意乎余謝唯唯因拭淚而為君誌君諱某字汝之其先自文正公而下聚族而居吳故君嘗號自平繼踰笏林皆識不忘吳云范氏之自吳而雲間也則君之祖北溪公以賈遷也其去賈而儒以詩書簪紱世其家也則君之伯考太僕中方公君之考憲副中和公其顯起者也北溪公而上世載

書皇朝集

卷九

南

令德即太僕兄弟並擢巍科登顯仕人猶言食報未盡乃復發之君君生而娟秀穎特膚骨清潤憲副公嘗弄之膝占對警敏以故絕憐愛之比長從師受易已復受毛氏詩嗜古而好學本其性然憲副公携居長安邸讀書每過丙夜公起入朝聞君吟語與戶外鳴騶聲相雜也則驚而督之寢始出然君願愈不勒自君羈州時已績學傾其父行落筆片言香流人齒牙間矣歲丙寅君始婚不復從憲副公于邸于時吾黨兄弟數人始建蜚猷而盟君一見語合相與折節

為布衣交諸兄弟時皆少年頗負才相矜調里中當之者無不披靡願獨推君執牛耳每登壇角執必眎君言破的君亦意不可一世然獨于諸兄弟莫逆于心久之意氣益復款密至于析肝膽規步趨著蔡準繩互相約束不復稱文酒朋矣庚午君試留都所為文益縱橫爾雅人皆以高第擬君既而果然而憲副公亦業謝政來歸與君同日入里門觀者溢都市即憲副公亦喜而自慰曰吾以一官為露電其以兒在也幸未君以嫌故不獲試春官歸而治城南別墅執

書皇朝集

卷九

十五

園鑿池戲為君家少伯種竹養魚之業而身與弟兄臨課誦其中憲副公則時時飭樽罍巾車相羊驩然有以自老亡何病作竟不起又明年而君之妣淑人亦病歿君既以毀瘠自廢又念春官再蹶不無牢騷侘傺之態乃稍稍以琴尊游治自娛而坐客始襍進有以中君丙子北游燕則君病已不可為丁丑竟歿矣悲夫君至性孝友當憲副公病吾黨往眎君對之必橫涕交頤晨夕眎湯藥目未嘗交睫迨秦淋人病亦然居兩喪哀毀骨立祭奠一票于檀字同母弟

允臨嚴而有恩父母歿不為析箸第悉推所遺授之
不以一纖自私也為人多慷慨大節不佞間徵往事
庚午與君共邸舍君之從兄某以註誤為邏者所持
功令戒嚴禍且不測會君方病強起而蒲伏諸貴人
以求援不減依秦牆而哭矣或謂君不虞相及乎君
不顧卒以出其兄于厄又友人某卒構家難捕繫郡
獄仇之者將毀巢破卵甘心焉親朋無敢睨視者君
獨走其室護其妻子歸闕旁舍居之而密為營謀卒
亦賴君以免所為多類此居恒恂恂若不勝衣至譚

古學堂集

卷九

七

說古今人奇節獨行與夫任俠好義之事即軒眉抵
掌以為斯真男子事何至齟齬死牖下為蓋君既以
此自喜客乃即以此中君謂已氏也實慕君為人願
以終身自托君諾之吾黨強諫甚力君頗笑曰公等
何為若眎范生于變童季女何如哉願人以情投我
卒負之不祥且古所稱已諾必誠不愛其軀云者竟
不聽而君所急者獨吾黨既稍稍相失頗以自恨又
猶豫不能裁以至飲鬱而死死而謂眾甫客負我我
乃負二三兄弟悲哉悲哉自君歿而吾黨之氣日以

委靡舉事少有出入欲如昔之強諫能乎以此知君
之于吾黨情深矣亦足以明君之為人矣君生與不
佞同庚是為嘉靖己酉某月某日卒于萬曆丁丑某
月某日娶于陸中丞公阜南女子一即允溶娶僊居
令沈虛與女女一嫁進士李震瀛子中植皆陸兩樹
也君又可謂不死矣銘曰

君之才類鴟夷子三散千金如敝屣千金聚散安足
齒一諾一酬君是耻人乃謂君以情死死情死義等
死爾自古難馮譽與毀吳山高望五湖水扁舟一曲

古學堂集

卷九

七

西風起魂氣歸來魄藏此千秋長侶鴟夷矣

勅贈孺人李母顧氏墓志銘

先是乙酉丙戌余與今少參培吾李君兩試同舉已
而君出宰名邑入居御史臺與余修暱就之好因念
古之人稱通家子則有登堂拜母雞黍交驩而余不
幸早喪慈嚴君亦每顧余而歎先孺人無年雖有鍾
釜謂風木何益兩人者泪未嘗不簌簌沾襟也今年
秋君以陝西僉憲入賀來都門踵余而言茂聞人子
之媚其親祿養與善養均爾祿養者自牲鼎以及斗

升皆可致之親而徃徃有不能追親之恨若所謂善養則顯揚而貽之令名即存歿何間焉茂之先孺人已矣其顯揚之有

天子之璽書在惟是表章幽淑以成母氏不朽則有令名也夫請以屬子君拜而泣余亦泣嚮君為是我心有戚戚也者因不能辭君而為之誌若銘焉按君狀孺人姓顧氏其父曰百戶舍餘恩榮壽官寔配曰封文林郎李公即少叅君父以君治邑滿考受今封并贈孺人云孺人性婉嫕柔淑少已嫻于女則及笄

古星堂集

卷九

六

歸文林公益嚴敬戒之訓每晨起問寢兩尊人已則眎爨下薪滌釜中炊皆躬臂轉事不敢以不習委翁行高誼字孤姪若子孺人即厚撫而樹之長復割產授焉姑所憐少女孺人為衣食而拊摩若姑也兩尊人以此慰悅嘖嘖稱賢婦云家故貧更以無歲困廩日益縮孺人力辛茹茶以安封公于讀未嘗貽以北門交謫之歎客至勉飭鮮腴進之即封公忘其為食貧也既舉少叅君日幾幾望其成稍長替就外傳不以愛而忘勞夜則篝燈課誦或手女紅佐之君故

具夙慧以孺人能教學遂早成十五為博士弟子名噪起未幾登雋以及于今惜孺人之不獲眎其成本之慈幃之教實有造焉譬諸飲水必德其源

明綸煥被爛若華袞是所以報孺人乎方歲丙子孺人病在蓐時少叅君未有室孺人趣君迎新婦歸令善眎仲季若二女亡何遂瞑封公之痛與少叅君號呼籲天可知也孺人居恒處妯娌族鄰一切飲之以和未嘗色忤卒之日中外相吊于今二十年里之人猶能誦說孺人之賢至觀少叅君貴顯以為天之報

古星堂集

卷九

七

施不誣耳且以孺人厚種德而乏永年彌留執訣諄諄以子女屬君謂君在此藐焉者必且有樹是何異操券取償乃今竟不爽雖以少叅君賢孝而天道亦何不可知之有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生子三長即少叅君名日茂以丙戌進士今為山東布政司叅議娶于氏封孺人故民于縉女次日盛娶張氏教諭張汝茂女次日強邑庠生娶王氏諸生王尚賓女女二長適廩生林汝梧次適選貢生劉獻可皆少叅君所樹也孫男二克紹聘儒士劉允哲女克續幼

未聘皆少叅君出銘曰

豐于德畚于壽胡不百年以及黃耆畚于身豐于後有子顯庸以揚令母

綸褒燁然庶其不朽泐之堅珉昭示永久

徵君鎮泉王公暨配易孺人墓誌銘

王公諱衣字筍之別號鎮泉戶部主事之彥父也先是戶部君與余同鄉會舉余已不逮二親而君獨具父母得歸拜家慶余每歎命之不猶云已丑君奉易孺人諱還里鎮泉公則甚健亡恙乙未瘍發于足君

卷九

手

即自乞差歸省既至而疾有瘳因念公春秋高遲迴子舍為請于大司農乞寬假公知而恚曰古者使臣不皇得父爾何戀此謂乃公不起耶乃公幸善之筋即偶不任履涉亦無用追駟馬而乃以此故令杜子隳功名趣行矣于是君不得已登車興至

闕下以告請而公瘍再發竟不揀計聞君慟絕幾不欲生哭既定乃為詮次公及孺人事行之槩要余志而銘之以托不朽余既不克辭君乃就加礪括為志而系以銘焉按狀公家世系遠者莫能譜國初有諱

敬先者始占籍于潯人敬先生俊俊生英英生恕恕

生瑤是為公大父瑤之子曰儒為汝府引禮是為公

考引禮公娶耿生二子公其季也公生甫七齡而引

禮公歿耿孺人方二十有奇以一發挾兩孤乳乳艱

殖時公大父實煥字之比長偕其兄習儒家言而公

天父弗善也謂吾已迫頽齡而父不幸早世即儒誰

任當戶乃使公入貲為舍人公不敢拂大父而意亦

弗善也亡何歎曰古者孝弟力田與明經埒即我不

以逢掖起家奈何偃促覲五斗而事此冗掾為乃竟

卷九

主

棄不事退而着田間冠與易孺人躬力作以為大父歡且以息肩耿孺人不令憂俯仰也是時公雖隱隴畝顧獨陰行善與人務不侵為然諾人亦以公質直相嚴重公里社之事一以公為祭酒其爭且訟者至望廬而息若公家彥方馬家幸有餘貲則悉推以賑孤貧葺橋梁易孺人者時亦斥簪珥以佐公施凡環公而處者生養死葬婚喪疾病率恃公為緩急蓋猶眎困廩也公嘗言我家世種德譬田者既播後人不益務耔且溉之而乃作不類謂冥適何于是刻意檢

押惟恐愧衾影每朔望必詣城隍祠焚香告所為所
居去邑治幾二十里徒步往來即風雨不輟自是積
三十年邑大夫先後至者莫不聞公義甚高相與物
色其人署其門以示旌及戶部君既第有司復植表
于門而鄉父老輒指故所縣棹楔曰是其家以好善
興斯非左券歟公娶易氏處士易綱女是為戶部君
妣易孺人少喪母孫育于父其事類公而聰慧穎出
異常女少則習女紅屏居一室聲不及閤及笄歸公
時耿孺人持冰霜操頗用威嚴治家門內外鮮窺其
容公既務色養孺人益以勤力孝敬佐之一切井
臼米盥之事蚤作晚休隆寒盛暑如一日其細者如
拭衾枕侍盥櫛調羹眎膳惟其力所及不敢以不習
委即耿孺人嚴往往為孺人色喜嘖嘖稱孝婦及耿
孺人歿孺人呼天號慟至不事靚妝者二十年每伏
臘忌辰未嘗不愴然淚交頤也孺人既習耿孺人梱
政及自操家秉則又劑以慈和自子姓以及臧獲未
嘗輒示詬厲之色居恒服止布素食止鮭菜其于奇
裘甘羹眎之汨如即戶部君服官後猶然晚尤旁通

竺乾諸書夜則焚香禮北斗戒家人勿易刑牲往往
舉因果報應之說勸勉為善至論載記所稱節孝之
事未嘗不為子婦切偲言之也方乙酉丙戌間戶部
君聯舉高第里巷之人相與艷羨以為昔于公以陰
德高其門不聞內行今公與孺人可稱兩賢其福未
可量也然公色不加盈第言此吾先人積善餘慶兒
其益勉持之孺人亦言兒為高官不如為好官戶部
君服膺其言所至以清白勤慎自砥礪蓋庭闈之教
遠矣公生嘉靖四年三月初十日卒萬曆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三孺人生嘉靖五年六
月十四日卒萬曆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
五舉子二長之佐武舉生娶某氏次即戶部君娶某
氏孫男三人元勳之佐出元樞元衡戶部君出孫女
五人嫁字皆名族戶部君歷官未滿考公與孺人未
得奉
綸封然是固遲焉有待要以生榮死哀若公及孺人
亦庶其無憾者已銘曰
隱不違親為農力辛而韞席珍表厥宅里發祥而子

爲

天子使婦也一德胥匡以敕相爾不忒和鳴琤琤永
惟斯藏於休有光

徵士南泉高公墓志銘

歲乙未

天子詔選諸進士入讀中秘書吾鄉高君承祚褒然
舉首未幾君之父南泉公訃聞君號泣登車歸而經
紀空窻有日矣乃移書不佞使文其墓中石不佞嘆
其書悲哉乎言之也及讀君手勒公事狀又確然可

古皇集

卷九

五

據爲惇史蓋不佞重時則已聞南泉公誼至高即公
門內多文章道術之士而譚者尤以公爲白眉今吉
士君固自謂無敢飾蔓要以君所述參于不佞所聞
則公固已足愛而傳矣乃詮次之爲公誌若銘焉按
狀公諱年字志遠別號南泉其先汴產也自有宋遷
鼎乃聚族從之散處吳越有存善者始從松之上海
徙而占籍華亭是爲公五世祖存善生珙珙生平是
曰梅軒處士皆世修長者之行而梅軒尤有聲騷壇
詩書之澤自是漸戢梅軒生頤元公博登成化癸卯

鄉書仕爲州學正祀鄉賢先達賈文憲嘗誌其墓頤

元公生國容者年而有令德里中稱松石先生先以
貢入太學已用伯子仕南京吏部主事封如其官配
莫安人生四子長即吏部公士次豐城學博才又次
公公生後伯仲十餘年而奇穎早發甫知事吾伊與
兩兄聯研席已超超欲度驂騑前而顧善病書囊中
往往裹藥自隨既久益憊松石公心憐之謂莫安人
兒休矣即吾門當高有伯仲在且世言能子不在能
貴于是罷公使當戶公既當戶病亦尋瘥乃移其精

古皇集

卷九

五

勤于治家事皆井辦松石公好通賓客文酒自喜安
人復嚴督課而公外飭尊疊內治米鹽使兩尊人胥
安焉至庭幃間所與共頻笑質疑難非公無以也松
石公喜而歎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吏部公亦以公
故得一意下帷亟稱公真季方矣當島夷內訌蹂躪
吾郡公奉兩尊人避兵若溪時雖倉皇羈旅亦日聚
朋儔觥飲爲膝下歡客至言冠狀輒逆止之不欲爲
兩尊人憂寇退室盡燬公佐伯兄亟新輪奐奉尊人
逍遙杖屨其間幾不知曾壘寇也封公嘗患疽公時

在都下心動亟歸侍湯藥浣衣滌器躬自操之夜則
籲天乞代久之病良已又十餘年偕莫安人以壽終
公之喪兩尊人在中年然哀不減孺慕與伯氏分力
治襄伯辭之則曰親喪自盡奈何以兄委腰膺忌辰
涕洟臨祭至老且病尤掖而成禮兩兄負才名少所
推下公獨莊事之溫溫其恭兩兄更驩相與友愛比
沒齒無間言諸高聚廬而處爨烟相望從兄南汀南
石南津公事之一如伯仲居恒衣冠觥籌之會諸仲
不得公即鮮驩公不得諸仲亦愀然思避席矣南汀

古學堂集

卷九

五

歿時孤方呱泣手而屬之公曰以此累若公許諾即
子字孤籍其家身自為督迨往有室仍籍而歸之今
魁然丈夫子公所樹也女兄已嫁奚若朱若顧有病
而老老而貧者公一切周眎之嘗歎曰此皆父母一
體而分藉令疾痛痒疴不相關謂毀傷遺體何推而
至姊所生女已嫁莫與周者公亦收恤其孤嫠而掩
其遺骸乃至三黨之戚百家之市莫不恃公緩急相
與頌義無窮而公好施市義既久益無勸色飾巾之
服畢以餒人更製者三晚歲更按方書和藥餌以施

寡病而不能就醫藥者眎其人有起色即沾沾曰此
吾順元公莫安人家法予敢自為德乎生平未嘗收
責取贏于人有負券者輒寘不問未嘗逋官租歲牧
芘計賦額謹儲以待輸畢公之世門無剥啄尤不喜
訐人短人有失必曲護之即不能護付之歎息終不
形之口頰其褻身一以古人為法尤慎取予一介之
細尤眎義命而安伯兄在宦人有以賄嘗公公正色
曰奈何以私濟我清白聞者退避不敢前婦翁周
困于役馳而之他人或勸公取其遺貲自潤公言此

古學堂集

卷九

五

與理市金何私護其橐以待其歸及周翁長在禁
公為多方營解不得則廢其腴田立出之復收養其
遺孤女今嫁姚文學者是也公生而多心計築室製
器位置歎識具令人頤解族鄰中有興作往往稟成
畫于公與人坦夷任真絕不見有機心機事譚笑風
雅雖田夫穉子與之尤盡懇款然儉薄少年又多以
嚴憚公變重季女曾不足回公一眴伯兄營別墅以
公為督伯憐公寒為置一婢子侍公公推而遠之若
浼也里兒率藉父兄求田問舍公夷然不屑傍舍有

顧幕寮王秀才者以居室市公計直倍酬既而悔輒
還其券再售再予直如初兩人者之德公次骨矣公
堂前所奉驅使皆赤脚長鬚眎之皆有恩未嘗妄加
箠楚第嚴其約束以故門庭常寂無譁亦無襍交游
獨延禮名儒為諸子授經則尤致洗腆其教諸子必
以先世德業相誡勉兢兢唯恐失墜語具狀中及吉
士君既舉于鄉公乃喜而自慰若弛負擔云自少深
居簡出出則挾一平頭徒步自隨人有勸公乘肩輿
者公笑曰古人言緩步當車何必為此貴富容公蓋

古聖堂集

卷九

三

不欲異諸仲而特不言其深厚類若此晚歲益杜門
多集古今載記及親知中有小史逸書尤展轉借貸
手自繙閱擇其名言佳事筆記之又懼族譜散逸偏
加蒐訪編次成書以授宗人俾知水木本源其遠近
塋墓公一一為省封樹置表碣不欲使昭穆失次莫
考比病且革語不及他惟手書數紙為貧寡親舊處
分香履蓋公之生平務學厚倫常崇友讓宅心砥
行庶幾衾影無慙若風流節俠又直公之餘事也已
公既卒而巷相哭士相吊生雖止素封然竟留其餘

以有吉士君將來名位德業駸駸未可量嗚呼斯其
所以為公者乎公生嘉靖癸未某月某日卒萬曆乙
未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娶于周御史周公鶴之
孫女生子男三長承福早卒次承祖青浦諸生娶于
賈儒官賈至言女次承祚即吉士君娶于楊邑諸生
楊有本女繼娶顧光祿署丞顧正言女女三長適蔡
懋孝次適刑部主事徐三重次適張齊曾孫男三秉
蘭聘馮太學大夏女秉蕙秉芝俱夭承祚出孫女四
長適諸生莫天淳次詩字馮鼎相餘俱幼未字銘曰

古聖堂集

卷九

三

無忝所生有秩德行古稱萬石公建慶耶得聖人師
將丹孟耶其卒以保世滋昌蓋作善之祥而理有足
鏡者耶

太學生幼江姚公暨配田孺人盛孺人墓誌銘
不佞請告里居同年友孝廉姚君伯憲纍然顧不佞
而泣曰是惟不孝之不祥生數歲而姆氏捐杯棬不
獲以菰水薦也所幸吾父神尚王優游色養異日者
庶幾徼一命以報而今竟不能俟矣所可藉手惟墓
頭一片石敢搏顙史氏之門賜之琬琰焉余聞其言

而悲之乃按內菴張令君狀志而銘之公諱體化字汝大別號幼江姚之先自宋元以族望著于浙其所著而之華亭以令德起家者封工部郎怡善公始怡善舉五丈夫子兩登賢書一曰中山即公大父中山亦舉五丈夫子仲曰光祿龍江即公父也公生而韶慧光祿公每撫其頂曰此吾家五色鸞鸞豈其偶于燕雛雀穀于是行求名媛于里中之善族曰三溪田翁得孺人公性嗜學下帷受書惟恐日力之不給每效古人焚膏縣髻之事神小頓輒悚讀而起

古星堂集

卷九

手

十七補諸生其才名與今華陸大參公漸諸弟亦楚楚鴈行而光祿公雅意訓督諸子務先立身行已往往求多于經術之外公奉教惟謹居恒盟諸弟願共為古人無負鬚眉七尺以此承膝下歡光祿公故強項不阿以賈禍公率諸弟力排之脫于難未幾難公者相繼殞喪光祿公歎曰非兒吾且以雞肋授虎領其餘幾何公洒酒祝天以謝并以慰光祿公而光祿公好賓客又務施予公與田孺人精心事之其勅酒醴醅炙无以旨有所徵辦于公公目攝田孺人未嘗

不質環珥掃篋篋進也光祿公沒其藏亦絕無餘貲公與諸弟拮据治喪葬如禮復好謂諸弟始終以古人相敦勉無競尺寸傷逝者心諸弟唯唯如約上堂奉母起搔扶掖嬉若嬰兒太孺人春秋高顧視公在側乃始安食寢太孺人有女三人歸朱者孀居稍念及即趣駕歸之歸張者蚤夭遺女二甥一皆賴公嫁娶有室家父姑之中寡者除室迎養與太孺人並案而食太孺人每笑曰吾得姑而忘老者之寐莫吾女吾甥得吾子而忘寡母者之艱難子如是足矣雖然

古星堂集

卷九

手

昔我田新婦實左右吾子以成家養而令此人先朝露我獨以此悵悵爾公與人交溫易坦直客有橫而憑公者左右為不平公徐笑曰無庸將自定已而轉復趨公公又委蛇遜謝之絕不喜摘人過即臧獲負小慝不苛責也而獨諸子以莊憚公公課兄弟子數十輩皆過為嚴督孝廉君間為請貸公正色曰吾不貸汝而貸猶子非二心耶孝廉君舉于鄉還拜公堂下公色喜為舉觴已而潸然泣曰吾念汝母之不見汝今日也昔我游北雍嘗留數銖金以佐中費比歸

憾如故也吾時方下第塵土擣面愧不能博一名以慰汝母今汝幸成名而母氏之熱血已為殫矣傷哉于是父子相對島鳥泣為之罷觴先是公因孺人歿思所以為孺人地者無若三溪翁三溪翁老困太學生久不能謁選公為治裝得縣尉歸媮衣食者數年即田氏子皆有成立則以公念孺人以此斯亦足徵孺人賢孝已孺人既歿公奉光祿公命再娶盛氏盛故州別駕魯齋公女亦貞淑有賢聲撫田孺人子女如已出甫逾年而卒而再娶今湯氏公生嘉靖之戊古星堂集 卷九 三

戊卒萬曆之丙申田孺人生嘉靖之己亥卒隆慶之己巳盛氏生嘉靖之甲寅卒隆慶之壬申子二長孝廉士身與不佞同舉乙酉鄉試娶新昌尹徐平宇女次文學士龍與太學生陸約齋女女三長適朱本宗次適國子生李繼元皆田孺人出次受光祿丞顧青宇子聘湯出孫男四世基士龍出士身育為長子世培士身出世陞世垣士龍出俱未聘孫女一許聘進士杜完三子士龍出士身育為己女孝廉君暨弟文學士以丁酉二月十日奉太學公柩厝五保南劍宇

圻改本年嘉平之吉并兩孺人柩合葬焉不佞竊聞之昔賢有云孝慈友悌乃食之醢醬不可一日無也古之君子力此以保世而亢宗故有對案之責辱于夏楚分甘之愛厚于鼎珍并季而後風斯邈矣不佞與伯憲交善嘗登公之堂公身先肅客諸仲暨子孫以次相後先濟々然不減荀陳之會已復就公塾而絃誦之聲相韻也可謂一家之三代非耶今公雖歿而伯憲之事諸從父猶父群從子弟猶子弟也即古稱韓穆何以加茲令採風者得公之家法而表章之以其于風教當大有裨不佞姑為之志而系以銘且有待焉銘曰

公筭五經公門七葉田荆實桂蔚為華閥德星之堂帝綸可揭人羨烏衣公遽馬鬣二媛從之珠聯璧合留餘哲嗣令名煥燁千秋有聞拭我題碣

徵君涌川施公墓誌銘

自不佞與施汝澤稱兄弟之交幾三十年顧未嘗數數登堂拜其尊大人而能習知其尊大人涌川公視躬樹德多長者之行不佞愧乏鴻筆未及介一言壽

公以倭倅史而公竟法焉長逝矣于是汝澤兄弟則以杜孝廉所述狀謁不佞而乞銘公之墓不佞即不嫻于詞敢辭為役公諱某字某別號涌川其先汴產也宋靖康之季徙家茗雪間已復徙海上之蒲涇以材官仕元載在學碑施之族自是可譜入

國朝有道華公生耕雲始居今橫溪里而生廷佐廷佐生西疇西疇生晚江有子三人公其長也施之先以孝弟力田起家自西疇公益務為敦睦與兄弟未嘗析箸一門之內雍如肅如頤詩書之澤未嘗公早

古皇堂集

卷九

三

歲即志在亢宗讀書治文章能勤苦自勵又生有異資博聞強記驟而傾其儕偶甫弱冠公車之業成補博士弟子試有司及督學使者聲籍甚乃竟躋千里選去而遊成均其聲加聞而數奇如故是時晚江公既塲汝澤兄弟亦漸奮頭角公乃謝公車業以其雄心銳氣用之課畊教子而屯其膏以試之閭黨宗戚其于計然陶朱之術固倥偬無所事然時以其心計偶合即脊鹵之產公治之皆成上腴不十年而產益拓屹然成素封公同胞兄弟三人其一為郡庠生蒙

古皇堂集

卷九

五

川天無後公以次子子之其一為今司城會川公念弟會川年正少與仲之子方事咕嗶終不能効世俗胡越其同氣令各持門戶且此西疇公以來家法也以身為督拮据晝夜不勸既以勤致饒而以儉息之居恒自賓祭外無重錦之飾無兼味之烹以此三十餘年如一日迨子姓繁衍眎其釜與廬不可以容食指而後乃析而為三命汝澤取其一仲季取其二斗粟尺帛皆籍記之終不以纖微私自潤也里中多大徭人或勸公匿其賦豪有力者可異倖免公笑曰夫夫也鬚眉桀然而乃乞陰狗尾乎竟不匿而彙其田賦為一歲必為公家督課課更以最先後邑大夫嘖嘖嘆公材且賢其墨者或思染指于公卒不得間乃更為好語曰令吾民盡若已氏即縣官不當卧治耶于是邑歲編徭免置公為祭酒必身先其艱且鉅者而其他差次其產受役即人人稱公平矣公雖以累織積微致富顧獨耻為牙籌會計而尤好調人之急五服之內及環公而處者眎公不啻外府即不給必旁宛濟之亦無所問子錢或併沒其母錢公亦不校

再問輒再予所市田宅時常值每加贏焉外家傳氏以田售公既倍其直矣復啗公不已亡何傳歿公不脩其却而為營其身後事皆出意表當公為役祭酒時某以私丐公不遂則望公以事中公幾不免公亦不為憾待其人有加其人卒愧歎無所容又還瞿氏遺金不以存亡隱顯易節歲大祲有司勸富民出粟以賑公獨輸百餘鍾乞不以累貧里郡大夫義之為旌其間孫大諫薦鄉書例得免踐更公念與若曹同事久為請于官并蠲一里邑令尹亦遂義而予之比

古星堂集

卷九

三

死猶命汝澤輩捐田百畝助後蓋人人莫不尸祀公矣公言貌恂恂都雅未嘗懷伎于人惟不能與時俯仰人有曲直就公亭質立剖至比于仲弓彥方其于古俠烈丈夫事初不浮慕其名願獨陰行其實而尤厚于倫常于二親生養死葬戚易備禮又推母郁孺人之愛愛其女兄字孫甥張某不異已出張早卒則又字其子皆世俗所難性不喜集交游自延師教子孫外戶外屨輟若掃于世所少童季女及媼衣羹食泊然不介于胸中亦漫不置之頰頰尤不喜附麗

貴人客有言公喬出宋相國師點後其言髣髴有徵公謝客客亦嚴公不敢復言歲乙酉汝澤與不佞共事北雍念公老將奉功令為公置章服以歸公貽書汝澤謂甚峻言今市井狙獪皆能以貳竊衣冠驚眙閭里我且不願與比肩而立而欲我效之耶邑廣文先生慕公欲延致鄉飲公亦竟謝不赴蓋公所謂篤行君子非耽耽時好者然其質行可以通神明其澀賸可以洽里族其義方可以表家庭狀言公矢心天理戒行不欺生平影不愧衾不怍也知言哉公素無

古星堂集

卷九

三

病遂不及報之曰神閑氣定處分香履并序不亂復貽數言而歿是為萬曆壬辰八月二十七目距其生正德丙子十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七娶于傅先公卒子二其一即汝澤名某太學生娶某氏其二于蕃邑廩生則公命之子于蒙川者也娶某女一嫁某諸孫七人某某曾孫十四人某某自公以文章禮樂振其家世竟老于逢掖然今申浦之湄望之蔚然衣冠甲第蟬聯而起非公其孰開之如公可銘矣銘曰

玉不琢與璠璣不飭與敦椅惟公貴丘園以本
富以德專拓先澤裕後昆誦其身高其門申之浦壑
以蜿蜒松楸鬱以繁萬斯年公長存

誥封夫人張室楊氏墓誌銘

不佞家世自先中丞以來聚族而居郡北郭艾家橋
之里幼則聞諸宗老言里中故有賓峰楊隱君與余
家煙火相望其人蓋長者惜其後遂衰落不振而隱
君顧獨以女張夫人故不致其名女即今奉常張公
漸江元配公貴累封夫人者也夫人從奉常公宦

夫

于閩既終而公悲思無已乃圖所以不朽夫人者而
手述夫人之懿燉屬不佞誌而銘之按夫人姓楊氏
即隱君長女生而有慧質早露奇穎其于女紅中饋
蘋蘩錡釜之事不待筭而習也其于圖史女誠婉態
貞淑之行亦不待習而知也公之先大夫慕而為公
委禽焉既嬪則贈公方與太夫人拮据治家人產務
完物而息之公亦下帷理公事業聲未出于里夫人
晝則搯作米鹽紉綴漿酒臠肉躬臂鞿從事既以勤
力佐兩尊人于堂夜則篝燈侍公拂拭几硯以佐公

于讀家自是漸饒積聚而公之業亦大成聲鏗鉤諸
生間矣同將三五皆一時譽髦時來從公聯席講業
夫人必勉飭脯羞市藜藿進之惟恐公失客終不以
有亡為解古所稱雞鳴解佩維夫人洵有之戊午公
薦應天鄉書凡浹歲而贈公塲夫人實左右公喪葬
咸庀乙丑成進士從選人得南部主事太夫人則從
公祿養留都夫人謂公嚮我與而偕事兩尊人今何
遽然也堂上姑即日加餐度死不能兼兩而饌而
毋虞日之崦嵫乎諸可以娛事太夫人唯眎力所及

至元

公既退食自公從太夫人板輿花間婆娑舞綵而夫
人率諸孫以次上壽日融融樂矣公先後所署吏禮
兩尚書郎皆冰玉其銜斤斤務完飭夫人則亦務修
其檢押相之每公晨出夫人輒已琅當其戶三尺之
監無敢闌出入公竟以清白有聲留曹積實望擢為
憲大夫治滇滇去家萬里公念太夫人不能從計遂
巡不決夫人謂公君之戀慈幃固也然太夫人終不
欲令壯子隳功名奈何以色養失志養君行勉矣所
不代君井臼之事者如日公遂即日單車就道而夫

人侍太夫人居一切甘藹之奉溫清之禮靡有不共
即太夫人不知公之去膝前萬里也訓二子子婦皆
慈嚴有節而又精虔祖臘慎察臧獲即櫟内外亦不
知公之去家庭萬里也公由滇徙粵由粵徙蜀由蜀
徙黔位寢崇至方岳然皆水陸道遠不能以太夫人
從夫人所以事太夫人一如公居滇時凡十餘年而
太夫人忘夙夜行役之思公亦慰陟屺瞻雲之慕則
夫人之以也太夫人以丁亥考終己丑公復除為閩
左轄闈謁省稍近公乃歎曰自余食貧為諸生微夫

單

人不及此向者乃以我母故不能以夫人偕而夫人
能為余事母而子字子而父余顧未有以報也今者
庶幾其藉

天子祿賜之餘嘉與夫人共享之是其所以報乎蓋
夫人至閩凡踰年而疾作藥之不瘳竟死死而公之
歎戲飲泣可知已夫人歸公幾五十年所以莊事公
者如一日性特喜儉約自公與弟駕部公相繼鼎貴
族望隆起又四奉

恩綸以至今封諸明璫繡麗豈不足公所夫人獨無

所事貴富容毋以一皂綈偶諸綺錯間而色不挫自
奉高堂及賓祭外鮮菓脫粟恬然安之曰此吾性所
習寧為異乎然宗黨亦稍稍因夫人改服矣公宦游
四方有年歸而眎其家則子弟之教不肅而成門庭
之內不令而行而田園眎為諸生時五之困庾三之
不虞公之垂橐歸也先贈公以奇贏起家顧性獨
好賙人急夫人則能節蓄其衣食之餘以佐贈公施
方岳夷內訌中外戚以窮來歸者無不待夫人舉火
晚歲施盡不勒而尤厚其宗人諸弟若妹皆自夫人

單

室家而衣食之蓋皆眎夫人猶母矣夫人明敏識大
體所以輔公不專壺政凡喪祭嫁娶一切取裁夫人
禮丈隆殺具有品式今夫人歿而張氏失一內則公
亦失一良助宜公之悲慟不能已也夫人生于嘉靖
丙戌卒于萬曆辛卯享年六十有六初封安人再封
宜人三封淑人四封夫人子二元烈太學生娶金氏
千兵金氏女元勳太學生娶董氏廷評董志學女
一嫁京兆馮行可子舉人大受孫男六出元烈者曰
邦棟聘中翰顧正誼女曰邦柱邦楨未聘出元勳者

曰邦選邑諸生聘上舍陳大廷女曰賓選瀛選未聘
女孫四適春元錢良輔子諸生大忠者元烈出也餘
俱元勲出尚幼蓋不佞昔聞夫人能以父隱君顯也
今觀公所撰述夫人實有丈夫之槩藉令生于隱君
為男子其顯庸有不可勝道者哉是宜銘銘曰
於維夫人惠且溫曰壻令族主蘋蘩相爾夫子亨其
屯大夫嶽嶽高爾門翟車象服蒙

主恩慈儉孝敬宜子孫沉珠靈玉白日昏閨山萬里
歸游魂孰令不朽彤管存哉銘泐之揚芳蓀何以徵

古星堂集

卷九

墓

之夫子言千秋式者此高原

贈承德郎刑部主事雙泉耿公暨配左安人墓

誌銘

余與明菴耿君同舉進士又偕出今少宰趙公之門
君長于余余得兄事君習于君蓋寬然長者為比部
郎一切慮囚能于法比外有所全活主爵者業才君
擢君守夔州竟君所至其顯顯未可量而君之子天
壽年甫及象舞已薦辛卯鄉書君之族且日蕃以熾
意其先兄有積功累行之士自君而食其報者而君

一日手述其考贈主事雙泉公與妣左安人狀屬余
誌而銘焉余讀之而信倘所云十年樹木百年樹德
豈虛也哉按贈公諱銀字國盈別號雙泉其先陝之
鳳翔人也國初有繼先者始徙居河南祀縣之金獅
村遂占籍焉繼先生士安士安生全全生連連生玘
又再徙白墓村而生希是為公考希有子五人公實
其仲少則習舉子業幾成矣以家當事踐更父偶弟
任也公為嬰然曰自昔人言寧親令子豈獨沾沾一
經乃稱孝哉乃弗竟學為邑司篋庫諸鈎校出納若

古星堂集

卷九

墓

素鍊然邑侯蔡奇之自是君之才日益拓意日益遠
頗有慕于俠烈丈夫之樂以避水再徙居野雞崗其
宗人皆遭水蕩失業通賊且百公出其橐中裝代輸
馬而色不加德也里中豪則乘宗人之困而收其贏
悉圍奪其產以公少年易之欲併及公公為示其堅
以死自誓豪竟憚不敢犯更願交驩公公亦更煦嫗
受之即里中人人慕悅公矣杞差賦煩興役者家立
掃公凡三校皆完無恙則以人德公爭勸輸故亡何
豪家盡貧而公宗人悉復故業來歸又莫不人人德

公且以公為仗事允推公為祭酒諸宗老無敢先公者公至性篤孝既徙居去故舍二十里然時時念其尊人負米調甘犯洪濤而進之終不敢有所缺乏待兄弟友愛特至弟潛為諸生公使訓其子令父事之比部君既已為諸生公始息肩田里修家庭之樂或時取古史傳記一二蒐獵其間至關倫常大義者未嘗不為比部君反覆詳之也公雖剛毅難犯然樂施汎愛亦其性然人以緩急告公公傾囊副之眎其囊無長乃已嗚呼公所謂個儻好義者非耶如公宜獲

古星堂集

卷九

四

永年然亦僅僅下壽而死而謂潛我拮据三十年卒乃無家而吾所為修其業而息之者惟吾子在謂弟躍也懦宜善事之比死不及他此亦可以觀公大都矣公娶左氏即安人處士岳之女性莊慎端嚴儼公既歸公公方勞于治生安人為力勤佐之攻苦茹荼絕無美衣媮食之好眎其節縮所餘則謹儲之以待公施予又能為公孝事其尊章即朝夕甘毳修隨之奉問之無弗給者特以公不竟學致困于役徵責者踵于門安人則自矢教子允為儒嫁女允為儒家

婦卒成其志云方贈公歿時兩孤藐然內外齟齬如蜩安人不為動而益督比部君學比部君以庚午舉于鄉而後喜可知也比部君五上春官不第丙戌始第報至安人輒又泫然涕下矣曰惜也不令若父見之然老婦死且無日庶幾藉此以報地下即二十餘年勉稱未亡人無憾耳蓋比部君甫釋褐而安人坊若有待者既免喪乃為比部郎三年而贈雙泉公如其官母為安人時雙泉公歿三十年矣距其生為正德庚午卒于嘉靖辛酉享年五十有二安人生正德

古星堂集

卷九

四

辛未卒于萬曆丙戌享年七十有六先是公已塋白墓祖塋之東安人歿遂合焉子男二長爭光即比部君以今甲午擢守夔州府娶王氏先卒繼魏氏封安人次取光侯門教讀早卒娶樊氏女一適散官余獻可孫男二天壽辛卯舉人娶田氏天祐生員娶侯氏女孫二長適生員陳郢俱爭先出次許聘某取光出重孫女一許聘進士李茂春孫男天壽出余既以通家之誼不能辭比部君之請且公父子皆賢者亦願托之不朽焉遂為詮次其事為志而系之銘曰

摧剛為柔天乃福惟爾式穀用儉息勤慶乃復惟爾
令淋謂子貴爾以明綸之輝然表厥隧阡謂爾寔貴
子以餘澤之瀟然有開自先崇崗之下松楸滿野惟
神斯綏魄斯藏也我銘助之昭示來者

太學生起瀆施公墓誌銘

起瀆施公卒時余方治北游裝馮棺一慟行矣不及
為公歌蒿里也其子大試等直杖搏顙追而及余江
之許始以其所述公事行來已復以董太史狀來乞
余誌而銘公之墓嗚呼余何忍誌而銘公乎余自髫

古集卷九

卷九

哭

兩交公公眎余蓋十年長也居恒以文章行誼相劇
切俛仰幾四十年故交零落逾半予自壯得老公雖
老而尚壯歲寒之契惟公一人而公今復已矣要公
公生平不可令泯泯無聞予又安忍不為公誌且銘
乎按公姓施氏諱于民字汝澤別號起瀆已嘗再更
號而獨起瀆最噪人耳故今仍稱起瀆云公上世從
宋南徙苕溪再徙吾松黃龍浦之東遂為浦東人有
道華公者實起家五傳而為晚江公晚江公子為浦
川公施自是稱素封且嫻于詩書禮樂則兩公以也

公為浦川公伯子自少魁然舉止凝重浦川公喜曰
是必為碩人長者吾為日而高我門耳讀書能于大
義林曰蒙川公嘗過群從頗峻見謂不能堪公輒自
引咎曰仲父愛我言者更嘖嘖是詎童子能也稍長
為公車義務耽思旁訊一執于正鵠所師事皆名公
鉅儒無不心折公者為諸生游郡庠後先郡大夫皆
以國士推之洪溪東公尤多人倫鑒期公甚遠大然
公竟不能得志畿闈最後乙酉以貴為國子生偕子
試成均少司成劉公讀其文歎曰夫夫也秀外惠中
不足為公耶古衡賢書出則駕服上襄驥子猶然
鹽車也蔡謏愧公公頗為余色喜曰子食貧寧堪需
後譽我猶未至作牛衣泣耳戊子再試再誅而公季
子大諫雋留都報至公不為憚予恠問之則曰是其
齒卑胡不更老其材朝華夕零非所急于孺子聞者
服公卓識辛卯猶賈餘勇再試再不利乃愾然歎李
將軍數奇不韋類是吾髮種種而步武甚壯即不能
畢尚平為五嶽游泖上之於邪何渠不堪寄傲乎乃
更號為勉菴已復為聽菴若曰我勉其可知者于已

而聽其不可知者于天公之識趣如此于是褐衣芒屨混跡漁樵間日惟課耕教子而稍旁及于琴酒泉石之樂嘗自置一奚囊三雅六博之具如晬盤焉笑而謂余我幸得為五湖長以一平頭奴負此而行青林翠嶽誰復障我屐者公蓋實有濟勝之具予寔心壯公謂當百歲無恙而豈意遽至是耶公生而有至性孝友義讓實稟天植方涌川公勤力治生公母傳孺人指播傳之每節口腹為精饌設客公念母氏劬勞當饋輒數載更懷以奉母孺人為公舉著公乃歎蓋母子交相憐矣孺人病公眎湯餼廢眠食以死孺慕哀感動其路人禪除而後蓼莪之涕猶不勝揮也家故事踐更訟庭牒訴不時有涌川公材力自辦而公事冗躬代亦不以及其季父會川公會川公之仗公猶宇下耳又以蒙川公有教育恩思慕不置事從母一如母介弟起東出後蒙川公者公之友愛甚篤起東司訓溧陽公臨岐而賦頌弁曰無幾相見奈何別法然殊不勝情及司訓以憂歸病且死公悲慟欲絕一切附身附棺無不自公經紀女弟之嫁藩幕

華養和者公為推傳孺人愛字之有加又推及其子女飲食教誨不餘力也公對客恂恂不能作一調笑語即有非意齟齬怡然受之遇事商略周詳不百嘗不發已發而義形于色有責諸不敏之勇嘗與九人者主收邑課出納甚明而主者去其籍且以乾沒議法公爭之甚辨竟得白九家者胥藉公完無不顧手尸祝公者仇有啗涌川而訟之某中丞事下鹺司中丞勢張甚有望風誣伏耳公挺然囚服往庭辨語侵中丞中丞色慙而竟莫誰何公也仇乃傳箋書矣丁亥戊子歲大侵惡少年群閨里中白晝行擄公為開門延入喻以禍福悉唯唯散去環公之里而完者十九蓋公素不侵然諾忠信仁厚有以警人抑其膽智有足多者公親先世以本富累纖積微治生良苦一切無務屑越嘗言今人竭蹶鉅飮邀貴人一昔驩而秦越眎宗戚之寒餒真可謂顛倒見以故公一生無教諂問佞之事眎嚴席苛禮若浼而獨喜與親族故舊通殷勤至于郵孤負扶老病赴急難曾不以力不能為解毋黨若傳妻黨若沈若唐又推而懿戚若張

思溪窮交若朱玉峰者公皆悉敝賦振之又置義塚以瘞遺骸捐役田以蘇貧里斥墓田以供祭享孝義聲籍公亦輒自喜曰我用財如此寧溝壑委耶訓諸子允首倫常崇本實獨無取于世之諛墓者欲手自述其生平以授諸子曰慙與吝吾不諱也宣尼稱三疾老氏貴三寶不曰直與儉乎吾徒愧世之妾婦容而泥沙出者吾以敦我素風而已董太史每擊節其言故其狀公曰躬行如萬石君諭俗如陳太丘嗜義如范希文敦睦如張公藝見者謂實錄云予交于

占星堂集

卷九

辛

公久因游公父子兄弟間恍然若見三代人物令人有朴散淳澆之耻公與司訓公皆寬然長者于法宜壽然皆不至大耋倘所謂天道非耶然公兄弟皆有子無論將以簪纓甲第起其人悖龐淳固並有門風譬之若木木實未撥枝葉未有艾也天之所綿長或在彼不在此所謂壽世者歟銘曰則其慙而義是取則其吝而施是普公之所自譽自嘲而吾以為居今而行古其寃以綏厥祐則子孫繩繩可親也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十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門人

楊鶴脩齡校梓
崔爾進漸遠父

擬讀世說新語題後

古世說新語上下凡六卷諸所採摭皆漢晉人緒言遺事而晉居十之九昔人稱其簡約玄澹爾雅有韵余讀之率有味其言始無論其文即其人其事固亦有足觀者如焚車懷篤行之烈裂繡表孤貞之操擊楫運甕心存本朝嘯谷接林志脫纓璫尋樂地于名教領妙悟于玄宗斯固已金焜玉耀斐然成章者矣乃說者只謂清譚盛而晉室衰此胡以說也夫非以諸賢者多虛而少實偏而鮮中至譚荏老則譏周孔為支離耽沈酒則嗤禮教為桎梏以斯絕禁去垢可矣而于毗世匡君奚賴焉蓋余竊觀東京之季黨錮諸賢類欲以危言激行維植風節表儀朝常而卒觸禍械死者相枕于時士類之氣銷折幾盡踵其後者乃始以放濁為通以遺落世故為高高者托之于禪寂卑者逃之醉鄉亦其勢之所趨云爾至使後之人

占星堂集

卷十

觀神州之陸沈而泫然歎恨於諸賢也悲夫尚識之士有能推源既始則知荷鍾握麈固戡世之戈矛而有國家者之于士氣尚亦思所以培養而振作之使無用其感憤無聊之意激而為風流且將有所托而逃焉也乎聊以識之左方

題詩一房袁士錄

已丑不佞承乏禮闈諸所評隲文品一以奉功令稟師模要歸雅馴若權衡誠設就以取衷焉即有棘猴聲牙瑣章繆米以為弗衷弗錄也今取所錄者覆讀之庶幾斌斌大雅者矣既撤闈受諸士謁大都準繩步趨如其言已又盡取其窓間制舉義遍加卒業亦大都質文相傳如其闡中言而後不佞喜可知也

予告山居侵尋再歲子大夫率已綰通綸敷歷中外行且受計天官而不佞嚮所衷者尚秘帳中頃乃取而汰其什之二三以授剗剗氏不佞竊自惟始與諸君子相知以文耳未識其人也已識其人矣未試以事也夫既試以事矣即鑒於剗剗猶屬影嚮矧文乎哉今之剗剗其文行之夫亦曰諸君子當日先賓之

言類若是今日之拜獻謂何不佞且搽此為左券爾刺成命之曰袁士錄識始事意也

題何士抑詩經稿

不佞往與諸賢狎主文盟士抑年甚少而才獨老當其騁妍抽秘人人意得及覲士抑所屬草即又人人自失已歲壬午士抑薦畿闈高等吾輩即淪落必引之以相慰藉迨不佞與方衆甫楊彥履輩先後薦南宮乃又轉慙士抑也千金買馬骨豈憂真驥老伏櫪耶士抑則去為古文詞詩賦動盈緗帙海內鉅公更嘖嘖賞之以為不愧機雲里人南宮放榜爭問士抑名有無以占主司得人與否而不佞自巳丑以迄辛丑三八闈而不遇士抑子瞻之於李方叔所以有眼迷五色之恨也辛丑以後士抑益憤發下幃沈酣時執與古文詩賦雜奏之積毛詩義至千餘章不佞受而卒業大都神采色澤燁燁驚人而步驟整嚴森然有毗陵誨虞之矩矱譬之老將登壇鼓衰而氣不竭是當有奇捷不佞獨為士抑色喜乃甲辰之役身為政而又身失之不佞滋愧亦滋不敢復論文矣士抑

業倦游出就選人竟以文推擇得紹興司理
暇手摘其經義三之一以付梓人行之通都不佞笑
而曰自士抑以文行世士竊餘瀆往往拾一第今又
為他人作嫁衣裳耶士抑曰固也第丈夫雄心未化
閔龍淵于匣中終當自鳴吾今亦聊以示人人三北
非戰罪耳不佞聞而悚然士抑行矣古不云乎為文
如老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士抑既以吏道治文當
不難引經飾吏异日者不佞且得賦初衣訪君于山
陰道上相與探會稽禹穴以觀明允之政成眎吾輩
空持文墨議論所得孰與仲多無言文章即課功實
終當為士抑自失矣

題程仲輔制義

新都當山水奧區其人多稟奇峭渾噩之氣無吳俗
之纖靡適復有許少傅繼楨汪司馬伯玉以文章頡
頏當世後來之秀迺益務于通經學古所為公車義
雖多槩獲于時顧能涵茹六籍沈浸百家肥腸滿胸
溢涌而出新都則據上游矣今年春士應南宮舉亦
惟茲郡稱斌斌不佞媿陵陽之鑒而收其雙璧若鮑

君山甫程君仲輔並我然衆尤之尤云仲輔少嘗
簞雲間讀書泖澱之上頗擬諸士之菁藻而削其嫵
媚為文澤于理而秀于骨蔚為名流所宗既登鄉書
十年抱璞三刖益用憤發下帷貯圖書千卷日引古
文奇字沃灌其胸中所撰著乃彌見閱深灝渺不佞
從闈中讀仲輔卷始猶賞其色澤繼乃入其肌理繼
又闕其神情不佞之改目者三乃自以為知仲輔既
用首薦會句字鉅錡主者抑之比出闈益讀仲輔所
為公車文與其古文辭而始歎嚮所以知仲輔猶其
什百之一也亡何仲輔應館閣試復見則則悉發其
篋中藏梓行長安市上諸不知仲輔者以為十年之
璞獲剖已晚其知者則又以為承明著作之地何渠
可以無此人相與為揣摩而不佞以為皆非也藉令
仲輔不十年而剖不復得肆力千古何以能閱中肆
外若是又令一試館閣遇合而筆端之五色懷中無
完錦即同曹之人猶當倒戈向之以眎于今何如猥
云承明著作之地得為仲輔低昂而之鄉不有月旦
在其以為司馬之與少傅有所軒輊乎否又况有超

乘而上如古之云不朽獨文章乎哉仲輔行且出而
試官首途之日當無煩不佞祝輓要以他時所建豎
必不為其妮妮者不佞當又為仲輔改目而益艷說
于新都之宸勝即斯編也安知不覆誦目之也

題詩經淺義

歲乙酉不佞鼓橐來游成均時溫陵韋紳謝先生實
司鐸為不佞獲侍先生臯比先生幸借交杵曰時時
進不佞與之講業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也先生于詩
尤稱專門名家諸所指授不佞往往解順成均職事

十

卷十

六

無它麗雜首著青氈瀟然吏隱先生據梧絃誦存仲
鄧之風滴露纂玄卒童烏之業久之著成一編出示
不佞曰課子淺義則先生所自命云不佞受而讀之
其旨遠其辭文其義該其言約其所採摭必彙諸家
之粹而時摭所獨得其所考訂必合作者之意而多
裨于舉子蓋先生苦心十年殺青乃竟斯已勤矣不
佞竊聞之古詩三千宣尼刪其什九至與易書並列
載在學官齊魯毛韓鼓吹漢代亦既星燦彙列願後
之譚詩者猶多彈射不實至于今群喙具在盈庭聚

訟莫適指歸揔之析衷于考亭氏者近是自考亭氏
集傳出今舉子家奉之若律曆焉若軼式焉然猶不
免支離訓詁之議今舉子家就其訓詁而復訓詁之
就其支離而復支離之亦猶揣摩以求日標指而見
月惡在其為詩也蓋漢儒者穿鑿附會出于詩而詩
亡今舉子家委瑣帖括入于詩而詩亦亡必若先生
斯編明白典雅簡遠和啗使上智者循是以求不及
者亦可以訓夫非于詩教大有資焉者乎雖然先生
當亦自恨束于制也束于制故亦就其切于舉子家
者姑明其義然吾以為淺陋之失易見晦蝕之害難
知說詩而不能是正漢儒箋序之誤使諸家聚訟有
所畫一猶為沿流而忘源也先生既博綜精核吾知
其必有所得矣倘更勒為一家言以副名山之藏某
雖不佞將復就先生賔所從焉

題南華尤侯萊政考

尤侯為萊萊治尋以才請奏宸膺

天子璽書耳

召為輦下長矣一日造余出萊政考讀未竟客有哂

十

卷十

七

侯政固異哉六屬謂何連版盈楮無乃卷婁濡需
也嗟不其然文昌六星繫于戴筐大呂六律繫于
黃鍾一邑繫之令天下繫之

巖廊宰執卿寺諸司臺諫無纖鉅等即宰執卿寺諸
司臺諫相聚而執掌相顧而蒿目舍部事六者奚問
以故曹各有長長各有司聯若貫珠合若重璐邑亦
猶是矣九牧以內若部使若監司若方岳大小所統
輅悉咨令令所彈壓其事其屬悉稟之無骫無舞以
報於方岳以上日計月程歲會若九轉若刀刻而後

古星堂集

卷十

八

邑以治不則鷄肋五斗傳舍百里不甘而苦苦而鬱
鬱負弩路傍循墻道周為政政莫考故曰臣門如市
臣心如水然則尤侯詎不賢哉嘗披輿牒萊故海上
冠邑雄峙青齊先是鯨波浪駭值當事者借侯往侯
入境為練卒儲粟增隍濬地諸凡均畝平賦理勞綜
細不事鷗擊惟茲惟飭而至於礦使驛騷屢屢當之
足繫肘掣獨侯以歸然正色不茹不吐其政具在度
以循良如侯詎減所稱上蔡中年姑臧須陽是宜萊
之人思而謳之願侯再借五龍七子間不啻望歲耳

或又稱侯邇者令宛宛治蓋自旱暵不雨近畿歲
侯為露牘京兆議賑議貸一一得請居恒歎人臣所
奉惟三尺法吾豈以輦下小吏善事戚晚貂璫而不
恤民艱為嗟嗟侯賢矣有如一

上一日召侯問若何以治萊侯既具以萊政對進而
又問若今者何以治宛侯安得薄郊圻不敬而無牘
以對乎侯勉矣余不佞謬叨信史非阿

題陸以寧宮雲草

以寧與不佞髫而聯袂膠庠時方少年盛氣謂凌霄
躡雲可芥拾耳夫何秋風不借鐵駟卑棲幾二十載

古星堂集

卷十

九

而後不佞始以強弩之末幸選一第以寧則已謝博
士去為賁生為任子迂塗既久世路升沈直用浮漚
聚沫眎之而獨以其餘力暇日放之巖居川觀松扁
竹塢之間架上數編非瞿曇蒙叟逍遙脫解之旨不
以寓目即以寧善為古文詞若詩亦不復泚筆而乃
時與求羊課其名理童烏講其執業其冲虛蕭遠洒
洒軼塵之致與其玄覽超悟從定慧所發者往往發
之于公車業以寧少則好為深沈之思嘗窮年屹日

為公車義頗自喜為工而茲更取而覆之弗如已辛
卯竟用是薦鄉書乙未遂成進士時不佞吏隱長安
以寧每策蹇過不佞相與拍浮把麈追往論心恍然
悟浮生一夢而會不佞多狗馬疾欲賦遂初以寧若
駛騁新羈乃亦津津多倦游意或迂兩生非人情
兩生有相眎而笑耳以寧昔著有梅南草廬稿業已
行世茲復欲行其燕市中所著曰宮雲草不佞謂伯
子夫世有數名客乃務行其文子其猶有蓬之心也
夫以寧言固也第吾眎穹壤間獨幻者為人人之寂
幻者為言昔宣尼騶孟猶不免此幻業而吾徒復取
其淺藩句演而字繹之以為梯榮媒進之具斯其幻
也彌甚古今立言家往往高自標植至欲藏之名山
秘之帳中以金石其言托之不朽而我今眎吾言直
如已宿之蘧廬已陳之芻狗已耳蘧廬之與芻狗過
則棄之吾將棄吾言于人間世夫且不知世有欣厭
取舍又安知有名可噉耶不佞笑而曰有是哉子之
言進乎道矣夫誠進乎道雖更後十年舉庸稱晚達
遂次其語歸之

題恩命編

汝南張公出冢花封入官薇省叩墀攀檻騰蹇謬之
英聲攬轡登車表澄清之雅志程書婁奏
國慶馳恩

一命而色借公槐 再命而光分宿草

彤章責止貞石不磨不佞竊伏而莊誦之炳炳乎煌
煌乎可謂麗盛美而發幽潛者已夫入臣展采錯事
非祇為榮名捧檄趨程亦半為親喜綰通綸而瞻岵
岵藉鐘釜以慰桑榆世有同情恩難倖覲公既夙夜

以事

一人亦經營而告

天子肆維不續蘭在

宸衷肯構肯堂長無忘于考室乃祖乃父獲並耀于

幽局斯

明主廣孝之鴻摹亦公勸忠之奇迹也公今對揚

庥命矢肩一心鎖鑰樞衡惟

天子之所使張弛文武安

祀稷而為悅异日者泐旂常而垂琬琰又詎止是已

我不知拭目以俟

題旌義李公傳後

余嘗考覽國史

高皇帝雅嚮意賢良辟舉至有朝謝蓬樞暮登鑾殿者今觀李公長者慷慨好行其德朝野慕義無窮顧僅拜一壘尉而止蓋

英皇時事然矣然公起布衣至

天子嘉勞寵以

璽書纁幣猶有

古星堂集

卷十

十三

祖宗朝遺意自是厥後士非科目無以顯功名而閭巷之賢往往黜抑弗耀公今歿百四十年而其子孫復鵠起科目蟬聯簪組播紳大夫相與為誨頌以張大公事曆之稼者播時秋之雖或罔秋後必倍獲公之謂也雖然今海內鐘鼎之旅何可俚指而李氏獨以公故聲加閭是亢宗者公耶亢公者公孫子耶讀公之傳而凡詒謀保世者宜用交相勸矣

題楚石陳公詩卷

楚石陳公以鴻勳上伐雪煜朝野邇其始寔自雲間

司理發軔公去雲間幾二紀餘此邦人士相與望蔽

帑以懷棠賦遵陸而瞻衮如一日也茲公由填撫留

都召還內臺諸生衛孟賢追而送之江之潯挾詩

歌一卷以當渭城且以志國士之感乃其叙致瞻戀

語語皆吳民所欲吐已卷既具更要不佞弁數語其

端不佞間抽閱漢史吳公治平天下第一獨以推轂

賈生一事赫燦公卿間鍾興將封固遜不拜詔引問

曰臣師丁恭公以赤舄大賢不難折節白屋之士以

眎吳公何啻過之孟賢一旦階青雲而進要以榮名

古星堂集

卷十

十三

自樹持以報公亦自有遠且大者且將兩賢其人暉映國史如漢事固不必今之眷眷于日車雲罕之測矣不佞昔在童騃亦嘗辱公九方之顧且孟賢吾友也敬書之為左券云

題馬嶠寺禪藻集

士大夫與高僧古衲游無論鉗錘鑪鑪煅煉大事且車詞片語皆能使人熱中飲水夏鼎造雪勝與文士爭蝸牛之是非戰野馬之得失也馬嶠在郡城東其隅殘鐘老樹村郭相雜其視郡中諸刹寂寂若孤臣

客卿故名德往往喜栖于此雪泉上人尤其龍象也
上人開小閣枯坐香氣縈簾草花繡壁自六時諷禮
而外不復知人間有塵土事官保宗伯公欣然與之
結方外之契其他勝流逸士皆從函丈間乞法箭鋒
注函蓋合爭為歌咏以贈之積有歲月遂成牛腰之
卷上人惜其藻繪狼籍乃從之梓人藏諸甕社曰吾
教金湯在是昔山谷東坡文章言語妙天下意無可
一世世人懸餅金購蘇黃字不可得二公獨不惜向
禪林逗漏如散擲明珠碎裂古錦此無他要亦有晦
古墨堂集 卷十 十四

跋范牧之手臨蘭亭帖

唐人臨摹契帖往往就其質所近如率更與河南行
楷不倫蓋皆意在筆先不復規模點畫乃足佳耳牧
之姿韻適上故是晉代人物此書蓋其青鳳一毛然
細閱之自是牧之得意之筆以此髣髴右軍可謂善
學下惠者也使假之年畢力于臨池其窺足于山陰

堂與無疑惜乎未見其止爾展卷再三覺風流頓盡

跋五柳圖

余兄伯穀志慕栖逸眎朝市若浼郭外築園一區頗
饒水竹勝流法侶往往往觴詠其間其它禮俗之士鑿
坯避之耳園之外柳樹成陰因自號五柳若有慕陶
徵士之為人者趙君文度為作五柳圖余因書五柳
先生傳於其上他日賦歸來相與巾車孤舟共作天
地間兩閒人自謂金紫滿門不易此矣

擬開國功臣六王贊

有赫函夏寔維中原聲名文物闢乾莫坤疇其一之
天子之尊王風不競帝維失主茫茫神州淪為戎虜
人為行禽地稱腥土天實厭亂篤生

高皇神琬示異弁蛇徵祥驅彼鱗介易我冠裳入埏
秋澄九陂春盎倒戈獻琛虞千商網巍乎煥乎終古
誰兩維龍嘘雲維虎嘯風宣勞翼運爰資英雄現琦
霄煜十亂追蹤有士如林實走秦鹿名流琬琰勳垂
汗竹載拔其尤迺有其六中山烈烈智勇無前建漢
擒吳拉朽摧堅風靡齊洛電掃秦燕廓清大憝功寔

百馬亦有開平明識

真武昌遺孽手搏蠻鼓技如擴廓殞于飛羽遂定
燕支書名盟府於維岐陽遙遙華胄作鎮於嚴保暨
浙右殘膏游魂追奔恐後勒勳應昌敷文則茂勇如
寧河寔號衝鋒江淮漢沔破竹成功崑崙回震勃律
收虹營星遂殞墮遺官東甌奕奕托契龍潛二吳
融滅七閩波恬談笑釋兵勇智實兼恩隄賈鄧
帝旌其廉有鏢黔寧

皇胄同體機權天授豪鷲神啓蔥嶺王開塞旗仆壘

上皇筆集

卷十

十六

開府六詔帶礪是矢維是六臣譬彼六氣幹旋亭毒
百昌咸遂天常地維是資是寄於萬斯年頌王輯瑞
主聖臣明昭鑠耒耜

婺州許時舉先生像贊

婺州許時舉先生紹明絕學以身荷斯道之重而位
不德配年不志酌埒之百六十載而耳孫少薇公大
暢先生之施為循吏名諫臣名京尹駸駸負芥制閭
以股肱王室而砥柱末流聲實隄茂識者謂先生食
其報矣要以曦日耀于咸池溟流滙於星海則先生

淵源可念也按志先生被服仁義躬行孝友與婦翁

王先生師友砥礪庶幾冰玉清潤者即一登賢書未
及影組而施之家庭不媿屋漏侍疾廬墓則吳隱之
朱百年之隱操忌日漣洩孺慕若新則庾廙行王世
將之至性莊事賢弟死不二爨則戴仲若之偉行徘徊
先詰帛祭正學則徐孺子之清風服御淳古口無
蕪味則沐德信之素軌天假之年劉駱之文章呂金
之學術豈得專美於發哉迺因少薇公挹先生之像
而系之贊曰 展也先生少服青箱先行禹趨言軌

上皇筆集

卷十

十七

誼方師友切磨道德煒煌祥烏集墓異剏生堂于鎮
在削其穎已張蘭摧當門駿蹶康莊肅肅遺像辟姦
其光正道遐踪千載相望嗟嗟人不可以無年先生
之志盡傷人不可以無後先生之徽愈長是為東陽
之琳壁後學之津梁

為封戶部主事于公題小像

此翩然而挾琴書頽然而混樵漁者其山澤癯耶而
何以其行遽遽其止于于冲兮其若虛渾兮其若愚
是志樂軒舉而耻纖絳行高秋旻而卑暖昧者耶是

吐文章之珠湛道德之腴者耶闢涇洞以為居鞭風
霆以為車者耶顯不必干煥懷則瑾瑜榮不必紫朱
佩則瓊琚蓋公既奮其所受者于天以留其餘而所
以大歛施者乃在鳳之雛龍之駒於皇詰嗣騰躍天
衢有赫

綸褒人美充問其庶幾稱高逸之天民學古之醇儒
類古之種德高其門曰于大夫者與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十一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門人 楊鶴脩齡父 校梓
崔爾進漸達父

詞林合祭王太夫人

嗚呼維山含璞維川韞珠胚霸孕秀實稱三吳婁江
瀾瀾海若是越肆啟丹穴以毓鳳雛鳳雛云何繫維
詰輔搏腕兩儀均齊六府緯武經文不茹不吐伊誰
成之曰有賢毋毋氏聖善玉朗金貞作我嬪則茂此
徽聲薦生名世龍躍天庭游躋華膳用佐佐明蒼生

繫望

國樞再秉爰執大七爰調玉鼎既告成功懸車以請
賀監歸閒潘輿定省駒谷難攀鴻冥絕景碧山之阿
綠野之堂斑衣僂僂翟茀煒煌僉曰壽毋悅豫且康
庶幾百歲以及無疆奄逾大耋遽萎蘭芳卿月掩曜
發宿失芒相君叩關

帝用震惕曰予宰衡罹此大感咨爾禮臣宜崇唁錫
賙遂臨門輶車捧檄終始榮哀自古希覲某等相君
所器陶之埴之登堂拜毋夙瞻今儀雲沉總帳風斷

素旂楚世誰托千里械辭東芻為俎明不盈危鬻乎
洋洋來格于斯

詞林合祭學海顧公

婁水東注玉峰中磻爰有令人歟生其間公家太卿
命世稱賢鼎助旂伐人疇與有鳳雖驚驚翩翩翩翩
綺歲來儀九苞散翻茹華縑素抽芥金石木天畫殿
鑾坡夜直抑抑溫恭恂恂慈飭索駿冀坂良駕必識
唯天不慙太卿云亡公扶廣柳賦輟長楊三載居廬
白雪清霜儼裝還朝粉署迴翔

古學堂集

卷十一

二

帝念舊勞命公改服譚經鶴禁校書天祿公意不可
請遂休沐賜金給傳言歸邁軸石渠虛玆金甌待卜
未遑遵鴻遽聞吊鵬人亦有言歲忌龍蛇維茲在巳
賢人實嗟某等風欽令詰德音不瑕聞訃悲纏悵失
國華械詞唁公魂可招耶

祭陸敬齋先生

疇昔之晨青陽忽墮客來向予不言掩袂謂予爾師
奄辭世諦嗚呼傷哉緬惟侃侃端凝之範庶淵嶽其
可方溫溫和粹之氣比金玉而堪儼者既已托之石

火電煙等於義顏而川逝矣乃若俯仰有懷感慨是
寄能不愴焉以悲潛焉而涕也耶維師少蜚英於執
苑早脫穎于雲程司理播平反之譽埋輪騰蹇諤之
聲攬轡則風清桂水握憲而膏潤羊城迨信州之再
徙繫嘉問之彌闕彤墀蘭其赤誠白簡旌其上伐衣
緋橫金爰茲玄髮胡二豎之不仁羌一昔而遽黜投
綬歸來戚友宵奔曰予小子謁師寢門聆言嘯之猶
昨黯神氣之已灰退相與而雪涕嗟泰山其將頽脂
車北轡歲不及週訊問相踵時報有瘳喜未申眉計
已告郵嗟乎傷哉師有卓犖之才而官僅從大夫之
後師有慈惠之政而筭僅踰于下壽葭莖之戚蕙蘭
之友師所郊翼亦多亦久師今已矣誰任其後蕙蘭
諸孤誰能植否某髫而事師師提其耳幸而逢年僻
彼桃李師既植之向榮則喜一官羈紲渺焉千里病
不及扶強不及眎拊膺涕穹傷哉夫子嗚呼存孤實
難爾恩則是所不此圖泣日為矢長跼陳詞九原可
起嗚呼傷哉

祭蔡龍陽司馬

古學堂集

卷十一

三

嗚呼光岳氣散孰儲其精大雅不作孰樹其程人皆已遺其玄珠世亦空慕乎胥庭乃有障流波于已逝挽頽義于既傾斯其人之生死寧無關於世之重輕方

穆皇之初載公飾鴻羽于朝廷為理官脩明允之政居諫垣蜚謗之聲搜城社而宵入屏息叩閭闔而國論攸馮迨出秦乎名省遂敷歷于藩屏八閩之牙建而治如潯乃五年之薪積而器若巖礪爰撫湘灘爰貳夏卿公之歷試于二十五年間者固已監其焯

古星堂集

卷十一

四

煒而比其一辭而即退也世猶以不能竟公之用相與搢擊而不平公神識內朗既如百漚之泉酌之而不竭其弘茹外廓又如千頃之陂注之而不盈懸魚比絮而不形人汰濯冠示儉而不居其清懷棠克舉其實拔薤不挫其名方公之縣車歸里而杜門若水遠利若腥使頑懦之胥化謂鄉國之有典型胡天既阨公之大用又畱公以遐齡氓隸愴其瞻斗樞馬驚其隕星維公之醇修亮節簡在

帝心者固將備極于哀榮而余所急于公者則以尸

祝于社俎豆于宮庶幾流俗之知有鄉先生公之女孫字余弱息今茲固不但以葭莩之故為公而涕零而直以此邦不幸殲此良人慨梁木之遽壞夫安得復起公于九京栢湊在堂夜臺未扃千里檄詞有淚縱橫嗚呼哀哉

同年合祭御史大夫汴川潘公

嗚呼詰輔耆英陶虞尚矣禹作司空咎繇為李克咸厥功以相天子邁迹千秋麟炳青史合而成公前修並企公自綺歲通籍金闕延登栢署白簡揚輝翩翩

古星堂集

卷十一

五

繡斧而潤霜威中丞晉秩牙纛馳堯封禹甸維公保釐河淮地行玄圭再錫維

帝念哉秋卿是陟于刑之中以匡厥辟孰弦而鈎公矢其直碩膚既遜几几赤舄天吳不靖

帝用肝食即家拜公援此胥溺蒲輪就聘黼服改容璧馬載沉江海攸同孰是旂常可以勒公名成身隱天外冥鴻不朽者三箕疇維五公得其盈未盈有補奕奕詰嗣賢良繼武河陽之花灌壇之兩人曰潘令可方召父東明量移聞訃解組此邦氓黎嘆失明府

廣柳宵奔悲聲激楚其等宿欽山斗表儀朝常
詰嗣登名鴈行起居公所忻茲壽康胡然長夜星隕
寒芒朝鮮黃髮國摧棟梁天目空濛雪水若如薦紳
纏悲父老失據音徽渺焉永垂嘉譽爰歌大招爰陳
炙絮公不我遺忱觀箕御

祭愛所褚公

獻哲膺圖邦國用乂孰襄郅理必有名世於維
皇代長族厥禎允也我師天薦其生筮仕巖邑鳴琴
衍衍惠澤川濡陽和兩散乘駟展采仗馬時鳴三持

古堂集

卷十一

六

繡斧隴洛陪京簡端霜肅我冠鐵勁條奏更生巡行
暴勝既剪荆棘亦樹桃李振鷺翩翩明庭萃止桓桓
開府春盎百城入叅法座肺石無聲朝友夔龍暮懷
猿鶴爰賦歸與裒衷雲磴東山匪久詔起蒲輪旋陪
卿貳

帝寵彌敦蒿目度支馮夷俱崇襁褓從之寧辭盡瘁
玄圭載錫

帝嘉迺庸精鏤綺帛以報膚功功高賞稠用勸勤事
庸衆所疑高明所忌况也憂時排閭補牘遇巷難期

言迄初服歸來洛社角巾委蛇西嶺之雲商山之芝
倅儔秘笈方共探討天胡弗弔不憖遺老大烏條至
營星失芒馳訃來聞傾朝盡傷吁嗟我師明時威鳳
覽輝亦祥戢羽亦重滄桑可改榮名不磨矧茲遺愛
巷頌塗歌又矧封章方古遺直不朽在焉千齡生色
師亦何悲悲惟我私哲人長逝泰山其頽追惟驚寒
九方一顧藉此剪拂驥首天路譬之飲水敢忘德源
師今已矣空賦招魂埋玉深山漸看宿草敬薦溪毛
寫我傷悼

古堂集

卷十一

七

祭陳楚石尊公

營陽之陽神臯韞藏北溯五嶺南湊三湘九疑衡岳
鍾靈蒞祥上映翼軫下毓琳琅鬱生我翁太丘比芳
活溪著號德全全昌志慮淳明金玉其相人之即之
穆如曦暘元配宜人實惟孟光維德之行庶門之龐
三丈夫子馬氏五常次公中丞白眉寔良筮理雲間
愛貽甘棠秉斧驍驍白簡飛霜栢臺專席星斗寒芒
中丞作霖以膏窮荒公實出雲觸膚太行中丞藥王
以起瘼瘡翁實佐使紫書岐黃中丞舟楫作世津梁

翁實樹材鄧林豫章

帝嘉爾嗣翼贊巖廊歸德于翁庭誨義方

帝肅爾嗣朱衣繡裳歸報于翁四錫用彰翁也卓識

遺榮埋香優游綠野洛社鄭鄉朱顏楚楚鬢蒼蒼

杜其德機與神徜徉公槐慈竹悅豫且康忽最五濁

示規云亡騎箕馭鶴逍遙帝旁嗚呼疇不有壽而疇

有壽八袞有五爾貴爾臧疇不有子而疇有子河東

三雋為鸞為鳳疇不有孫而疇有孫辟雍濟濟如珪

如璋翁今歸止霞岫雲房所不逝者元氣翱翔其等

次公舊城執誼方將或庇宇下或忝門牆感此世德

聞訃盡傷夢耶真耶疑信徬徨崇者檣核致酌斟漿

啣思奏此寓我衷腸翁其庶幾來格洋洋

祭崔際虞尊堂太孺人

有山岌業松栢維喬飽歷雪霜而能後凋虬枝龍幹

蔽日干霄節義禎祥如響應招物亦有之人何不爾

嗟太孺人淋慎其履燕婉之求以配君子總帳宵寒

柩舟永矢庭餘五鳳鏡掩孤鸞忍死茹辛灰荻熊丸

丹穴之羽鶯鶯翩翾玄圃之珎疇非琅玕肆有長君

瓊敷玉立書靈殘編功勳負笈十載文成一第於拾

黃綬累尹茲巖邑維渭之墟曰秦之疆封狐剪跡

馴雉徵祥祗之哺之民以樂康却鮪訓廉風清北堂

帝嘉乃庸璽書徵拜多冠我歲入欽風裁攬轡多方

植僵起瘞叱馭每遲曰有母在行行驄馬功家西臺

峻陟京兆食曰允其金緋曜日戲舞庭萊燕喜稱觴

慈顏為開豈無象服明璫翠錦豈無旨甘金莖御廩

食淡衣縻乃安斯寢曰未亡人華腴何忍維所養暮

先君之思歲鞋玉樹旁列矯枝歸報九京庶其慰而

適且瞋矣含笑于斯嗟太孺人允鍾間氣植孤實難

九死猶易碎眉夜臺死歸生寄碌碌丈夫誰為蛛志

吾儕三百幸偕長君玉埤比翼金蘭接芬登堂拜母

每有斯云岡陵共祝薤露倏聞商飈瑟瑟孺人歸也

覲旌翩大陸之野其從如雲素車白馬敬洒樹漿

有淚盈把

祭王隆槐中翰

於呼士豐于德或畜于年豐若培之畜胡不延可知

者人難明者天天乎人耶余有猜焉惟公夙戍恂

大雅白眼無加赤衷傾寫韞藉風流文翰瀟灑用是
致身銅龍金馬禁苑清切維公翱翔自有規隨國憲
朝章左諮右詢公職其詳乃佐鼎司上弼吾

皇游歷崇華持滿不溢家垆素封好行其德半面之
知三黨之戚飲醕茹膏維公所卹譽騰月旦聲播球
琳謂公福澤山高水深日未中昃花旋霰侵遽埋白
壁遽殞人琴總帟參差賓階寐莫指路光銷驚風出
卻魂魄何之言咲安索萬事長已九原不作自去云
亡傾都奔訃慟而失聲豈惟婦孺頌者吊者踵錯于

卷十一

路生榮死哀見公德素維余與公廿載同朝韵叶填
箎味合蘭櫛念公清真可盟久要婚姻之約薦蘿附
喬公女吾子吾衰公少賤茲弱息維公胥保青髻而
儼赫曦損耀神理渺茫吾是用悼彌留之辰吾入脉
公疑睇不語知公隱衷老親弱子懼罹鞠凶後死之
責矢彼青松酌公卮酒托意悲風於呼傷哉

祭董栢山

董自江都遙遙華胄代毓人宗德音是茂禮樂開先
箕裘衍後迄於此邦族乃稱右維公白眉益弘肯構

自有墳典富于縑緇疇瘳其載疇顧其芳公于其間
沈浸瀟洋視公鄴架二酉比歲自有文章銀管所標
人盡窺藩人盡舖糟公當綺歲筆海驅濤莊騷左國
分路楊鏹文通夢綵侍中重席千秋駿邵維公比跡
匪茹其華兼收其實孝弟恭儉有典有則繫德與言
公足不朽造物忌完功施則否拮据膠庠幾白公首
晚乃服官一州如斗威鳳之羽困于棘棲全豹之彩
一斑見奇人咸公惜公謂我宜聊以行志與時委蛇
維民無歲公親露禱霖為公淋侵為公掃民以詠歌

卷十一

士

願公胡考天實不吊遽隕國寶維公清白羔羊素然
維公慈惠鸞鳳垂思維民尸祝載之口碑維吏循良
聞於赤墀公可瞑矣又何深悲某生後公遠出公下
恨不及公揚扈風雅恨不及公徘徊蓮社恨不及公
夷猶桑野典型既喪誰似公者讀公遺編猶屬陶冶
有兒如豚倩于哲昆睠彼蓬樞締茲德門三載京洛
辱公慰存投瓊未報廣柳來奔次公雪涕謂予職史
墓中玄石請以屬子慙非中郎有道則是一世誰招
九原莫起公今歸來宅是佳城添燈畫掩薤露宵鳴

執紼從公鬼燐徒青嶽漿莫公公來冥冥



十二卷內五十五條但五十五日即二十
五十五條四官已刪去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十二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門人

楊鶴脩 校梓

崔爾進 漸遠父

秋日縣清光賦

有越炎公子方弭蓋于廣原乍停驂于曲畛于時衆
芳歇槁葉殞對靈景之蕭森翹鳴颺以淒緊倘兮恍
兮嘆無愁而不盡揚清大夫過而揖之曰先生其類
宋玉之愁乎且四時皆天之行何可悲此廩秋是未
知炎者易滅而隆者不可以久留請賦秋日令

占星堂集

卷十二

先生釋煩襟洗塵眸焉若夫祝融收司絕霜
禽應令風篁協節寒潭潦牧淪池以城櫟高梧之森
森萎芳蘭之茁茁時維清景載清涼夜未央聆天雞
兮伊喔起金鴉兮扶桑既熒而閃閃亦華而煌
、騁六螭之逸足散九道之輪光奄昉昕而始旦眇
陽龜乎垂芒寒商助其清暉闔闔翼以高翔爾其蟬
露乍晞鷹風未競柔祗若拭圓實似鏡睇九陌之無
氣儼八埏乎朗暎銅鉦掛兮崇蓋明玉宇輝兮澄江
淨既乃禪于午位宅是離宮掃涼烟之曛莽占灝氣

之玲瓏是朗乎傾玉壺之萬壑熠燿乎紛足練于長
空既合璧以生潤亦抱珥而有融雖金行肅殺乍回
光于凋柳而奔駒迅疾猶委照于疎桐影落霞天
孤鶩流江瀨兮離鴻揮暮戈兮返舍候漢瑞兮冉中
半規乍沒零曠不封霽西崑之餘映恍大地其銀鎔
于是庭飄沆瀣砌冷鳴蛩瞻皓月何纖纖借藻景之
腫：繁澄暉乎宵畫維大明兮始終若其運觀蜿蜒
周除參崑朱戶歲鞋丹楹爽塏驚墮糝于蓮房曉飄
香于蘭茝爾乃綠隰通輝乘虛炫彩雲屏非暗綺疏
不礙景謝玉虛光搖碧海綴點綴以微雲亦曜霞之
無改遂使菊圃散一叢之金桂苑霏千林之絳疇云
具腓芳菲若在亦有綠雲遍野黃茂盈阡多黍多稌
甫田大田斯箱擊穀恒負摩肩發御廩開百廩肅霜
維時朗旭高縣出農吐于胼胝滋我稼之穎堅歌耄
日兮爛是樂舜畝兮有年若夫榆關畫閉羽書不歇
壯士荷戈將軍載轍草枯胡騎驕露冷鳴笳發聽邊
馬兮有歸心俄翔陽兮掛清樾燦彼瑀張燿茲玄鉞
場我師之景炎蕩游氣于窮髮指杲曜以長驅志忼

古星堂集

卷十一

二

憐而吞戎羯又有林泉曠士嘉遯逸人偶塵圭綬
懷隱淪茲日兮何日幽蘭兮可紉羨山川之映帶思
故國之鱸蓴爰尋茲服爰謝蒲輪豈太清乎可滓庶
比繫于秋旻于是又為歌曰秋容淡兮秋宇寒秋日
霽威兮清可餐安得繫之長繩兮永盤桓趁炎子廼
咨然而喪懼然而服相與長嘯乎秋林願永矢其弗
告

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見水勢洶湧因念黃河

時有衝決面 諭輔臣經理須要得人復

古星堂集

卷十一

三

命作詩恭紀

高秋九月開芳甸萬里塵清河海晏金甌慶：起明

霞玉宇暉：呈素練

聖主宸遊及此時祥光總至雄風吹弧旌曳：蛟龍
映璇蓋拂：雕雲垂羽林直宿環為辟虎棘司營密
如織匪以封禪建九旂詎云神駿走八極大峪山頭
會帝符傳宣百道來前驅千官雲擁飛征蓋山靈河
伯紛相趨春生輦路多欣賞翠華直度桑乾上忽覩
靈濤動地出蛟人踴躍爭稽顙波騰歡薄如奔雷誰

其直取汪瀾迴盱衡一望

帝吁駭何況黃河天上來洪流湯湯何汗漫乍疑無乃傾碧漢古來陸海蛟龍窟

天子宵衣食復盱眼前滄桑奈爾何千載空傳瓠子歌即今禦河如禦虜金錢歲費何其多憶昔堯階廢

喜起安瀾賴有崇伯子龍門載闢伊闕寧至今非禹其魚矣此時宸幄垂春陽此時

帝載希陶唐疇作司空來俾乂有人何必虞懷襄噫

嘻真主一言宅下土微予之念煇千古小臣願取詞

古星堂集

卷十一

四

九功長看襟帶朝天府

北虜嗣封表貢紀事

帝德如天威如電散入神州并赤縣坐使異類知陽

春角崩墮跂終北面古來胡虜號天驕今日天山戢

羽箭歌聲曉度玉門關降書朝奏金鑾殿十載邊庭

輸要領撓擔不起狼烟警長纓豈用書生謀斤組能

繫名王頸將軍不識刁斗喧戰士安知鐵衣冷即今

羞尉奏明光呼韓侍子黃頭郎為言世受漢恩重願

比藩封帶礪長和戎自是

聖主意一劄須教款十行詔從三殿傳宣下稽首嵩

呼聲振野還取黃金肘後垂自言倔強何為者老上

龍庭報尺一大宛空城獻名馬飛兔驀稱龍媒長

驅盡入天閑來青海從今無鼓角護羗使者皆麟臺

詩歌四夷咸賓頌小臣愧乏揆天才

龍舟泛太液歌

曾聞碧漢來天上太液池頭排列嶂水殿離宮處

開蓬壺窈窕如相望太平一曲聽迴波今日君王樂

事多語燕嬌鸞絲似織新蒲細柳綠于羅前殿降魔

古星堂集

卷十一

五

觀未足又看競渡雙龍浴擢龍池上關初回萬丈光

芒銜玉燭朱旂隊掃黃雲翠葆重降紫氣忽見

祥烟浮水面俄聞天樂落江濱五絲欲動波涵碧百

綫新添浪花白此日六宮歡宴罷傳呼動地承恩澤

君不見汨羅之水日夜流又不見廣陵道上翔螭舟

何似召王開鑄賞慶歌率舞垂千秋

觀上林春曉圖歌

尚方捧出丹綃綵青藜夜照驕華屋歷亂風光爛不

及寫出上林春萬斛旭日初升海若空晴烟乍捲林

如沐丹楹碧殿淨無埃繁李天桃紛幾簇
窺果惡更看嬌鶯啼睥睨開簾曙色何旖旎醉臥玉
樓人未起人未起奈春何昨夜鸞輿過絳河翠翹時
向雲中度紫簫還聽尊前歌分得春光滿花塢階前
芳草綠于莎葳蕤萬戶開金鑰繚繞千秋散玉珂晞
微曉霧騰青瑣搖颺游絲侵碧戶世上繁華總不數
七十鰲峰開洞府我欲借此浩蕩之春光灑作甘霖
澤下土九陌耕桑歌且舞兩階分綴列干羽醉咏充
天遊遠古不向丹青空自詡

古詩集

卷十一

太

讀九邊圖說有感

漢家拓地燕支北絕塞狼烟歲不息請君一聽黃鵠
辭謾誇婦女無顏色築城空暖秦人愚汗馬功高萬
骨枯不然和戎罷征戰金繒亦是民膏腴古來已事
皆如此舞干今有

明天子是慶邊關靜鈴柝餘倭酋梟矢漁陽上
谷控神京湯為池弓金為城近日遼陽遠汧隴秦關
漢嶺紛相迎甘泉歲々無烽火未聞飛將追驕虜
聖主但領邊功勞金錢不惜開天府嗟予此日事縹

緗按圖指點思蹶張智者由來忌蜂蠆何況胡雛號
大羊延表萬里豈不廣縣官輸金亦鞅掌漏卮難實
胡兒驕莫使塵生青海上就中亦有熊虎臣勛高不
足勒麒麟幾見揚々統緒子朱輪坐擁生陽春有時
天子賜前席蓋臣借箸攄籌畫帷幄能令瀚海清莫
言馭夷無上策

壽馮琢庵學士

天風駘蕩吹瑤草海鶴翩々下蓬島蓬島仙人駐玉
京綺筵偏占韶華早尺幅高懸南極圖光連五嶽連

古詩集

卷十一

七

滄瀨競道文星即壽星欣從天祿歌天保青鳥銜書
供奉班白翰閑爛摘春藻瑤々雙螭度索桃瑤臺迭
獻安期棗火棗蟠桃不計年壽添蛟嶼自綿々恩波
浩淼銀魚躍御陌昂戲金馬闌忽看丹灶燃藜火乍
聽瓊簫度紫烟漫論方朔名燕隱會並喬松列上仙
媿我追隨香案久芝歌桃實吾何有南星作繪海為
觴願頌九如三不朽蒼龍紫炁帶流霞東壁西崑別
是家玉洞桃花開萬樹金莖華渚漾天葩叢枝藕桂
爭含馥千歲瑤椿未足誇瀛洲閭苑春長住春日春

風滿天路黑髮應看調鼎新芳名久屬金甌注一望
沙堤柳色黃年、載咏驩初度

為舒中丞題重慶堂

山川毓靈秀水木有本源樹德務若滋于公高其門
高明何靠魏華堂亦截崑槐陰滿中庭清暉弄明月
明月照耀成丹丘蒼麟翠鳳終來游咄哉中丞麟鳳
侶丰神嶽、開千秋手挽天河鞭赤鯉綠髯仙御更
有子含香金馬髮覆額片語欲挾風雷起父居列棘
子明光 思綸燁：未茲堂天上紫泥金作檢人間

古星堂集

卷十一

八

碧釀玉為漿已識三鱣獻靈鳥還看雙鶴奏霓裳君
不見南極星文夜欲吐又不見西池絳節來當戶人
代繁華總不數金母木公並向堂前歌且舞願取千
春為君歌且舞

三冬吟

日月不我留年光去如駛乍驚淒露冷梧桐又見繁
霜萎蘭芷葭灰忽動層陰開柏葉初傳歲行始物華
代謝人亦宜爾吁嗟丈夫七尺胡峰嶸所求不朽誰
者是胡為耽、逐、年復年朝馳馬腦夕能耳君不

見南山松柏之菁葱何似東園槐與李朱顏
百齡亦逝水所以志士惜三餘少不成名老亦耻簪
燈坐對成蕭條三覆殘綫吾自矢

冬夜讀書

長安夜寂寒風發獨坐清齋傍城闕淒、析擊亂啼
鴉滴、漏聲催曉月殘月孤燈寒相映芸窗竹几涵
虛靜五車已自慙惠施三冬猶疑學曼倩君不見子
雲當年最拓落終日深湛對高閣草得玄經五千文
至今聲名滿寥廓

古星堂集

卷十二

九

漁陽老將行

君不見匈奴滅漢道昌旄頭夜、落攫攫吞胡何地
無男子驍騰自古稱漁陽漁陽老將何雄武力撼熊
羆氣食虎身從定遠七十戰夢裡猶能識金鼓城南
夜獵月如霜漠北秋防箭似雨一戰功成青海頭黃
雲獵、黯然收虎頭燕領真不偶丈夫徒手取封侯
已見旌旄變番鍾還將羯鼓換篳篥即今蕭、雙鬢
短腰下橫金時欲緩功名少小勒丹書姓氏于今列
珥管英雄自台死邊疆血戰千場意未滿健鶻豈忘

凌碧空老驥猶欲嘶秋風天子非常幸召見老臣未
敢談和戎誰言累革非吾事請纓何必輸終童

題甘棠遺愛卷贈詹濤源郡侯遷山東憲副

江楓初紅霜初白車馬喧動征陌陌上柳條長可
攀絲總是陽春澤詹侯手握陽春來三年盡起溝
中瘠一朝名姓上螭頭璽書召領東諸侯鐵冠豸
繡褰帷出東人踊躍南人愁君不見北關宸居號
天府岱嶽滄溟據其左翼衛應須藉股肱天下名
重齊魯今年太白晝垂芒旄頭夜夜攬槍舞封豕長

古學堂集

卷十一

十

驅大漠中鯨鯢出沒海波紅寸組誰繫名王頸借筋
鬚思儒將功淮陽豈卧汲長孺關內先徵黃次公侯
今叱馭意何勁雙手吳鉤把相贈洗甲願驅東海濤
掃氛顛借南風競身作長城亦壯哉千秋麟閣為誰
開他年列戟重來此滿地棠陰舊日栽

送沈少宰乞假省親

四明迴合大海東吞吐日月開鴻濛三山窈窕如可
通中有紫髯綠髮之仙翁餐霞御氣乘天風桃花為
貌紺兩瞳吁嗟仙翁何在有子今為國太史手提

王衡佩赤鯉筆峰挽落天河水染翰朝登白玉堂瞻
雲時捧紫霞觴五花丹誥何輝煌關門紫氣遙相望
翁今春秋八十五纍纍髻插花三朵堂上雲和髭初
鼓堂下霓裳紛且舞燕居還開玳瑁筵分得金莖霄
漢邊蓬萊清淺亦偶然何況靈椿度八千

齊雲山人歌

齊雲山高高插天錦屏翠障清可憐呼吸時通帝座
側杳靄直傍天門邊峰頭忽送步虛唱知是群真駕
鶴旋中有山人謫仙侶烟霞骨相亦楚楚少小曾逢

古學堂集

卷十二

十一

河上公玉笈金笈次第語撐崖築室何所求流泉堪
汲石堪煮生涯豈必問桑麻竹房松徑長為家不信
山中無甲子溪邊樹皆桃花甲子一週桃一放且
喜山人髻未華吁嗟貴客抽身苦不早紅塵歲月那
堪老君今暫住齊雲岩何時更向十洲與三島我欲
從之拾瑤草

送陸君策上春官

君上長安道車馬何紛紛門外雪花大如席馬前芳
草漸成茵清歌白雪送君去歌聲宛轉動梁塵憶昔

十五髮覆額與君把臂情何親寸心直欲為君盡青
眼肯向他人頻舉杯烟月儘堪賞握管江山疑有神
當年傾蓋已如故末路論交何必新牽絲我敢云先
達結綬君寧難要津君今橐裝何所有三千奏牘豈
稱貧試探懷中自有錦莫愁鬢下長為薪丈夫不辭
十日醉願君一醉曲江春曲江桃李應如市君但看
花憶故人

李將軍邀遊金山暢飲有述

地險由來設長江天際流洪濤湯吳楚折吞吐東

古學堂集

卷十二

十二

南百二州三山青連海門峙擁衛神京據上游以茲
干城控萬里樓船將軍開壁壘將軍當今貔虎臣射
策明光譽颺起意氣堪輕關內封姓名欲洗隴西耻
秋懸鵲印海波晏晝偃熊幡山氣紫只今甲帳卧春
臺偶逢青雀故人来桃花能借西山色竹葉光傾北
海杯千迴組練明飛電百道艤幢沸疾雷凭高吊古
英雄盡惟有江山圖畫開須臾酒酣狂態作擊劍高
歌試曲躍睨君帳前多健兒呼来且作軍中樂君言
去年白羽飛王師六月歌采薇金錢雇得良家子蹀

蹀于今初受羈張拳乃可冒白刃躍馬猶能卧鐵衣
以此娛君亦不惡請君不醉莫言歸對君長嘯興堪
把胸中塊壘為誰寫丈夫自合尸累革么麼豈合辭
杯竿莫言樽俎一書生書生故自折衝者

呂光祿明南以翔鶴蟠桃壽意索題之

誰將一幘綃寫此凌霄姿嘹々清唳度銀漢脩々素
羽漾瑤池借得天風扶兩翼瞥然仙驥來歲蕤主人
門庭絕塵鞅白雲宿帟月侵幌堂上長盈北海樽簾
疎延入西山爽無車豈羨衛侯軒有衣堪學王恭篲
邛邛一夢枕猶賒洞庭長嘯吟紫霞寧愁無地時靈
藥欲開寶鼎鑄丹砂已種陶家五株柳還訪仙源一
徑花花氣氤氲散香霧未數玄都有千樹結成瓊實
何纍々瑤盤薦取芳顏駐曼倩由來是後身指點于
今已三度請君更寫啖桃圖金門大隱堪為徒跨騰
自有青田翼来往青城道士俱千秋又見花成實且
喜花間鶴有雛

黃山歌為畢中翰稱壽二尊人

黃山白嶽高挿天參差秀色相縈旋雲房窈窕留丹

藥石室氤氲護紫烟山頭髻髻遺仙蹤
間世鶴雛豈為凡鳥匹鵬鵠會作連牛氣秦樓夜
調玉笙蕭史相携翔太清青霞浮動縑綃色彩毫奏
出埴麓鳴有時游戲蓮花幕殘膏不染垂行橐一朝
拂袖賦初衣綠水青山良足樂珍簾疎簾鶴夢餘
中玳瑁雙明珠桂林一枝已芬馥駭驛六馭行齊驅
今年鳳池春色好煜煜鸞章霏露濛濛燕喜初開北海
尊欄斑舞綵歌天保齊眉鯢齒稱難老歲添籌向
蓬島歲筵玉樹真家寶不用仙都拾瑤草石室雲房
歸尚早

古里堂集

卷十二

十四

送袁微之之塞上

袁郎意氣何翩躚寶馬却鑄珊瑚鞭跼跼長倚市門
嘆骭骭豈受當塗憐黃金空有臺白玉空有堂不為
英雄開一日彌天置網鴻高翔鴻高翔舉千里匣底
青萍鳴不已伏氣能摩瀚海雲壯心肯付滹沱水即
今關塞靜儲胥將軍幕府盛文儒寧誇仗節一都護
已看解辦五單于君行游戲風塵下素筆鳴稍無不
可一日烽烟滿戍樓還擬千金招駿馬虎頭可道金

無奇鵲印高懸會有時但願玉關能早入莫戀燕然
七尺碑異日遲君五湖棹功成身退天之道臨觴不
作兒女悲別後相思眎芳草

之為圖因題其上

吾生澤國煙霞數十年誤作牛馬走一朝拂去素衣
塵三泖九峰仍吾有檢曆方知五十強春來不解髻
邊霜桑蓬自咲壯心盡槐李且逐東風狂扁舟載酒
信所適魚浦鷗汀無不得峰頭出雲雲萬朵泖水蘸
天天一色取醉曾無北海尊探奇為訪平原村不學
卧游宗慶士欣逢上客趙王孫王孫經營傾意匠一
幀分明山水障置予丘壑會予心尚平未了游未壯
何不遂圖五嶽狀他年蠟屐當無恙烟霞杖底容吾
放

送何士抑之任紹興司理

少小攻文學綦組輝白鳳口中吐文成奏牘盈公
車謁帝明光偏好武贏得聲名滿世間且餘賦草
名山一朝咲擲儒冠去聊試婆娑作李官及時致身

亦不早莫言此行成小草嶙峋一望名都開雲霞映
蔚山陰道登車攬轡慕澄清讀書讀律總儒英別君
意氣殊慷慨前汀候鴈相呼鳴努力脩途崇令名

張兼之赴官汝寧郡幕走筆賦贈

張生昔夢筆五色覺而雲霞生兩肘以茲得句即驚
人玉潤珠圓在其手磊砢更似巖下松風流豈學庭
前柳童駒蹀躞長干游把臂論交多杵臼一朝聲滿
公卿間倒屣名賢呼小友十上公車不見收白眼何
人看敝帚鵲鵲長懸古花蝕空有寒光燭宵斗不堪
占星堂集 卷十一 十六

潦倒向雞羣乍可跼蹐處牛後瞥然策蹇來長安三
張減價疾驅走有時暖傲風生座炙輶譚天半垂首
誰能當路解憐才吾輩憐才徒有口蓮花幕下是何
官蹄涔豈堪蛟龍吼君不見熒々一滴草頭露日上
瞳眬已烏有浮世榮名只如此幾見高官能不朽君
今且作汝南游汝南月旦猶昔否但保素絲終不染
何庸結作蕭朱綬有君予故難為兄如予安能似其
舅顏頰不比君白暫勞生更暖增老醜已辨駒各膏
吾車料亦蝸濡君不久菟裘小濱五湖桑者閑

盈十畝待君拂袖賦歸來携手從人暖迂與文章宦
業總作一場春夢覺且尋北海尊中酒

青谿篇為丁二尹賦

三泖通連五湖裡一望青谿何瀾々浪花時映九峰
碧寒光浸月月流泚丁君清譽滿江南譽君輒指青
谿水昔人一飲食泉暖况復青溪清如此雀角無喧
碩鼠窟塵甑懸魚猶自矢鳴琴能贊宛子賢栽花共
看河陽美由來上品無寒門潦倒誰能飾簞簋經明
行修宦仍薄鳳翽堪憐棲棘枳莫言廉吏不可為興
占星堂集 卷十一 十七

人口芬在人耳谿流湯々長不滓勉旃令名保終始
黃孟威甥懷才不第謁選得石城令賦此識別
春光已變朱明候爛熳鶯花猶自妍離尊湛々飲復
輟送春送客俱可憐憶昔翩々歲方綺共奏朱絃白
里耳雞壇豈乏青雲彥鶴立空羣惟吾子片語未遜
千秋工一字堪令九原起人言江夏本無雙宅相陽
元差足擬驂驥子駕不知駕乃踊躍行天衢九方
既遠不復作坐令飛兔走藍車窮愁著書書更好陵
陽未割終璫璣懷中漫漉補生刺振衣倒屣紛燕市

佩來黃綬何垂、鏤鉚霜刃行須試況有名勝可盤桓彭蠡之水匡廬山酌泉礪齒心獨矢清畫琴堂好自閑此行勿作兒女戀相看異日留顏面負米不用悲生前板輿何尤思懷縣揚名顯親良在茲似舅賢甥吾媿之惟有一丘堪共隱素衣不使長為緇他年俟子江之湄

送蕭允升官贊還粵西

秋河黯澹秋雲鮮滄江萬里蒼梧連金城銀甕渺何許崔嵬漢署高挿天美人今進滄江艇參差秀色來

占星堂集

卷十一

十八

都若世路崎嶇鳥道懸矯首風塵看獨醒憶余上策同公車十年待詔承明廬朝隨華轡趣丹闕夜照青藜校石渠崇賢館闢西池側銀榜銅扉勞直入共訝頭顱乃如許一嘆浮名等雞肋海外方驚赤羽多畏塗往、生危波弱羽敢許凌霜翮欲向深林避弋羅君今先我馳雙鞚蕭、易水心旌動異日飛書五湖長吳洲粵嶠勞清夢

畫山水歌為顏仲方中翰賦

自有天地有江山人生長在畫圖間江上蒼烟何浩

海山頭白雲時往還一從小草坐來失空使烟雲

白日離真覓妄太幻生翻借先生化二筆先生脩然

物外姿媚惟有三壑奇綵毫爛熳詩中盡滌墨林

漓畫裏詩有時忽洒寒林雪巖岫瑤粧轉鮮潔幽人

獨汎溪舟邀取流雲自怡悅有時更染半天霞沿

溪欲醉武陵花桑麻雞犬共間適澗底漁村三兩家

嗟乎盤礴之技有如此玩世金門聊復爾爽、聲華

動至尊一朝頓貴長安紙金風乍起六街塵不堪冷

落吳江尊便乞閒身遂初服野鶴冥鴻不可親憐予

占星堂集

卷十一

十九

宿抱濠濮想一幀龍眠大于掌卧游安得携手歸壁上虛聽衆山響先生歸思秋雲涼秋山蒼、秋水長圖書萬卷不用買况有名園倘辟彊園亭皓月空水淨碧天如洗開明鏡對此不覺腹果然何用長饑學曼情矢欲從之逃名姓五湖之長逋為政

題澤國數廬冊

江山開禹甸列郡如星羅冠蓋東海邦裴輓勞且多皇圖幸清晏青窠頻見苛天吳既為虎踞陽復未千里飛黃埃平疇揚素波仇離嘆中谷大農急備

鞭器豈不苦杼軸空奈何茫茫此澤國深谷半陵阿
汚萊莽極目沮洳害嘉禾九閭動

天聽 勅使遠行河許侯欽寄士芳譽懌我我淮湄
奏嘉績錄子有遺歌駢駢奉 簡書晨宵原隰過荷
鍾如雲興幽壑驚潛鼉洪流注大瀛涸澤起盤渦
茲大小東漸可事南詠陵谷終然改斯功安可磨鄭
隄與史渠千載空么麼玄圭自天錫白簡騰鑒坡會
膺 璽書召紫陌來鳴珂紛紛卧侯轍願侯駐前呵
藉侯浣腸胃梁肉須撫摩安得弛竭澤因之起沈痾

占星堂集

卷十一

手

趙純之應貢入都試後翩然欲還余留之而不
能也賦此為別

由來趙氏歸洵羨連城珍廿年長韞匱舉世譽其珉
石山借輝映異彩何嶙峋一朝充篚厥什襲光紫宸
陵陽當有作三刑道宜伸剖之得名都聲華動千春
何寧羨浮雲舒卷見天真伊余素心友白首驩如新
黃金高買駿抗手謝紅塵慷慨城東隅卮酒聊與陳
行矣南枝戀規璣安足論

舟次彭城舒中丞出其子長公書見貽并

寄湘中事狀一部賦謝

有美金閨彥婉兮何清揚素心等冰玉灑筆多琳琅
睠茲威鳳彩何寧掩榆枋幸然接羽翼清都共廻翔
蘭芬庶可把星聚安能常余返五湖釣君歸卧清湘
岐路無聯鑣分飛失頤頤瓊枝邈河漢欲渡無舟航
春風偃小草江雨濕沙棠忽來雙鯉魚中有尺素將
淋漓見錦字綢繆意何長貽我竺乳書玄風鬯大荒
讀罷淚沾翰浮生信宵茫一官總雞肋世路劇羊腸
愍茲苦海波無乃示津梁我有青山郭遙望白雲鄉

占星堂集

卷十一

主

誓當返初服識禮阿育王緇塵不上衣火宅蓮生芳
願言各努力與君永相望

春日有感漫賦

息交謝塵鞅十旬九高卧客有排扉入謂子夫何固
騏驥不長鳴孫敖豈汝顧曳勉趨駕出徘徊正岐路
汀渚馬不前為惜障泥故因之爽然失如寐得大寤
我亦自有惜皎皎詎堪汚在涅寧不緇疾行鮮矩步
誰云忘太潔客言幾我誤廻策返吾廬嚴扃舊庭戶
慷慨申此章深情托毫素

題張節婦卷

昔人重一死，或等泰山烈士殉。皎日深閨棄紅顏，
匪為千秋名，抒此一寸丹。丹衷苟不渝之死，諒非難。
咄哉張家婦，笄年遭險艱。明鏡掩雙蛾，孤琴寫離鵑。
信誓指兩髦，夜臺永無譖。滄海珠已沉，連城壁終完。
正氣凌秋霄，燁燁天地間。丈夫具鬚眉，羶薌惟所安。
褒綸戲幽局，庶以威冥頑。

楊唯彥年丈五旬初度題畫

涼飈霏素彩，灝氣肅清商。玉露滋瑤夢，幽庭徧群芳。

占星堂集

卷十一

五

豈無桃李妍，恥與爭春暘。娟娟媚廣除，播虛堂。
達人謝紛垢，心賞時相羊。夫君七閩秀，蟠胸富琳琅。
金門聊復隱，端居傲羲皇。嘉辰集壯月，景節啟重光。
歲星耀桑弧，耿耿垂寒芒。髣髴嵩嶽會，真人奏霓裳。
而我自形穢，接羽慙高翔。展此一幀綃，鬱鬱松陰蒼。
虬枝偃雲根，苔繡皆文章。願結歲寒盟，千秋醉霞觴。
余自丁酉與允升俱請告南還，授以扇頭詩，再
來長安偶從允升懷袖間閱前詩，不覺自失。

因復漫賦

丈夫負遠志，失足在小草。余本嶺南人，秉情慕漁釣。
一朝厭承明，三秋理歸棹。慷慨岐路側，尋盟結同好。
抱膝五湖陰，一丘自堪老。苦海復迷津，驅車向滄淖。
所嗟鷗鷺情，彈冠何足道。涉世况多虞，驚濤正渺渺。
夢想落帆時，山房幸可掃。

題焦山三詔洞

昔聞焦處士，雅志出塵寰。辭榮亦遺世，遁跡烟霞間。
豈無千秋業，戀此一壑閒。至人傳要眇，丹砂駐顏顏。
鳳詔非不榮，鶴書下雲端。高揖謝纓冕，長嘯掩松關。

占星堂集

卷十一

五

丹成骨亦蛻，今古空名山。我來披榛莽，彷彿驂紫鸞。
寧徒羨小隱，因之訪大還。表鶴未歸雲，暝水流潺湲。
惆悵東林夜，虛堂燭影寒。仙蹤杳難期，撫枕以長嘆。
懷雲篇為曾封翁

大澤何蒼茫，高山亦截臬。雲生始膚寸，忽已彌寥泲。
有美中林士，天然抱明哲。卜築山澤間，不受世情涅。
雲來一壑，願雲去千山。絕會此去來，意衷情自怡。悅
庭前玉樹枝，移我丹鳳闌。遙望五雲深，為霖蘇涸轍。
更有列仙人，乘游出世間。言往從之一問采，真欲

擬古別離

落花辭芳條風吹還復起物情戀離別妾意寧殊此
試將別時淚滴向春江裡春江浩淼流當成嗚咽水
維揚道中聞彭欽之以事受繫婁城寄懷

翔禽戀古巢游子悲遠道匪云丘中樂所思在朋好
嗟余行惻惻別君意草草瞻此瓊瑤姿藏身耀至寶
刈蘭尤當戶明哲安能保聞君在網羅憂思應如擣
其二

文章憎命達鹽車駕驂驪知希雖復貴摧折亦何堪

古星堂集

卷十一

廿四

舉世忌絃直所矢心無慙杆罔非自躬茹荼良可甘
良朋懷永歎目極征鴻南堂阜庶可贖願言輸左駟
賦得七月流火

流光春復秋飄梧散清影曉看白日移夕卧銀河靜
大火忽西流垂芒何耿耿鳴鵲滿前除踈螢度虛井
幽人猶未眠愛此涼夜永深閨金杵寒遠塞鐵衣冷
而我肉食徒空隨駒隙騁願言事努力油然發深省
賦得雨中春樹

春雨垂膏足園林氣色殊濛濛寒霧歛淡淡野烟扶

列岫看朝暝迴村乍有無柳花飛欣墮輪筵落還紆
雲外迷歸鳥林中罷採蘇耕雲滿南陌登覽頌康衢
冊封宗藩侍班紀事

堂堂擁帝紘皇皇擅明詔維城盟帶礪金甌永無缺
慨台日始夏禁漏聲初徹閭闔曉氣迴縹緲笙鏞闕
臚句傳九天銀蜺耀玉節皇華河駘駘四牡亦暨躡
皇圖赫以昌皇情欣以悅徵臣事替筆日月依清
切肅拜瞻鳳姿含香進雞舌何以揚庥義自顧慙迂
拙欲奏明光賦絲綈願承使

古星堂集

卷十二

廿五

別諸故人後偶讀文選摘其情致語倣昔人集

句體為一章

驩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晤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徘徊蹊路側恨不能辭行道轉遠去情彌遲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請為遊子吟冷、一何悲
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愁人掩軒卧高窓時動扉
顧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獨宿累長夜夢想接容輝
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為程懷岡光祿題孝節流芳卷

瞻彼中林彥，燕聞女士賢。青箱綿世澤，彤管耀餘編。
白石歌聲壯，斑衣舞綵鮮。慈烏依落照，化鶴泣終天。
共訝顏蒿日，翻愁入洛年。心從萬里盡，盟締柏舟堅。
淚竭孤難植，魂銷痛未捐。悲酸逝水上，忼慷一燈前。
小驥追風起，雙珠出海圓。遺經灰荻授，殘簡斷機傳。
靡毀秋霜後，寧辭朝露先。沉雲悽夜壑，墮月慘寒泉。
劍去雌雄合，竹分子母憐。每因岵望，欲廢蓼莪篇。
巷遇箕裘重，門高綸綺宣。松楸不改色，桃李若為妍。
占星堂集 卷十二 共

為少司馬李克菴題封翁哀冊

靈嶽開西極，扶輿鬱以繁。至人澤于道，通德表其門。
負米憐慈竹，斑衣映紫萱。經傳韋氏舊，學擅魯儒尊。
鵲刃芙蓉躍，龍韜風雨屯。蒼茫龜虎窟，忼慨鶴鴒原。
囊卷中黃策，盟尋綺季園。冥心托松桂，跨鳳太白泣啼痕。
三逕雲烟迥，千秋月旦存。緱山驚跨鳳，太白泣啼痕。
幸識充閭氣，難招陟岵魂。青箱高世閥，丹轂擁華軒。
驥子天閑哭鸞書

聖主恩榮光沾宿草，歌頌詠芳，孫種德多餘慶于公事可論

贈夏鶴田給諫奉使琉球

帝德懷荒服，皇華寵譽髦。暫分池鳳侶，因作海鵬翱。
執玉來重譯，傳綸去八瑯。星占青瑣貴，日湧碧津高。
龍虎榮持節，麒麟羨賜袍。威儀觀漢甸，忠信感靈濤。
蜃氣開魚鑰，鮫人擁鰲髯。乘槎遊自壯，叱馭意偏豪。
龜嶼長盟帶，彭湖穩駕鰲。永看東海靖，豈賦北山勞。
勝事圖王會，先憂述旅獒。宸旒盛欣豫，雨露沐

恩褒

為李恭戎題卷

共羨登壇彥，翩躚霍冠軍。籌時多遠略，獻賦有雄文。
赤羽龍沙暗，黃麻虎竹分。五原歌出塞，七萃攬空群。
雄劍霜含色，高牙海息氛。氣護羗朝繫，醜陟岵夜瞻雲。
此關鸞書重，西池鶴夢勤。柳營馳畫戟，粉社擁朱幘。
祖楫秋能擊，潘輿日未曛。燕然留片石，澤爾勒奇勛。
為同年顧鑑淵題冊壽母

客有雕龍技，人傳舊虎頭。椿庭西日暗，萱草北堂幽。

以節甘茶茹悲吟寄栢舟絕絃謝脂盞斷織勉箕裘
舞斑斕好稱觴蘭玉稠行看捧檄喜且作板輿游
酒黃花艷充閭紫氣浮千秋彤管在女範續前修
為劉復齋壽其尊人觀察公偕夫人八袞雙壽

時渡齋以吏侍掌詹其弟用齋開府浙省亦

一時盛事辛丑元旦則觀察公懸弧辰也

德門多善慶人代有蓬瀛五壘祥初發三台象已呈
懸車歲方綺脫履量無盈且喜鸞偕隱何妨冀耦耕
息機同畏壘種壁等連城蚌出雙珠媚花含並蒂榮
占星堂集 卷十二 廿八
兆開周鼎降神降甫申生名已金甌卜風傳牙角清
非熊徵帝機銜鳳詔王正枏酒春堪頌桑弧日轉明
衮衣遙戲綵大斗借和羹共羨齊眉秀俱欣兒齒成
即看桂巖上髣髴似瑤京

再壽張受所八十公孫方陞以是年領鄉薦

代是重熙侯人游小有天春光徧瑤草霞氣護芝田
綠髻追仙史青雲啟後賢看翫桂日方及釣璣年
杖烏堪圖畫罔陵有頌篇風流擬洛社星聚總彭錢
吾郡高年耆德者 筆彩誰能擅當令耆舊傳
一時數人故云

賀劉復齋用齋昆仲

五壘依南極三台拱北辰瑞環瀛渚日慶集鄭亭春
神岳生申伯仙人號爵嬭扶輿鍾間氣社稷庇閒身
閱閱熙朝重旂常奕世新人間雙鸞驚天上兩麒麟
瓊圃誇聯璧珠川喜貢珍冰壺標士範水鏡領人倫
典禮咨寅直瘡痍賴拊循漢官儀轉盛越部俗還淳
弧矢懸彤戶絲綸賁紫宸繽紛朱履錯次第彩衣陳
琴瑟歌相和埴簾奏迭均蘭枝倚叢桂萱萼伴靈椿
隱並梁鴻老歡同冀缺賓酒從三雅獻膳出大官頻

占星堂集

卷十二

廿九

黃鶴峰頭客青牛洞口人賓筵扶竹杖子舍集花裯
真氣浮函谷名師起渭濱漫應恬蕨境端合赴蒲輪
城樓登眺

百二垂天險千尋擁帝都金墉銀漢迥畫棟碧雲過
紫氣浮雙闕輕塵動九衢川源迴浩蕩象緯入虛無
勢借群龍護形同萬馬趨盪胸平海岱極目盡燕胡
倚堞嵐光潤憑闌翠靄紆登臨誇壯觀締造見雄圖
望望誰能賦才慙楚大夫

輓周老師敬菴

賢諸應星精一朝黯不明胡來神理妒忍見

沈痛蒼生心含悽國士情高才初入洛大器早登瀛

名氏牧金簡文章吐玉映雲霞絲燦爛水月淡孤清

戶外紅塵迴囊中白雪盈殊方知姓字吾道屬宗盟

磊落鳴珂里委蛇曳履聲前身香案吏此日禁垣卿

道大人誰識功成忌亦并青蠅從止棘白壁故連城

我自知希貴名逾論定宏人間瓊樹折天上玉樓成

不是龍蛇歲俄驚岱嶽傾士林增慘淡大地失崢嶸

文已藏三峽魂疑夢兩楹青藜虛夜閣彤管落春英

未跨千齡鶴先騎百尺鯨龍亡昏北斗磨死泣東京

聖代崇明德天恩屬宰衡易名華衮繡世賞及宗祊

青塚年年是丹書歲歲榮朝辛追故老蒼哭盡門生

蒿里聲初徹山陽淚已橫淒涼尋絳帳寐莫問蒼珩

夫子先朝露伊誰不贅癭但期青史在不死論沾纓

擬青青園中葵

青上園中葵綠華映朱甃豈不盛繁華但恨秋風催

黃河泄東注白日駛西馳逝川與流光飄忽不可追

勉哉青陽子努力須及時

偶成寄遠曲

別君春復冬愁思紛成縷何來錦字書開瓶淚如雨

將誰伴素書篋中鴛鴦綺鴛鴦不並棲可憐隔秋水

鴈叫前汀月烏啼半夜霜淒涼物候改玉漏不禁長

有時不相見語笑不分明始覺夢魂斷欲續夢難成

明月下前除徙倚鞦韆背不堪久寐莫風吹花影碎

曉起臨粧鏡不照愁如海但愁歡難見寧愁玉貌改

花開滿庭際繁英隔絳紗欲折一枝贈誰是合歡花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十三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門人

楊鶴脩齡父

校梓

。送同年洪欽所憲副之任廣東

同是看花上苑遊當年意氣許誰投司農宿抱蒼生
感籌海仍多肉食謀雲度羊城飛作雨風清蜃氣結
為樓春明自遠難成別柳色侵人起暮愁

友人見示咏瓶中落花之作因成二律

手把芳姿寄膽瓶
蕊慙猶護燒痕青
踈簾錯認無風
妬拂几徐看作雨零
近水托根慙岸草
應時榮落等
階棠洛陽紫陌還相許
自是空華夢未醒

其二

護持常惜委蒼苔
風動簾櫳暗已摧
香觸寒泉猶未
散暈飛紅雨
細成堆
水邊色界仙人去
鏡裏鉛華蝶
使猜莫道駐顏無
上藥
明年還傍綺進來

。送余石竹憲副粵東

清曹舊領度支章
憲節新持入五羊
按部星文開瘴
域蒐兵霜色淨
炎方
幘帷曉拂梅花影
尊俎雲迎荔

子香鯨島羽書今正急知君不使海波揚

。送楊彥履冊封周府便歸故里兼簡社中諸

友

三載鷓鴣接羽翰
交情不減舊雞壇
班荆卮酒臨周
道卜洛威儀識
漢官到日江蓴秋正美
經年朔鴈影
猶寒同人幾處勞
相憶為道逢萌欲掛冠

立春日周公圻初度

客星長照草堂新
暖律初回黍谷春
樹柏試傳今夕
酒桑蓬還憶少年
身休將旅思驚華髮
且喜清光近
紫宸太史若為占
氣象相看俱是朗陵人

其二

不遣衣冠染洛塵
東風忽報上林春
已看歲月將週
甲君時年五
又喜盤餐早薦辛
鄒律乍吹玄谷暖
荀龍重聚白頭新
時吾元亦
為君欲奏如山頌
寡和陽春愧鄙人

壽孫漢陽六袞

門前不改舊三槐
竹塢蘭房次第開
一部新聲含徵
角滿堂朱履半鄒枚
天將南極星文麗
人羨西園燕

喜陪日暮接羅還倒着。風流曾醉習池來。

秋水

涼颼颼起長河。激灩清光鴈鷺過。晴浸霜楓朝爽入雲沉。寒蓼夜烟和乍傾。天漢浮槎動。添落瀟湘新雨多。最是臨流意。無限清商一曲渺烟波。

秋聲

高秋萬籟滿晴空。一枕淒清聽不窮。何處驚颼飛陸葉。半天孤月送離鴻。多情砧韻愁關塞。無意蛩吟泣化工。總向疎櫺奏搖落。攬衣無那五更風。

占星堂集

卷十三

三

聞孟威不第

霜鳴嘒嘒叫秋空。鐵羽何當怨晚風。千里京塵虛抱璞。半生心事泣枯桐。即看魚目猶堪售。誰恠蛾眉未易工。世路崎嶇親更老。英雄氣盡酒杯中。

送郡侯詹濬源入覲

熊幡高駕傍星河。閭闔晴開引玉珂。關吏爭傳紫氣入仙曹。曾染白雲多。烟霄冉冉瞻宸近。旌旆悠悠識政和。棠蔭重來春晝永。尊前且莫奏驪歌。

送邑侯項東鰲入覲

霜清月白引前驅。攬轡朝天遠去吳。海上彩雲生。隼日邊遙識。鵠為鳧。屏開鑾殿題循吏。勅賜金疊出禁厨。鴻鴈勞歌應記取。春和倘許賜田租。

題並蒂蓮為沈孺休壽其友人

碧沼垂芳映縠紋。蓮房瑞色曉氤氳。齊飛匹鳥棲瓊樹。對舞雙蛾隔綠雲。涼月乍生交影動。薰風初拂暗香分。已知度世蓮花界。莫把靈椿謾擬君。

送中石李司理應召北上

秋入金颼谷水澄。賢良群赴辟書徵。獨高漢柱題田

占星堂集

卷十三

四

鳳得御仙槎。送李膺。秦策逢時人共舉。度刀解贈事。堪憑森。玉筍趨朝謁。還憶心尊卧李膺。

再贈項東鰲

再。清霜點使旌。月華長傍縣花明。乘時好借秦庭策。入計曾題漢柱名。未盡班荆荆湖海。別還期聽竹蕭門行。獨憐父老扶藜送。不減兒童竹馬迎。

送陸自齋之任浙江運使

送。五馬十年過。又捧除書治越。越。東海熬波頻入。早飛羽急催。科揚鈴南浦。秋容淨卧閣。西冷山。

色多惟有離亭意無限暮雲寒雨奈愁何

張雨陵南言要余送畫牡丹一幀系詩其上
有春風有意到君家之句覺而忘其全篇已而
舉一子以為識也

青鳥夜傳天上信春風有意到君家移來上苑傾城
色開得平章滿院花冉紅衣驕絳躑躅金縷染
明霞謝庭次第芳華徧玉樹從今見異葩
為錢體之壽其母沈孺人

三春風暖北堂前試舞霓裳意欲像早識珠胎蘭作
古星堂集 卷十三 五

夢遙占藝彩鶴為年翠眉獨羨松筠晚華鬢寧知桃
李妍欲頌岡陵介春酒為君先咏柏舟篇

維揚再別彭范諸兄并寄故鄉同社

天涯游宦易沾巾握別窮交意轉親白雪自憐欺短
髻青山何日隔閒人乾坤莽蕩驚飛羽江海蒼茫怯
問津但掃磯頭一片石畏途端不久沉淪

遂次有懷

三載滄洲卧白雲隱囊時傍狎鷗群春江舴艋愁相
失夜雨松蘿黯自分可奈欲慙東郭屐不堪更讀北

山文少微遙映青萍色暖把烟霞暫寄居

。送同年屈昌衡比部使歸壽其尊人
畫錦由來重子情時瞻粉署白雲生口對鳳詔丹青
迥手握龍章赤蚌明千騎東方趨使節一星南極旁
行旌到來金粟山頭月冉天香下玉京

。送上林張衡西奉使清源歸豫章

入從洛下識張華筆綵峻嶒映紫霞日麗燕雲榮棣
萼星臨岱嶽擁桃花分庭競倒中郎屐候氣應知博
望槎歸向南洲高士里天邊鴈字數行斜

古星堂集 卷十三 六

。送毛仁山侍御請告南還

玉筍趨陪紫陌中驩情未已別離聚驪駒忽發江南
夢驄馬猶嘶薊北風苑外鴻聲連畫角帆前樹色半
丹楓文園何處堪高卧風雨瀟瀟澤國東

重九日送郭清宇給諫叅藩浙江二首

重陽蕭瑟不堪愁載酒津亭別思稠薇省仙郎辭執
戟楓林秋色動鳴騶夢中封事趨長樂江畔兒童識
細侯自嘆吳蒙空憶鱗龍山何日許陪游

其二

茱萸初綻歲初肥。送客江南思欲飛。天目雲山迎爽入。西泠蕭鼓聽潮歸。雨隨仙舫龍朝旭。日擁蒲輿爛夕暉。謾說從前青瑣貴。橫金年少似君稀。

為許少微都諫題冊壽其兩尊人

徽仙仙郎海內名。乘槎曾捧紫泥行。章經教授鸞偕隱。萊綵驩騰鳳一鳴。天際羣真分大藥。雲間列宿有長庚。只今霞氣三丘滿。慰爾時懸岵岵情。

送趙貞甫侍御出按畿輔

卧起滄江近北扉。交知誰似謝玄暉。譚詩麈尾依稀瑀。

古星堂集

卷三

七

樹戀別螭頭。擘繡衣。恒岳雲連候吏遠。荆高日落酒人稀。澄清自是君侯事。赤羽于今漸欲飛。

馮琢庵學士給假侍其尊人大叅仰芹公予告

歸

將雛威鳳五雲翔。熊軾聯翩返故鄉。自有黃金予疏傳。不教粉署老馮唐。鯉趨豐寄青山傲。虎觀時分紫陌香。未試倦郎調鼎用。且看大斗挹瓊漿。

其二

共羨冥鴻不可攀。秋風憶繪喜初還。波分太液纓堪

濯。火照青藜鬢未斑。大峴可容鳩杖穩。冷泉應似鳳池閒。瀛洲自是神仙館。移向萊庭咫尺間。

秋日訪呂鴻臚明南看菊并示令孫時藝賦贈
用全太史韻

生平最愛東籬艷。此日欣沾北海觴。霜後峻嶒看傲骨。燈前嬌舞闌紅妝。人從洛社占星聚。醉入花林新雨香。傾蓋敢題凡鳥字。更瞻雛翮五雲旁。

同年邢怡亭以國博遷南虞部索詩壽母

翩翾將母賦堪裁。誰似僊郎水部才。夜動星文傍南

古星堂集

卷三

八

極晴分霞氣。滿東萊。丹楓遙借鳴騶色。碧海長盈獻壽杯。想到六朝佳麗處。花間幾奉板輿回。

題冊為李方麓侍御壽其封公時侍御出按河

南

幾年霧豹隱崆峒。斗氣長隨展底蹤。駕得青牛堪度世。生來小驥欲追風。紫泥香霽于公第。班綵光分鮑氏驄。自是稀齡人共羨。三花遙寄海雲紅。

送唐君公出宰常山

少小同懸綬。下名彈冠重締綈。歲寒盟離筵。細雨漸車

濕壯志春風叱馭行美錦自裁雲五色佩刀堪賦璧
連城遙知麥秀江南路姑蔑晴烟到野

送程懷崗之任雲南提舉

一望晴郊草色齊歌驪相送暮煙低瞻宸渺、辭丹
鳳策馬駿、向碧雞資海自堪籌職貢看山應不厭
卑棲祇憐別後懷賢意萬里滇雲夢亦迷

劉台巖都諫叅政浙藩送別

陌頭吹徧柳花香握手津亭一舉觴風動海氣堪叱
馭春飛江雨入鳴榔金緋爭羨名藩重銀管猶傳畫

占星堂集

卷十三

九

省章他日公餘問山屐赤城標起待劉郎

送馮仰芹觀察納節東歸偕其子學士還里

功成喜遂巖壑居翛然青鬢早懸車息機堪侶漢陰
叟有子况直承明廬賜金置酒老疏傳候吏負弩迎
相如歲星隱、傍南極共浥瓊漿樂有餘

其二

冥鴻自投東海間憶繪喜乘秋風還金莖春釀盈綠
醕藜火夜照雙朱顏羨有白眉擁丹轂不將華髮負
青山蓬壺豈用遠相覓玉樹亭、咫尺間

送唐君公大尹入覲南還

幾向春風送客行瀟、暮雨不勝情俄傳鳳詔旌三
異又聽驪歌出五城鳧影漸高雙舄化雁行初散百
花明相逢逆旅難為別况復詞壇賴主盟

顧瑞江以光祿外轉上疏請告南還

立馬高原別意長旗亭一望莽蒼、尊鱸有約秋堪
擷岷岵何心雲自翔君已喪父母自謂可無藉祿養也吏隱已知同

野鶴身閒不允問亡羊因君忽起故園思飛夢時先
達辟疆

占星堂集

卷十三

十

公圻書來言張兼之事因寄余一詩落句有何

人更唱隔簾櫳之句悵然有懷和韻一首

欲逐浮雲路未通三春花月酒杯紅北山逋客憐歸
燕南國佳人恨斷鴻清夢幾宵流水上幽情別院鳥
聲中歌塵似遠梁塵在已隔簾櫳知幾重

聞張兼之事却寄一首落句亦因公圻詩為戲

風流張緒古來稀誤入柰源深處歸客散青樓鸞罷
舞春截白屋燕來飛酒香未減風前態花暈能添雨
後肥莫訝簾櫳隔新曲有人自是侯衣

友人寄詩見懷次韻

檢點絨書信有情應憐羈客戀浮名秋風豈忘江東
繪勝事難尋谷口鶯交道十年舊雨是鄉心千里暮
烟平北山縱有移文在泉石還須讓主盟

偶述再用前韵

閒從金馬堪逃世拙亦何須更避名來詩有東山逃世更逃名之句
霧裏自慚非隱豹谷中寧敢妒遷鶯祇憐懶癖如中
散不用清狂學正平倘許青門遂初去五湖魚鳥未
寒盟

古星堂集

卷十三

士

潘效瀛藩幕賁賀入都與譚宦况不勝食負之

嘆漫賦

知君蕭瑟蓮花幕不減清真竹院僧趨府自憐官似
水放衙整喜酒如澠一庭寒月間為伴三徑餘陰歸
未能獨有香爐峰色近流霞滿戶與堪凭

效瀛留邸不匝月復歸江右再賦言別

一自征車謁紫宸寒相對倍相親駸駸霜雪驅星
使渺渺關河比雁臣盧嶽鳴鐘新記瞻瀑泉流暖已
知春不堪共憶江鄉事別路張無一憶神

袁晞我儀部遷山東憲副索詩歸書其尊人題
菴先生

羨君江上子雲亭隱隱丹霞護歲星自識壺公曾授
訣由來韋氏有傳經靈椿帶雪瑤為榦芳樹臨風玉
滿庭千騎東方瀛海上喜尊醅醕醉初醒

元旦有述

自薦枏盤感歲華宦情羈思兩交加十年不調羞言
命數口長貧慢憶家殘臘未舒經凍柳寒梅已試隔
年花且憑休沐耽閒寂世路茫未有涯

古星堂集

卷十三

十三

賀丁謙菴司成榮受 貽思

烟、冰壺映此心彈冠喜傍五雲深中宵禁旅傳清
柳暮夜何人有餽金絳闌思暉春蕩、紫泥香繞柏
森、千秋華表歸來鶴會見高門瑞靄侵

壬寅初度日偶成二律

忽、流光鏡裏過起來搔首奈愁何浮沉自合清時
老衰颯其如素髮多不為祝釐分半偈聊因頌酒得
微醺年、漫說花朝近曾向花前幾嘯歌

其二

帝里春光別有天，淡雲晴日漸暄妍。且驚宛轉驚鴻隊，不記婆娑大馬年。靜倚清尊明月下，夢尋芳草曲池邊。嗟看弰矢成何事，更羨長生友倖倖。

重陽日值武試較藝諸公皆往觀余病未能也

漫成一律

閉關長日謝賓朋，坐到枯禪有髮僧。獨遶疎籬看野菊，忽驚落葉冒枯藤。時平雙圃求頗牧，秋老文園有季鷹。欲佩茱萸最高處，悲風蕭瑟不堪登。

友人念余初度寄二詩為壽用韻奉酬

名星堂集

卷十三

十三

風塵冉冉滯天涯，節候驚人黯自嗟。三徑烟霞緣尚淺，五湖漁釣興全餘。頻移蓮燭趨清禁，愧染張員歲華忽漫開。函驚綵筆知君應，復夢生花。

其二

侍直時聞五夜香，春城猶帶滿林霜。自甘下走稱牛馬，且喜清酣有鷗鷺。花柳漸分衣上綠，堦墀忽送鬢邊蒼。故人寬我移文在，珍重新詩寄八行。

閏月七日再逢初度

婆娑安偏自惜年，芳閨曆添來春晝。長總是先凋類蒲

柳，幸無逢厄似黃楊。生當嶽降慙周雅，老去沈吟楚狂。二十年來纔此日，且拚酩酊蓋餘觴。

送朱季則水部督脩顯陵

使車遙向楚江邊，尊酒相看意倍憐。滿路檐榆迎紫氣，千年劍舄護祥烟。蟬鳴驛路雨初霽，鴈入涼雲秋正妍。到日尊鱸君自好，可堪離索一潸然。

其二

南國秋香遍綠蒲，星文長照片帆舒。曾占靈嶽開粉社，却望湘沅是鼎湖。鄧雪自吟江月迥，吳歆纔唱海

名星堂集

卷十三

十四

雲孤衡陽候雁三春至，尺素題來字字珠。

壽陸伯生六旬初度

自向滄江理釣絲，枕中鴻寶篋中詩。藏書鄴架晴雲護，避俗平原春晝遲。花甲喜從鷗社過，竹林閒共酒人期。獨憐老我天涯客，誰伴名山覓紫芝。

壽杜翁八十

山翁早息漢陰機，小築茅茨接翠微。隔竹暗香丹井近，映花春水藥苗肥。聞鶯半為尋僧出，放鶴初因報客歸。芝檢獨傳神鏡在，百年彩爛晴暉。

詹濬源憲副入賀每念舊游感而賦別

曾看澤國靄春和十載仍傳五袴歌
遵渚飛鴻琴轍迥扶犁野老感恩多
忽驚晉臬清霜在猶帶茸城舊雨過
菱舍祇今能勿翦暴腮何日潤餘波

張岐東大參見示

當年半采動薇垣手握封章叩
帝闕鎖鑰霜威清九塞檐榆春色靄
中原名高未穩東山卧功最還承
北關恩共羨于公門第好彤綸此日正駢蕃

為吏部賀道星給假歸壽母

中星堂集

卷五

十五

江左儒宗有賀循英、水鑑領人倫
尊前寶婺娛斑綵篋裏彤綸耀紫宸
共羨霜筠九秋色長依玉樹萬年春
此行欲泛駕湖月望、星槎燕喜頻

郭美命先生以直道忤時移疾過發小詩送別

兼以識感

天街積雪送行旌望裏危波轉欲驚
易擲頭簪非宦拙敢撓腹劍為官輕
客星自合鷗磯遠鄉月長隨鷁首明
最喜歸裝如一葉何妨飄泊向秋城

其二

蛾眉銷盡骨仍存恍慨空懷報主恩
耻向人間營窟獨于物表作龍門
吊來楚澤孤吟恨閱盡南樓浙水痕
我亦歸田從此賦此風雨雪不堪論

為友人壽母

霜筠雪柏操偏幽炯、寒芳傲九秋
祇為茹荼銷粉澤獨將灰荻紹弓裘
三千已辦公車牘八百仍添海屋籌
何尤懷清稱令母綸褒隱、耀箕疇

澤曜張太史冊封 襄藩小詩贈別

主恩偏錫使車來江漢晴烟接上台
地有高齋供麗

中星堂集

卷五

十六

添人多耆舊在蒿萊
桃花騎擁星文動桐葉圭分帶礪開
此日陳風須太史可能空醉習池杯

駐東蓀太史冊封

衡藩便歸省覲詩以識別

僊郎銜命錦為車
四牡駸、畏簡書聘魯會當陳禮樂還
吳豈為憶尊鱸棗花香撲征輪上桐葉
榮分誓帶初子含白雲迎燕喜遙看星彩動南徐

賀起潛吳君連舉二子時年六十餘矣

裁得宜男未較遲
秋風偏傍晚香吹共看碧海籌添日
正是藍田玉種時不信芳蘭頻入夢
何緣瑤樹有

連枝他年太史上聚應見群龍次第隨

輓張太公給諫依蕭祖也

峇々千古峨眉雪知止芳名與共尊恍慨伏蒲耐壯
志淨嶸宿草有綸言焚之堪下西州淚賦鵬難招湘
水魂為問當年尸諫者何如青瑣繼雲孫

送吳曙谷編修冊封楚府

駸々六傳壯游我雲護星槎天上來不信郢歌今有
和端知穆醴為君開鯉庭日上靈椿暖鳳詔春從宿
草回莫向周南久留滯長揚詞賦許誰裁

占星堂集

卷五

十一

送張懷麓給事冊封蜀府

橐筆螭頭諫草新整辭楓陛擁征輪頒來龍節榮周
典佩得麟符重漢臣天上星槎占入蜀望中風木倍
思親竚看叱馭駸々日好向青蒲侍紫宸

題翰苑燃藜卷壽林太僕

當年奏賦在明光夜々星文照座傍獨就玄經千古
業未沾綠鬢九秋霜金門傲世聊初服玉樹滿庭多
晚香堪向名山餌芝朮藏書况復有青絳

送楊彥履冊封周府

詞臣擁傳出承明卜洛應知聖主情葉剛來歸
禹甸桃花飛渡到江城河流一帶紫天險巖色千盤
護使旌文似相如誰不羨梁園作賦好崢嶸

寄懷韶陽太守謝韋紳先生

當年得事謝宣城桃李春風總向榮絳帳可堪稱國
士橋門曾喜後諸生西堂夢草人非遠南海探珠氣
倍明今日曹溪似天漢登龍何日締初盟

韋紳謝先生三年榮滿寄贈

使君丰采近如何共說韶陽紫氣多郭外芙蓉堪挂
占星堂集

卷五

十一

笏車前秀麥有行歌傳綸北關旌三異瞻袞東方識
五紽不信鸞烟高百粵于今龍水定無波

陳廩石八十其誕辰為閏四月初四日

不將綠鬢染秋霜曾向僊翁乞睡方且喜滿庭裁是
玉豈須當宇釣為璜閨餘添曆春偏永康魄生明日
更長家慶從容樽酒外堂前時賦筆花香

至昭慶之次日與諸兄命輿徧游諸勝

數載清游入夢頻與蠟更相尋不愁曉露侵衣
潤為愛松蘿滿地陰處々遠山分黛色家々近水弄

潮音自憐野性同麋鹿澤畔于今可廢吟

李郡丞肖魯部運入都兼賀萬壽

望、星槎向斗傍薰風涼雨入鳴榔儲胥萬里歸天府金鏡千秋祝聖王指日借恂迴彩鷁暫時懷召有甘棠垂旒倘問東南事竭澤于今正可傷

壽張受所八袞

一從青鬢賦歸田儒行禪宗火食仙斐几淨修居士業奚囊差具買山錢未須海外搜靈秘別有壺中駐大年渭上一絲懸九鼎更餘玉樹閨春妍

古星堂集

卷三

十九

為南臺蕭鶴侶壽其尊人封知縣公

不將綠髻染霜華採得仙郎勾漏砂詒穀總分九里潤袞綸初散五城霞乘驄陟岵情無限到海添籌算未涯晴色正看南極朗懸知星彩照三巴

叔發張年丈以昌化學博擢令長樂入覲為余

言海南事甚辨漫成一律

自喜傳經擁絳紗波臣萬里向天涯已開瘴海千年秀又種河陽滿縣花犀燭蛟潭輝夜月塵塵譚席起青霞茂先博雅君應似髣髴曾乘犯斗槎

為許少微題冊壽伯

三秋佳氣鬱千綿高隱從來此地偏人憶清風玄度遠里標通德鄭公賢喜看蔗境多餘慶共羨椿庭有大年一自門高小阮後于今蘭玉正爭妍

會典成 賜宴禮部有述

東壁天球陋漢章詞臣簪筆侍明光芸編曉入垂旒賞蘭省晨趨佩玉鐙日暎花磚陳桂醕露分仙掌挹天香共訝既醉承恩日步輦從容覩雁行

送沈少宰乞假省親

古星堂集

卷三

二十

歲星高傍海雲蒼卿士榮分綸綍光一望丹山霞作佩整開綠野王為堂賜來靈壽堪扶老挹得金莖可佐觴千歲桃花比顏色蹕蹕五彩奏霓裳

題直入千峰卷送僧遊峨眉

袈裟西去躡層崖渺、間雲覆鹿柴半偈初聞大小朗一瓢隨分短長齋錦江水色侵寒夢玉壘晴嵐入壯懷了却無生何去住軋坤莽蕩一芒鞋

送吳懷溪年丈出宰安福

分符遙指白雲峰握別蒼茫烟樹重試宰君今携獨

鶴論心吾自愧雙龍花明春映匡山色琴響朝分江水淙行矣功名慎自惜佇看天上紫泥封

壽林年伯八十 林台州人選江陰縣

早辭五馬卧兼葭家近仙源秀可誇霞散赤城明五色月臨華頂見三花閒携紅玉蕨藪杖暖指蒼烟縹緲槎獵渭從今看甲子不須勾漏覓丹砂

題洪陽老師閒雲館四首

不將人理受天弢半畝蕭然仲蔚蒿雲卧衣裳分野色風清枕簟落江濤門臨曉閣晴烟潤案有玄文紫

古星堂集

卷十三

主

氣高太夢醒來堪一嘆只看鐘鼎為誰豪

其二

為愛脩真靜掩關川雲嶺樹總教閒從來慧業空玄豹此日幽棲對白鵬履底名山藏窈窕琴中流水自潺湲鹿門煙月羊裘雪千古風流足可攀

其三

十年清夢到滄洲拂袖歸來事幽不向人間譚白馬且從河上跨青牛長留碧漢高樓月坐對蒼烟隔岸秋一覺蒲團千慮寂白雲意外任悠悠

其四

功名不向鳳池諄回首浮雲意自嗟宅近河陽饒野趣身從濠上悟空花只看一徑蓬蒿里何似三山松桂家謾說蛾眉能自妬世情知不到烟霞

送同年徐民部賓岳督餉歸江南壽其尊人

冉冉江雲引使車檐帷五色畫遊初遙瞻漢時清冥合轉覺萊庭瑞靄舒孺子自供青玉案仙翁時曳紫霞裾欲將天柱為岡祝彷彿如聞唱步虛

壽徐端銘二尊人

古星堂集

卷十三

主

孺子名高供奉遙絲毫時賦白雲篇西池片月臨窓近南極雙星入夜懸邑有名山歲尺璧庭多靈鳥獻三鱣試將甲子看花信已見桃花第一年

贈沈孺休南歸

翩翩絲筆賦凌雲健翮橫空鵠不群一見中郎堪倒屣偶逢大令為書裙三秋薊野霜初白千里黃河日欲曛我自陸沈悲宦拙因君清夢落江濱

送潘士從奉使南歸

編躔使節鳳池頭霜壓芙蓉艷紫駟滿地朔風勞送

客十年舊雨倍離愁，菜庭縹緲星文合。澤國春風，
字留謾說陸沉堪。大隱因君欲上仲宣樓。

壁雍陪祀

壁水溶溶繞牒廊，千秋廟食儼宮牆。繽紛俎豆陪鴛
鷺，縹緲笙鏞引鳳皇。關里總推周禮樂，橋門不改漢
文章。亦知顯相非吾事，願取心齋侍素王。

送華養和之雲南藩幕

燕市悲詞問濁醪，嫩槐疎柳片雲高。尊前愁聽驢三
疊，天外驚看鳳一毛。益部蠻烟開曉色，昆池明月散

白雲堂集

卷十二

七

秋濤莫辭遠道逢，迎拙贈爾殷勤有佩刀。

雪後朝天宮習儀

仙宮遙傍帝城西，虎拜千官簇仗齊。大地瓊瑤迷曉
騎，兩街環珮聽朝雞。星臨繡戶寒光合，月滿珠林夜
色低。一片葭灰飛欲動，雲祥誰借綵毫題。

題白鷺

自咲雕梁覓侶稀，不將顏色鬧春暉。蹴花片：飛霜
穀掠雨深、護雪衣。整入蘭階窺綺麗，更宜蓮社欲
飯依。大茅峰頂神芝秀，肯向尋常門巷飛。

與公圻訂買山之約

由來丘壑本關情，無那風塵半此生。可道東方榮執
戟，應知嚴助厭承明。他年小草渾如夢，是處長松可
托盟。一望五湖煙水綠，未須秋老戀蓴羹。

其二

誅茆欲傍小山頭，門枕寒塘水自流。為懶逢迎雞犬
語，儘堪瀟灑鶴同游。碧梧不礙三竿月，紅蓼偏宜五
兩舟。骨相烟霞君辦否，他時一徑有羊求。

送則之請告歸關中

白雲堂集

卷十二

七

豐向金門賦遂初，曾中丘壑世情疎。詩來總是驪駒
色，別後應傳青鳥書。月度紫簫緱氏嶺，春深碧樹輞
川居。相將吾亦思尊去，莫以投簪傲曳裾。

其二

交情三載見清真，鋸玉玄言絕世塵。白業漸看推獨
步，黃冠豈許乞閒身。千秋姓氏誰真我，半嶺雲霞對
古人。但使襟期終不負，可容入社有遺民。

送同年王寰宇大行奉使江西便道歸壽二尊
人

六傳晨驅亦壯哉斑衣初試五雲裁獨將徐孺南洲
月雙獻菜庭北海杯十載墻東龍卧處千年緱嶺鶴
飛來王程春草催應急湖上駕鸞夢幾回

送許少微給諫冊封 晉藩歸壽尊人并舉續

絃之禮

抗疏高名滿建章暫將六節向汾陽圭分桐葉看星
使騎擁桃花是夕郎紫氣欲浮恒岳偏白雲偏傍峴
峰翔莫言四牡勞將父蕭史笙歌薦鶴觴

送同年寧屏教出軍石首

古星堂集

卷十五

五

由來神驥騁康莊百里花封接楚湘不是窮經推寧
越那能仙令在河陽關門解識真人氣賦草堪携大
國香到日郢中多白雪冷高韻滿琴堂

送李景魯給事歸武昌以抗疏 廷杖

獨捧丹心扣紫宸回天無計欲沾巾批龍未盡憂時
淚仗馬誰憐報國才不信輸肝能悟主尚餘殘骨為
寧親高臺容易悲風起况有孤臣別恨新

其二

曾携綵筆侍明光誦劍還輸烈士腸遂有聲華彌七

澤能無詞賦吊三湘雄心不逐新鴛鴦客計空餘舊
鸛鷀忼慷贈君惟擊筑耻將蹤跡同行歲

其三

生來不分國恩孤一疏投簪狎五湖主聖無如譚市
虎臣愚未敢避城狐囊中封事添新草展底名山識
故吾薜荔好裁居士服無端春夢到青蒲

送譚華南郡丞入賀 萬壽

鳴榔春色滿天涯岸柳汀桃映曉霞郡閣星臨稱半
刺彤輝嵩祝獻三花聖人高握千秋鏡使者先乘八

古星堂集

卷十五

五

月槎到日垂旒應賜問為言澤國未桑麻

李民部郊玄覽擁辭聖賦贈

夜々星文動五湖握蘭仙史佩麟符每驚綵筆懷瑤
樹不減寒冰在玉壺送客從容芳草路焚香點染荔
枝圖一從元禮方舟後頓覺千秋道不孤

陳從訓携榼見訪蕭寺中兼贈詩扇漫賦一律

奉州

萍踪忽共白雲留一榻蕭然伴野鷗澤國山々生薜
荔江城日々叫鉤輅林間激水思中散天上占星識

太丘斗酒雙柑聊話舊更欣明月壺中投

壽耿金吾七十金吾子亦任冀州叅戎

漢將成功雲作臺蹶張誰似耿弁才只着燕領登壇
後又見龍媒出海來斗印佩將神鵲化短筇扶得賜
鳩回金城不用圖方略鶴徑松陰歲歲開

壽南川姪六旬初度時受恩例冠帶

渥顏青鬢未稱翁六十生涯似轉蓬綺歲多才推阮
北明時有道隱牆東依稀寶訣壺中授縹緲仙槎海
上逢浮世幾人看甲子欲將簪弁咲春風

古星堂集

卷十三

二十七

題楊宜菴給諫疏草

年來澤國總丘墟聖主憂深肝食餘天上夜占星
作使江南春到雨隨車哀鴻有意思中澤仗馬寧辭
引帝裾爭羨歸朝雲五色篋中曾草萬言書

送黃長卿北游

詞藻千秋識長卿篋中新草半西京從來未信操齊
瑟此去真堪主夏盟洛下競傳才子賦荆高豈羨酒
人名故人潦倒滄洲卧但借春風送客程

海甸春融壽唐郡侯

自識關門紫氣浮四溟氣掃淨如秋千家禾黍雲含
綠滿路鸛花風正柔風樓臺迎露冕龍宮日月傍
鳴騶即看海屋群仙侶知為君侯添幾籌

送黃甥孟威北游

氣壓騷壇擁碧幢當年江夏羨無雙河東有賦行頌
獻洛下多才半受降日照河橋開曉鏡花明驛路倒
春缸相思惟有三秋色桂影婆娑月滿窓

其二

杏花萼葉麥風柔到處垂楊繫紫騮日上公車終奏

古星堂集

卷十三

二十八

續雲深雙闕護垂旒莫將別思紫宸省自有雄心作
畫游共羨陽元成宅相夢來攜手鳳池頭

賦得佳人墮水

孤棹夷猶水上開忽驚破浪一聲雷濤侵襪底香塵
落波撼釵頭黛色摧似訝楚宮行雨散還疑漢浦弄
珠回陽侯昨夜傳消息借得蛾眉佐酒杯

端陽日同彭協甫諸兄黜陵道中舟次用唐人

五日觀妓詩韻

檻外湖光隔絳紗解將心賞送年華晴搖荷帶新含

翠雨濯荷筒。漸着花。帆底雲山看上下。柳邊移棹岸橫斜。佳辰賴有朋簪合。艾虎榴尊謾憶家。

其二

一望連漪蘸碧紗。晴嵐如黛競芳華。佳人挿艾釵橫玉。羈客吟蘭筆有花。帆影亂飛青雀度。酒香初散翠屏斜。懷沙自是千秋恨。轉覺滄洲別有家。

送唐嗣宗應試

賦稱唐勒有誰裁。千載宗盟屬上才。迅駟摩霄霜氣早。揚鬚捲雪浪花開。三千翠靄搖椽筆。六代歌鐘落

占星堂集

卷十一

七

酒杯不借吹噓到天上。矚看春色滿燕臺。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十四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楊鶴脩齡父校梓
崔爾進漸達父

壽母舅劉隱君七袞二律

琴樽與圖史。七十此生涯。叢桂三秋色。瑤芝滿院花。地連瀛海月。人帶赤城霞。自有壺中訣。寧須玉井砂。

其二

三徑蓬蒿徧。偷然野鶴姿。星文潤南極。秋色滿東籬。薜蘿開花塢。栽雲近水湄。庭前金粟樹。次第好風吹。

占星堂集

卷十四

一

秋日有懷孟威

之子別來久。黃金滿秋臺。薊門霜氣早。清夜雁聲哀。泣玉寧遭刖。投繯不受猜。獨憐搖落處。叢桂幾枝開。

送王後陽赴任岳州二首

一麾勞出牧。萬里重專城。江濶波濤壯。帆搖蓀吹明。白雲仍吏隱。青草是王程。想到巴陵日。春風露冕迎。

其二

子晉神仙侶。尋真上岳陽。尊猶故園白。橘自早秋黃。猿瀟巴山近。鴻飛夢渚長。人間榮五馬。况復板輿傍。

贈別孫叔達歸吳門

論交自傾蓋喜慰十年期
岩壑多高韵烟霞足夢思
人歸秋水濶帆遠夕陽遲
別後蘇門嘯懸知君共誰
題慈壽重榮卷

謝庭雙鸞驚來傍帝城
翔天蔭暉南極春風近北堂
翟車分畫繡萊舞競霓裳
此日瑤池上丹霞擁棣棠
其二

合浦分靈氣雙珠總木難
共誇朱戟貴長奉板輿驢
冉、鸞裁詔森、豸作冠相
將介春酒自有大官餐

古星堂集

卷十四

十

秋日訪景上人禪居次陸宗伯韻

尋幽得古徑秋色滿祇園
雲浸水心寺風清樹杪幡
佛香供客座梵語襟清言
何日東林社相將避世喧

再過景上次前韻

偶然開丈室聊借辟疆園
竹韵和清梵林香落寶幡
偈傳初地佛辨息小乘言
坐久虛堂寐時聞鶯鳥喧

初度日過泖埭

避塵來水國聊假法為船
禮佛初傳偈依僧小結緣
香分清磬後梵出曉堂前
身世看雙髻栖心水月禪

舟次泖塔曉起即事

城市由來隔蕪無水郭
村鳥啼山月暝龍出海雲昏
塔掛占風影潮添過雨痕
浮槎天漢近何處有塵喧
韓少宗伯敬堂先生載酒虎丘飲子至暮而別
漫賦

聽履欣茲日追陪綺筵
嶺梅香散雪堤柳綠沉烟
剪燭晴臨閣烹茶夜汲泉
荊州能愛士慙媿孝廉船
宗伯別後見月色東升
冉冉與諸子携尊至千人

石上飲過夜分用前韻

古星堂集

卷十四

三

河亭客散後有喜素舒懸
晴色遙當戶溪聲暗扣舷
殘尊行復盡小隊亦堪憐
躡屐驚山鳥翻飛度嶺烟
與彭欽之王韜甫何士抑諸同社金山話別

水國金鰲奠蒼茫吳楚分
僧歸隔岸見人語帶潮聞
濤濺帆含雨煙籠樹出雲
登臨何限意凝酒對斜曛
同楊彥履太史及盛伯靈金彥卿唐弘度游龍

王廟看池蓮盛開漫成二律

選勝尋芳向蓮池花正肥
披香開翠幕拂水浸紅衣
忽雨蟬聲細驚風蝶粉微
因看鷗鷺狎恍憶舊漁磯

其二

龍藏何年閉靈湫靜可憐稻苗侵雨綠荇帶濯波妍
坐愛沿堤柳心期出水蓮暫來離火宅莫惜酒如泉
題畫壽陸源槎太醫

供奉班聯貴脩然姑射姿新霜榮晚檜涼雨秀瓊芝
挹露分仙掌殮霞到上池行看一鶴下高唱步虛詞
朱藩室給事建言謫山西憲幕贈別二首

抗疏干時拙人仍羨左遷雁聲汾水遠秋色太行偏
畫省留餘孽功曹有謫仙所嗟時事異余亦賦歸田

占星堂集

卷十四

四

其二

秣馬驅長甸三秋晉澤行劍寒能燭斗壁碎收連城
折檻懷前烈歌驪慰友生賜環看早晚去去爾猶榮
一送王念夔侍御督餼兩浙

臨軒動星使衣繡下彤墀秋滿黃花戍雲深瓊樹枝
諸侯紛負弩候吏識行麾蕭索江南地清風喜借吹

其二

人言驄馬客誰似皂鵬賢政肅霜含斧塵清月扣舷
搖山驚跡續煮海佐籌邊父老傳封事春和乞賜田

得舒孺立書并示新詩數章却寄六首

五載同林卧乘時偶北轅書來驚朔雁夢去泣湘猿
名以文章貴身仍丘壑尊開械餘紫氣應讀五千言

其二

知名成獨往誰與共墳簾紫蕨朝堪把青藜夜自吹
僧來雲宿幌月墮竹侵帷忽發陽春調因風寄所思
右各贈

其三

無容矜宦達已見二毛侵泣楚寧懷辟游燕豈為金

占星堂集

卷十四

五

其四

每因新雨集不分故山沉便欲思尊去秋聲滿院砧
驢老亦何用誰憐擊唾壺重來宦仍拙不隱谷誠愚
霧豹君今是冥鴻吾欲俱君留筆硯在時擬著潛夫
右述懷

其五

瀚海皮方晏俄驚赤羽飛空聞借前箸誰復賦無衣
灑泣包胥是和戎魏絳非難言肉食事自有北山薇

其六

自竊甘泉直寧聽五夜鐘如聞紫霄上別有寸雲封
宸渥希三接天居肅九重非無壯頑者何處扣銅龍
右感時

同年崔際虞侍御招飲時二月春尚寒坐上已
有紅梅及牡丹盛開為賦

自喜依瓊樹繁花四坐開譚從玉塵洽春向綺筵來
艷色嬌華燭寒香入酒杯慙勤知護惜莫使曉風吹

其二

花事應猶寐君家占早芳移春學內苑照影弄新妝

古星堂集

卷十四

六

怯對簾櫳月嬌疑繡斧霜江南歸夢香聊此散清狂
。書扇送顧光祿

亦有青雲侶送君多白雲盟尋松菊徑吟廢慕義文

露濕尊堪採秋空鴈已聞因茲感搖落歸夢到江濱

送朱比部海曙恤刑閩省

秋臺森列宿節使有陽春密網開三祝寧唯向七閩

紫萼鄉思愜丹荔品嘗新穴肯堪圖畫歸朝獻聖人

歲暮忽驚時事大異感而有述

共道陽春近陰凝竟若何焦旬下嚴霰大地總危峨

路馬非時重飛蟲胃燭多時司禮獲罪被不關燕趙
客慷慨動悲歌

其二

竭來黃霧塞白日慘冥冥緹騎宵猶出時上怒不測
呵殿之聲林連者並以影響人烟寒樓
終夜不輟不連者並以影響圓扉畫不局無不連者並以影響
臘凡被籍者即以黃帝部察被逐者四
十餘朝市今如此何寧羨獨醒

除夕寫懷二首

三年長旅食身世絕如萍未辦尋花屐空懷傾酒經

古星堂集

卷十四

七

撥爐分細暖燒燭散餘青總是留殘臘時新正十難
回雙鬢星

其二

物候依然故年華暗已催掃除憎藥裹吟賞憶園梅
半室兒童開寥天鴻鴈悲屠蘇聊自汎添得醉顏頰

送杜雲樓年兄之任河間別駕

送客青尊畔星河夜色高地雄瀛海郡人佩呂虔刀

豹霧終難隱雞栖亦是豪但持冰蘂在莫嘆畏途勞

春日同朱季則膳部沈君大侍御楊彥履宮贊

極樂寺禮佛是日為季則初度

偶來探法喜頓使百憂寬
苔徑點初破松花落未殘
戒珠隨處得心鏡靜中觀
却恠塵容在聞僧說宰官

其二

浣日投雙屐精藍向水開
祝釐聊復爾避俗亦悠哉
幻跡空中馬浮生劫後灰
何時遠公社倘許學宗雷

長安春日感懷十首

已覺吾衰久行藏未自由
江鄉千里思夢醒五更愁
鳥自吟清畫花應暖白頭
初衣頻取拭肯負竹林游

古學堂集

卷十四

入

其二

雖分大官膳藜藿自吾安
孤僻無知已清羸愧素餐
詎言金作礪欲使壁終完
雄劍千年色相看未許彈

其三

誰道荆高市偏能化素衣
吟來神亦瘦老去祿寧肥
山窗流雲宿林昏倦羽飛
因思舊丹壑昨夜夢中歸

其四

牢騷雙鬢短可奈朔風吹
世事堪藏舌愁心欲上眉
凍烟晴不散寒漏曉仍遲
一枕清吟罷題書寄所思

其五

玉漏分明曉晨光儼未升
驚鳥叫殘雪瘦馬踏層冰
每為冠簪懶翻將面目憎
歸鞍過僧寺明滅夜來燈

其六

偶為微官悞原田幾廢耕
又驚春意動漸向草痕生
燕壘新巢暖鶯啼故苑晴
物華與人事何處不關情

其七

誰能學曼倩玩世在金門
鳩性巢寧拙蛇行道豈尊
頭顧堪自笑肝膽欲奚論
指點衙門下藤蘿底可捫

古學堂集

卷十四

九

其八

欸段朝來出懣懣何所如
感時懷抗疏耽吟抱殘書
兩雪北風慘漁樵南陌踈
愁心共明月相伴半窓虛

其九

維摩同丈室懶拂滿床塵
苔砌無行轍花庭不聚茵
尋僧偶聞偈識佛為除嗔
未免謀生拙長齋亦抹貧

其十

無計效冥鴻歸心浦叙東
觀身多病後檢藥古方中
教誥難為性工文豈送窮
漸窺空色理滿地落花風

貽書示兒為營小園誓當長往

勞生多自悔。非祇厭承明。小隱吾將卜。閒田學耦耕。
疏泉宜灌韭。除地可班荆。雲外冥鴻度。栖遲愜此情。

其二

已燭君苗硯。無煩瀟墨池。延風疏北牖。蒔藥遍東籬。
徑窄遊蜂密。烟橫下鳥遲。時無王祿事。莫問草堂貲。

其三

彷彿是山家。沿溪帶草花。雲歸初有主。鳥去暫無譁。
陌上三眠柳。畦間五色瓜。避秦非吾事。聊亦課桑麻。

其四

結宇依蓬累。何心偶辟疆。祇堪盟酒社。差可避名場。
朝旭春如染。夜蟬秋更涼。驚鳩栖欲穩。不亢厭榆枋。

其五

無意營高敞。幽居近水隈。漁梁放溜淺。斜迳抱亭迴。
竹卸新林籜。花粘舊砌苔。文游半零落。二仲幾時來。

其六

避世安吾拙。幽懷眷薜蘿。碧林經雨淨。黃葉向秋多。
市近無猿嘯。天空有鶴過。何繇來剝啄。安樂自成窩。

其七

鏡裏惜衰殘。蝸濡亦可安。喬柯借隣圃。曲水瀉鳴湍。
漸使蘭堪佩。還期籜作冠。何妨號愚谷。有巧自愁端。

其八

卜築傍東林。僧廬愛獨尋。風傳清梵響。雨翳報鐘沉。
淨界留紅藥。空庭覆綠陰。因思雷處士。千載契予心。

其九

羣飲吾仍拙。看人拍酒船。一溪閒共釣。長日靜高眠。
得句寒原上。忘機野鳥邊。客來話朝市。不醉亦醺然。

其十

支公笑買山。久矣汙吾顏。願枕碧雲卧。况茲綠水灣。
聽鶯携客往。有鶴伴僧閒。莫負菟裘約。應看倦鳥還。

其十一

春日以病杜門久無鄉信即事二律寄故園知
已

為問幽居客。曾遊幾醉鄉。餘寒侵草色。小雨試梅妝。
訪戴乘春雪。呼盧入夜霜。誰能憐寂寞。空有鴈隨陽。

其十二

盡日耽閒卧。居然退院僧。參禪調醉象。觸事咏青蝇。

脫疑亦何有投簪竟未能寄書都不達春夢杳難憑
請告南還途次作

為愛文園卧明時早掛冠只愁南陌遠可奈北風寒
鴈冷蘆花碎雞栖桑柘殘菟裘生計穩行路敢云難

再賀吳起潛連舉二子

最是蓬瀛近東來紫氣盈總輸鳩杖穩兼喜蚌珠明
勝娛晨夕肩齊難弟兄誰言秋索莫松桂自交榮

為張鳳麓僉事題卷

地接三花勝人標道德門天香分玉樹舞綵映芳孫

占星堂集

卷十四

十三

乍灑哀我泣能留宰木思鶴歸華表在不尤賦招魂

其二

黃綺風流遠長吟藂桂篇已看小驥起猶及大椿年
龍渥霜臺凜地榮露草鮮于公開世澤青史定堪傳

登靈岩山閣

登臨傷往代高閣俯崢嶸樹影長惟合湖光一鏡平
空濛留宿雨蒼靄辨初晴未盡凭虛意重游已結盟

雨後移舟至玄墓寺看梅

載酒宜春日晴郊花欲然清芬連綺陌香雨落瓊筵

佛地開金界人寰有玉田羅浮不是夢疑到散花天
新晴徧游吳山諸勝

勝日邀同侶晴光媚遠堦愁消連夕雨眸洗四山青
松密濤逾壯泉香草不腥諸公盡沾醉吾豈獨能醒

題畫雪景

玉戲仙巖遍平將曉色侵融流添瀑水映月洗空林
古路迷丹壑遙天隱碧岑興來成獨往誰識子猷心

丁酉秋得請賜告

天意容栖遁烟霞入夢長淺才羞竊祿漸老學休糧

占星堂集

卷十四

十三

戢羽歸愚谷看人角智囊單車明日遠相似鴈隨陽

其二

一病連旬卧君恩許遂初天慵從此放世態任教
疎浪跡同漁父生涯付麴車承華無復講兼廢帶經

鋤

遊善權洞

巖岼一徑絕天地劃然開潤滴時含雨聲傳乍起雷
燎分丹竈火雲護石床苔洞口孤霞發如聞鶴駕回

其二

一壑居幽勝，谿訝絕四鄰。流雲吐石罅，飛瀑漱松鱗。
歌樹栖驚鵲，寒淙狎酒人。何當沿汎去，為訪武陵春。

寄施起東文為溧陽司訓

故是文章伯，居然弟子師。絳紗傳舊業，綠綬綰明時。
君有施讐易，吾慙唐勒詞。空懷問奇意，未敢問前期。

其二

儒行今漸滅，中流一柱存。官同梅市隱，道比杏壇尊。
花拂春風坐，人歸立雪門。遙瞻石屋下，雄劍幾飛翻。

古星堂集

卷四

十四

足成之

忽起青蘋末，寥寥度曲阿。拂花微墜露，觸水不成波。
曉角傳響雲帆緩，渡河縱然虛幌隔。竹韻聽來多。

題陸孝廉君策疇墅四首

獨抱探奇癖，緣山得水源。漸刊姑蘇樹，小築傍池軒。
竹外重開徑，花時別有村。會心何處遠，家世是平原。

其二

群峰環四望，晴色曉來青。曲水縈為帶，嘉林面作屏。
幽禽啼野竹，醉客倚孤亭。選石攤書卷，惟應頌酒經。

其三

勝韻君能擅，兼之選地偏。霞生凭夜閣，晴眺極秋烟。
竹茂經冬悅，泉香帶雨鮮。到來機事盡，堪與狎鷗眠。

其四

仄徑遙連寺，時逢竹院僧。栽花檢餘譜，佞佛禮殘燈。
夜黑猿偷果，風高鶴屐冰。沈冥此中意，誰復羨飛騰。

徐尚寶五十友人索詩壽之

綠野堂仍舊，朱顏日正長。縣弧開令旦，尚璽羨清郎。
星作東方隱，人傳北海觴。君王猶愛少，寧老白雲鄉。

古星堂集

卷十四

十五

與諸君同遊龍井寺，寺故荒頽，今為中貴人初

修一新矣

已變莊嚴相，垂蘿猶古牆。秋聲霜後葉，晴色暗中香。
雀施齋厨冷，蜚啼午院涼。飛觴漫茗飲，不覺晚雲蒼。

遊法相寺

山深藏古刹，漸入轉嶙峋。露去洗空翠，涼風清遠塵。
梧啼愁落日，虎跡怖行人。即此堪投隱，慙非長者身。
同年林道卿侍御見訪，漫賦兼簡全伯典中允。
三徑蓬蒿滿，求羊到亦稀。忽聞軒蓋侶，來款薜蘿扉。

歲月驚華髮兒童識繡衣殘梅如待客尊酒共春暉

其二

乍喜簪仍盍何妨轄已投溪花紫北郭晴翠入南樓
正是蘭亭彥因之禊事修不將歌吹響驚起欲眠鷗

其三

莫笑棲窮巷從來戀索居懶猶能佞佛貧不解傭書
髻為愁時短眉因得酒舒文園同病者高卧定何如

送友人南還

惜別重臨岐征途屢卜期池萍欣偶聚落葉恨難持

古星堂集

卷十四

六

歲月交情古綢繆兩意知鴈聲霜店月正是夢君時

送人之南都衛幕

生來非燕領書記亦翩翩鼓枻春潮後鳴珂秋雨邊

江聲蓮幕近花氣柳營偏我有南枝戀輸君早着鞭

送潘士從中舍使歸省親

春草留餘綠王孫拂錦韉嚴程飛暑蓋雅志賦閒居

兩啣蟬聲細秋遲鴈影蹤還家念離索應為繪鱸魚

送別吳尚之歸皖

共是驪歌客其如悵別離片雲吳苑落五月楚江寒

白業供朝暮青山足考槃風塵吾自畏未敢說彈冠

其二

清朝容拙宦華省濫追陪一自文園卧偏憐謝客才
雲房如有約荔服亦堪裁他日山陰道還期載雪來

春日同曾子健于中甫徐文卿舒孺立過摩訶

庵宿非幻上人禪房

偶然出北郭散步到東林香積頭陀供雲房清梵音
人天開淨域水月見禪心假結青蓮社寧堪久陸沉

偶題

古星堂集

卷十四

七

時來盡霄漢吾意本滄洲道在寧呼馬機忘任狎鷗

川雲生窈窕山鳥叫鈎輈長嘯蘇門侶居然老一丘

兩夜與彭欽之袁微之諸君集潘士遠分韻得

清字

相對憐同好燈前眼倍明夜闌金箭冷人語玉壺清

殘雨侵蛩砌寒雲壓鳳城風塵多聚散轉覺客愁生

庚寅憩京口海嶽庵將圖請告

夜色滿林皋虛亭散鬱陶風來微拂樹月墮不驚濤

佛火半龕靜潭烟隔岸高未須論出世此意屬吾曹

○ 登北固曉望

清晨凌曲磴一望攬雄圖天塹仍連楚雲帆半入吳
遠山籠日氣古寺隔煙蕪自覺登臨迫渾忘旅思孤
○ 夜泊呂城

何處汀洲晚停橈信楫師兩餘霞散綺風靜柳含姿
野寺鐘聲後夜潮人語時勞勞游子意隴笛不堪吹
贈同年丹徒尹馬象湖

帝重股肱城高才百里行魚懸窺卧閣雉擾識前旌
澤國皆春色吳歛半頌聲中冷泉可汲何似使君清

其二

庭下水聲潺鳴琴意自閒炷燈還眎牘挂笏且看山
吏散鳥窺戶客來雲掩關政成方借寇聖主念時艱

○ 別道平上人

汗漫游成趣相携況道林船窓共涼月花徑足清吟
去亦無家別歸仍不住心九峰秋色好遲爾更招尋
○ 題山師賁大藏之金陵小詩送別

一夕曹溪話無端識慧因到來空亦幻解得法為塵

智海窺無際慈航幸可親看心有密意藉爾出迷津

其二

半偈從師授雲蹤不可攀杯浮楊子月錫掛秣陵山
白馬駝經去玄猿聽法還南朝多古寺為到款松關
○ 柳上居為俞君寶題

未易論高隱幽居傍水村鷗盟從葉艇鶴夢掩柴門
弄月溪雲白栽花山雨繁長留一壑卧何事戀華軒
壽項東鰲明府

玉皇香案吏百里暫栽花春滿隨車雨晴分卧閣霞
琴清流細鶴舞篆烟斜更羨神仙令能餘丹井砂

其二

春色河陽徧日遲花正肥鳧飛知下舄雉擾識前麾
挂笏山容近釣簾吏牘稀願傾千日酒長此奉春暉
范爾孚北游同欽之協甫韜甫仲醇諸君賦別

分韻得西字

送客長安路扁舟谷水西杯深潮暗落歌罷鳥還啼
山遠雲連寺帆驚雨過溪看花君自好戀別手重携
贈李方城

知君多勝韻端不愧青蓮緩步春山履長吟秋水篇
蕭然自丘壑爾吐雲烟入洛名逾貴扁舟意欲仙

崑山道中喜晴

積雨乍來收輕帆狎野鷗綠肥千頃樹碧漲一溪流
蛙吹喧深草漁燈滅遠洲客心依落照閒逐水光浮

送陸元理應試金陵

籍甚詞壇彥平原有士衡脂車初入洛擢桂殿登瀛
紫氣干霄上青萍燭斗明秦淮涼月夜一動故人情

其二

古學堂集

卷四

壬

自得幽居賞能為澤畔吟閑蟬秋色裏送客暮山陰
羨爾文章貴慙予丘壑深雲霄藉知己努力慰佳音

賦得日暖龍池春鬪草

共罷披香直閒從太液嬉茜羅紫細帶翠袖鎖瓊枝
馥馥分來早纖纖出較遲獨留紅葉在題取有情詩

其二

春風吹輦路緩緩踏青莎樹裏藏身密花叢獲采多
無心驚睡蝶得意展雙蛾輸却宜男去羊車幾日過

再題閒雲館

洪崖結小隱卷幔翠微凝曲磴烟蘿入寒江皓月澄
坐無金谷酒人似玉壺冰瞑目枯禪意應知過去僧

賦得春深五鳳城

鳳闌曉蒼蒼濃陰覆苑牆鶯啼上林窈花落大堤香
碧瓦晴絲潤彤樓語燕翔更看膏雨足是處徧春陽

題署中柏

翠柏何森蔚經冬色不更永同松後老寧共李先榮
影度花磚古香沾玉案清赤須如見揀還自得長生

秋霽同彭協甫王韜甫金彥卿范爾孚散步碩

古學堂集

卷四

壬

光祿園亭

行盡歌樓與吹臺芙蓉瑟瑟傍池開參差山徑餘衰
柳惟有啼鳥自去來

其二

同遊客比去年少隄畔花如舊日明閒坐小亭看世
諒不須論到曲池平

秋日同彭王諸子遊寶勝庵

欲叩禪關禮一如疎花密樹繞雲居忽開芳徑無人
跡竹嶼沉沉響木魚

其二

兩餘碧鮮印空廊。深竹茶烟和佛香。淨業幾人消受得。數聲清梵已斜陽。

送雪堂上人歸天台

鉢衣時帶赤城霞。龍鉢隨緣到是家。今日却歸霜月冷。寺前零落數株花。

其二

華頂煙霞祇夢游。空慙投綬卧滄洲。因師却憶虎溪月。欲汎山陰雪裏舟。

送項東鰲

手捧天書濕紫泥。翩翩旌蓋楚雲低。亦知當宁虛前席。滿路清風送馬蹄。

其三

頻驚烽火到甘泉。側席應須侍從賢。願借青蒲方寸地。一為天子試籌邊。

其三

三年膏雨潤丘墟。信宿無能畏簡書。童竹不知明主意。紛紛欲引使君車。

其四

天上星文動客槎。離亭咫尺已天涯。欲知別後懷賢意。滿目河陽舊種花。

陸君策為本無尼挾冊索題漫題二絕

羨爾能開火宅蓮。前身曾住蔚藍天。半天佛火疑無歇。窓外時分五色煙。

其三

風吹鉢水靜無波。悔却從前覓愛河。半偈已將心印受。還從開士問多羅。

題魁星圖

夜占斗氣動寒芒。燁燁光騰帝座傍。一自星精下人世。好調台鼎應文昌。

與彭范諸君金山話別二絕

同上金鰲聽夜潮。離魂無奈黯然銷。明朝楊柳河橋畔。惟有鶯聲伴寂寥。

其三

為耽漁釣出山遲。又向名山別故知。試問江頭楊柳客。幾人到此不顰眉。

通扇贈徐季菴治兵東海

十騎東方統陣雲。夫人七首豹攷文。乘秋欲試芙蓉錦。祇恐長鯨已避君。

其二

聞無之午日以炮傷目戲成四絕
艾虎高懸花正明。花柳豈亦憐多情。年時試酌屠蘇酒。猶憶兒童爆竹聲。

其三

熹微向曉星初落。彷彿嘶山月半規。鏡裡有人憐比目。風流不似畫眉時。

其四

三秋無緒倚危樓。恨煞簾櫳未上鈎。錯認纖纖是新月。半含清影對人愁。

其五

誰言李白與桃紅。悟引無生色是空。一曲楚歌吹散後。虞兮千古恨重瞳。

其六

卜築小園移書范。三爾孚乞取山石。閒園脩竹漸氤氳。石丈偏宜對此君。自是高齋無長物。可能相贈太湖雲。

其二

玲瓏不允鏤天巧。磊塊須教稱我頑。躡屐年來心更懶。數拳相傍即青山。

其三

移近花宮洗俗眸。但留苔繡助清幽。倘逢說法空王過。此輩當令盡點頭。

其四

裝點虛亭物色新。相隈同醉甕頭春。莫言從此清緣斷。儘可盤桓作故人。

其五

贈梵雲上人卓錫西山
八風波靜絕纖埃。曾受南宗心印來。恠得青山朝爽後。慈雲偏護講經臺。

其六

朗公說法辯河流。是處能令石點頭。今日重逢小朗在。分將一雨潤皇州。

其七

蕭然緇錫到東林。篋裏詩筒秀色侵。解道溪花紅似錦。不妨好鳥伴高吟。

其四

逐逐浮生信馬蹄。三。明。空。向。望。中。逝。于。今。蓮。社。飯。依。近。願。得。相。携。過。虎。溪。

殷希夷索詩贈乃姪執夫北上為題四絕

君家小阮總龍媒。更羨仙仙水部才。今日揚鈴南浦外。蒼生爭喜使槎回。

其二

紫雲雙闕好鳴珂。陌上相逢舊雨多。獨自支離甘寂寞。未容小草在岩阿。

其三

江風吹雨夢秋寒。千里雲山路漫漫。長望斷門官道。柳。人。猶。悵。畏。途。難。

其四

少微遙燭草玄亭。猶拭雙眸望客星。倘遇故人勞問訊。為言蘧軸戀沉冥。

公圻南還寄懷諸故人

藥囊長伴半床書。三徑秋烟霜葉疎。千里故人堪作侶。文園高卧病相如。協父

其二

牆東居士任婆娑。半老其如霜鬢何。數畝汙邪牧更薄。短衣小艇急徵科。韻父

其三

三秋種秫苦無年。何處逢人覓酒船。一似渴龍長失水。蟪蛄聲裏不堪眠。彥卿

其四

湖上扁舟學子皮。山村郭夕陽時。汲泉煮茗尋常事。天賜清閒總不如。爾孚

其五

蓬蒿滿徑日遲遲。小閣開奩試畫眉。自是陵春山盡。令人空唱比紅兒。無之

其六

陽元才美自超群。霧豹爭看吾色文。澤爾曲江春色裏。好將筆彩賦凌雲。孟威

贈僧乞施齋僧

惟將法施演三車。到處名山天雨花。信得曹溪一勺水。炊米香積徧恒沙。

光福寺

碧蘚陰陰一逕荒。偶來躡屐繞空廊。山僧指點前朝事。惟有殘碑卧夕陽。

其二

看花因得到僧家。澗裏流泉可點茶。長老已知空色相。不妨花氣落袈裟。
余詩念諸兄寂莫及聞彦碩歸殊暄熱也口占

一絕

故人持節畫游初。爭羨軒軒馬車。堂下紛然朱履。

古堂集 卷十 末

客誰言寂寞子雲居

聞友人娶廣陵妾戲贈
駕鶴揚州意氣舒。枕邊無奈泣前魚。憑君縱有髯如戟。準備踉蹌短轡車。

戲題赤脚僊贈友

星冠鶴氅氣差我。有法難降九子魔。白露橫秋滿庭際。雙鳬歸濕滌波。

送辛晉陽吉士請告歸吳門

文園仙客愛投閒。一卷維摩畫掩關。歸弄石湖湖上。

凡人生何化馬蹄間

其二

歌來白苧不堪聽。相送河梁詫獨醒。歸去五湖無一事。鉤簾時見片雲停。

即事簡孟威四絕

名冠百花仙譜中。偶來芳砌舞春風。一從丹入天台後。寂莫寒檠泣守宮。

其二

芳名空復喚垂絲。續命從今問阿誰。燕語雕梁人寂寂。却疑青鳥倍相思。

古堂集 卷十 末

其三

無奈華清寶月沉。空餘孤影伴知音。少陵縱有驚人句。惆悵于今欲廢吟。

其四

年年低傍綺窓開。一夜並風喚不回。恹恹底沉香春睡。日高未見女郎來。

咏紅梅四絕

春來初試壽陽粧。脂粉輕勻玳瑁香。無限關山千里。

月獨將丹臉照流黃

其二

一醉羅浮春意濃。潮生雙嶼暈東風。瑤英自是非凡骨。誤落諸天色界中。

其三

幽情久矣托山家。夜月虛窗瘦影斜。未問他年調玉鼎。一枝先許弄明霞。

其四

習習寒香誰共知。折來驛使總堪疑。朱顏未許無搖

古星堂集

卷十四

三十

落祇恐江城笛裏吹

孟威偕平上人為句曲之游飯昌國寺偶成

寒烟長鎖舊珠林。一飯伊蒲愜素心。馬上又看芳草色。僊宮遙指碧雲岑。

其二

古寺荒荒背野蘿。禪扉不掩白雲多。老僧自向蓬迎苦。一卷維摩奈爾何。

立夏日丹陽道上別孟威二首
送得春歸又送君。不堪客路更離群。帆前柳色參差

綠明。柳春共白雲

其二

孤舟明月若為驩。一種清光兩地看。自逐浮萍多聚散。臨歧惟有勸加餐。

口占題寺中壁

窓前明月佛前燈。曾宿招提最上層。戀別不須留姓字。將心許作未來僧。

壽唐昌唐七十時寄居路小槐齋中

婆娑三徑海雲寬。七十生涯可簪冠。首指齋前萬年

古星堂集

卷十四

三十一

樹最宜蔥蒨雪中春

其二

不分青眼老此生。短筇長鋏亦怡情。乍驚鶴夢蒼苔上。獨蹕烟霞訪赤城。

送王在雲遊金陵

疎柳寒烟對別卮。長干秋色滿江籬。自堪倒屣青囊在。不用人前說項斯。

送李方城遊金陵

十年不問長干路。時憶秦淮沽酒住。憑君寫得長干

圖。悵。疑。身。到。桃。花。渡。

其二

河橋折柳不勝情，到處鶯啼媚客程。安得從君匹馬去，雨花臺上聽吹笙。

哭范三爾孚五首

金蘭氣韻久芬芳，憔悴吳門一夜霜。腸斷故交零落盡，不勝清淚滿山陽。

其二

征鴻既杳寄書難，薊北江南路渺漫。不道遺琴久寂寂，

古星堂集

卷十四

三

莫向人猶自問平安。

其三

埋將玉樹不經春，猶恐函書字未真。一讀一回增涕淚，屋梁月色已難親。

其四

長憶吟花醉月時，清羸尅寶不禁持。今一向泉臺去，雖有清驪應共誰。

其五

每向鵲原寄苦心，相逢四海盡知音。荆花素艷無人

法。惟。使。交。游。淚。滿。襟。

即事和公圻韻

巫山有路還成夢，湘水無情不作雲。半幅鮫綃可憐色，淚痕周匝似迴文。

戲題二首

鳥道遙遙洞壑幽，朱霞斜帶月華浮。漁郎自愛桃源好，夜半歸來花滿頭。

其二

隱隱朱門水上開，看花不惜半酣回。乍驚滿地殘紅

古星堂集

卷十四

三

在，應被遊蜂捕取來。

吳門即事戲為陸生賦

杯底流霞琥珀浮，輕羅香暖不禁秋。分明夢入天台去，不信仙娥也姓劉。

題姊妹花

大姨綽約小姨憨，陣陣遊蜂採欲酣。次第春風競相惜，卽拚芳艷鬪宜男。

贈韜甫

霜髯毵髥貌不癯，且拋書卷倦為儒。牆東避世無他

事調鶴間庭看哺雛

贈彥卿

荒却三秋穉秫田。白衣人不到花前。酒龍口吻難禁渴。且醉屠沽市上眠。

為僧題畫

跌坐倚長松。歲月龍鱗老。試言靜中意。天空片雲掃。次京口口占送遠人

折柳送君去。柔條作馬鞭。馬行計日返。鞭落阿誰邊。

戲調架上鸚鵡

不語疑含恨。頻啼類訴愁。解條容易印。何處隴山頭。

偶題二絕

夜色生涼早。客心愁落暉。窓前鳥聲亂。強半是催歸。

其二

不眠看夜月。夜夜照屋梁。莫謂春宵短。有人愁夜長。

題鐵塔

誰將鐵柱峰。斷成舍利塔。雖無舍利光。有時見馴鴿。

為張五湖題秋山讀易圖

涼露侵衣
春日偶成
千日千場春夢。一丘一壑高眠。日日芳菲滿徑。不用花開記年。

其二
牧童解吹牧笛。漁子愛唱漁歌。主人應接不暇。夜長晝短奈何。

其三
我性自耽閒放。林亭且是清幽。豈羨將軍樹下。况復廷尉山頭。

其四
總識名場腐鼠。誰知岐路亡羊。朝弄清泉白石。暖他一樣閒忙。

其五
方喜蓬門改轍。又教棘路驅車。徂公弄徂何異。且去沿溪釣魚。

○題畫
春晴燕鶯啼戶。日夕牛羊下山。何事鵲巢未穩。欲逐

明月松間。

補遺

贈天台僧

石梁人不到。獨往更迢迢。乞食山家遠。尋鐘野寺遙。
松門風自掃。瀑布雪難消。秋夜聞清梵。餘音逐海潮。
遊大佛寺

此地開蓮宇。松風滿竹房。客來僧掃徑。齋散鳥窺堂。
古木蔭清晝。淡雲生野涼。羣喧一時寂。身世兩相忘。
同協甫諸社兄兩泊婁門有約不至分韻得歌字

古學堂集

卷十四

三六

一雨灑長河。雲沈小市過。橋連危堞暗。岸繞夜船多。
剪燭看帆影。追涼起棹歌。懷人自今夕。其奈客愁何。
題画

眾山雜沓來。煙霏散叢薄。銷夏惟此中。有時聞泉落。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十五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門人

楊鶴脩齡父校梓
崔爾進漸達父

賀陸千泉老師

恭惟閣下。應星精而出世。鍾嶽降以開人。南省魁名。
擅文章于鉅府。北扉侍直。騰景曜于鑾坡。然且駒谷。
情深。鴻冥計早。青門畫史。獨追綺皓于商山。白社宗。
風未數。耆英于洛下。名遂功成。而退身。年高德邵。以。
持盈。肆近純禧。信天道福謙之靡夷。蓋綿遐筭為人。
古學堂集 卷十五 一
間希觀之奇。禎達尊之目。有三爵一齒。一而兼德。一。
睿聖之年。加四如山。如阜。而如同陵。睠惟累朝未舉。
之榮章。允稱百代殊絕之人物。矧當乾文普耀。屬茲。
震索呈祥。帝思聰履于星辰。載渙綸音于日月。鸞書。
鳳詔。即一命以為榮。東帛王尊。况三錫而未已。黃童。
白叟。爭說盛事于當年。河伯山崩。並現祥光于此日。
望彤墀以帟拜。蓋百歲而筋力未劬。戒行李以見趨。
甫一疏而皇情嘉悅。國之華也。帝曰俞哉。念黃髮且。
詢禮優。憲老而青衿抱牘。寵必世官。特頒例外。鴻恩。

上王荆石座師

上印星堂集

卷十五

二

兼儼無兩此在凡有血氣無不踊躍歡忭何況門墻
 下士宿荷鈞甄又况不肖某霑靈恩私尤劇醲渥感
 泐高厚竊于諸弟子者乎于時仰惟龍門乍啟鶴蓋
 成陰餽牽微物猶得瞻望輝采而某顧以官守匏繫
 縮地無從惟遙矚婁江紫氣真不異陟岵瞻雲之戀
 耳茲偕長安諸弟子拜章稱賀上壽而以公私不腆
 之特屬之一介行李百凡倥傯情文濶略伏冀老師
 台慈誣茹并祈燕喜加餐並綿遐祉不勝祝頌延注
 之至

與劉雲嶠太史

賀蔡晴符公祖

山泉堂集

卷十五

三、

恭惟門下學本經世功在鑄人膏雨隨車欣慰南陽
竹馬清風滿袖羨看鄴下蜚鳬橐西地之謳吟奏三
年之最績百堵興歌于鴻雁九罏托賦于鱣魴在下
里有同心于鄙衷為尤切如不肖者文慚華國道不
周身幸叨大冶鈞甄端藉滄波沃潤雖緇衣好剝于
惻款傾朋酒莫躋于公堂非恃汪涵疇寬䟽即感辱
瓊瑤之扎知無金玉其音盥手登嘉捫心自泐病餘
冗敎占授不虔

與嚴雲峯侍御

恭惟門下文章弼奕高北斗之聲華前義此
床之丰采豈惟羽儀上國共唐鳴鳳于朝陽抑亦冠
冕卿紳競羨神龍之出海凡屬青雲之彦願識紫芝
之容如不肖者譽乏琳琅材微染稅猥托維素之末
籍渥承采菲之餘暉接軫楓宸啟愚蒙以分霄燭陪
趨杕社聆謦欬而盈春暘方欣握手之歡深沐同心
之雅一行判袂再更授衣廩廩神羊知東省之創痍
畢起駸駸駟馬念北山之鞅掌獨勞幸及瓜之代非
遙喜御李之榮伊邇有懷傾企更荷眷私瑤函分欬
吐之珠璣寵錫荷朱提之燦爛銘之次骨受以頽頽
統冀汪涵曷勝淵惕

古星堂集

卷十五

四

與張海虹戶部

恭惟門下執海神龍道山威鳳詎止空群冀北實迺
檀轡斗南不肖宿企清標真同饑愁自惟鴛鴦難托
鷄壇空有高山景行之懷未展御李識韓之雅頌承
人之謬司契于南宮濫蠟榮除獲菟奇于東箭時惟
白屋之彥猶冀群無佞良况茲丹穴之珍敢使網有
踈日謝庭之多玉樹允拔其尤荀氏之有群龍始得

其一自是薪樵棧樸庶以無慙抑亦臭味樹蘭于焉
合契銘心識感拜首知榮耶借健融于蜚鴻敬寓微
誠于賀燕不腆之侑副以別函統冀汪涵臨書冰惕

與馮月禎憲副

恭惟老牟丈生應星精名騰月旦十年陟踐共瞻粉
署之清華再命雄藩咸喜周邦之良翰邈惟童竹紛
迎之日漸回甘棠蔽芾之春此大賢作用自殊亦儕
輩分榮為快者也如弟染稅下材斗筭末品身慙小
草點清切于朝班日費大官徒委蛇于退食昔年竿
澹豈能空冀北之群泱歲英游自喜接圖南之翼茲
承渥愛不我遐遺懷德懷惠幸托驥尾以竊餘輝三
沐三薰聊藉魚函而申下悃自惟秉泐不盡感私

荅陸平泉老師

恭惟老師閣下名世一人受天百祿福無譙而弗益
道有虛而必盈天且不遺人乎何有矧春宮錫慶世
賞疏榮在當宁誠為特達之恩在老師猶非涯介之
外也惟是國華人瑞獨冠人傑正威鳳祥慶近出吾
里此鄉紳所共踴躍在下者亦恒情聊申旅賀于

古星堂集

卷十五

五

交未展私棕之款款何當齒謝重以腆儀盟手登
嘉汗顏無已茲托歸鴻先抒感泐餘惟益琳道養用
迓純禧佇承百齡無事詹尹

與顧襟宇觀察

即辰金鳳應節玉宇呈祥諗惟啟戟宵嚴長壯孤閑
之險鈴柝晝晏時凝燕寢之香鴻名與皓魄齊縣駿
業比澄暉共朗此門下所以垂聲施于汗竹亦不佞
所以竊餘照于維素者也如不肖者龐綴明時病骨
惟親藥籠浮湛散地遐思久托尊軀雖依近日之末
光愧乏摩膏之雅志猥承倦念辱以瑤函綢繆介片
語之溫寵渥比百朋之貺祇增悚汗敢不拜嘉

與內閣

恭惟老先生閣下阿衡望重調鼎心勞夙夜在公即
外寧內憂悉營諸慮謀猷入告惟匡拯將順畢殫其
忠此帝簡老成而專其委任亦天衛社稷而錫之康
寧也然且念切薪糧量弘吐握諸如搜勃之品並為
藥籠之儲如某者人地卑微學術寡陋門牆步武接
聲歟而風生疾病投閑借擁持于露覆自縻鹿之性

長放於山林而魚鴈之書久絕於鈴閣深惟踈節猶

荷休容援之大計之時寬其幽黜之典乃者金鑾儼

直猥及舊人玉牒編摩榮聞新命洊承推轂再轉官

銜某自惟如此遭逢屬繇報塞勉思脂韋早赴闕庭

其奈狗馬之疾漸入膏肓蒲柳之姿終虞萎謝國恩

難負綿力難支方軀命是憂實難嬰情於簪紱若驥

馳可勉奚忍自絕於生成謹披瀝露章再請休沐伏

祈老先生曲垂體亮特賜矜全使某長遂幽棲少延

殘息則刻骨之感莫罄名言而沒齒之恩敢忘啣結

與座主劉元育

某已丑奉使次載乞閒一別門牆四更裘葛荒陬下
里既希濶於輪蹄息景杜門復僦於鱗翼奏記久
疎函丈讐積何啻丘山念之熱中忽然汗下伏諗老
師憑熊出牧淹驥淦陽履任以來歷時無幾然已聲
馳白簡表瑞黃芝雖占霧豹之一斑可卜神駒之千
里何勝慰藉何勝忭躍某林卧不堅朝班再點自春
脂牽夷猶鷁首之間入夏拜官趨陪虎觀之列偊僦
如昨尸素是慙惟是履厚戴高不敢緩於昕夕而發

蒙啟贖端有望於師慈敬將尺素於友邦聊通寸心於侍史

與王霽宇司馬

伏以熊幡動影風清玉壘之塵燕寢凝香日麗錦官之色表周楨而報國羨郗桂以承家恭惟台臺弈世荀龍明時召虎建牙吹角壯鎖鑰於北門緩帶輕裘作長城於西服修文而撤桑土名高諭蜀之相如接武以怡椿庭世有中國之司馬帝實錫之嘉祉慶方集於德門當昭代以禮為羅適難弟之名入穀人齊

古星堂集

卷十五

八

玉樹長聯棣萼之芳里號烏衣雅擅青緇之業如不肖者卑卑末品碌碌恒流喜探丹穴之奇九苞占瑞幸剖荆山之璞三則猶榮豈惟薦賢為國之無慙抑亦累世通家之有托尚稽燕賀忽沐鴻施鼎函出咳吐之芬旅幣侈駢蕃之貺汪汪波潤灑餘溉於枯萸鬻鬻顛吹回春陽於黍谷懷惠曷維其已樹德奚啻若滋敬藉歸翰先抒憶懷不腆一絲之贈聊將半縷之私統冀莞涵不勝衷暢

與陸平泉宗伯

某之不獲樞侍杖屨數月於茲流光迅邁忽焉又復改歲矣伏諗入春以來老師台候萬福想天上德星神人呵護以為鄉邦提祉從此當益未艾也某碌碌詞曹無所表樹揣惟尸素日有懷慙且中外之事漸虞倣擾只如島夷內訌其謀叵測暫時釋甲遂爾解嚴自三事大夫以及建牙長吏多不減怡堂之燕彼皆不繫于狡夷情形無足恠者獨東南數郡桑梓在焉此醜已屬厭於朝鮮計必治兵南牧乘春布帆於勢甚便即數郡中無如吾郡之隄杭者城池兵食無一足恃而當事者猶復泄泄然深可浩歎蓋吾郡城小而圯池狹而涸較之蘇州嘉禾萬萬不逮以故凡有畜聚皆不入城城空則人無固志有事利於轉徙此必破之道也夫一勞永逸古今確論事當蠱壞毋憚更始若欲吾郡城百年可守勢必廓而新之自城外入烟湊聚之所別築一堅城屬之於舊城而更浚其池務極深廣度其費或十萬金可為然以城內外居民間架而稅之縉紳大夫更量捐已貲佐之即數萬或可辦將來城有積貯而後乃議兵食庶幾可冀

古星堂集

卷十五

九

無虞耳某又竊謂城池一事乃吾城自衛其安
不可以責之郡邑有司若有司鳩工聚材徒淹歲月
之譚議徒增閭里之騷擾徒資胥隸之乾沒往時非
不脩城浚池都無實際弊遂至此誠得一二先達力
主其議身任其役鄉城有力之家一唱百和雖然趨
命功可不勞而集有司者特煩其贊勸禁約可也念
老師方事靜順不當復以此等事聒聒然鄉邦所仰
重士民所信戴誰復如老師者即片言為盟而保全
百萬生齒在老師固必無愛也昔顧未翁築崑山城
占星堂集 卷十五 十

適島夷內犯賴城以完崑人至今尸祝子孫貴盛累
世乃知此等事陰功亦最大滋益福田不可思議惟
老師不以鄙言為迂而與諸先達有識者一深計之
何如某偶抱杞憂不敢為嘿因遣家蒼頭還取小兒
入都肅此奉候新祉并以狂愚布之左右不覺瑣瀆
馮械皇汗

上王荊石座師

客歲京隸之南也為老師稱百歲之觴修寸縷之敬
獲奉諄諭如面覲慈宇躬承函丈又知老師燕喜一

堂安步衍食此則天祚國家以祚老師之身弟子奚
勝厚幸茲者朱明屆候台履駢福所冀畚耜和自
壽壽民即蘭芽偶折弟子為黷黯累日夕然私念松
栢勁挺先後光華造物或微示消息可無介懷矧瓊
枝競爽不乏也辰王太兄靜中又長一格與弟子素
衣為緇者迥絕矣南宮之役惴惴奉老師繩律然誰
為蕝昧導贖惟老師幸惠教之便鯉附候起居并以
試錄呈覽馮械馳遡瞻戀之至

與朱密所侍御

不肖久失起居門下同是多病不任濡削抑亦屬在
部城有不敢唐突清嚴者而非敢為簡也不肖每聞
之郭少宗伯云陪都所恃為正人領袖自門下外無
兩則竊自喜即不敢稱南宮一日之雅庶幾托在櫺
蘭臭味耳時方多故不肖尤不勝桑梓之虞大都窮
民為亂民之毆除而崔苻則嘯聚之萌芽也綢繆未
雨知門下必多蒿目新郎君都未得攬轡從事夫安
知非天之哀憐此邦乃令門下賦北山乎教龍老剛
腸正氣矯矯風節敞衙門方目為魯霸光先民典型

于是乎在乃一朝奄化有令德而無長年天且不可
知而況于人乎身後易名延賞一切鐫削疑出當事
之修却而亦更有難竟其說者即少宗伯為師生存
歿之誼不遺餘力而亦無如之何徃徃與不肖仰屋
浩嘆不肖又安所置喙門下斯世途如此幾何不化
為赤鳥黑狐不肖今且謀掛神武之冠願未知把臂
名賢何日耳恃愛輒私布之

與王辰玉編修

昨歲杪冬拜函教輒有報謝缺然嗣音以至于今不

古學堂集

卷十五

十三

勝疏節之愧伏諗兄丈德侯多福承歡朝夕之暇日
涵泳道腴一步一趨居然先民型范乃至搖筆吐芬
千煉自命則又兄丈之緒餘已不佞弟三春病劇首
夏始有起色然委頓既久神理銷燦幾盡壁之病木
枯荄僅存固難望其欣欣向榮也未捐鷄肋實非本
懷期以清秋當相從兄丈于蓴絲鱸膾間耳茲值老
師上壽之辰端遣一介行李少申弟子岡陵之祝兼
起居左右暑氣未戢濡削良苦草草占授不盡顏言

卷六休主政

不奉玄誨十年徃矣自昨春令兄年丈旅櫬南還
鴻羽希濶兼握筆便有存亡之感以此缺然起居徒
深傾注耳伏諗門下巘居以來道韵日勝脉弟輩僅
促風塵中何啻形穢還朝何時東山之履恐亦不能
久淹非但弟輩跂予望之也令兄卹典事于功令無
不合者其奈時未可何東朝雖建一切恩數猶然斬
惜即上意未可知而當塗者固不勝踟躕矣若請之
自弟輩又恐有為生不為死之嫌躊躇至再竟止未
使不即投疏要以遲之歲月不妨後舉未可以尼之
之道速之知高明必能洞哲也

古學堂集

卷十五

十三

與曾植齋宗伯

不肖謬以謏劣叨步後塵年來復因備員講幄陪奉
綦履每歎老先生侃侃之節汪汪之度真乃目中有
數人末學後生沾被教澤如行霧中久而生潤感頌
可知也坐病乞身復枉呵從憫存載德而南遂與河
山俱邈所不敢奏記以承起居退休之人分固宜爾
伏想比來戴星作勞不異疇曩迺台候日益佳勝則
有道之身神明固護呵之矣不肖孱然病骨年來復

為職事所苦誠萬分不能支撐力請得歸幸叨大范
不淺自惟病狀歸心惟老先生知之最確非別有感
憤而然不意去後衙門中乃有被彈被謫者誠不測
所以而又不意橫遭疑猜欲加矧弋舌鋒腹劍含沙
射影不肖自省生平頗知砥礪名檢不敢少有點汙
以干清議無端被此亦前生冤債何可解免但恐三
至之言易於投杼以此獲譽于名公大賢則滅身不
足以自贖用敢冒昧畧布腹心惟老先生忠厚正直
為中朝士論所歸倘於衆咻之中特賜嗟植豈惟不
占星堂集 卷十平 十四
肖一人嘉賴明德其於扶翼正氣亦不淺歟矣偶有
風聞之語不能隱嘿誠不自覺褊心之過馮械汗慄
不宣

與董玄宰太史

冬春來兩拜手書兼佳刻之餉展卷如奉良覲比來
尊候想益清恬自病魔退舍後彌自保嗇王屢仲開
閣放婢未足方此勇猛第恐壓草易芽須以道力精
進勝之以老兄而事此所謂不為非不能也弟自衙
門一時寥落昨歲遂叨再轉方懼逾邈太過春闈之

役不意又以承乏故事副者受成而已今歲遂肩其
事之什九雖精力仍瘁而勤不能補拙奈天下笑何
兄家食已久恐生事漸訕倘能強起東山之卧乎

又

弟入長安已兩易歲華與兄聞問不勝落落非敢自
處疏節惟是一病經歲近雖稍有起色勉出就列然
神瘁骨立眎濡削片牘不勝其苦弟後家郵中詢兄
動定清恬為慰耳近接舍甥孟威書并兄所致天懷
長老書知兄已卜吉壤襄事且在冬杪舉行十年未

占星堂集

卷十平

十五

了之事從此了償人子之心獨無忤乎弟藉芘叨一
序轉較之衙門速化者可謂邈邈然此番一出得此
亦結一案便可漸圖歸計冊立大禮成後講筵前後
諸公皆喁喁有加恩之望弟亦謂兄或可還舊物不
意當路竟不疏請其中機殼大難言然如此世途令
人官况灰盡弟亦方思屢何敢遽及彈冠人生適
志耳此時吳山中梅心如市撲鼻刺眸得一日筍與
畫舫倘羊其間亦似勝從長安陌上受緇塵十斛也

與李修吾中丞

閣下貞心映日勁氣凌霄使海內正直依以爲歸
一時宵旰爲之屏息即不能駢阿取容當世然祥麟
威鳳豈必遊郊巢閣而後爲瑞世者乎不佞至忤愆
無當顧生平竊有高山景行之思焉自惟緣薄欲爲
執鞭而無從耳方今中外皈依奚啻東人瞻衮之什
明主可爲忠言意必感悟留閣下一日在事即吏
民一日倚賴茲因便駟略抒嚮往憑臧主臣主臣
與舒中陽大司空

某辱在通家猶子浹歲不將起居杪冬始一奏記閣

占星堂集

卷十五

十六

下伏諗台候日履萬福且忠勤所積致令陽侯憎不
敢動百萬漕艘鱗次而前美哉禹功于今而而不肖
仰頌明德乃更恨舌之不駢也不肖謏庸末品往者
供奉冗曹猶堪藏拙不意儲閣講誦承乏其中惟是
齒胄之禮雖行官府之情猶闕不肖不敢蹈庶子春
華之誚而多鄭侯屬垣之感因以祇事以爲兢兢猶
恐不免僇戾展讀臧命徒有愧焉惟老年伯憐其弗
勝而時賜提誨則幸甚矣

與馮具區宮諭

張生還得奉函教所以提撕不肖者甚厚敢不銘刻
閣下比想佳勝彭欽之宛轉牀褥陸以寧病更危篤
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蓋有味乎言之也不肖杜
門以來祇覺懶殘日甚于心性全無悟入功名鷄肋
置之已久但猶有憂讒畏譏之意似于毀譽關頭未
破安得見閣下爲下一頂門針也衆父兄身後其子
文弱可念世風惡薄所以陵躡之者紛如蝟毛它人
不可知衆父生平何嘗作一皺眉事而乃有此當路
諸公有可賜維植者望勿靳緩頰肅此附布伏惟台
啓

占星堂集

卷十五

十七

與黃穀菴司成

拜佳刻之賜可勝銘感近來衙門先輩磨耗居多仁
兄北扉之還定在目前第世途轉覺傾仄大不易處
耳弟自杜門以來惟是殘編課子此外了無所營而
有一種心事恨不能縮地以告之仁兄者弟昨歲請
告自爲積病不堪勞役而捕風者竟疑爲科場事去
後省中疏上題覆票擬皆在弟行後甚久而皆以爲
弟與郭明龍使之仁兄謂弟有此許大氣力否即曹

翼野年兄弟至今不識一面此通都之人所知皇天后土可白此心也弟叨躋至此分願已足不難披髮入山必不敢更戀鷄肋所不甘心瞑目者中人腹叙無端太甚耳惟仁兄留念

復吳京江少叅

晉陵道上握手晤言深荷老丈惓切之愛惜別太遽頃之遂成北鴻南燕至今念之悵恍可言老丈迫于程期又攜家裏索知良苦登涉弟亦汗湯鵠首五月十日始入春明正值炎威不勝襍職作楚兼以時事

古星堂集

卷十五

十八

大非觸目多感婁江豫章二師每一見之惟有攢眉相向少年輩抨擊之口不減捕風諸大老懾息之狀爭欲避影蓋不佞弟每歎近事如此即老成如吾丈其能久居此中否兼之主上高拱日深猜疑日甚官府之勢扞格而不通旗廈之謨寢閣而不報近者玄象示異中外皇皇都不聞有省懼之意庭推冢宰越再旬不拜亦竟不測內意云何塞塵海氛又接踵見告怡堂燕雀恐突有後憂吾輩真未知所從駕也吾丈所轄乃島夷所必窺不知桑土之計亦頗事綢繆

否

復舒孺立編修

弟與吾丈睽攜幾及五稔念之不勝鬱陶首夏始從彭城道中一通奏記不自知其娓娓顧于鄙悰猶什伯而一也弟受事邸中已復三改火大都文章道義之交眈眈曩不及半而酒食徵逐倍之僕僕馬塵了無意味以此轉憶與吾丈相對不啻冰壺玉樹相映媚耳道旁見長鬚隸即問吾丈有所寄八行來乎頃乃以丈手泐并新什十章見投發械琅誦令丈室中

古星堂集

卷十五

十九

雲烟奔互咄咄稱快哉亡論書詞沈綿縟婉直踵魏晉而上之即詩律細而切深而嫵濃淡煩約各極其致上自錢劉下及何李劑而出之靡不穩貼向以吾丈為飛天仙人慧力深厚不知何所坐偶墮塵刹以此益信不虛矣弟竟以瓦缶之音質得此奇珍踴暢不可言適允升諸兄在齋頭傳玩忻賞為吾丈各浮大白而去丈雖山居閼然顧數千里外得此于吾儕不牢落矣長安近事願丈勿復齒及丈試檢徃籍有人主深居高拱大臣臨事袖手旃厦之地不啻九關

小臣動尋戈矛交戟之間遂為爭府加以強敵臨
方圍鼎沸今日事機可方前此何代吾輩今猶魚魚
雅雅委蛇班行正恐釜鱗幕燕未知所稅駕也吾丈
書中都未及出山之期弟亦未敢為丈歌招隱詩不
云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有味
其言之哉

又

弟與吾丈燕粵相距數千里遙也而彼此城問往來
如織則以老年伯建牙濟上故豈非一大快哉弟先

占星堂集

卷十五

二十

此有一城以陽月下浣付於鬚隸去不知何時可達
記室頃濟上健兒來又得吾丈書娓娓問輦下事也
嗟乎輦下事亦何忍置喙弟前書云但言便須飲醕
求醉耳弟自夏五入都至前月 慈聖壽節始一聞
長樂鐘太原老師亦以是日面君叩閣數語祇為
冊儲一事尚不免以水投石昨得傳諭先行齒胄禮
此老師回入力也東海小醜狡焉啟疆微聞其以全
師駐牧朝鮮而經畧諸公專為蒙翳自以為掃清疆
徼功最游常不知一旦內訌誤國之罪誰當任之海

虞座師絕婚吳氏乃其任氣之過不意奸雄一發飲
金凌羽其人故陰鷲多賊此舉或未必有發縱指示
者而朝論紛如吠聲捉影至御史大夫坐此掛神武
冠去矣今其事尚蔓延抨擊總之不為名高則為厚
利公是公非莫適所主惟貞甫一疏可為平衡餘不
足道也方今四履之內不異蜩蟬沸羹未聞宸衷有
憂勤機畧而在廷諸臣賢者僅守塗轍不賢者相尋
齒牙昏楮之形居然可觀銅駝荆棘有識隱憂弟方
來不敢遽萌遁思然恐究竟青山白雲堪為盟耳

占星堂集

卷十五

二十一

又

昨冬凡有兩城屬于顯郵寄想俱不致作洪喬其一
附以俚什則所謂刻畫無鹽唐突西子者也足下不
儉父其言來書獎許過當吾輩乃作此態似猶在方
之內耳貴鄉人傳言足下已得駒弟不覺自笑昨歲
彭城道中奉書足下一何絮煩不謂足下非復曩時
混沌矣雖然弟之言是也足下再來閩浮提原為此
段因緣未了後今不了更結長緣以待何時惜也渥
注之產尚不啻人間足下須更圖後舉使老親幸慰

舍飴即任足下所安可耳告期已竟便無長往之理
既至濟上則長安塵土冉冉在衣袂間期以暮秋當
得與足下把臂論心乎足下倘不忘餐霞茹芝之游
則不妨至此更商進退我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也
弟昨歲之來雖以鷄肋難吐亦以金門大隱差可避
喧蔽拙乃儲情講誦不意竟以資次相及自入供奉
以來此身夙夜在公心神精力耗磨幾盡至于培養
啟沃槩乎未之有聞遲足下詣闕之日則弟憶繪之
日也近來朝事紛紜大都盈庭聚訟惟在島夷封貢
一事總之以瞽道瞽都無確然之畫太原老師惟有
杜門引疾堅辭求去耳處渠之地舍去亦無他策然
其苦心處亦殊可憐廣陵公議事若懸河人猶目為
羊公鶴也其它么麼不足復問國步如此可為寒心
哉

又

清和月于顙來索一械寄兄當已達否兄前云首秋
當發至濟上而後徐圖進退念此時必且儼裝至濟
則入長安有期弟望之真日為歲也長安時事兄來

古學堂集

卷十五

廿二

古學堂集

卷十五

廿一

與蔡龍陽司馬

當自見之何待弟之娓娓太原師去矣其自為計
得即去後人亦頗無所訾議則以其再出山來未嘗
恣睢一事深指半鍰故也人固不可無生平獨揆地
更局又多一番譴斥論者籍籍歸過于閣部之相水
火其實未必盡然以鄙見揣之外庭相猜相軋將驅
國家操柄盡入中涓之手後來流毒縉紳且不必言
其於國是關係不小今已漸見端緒矣吾輩惟有衡
門泌水可預為地耳弟輩今供奉儲闈真可謂盡瘁
以仕寧莫我有兄來當知之不敢瑣瑣為兄道也

某累歲家居百凡疏節之罪擢髮難數昨春北征幸
從潤州道上邂逅于旄旌奉聲歎雖率爾言別而種
種眷愛之雅竊已鏤刻肺腑矣比來方園多故不減
蜩蟬沸羹其最可虞者島夷內訌為謀叵測識者皆
知為東南隱憂如吾郡城池兵食無一足賴而當事者
且泄泄莫肯綢繆未雨一旦竊發何以策之吾翁為
桑梓長慮乞與郡中諸先達一試籌畫人各自固門
庭室廬恐亦不當責之郡邑大夫恩終成道旁之嘆

也如何如何

與陸以寧考功

別來兩更秋序矣昨友人傳至足下所條具均區平役議弟讀之不勝踊躍不意足下又能為桑梓長慮如此弟家食三年見閭里物力日耗郡邑大吏日尊胥徒奸弊日繁其端只在田今官民兩甲致當事者不加諦謦誤謂民之膏血盡為此曹朘削且盡方早夜謀為衰益之計以獵搏擊受養之稱縉紳先生甫一置喙便坐以把持之罪其實田歸書冊有欠糧之

古學堂集

卷十五

廿四

名而無其實家人領限有承役之實而無其名且與其陽避之而資上下之口實孰與公行之而貽子孫之安枕弟以此齟齬于中欲為此議久矣而恐其倡而不和空成道謀今足下乃能昌言及此不但為鄉閭造福亦當為士類吐氣而頗聞縉紳先生尚有與足下相牾至戟手怒目者此皆怡堂燕雀何足與譚張某姚某去歲非士夫耶今其子俱披麻荷鍤矣此輩獨不為寒心何也往歲弟家居時曾與燕鴻洲言吾郡城池不可不早計修葺但此事乃地方人自為

綢繆牖戶與他差役不同不若鄉縉紳自任其事有力者助貲有才者督理縉紳先之鄉城富戶佐之一倡百和大工可不勞而集其間費出縱有不經訛與入之庫藏之難于究詰家奴縱有侵冒訛與官之胥隸之恣其谿壑以彼與此利害較然于時鴻洲亦謂弟言落落難合也今歲士夫書冊至被有司按田坐派輿臺奉票鈎攝輸納稍不前武怒立至俯首引謝而後始霽威嗟乎亦已甚矣不知視弟所云倡議之舉何如且既派之書冊矣大戶之騷然開報何為者也既徵其貲於士夫役其力於大戶矣其城池修築果無遺憾否也試行僕與足下今日之議當有此事否弟故願足下力排羣喙斷以必為倘其中更有相牾弟亦不妨効一言之助也但所議中稍有當更斟酌者如荒熟當以田論不當以區論蓋荒熟處處有之弟當於每區四萬畝外附列本區真正荒田若干糧差另議外若以區論則安得荒田總在一處而另列之為一區也至于開報荒熟不免寄耳目於書冊弊穴萬端尤須酌議查覈之法萬分盡善始得其貼

古學堂集

卷十五

廿五

役銀兩納官散給尤有可慮各役貼銀往往虛
通領紙不沾實惠吾民孱弱設有此惟有吞聲誰敢
申白今議加合郡之公費而徒使將來附益墨吏之
私橐此尤不可不詳計之也惟足下更加三思事當
更始必當爲百年可久之計不可草草耳然足下所
議止于民間承役事若夫錢糧之徵解衙門之蠹耗
更有種種可爲搥擊者想足下不敢言亦未暇言也
俟更與足下商之

復馮元成觀察

金華集

卷十五

七

不佞至委瑣萬不足辱門下之椒蘭其幸而執羈的
以後則有枌榆之誼在年來卧疴里居承門下訓煦
而進之似以爲可語者居恒每恨此衣帶不得數奉
把臂之驩而門下落落穆穆似又能托契形外不佞
益自喜非所望矣昨歲門下奉除書傲裝入越不佞
不及操舴舨相與祖道爲別念之悵惘惟是有懷瑤
樹不能托之晨風則時發篋諷佳集一二章便脉脉
神往也夏五入長安勉狗鷄肋意此中多便郵可寄
赫號爲問馬塵碌碌尚負初心而門下竟以械命先

之伏自循省何以獲此于門下感刻感刻門下金玉
爲質鸞龍爲采留滯粵西殊不厭衆望而械詞婉婉
道柱笏看山致足樂也此不亦小兒造化甚腐鼠相
嚇令人轉覺宇宙隘已

又

自昨秋拜檄教之辱忱奉展覲居諸若駛忽焉遂改
歲矣每念門下留滯粵藩將不勝牢騷侘傺及發手
牘乃盛誇我以蒼崖繡壁之勝至於鈎較爰書臨對
胥走種種皆成文章皆饒意趣此其所以爲門下者

金華集

卷十五

七

乎自有開闢以來即有此山川顧不韵者往往以投
荒棲窮之意對之遂令山靈黯然無色今門下爾爾
政堪與湘灘八桂一吐氣耳弟居此冷曹乃不能杜
門高枕陌上縑塵日及馬足蹒跚款段偶睇西山一
抹晴嵐翠靄每從雨收雪霽時霏微獻狀則不覺肝
衡爲而亦不能數數問此躑躅屐也即兩人宵次可想
見矣門下名滿寓內每見當路往往歎積薪恐終當
以長安百斛塵相恩如何如何損餉敢不拜即付酒
家藉以澆胷中磊塊則門下賜也感頌不可言後旋

附謝并候新祉諸圖嗣音不一

與王聞谿工部

握別以來流光迅邁不覺又復改歲矣朝夕引領冀得門下起家之期而昨歲手書見貽知尚遲迴未決殊用怏怏向見陳座師屢致嚮達于門下渠疏請修正國史次第舉行向聞先文恪公藏書甚富或有金匱石室所不載者不知可一檢示品目否門下請關時攜其最精核者假以蒐獵此亦襄鉅典揚先烈盛事也門下留神甚幸不肖潦倒不堪掌故之後以門

下之博雅雅漫及之耳

復趙準臺侍御

比者倭指吾丈行部且遍竣事還朝把臂之期不遠忽得移疾之疏不解所以或耳目時事不勝感慨暫思一賦遂初耶太原老師之去其於一身出處頗爲得策至于國是之重輕群言之褒貶則亦尚未見有定論也揆地一新復有紛紛竄逐之事丈來書數語可謂燭照數計矣大都昨歲閣部偶相水火亦未必顯立門戶而吠聲捉影之輩至講張不已部行一事

則指曰此欲與閣爲異事偶見忤則又曰此出閣

下石群疑滿腹衆喙盈庭以致閣部亦不覺入其彀中不無猜釁漸積而內璫乃得借以行其意弟觀近事漸入膏肓矣今主上明聖在事者幸無大奸慝未幾當有藉輿援以成爰立者而後中外事權盡屬此曹縉紳流禍莫知紀極丈所謂悔之晚矣惜哉諸君子之不悟也弟供奉儲闈真可謂盡瘁以仕矣非但世事了然可知即區區筋力亦必非久戀光範門者一丘一壑誓且長往耳丈以爲何如

又

別來不覺遂改歲矣弟輩三五讌集每念吾丈不勝離索之感丈獨居無偶出對官長入對胥役皆威嚴若神不有相知拍浮抵掌其爲離索不言可知也時事種種可爲搔摩即島夷情形終歲不得東征功罪盈庭莫辨蓋古來未有之事乃其尤有隱憂則南北饑氓怵迫思亂朝論皆姑置之而日尋戈矛無已昔人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有味乎言之也丈風裁籍籍時論推重能慷慨白其是非所歸且破此

黨議令一意商求國家大事手

又

弟往山居奉荅手教時出處之計尚在躑躅不得已乃於昨歲八月啟途十月下浣抵都門十日而哭伯脩兄又一月而希全兄以抗疏廷杖相與經紀周旋友朋急難關情種種作惡入春以來朝事日多日舛天聰轉高轉堅當事諸老亦大半泄泄如怡堂燕雀輩下光景使人大難着耳目弟方甚悔此一末今且又圖歸卧即不得遽還舊隱或先乞南都一行漸返初服耳冊立冠婚疏請屢矣一切如水投石大抵勢不能並行而又不欲偏請恐言出而議論踵至總之士大夫不以國事為家事修形跡計毀譽每事皆然將來何所收拾吾輩正未知所稅駕也

又

不肖弟自三月朔卧病削迹朝市者半歲幾欲掛神武冠矣九月始漸有起色復點班行而五湖漁釣猶時時入夢思也求教云無日不病無日不思歸倘可竊附于同心如蘭耶老丈尚璽之推已恨薪積而放

古星堂集

卷十五

三十

事再入再不報莫知所以嚮者弟固云近事往往獲

權恐引疾之疏復不報不如且出料理疆事耳冊立大事朝野望此十餘年一朝而舉人情快然固是上英斷久定亦由慈皇從吏之力若云回天轉日功在外廷其然豈其然乎所冀聖主日月之更雷霆之奮事事皆然即鑄權之使一黃紙輟回何難唐虞之理顧恐未得痛快若斯也弟以天道人事而推蠱壞之極必有一旦清夷計亦非遠老丈榮命行且霽然而下夫安知不與二三兄弟旦莫為驩矣

古星堂集

卷十五

廿一

與楊荆巖太史

老年丈昨歲兩度金閭信宿間可達敕里乃以趨程之迫飽帆竟去屢盟之謂何不肖弟固不能無望焉然而從無錫令郵致手函德念溢楮又不減靚面論心也陪都金馬署中故稱僻隱得無苦太岑寂否長安近事種種可駭即老丈與明起俱當復還舊署以需衡文之役此時尚杳然其奈積薪何允升久不聞朝謁伯典則近聞已丁外艱矣吾黨落莫如此可歎弟病已入膏肓年來僅藉藥物支撐但旋觸旋發一

發便彌旬日不勝性命之憂何敢復念及長安馬
間事昨秋上疏直欲削籍長往而為舍親輩改作中
途請告遂有沿途之旨初意入春少瘥挨過秋事便
可問程一出近乃覺潦倒更甚什九不能成行矣然
又不可偃卧私室姑俟巧夕前後或至徐淮間遣疏
以圖必歸耳弟與世落落無論其佗即衙門先後輩
無一相知昨歲序轉自覺叨臘太過所冀世路清平
便可優游卒歲官爵如食味一嚮與九鼎等奈何復
求索不止強顏向人耶老大知我當不以弟言為迂

古學堂集

卷十五

三十三

也茲因小兒來游成均謹令樞謁聊此一摠積潤偶
病目苦于濡削李葉兩前輩俱不及致書此可見弟
之偷情已出世情外矣

與金玄洲太史

經歲不與兄相聞初謂蠲吉以後即當題補把臂之
期定在去歲秋冬不意延挨至今春始得新命也處
詞林十八年纔得五品腰帶此不當為兄賀亦不可
不賀如王則之以陝人使居南都卑濕之地尚杳然
不聞有量移之意想其眈長安如在天上耳弟多病

居然成衰翁又拙劣之性兄所稔知於闐然媚世四
字實欲為之而不能非能為之而不欲也以是動為
當路所擯厭滿腔歸思不勝鬱勃若兄遲遲其行或
邂逅于水陸途中總未可知適貴役索書奉迎正當
杜門伏枕草草代面

與陳仲醇

久不與兄相聞即宋賓之還欲作數行寄之竟以不
便濡削而止于此而懶亦無所不懶矣兄近來孝履
定佳游情物外之人自然意味恬愉清遠若弟雖免
日杜門避俗終是塵趣填膺也賓之云王澹生欲請
兄入長安弟謂必無此事即有之兄亦必不赴無論
輦下游客如雲強者為紳卑者為丐兄必羞與為徒
即時事大舛必有不測之憂吾輩且自啜為怡堂之
燕兄乃無故而為入釜魚乎弟宦情已作死灰欲圖
歸計甚切近南宗伯之推不知者尚為弟不滿然弟
惟以早出春明為幸更問官地為何今所愁惟不得
一俞旨若終不省且謀請告耳兄今年館于何處著
述想日富何時得一窺武庫也

古學堂集

卷十五

三十三

又

春時家蒼頭還曾寓數行于兄是後雖有便郵不再也弟之懶癖入骨矣舍甥孟威入都恠不得兄一字詢之知行時不及與兄為別然兄之操履動定孟威口之甚悉惟有羨仰弟初春多病四月以後幸已霍然官雖叨轉仍是散局無職事可了終日掩關兀坐亦止是耽閑過日子讀書學道都無料理每歎吾輩於熱鬧中虛度光陰不覺可惜于閑寂中虛度光陰甚覺可惜弟明知之而終不能發勇猛力拔病根更可恨也罔伯自轉銓部後與弟蹤跡絕疎生平不喜見要人亦是硜硜之過近日蒙其屢過備極披豁想亦謬採兄之過獎不然無緣得此又竊謂此兄方處熱地而能物色杜門裹足之人便是超然世情之外可謂真吏部也第可惜時事不佳此公胷中一種磊落奇偉之氣未能使之展布長安中人道義相知者極少朋友一倫總難責之畏途弟之杜門裹足自謂終不失策也

荅程人林主政

不肖自酉冬去國時奉函教之辱倉皇作報不覺四易星霜矣歸卧里門病日委頓自今遂與世絕于門下不復聞問非祇為海隅遠邈鱗羽希濶也昨歲中素兄過訪備詢門下動定兼悉在事種種苦心方茲宵人為政金虎可虞已復見露章微有侵及即不肖猶為門下心悸而門下可知也于時竊為門下仰望而籌何當脫此尉羅已見量移西曹雖于門下望實未厭衆心然不肖獨沾沾色喜似無異出之危波而躋彼岸也者門下不見被徵書而匏繫國門者乎其視門下則景倩登仙矣比來時事日舛日多識者並懷銅駝荆棘之慨何況病骨屹然如不肖其不當事脂牽明甚亡奈疏請不得再告復非體擬于巧夕前後屢勉問途若從此遂前與門下把臂燕邸計亦非遙門下錦旋當不能久戀白雲之舍若至轂下徐觀時勢可否恐吾輩行藏尚須發計北風雨雪之賦實獲吾心矣

與許郡侯公啟

不肖獻等匏繫長安不能以待起居左右惟是台臺

清標映日正氣凌霄每督之口碑額手感頌而已頃
自鄉人郵傳華亭廩生張大綸橫遭冤死以市泉而
助以冠虎禍遂慘于祖龍之坑此生修姱如處子竭
蹙半世而不獲令終天之不弔善人可勝酸楚反聞
台臺力雪異冤獨持嚴紀片言出則重於九鼎三尺
行而信如四時亡但此生實於重泉猶有二天之戴
即合郡青衿仰藉扶掖殆人人感而繼以泣已不肖
等與此生為三十年研席姻婭之好無能匍伏臺端
稱頌高誼大恩以自比於交游之仇竊恐台臺亦薄
其為人非但內自悚灼而已敬肅歸翰聊抒銘泐伏
惟台臺炤亮并希義澤實終始之若論抵則須覆檢
竊念此生黽勉好脩生既毀其膚髮殺復暴其遺骸
是又仁人君子之所憐也統冀鈞裁馮械主臣

與劉著泉大尹

門下在事未及半期而口碑籍甚賢聲滿道且聞郡
侯極相推重知清修正直雅相臭味也欣慰欣慰邑
治之難似不難于行法而難于說奸左右胥隸大都
虎冠而鷹眼者門下不勝清防之過一切稍輔威嚴

而行此不肖區區芻蕘之獻非敢謂門下所不足而
妄相規切耳至于徵輸之無後期請自隗始且令戶
無積逋亦自為此輩造福將來非祇開門下官績也
不肖生平硜硜自矢子弟家僅約束頗峻其有妄闖
門下用情之厚謂不肖遠不及知假借以干恩澤者
惟門下嚴為拒謝甚則繩以三尺統惟委炤

又

造坊一事前此為兒輩誤入一二無識者之言微有
陳乞不肖知而峻責之矣士君子所豎不朽者何事

乃以此為嘗聞先達蓋有力辭當路者人以為美談
不肖無所託重於時即有念及者猶當辭免况乞之
乎不肖雖至婣淺不欲自處于名教之外蒙郡邑大
夫憮憮惟有心鑲之耳并煩門下譚間一布委曲感
荷相成尤踰格外

與章鹿苑主政

清淮道上借老丈神力如巨靈之驅五丁令鷁首翩
然而南甚快不爾至今猶滯江皋苦不苦也別八日
而渡江江以南旱魃為祟郡邑長吏無處不呪泥龍

至毘陵始得一日夕小雨小舟幸而無滯然已無稿苗矣初五日抵故園人情風景如昨惟是蘊隆之慘四鄉汗田皆成龜坼政不知歲計何賴而尤甚可駭者潮水皆作黃潦味亦鹹苦蓋海塘已橫潰數里恐陸沉之甌近在目前而鹽郡之人盡為怡堂之燕無一人齒及者可歎可歎新郡侯老成持重可為災地一福星惟邑侯尚在蜀中即編審一事競相推諉正不知當日遠調之意謂何廟堂諸公若肯一念地方必不爾爾穴劉附候未盡萬一

古星堂

卷十五

七

又

弟自秋涉冬僅以兩札奉候非敢為是疎節亡奈兄懶何耳弟賴比粗安眠食第懷其巖巖兒女天涯亦自多一番悲感時事日就蠱壞其最可憂者島夷內訌為謀叵測春和風利長帆大艚禍必中于東南蓋朝鮮殘破已極其意不在西北矣丈亦聞近來浙直多閩人販米者乎此皆狡賊陰為積餉計也其情形了然可睹而東南當事之人曾一慮然不異怡堂之燕即縉紳大夫亦無一人留心焉顧其室廬者若

原缺第三十八葉

吾郡可虞尤十倍他郡往日興化之事可為寒心事丈當與平翁諸先達一力言之若論未雨綢繆亦已晚矣更不加意後來噬臍何及此不比它事可以杜門裹足囊口結舌為也亦不可責備郡邑有司也惟丈駿籌之弟杞憂甚切偶因便羽布之丈得無笑其迂乎

與黃孟威甥

七月望開籍即落應酬苦海中八月又為賣捧諸君齋集不能杜關却之過此恐即有戴星入直之舉矣

古星堂

卷十五

三九

朝事撥地柏水火歸德一疏以向來無所規拂之人見之能無異已之嫌耶我輩正當危疑之時一味義命自信而已高安之矯矯風節江夏之直腸藥口我三人俱非可幸免者甥當會心耳

又

前日數行寄甥久不得耗知尚留滯秣陵板橋風月亦曾入賞否宦途况味愈覺嚼蠟惟有故鄉風光入夢近與王鏡如譚栖隱之事云如此世界更復何營如此骨相更復何望如此冒更復何加如此年力

更復何待鏡如甚賞吾言甥當共賞也甥但
未了知胷中著此久矣

又

註籍又二旬矣日間無他營一編甚適甚饒意味因
悔入仕十五年許無簿書期會吏事作苦而擲却好
光陰可為浩歎後生輩當以我為前車也朝事邸報
聞金得之貂璫煽虐初及萌黎次乃郡邑又次監司
府及撫按浸假而上及宗室十年後恐為中涓世界
矣身後名何如一杯酒此政有托而逸千載同調余
占星堂集 卷十五 甲
於見幾明決四字勘之已真但未能不俟終日耳豎
坊一事言之甚詳名之久近豈在坊之有無前輩有
痛切辭免者不惟恐累及閭閻細民亦恐貽笑來茲
也此意惟甥可道乞再三辭郡邑諸公相助之禮必
不可受若自造請銜豈士大夫所為乎

又

邸中經歲無日無夕不相與者整一載三十年老舅
甥未有如此番之綢繆愉暢者也且文章行誼一切
有兩切磋商確非徒聚會宴樂別之日何但黯然魂

銷而已一到家人事旁午應酬紛襍為官之累方從
此始殆未有息肩之日所願平日道力勝之不落纖
毫俗情時趣江右禮義之國賴又最遠石城縣治又
僻靜求阿者者大不相宜惟甥則最宜耳

占星

卷十五

甲

唐文恪公文集卷之十六

華亭唐文獻元徵父著

門人 楊鶴脩 校
崔爾進 漸遠父 校

家訓

汝等若肯以學問磨礪氣質。以禮法檢束身心。以良師益友為著龜。以狹邪惡少為醜毒。出入既簡。則業自專。交游不雜。則過自寡。飲讌不妄預。則費自節。僮僕不濫收。則事自省。第令杜門下捷。讀書談道。即兄弟之間。亦足自相師友。何必妄覓交游。每見人家子弟。不務實學。一向務外。或浮慕名士。托以聯社會文。或吠聲勝流。唯恐自居不韻。棋朋酒友。丹青鐫刺之輩。達旦連宵。闌堂接席。佳有美醞。任其飲噉。文章德業。蔑不掛齒。衣裘眎若已有。舟車恣其趨逐。造作歌謠。一唱百和。出入公府。奮袂裂裳。利則巧相依附。借交上官。害則更相推托。自營脫禍。請求則借名。不足則稱貸。不副其求。則波濤立起。索其其通。則戈矛橫生。汝雖目之為良朋。彼實目汝為騃子。背面譚說。不門之短長。轉眼詆呵。學識之荒陋。華鋒口劍。莫可端

倪知而欲遠之。則難犯也。畏而姑與之。則難繼也。年以來。士風之惡薄。交道之陵夷。一至於此。興言以此。可為寒心也。汝輩宜自知之。

我嘗終夜自忖生平。近于迂腐。斤斤以名檢為重。罔敢逾軼。然自服官以後。家居以來。故人相知。游譚聚首都。不聞有規拂之言。或至僅同流俗之輩。年來作事。孟浪有之。賴我自知。自覺。旋作旋悔。鄉評士論。猶有可稱。然亦過舉多矣。以吾猶然。况于汝輩。血氣未定。資性庸庸。一或失足。不知何所究竟。我言諄諄。惟求汝輩。取一二勉成令子。我既在官。汝輩安閒。有餘。溫飽自足。靜夜清晨。試一循省。誰令汝輩。以有今日。若我使汝輩樂。而汝輩貽我憂。我使汝輩榮。而汝輩貽我辱。報施之道。亦豈宜爾乎。幸願汝輩念之。念之。亡日墮落不檢。賈禍速謗。而後思吾言。則既晚矣。凡吾所言。止願汝等為好人。為肖子。若舉人進士。則自有命有數。且汝曾祖汝祖。皆積善好脩。幾及百年。而後有我。我德薄行劣。叨享太過。豈敢妄冀汝等更以科名榮我乎。所有規約之語。唯汝輩一一善體之。

家中事體。我行之後。非但耳目檢點不及。即心思亦經營不到。豈能一一盡言。然可以兩三言總括。不過曰勤勵。以向學儉素。以治家。息交省事。惜費檢下。數言盡之矣。

我自癸巳二月北行。允恭允執。留家侍母。嘗手書一帙付汝兄弟。丁寧告誡之語。至詳至備矣。今我復因世網難捐。馳之上道。汝兄弟三人。並有家室。蕪多兒女。病母在室。勢難携之同行。割情獨往。萬非我心。我行之後。汝輩若肯與明師益友。日相磨切。朝經暮史。

占星書集卷之六

三

日相循習。其于游手亡賴之人。遠之如鴆毒。庶幾開襟之事。避之如探湯。則業不患不就。名不患不成。我雖在數千里外。寢夢猶安。但恐童心未除。浮俗易染。一或失足。悔其可追。

汝輩何可一日無師。我雖在京。每年必延致素所敬信之人。或洛訪學行俱優之士。以教汝等。汝等既已長成。即嚴師亦必量存體面。不致過相督責。汝等不可因而遂生傲忽。偷安自便。凡講解經書。必務虛心領會。出題課執。必務精勤不輟。毋苟且目前。虛文塞。

責出入必相稟知。舉事必相質問。自讀書課文之外。事事取法師模。慎勿狼戾自恣。其蹈貴游惡轍。致令為汝師者或鄙之而不與言。或拒之而不屑教。至於朝夕陪奉。飲食必俱。汝輩既已稱師。則為弟子。即論客亦為主人。其有高卧未起。不侍早膳。退食私室。不陪晝晚。二雅並屬。廢禮賤度。不肖之尤。所宜切戒。錢糧完欠。關係甚重。一時體面名節。它年子孫利害。皆在于此。汝輩切不可以此事置度外。

占星書集

卷之六

四

讀書為事。必不至愁日費之不給矣。我亦不敢望汝輩往作窮秀才舉止。然亦不可不知此味。即我為縉紳先生。猶不敢不念疇昔。何況汝輩終身之事。尚未知所究竟。豈可不以寒素自勉。若目前每機不足用。便思苟取妄為。無所不至。到了身取妄為。不得之日。更覺難過。也知之知之。

對清談質素之人。而作紛華濃豔之習。與蘭蕙安靜之人。處而露輕浮狂躁之態。自以怕不知愧。其如彼之心。豈且厭何。昔人有云。紗綾人所常服耳。見蔡子。

尼使人內慙。此內慙之意。便是進德修業根本。禱
最不取無慚愧人。先儒亦言。有耻則可教。汝輩不可
不加意於此。若能從一念羞耻處。磨龍氣質。滌滌垢
穢。使人稱為吉人。自己已有無限意趣。切勿趕逐世情。
滾蕩不返。第一要思量做個好人。至于讀書作文。登
科登第。又落第二義矣。

諸凡出入。不論遠近。切要一味簡靜謙雅。常帶幾分
寒素之意。自是有無限妙趣。前已屢囑。不知汝輩竟
肯相入否。同儕中有浮薄少年。必當遠之。若仇讐勿

與之昵。

凡往崑山。及往南京須事。簡素稍存儒雅之意。亦
要見故家子弟風度。舟不必用大。僕從不必用多。服
飾飲食不可過于侈汰。有一於此。皆為有識所笑。親
友中有習氣不安靜雅馴者。切宜遠之。

汝輩在家。公私奴僕。儘足供使令之役。不可只管要
牧新家人。此輩往往是呼朋引類。哄誘汝輩。即便要
生事。壞法。多一人。即多一事。多一事。即多一累。究竟
敗名喪德。費財費氣。真可痛恨者也。

官階推轉。贈證亦似流年不利。我于此滋味素淡。然
徐以待之。但使汝輩肯讀書守分。不與外事。不惹人
談議。不貽我憂。我即不做官。亦可以優游卒歲矣。汝
輩勉之念之。

我今年甚健。隔日一進館。職事雖覺勞苦。此外更無
它想。但只願汝輩在家體我之心。力行好事。檢勅家
中人。一切安靜。無得罪於天。無取議于人。足矣。古人
云。身若無官。我。今乃和家。若無官耳。

昔林司寇公俊嘗過吳門。訪二泉邵公實于里第。及

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
營此耶。邵公曰。公家科第雲仍。此故可省。某門戶纔
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過也。林公終不謂然。由此
以觀。前輩名公。以建坊為詬矣。愚嘗謂人苟修德。即
華門蓬戶。後世仁賢且過而式之。德苟不類。即今市
童賸監。多相指訕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為播惡
之具耶。而士紳往往以此煩擾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此一段載取中丞楚侗所跋。先進遺風內。目吾子輩
書來。言于建坊事。故錄示之。
汝輩書館移之北園。離家獨處。亦是清心寡慾之事。

但須真正淬勵。不可身出而心不出。身靜而心不靜。務名不務實。則亦何益之有。且園中淺露。恕反不如家中可以閉門拒客。其要只在汝輩自肯求靜耳。所願汝輩盡祛俗累。凡一毫米益委瑣。及求田問舍之事。一切屏絕。眠思夢想。只在讀書上。如此三年。而不中。則我未之信也。文字亦須多做。以明年為始。一年須作經書文三百餘篇。後年亦如之。只是三六九更不廢缺一次。則文字自然多矣。至第三年。則止可作一百五十篇。但不可苟且塞責。亦不得自作稿。令人抄謄。作文全在自謄。自改。改之得力。遠勝于作我甲申年。在白氏館中。全得此力。有一題而謄至三四通者。近來青梁子弟。都是寫一稿。令人謄真。此最惡習也。四書本經。必須一年細看一遍。粗疎之人。但以為經書無甚解不出者。何必又看。若肯細看。其中自有趣味。一題到手。其中脈絡意旨。自然分明。若不看書之人。題到茫然。而後悔其平日之不看。則已晚矣。我年已老。凡為子弟。依靠父兄蔭庇。終難至白首。況處此惡薄之里。世家之子。欲于父兄身後樹立。亦

難汝輩須痛加思省。誤憤下帷。過于寒峻。乃可何待。我之諄諄也。明年歲考。必先江南汝輩。不可因科場後。一意放曠。人苦不自知。至於學問之深淺。未有不有自知者。但明知而明自欺。則終無求進之日矣。汝輩但清晨靜夜。自加猛省。生平曾用何苦功。四書本經。亦曾埋頭探討幾遍。曾無一章一句模糊不明否。性理綱鑑。亦曾領略記得十之一二否。論表策。亦能識得其體段。下筆能成章否。必是件件來得。方叫做不怕考秀才。如此而考不利。不得中。乃可言命。不如此。則雖中。亦僥倖而得之耳。我自癸酉失科舉。而後每三年必作文千篇。或有至千外者。壬午以後。則文機已純熟。漸入悟門。自覺更無題目考得倒。以此酉戌場中。甚不費力。便得連中。我當年做窮秀才事。關心尚不作輟。每年三六九作文。廢者不及十次。汝輩今日處清閒蔭庇之下。若只優游過日。真是蹉跎好光陰也。科舉已後。若只打點孟浪。則覺三年甚久。若打點讀書用工。則只愁日月如梭。幹辦不及。汝輩切宜自思。自勉。

作舉子業。最怕者是俗事。分心。若無清帶俗。斷無成就之理。

四書本經。性理綱目。從來稱舉業本領。近來士子多不務本領。掇拾為奇。殊可厭薄。昨為秋闈。忝効之後。會場中文。少有引用子書者。有亦盡為主司抹去。會元卷甚平。無奇。主司亦故欲以示程耳。想此後文體。又當一變。汝輩乘此三年內。着力于實地上。用工。切不可干筆頭上。作功課。會場中乃天下豪俊所聚。今年題目不易措手。欲求一全卷甚難。乃知欲取一第。亦不似登天。踏海。惟荒謬庸常。則萬無可望耳。場中之文。只要自己撰造。最忌襲人口吻。後場尤甚。程墨舊刻。誣詠之。得其作法。觸類而通。自出機調。無不愛賞。若取舊者。整段抄錄。最易起厭。或將與人比較。竟。是錄舊者被斥。此汝輩所當知也。

讀書作文。一切閒雜之事。切不可縈心。日用衣食之類。隨緣隨。今亦須養得一種清虛冲淡之氣。自然與人意象差別。書生氣不可無。公子氣不可有。此前輩格言。汝輩所宜深念也。

我往時做秀才。每至歲殘。則有貧窘奔波之苦。必。業一兩月至新春開卷。甚覺粗疎。今汝輩有何累之。有讀書為文章。俱可直至歲除此等際會。亦當知其難得。此時光陰。亦當知其可惜也。各房窓稿。其中倘有好文字。可以發人意。趣快人眼目者。汝可將來下。一遍。細工夫。當知海內人文。不容易及。科第亦不容易取。若覺此中有勃勃求進此道之意。便是好消息。矣。汝輩資筆。故與此相近。而年來自生汨沒。自成暴棄。深為可惜。苟能自悔。則即從悔時。截日下工。若更。事優游玩愒。則終無望也。年及三十以後。聰明意興。但有退而無進。其有三十外。猶進者。從前原不曾歇手。故也。不可不知。努力做秀才。實落用工。只得明年。一年過此。則後年便不專一。精神亦不翕聚矣。若明年肯做一年。若工。則後年雖不純靜。亦自不生疎。如我酉戌聯第。亦只是得力在甲申一年耳。知之知之。須要猛省。秀才脫殼好。要熟思。秀才沒下稍不好處。則雖欲不努力。不可得也。

我朝以科目一途。收羅英俊。原是極榮極貴之事。亦。

是極大極難之事。若不經一番苦心苦行而欲安坐承之亦斷無此理。汝只看古往今來但有貧賤人取富貴。勞苦人取逸樂。必無已富貴已逸樂而又欲進不已者。如汝輩藉父之蔭已覺享用從此而求進。步天道已自吝惜。只有讀書一事可以埋頭苦志困衡其中者。又不肯真實加工夫。豈容汝偷竊逸樂一至此耶。

我雖居清局亦大勞苦。自二月至三月俱料理科場事事纔畢而又開講。日日五更早起。憊不可言。思想

古星堂集

卷十

上

欲脫此擔子亦甚難。從此便日薄西山。回祿得有子。繼起乃可稱畢世快樂耳。我昔年自貧賤而富貴。覺有意味。汝輩若不思勉勵。它日從富貴而貧賤。則光景萬分難堪矣。省之省之功名事。必須使功夫純一。心地清虛。眠裏夢裏。茶裏飯裏。俱是此事。如此三年而不成名。方可言命。然亦必無是理也。凡讀書作文。最怕塵俗之氣作障。若文中帶有俗者。自己不肯清高。尋覓鬧事間累。自微太虛。則亦無奈。汝何也。字院已到任。聞考貢後便要案臨江南。米否沙。特。

自己事不論其來之早晚。譬如兵精糧足。則不必決戰何時耳。做秀才自四書本經之外。如性理通鑑。俱是舉業本領。近來一切束之高閣。甚為可嘆。汝輩不可不留意于此。後場工夫全在此中。強似從別處。松請客。茫然不知其來歷也。

場中大事雖大都難望。然寧可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日長時。須多作幾次七篇。做時方知其難。多。做方能習慣。此第一要事也。然題目到手。寧可不。做。不可做。而。且塞責。此又最當戒者。

古星堂集

卷十

上

北關今早已揭曉。又是一場春夢覺矣。南中消息。又不知幾時到此。汝輩學力未充。我絕不敢妄想。且叨享已多。不敢不懷惡盈之懼。但汝輩自己之事。不可不求一日結果。若不埋頭下帷。必無成理。前書已詳。但恐汝輩不以為意耳。汝兄弟三年之中。雖不曾十分孟浪。亦原不曾十分沉潛。且勿妄意大事。但得從得失之時。猛然動念。從此以後。更不可歇。却羨慕得意人。念頭不忌。羨人便不忘。責已。此後三年。又轉眼便及不。愁。不易過。只恐到此時。又依然是此光景。則

雖年年有科舉。祇是徒勞而已。汝輩念之。念之。勉之。我明年已決意請告而歸。損有餘之福。以爲汝輩。且念汝輩讀書。若非我在家。終是優游玩愒。過了年歲。蹉跎光陰。甚駭。况處此惡俗。非進。無以安身。保家。汝輩可無念乎。

秀才不中。乃是常理。何可以妄想爲真。然以此爲愁。悶。則不可。因此而省惕。則又不可。須從此便作。後三年地。火。從今立一決。定志。先定一課程。務須有有常。十日之內。不廢一日。一年之內。不廢半月。到半年

古學堂

卷十

三

之後工夫。純熟。覺一日作輟。心中不自安。便是長進消息矣。三六九作文。每日經書四篇。斷不可缺一次。亦不可草草塞白一篇。我當時做窮秀才。家中事百孔千瘡。尚且如此。汝今處何等地位。若但優游過日。真是負却好光陰。負却父母矣。秀才至年過三十。即素抱負者。亦漸漸心灰意懶。汝輩勿謂光陰有餘。南北報錄後。又是一番夢覺。我前日已示汝不可。羨人而忘責。已亦不可。竟論天意。而忘人事。亦不可。憤懣于一時。而頓銷于過後。若有志者。即此時便是沉

舟破釜。做起之時。果能死心帖地。讀三年書。用三年苦工。則今年得意之人。後三年又或不敢望。汝輩後塵矣。但恐優游玩愒。即十年易于駒隙。無論三年

歲序。又更一年。我不勝遲暮之感。汝輩去童稚。又遠一歲矣。不知亦頗動念否。不敢望汝輩作光裕事業。即自己前程。不可不思一結果。不乘此時下帷。談憤他日。悔無及矣。今年須多作文。論語難題。尤不可不逐個打點過。若透得一關。無論進步可望。即自己亦有無窮趣味。所謂其進自不能已也。總之。學力到即

古學堂

卷十

四

火候到。精神透。即識趣透。必非優游孟浪者所能辦。汝輩力省之。

用工第一。一是要細看經書。一句一字。具有意義。必求講解精透。不得容易放過。第二則作文。必要每月三十篇。不作則已。作則句字要推敲。亦不得容易放過。第三則後二場工夫。亦須操鍊記舊。已不可若并舊亦不記。如何來得。三年之內。肯以此循序有常。做去不得廢輟。若如此。而不中。乃可安命耳。新春須益加努力。轉眼後年。又是場屋之期。朝夕淬

勸猶恐不給更着一分玩惕不得也。大都文字必從清虛腑中出自是不同所以妨害舉業惟有塵俗事體最為毒藥年來汝輩不免有此累乃是自己尋出事端將頭撞入其中其實何事可以累汝輩者有衣食高居蘭出此等光景無論寒賤之士所不敢望即汝輩再過幾年男女日長日累回視此時亦便如佛境不可得到矣可不深省。

我家中丞公官至布政尚住北門外總觀堂街口其房至今尚存隘陋之甚贖價止十九金則其房可知。今之時世雖與前大不同然前人風範汝輩亦不可不一知之士夫子孫若得不流落栖止墳廬屋者幸矣但看汝輩自樹何如。

凡居官數譽十九屬之鄉評聞今年考察時衙門中多有因父兄子弟在家不安靜致望吏議者况吾鄉尤惡薄之里我官位尤買忌之媒今我到京之後事收歛檢勅尤望汝輩曲體此意除汝兄弟杜門簡出息交省事外家人在鄉在家雖無多人學好者少其他新集者彼原為慕勢而來日思快意馳騁要在

占星堂

卷十

十五

占星堂

卷十

十六

汝輩覺察防閑不可放慢第一不可聽信此輩一浸潤之語或有來言某人欺侮我家不與之較便體面或傳說言詞裝點事情以激怒汝等汝等不論其事之有無須徑直叱之大都此輩但借汝等為媒恣行克虐以致負愚小民含冤被枉傾家蕩產者有之其陰陽乃在我們當之此不可不留意親戚房族之人其中亦有賢愚善惡不同如有親友及伯姪兄弟將事體與汝輩說或言此事可遣一人出去處分以息爭執此事可命一帖告之官司以全大體此皆哄誘之言不可聽信輕發我連年亦有所強間或行之者後知畢竟為其所誤毀名玷身追悔無及汝輩若能堅守我言即親族家人果有冤抑亦勸令含忍不發如此方見汝輩識見操持乃稱我子也慎之慎之。

汝輩雖杜門簡出其間亦有學中公事及親戚讌會不免一出者須要簡省僕從不必侈麗冠服非大風雨及遠行不得輒乘帷轎夜歸不得輒用擎燈及令家人延衙呵喝如此赫奕氣勢但博得閭巷細民遜

避羨艷而已。不知儒素家風。一時掃地有識之士。笑且鄙之矣。人而使十百小民欣羨較之。一二有識。歎服所得孰多。況吾家百五十六年來。衣冠詩禮之族。尤比一時崛起者不同。汝輩當存素風。不可自趨惡習。至於接待親友。須一味謙卑慎重。不可輕狂躁率。凡遇我平日交與之人。即當待以後輩之禮。其尤甚者。皆稱伯姪。侍坐隨行。不得放肆。

我官情甚薄。此輩雖勉徇世俗。旋已自悔。終當退處一室。不久濶京塵。躬耕課子。優游卒歲。乃我本懷。但

卷之十七

十七

目前暫難遂。言念汝等。不免一日而九迴腸耳。汝等當亦思我。它日歸時。可以面目相對。毋謂我遠而不及耳。目汝輩也。陶徵君有言。夙興夜寐。顛爾之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為人子者。使其親付之。無可奈何。民斯為下矣。汝等勉之勉之。

我在家戒殺。汝輩今亦當守此戒。不可過於宰殺。以口腹戕生命。此神明所忌。不可不知。

家事自收租納稅之外。皆屬非分。即鄉縉紳本身在家。且以足跡不入府縣。書帖不入府縣。為高。况為子

弟者乎。汝輩今後切宜痛戒。無論府縣大吏。即縣典史處。不可輕出一白帖也。今更有一事。與汝輩說過。上海新調知縣劉一煥。乃我乙未門生。其人是江西人。渠出京時。已有上海消息。我已與當面講過。誓無一事相干。但恐聞報之後。汝輩縱未起染指念頭。一切羣小在前在後。欲借汝輩為利。則汝輩必投在小人網中。可為切齒腐心。不知汝輩肯于此決定。相體不致為人簒弄否。若不肯相體。汝父亦只是棄官速歸矣。上海書冊勢不能廢。但是劉君在任。俱要

卷之十八

十八

年。五六歲起總計。一滿呈。則可。毋漫然也。知縣一到上海。即不許汝輩足跡到彼。渠到府城來拜。亦令門上人辭。以在鄉讀書。不敢相接。有我在。渠必不見怪。能聽我言。乃我子也。切記切記。

汝兄弟皆少。未更事。且我欲汝輩專意讀書。尤不當累以米鹽細瑣。但又念汝輩業已成長。不可不令知費入費出之難。汝輩雖出儒素之門。亦不可自吾家養成嬌惰。以故我行。汝輩亦作灶自食。其供給日費。我量力既不能多。且當使汝輩學為儉。亦不

欲多其婦婢輩各宜令紡織得終歲數布亦足供兒女之用即不藉此供日用亦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不存此風也

至言格言



瑛溪吳履震五茸志述云夢龜有必應者吾松鼎元文獻唐公其尊人名勅號淡窩其從叔號鵬谷者一日寢於兄之堂夢有星岸然盤珊而走獨垂一印大如斗厥文則奇曰勅子魁碧眼腫瞤朱髮歲誕鵬谷心動起告其兄召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占者曰金鉉印累也夫勅為淡窩先生名其後必居鼎之首時尚未舉元徵及元徵弱冠雖才名滿起然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已多年而今始得克還舊物一如占者之言於是繪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星堂

今按唐氏族譜文恪父敷錫初名稠字世欽號澹窩初無名勅事其號鵬谷者澹窩弟名師錫乃文恪叔亦非從叔吳長公偏誤耳嘉慶十九年春八世外從孫李林松識又按何三畏雲間志卷澹窩公夢星雨於棟印大如斗垂一足有三字曰敷子魁即贈公名與此小異

占星堂集十五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唐文獻撰文獻字元徵南直隸華亭人萬厯丙戌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謚文恪事迹具明史本傳朱彞尊靜志居詩話載文獻未第時曾見奎宿於堂上故以占星名其堂因以名集

尊拙堂文集十二卷附錄一

卷(一)

〔明〕丁元薦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丁世濬

刻本

尊拙堂文集後序



烏嘯世之有隆有汙也道之有
消有長也則君子小人之有進
有退而已矣表渭陽長孺先生
之為君子也班班可攷也而當
後序

時後世不能無疑焉者三曰黨
也偽也好名也烏嘯君子之不
同於小人猶小人之不同於君
子其為黨也不必疑也與其真
為小人毋寧偽為君子其為偽

也不足疑也好名而脩身砥行
宗正人講正學不好名則寡廉
鮮耻趨衰徃征中垢其為好名
也不妨於疑也今其遺言具在
蒿目時事則熱血鼎沸聲泪沈
後序

瀾於紱上豈非真忠義公正發
憤則虬髯戟張肝膽輪囷於行
間豈非真氣節至於門內之誼
三黨之戚生歡死哀往往纏綿
悱惻躑躅啁啾豈非真孝友真

睦嫻遇夫寸瑾之懷片芳之矢
表微闡幽往往睂舞肉飛淋漓
慷慨豈非真問學真文章故曰
先生之為君子也班班可攷也
而疑之者曰此亦所以為偽也
後序

此亦所以為好名也烏嚅夫人
之生也數十年立朝則蹇蹇諤
諤居鄉而瞿瞿皇皇其物也數
十年而誦其遺言如冷水澆背
陡然欲驚如赫日當頭潏然出

汗則亦可扶植經嘗干城名教
矣若且猶疑其偽猶疑其好名
則六籍四子盡不足信而周孔
曾史均之欺數盜竽而已矣其
為黨也又何辭哉又何辭哉余

後序

四

襄輯邑乘首列諸名臣傳略有
云性似剗而敦彛倫顧獨摯任
近勇而視好爵顧獨輕疾惡若
仇而尤不屑於匪狂匪狷之鄉
愿植躬如嶽而終折節於欲殺

欲割之正人身在江湖而一飯
未嘗忘君父道雖偃蹇而風采
已足立柔頑可謂礪礪有正骨
之君子矣數語似於先生須眉
頗有三毫之益遺文若干卷向

後序

五

从先表兄文玉玄亭蚤闢半豹
亟請公世大裨激揚文王慎踰
數馬逡巡遜謝未遑今冢孫世
濬獨奮焉負荷割賢登梨詎伊
散逸是慮作求之志度越烏衣

巷中負矣。顧以時無玄晏，屬余
瓦礫。其後坡翁序范文正公集，
曰：八歲知敬愛公，恨不識面。若
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
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

後序

六

余生雖晚，猶逮拜牀下，茲效較
讐之役，綴摭蠡測，誠一幸也。高
山景行先生而在，執鞭欣慕，後
奚疑！

順治庚子且月初吉表錫金鏡

拜手題



後序

七

跋

先王父氣節品行鄉有月旦國有信史蓋棺論定應已久矣且非余小子所敢置喙也維是遺藁之藏於家者或存或亡其闕有間諸父咸鄭重不欲輕出慮不合時宜多為不知已者話屬故遲之又久會際滄桑江左

跋

喬木半淪榛蕪鄴架縹緲蕩為寒煙算霸與通德樸車相躑躅者不知其幾矣余小子實惴惴焉頭顱冉二踰壯而強閱鏡每驚潘生二毛繩武之不能而隕越草莽以為詒謀羞手澤之謂何宗公寧罔怨悵抑記有之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

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

者君子之所耻也余小子伏思先王父氣節品行或不藉文章以傳而即文章之可傳者乃任其湮鬱而不光即徵文獻者將安所裒諸爰蒐散佚旁摭掛漏一就質於中表世父金心氏汰其漫率訂其淆謬釐為一十

跋

二卷敬壽剗劂緬自曾王父起家清白吏先王父通籍四十年服官不期月諸孫析箸產僅中人墜橐鳩梓提襟肘見烏虜但使汗青勿泯洛誦有孫雖壘粥蕭然沒齒奚嘆獨代移事異東林先哲握手慷慨詎郁蘭茝者己身騎箕尾氣作山河無從丐其華

衆以為玄晏頰仰歲寒松栢落二竊
 謂與其汎借未同毋寧愴懷來古則
 又余小子敦焉之愚而倘亦先王父
 骭髀之面目開卷若揭也夫又安知
 後五百年不自有子雲
 順治庚子相月既望孫男世濬百拜
 謹述

跋

三

刻尊拙堂文集姓氏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表甥金鏡金心甫

全訂

後學蔣宗魯公胤甫

男丁琬

瑤全彙藏

琛

璠全編輯

冢孫世濬授梓

諸孫世鴻

景旦

景衡全校

尊拙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封事

國是隱憂疏

正人心息紛囂疏

實陳是非疏

申辨公道疏

乞致仕疏

尊拙堂文集

目一

再乞致仕疏

辨姚歸二科臣疏

擬辨門戶疏

卷之二

策

經權

經傳

水田

邊事

士風

災異

宗藩

理財 二道

河漕

募兵

尊拙堂文集

目二

清議

議

均田議啟王佑雲

荒政議上甘中丞 附或問

長興縣應議蠲停錢糧數

湖塘遺議

卷之三

文序

十三經解詁序

四書正刪正序

重刻左概序

刻南華經序

刻離騷經序

重刻道命錄序

楊貞復先生文集序

馮司成孤山集序

尊拙堂文集

目三

朱默石先生畊餘劄記序

顧季時小辨齋集序

徐隱君聲遠白毫集序

卜宗遠楚山堂藁序

王伯舉奏疏稿序

刻奏議序

理學臆言序

葬經真序

醫案草序

先醒齋筆記序

選刻制菽序

彙刻顧涇陽先生時稅序

刻游肩生父母四書稿序

若下文社草序

韓求仲就正稿序

游戲草自序

尊拙堂文集

目四

先醒草自序

題先醒齋選義

題董然明靜嘯齋小草

題徐長源邵尉山房看梅草

題潘叔獻評義杓

題沈季原課義

題段白仲鍾山草

題于申之近稅

題徐胤開咏史詩

題莫器長試卷

題品秩錄

題章敬明時義

題楊夷思懷師錄

題解荔篇

題相樂篇

題春雪堂草

尊拙堂文集

目五

贖濟齋題語

跋錢先生寄窩通客自誌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序

蔣氏重脩族譜序

新刻鑒例序

卷之四

贈序

賀侍御馬君六初三載考績序

贈郡侯杜太公祖實膺臬臺新命序

賀陳郡侯擢臬副飭兵江州序

賀州大夫鳴帆張父母榮膺臺薦序

送邑侯壇石熊父母入覲序

賀邑侯壇石熊父母考績奏最序

賀熊使君奏最寵膺綸綍序

贈邑侯瑗仲濮父母榮覲序

賀游父母三載奏最序

尊拙堂文集

目六

贈石父母覃恩三異序

贈施季泉神効序

壽序

壽趙儕鶴先生七十初度序

南臯鄒先生七十壽序

壽朱觀察適之年兄六表初度序

壽朱君采侍御六十序

壽張大夫獻父年兄六十序

壽陳志行先生八表序

壽顧仲先七十序

贈光祿吳初吳公七表序

沈太君七表初度序

壽楊太君八十初度序

壽玉川錢先生八表序

壽潤甫兄六十序

壽師母顧宜人七表初度序

尊拙堂文集

目七

壽馬太夫人七十序

壽朱太夫人七表序

壽洪母程太宜人七十序

壽從祖母汪安人七十序

壽許司馬先生元配舒夫人八表序

錢隱君啟元暨元配殷令人雙壽序

賀閔翁原魯暨元配臧孺人七十初度序

卷之五

詩

烈婦行

山中感懷

其二

春莫同馬惟任憩黃公澗

荏平爵馬中令墓

贈陳郡侯加秩再守吳興

前五君咏

尊拙堂文集

目八

許司馬孟中

沈司馬純父

王司空師古

趙少宰汝師

馮司成開之

冬日風雨過釣臺

瑰兒冒雪南遊賦此壯之

其二

賦贈玉涵內允曲塘新搆	壽李文源翁	孟修丈七十初度賦贈	玉山道中卽景	贈劉刺史貽哲赴謫嶺南兼寄閩中同好	移竹	秋日聞廣寧園急懷仲父參軍老淚沈瀾情	見乎詞	尊拙堂文集	目九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贈韓求仲	解嘲	結夏城山李用父見訪分得四支	山居寫興
------------	-------	-----------	--------	------------------	----	-------------------	-----	-------	----	----	----	----	----	------	----	---------------	------

壽游肩生	贈韓求仲北上應試	壽范太蒙尊翁七十	述夢 <small>有引</small>	其二	自題小像	自題	賦	尊拙堂文集	目十	鴻飛賦	碑記	重修儒學碑記	長興縣重修尊經閣碑記	長興縣城樓重建漢壯穆侯闕聖祠碑記	安吉州學田碑記	長興縣新建若溪書院用碑記	復長興縣龍脉碑記
------	----------	----------	----------------------	----	------	----	---	-------	----	-----	----	--------	------------	------------------	---------	--------------	----------

湖州府重建潮音橋碑記

重修吳興郡侯陳公筠塘生祠碑記

金父母去思碑記

鄧父母去思碑記

鄭博士禮教遺思碑記

長興縣新刻貞節碑記

周氏宗祠義田碑記

卷之六

尊拙堂文集

目十一

傳

三太宰傳

明南京光祿少卿涇陽顧先生傳

觀察大夫吳公傳

明良二千石平山吳公傳

范太公小傳

桃源翁傳

張贈公翁媼傳

外父吳肖峰先生八十翁生傳

無辱居士生傳

康隱君傳

孝節傳

貞節傳

王孝子傳

李節婦費氏傳

卷之七

尊拙堂文集

目十二

墓誌銘

湖廣都司斷事懷赤張公暨配嚴孺人墓誌

銘

明故汴陽守恩例進階奉直大夫養晦吳公

墓誌銘

明上林丞位宇臧公墓誌

外王父東山李翁墓誌銘

明孝子聲遠徐君墓誌銘

戈隱君文甫墓誌銘

明隱君張汝霖墓誌銘

思塘李翁暨元配陸孺人合葬墓誌銘

朱洪泉暨李孺人誌銘

建寧別駕于公元配敕贈安人吳氏墓誌銘

墓表

誥贈湖州府知府近竹陳翁元配封太恭人

杜氏墓表

尊拙堂文集

目十三

明孝婦誥封太宜人洪母程氏墓表

阡雞籠山表

阡菱湖山表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靜之劉君墓碣

卷之八

行狀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魯卿朱公暨元配張

太孺人行狀

明敕贈文林郎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知縣承

年故處士趙公行狀

明故江西貴溪縣主簿玉川錢翁配張孺人

行狀

外母吳孺人行狀

大母吳太安人行狀

從父震潯公行狀

先大夫行實

附敕徐聲遠

尊拙堂文集

目十四

敕封先妣李安人行狀

亡室臧氏小狀

姚烈婦周姑行狀

歸季思行畧

卷之九

尺牘

上

敬高存之

四首

與劉念臺

二首

啟趙倬鶴 三首

上葉相公啟 三首

啟朱文寧太史 二首

啟熊壇石 四首

啟馮先生

啟鄒南阜 二首

啟石楚陽 二首

與李懋明

尊拙堂文集

目十五

啟周綿貞

與魏席園

與文文起

謝潘昭度

復周寧宇 二首

啟錢繼脩 二首

啟孫藍石先生 二首

啟鮑東素 二首

啟余父母 二首

復甘紫亭中丞

上王佑雲啟

啟錢塘聶明府

啟韓求仲 四首

卷之十

尺牘 下

啟陳弘宇公祖

尊拙堂文集

目十六

寄徐奕開孝廉

啟黃庭翠

啟劉練江

東丁右武

啟嚴范先年兄

復周茂實吏部

啟章衡陽

啟姚笠川

啟閻公祖

啟丁敬宇中丞

啟王弘陽

復孟夙兄

啟段劉二黃門

再啟劉夢胥

復夏冲寰

啟范晞陽

尊拙堂文集

目十七

啟陳思崗

啟吳中明

啟柳虞虞年兄

啟沈懷槎

啟陳楚老年伯

復李孟白方伯

啟吳白雪公祖

啟馮公祖文翁

啟游肩生父母

啟孟連洙中丞

啟太常胡慕東

啟史直指蓮勺

啟盛太史陽潯世兄

啟馬六初

啟李景渠

啟張從雲

尊拙堂文集

目十八

啟郭中丞

啟邵府尊

啟何武峨

答徐胤開

啟王止老

啟周右華公祖

啟史鶴亭年伯

上劉李公啟

啟洪桂渚	復于中父	啟趙兵公	報顧沐之	報嚴心蓮晉江	與沈相如	爲奕開啟當事	啟駱軋沙	專樹堂文集	京中報印渚叔	卷之十一	祭文	祭馮司成	祭顧涇陽先生	祭申少師	祭陸午峰先生	祭夏中丞仁寰先生
								目十九								

祭錢繼脩中丞	祭陳太僕赤石	祭鮑太僕	祭夏儀部冲寰兄	祭李司徒	祭朱君采祠部	祭李繼泉少府	祭王介夫年兄	專樹堂文集	祭年友顧季信	祭顧冲吾年兄	祭安小范年兄	祭黃聚川年兄	祭丁右武	祭沈繼山	祭劉靜之	祭陳黃門驛仲
								目二十								

祭黃門遂確齋

祭曹周翰哀詞

祭于中父

祭賀知忍

祭洪奉常

祭沈孝通

祭奉常顧祥宇

祭姚蒼霄光祿

尊拙堂文集

目二十一

祭余支山

祭康孟脩

祭劉光祿本儒

祭臧敬伯兄

祭石令君

祭徐聲遠

哭王弘陽

啟王鏡宇公祖泉臺

祭劉靜之母王太夫人

祭陳母杜太君

祭馬惟任太夫人

祭姚叔度夫人

祭王淡生母夫人

祭范宜人

祭吳子衞母夫人

祭畢母孫太恭人

尊拙堂文集

目二十二

祭許太夫人

卷之十二

雜著

龍圖記

端硯記

鐘硯銘

跋硯銘

刀楨銘

東銘	西銘	避亂五箴	一廣慈	一習勞	一甘苦	一挹損	一密藏	尊拙堂文集	扁戶約	重修吳山寺募緣疏	故太守嚴公一淳助葬疏	築灰格法	客難	野謔一
								目二十三						

野謔二	野謔三	題印指	陳筠塘像贊	自題小像	論蔣氏通族文	附錄	壽丁儀部長耄丈六十序	尊拙堂文集	壽長孺先生六表詩	明故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慎所丁公墓誌	銘	皇明正學名臣丁長孺先生墓表	祭丁慎所文	祭丁慎所文	目錄終
							高攀龍	目二十四	范鳳翼	朱國禎	劉宗周	高攀龍			

尊拙堂文集卷之一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封事

國是隱憂疏

中書舍人臣丁元薦奏爲國事日非隱憂可懼懇乞
聖明亟圖更化奮肅乾綱以光中興事臣讀漢臣賈
誼云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天災
人困綱頽組解外多勍敵內乏重臣岌岌乎燎原之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二

勢已而舉朝寢處其中諄諄訛訛咎曲突徙薪爲過
激此尤臣所痛哭流涕者也臣竊妄計今之事勢可
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七坐視而不可藥者二請爲陛
下舉其狀治世之民安以樂亂世之民愁以怨未有
人心不安可共天下者至今日而民愁苦極矣江南
自十五年以來十室九空江北數千里一望俱墟
皮草根不充枵腹賣男鬻女僵仆道路近聞河南人
相食矣當此時而欲禁之不爲盜慈父不能行于其

子去歲閏十一月十九日病痊刑部進士史弼行至
徐州道遇兇徒四五百人白日操戈嘯聚黃山間之
云饑民也而有司不爲處置撫按不爲上聞夫議蠲
議賑臺省部院之條奏明旨所申勅恩與法幾兩窮
而土崩之勢漸成救荒之効未睹此其故何也臣嘗
反覆籌之以爲今之南北但得才誠兩合之士如古
富弼張詠朱熹其人卽不能而如周忱之於江南蔣
瑤之於揚州徐九思之於旬容假以便宜令其因病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二

立方隨時消息民困庶可少甦今不聞用某人而但
云設某法築舍未成而溝瘠不可復起嘯聚之衆忽
焉橫行試度傾廩發倉之費與軍興調遣難易幾何
臣所寒心者一鄉者東西告警朝野失措募兵之議
日四五上夫祖宗立法內自京師外至衛所及沿海
沿邊之額設軍不乏也竭四海膏脂養之數百年一
旦有事驅市人以充行伍當事者按籍而患其寡一
變于浙江再變于郎陽三變于寧夏四變于陳州驕

情之卒脫巾而呼當事者對壘而畏其衆臣愚以爲兵之難用而易亂者威不足也威之不足患在無食無食則無恩無恩是以威不可行也食之不足起于兵冗而無節冗而無節患在無練兵之人所謂練兵之人仁明武三者具備非空譚韜畧如今所稱邊材得其人則濱海鹽徒中原巨寇皆可收戎伍而坐銷其怏怏無忌憚之心况我嘉師誰不感奮願効天下未嘗乏人正不屑東濕文罔俛首于腐儒債帥之門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三

也今內不擇本兵外不擇大帥而嗷嗷練兵何濟于用卽今京營疲卒不滿十萬天下衛所坐糜徒有空名關陝重地一遇敵騎則弓矢器械亦且束手遑左之帥饑寒疲困急之直欲走叛由今之道計不終日幸而支吾終成首尾倒置之禍何者外重而內輕枝冗而本枯士氣靡于文法壯夫憤于肉食形見勢極莫可誰何臣所寒心者二邊事自互市以來武備久弛人心玩愒方其初議不過借此羈縻修我內政然

彼飽我饑每一大入輒重賂而去至鄭洛而邊境若掃矣不意宋應昌襲其故智于倭也彼其奉命提師止以救朝鮮爲名不聞封貢近據王兵者敘功之疏卽言言皆核而斬獲首級與殺傷將士勝負亦僅相當釜山之退因頭目相猜抑且陷我重賂非敗奔也非誠服也胡然而請封請貢若果稽顙闕下臣恐中國之禍方如何者封貢者和市之別名也割已腹之膏血啗無饜之餒虎中國益虛假納款之虛聲灰積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四

衰之士氣沿海益無備彼日以通貢之使覘我虛實度我形勢一旦聲東擊西分道而寇俄而泊淮安俄而迫登萊俄而閩浙俄而蘇松東西牽制首尾不支餉道絕而南北分中原之盜與西北之衆相乘而起不三月而京師坐困豈必抄掠天津方稱門庭之寇哉說者藉口世廟臣謂世廟東南之患正釀于此自胡宗憲殲其渠帥而三十年間民有寧宇則用兵之効也嗟乎堂堂天朝赫赫明德陛下擁全盛之輿圖

席累世之洪業二三大臣不能延攬英賢訓兵講武
一則曰互市再則曰和親太倉歲入幾何堪此二蠹
消邊臣之志辱中國之體長奸雄之心重蕭牆之禍
豈舉朝皆婦人耶臣所寒心者三高帝嘗曰治天下
者不盡人財則有餘財治國之道藏富于民勅戶部
毋聚歛以傷國體大哉王言萬世永鑒當時征討不
遑而蠲卹屢下司農未聞有告乏者也陛下勅羣臣
講求理財之說臣以爲國用所由不充非取之尚有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五

遺也內蓄而不散則上壅外注而不已則下耗積之
空虛無用乾沒于不經之費暴殄于無賴少年直與
瓦礫等凡百姓所爲稼穡拮据與有司之敲朴箕歛
其艱難情狀陛下無由知也近者戌墨吏禁餽遺明
旨慘慘臣竊仰見聖意然歲例銀兩之屢增金寶珠
石之頻促雖以諸臣哀懇曾不少貸則司農少府之
持籌而歎閭閻頽尾之仰天而號其迫切情狀陛下
且疑而不信夫使民窮而陛下不知力詘而陛下不

信當事諸臣之罪也剝肉以充腹去皮以傳毛瓊林
大盈殿鑒可畏臣所浩歎者一賞罰者馭世之大權
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唐虞無以化天下然賞罰不
當始于功罪不明功罪不明始于欺罔者衆今重失
事之誅輕蒙蔽之罪是以債帥乘機務爲與主近聞
東師失律所在抄掠朝鮮毒我滋甚碧蹄大敗川兵
盡殲提督膽落于王京經畧魂消于海上是以借沈
惟敬之舌爲竣事之圖此其狼狽道路知之所不知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六

者陛下與二三大臣耳魏學曾力排和議志在滅賊
間關血戰垂成而縱騎下矣一則以功獲罪一將化
罪爲功其故不可知也蓋中原財賦輦而之九邊九
邊之士曾不得一飽復輦而之長安中貴人此李氏
父子熟徑也楊龜蔽日僥倖生心一旦債事誰執其
咎臣所浩歎者二公議在天下如元氣在一身壅而
不流則病是以聖王導之使言非謂言之盡當要使
元氣宜豐耳建言諸臣如鄭元標趙南星王如堅薛

敷教孟養浩萬國欽李沂孫如法等前後六十餘人
孤忠直節良自表表間有隨聲附和者較之蠅營狗
苟輩不徑庭哉貶謫不已至于削籍削籍不已至于
禁錮禁錮不已至于廷杖而士氣索然矣公議痛惜
以爲方隅多故時歎乏才落落晨星忍盡一網是以
委曲推用而陛下輒坐以黨夫人懷富貴之心上不
逢迎天子下不趨附宰相乃援竄逐孤臣自爲羽翼
博虛名而買實禍愚者不爲且黨之一言小人所借
以空人國者也而陛下以之自空其國何歟今孫鑑
李世達趙用賢去矣李楨孫丕揚顧憲成許弘綱引
疾矣吏部尚書陳有年陛下召之留都必以其人可
信也推一李懋檜不允推一湯顯祖不允正推曾乾
亨至再不允豈陛下以有年爲黨歟不知諸臣之得
罪于陛下抑有故歟臣竊有憂焉自古好察之主剛
斷之君其於賢奸非不注意威權非不自持然而巧
者往往因緣左右乘間抵隙以激主怒毛摘瑕舉以

疑上心令言者一觸而禍不可解竊太阿而奪之柄
日剗刃于正人而人主不知也甚者陽有所救陰有
所中過歸人主而權臣享其名而天下不知也壬午
以前腹心肘腋之間有所肆而不復顧公爲之而公
知之陛下所痛恨丁亥以後機局屢變術愈巧而愈
不測顛倒翻覆黑白淆亂陛下所不及知也不可不
察也臣所浩歎者三書稱和衷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今朝廷之上日聚訟而攻擊則是非淆而客氣勝也
蓋公臧否于國人權不必自我握借水火以相濟見
不必自我同古大臣立身於是非毀譽外故能虛而
持衡國家罷丞相府設大學士正虛而持衡之官也
元輔王錫爵直坐其身於是非毀譽中矣一出而杖
饒伸再出而逐趙南星等其心已不白于天下故有
謂其不知人者有謂其不能容物者有謂其陰陽剛
柔互用不測者有謂其違毋命而出爲有所迫者有
謂其心本無他爲子衡所悞者有謂泰交一疏卒自

予有者有謂其吳趙揚鄭之事快意于鵲蚌之爭者
下不勝形影之疑上不勝睚眦之憤疑憤交積機械
橫生顧盼悉成吳越荏猶幾于易臭小人乘之而朝
廷多事矣夫平心定氣斷斷休休令誠意久而自孚
者上臣之懿矩也勢成于騎虎事激而操戈恒物之
極致也二者輔臣何居焉出此入彼反覆手間不惟
自悞且以悞國臣所浩歎者四自古成功少起于議
論多文法煩而指視亂不能制小人適以撓君子今

不務實政而侈空譚不惜當局之人而恣傍觀之口
屯田馬政鹽法河工事之孔棘者如蝟而人莫敢任
卽任者終鮮成功撓者衆也至用兵詭道古有專闢
之寄無中制之機今塘報五日一上矣章奏日數論
効矣詰問月數下矣忽增一監軍忽設一提督調遣
紛紜雖黃交口韓白其何能施敗道也以倖勝之功
爲必然之畫日甚一日長此安窮天下事未可知也
臣所浩歎者五青衿者朝廷儲爲異日之用者也士

之自愛與上之愛士若處子而今蕩然矣方其成羣
而呼有司畏之如虎一遇孤弱有司置之若棄方其
講張爲幻則藩臬之長降階稱公稱兄甚至柄文者
與諸生媾而和矣一旦勢去則門隸得而爾汝家僕
可以僂辱夫使士而含垢忍耻等于凡庸于國家奚
賴又或覲顏市井攘臂脫巾衣冠之耻此兩者責在
乎師儒也一省三諱一郡兩起較兵民之變有加焉
而當事者玩不注意竊以爲天下之處子不必皆良

婦未有不處子而婦良者轉移更化上關國脉下係
士風涓涓不塞江河誰障臣所浩歎者六書稱罪疑
惟輕功疑惟重賞延于世罰不及嗣厚之至也朝廷
扼腕譚疆場之務則曰任事者少然罰重賞輕任事
之臣退矣擊節而思忠義則曰偷生者多然厚誅不
死薄賞守節好名之夫去矣英廟北狩于謙挈社稷
而還之功成身死後嗣不得享茅土之封胡宗憲保
障江南賞未酬勞盆死廷尉迄今易名之典缺如此

壯士負戟而歎者也茲并魏學曾三矣革除死節諸臣不吝九族以報故主高帝忠臣哉文帝亦云練子寧在吾亦川之夫人臣爲國受赤族之慘不獲載之祀典光之史冊千古遺恨二百年來士氣日衰邊功日少機實由此陛下不急爲風勵衰顯示大信鼓以微權卽日逮督臣日誅穆來輔等而觀望異懷之徒方軌而出誰與共天下臣所浩歎者七祖宗陳紀立綱指臂相使故精神流貫大小相維故法度嚴肅今

上有蕭然不可行之法下有鬱然不安其分之意陛下飭守令吏弊如故清錢糧風道如故閱武備虛伍如故禁盜賊失事如故興河功决裂如故嚴科貢弊竇如故舉纖毫之事朝廷無以行之幾病鬲矣最可恨者陛下發帑金賑江南民鉢兩未沾也給事中楊文舉敢饗饗宴會司道守令各以其餽之厚薄爲舉劾揚揚得志滿載而歸何異剽餓殍而奪之食哉無何儼然首吏垣矣江南之人至今欲籍其家食其肉

而止于免官則三尺爲虛具戍卒可以戕主帥士子可以辱有司部民可以訐父母僕隸可以凌主人舉市井小兒皆傲然思有所逞猶可諉曰無知最可笑者鄭材以純袴子挾仇忿爭意在李世達耳無故辱其堂官楊應宿攘臂和之君父之前恣睢嫚罵若不知有朝廷法所謂無禮于其君高帝所必誅者也罰未盡辜先以高攀龍謝之則萬世無清議孟軻氏憂人心陷溺等之湯湯洪水今之人心茅靡極矣轉盼

嘉隆頓成升降之會蓋昔之人心厚而直今之人心刻而巧昔之人心敢于爲善今之人心敢于爲不善昔之人心瑰意琦行惟恐人知今之人心小廉曲謹惟恐人不知昔之人心亢顏譏刺常有含覆不忍盡之意今之人心好語揚善常寓不滿之詞昔之人心常自見所短今之人心常自見所長昔之人心浮薄傾險在屑吻今之人心謹愿老成時多變態乍陰乍陽如鬼如魑管子謂禮義廉耻爲四維卽使人人知

耻猶可少維其三而亦漸漸滅此世道愈趨而愈下也之二者其漸也不知所以積其流也不知所以止始于濫觴卒至滔天庸愚以爲固然而有識者所深憂而却顧臣故曰坐視而不可藥者二紀綱人心是也昔高帝櫛風沐雨百戰有天下及其既定抑且宵衣旰食問民疾苦親賢納諫訪求治理執法者貴近必誅盡職者縣佐小吏特遣行人慰勞內無寵倖外無鬻權糜廩者三十餘年列聖相承以貽陛下艱難

尊樞堂文集

封事

一之十三

勤苦之業良非快心適意之資萬曆十年間陛下應政躬裁權奸竄伏徒步郊禱加意黎元天下喁喁相望謂太平可待邇來稍稍廢解朝講之典久缺郊廟之祀不親時勢艱危堂陛懸隔陛下豈謂萬幾可以中央一人不妨卧理獨不思九關遠絕百務陵遲大臣之忠邪何由而知庶寮之是非何由而定啓左右壅蔽之漸失朝野仰望之心平時且不可而況今日蓋今之人心不大有所轉移則耳目不易耳目不易

則百年相沿之習必不可以一朝而變今之紀綱不大有所振刷則神氣不奮神氣不奮則旦夕待舉之政必不可以空文而行精神指顧全在陛下諒非深居高拱所能坐理者也伏乞陛下念祖業艱難思時事孔亟夙興夜寐法祖敬天郊祭必躬朝講時御需然發明詔與天下更始以親賢人爲首圖固邦本爲長策重守令之選緩征求之令絕封貢之議核功罪之實舉忠讜之士重樞機之託謹持三尺以肅紀綱

尊樞堂文集

封事

一之十四

而陰以鼓舞數十年靡靡之人心神流氣逸令天下改觀易慮以象上指而又時勅輔臣以開誠布公責內外諸臣以各修職業要之于持大體尊朝廷修實政省煩詞則精誠流貫上下泰交何災不弭何亂不戢何政不行何弊不止是在陛下反掌間何憚而不爲耶臣通籍九年拜官一月非不知寒寒爲患出位干誅顧天下治亂社稷安危其機間不容髮君相能奮然改圖則轉危爲安消沴爲福因循故轍則重不

可返窮而必變及今改圖其難十九失今不圖其難百倍及今改圖則補漏救偏尚可支目前之患失今不圖則事變橫生必有不及爲之悔此其故一庸人能辨已而在事者方且泄泄苟安間抱杞憂亦未睹天下之全局使臣逡巡畏縮曰姑且有待卷舌取容曰徒激無益國家之事將聽其自壞而已矣仰負世恩下玷清史臣竊耻之是以不避斧鉞上塵睿覽伏乞陛下稍加裁察儻以臣言爲謬乞下臣疏于閣部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之十五

十年之間有一語不効願懸首國門以謝當事諸臣臣九死不悔謹具本實封親賞以聞臣不任隕越待命之至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日

正人心息紛囂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臣丁元薦謹奏爲憲臣持議當堅奸黨邪謀宜破懇乞聖明洞燭亂本力奮乾剛以正人心以息紛囂事臣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至今日官邪極矣誣詠之口憚於酷吏多岐之徑莽如

亂絲天子孤立於上正人竄伏在野識者咸懷杞憂莫知所指臣三月入都見察疏甫上衆喙嗷嗷竊心訝之不敢妄爲左右袒已于局外虛中靜觀稍窺端倪亡何主事秦聚奎疏至矣大指爲被察七人發憤爾而申之曰數臣不能無罪也一言蔽之矣而又坐主察者以各有所爲夫藉口自解人人各有爲也必郤院不處一人而後可饜人之心而杜其口則察典廢此非公許可知也已而臺省疏辨矣副都御史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之十六

許弘綱與太宰孫丕揚各疏辨矣俞肯未下弘綱再上催疏矣七臣仍原擬聚奎從寬處分局且結矣弘綱近復有疏以目前大典異日公評立論長安中藉藉生疑臣取弘綱諸疏細閱之一則曰今次會同原無同異止稍稍費商確一則曰協力同心其心事似無可疑者况弘綱夙負時望丕揚拔之謫籍委以重任必無不可盡之言或云奸人四布流言多方鼓煽弘綱過爲寬解刻意調停豈調停不得遂思弛擔以

謝諸臣抑其苦心與弘綱智人也其說宜不輕發臣
以爲此國是攸繫人心世道視以轉移不得不爲陛
下一別白之臣請先破邪謀然後可以定公評散黨
勢言黨必推本沈一貫論者曰一貫去久可以無苛
求矣臣曰一貫未嘗去也彼自知罪狀必不容于天
下惟恐沈經郭正域召用引繩批根之士承其後則
一貫首領不保子孫是憂故直以示鉢授顧天峻紅
廟歃血之盟首發之者弘綱也天峻敗轉屬湯賓尹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之十七

而賓尹之謀又下矣陰結王之頑李成梁爲內援陽
結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張嘉言爲外援招誘朋徒
日夕蠅營羽翼已成乃求一涖中假愿者爲盟主自
謂三窟固矣獨計能窺其隱而力折之者清議諸臣
也諸奸思爲一網計而苦于無隙借顧憲成之書以
發難借孫丕揚以爲名一二年間飛矢集于中林駭
機徧於原野士大夫咸羈囿有不欲自安其位之意
而又惴惴有不能各安其位之意以小人附君子即

批亢搆虛于君子以小人攻君子即假道抽戈于君
子妖書而後此一段風波誰爲作俑其朋謀天下所
知也賜張狐狡目無朝廷國籍一御史爾何以斃周
遊擊杖下不賄高帝令甲乎田元德殺人漏網原告
反成奇冤也國籍唾罵徐大化是矣二十萬金之賄
分輒含糊成案大化不吐實于廷尉之駁乎債帥可
以義父稱牙繡可以權門鷹犬市妻兄之過付同官
之要脅中外耳目可蔽乎國籍之浮噪弘綱所開縱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之十八

乎在平制科之典程敏政不以唐寅貸也湯賓尹能
借一天子門生以盡拚他醜乎吳道南之號簿王圖
之後序可滅乎放榜後千萬人口語徧滿長安流布
海內可抹殺乎壬午而後凡以科場挂吏議者皆終
身廢錮非近案乎紹徽利周孔教六十金之餽主考
之舟可夜泊乎先達溫純可借爲贊乎書齋寶玩不
咋舌于同鄉之窺視乎直指進退出入可自由乎至
尊之前可恣睢嫚罵乎咒詛有律說謊有禁應甲敢

橫行無忌乎口藉節省之名橐中裝可飽乎嘉言不
畏僚案指視乎諸人罪狀與廝市兒皆能口之臣不
必盡言總斷之曰奸黨故今日大計不爲六年了局
而爲四明結未成之案爲太原而後斬二十餘年衣
鉢而斷其將絕未絕之脉其功甚大其心獨苦臣故
曰先破奸謀然後可以定公評公評在目前不在異
日也先破奸謀然後可以散黨勢奸謀破黨勢立散
無二法也弘綱昔長吏垣繼尹京兆皆不附權相風
節耿耿其進退前却不待再計而直爲此過慮者何
有所避爾臣以爲弘綱不必避也說者曰沈思孝動
節清標久不推用東林諸臣幾入訪單天下皆以爲
疑而崑宜之黨獨懷臂稱快快其計之行也當大計
時王三善染指楚獄焉而免陳儒厚橐于盜賊焉而
免劉道隆逐趙南星焉而免何以謝段然劉時俊也
至如喬應甲者張皇縮朒于一貫宜以罷軟論狂吠
詛罵于同袍宜以浮躁論汗馘清流之歐陽東鳳裝

匿名帖以傾侃直之朱吾弼良心喪盡無復人理乃
僅推年例何以謝王元翰乎天下又以爲疑而聚奎
所不平不在此臣嘗爲之說曰今日丕揚所察之人
卽去歲巧簞是非以誤丕揚之人今日暗攻丕揚之
人卽去歲借丕揚以快私意之人情狀不待辨而明
故臣直以爲弘綱不必避也雖然外論洶洶未已始
于觀望者之相持其所以相持又崑宜之黨巧爲搆
而天下不知也弘綱抑未之察乎請言其狀昔天授
勝落請劍之段劉其徒乞援于沈思孝而不應張疑
兵于劉承禧以間東林而不應已又激秦人以怒思
孝令其急而不暇察勢必合黨崑山而思孝終不應
謀敗又諱崑宜駕言思孝臣以爲攻思孝者卽崑宜
請以一言決之爲思孝上書者一顧憲成爾百計攻
憲成者浙人爲首臣故曰巧于攻思孝者崑宜之黨
也天授之委命一貫朝與錢夢阜康丕揚托肺腑夕
忽與郭正域通殷勤使正域而非正人也則可正域

而誠正人也何至舍九死不二之于玉立信一詐降
之天竣哉救天竣者乞哀楚人以誑正域又妄援正
域以疑秦人秦楚二必兩敗而向所爲盟主者徐牧
漁人之利而四明之禍可坐消是舉秦楚吳越咸在
崑宣術中臣故曰先破邪謀則黨勢立散臣十五年
罪廢孤跡無黨者也無黨故可以直言無諱雖然臣
少壯登朝白首執戟寧不知三緘可以浮沉居恒念
天下大患如天變民窮邊防外禦內外積儲皇太子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二一
之講學齊晉之早魁可爲寒心蒿目者其勢孔棘舍
此不言而自驅而納之少年機阱中哉邪正勢不並
立雖黃久已淆亂假令顧天竣湯賓尹之罪案可反
必不以沈鯉郭正域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于玉立
高攀龍劉元珍等爲君子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之
罪案可反必不以朱吾弼歐陽東鳳王基洪陳嘉訓
逢中立劉永澄吳正志宋燾等爲君子卽今應甲以
外轉怨望咆哮數千萬言其意不在李三才在東林

諸臣東林諸臣必不屑與較曲直而四維委棄士氣
日消臣所爲寒心蒿目者縱令龍北矢謨賈陸借箸
不能爲宗社計治亂安危間不容髮近日怡神殿災
九廟且再三示警矣陛下幸卽檢發察疏特勅閹銓
明示內外臣工以君子小人定分必不淆于譚說之
口詿誤者一切許其自新開以蕩平正直之路詔下
三日而海內不改觀元氣不轉動者未之有也臣昔
爲中書舍人嘗上封事萬言期以十年不効其受出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二二
位之誅芻蕘偶中陛下召臣田間不次超擢臣區區
之懷矢以此報恩萬一計今所言不能十年待矣陛
下亟下臣疏于閣部請以三年爲期臣言幸而不効
臣永銅丘壑沒齒不恨不幸臣言而中卽蠶粉此輩
國事必有不及追之悔豈臣子所忍冀哉豈臣子所
忍冀哉臣言及此涕泗交頤肝膽迸裂臣無任激切
虔懇待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日

實陳是非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臣丁元鵬爲國是愈焚邪謀
轉熾敬陳是非之實以祈聖斷事臣前月見浮議紛
還共撓察典義激公憤直言亡諱而給事朱一桂周
永春御史徐兆魁競起攻臣臣一切不辨蓋巧附者
必不觸臺省之怒來關弓之疑必不託將去之太宰
殄射之詞臣臣疏與史記事蹊徑各別不待智者而
知卽妄加附秦之名臣不受也亡何南臺省高節王
萬祚等與刑科給事中彭惟成疏踵至矣一則詆臣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二三

顛倒是非一則申奏聚奎之說爲被察諸臣糊局而
末並譏刺講學以撼東林夫考察朝廷大典也是非
天下公論也所係不在臣一身在世道臣請有以折
之而陛下試垂聽焉一日剖真心方秦聚奎爲七人
不平其氣甚銳嗣後救者頌典忽減而四而三至姚
宗文則王紹徽一人止矣此其黨自具公案也及紹
徽所藉口不過曰我不附秦方其蟻聚梟張之日四
款得計之初座師密友陰挑陽擊恣意橫行奸謀敗

而秦人不收復狡焉反噬試思王寶坻之不發于外
計而發于內計者何也王圖可假爲援因父而庇其
子王圖可借以他贊因子而孥其父肺肝種種託出
卽諸臣能代爲解乎二曰覈名實諸臣之嘵嘵以私
單然百單不若侍郎吳道南之號簿徐鑾之底冊刑
部大理銀庫之卷案通國之口碑可據也賓尹旣以
科場爲壘斷又借職方爲外府國帑逞其勢力更肆
鯨吞四總兵之推十二將官之缺各得數萬金鑾去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二四

而飽橐者無厚願乎紹徽自負皎皎而徐世寧之金
珠暗受草料之二萬金不發世寧至扭伊弟紹祖倒
賊商人一一可問巡青京糧放二十九萬八千有奇
各扣常例屈于管庫者之面折與皂共哂然止曰貪
爾國緇杖殺大使嚴體信緣債家百金受鄭姓私囑
殺人生母以滅口天理王法漸滅盡矣應甲與國綰
同調亦頓足于田元德之獄其良心似應未死然叫
噪無忌憚敢于汗巉清流又何忍也罪狀暴著百喙

難掩彼論訛者徒足張其醜于天下爾三曰重大體
國家之有內外計猶科貢之有鄉會舉一成不變者
也中間豈能盡憚人意論其大體而止此法也亦勢
也庚戌會試後人言洵洵極衆諸臣共聞且見何不
再請會試歟今有人焉根株科場情弊舉朝必以爲
刻爲生事何獨求多于已定之大計與改正之語幾
說夢矣况惟成知會典有卽便論辦之例俞旨未下
聚奎未處之先亟宜力爲別白何觀望至今歟諸臣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二五

爲同官同好聲勢相倚非勝心未化卽門戶難割彼
此噂噲庶幾一逞私情洵厚矣曾爲國家一顧大體
與藩臬非遷謫之官歷階而上前途未艾猶且疾首
相譁彼起廢之臣身未離丘壑何獨苛求不餘遺力
與四曰平物情夫公論無日不在天下彼狂逞者始
亦自以爲公也勢去事定而後公論出乃知向者之
非欲敗圖無由卒抱恨千古何者毀譽利害奪之也
諸臣試于局外平心諦觀日均太宰爾何以忽公清

忽老諄均私書爾何以一爲有一爲無自請太僕者
見謂老成白首巖棲何以躁競賊私狼藉駕言妬口
飭躬厲俗何以日傳食其心鷹犬者蹇諤自標清修
夸節何以呼賦呼鬼靜夜虛中易地而思之未有不
爽然若失者也五日端學脉蓋兆魁之貶楊時詆吳
與弼朱一桂高節等之譏東林彼未知學無足怪者
彭惟成自以豫章道學之宗而認湯劉王喬爲君子
則世間何者爲小人沈一貫之駢修楚宗也王三善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二六

附理官後借高帝子孫快權門私憤卷在法司一一
可按使其止爲利猶可言也不然真好黨矣惟誠不
爲九廟發憤敢爲三善解嘲臣又奚暇與之品顧憲
成哉大都銓司而不肯阿徇宰相此真氣節講學而
不墮閭閻然媚世之鄉愿此真學術憲成得罪坐此惟
成狀貌恂恂長者臣亦心敬之不意其臧否頗謬曾
亦就正于其鄉之賢者與抑別有衣鉢歟不然不明
邪正而辨真僞世無此理臣所謂端學脉不爲惟成

惜爲豫章諸臣惜也臣秉性簡仇孤立寡諸少年殷
廷權貴四月間曹旋罹計籍頃者服官二十餘日狂
態勃發矢百折不回之氣當四面受敵之衝聞賓尹
門人有捏私單構臣于其黨者臣卽得罪歸我十五
年邁軸初願慊矣多口不足爲臣動籍名僞學不足
爲臣辱區區寸心惟人懷交亂之憂國深空虛之嘆
令天下士大夫而皆以建言講學輕去國而不出山
爲悞大亂之道也陛下幸簡發諸臣之疏并臣二疏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二七

蚤下閣部會同九卿科道公勘持清議以肅官常按
祖制以申大典臣卽高瞻東海以謝諸臣死有餘芬
又何必嗷嗷競曲直于眉睫哉臣無任順越待命之
至 萬曆三十九年 月 日

中辨公道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臣丁元薦爲衆口求勝不已
再披微誠以存公道事臣抵任以來兩疏別白邪正
刑科給事彭惟成連章橫詆朱一桂等和之坐臣附

秦冀以掩臣之口臣于秦何附耶臣曩在山中反覆
卽報知湯賓尹決裂科場肆行賄賂喬應甲王紹徽
劉國縉合謀彈射傾害正人抹殺數十年清議臣鬱
積公憤無出一破邪說比入都見秦聚奎首亂黑白
阻撓計典臣一疏再疏猶然山中初心爾祇爲國是
何知有秦諸臣自謂不附秦矣而甲曰公清乙曰正
直甲曰衡鑑乙曰純臣奏牘紛紛頌不容口國士之
咸自揣何山臣所不解也旣謂東林與考察原不相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二八

蒙又云顧憲成等通制察典一事自相矛盾臣所不
解也君子小人自有定衡殺烈婦賣進士者可爲君
子貪至數十萬殺人如草菅在呼叱屹于至尊之前
者皆可爲真君子噫何君子多且易也蓋惟成所攻
之銓部爲毛一瓚林學曾則所抹之銓部宜爲王三
善文立縉所攻之詞林爲方從哲陶望齡則所抹之
詞林宜爲顧天竣湯賓尹如是而曰臣顛倒是非臣
所不解也夫比肩事主均王臣爾臺省而欲庇其座

師則座師欲庇其同門則同門他曹不日巧附輒曰
狂逞舉通國公論必盡歸依臺省所謂臺省者又必
盡聽約束于惟成等數人亡論天下人不服卽臺省
中亦未必人人心服也嗟乎是非天下之是非也臺
省之重以人不以權以理不以勢以正不以衆看詳
章奏矣天下又有議看詳者叅取章奏矣天下又有
議叅取者乙巳大察錢夢阜張似渠等亦扯郭正域
以減溫純楊時喬謂其借楚事處人也而倡調停之
奪摘堂文集 封事 一之二九

說者云溫純楊時喬宜並去楊應文姚文蔚陳治則
康丕揚等佐之焉然自以爲公論由今觀之公平私
乎卽臣以四月中書廷權被察家食十餘年諸臣尚
以臣不赴部再遷爲捷徑獨不能爲其黨需忍旦夕
待公論之定歟軍政之旨屢催不下舉朝惶惶王之
顧求一改正不可得惟成豈欲爲之顧作備故倡此
說與賓尹門人捏臣私單長安喧傳已久山人狎客
聚族而謀其所臚列臣止此乎噫亦窮矣臣父葬地

買祭酒馮夢禎者也且墓木拱矣若乃爲湖濱逐巨
寇爲蔣侍郎義贖賜坐撫孤弟也而云醜叔扶弱叔
也而云奪產宗族鄉閭之口能盡反乎陳幼學旣係
賢守何至爲人悞乎嗟嗟知貢舉之號簿三法司之
成案巡青之印冊職方之底簿功司之揭帖一一欲
銷滅付之莫須有乃借影響虛詞加臣哉諸臣自顧
平生豈能盡可人聽臣若舉以相訐類買豎平口語
見女子勃礫臣不屑也諸臣又謂臣賣友臣未嘗借

于玉立手書以媚權黨有何負心不能歸見江東父
老張養正之劾沈孚先指爲臣喉則南臺省劾臣者
又誰嗾歟臣初出山愛臣者囑臣靜默謂可立需華
要臣傲然守其故我以十五年孤蹤井爲射的語有
之獨退反成怒臣之謂矣臣一身不足惜所關國紀
士風甚大臣更不憚再三之賁仰干廷議惟陛下檢
發前後諸疏凡有關計典者盡勅在廷諸臣從公勘
議臣卽長往丘壑不恨臣無任隕越虔懇之至
萬曆三十

九年
月日

乞致仕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臣丁元薦爲乞恩致仕以全
初志事臣叨中萬曆十四年進士養病丁憂延至二
十一年十二月授中書舍人二十七年大計以浮驟
聽降三十八年四月起補廣東按察司知事隨陞今
職至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因主事秦聚奎疏挽
察典臣懼國是涸滑于四月二十一日冒昧直言南
拿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三

北臺省連章排詆臣又不揆時勢兩具疏申辨伏念
臣迂癯寡諧少無宦情慙口招尤老堅傲骨荷陛下
不次之擢豈微臣獨往之秋拜命幾一載始入長安
就列未三月輒滋煩瀆矢孤悰而蹇蹇觸時忌以斷
斷寧期爭勝于目前但存公案于青史初心不爽分
義自安臣之當去一也三公不易介士之風可師一
辭而退先民之程具在與其違心九列不若直道三
被臣之當去二也出山者方爲當路側目而臣適前

驅縉弋益波及于邁軸巖棲者方以時局戒心而臣
先覆轍考槃更永矢于歎歌臣之不可不去三也昔
先臣莊景以久廢召用偃蹇郎署數月引疾歸臣何
人斯妄希景萬一然世方競進如不及類逐什一之
趨市而陛下多慎重列弗予若弄小兒以啗飽苟借
臣以比冥飛之鴻臣亦妄自託以免弋人之慕是陛
下所以曲成臣者恩逾渥而臣所以自全者道更善
伏乞勅下吏部准臣致仕臣卽從齒丘園狗馬之報
拿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三

世世弗設已臣無任因越虔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日

再乞致仕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臣丁元薦爲再懇天恩俯容
休致事臣于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具疏乞休候命決
旬未蒙俞允明旨甚嚴其敢悻悻自干罪譴一曹郎
去留何足關朝廷輕重而煩喋瑣瀆臣更懼焉雖然
陛下擢臣于十二年罪廢之餘臣所以砥礪矢報者
不敢妄自菲薄後于常人聞之先臣庭訓立朝之義

廉耻爲重爵祿爲輕苟溷于不進不退之間耻同市
朝之捷顧大義謂何不以秩之崇卑較論也臣碌碌
冷曹無埋輪請劍之責不量而有其心非彈冠振衣
之時不幸而有其跡屢以慙口召侮役難覩顏就列
卽今持介石之堅已愧先幾色舉若更圖苟安之計
益非獨立初衷揆之分義有斷斷乎不容暫留者伏
乞卽勅吏部准令致仕則臣志以安而陛下終始曲
全之恩與天地同高厚矣臣不任虔懇之至

尊樹堂文集

封事

萬曆三十
九年
一之三
三

辨姚歸二科臣疏

言官結黨欺君紊亂朝政懇乞聖明速彰乾斷以尊
主權以振頹綱事臣四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場弊
久明狡謀翻案疏末有楚宗冤繫既釋首事羅織之
刑官悍然以功郎推是目無高皇列聖表章六經河
南試錄公然謂六經亂天下有餘是目無孔子等語
疎逃孤踪竊此不敢不告之義以補臺省之闕科臣
姚若水翻代王三善周士顯飾辨攻臣至今年四月

科臣歸子顧又詆臣借題發難嗟乎二臣職司封駁
向同寒蟬抱葉絕無建明一旦規避年例輒敢顛倒
是非曾不思宇宙大變更孰有慘于駢修高帝子孫
及詆毀孔子六經者乎卒以銓省比周了無顧忌天
地易常白日幾晦人臣可以懷二心學者可以畔師
說大明律可焚尊經閣可廢衣冠可以毀裂臣督已
塞兌展轉數月請劍之心勃勃不能已敢再申前說
與天下萬世共贊之可乎若水之言曰當年推勘楚

尊樹堂文集

封事

一之三
九

獄主持有撫按有二司豈理刑一手一足之力臣請
問若水理官所職何事大明律一款凡謀殺人造意
者斬從而加功者絞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楚
獄一案造意者沈一貫梁雲龍吳楷謂三善非從而
加功可乎張居正用胡榘殺諸生吳士期加功者同
知龍宗武推官史元熙用王宗載陳世寶戍御史劉
臺加功者推官陳紳用勞堪殺侍郎洪朝選加功者
知縣金枝宗武戍陳紳史元熙金枝謫若水等不問

之乎辛亥計後三善抱頭鼠竄潘之祥以舊楚令宜
楚事甚晰持議甚正未幾之祥例轉三善儼焉考功
矣承天當日地震郭正域九原幽憤當事者不一動
念與抑別有所護故等高帝子孫于草菅又或有所
用於三善三善急自效故不暇爲公論計與若水等
以攻三善爲臣罪敢以楚宗駢僇爲不寃明旨所釋
放爲不經與若水之言曰先黃老后六經出於掌故
臣請問若水國朝掌故載在何典高帝表章六經盡
黜百家之說文皇表章程朱盡黜諸儒之謬故朱季
友謗毀程朱文皇大怒特遣行人押季友至原籍杖
而火其書李載贊以邪說淆亂六經皇上赫然逮治
載贊尋伏天誅此所謂掌故也若水等不聞之乎從
來制科功令兢兢以六經爲訓二氏爲防士顯於程
式多士之錄忽謂黃老治天下有餘亂天下不足六
經亂天下有餘治天下不足若曰嘅末流之弊何以
黃老獨原其本若曰譏僞儒之失何以程朱亦肆其

詆士顯豈非古今無忌憚之尤哉若水等以攻士顯
爲臣罪然則祖宗以來所以教天下者乃教之以亂
天下者與嗟乎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
邪從古已然何怪今日試就二事與諸臣虛平觀之
駢僇不辜及於高帝子孫非聖無法及於孔子六經
其人正乎邪乎庇之者其人正乎邪乎楚宗及六經
之案定則三善士顯之案定三善士顯之案定則若
水子顧之案定餘者思過半矣臣四月中書四月客
曹前後所以得罪之故天下人皆知之居鄉行徑匹
夫匹婦之口得而言之若水子顧自顧立身謂何寧
足定臣之品臣何屑深辨區區杞憂誠不意皇上英
斷度越千古坐令太阿之倒持也綱紀之凌替也讒
邪之昌熾也媚竈者相率指權勢所輻輳爲公論吁
亦舛矣語云國是者衆非之所是也故舉朝自以爲
公庶人且有議一時僉以爲是千秋有青史君子以
不容微孤標小人以操戈供罪狀目前驚凌許晉總

屬飄風驟雨屈指江陵四明以來其翻覆廢興之變大略可睹已臣爲若水等忠告第就四十年前詳攷是非得失之林而熟察其故未有不悚然汗浹者蓋勢去論始定論定公道自明豈以衆寡別是非門戶分邪正哉最可嘆者臺省近所借爲耳目非吞舟漏網之餘孽卽弑父毆兄之大憝忽飛騎而北俄折簡而南廉司理而墨之則墨矣艮二千石而鋼之則鋼矣賢兵使而逐之則逐矣亂賊操斧鉞之權睚眦恣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四二

戈矛之毒蹊徑變幻指視脅威故臺省之勢日重臺省之體日輕誠各立身局外虛心靜觀從古及今有如此景象而天下可苟幸無事蠅營免狡者得長有其富貴乎然則小人又何利焉伏願皇上需發嚴旨公覈名實速檢臣前後二疏與若水等疏面詰主者楚宗履盆應否昭雪故入問官應否推用先黃老後六經果否出大明會典諸書與該部每科申飭事宜應否矛盾臺省歷年章疏或應言不言或不應言而

言互爲叅詳有無情弊部院毋畏毋徇指名分別條奏不知諸臣何詞以誑皇上何說塞天下萬世之口也臣愚不任悚息待命之至

擬辨門戶疏

直陳門戶邪正敬摠平心之論以熄橫議以定國是事方今羣喙嗷嗷莫如門戶愚以爲攻門戶者正門戶之尤也何也自堯舜以來九官不能與四凶並立三仁不能與飛廉惡來同朝邪正旣分曹薰猶不共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四二

器欲去門戶莫若別君子小人君子小人分則物情平物情平則紛囂息未有以姑息調停爲至計坐視小人橫行而反委罪君子如今日者也今日所指門戶曰東林東林者沿宋儒楊時講學之地而更新之者也時之學上接程顥兄弟下傳朱熹顧憲成憤時趣之圓通日流亡忌憚也獨揭性善正宗而發明之其心甚苦又慮建言禁錮諸臣斤斤以氣節自多引之性命悠悠以山水相傲砥以躬修何嘗標榜名高

哉其所以取忌于時者二談玄說妙之士既苦其平實平實則無可躲閃同流合汙之夫又畏其方嚴方嚴則有所坊表世遂目之曰門戶善哉乎潘之祥之說曰門戶者黨之別名也今之攻東林者自處何地倡議有根總在門戶中耳臣請歷數數十年門戶之變可乎張居正敗而攻江陵者人且目張四維爲門戶四維去而黨江陵者人又以申時行王錫爵爲門戶趙志皋衍申王衣鉢以開沈一貫朱賡守四明衣鉢以啓李廷機其間徒黨各有門戶此其大較也自乙未爭丁此呂之察始以孫丕揚沈思孝分南北至癸卯發妖書之難又以沈鯉沈一貫分南北顧天竣陰附一貫陽結李騰芳以納欵于郭正域岳和聲從中簞煽糾紛雜遝而南北混此顧李一門戶也李三才昌言逐沈一貫旋發王錫爵密揭而邵輔忠錢策之疏出是攻淮又一門戶也王元翰攘臂驅除而鄭繼芳之疏出段然意氣過激而劉時俊之疏出其間

合攻淮保淮者紛紛而徐兆魁王紹徽劉國縉喬應甲出庚戌以前爲崑宜主使者借王圖以悞孫丕揚以攻淮攻東林辛亥而後爲崑宜報仇者攻王圖以及孫丕揚株連東林是攻秦與附秦又總一門戶也丕揚旣去浙黨糾結晉江晉江旣去轉而之齊之楚齊人奉趙世卿爲盟主倚趙煥爲泰山楚人憤顧李被察借郭正域爲赤幟而總爲浙人用何者妖書而後浙人負惡名于天下久矣其所交在此所避在彼所開在彼所護在此此又一大門戶也大門戶之中支分縷析年來赤牘徧長安苞苴盈私室授草各有徒黨白簡時增善價攻吳道南攻朱國禎攻于玉立攻臣薦攻鮑應鰲者爲韓敬爲湯賓尹爲許弘綱攻孫瑋者爲熊廷弼攻湯兆京者爲岳和聲金明時之疏貴山和聲數年南北線索和聲陰主之富平朝出國門和聲夕入徐可求之徒久已定盟無奈和聲熱中不能須臾忍苦塊是又各一門戶也總歸之浙人

一大門戶中臺省盛氣而構聚族而謀者其人皆不出臣所指而乃以門戶獨歸東林東林諸臣人人而程朱臣不敢盡信試使攻東林者捫心平旦就其生平立脚倚傍何門捫管之時爲誰驅逐是非邪正必有分矣又徧舉見在諸臣與東林絮長較短立朝居鄉名行亦必有分矣今之論者曰盡天下而皆吾黨也盡吾黨而皆不予東林則公論在我夫八百諸侯不能敵首陽兩餓夫則公論之不以衆寡強弱分明

尊拙堂文集

封事

一之四六

也江陵時不亦有五鬼二豎乎今赫然稱名卿何也論者又曰東林而敢違執朝政也則東林不受蓋朝政者天子與天下匹夫匹婦共之者也江陵之悍焉而不能執四明之驚焉而不能執顧天竣湯賓尹之橫焉而不能執趙煥之巧焉而不能執何有于東林夫使東林果操天下極重之勢則長安諸搢紳何不舍要津而趣山林而乃操戈秣馬以相攻也曰獨無奈其清議何耳子不云乎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假令

置東林諸臣于庶人之列亦必不能箝其口卽能箝東林之口必不能箝天下匹夫匹婦之口能箝天下之口能箝萬世之口乎吁爲此慮者勞且拙矣議者又曰自古國家君子常少小人常多莫若調而劑之不必過激以益其爭夫自古以來君子不與小人爭富貴小人亦不與君子爭名今建言廢棄諸臣考槃幾三十餘年矣卽山中函丈之地儒者先資之言盡成謗府是并其虛名而蠲之也豈惟人理不容抑亦

尊拙堂文集

一

天道不許爲今計欲行調停之說必先分別君子小人分別君子小人請綜數名實綜名實者一人有一人之生平一事有一事之始末楚獄之罪案不正則國憤不雪科場之會議未結則名器不重正此二大罪浙人之簒弄者無所施巧齊楚之附和者無所容私臺省橫議一朝可息諸家門戶不日可平東林諸臣得于清明之世闡釋程朱正學卽白首丘壑奚憾哉

卷之一終

尊拙堂文集卷之二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策

經權

善天下之道者權也而亂天下之道者亦權也蓋天下有正者有邪者有似邪而正似正而邪者又有始乎正卒乎邪始乎邪卒乎正者其用不可泥也于此毫芒于彼尋丈于此尋丈于彼千里其是非非是不

尊拙堂文集

二

可不察也權也者審于幾與用之間而得其妙者也故不泥于正之謂權不詭于正之謂權權非聖之至者不能用也而亦非小人之尤者不敢竊也權而出于至聖是經中之權也權而竊于小人之尤是經外之權也之二者相去遠矣而其迹似也不可不務白也請述所聞而畢其說易曰與以行權此權之說所自起也而又云變動不拘周流六虛夫唯其不拘是以能變惟其能變是以能流而周也故善言權者莫

如易也漢儒則稱反經合道為權夫道一經耳既云反矣胡能合也既合之矣何云反也甚矣漢儒之謬也知易之所以稱又知漢儒之所以謬則夫立朝之君子而欲行權以事君者可不慎哉說者以五就謂伊尹能權由處獨不曰有千駟不顧一介不取者在乎東征謂公且能權兄弟獨不曰有金縢祝冊東居避位者在乎以往佛肸謂仲尼能權去就獨不曰有白不淄堅不磷者在乎蓋聖人之所難處者天理人

尊拙堂文集

二

情之變而其所善成者天理人情之至聖人之所不遑者天下萬世之口而其所自諒者天下萬世之心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不然彼三聖人者幾何其不為狗為忍為屈也嗣是而降權之道幾晦于天下是故不為聖人之所用而為小人之所竊則心迹之辨淆也夫心與迹若形影然係于心迹者非也因迹以諱其心者非也明知其迹之無所解于天下而謬謂自信此心者尤非之非也行權者不可不辨也故

天下有有意于權而似之者苟其心不詭于正君子
猶有取焉如留侯之招四皓蕭相之完功名孔明之
取益州梁公之反唐祚是也謂其所損者小而所全
者大也又有有似于權而失之者卽其迹自托于正
君子深致詆焉如陳平之淪盟白馬子雲之孫言美
新荀彧之成仁漢室王導之失討逆敦是也謂其所
損者大而所全者小也嗟乎世之無忌憚者方其鄙
秩守之節卑局曲之行詎不云我能權哉而迹其所
尊拙堂文集

爲曾不得與硜硜之小人爲伍何也則吾所謂心迹
之辨嚴也是故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可謂善仕歟渺
視千乘見色豆羹可謂能讓歟俛仰亂世飽視功名
可謂渾厚歟譽猶爲薰毀玉爲珉可謂無着歟詭秘
訶刺不可方物可謂神化歟若此者相率而亂天下
者也權之蠹也非吾之所謂權也嗟乎天下有真心
然後有達節有定力乃可語員機故隱身者寧固毋
蕩處世者寧激毋隨策名事人者寧爲拙宦毋爲巧

仕建功垂勛者寧落落難成毋行一不義而殺一不
辜不然而藉口于權則鄉愿而已矣用人者慎勿爲
鄉愿所乘哉慎勿爲鄉愿所乘哉 萬曆乙酉

經傳

道之有經也所以寄此心于天下萬世者也作者之
不得已也經之有羽翼也所以寄此經于天下萬世
者也述者之不得已也夫有作不可無述有經不可
無傳二者與吾道相終始故君子以傳翼經不因經

尊拙堂文集

策

二

而廢傳何者謂其裨于世教不淺也嗟乎言而誠詭
于道卽釣深致隱君子未嘗不辭而闢之也言而誠
不詭于道雖孺子之歌野史之筆猶然稱之况夫明
詰之苦思可以藏名山而傳國都者乎昔者先王命
太史采民風于諸郡國太史貢之天子彙而爲詩尼
父自衛反魯悉舉而刪述之昭昭乎揭三百篇以詔
天下也若曰詩在是矣古者列國各有史孔子慨周
之不王則又援魯史以作春秋蓋知我罪我盡係是

乎抑何戚也愚生卽不敏間亦從事于詩矣其所稱善未嘗不欣然而從也其所刺不善未嘗不赧焉而媿也反而求之性情嗶嗶乎有味哉其言之也間亦從事于春秋矣其所進所賞耀乎若華袞之顯于前也其所誅所退凜乎若刀鋸之怵于后也反而求之是非昭昭乎若揭兩曜而行也夫使反而求之吾心而性情諧是非當則詩與春秋猶然吾心之筌蹄也况詩之後又益之以離騷春秋之外又綴以國語毋乃爲餘食贅行乎夫離騷者詩之變也國語者春秋之變也君子所不滿也雖然謂騷爲詩之變也則可謂其有戾于詩則不可謂國語爲春秋之變則可謂其有戾于春秋則不可屈原憂憤乃作離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愛君憂國三致意于一篇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君子以爲詩之遺意是異詩者也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彼其羅故實于毫端昭燉惡于來禩二百四十年之事若基布而臚列焉信命世

之才也君子以爲春秋之遺筆是異春秋者也彼楊雄柳宗元之徒曾不及窺左氏之一班繼靈均之絕響而猥云反且非之豈不悖哉嗚呼世之學者方其橫經而譚自謂三百篇以來獲麟而後此秘罕睹何其誕也已而載筆抽思茫然自失假令起古人于九原北面而事曾不敢睨其門墻又何怯也彼二子者徒知騷之可反而不知后世又有起而反之者適以自反已耳徒知國語之可非而不知后世又有起而非之者適以自非已耳甚矣其悖也羽翼聖經者宜何如慎焉抑思又有進于此者蓋反騷非也因離騷而忘詩是睹衆星之耀而迷日月之光也非國語非也因國語而忘春秋是非枯樸之潤而遺江河之適也稽古攷文者雖云徵信于六經尊經其尤要哉

水田

夫今日安邊足國之計其所最要者無急于冀北之

水田也其所最難者亦無甚于冀北之水田也曷言乎其要也其說有三以實軍餉則東北之民力可甦以深溝渠則戎馬之長驅可制以祛游惰則生聚教訓可具舉而行此三便也曷言乎其難也其說亦有三強不耕之民而農之則召募難開久曠之土而墾之則起科難瀕海有水洧之虞曠野有沙壓之虞則西成難此三不便也其所謂三便者常在于后而所謂三不便者已見于今其所謂三便者于官常十九

而所謂三不便者于民常十九將終不可行乎抑終不可不行乎夫今之冀北卽古之冀北也以爲終不可田則如鄭國西門豹之徒載籍所稱者何用力省而收功鉅也以爲可旦暮而行則元臣虞集建議于前先臣丘文莊建議于後何以卒不果行或行而中止也此其故不可不知也頃者天子垂念民瘼注意邊防國計乃俞言官之請欲舉京東諸郡而稼穡之因沛然發明詔仍勅任事之臣董其事期在必行此

萬世長策也雖然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故譚天下之事易身任之爲難身任之易調而劑之俾公私兩利難利于一時易俾永久不廢難乃者水田之役竊嘗詢之三輔之民舉噴噴曰北地故多陂卽有沃壤脫不幸陂人之計五六歲不可耕茲且盡地利而催科之永爲例民不重困乎又有曰茲役也官且出公帑貸民而不下費千錢禾未及華而洪潦一至民且舉家而稿于其旁矣安論國計乎此其言不可不察也

必欲公私兩利而永久無慮愚以爲水利莫先于復夫水利者所以備旱潦宜土宜也國家建官縣置丞一人董其役又督之以憲臣間又督之以部使者至鉅典也茲且廢而不修矣此亦監司守令之過也今宜申明職掌講求其事得無有故道可疏而通者乎得無有泉源可分而殺者乎得無有下流可引而避者乎各令在事者循行阡陌酌其宜而歲講求焉仍令銓部以是殿最其監司監司以是殿最其守令守

令以是召其父老子弟問所疾苦日夕瞻眎而淬勵之
之不待其弊且壞而愈備焉則水田之法雖行之萬
世可也昔者西門豹之令鄴也引河水爲渠民始噴
噴稱不便西門豹乃慰其衆曰良苦父老令百世後
而子孫常思我夫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豹顧
爲民計百世之利則其慮深矣今主上嘉惠元元思
與良二千石及縣令丞尉更始顧安得垂百世之利
若而人基布天下令綰綬而卧治哉

萬曆乙酉

邊事

善守者先爲可戰之具守必固善戰者先爲可守之
具戰必勝邊事之壞識者知必有今日而無一人敢
言卽言之不信也今形見勢極而皇上視之蔑如何
哉徵兵無兵徵餉無餉催本兵本兵不至催各總兵
各總兵不至睹形思影可爲寒心於是乎持重者言
守矣然勢又有不可守者向所恃爲藩籬有北關北
關惟怯不支矣向所恃爲援者朝鮮朝鮮爲彼婚媾

矣撫順初失虞在秋高今不待秋矣三堡尅後復偏
我懿路汎河則開鐵危東西中斷則廣寧危又不知
何所恃以守然則邊事將終不可爲乎無已則有三
焉其一曰選將昔楊文襄在內閣熟讀九塞形勢一
墩一堡一裨一校皆如燭照故能運籌帷幄今有其
人乎王恭襄談笑當宸藻之難曰王伯安在無憂也
今有其人乎督撫無論威寧端肅大帥無論定西定
襄卽曾統周尚文今有其人乎卽有其人未必出而

爲我用蓋公道不明常格不破精神不貫指臂不相
使其人必不肯以身爲嘗苟得人焉閣臣舉本兵本
兵舉督撫督撫舉大帥大帥舉偏裨募兵之費悉以
委之不必問也一日振紀綱韓襄毅征兩廣手刀一
不用命之安敬而三軍股栗庚戌之變肅皇帝臨朝
震怒誅一丁汝襲逮一遷延後期之翁萬達而百僚
肅再戮一失事之張經楊選而士氣奮法行故也今
將士不畏法而畏死不畏大將而畏敵卽諸葛武侯

岳武穆復起未有不敗者也三日聯屬人心語云愛之如嬰兒故可與赴深蹊遼陽之卒望一飽不得安論其他又云千里餽餉士有饑色今臨敵議餉動輒曰那借曰設處如貧家持鉢求貸何以使衆天子不念神京左臂禍逼堂寢必不大發內帑不大發帑金則三百萬之餉必不能卒辦不得仁勇之帥卽有餘餉未必盡飽行伍之腹外域掠我內地人輒厚加撫卹我獨泰越而敗之使爲外用蓋今之蹂踐我城壁

尊拙堂文集

策

二之十一

者大半皆內地人向爲債帥所魚肉者也不反其道獨山海關外非吾有哉嘉靖中葉倭大猖獗然世廟英武太阿獨持卽深居齋宮神氣常振皇上靜攝二十餘年一切章奏留中故羣小得以簸弄及今不下罪已之詔不更久敝之弦恐土崩瓦解且暮不能安枕督臣諱不以聞臺省喋無一語恐不知其解也岳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武士不惜死天下事定矣竊以爲邊事之本論云

萬曆戊午

士風

小人欲去君子而難其名必指爲黨欲去衆君子而難於一網必冒之以黨甚至空國而逐之而公正發憤者曾不得一張喙一張喙又指爲其黨矣治天下者與其急于黨之去陰墮小人之術不若分別君子小人勿疑勿貳而急進退之何也虞之九官十二牧非四凶所目爲黨者乎周之四友十亂非飛廉惡來所目爲黨者乎天地間有陰陽必有善惡有善惡必

尊拙堂文集

策

二之十二

有君子小人有君子小人必有君子小人之黨君子不黨而同道者不能不合小人身爲黨宿而又率其黨以攻君子漢唐宋之黨在末季其亡也由黨禍其陵之黨以名節標榜牛李之黨以權勢相軋洛蜀朔之黨以意氣激成禍獨中于君子害且移于國家此已事之較然者也乃今士風有大可詫者諸司不問職業而言門戶朝廷不重法紀而顧私交某某投某門下某某爲某所收某某某座師此以勢黨者也某

某某同年同門某某年家某某鄉里此以情黨者也某某餽某某若干金卽多方保護某某受某某若干金輒代爲驅除此以利黨者也某某入某某則成案可翻十手十目指視可掄公知其不避也敢明爲之說曰其事非也其門戶則正某某一人某某則曾參可殺人西施爲嫫母公知其好修也敢明爲之說曰其事是也其門戶則邪吾不知所謂門戶者從朝廷分邪正乎從天下萬世之公議分邪正乎猶可

言也又有人焉朝請劍而逐一人焉曰某某黨也夕請劍而磔一人焉曰某某黨也侃侃自許以爲公論在我問其托足何所非橫鋒萃鋤之要津卽盤據窟穴之與援凡攘臂而攻黨人者黨之尤者也噫亦甚矣雖然猶可言也又有人焉囂囂號於人曰我且立于不南不北之間徐而觀之其所趨必世局所曹喜者也不然必其可倚可用者也其所毀必世局所曹怒者也不然必其我累不我用者也甚者覩風轉帆

借刀殺人而我常處于六虛不礙之地是無黨者無所不黨故曰黨之尤士風至此孔周何以藥之愚以爲其本有二一日正人心一日揭清議二者又有機焉請自毀名實始毀名實者一人有一人之生平一事有一事之始末當官取裁于律犯者貴近必誅持議折衷于經違者親故勿昵上有申屠嘉張九齡韓琦司馬光主持密勿下有范忠宣唐子方彈壓部院臺省我皇上常臨朝親事獨持太阿必斷必公則君

災異

予小人之分數皎如日月朋黨何所指口哉

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古帝王遇休徵以爲適然遇災異卽引爲已咎蓋修省災亦祥也侈肆祥亦災也大戊之桑武丁之雉雉可樂視已我皇上冲年踐祚值列聖熙洽之後號稱太平六師所指風卷殘箠遂乃多歷年所較皇祖且過其曆天之所篤祐者至矣極矣年來靜攝滋久封事多留中之牘官府成釜鬯

之形灾沴屢見數千里水旱時厯郡國之憂龍聞于
野鼠叩尾渡江雷火郊壇之竿風折宮門之牡至玉
河流血遼婦產猴人妖物異種種駭目日青水怪在
在賊心杞憂發恤之夫時勤苦心而皇上悉寢不報
何哉雖然前所云云即前代所未有猶可委于不可
知之氣數愚以爲近日灾異之大有三一曰紀綱之
凌遲也請大僚大僚不補矣請考選考選不下矣六
卿九列寥寥晨星矣邊事孔棘至馬上屢促本兵而

尊拙堂文集

策

二之十五

不至屢促各以帥而又不至國家有事天子至不能
令一人其何以爲國甚者失陷城堡之遼撫以他寶
璽誅矣此廟堂一大異也一曰禮教之蕩廢也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今一維且不存矣甚至子可以悖父
姪可以凌叔弟可以虐兄初喪可以越境宿娼凶服
可以挾妓酗酒士大夫以爲固然相襲成風齊魯大
饑大張人肉之肆至祖母屠其孫以餬口而天理滅
絕矣此五倫一大異也一曰殺機之鼎沸也夫好惡

之變伯夷可貪謹詠之極鉛刀可銛充之晝夜可以
易明馬鹿可以易形水火可以易性簸弄始于衣冠
變幻極于輦下上之干天地之和積之爲兵刃之氣
非殺機而何哉此人心一大異也有此三大異即四
靈至百瑞臻愚以爲亂亡之兆况反此者乎然則何
以救之曰是在皇上及閣部臺省而已皇上惕然有
畏天之心則閣部臺省誰敢不畏皇上閣部臺省惕
然有畏皇上之心則內外百職事誰敢不自畏職業

尊拙堂文集

策

二之十六

民生共共生勤勤乃實實乃公夫懷仁義與懷利皆
由人心生者也人心正而殺機杜紀綱禮教不言在
其中矣詩云敬天之威無敢戲豫寤以爲辨變之本
云

宗藩

帝王之取宗室有曲全之仁有畫一之義何謂仁體
其必至之情予以可繼之道是也仁窮則法不能盡
行何謂義處之以至公示之以大信是也義窮則情

不能盡通高皇封建諸王幾半天下重屏翰之勢也齊黃建晁錯之策而靖難兵起成祖鑒于往事于是乎嚴出城之禁綿延二百餘年支庶繁衍麗玉牒者四萬有奇夫各王府祿廩有定額而又不能時給子姓蕃育無窮而聚之一城之中坐而仰食縣官則國病請名請婚一切有費其間俯仰無策養殮不給至不敢望庶民之子則各王子病此仁之必窮者也中材以下稍予以進取之路則自好之心堅勤以農工商賈之業則力作攻苦易于爲善况勢散則孤孤則恣睢暴戾者不得役焉以逞今養而獸畜之徒手無所事事而迫之以饑寒鞅鞅無聊之思轉而爲無忌憚于是乎宗正之令不能盡行于諸宗而犯上作亂者紛紛陪京則庶宗醉毆曹郎矣淮府又以劫父掠妾告矣義之必窮者也愚以爲欲行法于諸宗必先之以恩恩者弛出城之禁授四民之業奇才異等者令得出身入仕如貢舉法則賢者翹首自喜不肖

者畏而革面仁行而義亦行矣或曰錮之一城猶然不逞况弛禁乎優以虛名抑且恣睢况假事權乎曰散之以分其勢勞之以作其善束之以杜後惠文之法則義行于仁之中者也欲彈壓諸宗必先服其心欲服其心自親王始欲令法之畫一自君相始請以楚代二事証之楚王之假三尺孺子知之其以朦朧了局者奸相誤皇上也蘊珍等之駢儻三尺孺子寃之至今殺盆未白諸奸黨誤皇上也義之過而傷仁

理財

天下之患不患無財而患無民善理財者以拊循爲
積貯以畎畝爲倉廩以卓魯爲桑孔不善理財者以
敲朴爲干戈以頭會箕歛爲溪壑此古今治亂之大
機也東事孔棘遠藩淪沒增兵不得不益餉徵餉不
得不加派大司農蒿目持籌諸有司顰蹙浩歎然利
歸公帑者十四飽私橐者十六何以知其然無米之
炊巧婦信難爲矣那移假借通融設處若迫於無奈
至尋常交際要津問餽考滿朝覲之常例莫夜乞哀

尊拙堂文集

策

二之十九

之儀物月益歲增有十百於兵餉者費安從出胥史
皂隸里正塘老一濡足公門舉家衣食其中徒手起
家百千又安從出故曰歸私橐者十六於公帑也民
窮則散散且溝壑挺而走險則思亂奸雄乘釁而動
攘臂四起不可收拾三韓之爲漏卮者十一中原之
爲漏卮者十九亡論加派卽常供何繇索向之所謂
軍興者十九異日之所謂軍興者倍徙千萬卽有劉
晏數十輩分布天下其何能爲當事者爲之說曰吾

亦知其固然今且無可奈何而爲此屑睫計嗟乎墨
吏橫行竭澤焚林必至土崩瓦解勢已岌岌乎燃眉
矣及今不改圖噬臍何及老生迂談足餉之方必以
撫養小民爲本計撫養小民必以良有司爲本計選
擇良有司必以監司撫按爲本計監司撫按必以正
已率屬綜名實公黜陟爲本計有司得人平時既悉
心保障無名之征不時之需必且權緩急劑輕重委
曲次第誠心而求不中不遠無一切權宜之法無非

尊拙堂文集

策

二之二十

常可喜之功而逃散溝壑者漸有起色黔黎寡愁歎
之聲閭閻罕失業之衆鳴吠不驚歲額既登加派亦
易所謂以卓魯爲桑孔者也其次核鹽賦開水利講
求屯田錢法目前條陳豈不鑿鑿然不得稍悍心計
之吏分布於下委任必行百年積蠹豈能驟革不得
實心任事之相堅持於上綜實考成目前虛文誰爲
整刷此亦救時良策也又其次則楊文忠在世廟初
革錦衣內監局旗校工役十四萬八千立減漕糧百

五十三萬不可做而行乎嘉靖末年宜大米麥直至
中金三兩徐文貞密疏畿內二麥熟直止四銀及時
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
可出紫荆抵大同合計之費中金一兩邊卒可飽一
月今亦不可做其意而行乎未也正適左前後失事
之誅急籍其家一罪人可得數十萬金與其急而分
賂要津中涓何不明示以法飽戰士之枵腹而今既
延緩逋誅陰去十七矣官威內監歲所畜養妖僧力

尊拙堂文集

策

二之二一

士盤食各數千合之歲費十餘萬不可以法激勸之
收以養壯士乎裁長安勢豪及各衙門諸浮費積蠹
又可省數十萬金各處募兵安家行糧之費上下交
困何不捐以予大帥令其各自募兵燕趙地近而貴
省勢得自便而專精軍興以來所增設監軍司道幕
廳偏裨以下剌處裁減可省十一山人遊客挂名戎
籍妄意立功者可去十一數冗而浮蠹不若精選而
期于必有用酌盈濟虛循名責實足餉要法無踰于

此孟子所云無政事財用不足今日之膏肓也

理財

膏者帝王之美德也浮慕其名而失其實弊且以聚
爲散以聚爲散不若以散爲聚何者人主以天下之
財爲財必以天下之用爲用用之于天下者天下皆
吾財其散乃所以聚也聚之于一人者天下非吾有
其聚乃所以速其散也漢武之窮兵虛耗侈矣不愈
于桓靈賣官鬻爵乎唐玄之好大喜功亂矣不愈于

尊拙堂文集

策

二之二二

德宗之璣林大盈乎賣官鬻爵者是以其國市也璣
林大盈者是爲賊守也此往事之殷鑒也天子冲聖
賤祚重惜膏脂賜予有節匪頒不時天下仰皇上之
慎儉德懷永圖然以遠餉屢缺時至脫巾內帑歲入
莫敢窮詰近如疆圉多警征勦拮据士卒枵腹而赴
敵大帥空手而召兵督撫之哀額司農之設處戶垣
之條畫閣臣之叩關不啻再三計盡力竭然而皇上
利不忍發十萬金而外一切取辦于大工馬價群臣

仰窺聖意而不可得以爲皇上固守食寡用舒之義而未視時變孔棘愚以爲浮慕其名而失之者也夫真能嗇者酌于大小虛實之間而已何以明其然也皇上不記甲午中州之饑乎流民圖進而帑金數萬立賑至兩宮而下大賚各有差假今稍稍晷刻則餓莩化而爲正德末年之盜矣調兵增餉卽數百萬未能芟刈是皇上捐數萬金而陰省數百萬也又不記壬午浙中壬辰寧夏兵變乎所議減月糧及雙糧太

倉糈米耳南關賞賚費已不貲又塞上驛驛經年底定是惜毫毛而糜百億也此大小之辨也又不記甲戌之事乎稍稍蠢動卽梟首而獻俘闕下何至如今日之挫衄束手張皇哉兵猶是兵餉猶是餉向者實用之而實練之故費省而功倍今者虛糜之而虛增之故費倍而計且窮此虛實之辨也抑非獨此也光祿之乾沒水衡少府之侵牟勲戚之糜濫游僧游客之供奉歲何止千百萬愚請舉輩下一事近年感恩

殿之修費且數萬曾幾何時而工程付流水矣卽一繕司而他司可知也又請舉江南一二事閩藩備倭七十萬金乃胡少保所積甲午後無故而糜二十七萬此借公費而存虛冊者也嘉定縣庫存十三萬金爲海中丞所貯至今無所查覈此併虛冊而毀之矣卽此兩省而他省可知也當事者獨不能一清理之乎昔世廟登極楊成都張永嘉爲政前後所革錦衣冒濫工役浮蠹歲省度支幾十萬今團營兵四十八萬其間有名無人有人而無用者又不知其幾皇上

一日朝明堂聚大小諸臣講求節用經費之實廷推精悍刻覈之吏不次委任而責成之歲所省內外金錢不下鉅萬萬獨奈何株守內帑四十年之積內供婦寺溪壑外誨盜而釀奇禍哉愚所謂浮慕嗇之名而失其實者也

河漕

河漕者中原要樞而南北轉輸之咽喉也昔之治河

者止于河今且河與淮合卽欲不與河爭地而重爲
風泗陵寢之防勢又不得不與河爭昔之治河者避
其害而已而我朝且緣以爲轉運之利勢又不得不
借河爲用而惟恐一旦它徙故今年築一堤明年開
一河開者未必河之固然強而繩之以就我束縛必
橫決而不可圉堤層累而上之決而復築築而復決
則河身日高河身高則衝決更易識者謂築河堤不
若濬河身而無奈議者之紛遷而莫知適從也微獨
當事者莫知適從卽河伯抑且莫知適從雖然恐有
深慮焉淮徐千里內濱河之氓幾魚鼈矣聚而役之
于畚鍤土石間而又價不時給枵腹十七拊循一失
策怨讟之氣鬱爲災沴假令攘臂一呼則土崩瓦解
勢且甚于河決元之末季非殷鑒乎又有甚者中原
大盜乘犂竊發以一旅塞瓜儀以一旅扼淮口以一
旅據濟寧臨清不三月而南北地分不半歲而燕京
坐稿矣此可不爲寒心哉祖宗歲以五等世冑總兵

淮安良有深意奈何以乳臭黃口謬膺其任哉近因
東隅多故海運之說旋起聞乙卯山東大饑由登萊
汎海糴粟遼陽往來甚便可以直抵遼陽不難徑達
天津若講求一長便之策或足濟河漕之窮而此議
亦且中輟蓋海運之難有三大洋虞風波出口虞膠
淺重載虞海寇卽遼陽之役安知伏戎不以奇兵掠
我糧餉乎又安知不借此從青萊直窺我中原乎此
又不可不豫爲之計者也總之海運卽行可暫不可
久治河在得人不在設法有陳恭襄則開河可以永
賴有徐武功則張秋至今安流實心任事與局外空
談者殊臨時觀變與風聞條畫者殊得其人不拘文
法不期速效假便宜而實責成之則治河可借汶濟
以漕可海運可卽設法通商各自運米京師兩倍其
直而償之不愈于三十鐘而致十鐘者乎行之數年
西北水田自開各邊屯田鹽法可復江南可以漸改
折必歛歲委數百萬金于漏卮而侈口漕運吾不信

也

募兵

承平之患苦乎無兵尤莫患乎有兵不肯出而爲我用又莫患乎有兵不爲我用而爲我擾又莫患乎不畏我而畏敵不肯出而爲我用者撫之無恩也不爲我用而爲我擾不畏我而畏敵者法不行也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匪茹狂逞遼瀋陷沒朝廷徵一二樞貳而不赴徵危邊一撫臣而不赴至屢歷明詔起

尊拙堂文集

策

二之二七

用者一失當事意相顧阻抑委之論定嗟乎待論定時敵已渡河矣其何以爲國徵兵歲餘無一出關至半途而返良有以也庚戌之難肅皇帝推本兵翁萬達稍緩期卽下獄論死天威至今凜凜獨不可以爲今日法乎古之募兵者或以氣類或以風聲故雲合響應其精神才畧足以鼓舞聯屬凌駕在手可以驅市人而使戰可以釋仇怨而委之腹心奸宄盜賊無所不收無一不爲我用未聞按籍驅迫強市人而置

之死地也卽欲置之死地其所募者已非其所爲安輯室家行李道路之費徃徃失其所望自郡邑報名以至戎曹入籍左右書史一切漁獵如狼虎如蠹賊所入幾何而欲使人甘心以七尺市也善將者紀律如山嶽號令如四時孫策一旅渡江有擅動民間一茹一葉者立斬以徇故江東歸心成鼎足之業今募卒敢沿途橫行至搶攘誼譁擄掠酒食好淫婦女三尺安在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立斬一統帥而士不

尊拙堂文集

策

二之二八

用命者未之有也雷萬春守睢陽面中六矢不動士卒至掘鼠以食民無二心臧洪守東郡以寸心酬盟主士卒枕藉而死無一降者其感動在精誠其訓練在紀律其指臂相使生死不携在平日拊循今疆場大帥先後弃城喪師失地監軍之使臨陣鼠竄而開府秉鉞者上書請曲赦言路多方從吏末臧又何可以忠義大節責堯合之戎行也哉宋儒有言本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法而在綱紀天子一日震怒

坐明堂以軍法立誅前後失事大帥梟示九邊搜奸人窟穴司敗不奉刑書臺省敢以多口伏天討者殺無赦然後下罪已之書徵勤王之兵內外大小文武將吏曉然知三尺之不可干金錢之不可以溷清議則士氣不戰而倍上有李忠定宗忠簡張韓劉岳之徒攘臂而起旌旗一朝改色何兵氣之不可張也

清議

今天下亡論君子小人輒藉口清議其孰從而衷之

尊拙堂文集

策

二之二九

曰吾從衆雖然孟津之會諸侯赴義者八百國佐以周呂之聖焉而誦于墨胎氏二子秦人十萬之師勢如摧枯東海一布衣奮袂而數語立却又何以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何以不言公卿大夫曰大道隱清議在野而世一切抹殺之曰好名曰黨嗟乎彼突如勃如一念而千古片言揭日月寧暇阿私所好悻悻名高哉熙寧小人一網元祐諸君子快矣至舉朽骨而甘心焉今

日榜朝堂明日立石殿門上下狂逞如醒不顧鑄安民二字者石工也薛文清以忤閹振幾死西市慟哭而出之者振匏下養也沈少卿鍊令溧陽按使者白簡具矣一胥史泣請曰是循吏而強項者也吾儕小人寧死不能搨管事中寢少卿後奉金吾軍事上書紀相嵩賈竒禍直聲震宇宙鄒黃門元標論江陵奪情杖闕下長安士紳亡一人敢揀者馬文恪令一謀往偵狀隸踉蹌報命涕泗嗚咽此以數行淚爲清議

尊拙堂文集

策

二之三十一

者也正德中流賊掠中州戒毋犯馬端蕭里入泌焚焦芳第取其衣冠僞之以徇曰恨不爲天下擊此賊也則盜賊亦有人心邪萬曆辛卯吳令某弔于同年某某女弟要津懿戚也從帷中望見令曰此子亦銓部耶其兄固問曰後數日當自知亡何果銓部矣令尋爲守所持中丞左令逐守當是時清議縣于一女子又安問梁公之姑恭靖之姊乎異哉彼所謂突如勃如者不一轉念者也周監不能防秦坑不能燬漢

黨不能格孟子不云乎無是非羞惡之心非人也德也一念千古片言揭日月故曰清議丁子瞋目良从拍案起曰吾每念及此輒顛泚門人避席問故丁子曰惜乎吾爲爾時之爲公卿大夫者地也或曰彼方囂囂自號清議而子何諱爲嗟乎惟其自謂清議也乃其所以私也而又廣爲屬禁以剗此如綫之脉于天下不爲盜賊所竊咲哉悲夫

議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三

均田議啟王帖雲

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均無貧夫子明訓也在敝郡尤處物極必反之勢辛丑均田以來單弱脫水火就枕席利害相提分數多寡較然有言不便者皆世家僭小民爲辭然謂之均而未盡可謂均田不便不可頃嘉興見在做行海鹽之議頗確徐制府推而行之蘇松徐公申師相門生也申力阻徐終不聽前月廿日已奏聞決策三吳舉手加額烏程曾父

母仁明練達調劑于貧富貴賤間甚多苦心弟當以物情事理通國大體蘇松嘉湖全勢反覆于局外觀之未有各處舉其未行而此處反廢其已舉者近日衆口叻叻爭在眉睫不思辛丑事屬更新希望于所不可必致萬衆忽焉攘臂奮呼當事者莫可誰何今一旦翻十年定局復久更之敝政衆且譁然謂某某驅某代役某某爲某與主名既不趨群喙難鮮有仍前攘臂者將以祖制鮮乎抑以會典爲據乎昨按臺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三

公祖詢及不佞應之曰均田原爲士夫介問何以故曰搢紳餘蔭不過四十年以子孫論則仕進少而編氓多與其避役目前叢鄉里之怨莫若令子孫習知里役艱苦堅其爲善之心今世胄多扞罔皆起無所事事驕奢淫佚未嘗盡以里役敗也故曰均田原爲士夫若比例先正儻有以羔羊素絲見責者何以應之乎或曰計田定役肥瘠高下何可盡一今日之畫一所以救前日之活也前者單論力里胥及居間皆

得以意上下而官府茫無所據低昂倒置人情洶洶故不得已論田今以田爲主稍參以力足矣若盡舍可據之田而漫言力弊將安窮又曰均田則人人而里長甲首廢矣曰田多爲里長此祖制也正利于單弱今聚各甲首而合之爲二百四十畝科之曰里長則行之者之過余或曰均田勢必走曷走甲奈何曰計合邑之田充一邑之里長約幾百畝充里長一名畝內田多則里長多田少則里長少消息于本畝本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三三

區合里長之原額而止正不必走曷走甲也或又曰士夫貼役之議體面既優人情亦妥何以云不便曰非法不便也行之者之難也以士夫貼役正解則守候成色衡量諸弊難言也如納銀于官必使正解有實惠而後士夫不得藉口故曰行之者之難也未也士夫而盡貼役則詭寄者仍多富戶而借士夫以貼役也或曰均田則市戶漏網搜市戶以代士夫如何曰抑商寬農良法也若止爲士夫則此輩藉口矣又

何名爲均或曰均田不如均役薦曰均役又不若併役向者之多分役也憐其重而分其苦也故至一倍再倍今役分而民轉困矣何者各項之需索名色月異歲增而定例不啻如會典故役分而弊轉甚有一役卽生百弊也併役則僉解者少而一里有空役去編餘之弊而民息肩矣種種利害全在神明父母以真實心公平心均調而節適之謀野可以省竿牘庭訊可以代筭銘不必更張亦不必退縮守均田定局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三四

再爲潤色更寬優免之數如蘇松嘉興使小民不失望并可慰士夫之心地方之利當事者之利也惟老公祖主持之

荒政議 上廿中丞

吳興古稱澤國天目諸山之水衝激如射弩而具區爲尾閭乘風橫溢時抱不測之憂嘉靖廿三年四十年以久雨萬曆十五年以湖嘯最號凶歲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四月初十以後無日不雨麥已無秋及

至芒種貧民貸本插秧而淫潦異常經旬不止山水驟漲東北風乘之捲浪翻空潮流內囓高田水深數尺低鄉幾至丈餘沉竈產蛙墻傾屋倒百姓携老扶幼遷徙無家由安吉長興抵歸烏七邑盡成巨壑自端陽至小暑新苗浸久糜爛幸今水退業已無望况未退乎即使有秧尚難再蒔况絕根乎野無突烟道多聚哭誠二百年未有之災也不佞目擊時變近懷枌榆之憂上切根本之慮仰恃大父母仁心爲質情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三

切病瘼敢摠一得稍佐末議倘不以葑菲見遺俯賜採擇地方幸甚

一議蠲賑揀荒之法常苦後時良由勘踏稍緩文移往返遷延旬月有匿不以報卽報不以實者俗例謂一報災必礙行取如戊子吳江令故爭是也亦有申請再三當道不遽以聞度支不卽曲處者謂太倉告匱邊餉急如燃眉何暇議蠲賑又有謂聖意難回上請無益不知國家仰給東南杭嘉湖首稱外府民

既無聊必至逃徙逃徙不已去而盜賊盜賊不已追捕計窮千百成群揭竿嘯呼淮北燕南連歲荒歉極矣人心思亂紛紜剽劫若江南一動土崩之勢必成異日軍興調遣較目前補助難易多寡恒人能辨癸巳甲午間河南山東大荒當事者計之不早致死亡過半道殣踵接科臣發憤上流民圖說者曰此爲名高爾上未必遽悟也亡何詔發帑金數萬遣使分賑民手額流涕感上恩高厚非群下所測識然數十萬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三

俄殍無救矣今日請蠲請賑本一念血誠破常調行之方能感格明主聳動群公所謂求牧與芻而不得必非從容談笑可以尋常塞責者也伏惟尊裁一禁搜奪富家平時以子母十五之利橫索貧民叢怨既深一遇凶荒惟有封固邀厚價乘射廣田宅以休戚一體之義戶曉而地方奸棍假饑民爲名閭然而起曩者借貸不允尋至搶奪今不待借貸矣飛舟執械放銃鳴鑼白晝橫行各村聚劫稍有積儲之家

學子女輕裝入城而村落墟矣夫大家者一方元氣也元氣日索單戶誰倚況今處暑前後去冬積儲尚可支吾常年耕耔豈盡他給而直爲此攘攘此大亂之漸必不可貸者也官府重念民饑稍爲姑息紀綱一弛盜竊公行馴至干戈貽害更甚此孟子所謂罔民者余戊子江右湖東之變甲午福建省城之變非殷鑒耶善拯者拊循饑民不爲奸民所乘禁約奸民不爲富民射利者所乘語云饑而不害人和故也操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三七

縱寬猛間不容髮伏惟尊裁

一議設處近年倉廩空虛上下無措平糶則積而不出閉糶則退而不入不得已勸借無論怨罵易起變故橫生富民之粟亦有時而盡不若訪于豐熟去處擇富戶及當舖之老成有才識者加以禮貌給以院道明文每名量給數百金不論米麥荳穀速令各處收糶仍知會南京操院蘇松淮揚軍門移文各屬有米處無得刁勒留難彼此通融護送出境米戶既無

關津之權且有子毋之利公糶外各有私資規私者驚走聞風者蟻附米聚而價自平矣至于錢糧難措非望之恩不可幾俸或各處罰贖或各年積羨可以曲處或徒杖以下罰米可以權宜或不急錢糧可以停徵緩徵或南北白糧可以改折或應省解戶可以納米代役設誠而行多方以求何患不濟伏惟尊裁一興工作賑濟之苦有四開報虞欺漏興發虞刁勒侵冒叢聚虞疫癘唯鳩工修築爲賑饑良法卽以長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三八

與言之邑東如白鳥區邑西如官庄埧屬蕩東北如包洋湖畔石家埧最低埂既卑薄水易平漫常年預行修葺臨難不至束手今若加築圩岸便可分賑飢民如一圩中多至千畝少數百畝就四圍壑濠取土量水淺深爲堤高下趾三倍以漸而高三殺之其中每百畝復圍一小堤高廣如外堤十四大小壑濠可蓄內水菱芡芰藕可藉完糧堤畔樹桑計田量分可爲世業桑利污泥歲增高厚瘠產化作膏壤價亦倍

踊量其增價幾何預捐十七易米與工百畝以上爲
田正每築土一方包價若干課其勤惰給發力不能
出米者官爲處給計丈尺論工計工發米各委一公
正里老互相糾舉良牧時親督察不勸借而樂輸不
開報而趨赴諸弊盡革永利漸興大戶肯廣收圩田
出米修築或挑桑地官量時價給與印帖小民不得
豐年取贖較之抵借息重產歸大戶者利害徑庭又
有無糧之田官若發廩築堤枋閘蓄洩豐歲徵收漸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三九

補前借銀兩每荒田初種必倍收永作助役公田邑志載官庄
圩唐南圩門二十四座又于公圩遺制可攷安吉晏
子鄉龍溪下流徧野蒿萊村墟蕭索自墾墾修築荒
田盡耕逃徙復業若長吏任事于上富室隨力修創
興利黥腐賑饑治田兼可弭盜其他殘疾衰老不妨
于各寺院煮粥分賑但得可託之人與尋常設局虛
應故事者不同伏惟尊裁
一議旌別非常之災必才誠兩合之士竭力擔當苦

心幹旋方濟萬一去年中州大饑諸邑長掣威憂閭
課沈裕州應奎曰諸君爲太倉計秭米耶糧獨民在
異日或可徵補糧急民亡其歛何處力爲招撫開墾
荒地日茹惡精夜宿草棚而數百頃之田成千里阡
廡頓起山東饑王高苑在公修長堤捍水颶風濤作
至身寢其上而堤幸完全活六萬口語曰非常之原
黎民懼焉臻厥成而晏如其二君之謂耶雖然文法
不寬豪傑多至掣肘名實不核巧士恒易亂真邵使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四十

君炳廉吏也以停徵至經歲罰俸長興饑民迄今流
涕曰戊巳而後徵鄧父我輩不生矣當事者弗善也
偃蹇一民部以老益承肩與巧飾異軌獨行與脂韋
殊調嫌疑起于相軋謗忌生于任真古之循良易今
之循良難世趣然也下至村叟稍欲自堅訾詆頓生
畧有興除群咻橫集上下惟虛文相蒙中材以嫌怨
畏縮信賞罰于不測核名實于匹夫匹婦之口令任
事者舉志窮閭則良牧出荒政自舉矣伏惟尊裁

或問瓠落生曰今日之荒政中丞藩臬郡邑諸明公
蒿目計之不啻詳矣子何獨啾啾與作爲曰嘻吾有
激乎其言之也若不記戊巳間事乎上發帑金遣黃
門郎持節分賑江南渥恩也道殣踵接浮屍滿河所
拯幾何曰其故可得聞與曰弊有五開報饑民里胥
爲政強者以利黠者以愚怨升斗未滿里巷騷然弊
一也興發吏胥奸豪爲政守候艱關動經旬日強者
攘臂而前詭名冒領一人可化數人老弱踉蹌末錄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四一

望里正何况長牧弊二也內帑之金勸借之米屈指
可計嗷嗷待哺者如蝟無論數不勝也藉使人受實
惠浮蹄不能甦潤耐一殮之資無能償道里費况衡
量非一手抵換多贖物誰可控訴者弊三也人聚怨
鄰叢生枵腹疫癘易作羣倪率號寒暑逼迫食未下
咽願仆溝渠者繁弊四也巨室地方元氣一遇凶
年輒有勸借之擾奸民乘之陰肆株攀公行搶掠非
時供應不支常年租債盡擲凋瘵未起大家先憊弊

五也豈當事者奉行之過與曰勢使然也一家戒獲
纖悉尚多隱情尋常糴糴委曲寧盡中節况四境之
遠葭屋之下哉弊緣法生奸以防竇煩擾滋害甚于
閭冗故曰勢使然也太上調適其次靜鎮操易簡于
紛拏羣雜中及民未病而蚤爲計吾以爲莫便興作
何以明其然也人情非萬不得已必不屑棄耒就食
里胥卽易爲奸而計文論工計工給粟毫不能假借
勤者一人可食四口惰者亦足自給靡不均也各區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四二

各里勢分則易清地近者事便督察者時駕小艇課
其工之高下多寡堅脆爲勤惰興發之遲速盈歉群
情之違順爲功罪事在眉睫唇吻間靡不核也富者
各自爲恒產小費而大獲暫費而永獲旣弭虎視之
欲又貽燕翼之謀名美而利奢不待勸也壯有力者
收之南畝力能武斷者又令統率諸工潛杜恣睢不
平之意則盜賊屏跡間閭安枕向所疾苦于五弊一
舉而陰消之故曰莫便于興作子質之章元禮銓部

雖然曰此吾向所行于當塗者也時各邑報大戶勸
借人情洵吾以刺禮致諸富人好語之曰吾勸汝
各量力出粟若干卽爲公等修築圩岸衆踴躍如命
已議修築大畧元禮曰督工者不司出納司出納者
不督工予撫掌稱善又計曰修築有限能盡贍饑民
乎曰相地理度人情業盡計之矣凡開田鑿池高塘
疏隍建堤築堰苟可興作動衆皆是也昔海忠介公
巡撫江南因賑饑大濬吳淞江湖水之入海速浙西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四三

亦陰享其利今吳淞久淤矣尾閘之洩不時則湖溢
內注與山水鬪今歲之災其原坐此國初築餘杭南
湖蓄天目諸山之水堤廢湖爲田矣山水奔射杭嘉
湖獨當其衝此皆事勢之較然者也大利大患何地
蔑有真心講求無不可興之利無不可禦之患任有
纖鉅功有難易地有南北勢有平險設誠致行方因
病立寧苟且塞責于一事已哉或曰子之議晰矣辯
矣其間疑信者半何也曰固也此議行胥吏里老無

所溪壑故多方尼之稱不便者皆中其術者也膏腴
耻譚稼穡士夫不屑瑣細議及此者群起謂曰小人
哉郡邑之長戴星視事催徵訶訟之不給遑問春鍾
曰緩徵弛刑周禮詳言之矣如吾所舉沈裕州之政
則停徵目前倍償異日不愈于急之而流徙盜賊者
哉或又曰子稱無糧田在在有之乎曰有之顧當事
者深計而握其要爾壬午丈量之役有拋荒不起科
者近漸懇佃矣有欺隱未盡清查者有清查入官如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四四

長興陳鉉兄弟產者此稱無糧田而當事未盡察也
卽察而不得要領與不察同雖然此特其著者耳他
弊孔甚多又不獨長興也深心永肩不惑聽左右不
前却毀譽不憚煩鄙猥如慈母之揀孱子幹夫之持
衰戶紆然眉之急垂百世永利微豪傑嚮望哉微豪
傑嚮望哉

長興縣應議蠲停錢糧數

近奉明議于災傷地方蠲折銀米等項稍甦民困十

分之四仰荷再造洪仁而人情當流離顛沛中尚有無已之望中間或可破格乞於會疏中再爲申請其不必題者曲加調劑解倒懸而拯水火寧厭迫切煩瑣哉敬款列如左

一北京民運白糧正耗米五千五百一十六石八斗車夫包索船錢米折等銀三千五百兩六錢上供銀米似難議停但糙糧議折白糧每畝止七八合零星難徵又本府議以歸烏南糧抵北白苦心調停轉移自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四五

有作用若長興南白糙糧止一千一百二十八石似難照歸烏例查得萬曆十五年白糧實成里長見年賠補傾家無措直挨至十六年冬糴新米足數於蘇州開船十七年四五月抵京尚有拖欠監追至三十年方足者文卷可查似應量寬一年于三十七年冬併徵先期起程在本年運船前開幫亦或不悞事聽民遷延歲月莫可奈何不若恩自上出也

一北京絲絹共銀四千四百六十五兩六錢絲絹原

係夏稅災傷所不議者今年之災自四月初淫雨日甚麥糜爛桑麻枯稿夏稅亦在應請之例查萬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因荒拖欠數多奏准三年徵今歲似應照前例

一帶徵三十七年蠟茶葉等果品牲口富戶五項共銀七百九兩六錢

一帶徵三十七年工料軍器料并路費弓箭弦條藥材山羊漆木七項共銀一千一百六十一兩二錢九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四六

分

以上十二項雖係解京錢糧似亦可緩宜停至豐熟年分徵解

一奉定倉糧米折銀三百九十二兩八錢本府向已議蠲未蒙俞請

一布按二司各道運司織造總兵府各項工食募夫銀五百五十二兩八錢

一上司家火監兌心紅分守道書辦工食巡邏抵課

布政司解戶共銀一百九十七兩八錢三分

二款似應借派上八府豐熟地方候三十人九年起

徵補還內監兌衙門近議裁革心紅家火銀二十六

兩八錢六分例應蠲免

一充餉民壯銀七百九兩八錢并抽扣各項工食充

餉俱與兵餉同兵餉既請緩似應照例

一帶徵三十七年府縣預備銀兩及季考修城修府

廳公館巡司等項似可暫免一年俟豐熟追補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四七

一四安人夫工食轎傘厨役公館門子工食馬戶雇

船中火銀兩將及千金賦役全書原開計差支消今

上司往來甚稀當此凶荒似應暫停十之五六

以上俱照本縣賦役易知編量緩急輕重以佐末議

其于事之當否非書生所敢知也伏惟尊裁

湖塘遺議

湖之東有塘小梅亦有塘等塘耳度地鳩工則有不

可同日而語者夫東塘往來要途河直而狹洪水驟

漲數至踰岸築之宜高然無波濤衝激故邊可石中

可泥濘亦丈許可也若湖塘小梅山嘴環峙中流每

逢西北風起狂浪奔騰橫衝直撞迴瀾長落震而難

定操舟者爲之罷楫塘之築用以拒浪非以徒行也

故一築永堅施工要領不在內河而在外塘不在上

而而在下脚不在兩頭高埠處而在中泚無蘆護浪

處深計二三耆老所議間有未盡善者五

一今之議築夾河者謂一以抵浪一以阻盜矣不知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四八

石在水則輕浮易移擇其大至千餘斤者星列棋布

如丁家石塘噴故迹可驗乃以填裡碎石一槩亂堆

浪湧退縮有不沒于泥中者乎且輕舟揚帆竊以壓

載者有之近地奸民竊以販築者有之不數年而蕩

然一空矣三千金不成浪費哉其未盡善一也

砌護浪塘原議運石于山約千工之費今以濟堤填

堵石抵塞石色新舊可查

一今之議監塘式者于塘外每丈五皮每皮用石六

塊一丁一橫復于塘裡傍水處每丈下椿二皮計二十枚每枚重二十斤築一幫岸橫砌無丁中空六尺餘濶填堵非泥沙卽黃石矣不知塘式雖高七尺計濶只有五尺裡岸幫石又只濶尺許中空反濶六尺有餘是一塘格而爲三無彼此相挽之勢且塘石不經細鑿奏泊處尚多孔道浪穿石激一動百動必至傾側倒裡夫以短小之椿木懸水二尺而下頂石數皮必不勝矣又安望其砥柱堵內之散石而不仆河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四九

中者乎則今之築以便舟行者他日必以塞河路矣盍不移裡邊所幫條石及松椿填裡石之費驟買大石脚開面縮間花騎縫渾是石砌不用填裡連成一塊如圩埂然既堅且厚縱遭浪激亦足相當矣又將開河之泥于裡塘空隙地貼石堆淋槌敲極實或植柳或栽蘆日久根深無椿而有椿永賴更何如耶果若今之塘式徒費數百金終成一漏卮其未盡善又一也

一今之議報宕戶者必皆陳灣人又必拘拘二十名爲率不知陳灣固多匠而能開採者未必能砌作苟不問工拙一槩取辦于陳灣則陳灣人亦安能一時打出許多石頭兼做兼砌哉莫若覈耆民中之殷實誠篤堪任分理者給領官銀或三十兩一次或五十兩一次清破冒嚴稽查令其募夫募匠募買石四散募集不合式者不用起此隆冬水涸天氣清明採者採做者做砌者砌百丈之塘不踰月而可成如云陳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五十

灣附近可省水脚則洞庭不遠于陳灣數十倍乎石從渡湖而來亦何艱也而未聞價浮于陳灣則宕戶專報陳灣人者無論不免徇私之誚抑且縱放陳灣人攬之爲已利盟誓不容他匠石出有限勢必今延明矧春深水兩藉口難以施工所領錢日逐消費此時散之易追之難大悞公務其未盡善又一也一今之議砌塘石者每丈用灰百斤給價銀七分不知灰非膠漆僅可供砌作塗飾之用若用于日晒水

浸之處鮮有不剝落盡者在塘現砌石式大都頑蠻
粗料邊道俱不平直四面兩頭俱不方正用灰反資
匠氏之裁拙于實用毫無裨也不省無裨之用稍補
匠人做石工食令細加斧鑿塞其罅隙而徒議用灰
其未盡善又一也

一今之議築塘石高者必以七尺爲期不知塘基橫
長百丈兩高中下不先于下處立一標竿從水面秤
平尺寸爲兩高頭之準該砌五皮者或可減一皮二
尊拙堂文集 議 二之五一

皮截長補短節省錢糧而一槩料派宕戶得以領侵
待後算出追償亦爲晚矣其未盡善又一也

卷之二終

尊拙堂文集卷之三

故鄣丁元薦長蘊甫著

文序

十三經解詁序

陳先生曰始吾于漢儒病其支及讀宋人之書輒掩
卷懷漢儒何也丁長孺曰漢儒之解經非必盡出于
漢儒也于時去古未遠專門之士各有所承襲以授
諸弟子諸弟子轉相授受各成一家言六朝而下諸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一

名家相與旁蒐博討句比而字櫛之如開武庫以恣
人之財擇左顧右盼紛然應接而人不厭宋儒起五
季而締洙泗其力固已艱已銳焉舉千聖不盡之言
不盡之意斷以一人發其藏而盡一以示天下萬世
而聚訟之門啟雖然漢儒所肆力者宋儒弗屑也而
宋之獨詣漢儒弗敢望以此絮彼功詎相準而世日
啖餽于宋儒甚于宋之誣漢不幾于操戈乎夫經吾
取其布帛菽粟終身而不厭也二曜中天人人指而

睹之欲逃焉而無非是也解經者亦若是則已矣不
者傳自宣尼之口吾不敢信昔七十子之徒通六藝
而遊聖門才穎十百後世也親聆咳唾覲面而或失
之當日之微詞妙旨隱而不傳者何限而況影響于
三千載下乎陳先生曰吾取傳合之乎經而不得而
弗敢強也吾又取宋儒合之乎漢而不得而弗敢強
也久而索之得者半求之而得吾兩存焉求而不得
衷其近古者若然先生猶意之與子曰仁者見之謂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二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各從所入以爲解也因其解
而解之烏知夫一櫛之不足以嘗鼎哉神明默成存
乎人焉爾陳先生諱深字子淵吳興長城人一再宦
不得意老而喜讀書年八十餘篝燈至丙夜不輟先
有子史品節行于世先生語子曰老夫所苦心者經
也將易實以此執手見托曰幸辱一言比于挂劍之
義余心許之又三年而敘成先生更有周易周禮春
秋然疑若干卷惜佚不盡傳

四書正刪正序

袁子坤儀作四書刪正而考亭之說幾廢郡侯陳志
行先生即比部條晰綴正之攘臂抗白簡辯甚力知
之者曰甚矣陳先生之苦心也其考亭氏之忠臣與
左右袒者曰袁子佐考亭者也非攻考亭者也丁子
唯唯否否則何居乎而是書所爲刻也曰以採世
也何採乎世之畏方而圓也畏實而虛也畏漸而頓
也浸淫非一日矣黜傳註者早考亭也早生于厭厭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三

生于畏畏而逃焉非也逃焉而爲之辭非之非也雖
然猶可解也尼父神聖天縱自命曰述而不作從周
從先進踴躍乎尺寸不踰也袁子曰吾誠自信有述
于後世世卽以棄功令操戈罪我我何辭矣獨不思
尼父所不敢爲乎此陳先生慨焉攘臂而正之者也
然則考亭之說無一可議與曰今之議考亭者皆考
亭所折肱者也屹立群叻之衝講求數十年白首而
始更定噫亦苦矣而尊考亭者又衷衆言之衷而稟

三尺焉爾時佐命諸鉅公寧乏玄解直爲是斤斤者耶習之二百餘年一旦升髦曰大夫拘儒爾而支然則孔氏之博約也文行忠信敬義內外也抑亦支且拘者與幸矣其不出于考亭也世方冥目而希超悟其議論豈不直截然而檢約日蕩機械日滋卽世儒不能諱也試就成弘士習相提而較升降得失之故可概見已又安得駕禍考亭以爲株守之罪也哉曰儒不始袁子也姚江憤訓詁支離一掃而空之其意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四

良厚而沈洋自恣者至今口實陳先生懼後世之口實于袁子也不得已而辯焉若曰吾寧堅守下學以爲沈洋自恣者之障而予又深惜袁子之不幸而當姚江末流也夫正人心者去其甚而已矣

重刻左概序

摹左氏者句比字櫛以爲奇追新都而優孟之伎窮矣瓠落子曰左氏之妙妙在神情彼其囊括列國部署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于胸中不啻一家之政一日

之所貽記也離合參伍寫意肖形姿態曲盡譬之神駿御風春江倒峽其颺忽凌厲震撼紆復之勢非獨旁睨者不可測識卽起榻管者而叩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六經而下與盲史氏並稱者亡如漆園皮相者曰盲史氏以法勝漆園之紀律在神奇變怪中盲史氏之神奇變怪在紀律中體各有攸當其致一也學者非追綜玄覽莫能窺其堂與况乎剽竊一二者邪雖然讀山海經者之標異于珍奇也夥九州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五

刻南華經序

漆園吏者深于世者也雖然彼且稅姚姒垢曾史將逃天地萬物而奚以世爲曰出世所以爲世法也善沒水者忘于水輕捷者狎登高藏天下于天下者不有天下者也有虞氏得之以爲做屣孔氏得之以爲

浮雲故能遊其樊而無累乎已世儒斤斤襲其口吻
亦曰吾師吾師云而歎河漢于漆園乎則吾夫子非
耶其稱曰生歟也死息也吾不以南面王樂易也而
杓之人規規然且以爲殤彭祖而夢昧人間哉嗟乎
予未見夫執生者之不果戕其生而惡死者之非速
其死也南郭子綦之喪我也尊生者也堯之喪天下
也在宥者也皆以不用爲用故曰漆園深于世者也
然則何以誦尼父曰是左袒尼父者也彼見夫儒墨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六

競起摺摺焉各執其是非以相仇憤而爲之說曰與
其譽堯非桀不若兩忘而化故不得已而孩之則夫
人而尼父也夫人而尼父則尼父之名不必立嗟乎
世之尊尼父也以美墻而漆園之尊尼父也以鴻蒙
藉今北面洙泗何啻素臣而皮相者視爲謬悠自恣
之譚西晉而下幾爲名理濫觴厥後詮疏滋繁誰云
罔象醺離而已矣曲阿知忍氏尋繹茲經一洗蕪蔓
付之剗剗余讀而賞之嗟乎副墨之子方且以是爲

駢拇也而余復駢拇之邪自得者津筏焉可矣

刻離騷經序

詩禘三百而祖離騷修辭之士斤斤三尺輒北面靈
均靈均云余讀其書涕泗哽咽至不能竟嗟乎千載
而下猶令人短氣况身之者乎記曰事親三諫不聽
號泣而隨之事君三諫而不聽則去原宗臣也隨不
能去不可而卒之乎以死君親之間其有不可解者
邪傷哉志也怨乎曰怨而諷者也遲美人以儆侗眈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七

故都而流涕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萬一乎其或寤焉
怨而諷者也雖然騷楚育也曷爲而經曰取其志也
夫子刪詩至小弁巷伯以爲臣子不幸而窮于君親
卽逆知夫言之靡當與夫事之終弗克濟而繼繼韓
陶之思必有所以自致其情者厚之至也離騷兼之
矣今遇素王卽亡敢望清廟不當列楚風邪宋大夫
而下逮長沙中壘小山東方諫議之徒奉功令者數
十家然原以質后以麗原以肆后以則亡慮弗勝抑

且千里果才與技不逮哉嗟乎世有屈子忠也者不必其遇有屈子遇也者不必其忠奈之何其口實于騷也亡子之索其父母也日夜仰天而呼孤舟之發泣盡于寒燈永夜且以爲有聲乎以爲無聲乎藉令有一人焉折揚皇夢于其側有當乎無當乎夫情與境之間似之而非也時中甫與知忍在坐聞余言而撫掌曰子其靈均氏之桓譚邪書以爲序

重刻道命錄序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八

周生錫圭寄予道命錄予且讀且歎喟然于世變人心之叵測也自古攻君子者攻其異已爾熙豐慶元之小人出而敢爲之辭曰貪黷恣肆人之真情廉潔好修僞焉而已是驅天下而亡忌憚也驅天下而亡忌憚則人心之堤防潰而吾道絀嗟乎嗟乎惇京檜胄顯棄于道外者也猶可解也彼號爲吾徒者戈矛機阱出入變幻陰畔于道之內不可解也雖然青史卽在平旦氷山曾不終朝小人計亦拙矣而伊川紫

陽至今故自如周生曰固也君子寧與小人爭勝哉天若左袒小人以厚其毒于君子者何曰小人於類屬陰披猖之勢每乘天地之害氣國家之否運顛倒簸弄造物故恥爲驕子氣盈而狂逞焉以釀百世不改之罪案是天之秦小人者毒而愛君子者深也君子不歷憂患居恒高視濶步當境輒茅靡不者以憤激憤矣兩先生荷孔孟絕學屹立于沉陰積霾之候迅雷駭電之衝不懼而惕不避難而儉不易方而孫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九

淵乎微哉困衡動忍邇見本體精光內徹日月爲昭天固以惇京檜胄爲他山之石與嗟嗟不有小人安見君子唯君子可與言命命也者適然而不必然者也適然而不必然者物情世變之所從出也達變者可與語大常故知命之謂知道范忠宣坐黨南竄子弟多怨章惇者一日覆舟踉蹌中正色語子弟曰此亦豈惇所爲耶孔明祁山之役拔魏千餘家而歸官屬以爲賀公泣曰四海本一家王政陵遲中原離析

使赤子肝腦塗地亮之罪也悲不自勝能爲忠宜則
慎忤平能爲武侯則藩籬撤道脉千古止此機緘固
聖門立命之學兩先生當日苦心哉宋季迄今三百
有餘年矣世趨滋下學禁已兆必有尹彥明蔡季通
呂泰然者出而力肩之而程朱如綫之脉始振且令
天下後世知吾道之終不可抹殺也予故重梓道命
錄以告世之爲君子者校讐則山陰陳堯年歸安陳
士騏若下葉樹聲也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十

楊貞復先生文集序

薦游先生之門三十年矣浮雲之踪十九青山自愧
于函丈未數數也亡何先生棄諸弟子又幾二十年
而先生嗣君駿以先生集屬序于薦薦一再展卷淚
淫淫不自知沾襟也已卒業如見先生襟期澹澹乎
坐春風而忘其酣適也又如涉海者瀕瀕乎洋洋乎
河漢而無極皮相者曰先生之文異乎世所號爲宗
工鉅匠者也薦曰此非先生之文而先生之心先生

之道也先生直據心靈吐其道與無意于文而文天
下之至文也或曰先生之道廣矣大矣不津筏而當
下卽是不階級而直見本體薦曰不然小子竊窺先
生之于掌故業已弱冠上公車不售携家北游益苦
心者二十餘年一旦得手應心幾于輪之斲庖之解
而先生未嘗舍規矩而巧也其于道亦然薦憶丙戌
釋褐尾諸弟子後望見先生顏色莊嚴簡肅其所規
誨靡非先民之程也先生事太夫人白首孺慕提躬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十一

若處子與人爲善不啻父兄之于子弟其序福建鄉
試錄歷舉孔氏家法曰不踰矩曰絜矩蓋嘗疾夫破
觚爲圓者而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後世別有一種圓
融無礙之學妄附孔子時中以宋儒爲不達變先生
之繩趨尺步若斯斤斤又云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
傲舜也而龍朱也而蟒間不容髮茲豈操勝心以標
幟于孔氏之門者哉先生蓋真修者也修之久而悟
真見夫萬物之一體也聖人之種種現前也思與天

下解其情識知意之障故其言多直截簡徑而未嘗
舍下學而上達也希頓悟者輒藉口先生以爲解先
生不啻啟吳中丞乎世之喜悟而不修者必其悟之
不真也未有真悟而不修者也嗚呼盡之矣九原可
作先生必且喟然于今日茲集也規規乎文焉已哉
薦猶河伯之于海若矣

馮司成孤山集序

馮開之先生遺稿如于卷後十年而梓于秣陵其孤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十二

貧也成之者黃儀部貞父顧太史 也稱孤山者
何先生志也孤山何以爲先生有非先生不能領孤
山之勝也箇中臭味山靈不言寄之先生先生不能
言吾以名其集丁子曰明典而以文章執牛耳人人
嘖秦漢魏晉初盛唐幻者竺乾詠奇者諸子究乃不
能宋非才與力之弱而神識不足也神識本之情性
憶昔已卯贊先生于潞河望而知其爲道人也無懷
葛天也從先生游至白首而先生之爲道人無懷葛

天三十年一日也先生以宦途爲遽廬以塵世爲海
鷗鳥以山水爲蘊軸以浮生爲泡影以文章爲游戲
由通籍至儼然南面諸生貴矣再起再蹶强半家食
登臨勝賞四座雄風景物陸離才情橫溢或掀髯高
詠或兀坐冥契或程量千古或感憤世局或與名流
納子微言妙解片語隻字綽有餘韻若乃達官長者
豪子弟具章服肅儀僅爲壽乞先生一言先生口不
忍却聲威酬應非其好也晚年小構孤山一亭一樹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十三

楚楚動人花辰月夕烏啼客散此先生獨往之候也
辛丑一貴人起海上衣冠奔走如鴛先生堅卧不動
曰已矣無漏通公典到泚筆境與神會解組後諸草
先生手自刊定皆是類也世眼刻意效顰總在聲調
色澤先生獨抒性靈便覺天壤嗟乎先生不可作矣
風流道盡大雅淪亡明聖湖至今黯黯無色得其解
者眉山公也

朱縣石先生畊餘剞記序

乙卯夏朱翁默石自東林訪予山中予訝曰時局方且望東林而却走也而獨不遠數千里以身驅陷阱乎翁感然曰憶昔已酉不佞謁涇陽先生側聞緒論人有代謝道無存亡風波震撼中天之所以開東林乎予心避其言高存之又謂予曰此吾友歐太僕老友也白首好游好學予問翁何游自楚蜀中州入長安走塞上歷太原雲中上谷再一客魏中丞幕府多奇畫不得意棄去問翁學師友于李見羅張甌山兩尊拙堂文集 文序 二之十四

先生之門請究兩先生之學曰甌山古猿者也不受徒不立門戶若廼修身爲本執牛耳于壇坫久居數日翁忽問曰無善無惡之旨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一乎予唯唯否否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一乎予又唯唯否否曰何居無聲臭者不落睹聞也不容說者不涉言詮也以此體勘性善則可曰無善則不可孟子不云乎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有根是有端也安得抹殺此善乎翁唯唯又數日翁出其

所著劄記示予闡發學庸語孟諸篇甚晰大要以主忠信爲主或問曰是究竟義否予正色曰尼父舉千古道脉直一身肩之曰文不在茲乎自道第曰忠信忠信慎獨其入手存養其火候中和其統體博約其假途合內外之道也故曰下學而上達翁首肯已又讀其紫霞吟數十篇借勝于江託致于木石桃源乎鹿門乎諸篇什陶劉沈謝乎翁咲曰烏乎知之老人生涯盡此矣未幾別去握手囁嚅又若不能盡忘世尊拙堂文集 文序 二之十五

者予固請之翁愀然曰天下將有事矣子能高枕堅卧乎予問故曰殺機動矣何以卜之曰舉天下士大夫日夕簸弄出入自以爲得計馳逐焉而不休者何物耶相對嗒然良久問何以抹之曰主忠信

顧季時小辨齋集序

薦與季時交三十年矣望之如木雞卽之恂恂若處子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口獨以小辨名其集何也曰甚哉季時之苦心也奚辨曰王霸也義利也忠佞也

儒釋也君子小人之進退世道人心之邪正污隆也斤斤乎析針芒而極河漢甚哉季時之苦心也曰世方側目于門戶季時將無以穎舌標之幟歟曰夫子嘗言之矣誰能出不由戶而孟子直指之曰義路禮門也孔孟而後千餘年有程朱程朱之學平實方嚴若畫地而域之入此者周行出此者荆榛此則東林所爲門戶也季時願爲真狂狷不願爲假中行假中行若鄉愿也無善無惡者鄉愿所窟穴而亡忌憚者

所以聾聵一世而混之者也朱子曰孟子一生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季時曰孟子一生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苦心哉其入而告天子出而上宰相中丞諸書以及友朋問答家庭切偲平居筆札無非此意嘗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感憤末世之波流其有深憂乎或曰固也不見漢宋之黨禍誰激而成之與曰禍

漢者張禹孔光禍宋者王安石蔡京啟孔明者顧厨俊及開文丞相者元祐君子及濂洛關閩諸儒後世沒其首功而微文之曰彼且烏乎激也不激則道不直不直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學術不正學術不正則人心幾死人心死而亡忌憚者出而恣睢簸弄此乃鄉者鄉愿所羞稱也季時若蚤見其情狀而深憂焉其詞危其言厚子與氏曰子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徐隱君聲遠白毫集序

輓近操觚之士侈談先秦西京建安黃初大曆而後不挂齒頰蓋人人千秋也顧未有自成一家言者何哉少年氣銷于尺幅甫涉稅苑旋逐聲華上下古今亡論力有鉅細氣有盛衰而耳目肺腸受若水火蒸古之才人寧迂寧僻寧放曠寧險而怪骯髒自用各以意爲規矩今之作者坐身百尺樓下情性之理垂先民之程日以遠抑非獨此能爲先秦西京者不必

爲先秦西京者也能爲建安黃初開元大曆者不必
爲建安黃初開元大曆者也而世方鵬鵬焉步趨而
輩敦之其神固已不完矣神不完天機不暢天機不
暢變化無繇生還爲宋人口實悲夫吾友徐聲遠氏
弱齡負奇素心獨往家貧四壁三徑抑且不具貸書
夜讀恣情千古醉後捧腹獨咲自謂陶朱之富中年
棄諸生借研田養母母死且葬抗志息交故人徐仲
容貨一小樓栖之畝許池塘水木映帶聲遠婆娑上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十八

下或凭欄徙倚或冥目趺坐或卧病撫枕或下帷展
卷以五柳爲二仲以烏語竹韻爲鼓吹典到輒搦管
獨抒性靈其文閎深與衍光怪陸離如辨青雲之非
富貴著書之不窮愁子長可作當亦退舍詩本自然
以率真爲平澹五七言沉雄恬雅古詩超忽標宕莫
可端倪皮相聲遠者如木雞如老衲聲遠標致在煙
霞日月之表義皇之上有奇氣然後有慧眼有慧眼
然後有絕調其陽羨詩云苦吟吾不慣微醉句相尋

蓋空明中脩然而來不自知所以又安知秦漢魏晉
初盛唐哉聲遠左頰有白毫數莖號白毫子集成卽
以名之沾沾自珍秘余戲聲遠曰微子誰爲子序者
聲遠不色許逾年百史論將脫草聲遠屬子曰請終
子之諾腹稿且十七嗟乎聲遠不起矣二三知己相
與紀其後事吳郡司馬龐高聲遠之義生平未識面
臨其喪而哭捐俸如千金共爲梓其集行于世丁子
曰此自成一言者也薦不敏敢以一言附挂劍之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十九

義雖然予何足序聲遠聲遠之序友人詩曰千金當
其困厄妖冶乘其酒酣而能屹然不動李元禮孔文
舉可作不屑附以成名若此者真能詩者也嗟乎予
何以序聲遠哉以此

卜宗遠楚山堂藥序

今世多山人而無山人予得山人三吳門徐聲遠沈
從先義興卜宗遠是也金昌陽羨故多佳山水遊人
終歲不絕知者絕少三君雅負山水之好然不必不

城市聲遠獨行踽踽望之恂恂卽之穆如終日兀坐
人莫窺其際從先未醉時微似聲遠而宗遠別自爲
調不屑屑繩尺皮相者曰卜生在卜生曰我何能狂
狂者獨聲遠爾聲遠亦謂予卜生落魄不羈顧其胸
中有介然不肖者予遊陽羨數年微卜生幾無所置
喙予與宗遠交最晚會甚希以聲遠故心知之卜生
時時敝衣冠潦倒酒家不得已從諸生設臯比非其
好也而苦吟不倦其細君亦善詩几榻間自相倡和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二十

亡何婦且死宗遠哭之哀以其淚爲詩詩益工有兒
十數歲眇小跳跟如父而警慧過之宗遠自詫于人
間世不甚遇獨幸父子夫婦杜門而自師友一日千
古矣方予乍會宗遠于吳儀曹坐次酒未酣輒攘臂
呼浮白語多詼諧四坐咋舌謂卜生在不自持卜生
箕踞故自若予心知其中獨有所以而不敢問宗遠
亦間語徐君云丁郎知我也歲乙未宗遠楚山堂稿
成戲謂咄嗟丁郎而能爲我解嘲乎予曰諾予于詩

不甚解于宗遠之詩亦不多見僅讀其悼亡若干篇
多微聲云嗟予以宗遠之肝膽陸沈衣冠中予因想
像其牢騷之態蕭散不群之致于揮毫落楮間譬如
戴安道雪後跨驢千山鳥絕又如灌仲孺陳孟公使
酒罵坐瞋目大呼而李青蓮婆娑江上醉酒問月其
意各有所託以爲快而觀者不知也歲申酉予奉家
安人諱久謝客棄筆硯負諾責于宗遠一日予過吳
門走從先許問聲遠聲遠方病坐于小園亭命酒新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二十一

篁間相對半日微醉登舟意忽忽動漫爲宗遠詩序
不知語之何從矣

王伯舉奏疏稿序

伯舉之拜夕郎適禹華之會意氣侃侃發舒封事十
數上多人所不敢言未幾君中蜚語去去之又明年
受彈射者半罹計籍其幸免及洩恣不去者公論以
爲耻而君亦在計籍中或曰君言行矣而身退何也
丁子曰固也君言行矣身安得不退伯舉慨然曰主

臣不難以難肋謝言者至涅生平而強緇之不已甚乎予咲曰君之冤白久矣伯舉曰誰白之者予曰白君者攻君之黨也何以知其然曰果若嚶嚶口篋庫者之揭妾父之居間一切可以不問是知言者之制外于君意不在此故曰君之冤白久矣天下事有解之而滋禁有以不解解者梁溪之爲射的坐兩竿牘爾數年而梁溪不自白也一日黃大司馬爲所知上書衆以爲長者能急人客拚口曰君勿言得無爲梁

請舉前說面詰諸臣其何詞杜臣口嗟乎人各有心亦各有耳有目攻人者就所攻之人而品定攻于人者就攻之之人而品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合攻者與挾者還相參也而二者之品定君疏具在其間諸汗青伯舉拍手大快曰休矣願與子爲局外之觀夫局外觀者是是非未有不定者也于休矣

刻奏議序

今皇帝御極三十七年簡擢忠謹磨礱豪傑意微而遠戾論死極矣名故在也今且并其名而斬之令以他事得罪白簡積公車者累十餘年率留中不下甚者禁邸報矣丁丑綱常諸疏當事者意不欲宣付史館故遷怒于執簡諸君子今更將野史抹之乎名者氣之激言事者不盡噉名而吾懼夫士氣之日以索也或曰衆口爲政無煩瀆與曰固也若不見防川者乎蓄而不流則鬱鬱則怒怒則決勢必旁溢而橫馳

故今言者之日紛選成于摧折而積不平之過也嗟乎江陵以前明操斧鉞箝言事者之口其勢激而易返而士大夫之氣振江陵以後駭機伏弩相尋于謙讓未遑中令人主受其過士大夫不願有其名而氣日以藉吳子采于慨焉感憤攘臂上書下報先公仰酬明主識者避焉廵方之暇蒐輯三十年來疏議若干牘分若干卷凡先後留中與當路所不欲行于世者悉付剗剔嗟哉苦心乎抑于有感焉均比肩事主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二四

爾容容者盡肉食也一夫慷慨曹起詭之非逃月旦則躡進矣又均一言爾指乘輿譽者十七譏與津謗者十九以君子攻小人曰何刻也不爾影響風聞者也以小人摘君子曰何快也烏有者左券矣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徐而察之顛倒于當局而旁觀否論訛于衣冠而道路輿廝否許于大庭而平旦隱衷否諱于眉睫而事定否吾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集也可以觀世變可以信人心可以卜士氣可以徵善

敗得失之林可以彰皇上獎拔鼓舞之功獨令後之君子照汗青而扼腕異代追已事而慨憤覆車不若及今反求吾未死之良心亟爲平劑以合于人心之大同然後知向之摧折壅閼者之勞且拙而國事與身兩敗無益也是在乎操世柄者矣

理學應言序

輓近學士大夫談性命何其紛紛也跳而之規矩外輒口實玄解畏名檢則曰學先斷名根總其大指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二五

曰無善無惡駕姚江于程朱之上而人心浸浸乎亡忌憚矣義蒼先生行年七十有嬰兒之色皮相者以爲先生希夷者流讀其理學應言首闢禪宗獨揭性善不落氣質者是斷斷乎王朱之辨三致意焉紫陽之素臣與至析知行之必有定序先立乎大者非入手工夫尚行一篇苦心哉其有憂患乎姚江矯宋儒之支離先生救姚江之簡徑語若河漢而意同亦姚江之石友也先生令蘭谿以清執著強項聲徹翔藩

臬依依子舍者十年而後出秉鉞三楚首扼稅使之
院功鉅矣以母老一朝請急歸高標峻節白首彌勁
良有所本而然天子方求舊徵書旦暮下薦問先生
立朝以何者爲第一義先生嘿不應相對憮然孟子
不云乎我亦欲正人心茲集其嚆矢也夫

葬經翼序

輓近士大夫尤哆談堪輿哉余獨詫嘯起之夫往往
毓靈于坏土穹碑馬鬣蕭蕭白楊何爲者也吾友仲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二六

淳氏託致煙霞恣情丘壑慨夢莪之卷廢喟青裴之
路岐幽探遐舉獨往匠心下士竊咲之了不爲意曰
固也不笑不足以爲道于是游齊魯歷燕薊歸而浮
洞庭下三湘入彭蠡栖豫章大江南北瓢笠將半夢
想神注顛毛幾白一旦撫掌曰道在是矣爰溯曾楊
上禘管郭勒成一家命曰葬經翼二三同好相携選
勝仲淳顧盼生風意與法會攘臂指畫動中玄微不
佞雅負茲癖竭感未能幸聆真詮展卷若失仲淳曰

未也此吾遽廬爾夫川谷盤紆挈綱握維睥睨咫尺
批窾至族或一目千里或苦心十年情與勢參也千
變萬化總歸固然正正奇奇巧有獨詣父不能傳于
子意不盡于穎舌者以悟人也曲阿于君曰嘻技至
此乎吾得子而諸術家之說廢余听然曰爲諸術家
之說者天吏也有說乎曰福善禍淫帝實臨之俗情
逐逐幾幸朽骨以壘斷于山川造物小兒陰假手于
矇叟令簸弄顛倒眩惑疑似甲非乙是朝阡夕徙大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二七

醫案草序

范子異羽由天官郎請告十年矣融融子舍自謂不
以三公易也一日卧病海上聞京口吳間有秦越人

者將渡江從之眺金焦觀北固留連九龍品二泉
海湧望洞庭七十二峰蕩漾秋水間西渡若下
月峽中茶買舟笠澤問少伯逃隱處興到輒咏
往返月餘奚幾幾滿而所苦頓失題曰醫案草
丁子曰昇哉昔人謂詩必窮而工未聞可已疾
也異羽沉深韞藉豈千里之游借靈山川以一
吐其奇如子長故事耶范子曰主臣君不問廣
陵之濤吳苑隋堤二十四橋之月乎至今隱隱
榛莽醒人勞夢名勝何必滅江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二八

以南哉含溟渤而艷五湖是海若却走于河伯
也然則寄嬰鳴于友生不愈枚乘七發乎曰固
也吾杜門讀書一日千古會心處觸目二仲涉
江采芙蓉失之覩面矣請問子詩從何來曰吾
不知也意所獨至躍然砉然勃勃乎若或迫之
而韻呼楮索管命酒大吐漢魏乎陶謝乎初盛
唐乎一切不問第以吾意點綴之朗吟數過病
已霍然敢問何病曰吾亦不知也且二豎安能
病于子病夫世所爲二豎者日紛紜膠牘

意中若有所軫結而不能一朝釋吾且以稽
阮爲岐黃性靈爲鍼砭乎丁子拍掌起曰如是
如是客未解曰彼得養生主于庖丁悟草書法
于舞劍及爭道夫者何人哉請以吾言叩之

先醒齋筆記序

先大夫雅好鑒錄方幾成帙予小子試之茫
乎無緒也歲丁亥交繆仲淳氏仲淳豪爽自負
岐黃之訣禱東垣仲景以上尤注精本草曰三
墳書不傳傳者此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二九

爾遊轍不持藥囊爲人手疏方輒奇中其所
診視及刀匕湯液與俗鑒左俗鑒不能解輒
謗遇險怪症數年不起或皇遽計無復之必
拱手請質繆先生仲淳往往生死人攘臂自
快不索謝上自名公卿下至卑田院乞兒直
平等視故索方者日益相知錄其方遞相傳
試靡不奇驗仲淳一切無所怙曰顧用之何
如爾仲淳意所獨到堅執不移至俗醫相顧
却走意氣閑定自若其察脉審症四顧踟躕
又甚細甚虛甚小

心生平好游繙流羽客樵叟村豎相與垂舐腴披肝
胆以故蒐羅秘方甚富然唯仲淳能衷之曰吾以脉
與症試方不以方嘗病也予辛亥賜告歸不敢以山
中餘日漫付高枕藥三十餘年所積方取奇中者裁
之仲淳并錄後先鑒案類而梓之以廣其傳竊自附
古人手錄方書之意云仲淳名希雍海虞故家子多
僑寓所至稱寓公

選刻制莠序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三十一

丁子曰制文之變因乎世者也國初草昧之後屯亨
蒙發其文樸而未華情不勝質若明水以爲酒惟輪
以爲車美善則未也逮于成弘震澤華亭起而振之
猶古業之有北地信陽也其文與而爵雄而法嚴而
精正嘉以還郁郁彬彬浮英茹實唐也汪也薛也諸
也瞿也歸也其選也沿于其季借蕪穢爲閎肆托卑
弱爲平淡則其降也穆皇嗣極新鄭江陵作之于上
田鄧孫馮和之于下靡靡者于焉頓易然好尚不常

軌則不一正而變變而正今復屢矣夫文之至者必
本乎六經背先正之于文也于易取理于詩取風于
書取典制度則取諸三禮屬辭比事連類引義則取
諸春秋然後出入秦漢以厲其氣進退唐宋以暢其
支研窮濂洛關閩之書以參其變故其爲文杰如桀
如雍如秋如鵠如穆如岳峙川迴龍蒸虎蔚葵鼎之
陳而鈞韶之鳴也布帛之可以適體菽粟之可以果
腹也雖聲律比偶觚槩薄技而可以不朽今之爲文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三十一

者不然先二氏而後六經棄秦漢唐宋而習套括束
濂洛關閩之書而借操戈發冢之陋說毀繩裂墨黜
無師之智軋茁狂嚙以爲奇幽辟曼譎以爲玄鉅釘
鑿積剝裂決驟以爲古質亡而不懼文勝而不耻豈
獨文之盪觴不止也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
害于其事可勝慮哉邇歲以來條之秋宗申之帝命
厲之學官糾之白簡而士習卒不變夫不變者非學
士大夫也瑋瑋者收落落者棄茹宿葦而厭冲旨就

淫誕而舍雅歌夫不能令有司去習目而欲令學者去其習心難矣哉雖然善射者不爲巧中而廢的善御者不爲取捷而廢度善用兵者不邀一時之功而廢其紀律節制遇不遇命也知不知人也二三子其勗之哉通經而學古窮理而明法不通經則悖不學古則陋不窮理則離而叛不明法則蕩而邪夫以僥倖諸合之心勝不遵王制不守師法不通今古天人之際爲悖爲陋爲叛爲邪君子不爲也二三子其勗之哉

尊拙堂文集

文序

卷之三

之哉因取惟中所錄先輩制業并時製之不謬先程者釐爲四集掄刻而授之及門以示意焉且以論其世也

彙刻顧涇陽先生時執序

涇陽先生時義百二草而後凡數種流散人間如寸璧尺組迄今四十餘年後生不睹大雅之全久矣新安洪君禹錫從先生讀書涇上先生沒禹錫敦築室之思于三年外誼甚高茲且彙先生前後稿付之剞

劂屬其伯子平仲氏介子爲序不佞竊惟掌故家言浸淫于世廟之季而靡盬極矣先生子焉諸生登壇而樹先秦西京旗鼓讀其文如雙龍之劍光耀牛斗又如黃河之水從天而下變態橫溢莫可端倪而文體翕然一變一變之後市奇者出而爭聘其技攘臂爲謬悠不經之說而人心學術又浸淫而亡忌憚先生以六經語孟程朱三尺束而繩之其文如春風澹宕令人意消皮相者視先生之文前後若兩截丁生曰若不見天下之所爲至奇者乎雷霆駭電光怪陸離巉岵洞壑聳峭險絕此一奇也濯足滄浪騁駕廣漠幽湍虛籟蔚霞蒸雲目前種種可解不可言可言之變先生之大全或曰先生顧安所得此曰揭管時先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天下之至奇也若有意乎奇鬼語而已矣雖然尤有說焉先生高標勁氣孤鶩千仞之上霹靂手力砥狂瀾

尊拙堂文集

文序

卷之三

海內人士望而畏生疑疑生謗徐而卽之久而習之恂恂乎寒素也處于也溫如冲如冬日之日也皮相者又視爲兩截先生本來面目故自如讀先生之文者恍然如見先生之爲人善學先生之文者必于色澤聲調外別開一靈竅而後可

刻游肩生父母四書稿序

夫人以小技不朽于世未有不神解出者也而況文章家乎神解者其胸中必有一種磊落奇偉超然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三

勃然不可羈縻之氣徐而抑之苦而練之俛首于繩墨情與法會而才始達故其風神常盪佚于尺幅句字外而作者不自知其所以然余久擲管不能與世趨俯仰時時譚古先生諸少年拚耳不聞也余亦噤舌散髮山中入秋餘氛未解方命奚奴烹茗一洗塊壘而游使君以四書義索序余反覆卒業渢渢乎故楚之雄風也哉蓋使君于尼孟口吻多苦心刻畫而不屑爲經生言然又不整于掌故家三尺也夫求爲

奇不能俛而就于法其胸中與筆端猶有礙也余與使君游半歲竊窺其胸中洒洒乎無礙也無礙故其氣昌而其才常足以寫其未盡之情彼斤斤以尺幅窺者使君卽就其課義稍稍拈示一二終不能自明其解夫使君之所爲鳴琴坐嘯而理者無一非文章也而皮相者其鶯鳩之睨天飛乎

若下文社草序

今之擁臯比者類曰苜蓿齋一函丈地諸青衿履綦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三

且希跡安問教哉士習日以下文體日凌遲不可究詰鄭孔肩先生初下車卽與諸士約爲會者二一日仁一曰文仁主放生丁子曰先生之惠沾沾鱗羽乎先生曰固也姑自耳目所逮力所易辦者廣之請自僕始一曰文先生儼然提木鐸肅將而孫出之間携酒饌勞諸生諸生翕然起無後期無譁無勦襲諸君才矜名泛駕而不軌于度者老宿斤斤三尺過自株守者咸臙泮洗濯各見其奇人人詫曰何速化也先

生不自功謬以衡品屬丁子丁子固讓曰僕老矣何敢以迂狂之癖雌黃譽髦間先生託諸生再三請丁子曰僕所爲癖者鑒于時者也不自揆竊與諸君約有似奇而詭似與而徑似玄而澗然無味一切于宜尼唇吻考亭宗旨庭者僕不敢知先生曰諾丁子堅壁壘先生間以意乘之簡其雋者付剗劂于是溪上之會日益衆或曰仁與文二乎丁子曰不然文生于氣氣生于機機生于趣仁也者機趣之橐籥也君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三六

不見成弘間諸大家渾渾乎灝灝乎卑之無甚高論諸少年苦心白首曾不能步其百一者何昔之榻管者滿腔天機故不文而文先生借放生一念養其端倪而牖之乎大道去章句口耳遠矣

韓求仲就正稿序

求仲偶儻負奇意不可一世讀其文溫如也沈鬱冲雅綽有儒者之度丁子曰夫養不足者氣不厚也國朝以孔孟束士士俛首就幅尺非才之難才而不見

才之難也華亭震澤毘陵尚已文懿文滂吾師乎吾師乎唯兩先生善用奇化而爲平唯兩先生善用平平卽是奇吾輩刻意優孟輒似學究語彼其信手拈來了不可卽者何也庖解所爲族求仲其三折肱乎屬將北遊避地曲阿一切不以介其胸中而山川之奇忽忽股掌間求仲津津乎不自持也歆乎不自有持一帙寄子曰非以名高爲就正地爾盍進之丁子喀焉良久曰道在熟之而已矣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三七

游戲草自序

壬辰後予擲管久矣間謀友生及見曹口占一二諸生積十五首以爲木災丁子听然自哂曰嘻昔者苦心構之十不得一今倦矣無意中偶寄興焉輒中十九吾不知其所以或曰向者局于方之內今游于方之外也雖然向者以吾之技投里耳賞者十九今令吾技妄自比于古先生之三尺賞者十一其故又何也大都擊斝易矩殘難矩殘易風骨難風骨易神理

難神理者純氣之守也純氣自然是爲大雅吾折肱三十餘年今而後擲管矣擲管矣

先醒草自序

余負傲癖以舌取訾時高枕山中拚開溪上娛班之暇五斗自勞長齋誦考槃甚適也榜其齋曰先醒或嘲曰子醉而醒與醒于醉也子咲不答二三友生過余者一尊外間携舊業相攻輒不自持雕虫入夢凡若干首丁元薦曰异哉予之于技也鄉者朝而索之夕不獲一夕而索之朝不獲一茲倦矣忘矣爲人彈射偶中一二异哉余之技也客曰固也今之擲管非昔之擲管者也不見夫博者乎以瓦注巧以金注惜顧安知忘之非不忘邪雖然讀子之文如灌將軍使酒強項箕踞于魏其武安之坐夙憤盡摅不復忌諱又如荆高擊筑乍譌乍泣狂態淋漓當其醉猶未醒乎是猶有不忘者存昔三閭悵念喟心獨醒而李白多金尊明月之感願醉不願醒夫不願醒真醒者也

于往矣無事而技矣願益忘于酒

題先醒齋選義

宇宙之有文章猶風之不能不韻而水之不能不波也雖然風之噫也不觸不極穹號之變水不激不怒不足以暢震撼澎湃之勢故夫虛與實之合也情與性之交也事與理之攝也時與勢之棼也而文生善哉乎眉山氏之說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夫誰行之而誰止之輒近操觚洋洋灑灑擷六藝之芳潤攬千古之菁華至今極矣顧其文之不可復加也質之不可復返也刻畫于詞務矜奮于氣而中之神理脉絡無復餘味甚者逸而竺乾而諸子何爲者也夫本不足而故示人以有餘也剪綵而綴之燁然耳目而天機不附枯樺之潤也頃刻而沛焉溢未幾涸矣有識者攘臂而程先民有以也予不佞負蠹魚之僻四方名士謬以文筒往來暨里中先輩過而談執者日無虛晷不自揆以意衷之得十之

五以示門人門人曰其爲先民乎曰此古先生之儔
羊也諸君試從局外觀之自得其神理脉絡矣

題董然明靜齋小草

文章家有真竅大塊之噫而怒也而傳于木而籟觸
于金石而韻其間虛實之互根也形神之相薄也而
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六經而下騷之怨龍門之宕杜
陵之沈雄太白之閎肆胥是也舉子業一呷耳然明
曠世逸才不幸生膏梁又不幸介盛衰興革之會其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四十

耳目代新寒燠遞變不勝侘傺之感然明更自喜造
物小兒故怒我而舉彼一切供吾三寸管性好客喜
冶遊又善病終歲半高卧一丘一壑一杯一枕會心
處無之非文然明卽渺小丈夫乎其才情所極春江
倒峽天馬御風未足喻其捷也甫弱冠雅志千秋其
詩韶秀多遠致抑而爲時藝豪宕奔軼龍光上逼霄
漢皮相者不啻兩手學使者陳公意不可一世首物
色然明然明故不得意或曰然明于尺幅未數數也

何奇迺爾丁子掩口咲曰而不聞調調之才才者

題徐長源鄧尉山房看梅草

長源故居金昌扁戶讀書甚苦今年春携一尊一榼
棲鄧尉山房看梅花萬樹霏雪煙波日與二三昆季
浮白拍掌興到命筆輒自淋漓至如良宵月午夜影
橫斜几榻如畫徐子兀坐忽忽不自持又或夙醒未
解幽夢初殘春風入戶清芬如襲勃然起披衣而落
草丁子曰長源之于梅其公孫大娘之劍耶長源曰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四一

吾烏乎知之彼夫栩栩枝頭嚶嚶谷口者靡非是也
吾惡乎知之丁子曰異哉足下試問鄧尉游人梅華
啞然獨笑矣

題潘叔獻評義杓

丁子曰掌故家言卽小技乎不從門入者也予嘗刻
意成弘之業自覺彌近彌遠昔人鈔在疎散淡然無
色吾每失之整練昔人二三百言紆徐曲折多言外
之韻吾千言易盡何也或曰若枵腹而戰其何能爲

雖然有胸中具武庫一擲管萬卷不爲我用則才情
乏也丁子曰才生于情情生于識識生于解有慧心
然後有慧眼有慧眼然後有勝情青蓮居士之所云
趣靈也不靈故不趣居士家匡山之陽碧浪之陰汪
洋千頃日漾蕩眉睫間杜門讀書師友千古其臭味
超咸陽東西京而上之寧借筏二三先生貞父許四
十八義行世久矣開之先生故多品騭散佚不完其
微言妙語不佞時時能理之不能吐以示人坐百尺
樓上者視樓下人徑庭矣又有人焉翱翔霄漢視百
尺樓抑又下矣善哉乎沈寅日之說曰文不必遇而
必傳昌黎亦云不爲當今所咲必不爲後世之傳則
叔獻之所擊節安知非世所竊咲者乎吾輩不能引
樓下人于百尺上又何況霄漢之表寄語諸苦心者
第洗滌胸中一切于無事時尋繹儼然而來之景象
此故吾也千古旦暮矣

題沈孝原課義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四二

吾友三洲先生幼子季原持其課義謁余甫弱冠亦
而才情斐亹若馳逸足于高山峻坂騰劍氣于斗牛
之墟令人不敢正視而中有隱隱一竅根極性靈閃
爍于毫端丁子職然曰此悟機也少年何從得之季
原唯唯謝不敏且請益丁子曰文章家有真才情不
破萬卷不能轉其轂不深心不窺作者堂奧不扶俗
情眼界不空不開悟門思路必非從天而下季原勉
乎哉夫高視濶步盛氣而自以爲奇非真能奇者也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四三

季原勉乎哉

題段白仲鍾山草

白仲少年自負三試不售扁舟東下卒業成均一日
寄予鍾山草筆端飛躍不可方物皮相者曰白仲得
趣于鍾山者也予笑曰九疑三湘何必減鍾山哉彼
終日燕磯牛首不得其解者何以故黃門公意不可
一世謬與予同調同爲世所棄杜門枯坐傲然方之
外白仲雅有父風讀其文可以想見其人兒琬曰然

又曰見苦嘗之而不得白仲若不經意者何以故曰
而不觀垂天之翼乎其飛也以怒又不觀之刁刁之
調調乎其韻也不知所誰使解者從性靈出者也不
解者從門入者也白仲進矣其氣直可鞭弭中原箇
中消息請以質而翁

題于中之近秣

余雅才中之讀其文如雙龍之氣大海之瀾皮相者
不解也璞再獻再刖去秋幾收矣而復見擲中之傲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四四

然杜門攻苦自如余過曲阿讀其近秣洋洋灑灑乎
深心哉入理與矣君不見羚羊角端神在一縷又不
見破浪之驅機懸一竅此詞家妙解也持以告人以
斷其必解則苦雖然陶彭澤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三尺童子人人解也卽情卽景便成絕調淺涉者
覲面徑庭甘苦之節余少年竊嘗之老而猶戚戚心
動益得失好醜都忘性靈方徹中之勉乎哉

題徐胤開咏史詩

余少年喜爲詩中年輒自焚草晚而擲筆昔以意爲
詩今以法故也雖然吾友孟夙少年亦喜爲詩酷似
晉已而索然晚棄官遊方之外終日枯坐偶一搦管
便足千秋嗟乎其故難言矣徐生中州歸携其咏史
詩來謁余笑曰秀才眼孔只在尋行數墨中子有意
乎古之人古之人哉余未暇卒業固知加人數等矣
或謂此道去掌故業遠余曰非也若翁山居詩不云
乎苦吟吾不慣微醉句相尋此中大有妙解絕筆詩
曰從前隻字猶嫌贅閱盡千秋有不平子誠得其解
無之而非詩無之而非掌故業二之者苦之者也

題莫器長試卷

莫君器長吾友李玄白門人也吾倩北面者且數年
予習其人長者更苦志下帷歲乙卯直指使者行部
首賞識莫君學使者錄士遺才莫君又哀然稱首亡
何初闕越幅不獲畢其奇于主司憐莫君者請其卷
于當路付之剞劂丁子曰弁哉士有三試畢揚揚得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四五

意甚而卒見棄者有不得意而獲傷者有生平雅自負比入試輒失故步者有小試不利見長于大敵者有主司與所取士兩得意而天下人不與者又有主司擊節聞中後乃悅然若失者總之造物小兒簸弄其間則操觚者之腕與主司之目若有物以憑之而世人謬爲青白余然則莫君其幸乎何幸曰以其不獲終技于有司也令皮相者明知其數奇而非戰之罪猶愈于三試不偶者也嗟嗟按劍者千金敝帶而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四六

抱璞者敝帶千金一旦脫穎者視昔之千金又若敝帶吾固知此之不足以盡莫君也世豈無明眼人乎當有定鑒矣

題品稅錄

掌故家言利于工然句比字櫛母類楮葉乎吾故振之以才才者天授也多讀書厚養氣廣其才者也極才之變妙于自然逸矣鹿門先生雅以逸自負讀其文關西少年余其歸太僕乎然稍稍見才焉入不言

今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天下之至玄也陶之採菊東籬青蓮之明月直入其幾乎無人不道無人能道也天下之至玄也顧涇陽先生云文之最難者平世之平非吾所云平吾之玄果謬悠眇忽如里耳所艷乎哉不得已而取夫刻意者焉刻則苦苦則入入則甘甘則解解則忘忘則玄作品稅解

題章敬明時義

吾友章元禮家前溪之西借東衡金鵝爲二仲以騷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四七

雅爲經修余時時得過從也諸子彬彬譙集韶秀競爽而敬明最少余撫元禮曰此公家阿咸也元禮翌歲曰仲早亡余從涕泗中撫而教之以迄于咸異日可藉手報仲而敬明沾沾雅自負前後觀風學使者郡太守以下咸賞拔異等敬明喜與余譚稅睥睨千古目前無少讓者至其會心處輒蹙眉曰彼癢癢胸臆躍如君如吾前而不能罄吐者何也莊語之而逕庭苦迫之而覲面若夫一丘一壑揭來而與我遇者

又何物也予大叫曰子悟矣悟矣敬明拚口曰幸先生勿輕語人皮相者謂我狂也已寄數十篇示余余卒業曰此真悟後語也勉旃敬明與日必赤幟詞壇予言其嚆矢哉雖然試爲我質而家先生

題楊葵思懷師錄

吾不識梁夫山而知何心隱心隱者夫山避難時別稱也世憐其以講學死學乃禍之媒與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此千古道脉所係也而初之潛上之亢聖人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四八

三致意焉淵哉微乎學術不明斯馳者借悻悻以自張一不濟學士大夫群然譽之曰太剛必折而脂韋圓轉之輩接踵矣子輿氏不云乎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之氣能令死者生顧爲生者禍耶吾不知心隱當日之所講者何學而以身殉也雖然何先生一布衣耳將怒虎之鬚九死不悔身沒二十餘年若敖餒矣鄉黨尸祝之至于感泣流涕其精神才氣必有不可磨滅者世乃以成敗論人何哉方其暴尸武

昌士大夫且爲下石葵思慨然收餘骸于大辟其樂將軍蔡中郎之流與今七十老矣重趼蘭足徧求賢士大夫爲其師雪不白之冤于毫楮間夫江陵之所奔走一旦與其氣骸俱往矣丁子曰不獨葵思義士也抑亦可以觀心隱嗟乎心隱足瞑矣

題解荔篇

予識顧伯子于齡年疑如也睹其制舉義左繩右纏斤斤如也近出解荔篇示予洋洋灑灑乎安態溢矣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四九

老吏折獄片言刻骨豐城匣劍光燭斗牛豈與攢眉屏氣者等乎哉皮相淳之恂恂處子爾提三寸管縱橫陸離抑何雄也或曰伯子爽體豪宕綽約多致其文亦似之予知伯子未深耶追惟肅穆之季浮靡濫觴極矣顧先生崛起江以南一掃而振之氣辟萬夫光耀千古砥狂瀾而迅滌其波流力不得不猛而勢不得不怒噫先生苦心矣庚辰以來變而春容大雅前後絕似兩截乃先生所重在此不在彼蓋國家以

尺幅東土洵諸子百家之泛濫稟三尺于尼孟肯深
哉衆賴之緣息颺然者不知誰使尾閭之氣蓄決瀉
與長空一色此文之至妙也至變也伯子有意乎幸
質之過庭并告仲方

題相樂篇

吳子讀書西湖群諸友生盤礴兩高間已入徐邈
十八澗俗滋遠趣滋多門人曰先生樂乎吳子曰吾
不解所謂樂也吾弟枕流泉韻鳥語坐閱群卉開落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五十

煙霞聚散筆端勃勃間一脫草摠胸中所欲言而非
靳乎人知之也吾不解所謂樂予聞之躍然色飛門
人周生至驕語湖山且詫予曰异哉吾曹之遊于吳
先生揮染未數數也橫經絳帳不沾沾諸生言然倦
者興夢者覺却者前痺者怒豪者細而澤于理毫端
忽忽有神吾曹不自知也若是者何也丁子曰子其
得之吳先生耶湖山耶且樂安從生乎周生曰吾曹
得之吳先生吳先生得之湖山也丁子曰若不見滿

舫笙歌徵逐于湖畔者耶人盡樂也而且不解楚辭
爲何物何也且吾子日行山陰道上顧安所事吳先
生周生茫然避席請丁子曰假令吳先生可指示若
雪之風沂之水至今在也

題春雪堂草

春雪堂草者徐子游白門之作也稱春雪者何志興
也或曰奕開翩翩少年場有意乎歲寒與徐子咲不
答以其稿屬予予展卷一再讀縱橫光怪閃爍陸離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五一

才情矯矯欲飛也其山陰道上獨往獨來者耶其藐
姑射神人耶若乃單刀直入擒縱自由如夜半登蔡
州城猛氣又何勃勃也苦心乎奕開足下敝書數卷
咄咄蠹魚方其杜門隱几處子也木雞也落筆驚人
雄風滿坐胸中固自有煙霞哉抑亦發奇于山川乎
神與景會文緣情生滿橋策蹇可以佐吟者悟後境
也然而非苦弗悟也徐子故師何儀曹稚孝稚孝淫
于書以封事得罪歸家壁立不問近書抵予曰奕開

吾臭味也予雅善雅孝益微奕開奕開幸過我留十日飲子將借罨畫溪月佐子北游矣

曠澹齋題語

夫雕蟲小技乎然運三寸鐵如揮毫落楮非神巧不能輓近印章宗文壽承氏壽承傳之何主臣程生彥明不及見壽承而心師焉其說曰文先生非屑屑以此市也直游戲焉故能令腕與目合巧與法合丁子曰嘻異哉君其問諸主臣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五二

販錢先生寄窩述客自誌

生死事大矣先生了了預知去期讀其自誌述客銘抑抑乎不自滿也不自欺也平生亮節真修至此得力世人當下墮落漫語曰吾去時必了了種來因嗟嗟悟生之寄者方信死之爲歸善哉乎高存之言曰曾氏一生戰兢啟手啟足後又有易簣一段工夫不肯放下先生自命曰述客敢問主人翁安在微乎淵哉先生苦心學易三十年到此更無歇手處乃其

真得力處也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序

今皇帝御極四十有二年大察京朝官者七其一以星變閏察前後主計者太宰稱孫清簡鑑御史大夫稱辛襄城自溫三原純南太宰稱李肅敏達世溫三原曾吉水見御史大夫稱海忠介瑞陳恭介年有少宰稱楊上饒時副院稱陳莊靖賈功郎稱趙高邑南諸計大不平于輿論者丁丑辛巳所甚快曰癸巳次丁亥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五三

次乙巳丁亥借拾遺大僚譚襄城去矣癸巳借拾遺庶僚譚高邑逐清簡行矣乙巳借楚事妖書譚三原上饒岌岌乎不死矣是明爲群小報復也顧稽勲成王比部德新發憤于丁亥陳繡水泰張義興納賈滁陽成顧梁谿允薛昆陵敦于金沙孔發憤于癸巳陳給事嘉劉車駕元麗武庫珍發憤于乙巳諸君子至今有一人挂仕籍者乎蓋姦人巧于簸弄敢于亡忌憚手滑者三十年矣雖然此標也綱紀不肅則倖門啟

清議不重則四維裂君子斷斷苦口爲國扶元氣非
求勝于小人也說者曰激而兩敗不若劑之以平夫
君子還之以君子小人還之以小人天下之至平也
畫一于令甲而清議爲權輿舍此非遷就閣臣卽左
右袒于臺省前却于門戶攻門戶者又一門戶也避
門戶者巧而逃之無非無是勢不得不混混之爲弊
也微獨紫可亂朱抑使荃化爲茅于是乎主計者之
責綦重且艱風波日滋險嗟乎三原王之齟于丘文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五

莊濟也鈞陽馬文之脅于王蓋吳葬也孝廟時已作

之脩寧論今日哉一則自揀一則藉口劉文泰猶可
解者若乃鐵冠鷹繡秉憲一堂忽焉首鼠成事開齟
局之端自辛亥始也乘金齏之機糾衡決之衆陰構
陽煽撼必去之太宰怵攢眉愬苦之閣臣主之者二
三人而噂囁于臺省又自辛亥始也時有刻京察記
事者覈之疎揭不能半其人亦多不安于心故有所
諱與譬若訟然兩造紛列立堂上者虛平參互是半

不鈞索定矣又豈以衆寡強弱分勝負哉子故仍原
本蒐遺漏若干系以萬曆辛亥論其世也時南計則
史晉江爲政婁江四明崑宜諸黨撫掌稱二十年快
事嗟乎此又富平之幸與

蔣氏重修族譜序

有宗法而後天下曉然知君臣父子兄弟之義三代
而上不譜牒而世系明者宗法行也宗法廢而後譜
牒重譜牒廢而風俗寢薄矣雖然所謂譜牒非獨昭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五

穆倫序也其先世之衣冠名物禮法制度于是乎在
是以君子重焉何者族大不得不分分矣而合之盛
不能不衰衰矣而振之則君臣父子兄弟之誼篤而
先世之衣冠名物禮法制度在也閭閻之家子姓數
十傳食指至千百人而吉凶聚會歲時伏臘若出一
家周謝式微其貨產有時而旣而子弟席其箕裘手
澤猶能自別凡庸譜之爲用不旣遠乎吾邑世家巨
族屈不數指而稱義門者蔣氏其源出漢刺史謝迭

盛于唐宋元至國朝而簪纓益繁不絕其人自文
進公而下若司寇若玉田若平陰若荊州多名公鉅
卿其禮制若義田若義塾義塚及宗廟祭器婚喪之
類一切準之乎古其遺事流風誌銘歌誄彬彬可觀
說者方之呂山吳爲兩餘莫敢鴈行列泉先生一日
命元薦曰不佞涖老矣先人之業不絕如綫惟諸牒
在焉竊不自揆以附于執簡之末辱吾子跋之不肖
莊誦卒業曰美哉洋洋纒纒于其稱名也正其紀事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五六

也核其垂訓也遠庶幾哉廣文進公之意而終荊州
之志乎其君子見之惕然生尊祖敬宗之心以追其
衣冠名物禮法制度之盛其小人見之猶能跡其君
臣父子兄弟之誼以思其故武以自別于凡庸將蔣
氏世世子孫毋替也繫風俗之是賴獨昭穆倫敘哉

新刻暨例序

臧子仲信之刻暨例也何居曰吾懼世之暨者之替
焉而不得其門也于是乎類別而條分之今按症覓

方無多岐之眩也或曰暨者意也方且不執例于何
有曰暨者意也不可以意意也習古人之成法瞭然
胸中矣于焉按脈審症察形觀色而變化出焉不例
之例乃所以例也世之暨者紛紛矣此曰以意彼亦
曰以意其所云意者億逆而非從體會悟中出也不
佞少遊奇疾稟儒而求療于四方不得參古人之成
法焉而不得酌古今之變彙而通焉歷數年而始覺
然起今顛毛種種矣生平苦心不敢以自秘于是乎

尊拙堂文集

文序

三之五七

類別而條晰之以便于世之求入而不得其門者丁
子驟然曰此卽古兵法也單之火也以半信之陳也
以水窮之破楚以多操之破袁以少奇正正有方
者也然有踵之而敗反之而勝者何也無方者也臧
子閉目握手曰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卷之三終

尊拙堂文集卷之四

故鄣丁元薦

贈序

賀侍御馬君六初三載考績序

夫御史非獨以繡斧重也入而綱紀朝端出則彈壓吏治職最鉅于今舉其職者更難難乎其時也陛下慎名器諸郡國所遴選循吏需次闕下兩及瓜有奇臺省懸缺以俟上故徐之以察其品故事巡方者一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一

歲報命茲幾幾三載矣上列弗予下爭重其官而輕其職往時臺省如左右手今分壘競門戶平居許口語譁如兒女子聚訟一當利害毫毛間繭然却走有一夫焉正色孤立仰高帝三尺廷爭之旁觀者疑且揣夫夫某黨余所攻在此左袒在乎彼卒不能以一日安其身故曰難乎今日之時也吾友馬君六初以分宜令召入臺持繡斧三載上其伐于御史中丞中丞上之太宰下司功氏司功氏核其最以聞上曰可

寵賁父母以逮闕闕此故事也而同臺諸君相率爲六初賀者何曰以君所自樹柵鑿世趣鄉所謂不能以一日安其身者也而君且坦坦乎饕饕乎悶悶乎不妄越尺寸而報成天子此吾儕所爲賀也丁子曰若習馬君之素乎哉君令分宜豈弟宜人仁心爲質訟者片語可折立遣之終歲渺罰鍰大計垂橐入長安不給從親知假貸較常費不及十二親知訝其故曰吾固寡交游也越數年以治行徵得南比部豫章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二

賢者攘臂爲不平于乘銓者時少宰上饒楊公也少宰踴躍謝不敏而君怡然自如已君超拜御史御史故令所北面嚴事詔以爲神明者也君出不意得之氣不加溢始巡蘆溝橋清靜簡肅期年四方大和會時有妒之者與以間鈎得君短長無所跡亡何以離使者按長蘆兼轄京東河南山東諸郡議政易道入亦遭視之君首剔肘腋之蠹寬商賈而恤其隱蠲額外之稅省不時之罰羨金六萬餘緡悉以分賑被災

諸邑郡邑長實行其惠于枵腹者無所豁壑民仇而不害已復巡南城時議論操切解轡于三尺而委命于居間者方尺之牘以爲恒莫可破也君挽其要節適其痛癢緹帥與中貴人比一日傾大家萬金未服以干君下吏君重法其首事者賡落矣而徐爲兩解以平其氣而達其怒其家感泣願死君不任德也君所報政大畧類此而啼號所手額奸宄所咋舌覆盆所仰額百不能入尺籍一客曰噫此猶其小者也近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三

者諭訛之徒無口不騷張彌天之網以杜發憤者之吻君強項無所避其所仰視天俯畫地曲爲洗滌者皆當世之高賢大良乃銳而爲縣官任怨者也其所請劍卽觸禁抵諱不顧或說曰君不見元祐黨人之碑僞學之籍乎君掀髯曰清議具在卽得罪無憾于是側目者無所修却君內行整飭比于寒素擇地而蹈不失尺寸若處子慷慨如朱游攬轡澄清如李元禮溫溫長者饒大雅之致如黃叔度詩不云乎剛亦

不吐柔亦不茹君之謂矣天子方獨持太阿諸在且月之際者望聞閭如九關正人落落晨星假令網紀之地得君數人正色表帥之令宵小強盛氣于唇吻而不能不心折于平旦則彙征有日太平庶幾可望故曰聲色之于化民末也吾儕與君共事久所期君倚毘君甚大其何以爲君賀哉以此

贈郡侯杜太公祖實膺臬臺新命序

三千石惟漢最重手握兵得專調發我朝防慮周密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四

監司以上一切輅于兩臺使者時時掣任事之肘一旦變生每至橫決雖然非常之人遇非常事臻厥成而晏如詎可尋常億測也吳興古防風氏據五湖上游東連吳會南抗甌越北襟金陵距大江不三日民獬獠好鬪好狡易爲窟杜使君守茲土當熙恬時日進七邑令長拱手揖讓去煩苛理冤抑進諸文學訓課之不法者舉三尺從事下邑有董生某囊甚爲奸商齟齬不恤千金居間使君重扶而嚴督之豪有力

者昨舌又錢生以爭繼波累數年使君片語立雪四境稱神君山中人止道肩隄間事法行諸旁邑春生幽谷未易更僕也無何猝有葉朋生之變朋生無賴以警詭遊搢紳間自詫解遁術師馬道人鼓煽嘉禾雲間金間諸惡少肆言無忌搢紳有呼爲英雄者駭子弟至傾囊或稱貸長跽而奉之興以免禍朋生大喜曰我生爾一家數年前嘉善一友人談避世事不佞幸若雪間有永無兵火之識友人曰鼠輩方以而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五

郡爲壑叩之故曰起事非吳興不可卽不幸敗由太湖遁入海飛棹可脫也未幾竹林天罡諸會起惡少年爲政使君聞而稍稍憂之不欲竟法至壬戌難作告密者一搢紳迫而出首者一二武弁使君度事亟挾勁卒奔縛朋生等數人面鞠之盡得諸不法狀朋生大言不諱就獄猶昂首詭諸卒我黨尚多必有來篡取我者人情搖搖二三世家孽妻子遠遁或移家昨艤觀望行止使君屹然靜鎮上變于監司請兵

中丞許寧丞且疑且信撤守衛卒百人護郡而群情益錯愕益事出非常也無何嘉禾雲間告變矣金間又告變矣中丞旌使君伐疏于朝乃以水利道臬副優使君仍守郡事覆讞于使君者服使君才畧樂觀厥成者咸謂使君功大賞薄或曰此節鉞嚆矢也無何水利道卽真矣或又曰果爾使君且去吳興如吳興人士何不佞曰使君守郡利在一郡進而水利利在兩浙或又曰天子所以借公水利者何不佞曰若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六

知先朝假重夏忠靖意乎民猶水也闕之則壅利而導之則平公之不竟法于竹林天罡諸會也而告密者出正法于渠魁而脅從者末減烏鼠散者置弗問安之也安之者何禮教之凌遲也軍興之驅迫也里閭之無聊也亂之根也使君心知之而未能直行吾意取効旦夕勢不得不寬寬之者防其壅也夏忠靖治水江南具區之涓開七十二澮以疏其滯垂虹亭東南或梁或堤淺深具有尺寸廓其入海之口而水

勢平明於治水者深於人情者也使君臨事果斷遇變而從容鎮定其所調劑吐茹素也不佞束髮時目擊浙水利署提督蘇松四十年來浙與直分矣諸君亦知祖宗立法深意乎水有源委事有紀綱合之則心一分之則勢解藉今忠靖文襄在事袖手不能成功何者事權不一而源委分掣也不佞近過金閶謁一當事者卒問葉明生事云何微意以爲發之似驟也不佞默然久之曰旁觀者宜爲當局者計假令事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七

發而滋蔓不時撲滅無論淮徐鄒魯黔蜀之變卽曩者湯毛九江天祥狂豎千仞鉤連株引誰任其責當事者唯唯未及返棹齊庶人變又突發于毘陵矣此中正人及大老岌岌乎不能安枕當事者又何以弭之杜使君寬猛互調于局外定有深心非皮相者所能窺其百一也襄懋之重任偉畧行且屬使君矣

賀陳郡侯擢臬副飭兵江州序

梁谿陳使君以甲辰秋自西曹郎拜吳興守貞憲肅

軌批繩引根一切與吏民更始膏水若滌而新又二年使君將入計民牽車願留臺使者請于上報可明年丁未大水民魚矣使君流涕額命當事者先中丞御史走一介長安流涕徧請輦下諸貴人具白吳興大水狀諸貴人心動會中丞御史疏至上需焉發帑金已又貸籩司搜各邑積庾得粟可十餘萬使君首捐俸諸僚屬和之罰錙贖鍰累充賑募富有力者以義輸粟及轉運四方平糶而分其子錢粟艘雲集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八

價通減使君覈實分賑各鄉社渠堰扛梁舂鉦舉大小偷屏息以故飢而不害四境謠曰君不見戊巳間水上累累不可徙今年之水深且駛鬼亦飽今生獲所又不見往年楊給事一箸千錢速我死今年散米且散錢兒啼女哭生歡喜父乎母乎郡太守使君秩滿例應遷吏民爭赴臺使者願再留使君上下所司勞使君伐今以憲副秩守吳興又二年己酉冬再覲民挽留如前使君曰不可兩臺使詮次海內循良

卓異以聞咸首使君使君楚楚單騎幾不能具裝囊
所芟除奸豪餘孽百方中以蜚語司功氏雅知使君
不能奪會九江韶南缺兵使者以使君應制曰可使
君業已先乞休終養矣愛使君者曰惜也兩漢循吏
入爲九卿至丞相封列侯卽近世安慶大名不以光
祿召乎何厓厓兵使也解之者曰長安棋局莽如亂
絲巧者吏隱清曹徒名高余使君斬以實政表見南
面朝百城不愈覺驚馬耶或曰吳興人士望使君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九

如渴獨不能以浙西相委何也是又不然庖解者當
其砉然之後提刀四顧卽善而藏之使君心折于田
駿野豎而威訖于豪有力者數年于吳興矣此正善
刀而藏之時也當事者良有深意于使君丁子曰固
也今天下之權常患于虛附其名而亡其實而勢每
歆于偏重而變恒發于不測竭中原財賦強半供邊
功名之士銳意于西北而厓火于東南江州諸郡抗
壘陵上游當川蜀襄郢之委固東南一大都會也地

瘠而疲于孔道兵使者儼然握重鎮而士耗于虛伍
盜冗于城社商旅譁于邏卒膏血吮于貂璫舊符之
不能帖席而何有于意外不可知之變天子瞻焉南
顧注意根本匡廬之麓彭澤之涓其重十百吳興故
借使君而委命焉使君之氣如注春江于岷峨之源
撼山湮谷頃刻萬里而目不一瞬設誠如慈母之哺
孺子猛悍如幹夫之持衰戶其神蓄精銳如養鬪雞
如干將之淬劍寧沾沾買譽循良哉知使君者又曰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十

休矣陳使君誓不以三公易一日養安問兵使者雖
然今年春使君覲歸而解組膝下于于如也太夫人
呼而勞之曰向者老嫗委吾兒于吳興聞吳興人以
兒爲衆母吾寢而安之今幸弛擔子吾子矣意中忽
忽殊不釋兒幸勉旃余聞而以太夫人意手額勸駕
使君默不應天下事張弛顯晦惟意所安而已矣問
使君李吾郡于使君篤壻篋之誼申臭味之雅合諸
僚徵言于元薦爲使君賀元薦知使君最深不敢以

貌言進推本其心事如左

賀州大夫鳴吼張父母榮膺臺薦序

看山張侯刺安吉之二年政治民和離使者疏其伐
薦之天子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庶
之人咸樂張侯之受知于使者而使者之能爲國家
得良吏也丁子過桃城以其私問政于侯之僚若屬
僚若屬曰敏哉案希稽牘獄鮮滯囚胥史輿隸日稟
稟戔三尺其待吾儕也事集焉勞之如不及不卽訓
導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十一

督而覆翼之惟恐弗至也丁子曰才矣薦紳先生曰
惠哉我有學校我侯修之我有子弟我侯淑之每朔
望必群矜帶面敷之曰母情行母廢業母遠經術其
課校之費一聚一薪悉俸入也丁子曰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侯之謂歟其老倪曰仁哉侯之蒞吾土也宜
鄉約嚴保甲盜屏警息吾民日嬉嬉焉而夜安寢一
歲之費不以厲民日惟飲吾吉之水焉吾民之有事
于公庭也朝訴夕理虎而冠者今煦煦然不吾厲也

州苦諸稅單弱當其難侯陰誓而令于市曰訖于官
訖于富不信者如日乃悉舉籍之甲乙均而劑之而
受役者曾不知騁騷之苦也丁子曰至哉蔑以加矣
雖然若猶未習侯之苦心也不佞嘗奉教于侯英爽
劉直遇事處發其氣足吞三湘而凌五岳不佞心俾
之亡何以州枕嶺阿賦者數十里負戴銳焉請永折
于臺使者其間機宜曲折咄嗟而中窾會臺使者徂
故事侯曰是誠在我已又以粟解爭曰天子玉食萬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十二

方安所必彈丸之州供口食具哉不佞大夫不得志
于漕願得請于光祿臺使者又無以難曰徐之侯蒿
目曰吾爲吾民樹不朽之澤七尺之不有而何有于
雞肋其他持法平獄力申公議間有撓之者侯虬髯
如戟齟齬不爲屈丁子曰士患無品品不足者官重
于民也侯重視民而輕視一切故赫焉爲七邑重不
佞雅聞侯之父若兄皆以循良超列兩臺後先相望
伯仲競美以上報國而宏其家風未易涯涘窺也州

二守楊君遇時倅方君明揚幕陳君瑾聞丁子之言而躍然起避席請以爲侯賀遂次第其說授之曰以此爲侯嚆矢也

送邑侯堧石熊父母入覲序

長城介義典吳興間俗椎樸悃忿健鬪喜事胥史家于官嶮邑稱浙東西最萬曆壬寅秋八月豫章熊侯堧石令吾邑甫下車老胥豪子弟望而手額曰侯年少甚易與也侯靜鎮之不爲崖異按其夙運軍餉尚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十三

方水衡諸正供侵耗可十萬金主者催督旁午其歛之使紛馳如蝟寒戶挾銖兩未及公門賁逋者蜂擁蟻冗之酒食之需浮于惟正強梁者高卧莫誰何前令坐不得考者十有五年以累郡太守侯曰標也宜本治于是嚴會計公衡量里責長令一健卒督之踰期者各扶母貸那移欺隱需索之實一朝如洗侯曰可矣下令以歲前徵今年田租之七三月輸者趾錯餘復連年而上之而督其逋漏魚冗鼠不可窮測

者次第搜括又多方區畫俯以調懸磬之急而仰赴期會或謂侯曰鄉者急而緩公緩而急何也曰是在分數明余故事漕卒與市廛表裏利在孱弱故里分而戶析之運艘自相什五勢張而民日絀侯令諸賦長聚米各販如常額陰操其出量舟而遞給之彼不得我主名無所藉口是役也省民間米幾萬計而典數者歛望吞聲近矣侯機穎絕人籌擘諸利弊不啻燭照晨坐堂吏抱牘序進不數刻立剖丞以下拱手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十四

受成靡所事事白粲絲繒爲邑重役積蠹株累無已時侯議以縣佐耑董之費約而包攬之弊絕識者疑焉俗善訟稍許語輒跳而膚慙三臺使者下郡邑捕責狀烏有也不必勝要以果主唆者之腹奸胥乘而豁整爲外府歲紛挐不可解分藩之長積案至七百餘侯廉其遠者兩造不備者瑣屑誑誣不足法者疏于當事報罷十七誣罔者以朽骨爲瓦注侯先索證具書年月日并器械受傷諸要害不者以其罪罪之

咸昨舌自引去湖漣山脈多巨盜盜卽以賊曹及保甲里長爲窟侯善訓具得盜首姓氏一日盜發旋令里老刺盜盜至侯指里老曰公爲渠首可奈何請與諸君證之其人惶怖首伏侯嘗歎曰盜之源不絕者法不必行也法不必行者弊在上下異指故善盜者獄具矣往往借他事解脫其意苦于有所格而不得盡其才雖然侯嚴于摘伏而寬于刺事跡其精悍警敏一盼至終身不忘而平易近人雅量鎮俗常留不

盡之意于三尺外無論聽斷平允卽喜愠之色左右莫窺習侯者私詫曰始吾以侯爲能吏也今而後知侯非能吏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侯其人與今年冬十一月侯束裝入計衣冠以下各持壺觴祖道因跪而請曰茲行也天子朝明堂殿最諸方岳吏黃金牛酒褒寵循良侯翩翩首稱乎脫有言問侯所以治長興者侯何辭以對侯謝曰苦心哉某之受事茲土也如理莽絲如安不調之絃如持衰戶不能不改

而張而虞其銳也不能不徐有所待而或又以爲不任也調停吐茹遲迴利害多寡之數折肱者三而不敢以告當事者苦心哉某之受事茲土也丁子慨然曰有是夫令之難也而爲今之令者之尤難也晨炊無米之幾日飼九牧之羊非才誠兩合惡能節適上下而圖轉以行吾意庖丁之族其龔卓之所爲怵然戒者乎侯批窾中卻滿志行矣宣室之召倘及蒼生子大夫幸稍借箸請一前明主之席也哉

賀邑侯壇石熊父母考績奏最序

豫章熊侯以壬寅秋來令吾邑下車稱神君矣又逾年入覲以循良最計吏司功氏曰需之其往觀乃成乙巳夏侯三載報政邑父老子弟携杖歌咏令德薦紳士大夫微言丁子爲侯賀丁子逡巡主臣拜手慶言曰夫夫起家一經弱冠也烹鮮而調劍刃而解天子曰都厥惟衆母其嘉勞之以子我元元斯側席之前茅與諸大夫唯唯又屬言曰顯允君子赫赫龍章

副筭六珈燕喜高堂斯永言之今則與諸大夫唯唯
曰未也請言侯政丁子驟然曰世所稱政者可聞乎
諸大夫曰世所稱政者四戴星而程簿書則稱含哺
吮乳謬爲豈弟則稱嚙嚙矜淵魚之察則稱陰陽押
闔什一千民什九于官則稱丁子揜耳不應已手額
曰異哉侯所爲政也蓋侯之大造吾邑者五不佞業
于述職時誦其三矣雖然鄉者訟平余今牘可數也
彼營營長喙而聞捷者一旦聚足畫漏下三十刻庭
尊拙堂文集 題序 四之十七

幾虛無人哉廼公退搦管課諸生矣鄉之風迺如焚
絲而緒之今直約其煩簡緩急先後之殺畫一焉戶
揭而家示之編曰易知此非僅塞鼠穴已也邑故多
盜侯曰藪在肘腋吾去肘腋之與盜連者而盜無所
措耳目大者尸諸市餘黨自裁或竄而外戶幾不閉
漕卒之譁也歲爲常侯曰卒敢譁者民散艘聚也不
能不譁者米散僧輿聚也侯庀百楹高其墉列厥二
十五出納有長如厥之數赴期會者蟻聚弛橋輒歸

休矣艘鱗次待發耗損三之二諸卒踞伏曰使君戒
吾耗猶倍也以米獨良揆厥經費里出半錢有奇余
邑以具區爲尾閭水東注靡障衆患之莫誰何侯枌
浮屠于衆流之委枌書院于浮屠之西浚渠石梁百
廢具興而上下不知語云非常之原臻厥成而晏如
侯之謂矣諸大夫曰固也君不見兩漢循吏乎大都
木彊悃悃人也而才譽夫才者不必循也侯兼
之矣摘伏似趙京兆斧斷似西門令縣鑑而不斤斤
尊拙堂文集 題序 四之十八

乎索照也穀千鈞之弩不輕括也新都諸大賈伺侯
入計醵數百金以贖曰故事余侯目不一瞬然未嘗
齒爲名高也事至中窾會圖轉瞬承優優乎餘地矣
義所不可折簡力爭于當路旁觀者咋舌弗顧也措
紳之釜鬻于邦君大夫幾二十年侯坦懷茹之柔顏
色應之杯酒款洽三尺自如和就出入間侯有微權
邪吾儕日在宇下不能測侯百一也丁子曰薦聞之
太上以器識次之古之君子人不能喜愠不能清濁

不能去來器大也游于局之外以運局識先焉侯于二者天授乎抑以養也廟堂撫髀歎才難銓衡耳目之寄旦夕屬侯矣天下事更有十百于長城者以侯器識設誠而致行之靡不辦也靡不劑也長城其嚆矢矣吾何以爲侯賀哉以此

賀熊使君奏最寵膺綸綍序

丙午夏丁子巖居川觀邑博士華亭陸君嘉定陸君和州章君儼然幣而庭辱曰先生與熊使君之臭味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十九

也境內外莫不聞使君奏最天子下璽書獎尉有加寵錫二尊人如使君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某等思一言爲使君賀未能也敢辱先生丁子避席曰鄉者使君報政不佞尾諸掇紳業有言矣能贊乎固請曰諸先生有異聞于使君耶曰某辱使君宇下如坐春風中不知也無已請以耳目一二爲先生誦之聞之諸生曰自使君下車案無滯牘邑無風逮野無決警市無駟僮庭無繁詞大小各守其宇以相恬

歲未蜡賦登追呼不逮閭閻漕卒不諱廩有餘釜簡俊舉而課之青衿廩廩公庭之跡幾虛哉吾儕陰受其庇者三年莫窺涯涘黃晉江而後未有匹者也丁子曰止此薦所耳熟也諸博士曰疇昔之莫使君邀我水雲居酒半離席曰月色佳諸君有意乎駕飛艇泊一桂苻使君顧左右爲我呼某某來一老人踉蹌走謁使君數之曰某某武斷某小偷某某與盜連若能隱乎其人叩首請死罪使君曰姑籍之再犯無赦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二十

其黨至今重足也某會一生後至使君曰聞君夜來甚費豈有所悞乎生泚伏具陳所以尋出片紙立致其魁庭下蓋博徒也所誘良子弟甚夥使君爲沒其廬而祠之以祀劉清惠一邑翕然稱快某從容問曰使君鈞隱剔蠹如孫吳將兵忽焉而動于九天上下令人應接不暇天授哉抑有法乎使君謝不敏已又問曰使君于長城再造之矣日坐堂皇漏下四十刻晏如也登臨嘯咏幾至卧理庖亦新餐于砌旁觀者

寧得其解邪使君曰緒絲者無速速則滋亂已疾者去甚吾寧留不盡之法嘉與人士更始是以三年而吏民幾幾乎安之也某所得于使君如此或曰此足盡使君乎丁子驟然曰盡之矣已矣無復言矣薦聞之善治者不飾簞而察不聲色而嚴不苛細故解輒中族不斬見才故靜靜故閑閑故風生于耳目所不測而威懾于三尺所未竟神君乎衆毋哉悶悶廼其赫赫者也出使君之道中牟密縣不足多寧最今日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二一

邪諸博士曰可以賀使君矣丁子曰此其小者也使君自言少孤結髮讀書不師授弱冠起一經專百里傑然自樹爲龍爲霖以微寵天子其器未可量命下使君具章服長跪壽太夫人心慰太公泉下太夫人解願卮酒勞使君使君遂巡謝見所願報太夫人不止此諸博士相顧躍然曰此廼所爲使君賀者也丁子曰然哉遂紀其語而更爲諸博士請于使君曰使君不日且入覲矣天子方有所誅逐長安之局變如

奕有如留使君耳目銓衡使君其以治長城者効之乎抑進此也不佞請左券矣

贈邑侯瑗仲濮父母榮觀序

予讀兩漢循良如中牟密縣太丘長多悃悃樸樸恂恂乎長者也厥後知巧競逐混沌鑿而民滋僞治效亦罕睹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父母之于嬰兒誠求之而已寧三四于朝莫可以愚耳目而億中哉客掩口曰以若所云是希結繩于叔季必不得之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二二

數也丁子正色曰否否吾于濮使君得理人之訣焉其道迂而直長興世所詫爲巉邑巉悍難馴者也使君釋褐得長興心難之立辭于秉銓者再三不得已歎曰使吾蒿目于綰綬之後寧蠹魚寒疽爲諸弟師又不得強就道適邑中大水千里一壑突無煙室無垣壁民携老弱倉皇栖小艇鳥鼠散村落幾墟郡太守請賑于藩臬藩臬請于中丞御史中丞御史上請踰時詔發五萬餘金十四州邑瓜分之長城十不得

一使君席未煖百相籌也百相勸也所鳩粟甫半民
諱傳上大賚枵腹吁號蟻聚延頸以待望賒旦夕弗
得屢里胥巧神叢民益諱使君荀與輕刀家給人手
授之有庾粟詭姓名冒賑者法無假亡告者予倍人
情始安使君曰此治其標者也水所以害始于堤防
隕敗平疇漫衍束手莫誰何按畝計工令各以畚鍤
受粟壯者食力老弱分其餘九月水退可蔬可麥明
歲大有年秋潦驟至束于堤無恙厭田下下以堤故
昂其入民又諱然曰使君賜也使君曰乃公自下車
迄于今戴星出入幾不解有暇食爲吾民憂今痛定
知痛余俗刁健訟故反其情激上喜怒使君初以真
實心按之黠者日益甚使君曰乃公不能以鼠輩改
厥常度徐之得情者十七輩者十五使君中虛而氣
勁曹丘一切塞耳間有所上下不難舍成案衷而剝
于法民又諱然曰神君也使君自奉如寒素祿餼外
毫不入私橐有以罰銀贖鍰衡量之羨解役之浮進

者庭叱之歎歲扛梁通與百廢具舉貧士時需非望
之惠鄉三老孤殘月受粟帛有差湖堤囓怒濟久廢
以三百金廓而新之人謂使君何術辦此使君咲不
答禮教衰青衿無賴者數數涸公庭當事者懲已事
過而秦越之弱者卽有枉覲面如隔垣無所控使君
待諸青衿以禮簡其髦汰其甚多方恤其隱而不可
以私撓今年秋獲雋者三掄魁者一皆其首物色者
也諸青衿噴噴曰癸卯而後吾儕不與賓興六年矣
微使君天幸不至此使君口無擇言臆無隱衷雅尚
名節敦孝弟爲人士的邑舉鄉飲酒躬延董孝子爲
候陳叟隱于和平之南山年九十有八矣生平不識
城市使君曰此古遺老也請于學使者明春舉爲鄉
飲重孝子貧無居使君以義鬻數椽行且制恒產館
粥之頑嚚之俗一旦知禮讓及瓜政成自僚友鄉搢
紳而上人人以使君長者不緣飾而民信不揮霍而
民德不機術而治辨誠之感也直指使者王公按部

延見父老子弟雜問長與令治狀民應聲曰良苦使君飲若下一泓水亦折獄慎不逞快片言卒無枉百口如一使者稱善疏薦之使君孤立獨行自謂不諧時趣然聲稱一時蔚起故曰誠之感也冬十月使君治裝入覲天子銳意太平大冢宰御史大夫當維新之會必且簡拔惴惴厚士如古所稱中牟審縣太丘長以風厲諸守令無踰使君者使君行矣幸爲我具告當路今海內巡方持斧之吏其所殿最令一一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二五

賀游父母三載奏最序

今皇帝御極之三十有九年歲庚戌嘉魚游使君令長與歲杪蒞事明年春例編審里甲席未暖也隅族藉口故事寒赤利均田均田者起辛丑迫時勢之窮而通之者也上下耽耽首事者更胥因緣爲奸利使君屹不動劑貧富而調適其肯綮均田之議遂堅予

時守客部聞而心避之歸謁使君性爽愷習吏事與人寬博無町畦人有小過輒寬假靡幾微見顏色折獄大小絮絮期得情寧遲迴不以片言見才人謂使君長者邑有巨蠹家千戶曹使君發其奸狀戍如法一邑神明焉俗刁悍健訟浙東西號巖邑熊使君而後洗刷過半使君簡靜和易一切與吏民更始不必戴星出入其事亦辦暇集諸生課時義獎拔其尙者鄉約久廢使君時集諸縉紳三老子弟月朔望之次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二六

此淺之乎窺使君者也諸君不記壬子之事乎旁邑
有大獄郡刺史意有所激使君秉之曰與其入此出
彼不若兩案並存也刺史怫然起使君強項持甚力
已卒如議當是時使君所幹旋于刺史功鉅心獨苦
南臺使者倡言均田不便當塗力主變法使君慷慨
爲予言均田者非驅衣冠而強役之役有田者也吾
初下車有爲百不可之說以撼主者不佞塞耳不敢
聞寧渠首鼠于成事哉亡何兵使者潘公議均役使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二七

君復借前箸緩析上狀曰某長令也止言長事其法
簡而核其言晰而中門戶之說起率天下而借東林
以阱于域中使君獨言于予曰涇陽先生賢者也感
愾癸甲間及江夏曲阿事如指掌今天下之患莫大
乎各逞其臆而自謂公論有一夫焉游方之外立四
虛之途而平其氣以捫心于平坦不遠矣雖然
其根起于重愛官勢不得不輕徇是非黑白之辨我
不能自主數十年來要津爲公議所唾棄其人皆錚

錚自負以辨說濟其姦往往坐此使君起家諸生侃
侃風波震撼中信着吐氣于郡刺史之前抗臺省之
論不爲前却異日身議論之司秉鈞衡之重其風采
可概見予故曰使君所自任者大而世所望使君甚
重且遠或曰無近名歟丁子曰不然予更窺使君之
真也使君孝友天性板輿迎太夫人就養官舍并携
其弟若婦與偕鳴琴之暇所以娛斑備至又從金昌
載米數十斛至若下曰吾借晷盡一泓水爲志養諸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二八

君相顧而嘻曰此何足以概使君丁子曰不然兩漢
循吏強半以孝廉舉近世名而已矣予通籍垂三十
年竊詫有聲郡邑者至臺省銓司輒敗何者以無本
故孔子曰子產其衆人之母也哉能爲子然後能爲
衆母吾所窺于使君者真真則無不真也從茲以往
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諸君曰善遂次其語附輿誦之
末

贈石父母覃恩三異序

天啟元年上初御極內外大小百執事各予覃恩楚陽先生石邑侯尊公也以中丞納節數年矣先生自首郎官得非以難進易退故乎獨元配郭安人乃得贈恭人此一異也諱辭云林卧何从環召將新故仍舊階抑之乎優之也此又一異也故事拜恩者競賁千金方徵寵石侯廉吏不能也勲司輒署其姓氏以待此又一異矣方中丞守郡振英風于吳越胸中不有二十石也彈墨未乾遷席未煖胸中不有斐東新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二九

建也夫婦非甘心井臼堅十八年之養不能浩然拂衣忽焉視師閩海忽焉鴻臚忽焉節鉞雲中迫方隅多故公論攸歸中丞不作意外想也當倭滅琉球謬使奉貢求市以嘗我所遣細作屢泊者六而存其一馬五郎閩當事者必殺之公曰殺一人何損于倭不如縱之歸言六人殲故使知天之不假易也力違衆議生五郎更還其千金貲五郎搏頸流血指天爲誓言中國不可犯于是却貢絕市而海波不揚及北邊

封事不成朝命趣中丞持節速往時 借五路兵擁十萬衆扣關公奮然曰彼非能用其衆也特以虛聲恐嚇我部署直抵清朔樓與敵管相望卒奪其氣其夫婦稽顙進迎五十步受詔呼萬歲較父子加絳信宿封成矣 爭王賞貢不入議者歸罪制府制府待罪邊鄙日聳人思內徙中丞乃用間使大成 貢乃入遂結九年未終之局或曰中人有憾于制府直借不貢爲名卽貢又將以多費罪之公力任此役人疑與制府同心卽制府且忘其分功禍將及矣公曰吾以鳩民報國他何恤焉中丞通籍輒與宰相當路及察案左所執正故持議堅識力定故其氣敢古所謂社稷臣此類是也邑侯中年歌鹿鳴方計偕適郭恭人微示疾輒遣急足報之家人曰至長安試畢且第矣恭人曰正虞其第也令吾兒無憾一官何有侯立策蹇二十日歸子舍或問曰不已急乎曰今母聞兒病肯俟終日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三十

行乎越十年始第至今無遺憾者持此最初一念也
初第時鄉達謂宿望當留中秘故嘗辭訖中丞者亦
欲名收之以釋憾侯笑曰孺子豈因人熱危言觸忌
遽趣駕行敝屣木天頰首百里黃綬榮于蟒玉矣目
今兩地謳思尸祝千秋皆緒餘也真足稱中丞子矣
中丞有大功于雲中稍委蛇何至讓去家食數年天
故以子若孫食其報中丞仍守清白子弟有爲新孝
廉者母敢以盛服見也邑侯初下車敝衣縕袍如寒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三

士終歲藿食政主修和一扶不輕下發如如神鬼藉
以上寧損母溢皆中丞教也中丞守郡時日閱李官
爰書有不中者面折之令必改李官者袁公可立也
乃公被構袁主勘終不以當路意修郊世人兩高之
婁東陸生近至若下遙望邑侯稽首曰先人荷大父
母解網更生子孫不敢忘吳人去思多類此黃梅有
大冤獄至十二人駢首論死中丞力救不得命一門
生有力者講解亦不得邑侯以孝廉遊南成均承公

志草一寃辭授主者令白繡衣使十二人立出吾邑
解網非一人一事未可屈指數石氏父子大陰德上
帝式臨之矣視單赤如子視郡邑猶之乎家室也中
丞如夏日邑侯如冬日中丞如法吏抗顏邑侯如導
師談言微中中丞如張垂崖包孝肅邑侯如中牟密
縣同途殊調時使然也小子少年受知中丞妄附臭
味老而落魄荷邑侯南州高誼故悉其前後諸偉事
甚詳瑣書之綴贈言之末云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三

贈施季泉神効序

余交于施君自庚子始時狗馬齒四十餘矣仲兒痘
賴君而活長兒痘劇初熱大洩十數行延一湖醫問
曰分數若何曰吉凶強半予詰以止泄方曰六君子
湯加山查山藥余家祖傳也二劑不効無何施君至
曰此不治之症也問何以止泄曰不難得苓連止矣
已果然余曰可幸無恙乎君曰否泄者毒火熾也乘
此機盪利道之或可揀十一今無及矣予詢仲醇亦

云然湖醫謬悠其說曰此狂生借此恐嚇主人余
唏然曰施君長者生死有數奈何以俗情皮相之大
日長兒果不起湖醫又誑曰痘本佳誤服施君藥遂
至此余以此終身謝湖醫益重施君又無何三見復
痘余急延施君叩其吉凶曰勢甚佳但耳下右頰有
乾紅色九朝防有變余曰何君曰此腎地水不足故
色乾且徐圖之服藥至八朝甚効余喜曰從此或可
望生君愀然曰明日一關正在喫緊余曰前者何以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三三

甚應手君曰明日一不應手孫真人無能爲矣次日
果變竟殤余以此凡諸子女痘者洗心委命于君其
神効不能殫述余五兒復痘時方暑左額有一片赭
色如丹霞里醫指示君曰痘佳止慮此余君曰是熱
疹無傷也少頃即去矣已又果然余之知君由吾友
姚寅延寅延有愛子稱奇童歲暮忽痘叩之君曰此
血熱毒甚者也時又有一湖醫妄以人牙散及參朮
相混不能盡君術君故謝去主人留之急君謬曰歲

朝之二日且再來余私叩之君耳語曰至期儒子不
能起矣已又果然余內兄臧玉涵二子痘危甚諸醫
皆謝去或以爲必宜參君曰參一入口立死矣持之
堅卒皆起玉涵精于岐黃以此心服君自若下諸大
家及寒間無不委命于君以爲神仙以漸至茗上及
嘉禾往往神其術近日錢中丞有孫痘數歲矣諸醫
皆以參耆投之口舌盡糜爛孝廉君急延君至君曰
此犀角地黃症也誤用參至此今無及矣固強之曰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三三

止有炒黃連可以應急諸醫盡咤舌堅以爲不可君
曰舍此別無生路孝廉君之婦翁其子女皆賴君以
生者遂從史孝廉卒以君方立起余家人子痘後牙
關閉勺水不入君一見曰此必毒未盡而疳者也腦
後有一毒未起君以刀七立起之疳即解與錢氏症
相類湖上蔣孝廉其長子百日而痘里醫曰必宜參
孝廉解囊市參三錢勢方劇忽遇君于姚氏君曰妄
投參不救矣孝廉曰已用錢許奈何曰幸少無妨也

予以二劑黃昏目閉睡醒目開孝廉急問故君曰痘回矣兒幼勢不能久也未幾兒疹亦幸君而解孝廉至今德君甚竹谿沈氏一兒痘誤用補劑業已腦脫痲無恙矣忽喘而逝不可復救諸醫皆言虛寒故脫恨參少耳以質之君君曰此火不清而誤投參非參少之故也如果虛脫何以能飲食跳躍又何以卒然喘又有一兒痘諸醫用大劑參復以紫河車鹿茸鹿膠進兒卒暴死甚哉虛實之辨不可不明也今年余有孫女及兩孫先後痘君指最幼者曰是兒神王遠勝兄然兄體似弱骨堅此體肥肉浮可慮也無何忽熱余急延君君諦視曰未也當在歲暮至期果然密十倍于長者幸君蚤至徐發而散其毒幸無恙余生平前後子女殤于痘者十九每發熱先大夫急延湖醫療之輒投以參初自錢許以至二三錢五錢痘不能漿漸至糜爛參之力不能扶元氣助漿而反滋火壅痰湖醫皆相視無可奈何不知病有虛寒者不得

不參然須五朝後痘起毒清方可服保元湯血熱毒盛者涼血解毒如犀角地黃芩連芍藥以大劑解之至四朝其火方清過此無及矣蓋火不清則毒轉盛毒盛而妄投參著是引賊入室也君之論確時與余辨析諸症甚晰四兒二女兩孫一孫女皆賴君以起君又曰痘有毒盛血熱症酷似虛寒者非老眼不能辨也毒轉盛色轉黯而枯時醫誤者十九余弟有女數歲頗慧善飲食痘劇矣媿媿能自言狀父母以爲無恙也君別去訪余溪上言症余曰果余或可生君曰明蚤必去矣問之果然君又言痘宜發疹宜解解者升麻葛根湯及黃芩荊芥防風是也發者蟬蛻殭蚕桑蟲是也解用鬆表發必用毒藥痘夾疹者痘出未齊中止勢或襍疹不然是極稀之痘也宜解而誤發疹必不透疹不解痘必不起不可不辨也二三百里內無不盡神君術君亦自信吾非能生死人也但聞屢頗多故能盡痘之變盡痘之變故刀匕不妄施

危急時能徐視而堅持之不爲諸醫所搖動余因自恨不遇君早往往爲庸醫所誤而啞科正脉至今始有定案然里中諸醫忌君謗君者益衆或有急延君者百方阻之及遇危疑之症無不束手肢望施先生余欲覓一慧眼而耐心者盡君術君曰不然慧生于慈慈故能行其慧夫聰明智巧一人余一心分以察病一心又分以規利則智且旁馳而技拙矣吾行術數十年不敢以阿堵誤人不分貴賤貧富故輒效每

尊拙堂文集

贈序

四之三

至余家自主人至家人子女爭抱兒求診視無不立起者諸家人子婦大小無不頌施先生真天下長者也余諸子婦前後大小凡感君再生其子女者不惜解囊以酬德君謝不受曰丁先生知我不減千金余自念終無以報君厚德故述其種種神奇以存啞科正脉于末季令天下知不難得神手而難于慈腸不規規阿堵如施先生真天下長者也時武康路詹事亦雅信君如余幸以余言質之君有二子世其術數

十年前吳興稱朱遠齋先生是起余痘于九死中者然恢奇權譎其爲長者不如也

壽序

壽趙儕鶴先生七十初度序

余知海內有趙先生蓋自諸生云先是丁御史右武疏摘科場事太宰挾少宰合攻御史趙先生時副稽勲郎畫書一鉅公力沮之太宰大恚曰誰洩乃公議者先生正色曰某非敢左袒御史爲銓衡存大體余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三

且公不畏史官三寸管耶上心動問丁御史何罪外徙手敕三四下政府急緣他竇以解史際明奉常爲余道其事甚詳于是趙先生名重天下亡何白簡再觸時忌臺省譁然目儕趙先生先生掀髯自如癸巳大計先生持司功法批繩諸邪黨政府怒假中旨逐先生時太宰繼海豐者孫清簡公也尋去位迄今二十有七年衣冠龍戰披猖至丁戊而極先生高卧廊上杜門著書與到斗酒携一二相知狂飲賦詩臨池

自豪世之臭味先生者名附者日夕望賜環者計先生勢必出伴納款自爲地者揣趙先生意投左右足者陰陽反覆多方簸弄者簸弄不得轉而下石者日紛然于前先生善青白眼局外應了了也君不見千仞之岡百尺孤松乎震霆駭電蛟龍攫其巔夜半妖狐狡兔竄其下亭亭者瞻望數百里咫尺受蔭者執斧柯睥睨之獨其後彫之性寧飽霜雪不屑與春華競着曉趙先生之謂矣已未夏四月先生七十初度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三九

梁谿門人高存之圖所以壽先生者以屬丁子曰請以岡陵祝丁子曰千秋不以年請以台閭祝丁子曰千秋不以位何居乎丁子曰嘻若知先朝耆碩如王忠肅王端毅顧端肅戴恭簡劉忠宣韓忠定乎哉雖然爲忠肅恭簡易爲端毅端肅難爲忠定忠宜尤難吾輩夙以數君子期待先生惜其不卽大用爲世道憾莊生不云平水之積不厚負大舟也無力鵬之六月息乃一舉九萬里世以行盡不休爲黃髮以巧于

機變爲老成天故息先生于山中而厚其積捭滔天之狂瀾以氣禦白晝之魍魎以幾攬久頓之轡策以畧憚九閭之虎豹以誠書稱天壽平格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先生宜何居焉高子拍案起曰辯矣子之爲先生壽也遂次其語北向再拜遙爲先生浮大白者三而歌以侑之歌曰長安奕棋紛未已鄙上先生屹然砥老去雄心托酒狂海內猶傳霹靂手又歌曰七十髯翁負奇骨一片深情長抱膝床頭龍劍光燭天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四十

五臺絕頂六月雪

南阜鄒先生七十壽序

今天下不乏攫鱗請劍之士至力挽頽綱甘以其身蹈百無一倖之地爲諸君子後勁未有如鄒先生者也當是時先生之氣可以塞宇宙亡何上驛召先生拜夕郎駸駸乎大用矣以言事南徙擢副銓郎又南徙未幾先生請告歸養迄今三十年說者曰癸未賜環諸公巧者立躋八座拙者十餘年而節鉞最下亦

九列鄒先生乃以比部郎家食耶知先生者曰鄒先生不以三公易子舍也士方氣盛時憤慨憤發卽七尺可捐在苒少年場一旦化爲繞指寧問清議謂何回視初念泚然汗浹矣鄒先生不以三公易邁軸也黨議興蜚矢時及山中獨不能加先生往往借先生爲政事重先生塞耳不聞講學文江考槃歌之暇冷眼世局穆乎其有深衷也澹乎其有餘味也了乎其有微悟也惻惻乎與人爲善如不及也長安奕棋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四一

士大夫左右袒日新月幻先生屹焉自如皮相者曰鄒先生負真氣者也知者曰難言哉先生之氣發憤于丁丑者得之天砥柱于癸未後者得之養沾沾謔謔自喜非鄒先生本色也今年秋先生七十初度矣屈指前後同事諸公相繼凋謝幾盡先生如魯靈光巋然獨存如九苞之羽翺翔青漢又如千尺孤松飽風霜于巉巖絕壁驚濤怒波之上瞻望者以爲矯矯此龍一片歲寒心向誰告語于是海內士大夫相與

艷稱爭致南山之祝薦旼讎罪廢謬辱先生臭味不敢以世俗語齟齬有道者之前雖然其何以壽先生哉吾友劉啟東嘗進我以潛龍之學薦茫乎未有入也邇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微乎淵哉先生會心久矣小子西向再拜敢以爲先生壽異日者叩玄亭而請益先生其何以開我

壽朱觀察適之年兄六表初度序

甲寅仲冬廿有六日爲朱觀察適之六十初度適之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四二

儼威儀美鬚髯颯颯若神仙中人若下同好相與醪金具牛酒稱觴知適之者曰朱使君神王至今不二毛其名位當未艾吾儕望函牛之鼎而津津焉嗟一嚙小之乎皮相適之者也愛適之者曰吾且以此爲大年嚙矢云而屬言于丁子丁子讓曰薦非能爲文者也且以懲獲罪塞兌數年矣敢辭諸同好固請曰語與其綺也寧慙而適之亦謬謂長孺知我寧斬一言之辱余惟曾王父以來與適之世爲通門好卽三

十年昆季形迹未數數也然知適之最深諸同好曰
何丁子曰適之于仕途介通塞于時俗在離合間諸
同好曰固也此寧待子知之敢請其故丁子曰適之
性廓落有大度自諸生時家壁立余高視闊步衣冠
雍容甚都每飯卽疏具必精潔不屑爲寒士客同舍
生見而竊咲之適之故自如及通籍所至多金窟織
毫無染指人謂朱使君廉使君亦沾沾自喜曰吾素
中無長物也事二親孝撫諸弟及女兄弟甚友愛周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四三

旋婚嫁延名師佐饘粥不遺餘力問所從出半自假
貸家庭雖離無間言性卞急不能容人意所不可輒
見聲色未幾霍然解適之不設城府人亦洞見肺肝
其生平通塞離合之端概可睹已雖然此其沒者也
諸君不記甲乙之際乎郡有大獄衣冠惘然而起天
子震怒下提騎長安大譚維我桑梓以爲義甚快適
之于局外一語喋不出察其意予乎其有以自持也
守建寧數年旋治兵清源再平大難殄大憝第殲其

累帥餘無間同事有欲張其伐爲驟遷地者適之曰
吾寧以數萬生靈博一官乎持之堅至控拳反唇而
相詆屹不動其所全活無算人卒不盡知適之適之
曰吾生平苦無子入閭幾艾而得之且再造物者倘
有意乎吾不以此易彼矣適之外峻內寬委蛇中有
特操大都類此諸同好曰辨哉子之知適之也微子
亦不能發其微雖然何以壽適之丁子再拜曰薦所
爲適之壽者至矣盡矣吾聞之也遠于機者天全天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四四

全者泚乎其若樸悶悶乎獨行其意澤及物不必食
其報拙于逢世不必有其名神明所胙也純白不散
吉祥至止適之幾幾乎近之矣坐上客忽進曰若不
聞吾鄉耆碩有孫郭南先生者乎此適之外王父也
又一客曰郭南先生至孝苦節表表先朝其流芬至
今令人鄉慕而不以壽稱所重千秋與千秋與丁子
曰適之所從來遠矣敬以此佐南山之歌

壽朱君采侍御六十序

君采與薦同受知關中喬先生君采年二十三薦少
君采六歲喬先生故顛倒舉髦君采三試俱高等已
卯魁兩浙又十年成進士拜中書舍人薦後君采六
年舉京兆先君采成進士三年後君采五年拜中書
舍人時君采有仲氏某同省稱故郭三舍人云予之
拜中書舍人君采選入御史臺上封事多大體明年
君采以繡衣持斧巡行蘇松常鎮四郡持重不屑屑
毛舉海上吏民安之無何有電白之命白日震霆間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四五

金爲君采壽其在若下者顧曲靖爲政屬言子不佞
薦薦惟古所爲壽者二一日祝封人之說是也一日
頌顯允君子令聞不已是也君采兼之矣而愛君采
者以未及賜環爲介介薦再拜舉觴大言曰請卽以
此爲君采壽客訝曰有說乎予咲問君采曰與君同
拜舍人入御史臺者今幾人在仕籍乎曰十一余其
所爲十一者超然是非之綱幾人乎曰亦十一余予
又問曰與君同遷客者幾人出山乎曰無有山中人
獻歌考槃者幾人乎獨某與某兩人余予舉酒屬君
采曰是宜觴又問君采曰自君入仕籍所見臺省中
炎赫炙手者今幾人在乎曰無有所稱朝陽之鳳立
仗之馬賜環者又幾君采屈指曰十不一也二者之
中其以壽考稱者又幾君采屈指曰十不一也予舉
觴目屬君采君采謝予正色曰請竟其言昔有禱于
上帝者禮甚虔帝曰請以素封酬若曰不願也請以
三公酬若曰不願也然則若何願曰願作閑人帝作

色日嗜若何厚望也吾寧以十萬戶三公謝若若休矣君采壯歲爲御史上故發其奇而善息之有子可謀有孫可武有臺榭可娛有客可豪飲暇輒圍棋賭墅靜則高枕養皇君之樂必不以鷹鷂易明矣賀監年八十餘而乞身玄宗賜以鑑湖命文昌左右二相各賦詩餞之千古以爲榮君采入山二十年而始稱六十天又以江渚東畔白蘋洲上一泓之水碧浪諸峯之奇日夕變幻以供几案是天所以酬君采在十

抑其身而行其志上所以酬君者不旣奢乎諸客唯唯雖然物極必返天道也二祖有靈必不終錮諸君子君采徵書旦夕且下矣薦又舉觴問君采出山之樂何若山中異日足下稱七十傷當在長安回首菰蘆抑有味乎予言否也請質仲氏

壽張大夫獻父年兄六表序

獻父與余同舉于乙酉茗上諸兄弟南北歌鹿鳴者十有七人獻父與余齒最少庚申人日前一日六十初度也諸同籍藤金爲獻父壽謬徵言于余余不斐何能爲獻父壽雖然余知獻父在世局耳目外其又何說之辭竊追計三十五年前十有七人各自負不相下也其間有遇者有不遇者有遇而不遇有不遇而遇者畏途之升沉百相構也百相謔也獻父歷宦京口章貢汾晉凡十有餘年儼然稱大夫不可謂不遇矣息苦海之狂瀾登彼岸而掉臂此可爲獻父壽乎未也十有七人轉盼歷三十五年之棋局總三萬

六千場中一大夢余屈指居諸存者止半余畏獻父
一歲實計不二月也回首十年儼然已久獻父矯矯
神明健七箸蹉跎杖履不吐納而神王此可爲壽乎
未也所稱知獻父者止此與曰否否時俗機巧變幻
混沌之寢廟亦幾盡獻父生于餘不谿性慷慨負氣
胸中無城郭意所不可輒攘臂怒目從父與勢家仇
中以法且污蠟之獻父筑筑諸生也矢必報時嗷嗷
齒頰間或曰君有報人之志而故泄之乎獻父唯唯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四九

亡何故態勃發不復自持里中一貴人驟得志妄自
張以誇諸舊交獻父故以謔語賜之遠近聞者撫掌
宦不達所至齟齬時持手版謁當塗不能頻首受鈴
束片語不得意口刺刺不休仕宦知獻父者十一交
游知者十三獻父生平自負與所用于世者十不能
五而天獨全微獨猥巧機變意所不屑卽稍稍效匿
怨之友違心之言抑且不能居官無厚橐潤及宗人
起家數千金者二三子姓濟濟衣冠生平欲報之仇

及其所兼弄與受其凌忽者四顧安在而獻父駸駸
獨自如尼父不云乎人之生也直凡事性而行信心
而出者天之君子生機也儂巧機變天之小人殺機
也居今之世六十年而本來面目不甚盤咄咄獻父
所爲天之君子非乎請以此爲獻父壽諸兄弟競洗
爵而觴之侑以歌曰漱山之石矸矸今千尋凌峭嶺
漱山之雲片片今千秋自舒卷隔溪懸勝是何人巧
借青山作几案主人自言不善宦歸來百年恰強半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五十

轉盼甲子忽一周初度春風散佳宴雪霽寒空天地
開梅花滿野瓊瑤徧

壽陳志行先生八表序

陳志行先生以己酉冬解吳興典郡迄今十有二年郡
之縉紳青衿宦遊道梁谿者負笈至者市井小人買
某地者時時踵先生門願一望顏色或私起居問左
見者手額曰公天人也純嘏當未艾庚申上元後一
日先生八十初度七邑人士謀所以祝先生者小人

曰吾儕以口碑爲岡陵君子曰請以甘棠爲先生大年薦惟先生將艾通籍廻翔內外者十五年而守吳興皮相者曰耄矣先生甫下車大慈通誅者一朝伏法白日雷霆威行輝赫期年清單詞洗覆盆蠶士習又期年廣積儲粉粒梁莫泥塗而石之亘七十里戊申大浸稽天流涕拮据荒政米不踊貴道無殣夜無吠警三老子弟北向叩首微上再借恂民其魚哉獨不見戊子故事乎于是蜚聲江表百年來二千石治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五一

必以先生行爲第一愛者與妒者相顧私詫名成矣獨不稍自計乎先生氣滋銳自公之暇趺坐至午夜目不交睫雞未鳴秉炬理郡事侵曉坐堂皇竟日始罷祁寒酷暑無間蓋俗吏苦不足先生苦有餘丁子曰此淺之乎窺先生者也先生之治有二一曰慈外嚴而內寬堂以上嚴而堂下寬豪有力嚴而蒼赤寬間行不測之威常留不盡之法昔僑之以猛糾慢也鄭人欲殺而子以爲衆母先生之慈可想也一曰誠

嬰兒眎民家眎封內故瑣屑不辭世局不問頭目腦髓不恤善哉乎李司徒之言曰梁谿公惻惻人也世眼以能吏科之謬矣先生去吳興十許年精神常在吳興聞郡中有佳政輒色喜不者愀然若身在事其子桑梓亦云稍可爲一邑計挺身肩之嫌怨弗避也先生筮仕確山調中牟以直道不得拜臺省白雲署中作正刪正爲紫陽請劍討橫議者剛腸勁骨白首不挫造物故抑之又若巧佐之七十終養子舍更數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五二

年太君躋百齡有子歌鹿鳴堦除蘭玉濟濟也八十老翁精采迅發不杖能徒步數里啜飲兼人遇相知飛觴刻燭漏下六十刻神炯炯不亂閒居一編外時借蒲團作二仲嘗自謂解郡後轉覺神王議者慨世多故不宜以一兵使虛先生丁子曰碌碌三公何如二千石矯矯自豎哉先生曠居川觀肯以緒餘易吾精者否也

壽顧仲先七十序

客有爲中舉家言者丁子曰赤松不在世外客訝曰
嘻何言之易也丁子曰居吾語若有人于此都卿相
擅陶白蘭玉蕨蕤庭除人間世之願慊矣能過微一
日于造物小兒乎又有人于此船背齟齬番番黃髮
箕福之五半矣而責効人間世者願常奢奢則不盡
慊也不盡慊不幾以其年爲牛馬乎又有人于此披
髮入山塞兌而啜黃庭之業自謂仙矣日夜伺僂其
形比于熊鳥逆其氣逸而轆轤焉外若有所託內常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五三

有所不能蛻莊生所謂知甚于陰陽人道之患也然
則赤松子安在曰在我在我者聽于天也聽于天者
命于命者也故衡不如俟俟不如忘者自然者也自
然者純氣之守故曰在我年友顧仲先今年七十矣
覽揆之辰諸同籍醪金奉牛酒爲壽仲先退然如不
勝避席謝曰嘻志童而操觚幾強仕一歌鹿鳴戊戌
之役受知韓太史僂得矣數奇竟弗第也偃蹇百里
之命幾爲稅使所訛浮沉仕籍者又數年而資格且
掣之而衆口且繫之解組歸以先人遺經授三子膝
有孫厨有濁醪吾之微于造物者嗇而取于人世者
常拙志也何足爲君子壽薦咲而觴之曰此乃仲先
所爲壽者也夫物忌盈機捐于巧自古志之矣果若
子言畱不盡之意于人餘不盡之福于天我不自盡
者造物亦不得而盡之其念常寬然有餘其退步冲
然蕩然而不外貸故曰造化在我手夫覓三島于海
上者夢境也仲先固謝曰志不敏而足下固進我以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五四

漆園耶河上公耶薦正色曰咄君見茗上所豔四先
生乎四先生者孫先生屏石茅先生鹿門盧先生志
庵與今李先生臨川翁也四先生龐厚強直幾幾乎
期矣未嘗屈尸跣足搔首閉目習修煉之術而饒遐
齡精神王于少年語未竟仲先固讓曰志也何敢望
四先生元薦復洗爵進曰薦與仲先交三十年習仲
先久且深仲先輿直自喜見人過輒正色規之人有
規之者亦頽已以受更能忍能下生平行誼瑕瑜不

自拚人亦以此諒仲先機心機事之不滓是以老而有嬰兒之色仲先試以薦之言質之李先生乎或曰仲先鹿門先生姊子也所從來抑遠矣

贈光祿吳初吳公七表序

昔延陵季子標節春秋間聲華炳燦千古其後衍于吳興呂山前址爲最著前址宗風勁而矜氣士之貞操懿行彬彬不乏如靈壁車駕北海諸公皆外母戚太安人母黨年友司成文石公孝廉玉璽君與予交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五五

久且洽晚獲千里聞其文靈心灝氣冷然御風習其人溫而采如良玉在璞美哉洵延陵之裔歟乃翁光祿吳初公靈壁冢嗣翩翩濁世佳公子也公始爲博士弟子員繼入成均補署光祿未幾移判高唐高唐齊地要衝冠蓋趾錯公日夕束帶執手板周旋使車傍厨傳無倦容又以其間精心吏治簿書期會外加意民瘼上下安之公自顧三徑之資卽世業可取給旋賦遂初浮家泛宅浪跡五湖托致朱公又以其餘

力結數椽江渚南約房蘭榭楚楚動人乘興往來意在隨緣率其自號小隱宗黨間里有不平輒質成于公公時爲解紛沾沾喜見其奇今天子初元嘉平月公七表也易履之上九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以公生平左券于造物吉未艾也間與二三子屈指蒼雪之上朱輪華轂印纍纍綬若若躋古稀者幾何人卽古稀矣佇盼庭堦能破塵襟開口而咲者幾何人公七十神王常有嬰兒之色視聽神明不衰履祥更在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五六

達官貴人上以其願不除故雖然余于千里有厚望焉世廟時島倭踰浙以西郡驛驛無完宇有吳翁者捐貲練鄉兵一出奇却倭不煩縣官半旅寸鐵而粉榆安枕者卽而從祖也矧千里雅負大志值今東西交訌幸努力青雲上爲冲主分憂下慰老親大快生平夙抱則千里所爲翁壽者寧止娛斑稱觴區區世俗所爲南山之祝已哉

沈太君七表初度序

有善爲二人祝者曰必予我大年年矣則又曰百祿是適祿矣則又曰必保艾我後舉三者人人懷其望我則造命之權窮儒者于是推本其說曰平格普施不如銖積廣舉不如開修學士大夫之德陽而閭閻之德陰陽者名或浮陰者福常賒天乎人與其際微矣哉吾于沈太君異焉太君笄而入沈氏之門迄于今五十餘年人以爲全昌丁子曰其難有千百于寒素者也客曰何曰大中丞厥歷中外太君周旋出入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五七

其成古人哉誦義者踵屬矣舍人逡巡不自居曰甚何能吾母教也鹽官陸子季高與舍人游最久爲予言曰舍人多貴游然于海內強項落魄桷鑿于世局者時時折節故門多長者之車太君從壁間窺視輒色喜丁子曰湛夫人截髮剝薦爲陶士行延客成當世知名士舍人迺于睞睞側目中不隨波靡太君庭訓過湛遠矣今年己未太君七十初度舍人假使節將母稱觴膝下內外知戚畢集余與季高圖所以爲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五八

白首靡間可不謂難乎上之事適夫人也又上之有封翁也匪鉅才無以自樹而彌縫其闕稍見才則偏非難之難者乎夫人有三子且並貴舍人以愛子尾伯叔後太君無不宜也無不劑也非尤難之難者乎舍人供奉螭陛間念齊魯飢請蠲粟千石廣上德意詔下褒美舍人叩首曰臣何能此臣母拮据數十年所儲也皮相者曰市名吾友陳季龍曰固也里中一窮交以呱呱襁褓累舍人舍人乳而哺之延師而課

壽楊太君八十初度序
平陵楊靈修負笈山中十許年矣其貌駸駸語伉直

及予罪廢楊生不我遐遺也戊午夏兒琬肄南雍延
靈修同客舍以靈修故習其叔兄簡修臭味如靈修
云是時簡修不得志于學使者伯子携書白下所以
責望之甚厲亡何靈修復下第語兒琬曰明年春正
月母八袞矣無一可慰高堂者相對黯然琬曰若母
卽吾母請以家大人一言爲母壽願聞內行靈修曰
楊氏自武岡公起家素封大父雙菊公以好客廢箸
柳塘公子身亦拮据撫幼弟以迄于成百罹也大父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五九

喜飲吾父肩荷以養母十指佐之大父忘貧已舉四
子課以明師卽一簋必躬調以進日延師訓子如夫
子在堂不潔是褻聖賢也吾父在而瓶無鼎耻父沒
時多長者之車吾母主中饋也母老嫠嫂殷承之如
吾母仲兄啟英沒若干年未亡人奉母如仲上事伯
子下字諸叔壺以內發爲政天之所以贊吾母也壺
以外伯子爲政弟不問出入兄不言有無家無二索
叔兄以束修之入佐季讀季所需二昆必委曲應若

兒時牽裙索菓餌膝下靡不滿意也母老聰明不衰
十指力作如少年曰吾樂此不疲若不聞公伯文子
之母乎哉坤落魄母和顏色慰之曰命也姑待諸丁
子躍然起曰卽若所稱述足以壽太君矣寧俟予言
楊生長聽請益丁子曰世以百年爲人瑞予獨以父
慈子孝兄友弟共爲瑞瑞之者難之也况昆弟妯娌
雖離肅肅耳目肝胆合併無二太和翔洽一堂倚與
盛哉豈非天地間氣塵世最勝事乎吾故曰卽此足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六十

以壽太君矣楊生避席退讓丁子正色曰請以三公
易此若願乎不願也請以萬鍾易此若願乎不願也
然則天所以壽太君侈矣予浮大白爲簡修兄弟賀
而中之曰楊氏之後必昌且熾永矢孝友百世子孫
無替太君之壽千秋一日也

壽玉川錢先生八袞序

玉川錢先生隱居桃城不出市廛而青山環堵鳴泉
飛瀑時時几舄間居恒冠簪冠扶筇蠟屐徜徉其中

訢訢如也自言吾閱世八十年矣幸先人餘業以不
廢饘粥少年間一薄游小折腰不得意輒歸有一子
幸好修晚亦通籍舉一孫能讀父書更有子矣生平
無衣食之苦亦無富貴之累坦衷直腸以游于世而
未嘗有陰陽與人道之患是以行年八十而有嬰兒
之色也里中人識不識稱先生長者先生口無擇言
動無機事孝友自天性時與細君修伯鸞孟光之風
老而鼓盆語及未嘗不歔歔也其篤行類此州大夫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六一

暨緡紳衣冠咸謂錢先生長者推爲祭酒或曰錢先
生習河上公言者也先生貌至朴里中小兒目咲之
先生若弗聞也者漫自鏡曰吾畸于人而全于天吾
其託于支離疏與倫兒伐其竹先生見而飲食焉故
爲好語善遣之人謂錢先生怯先生咲弗答少游南
雍嘗負人數金老不去口訪之其人亡矣其子嬰甚
倍償之周恤有加焉其他隱德不具載皮相者謂先
生善下而先生未嘗以術御物也今年冬長公清甫

以安定令假道歸具章服拜先生堂下適先生覽擦
之辰哀衣大帶婆娑南面受觴焉諸親知持牛酒爲
先生壽元薦進曰錢先生樂乎先生曰老人以無所
苦故不知樂清甫逡巡前主臣謝不能以千金壽蚤
致一命爲先生愧也先生喟曰兒何爲者也吾日出
而高枕羲皇不以卿相易也日旰而游情濠濮不以
陶白易也兒何爲者也丁子曰嘻吾于錢先生得養
生焉夫多植之不如寡營也人損之不如天益也彼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六二

尊之而反以賤此薄之而適以厚也子瞻不云乎無
事此靜坐一日是二日世之蹉蹉不休者百年不五
十也先生善息矣神王矣今且百有六十與過此以
往吾未之量也

壽潤甫兄六十序

天地之生氣常聚于清虛不滓恬澹無爲之中是以
山澤之雕不吐納而長生太上之旨以善下故不毀
目前才知自雄機變可以搏掄一切及其意倦乞一

日之筭于造化而不可得書稱平格詩咏耆碩在彼
不在此曲阿于氏以簪纓閭閻赫奕江左有美一人
焉官不必達名不必多所望于造物不賒其所取于
人間世不必備淡修而退處超然是非毀譽外吾友
潤甫其人也潤甫少年貌志霄雲之業廩于學官者
二十餘年多不得意于京兆晚就選人曰嚮者所以
屈首諸生欲假青紫娛二尊人今已矣苟有以自見
寧渠華應時歸德相公信州楊少宰嶠然清操並時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六三

意不可一世歸德以通家器潤甫爲言于少宰于是
潤甫得倅建寧建寧七閩望郡世所眩爲金穴者也
潤甫佐郡三年毫髮無所染指其于財賦訟獄井井
治辦時淮南寶公亦苦節按察屬吏瑣屑秋毫獨才
潤甫時語諸二千石及兩臺使者曰夫夫才易余而
守難皮相者曰潤甫席累世貴倥倥故爲名高余笑
曰若見計然白圭不見色簞立耶歸德信州已相繼
去潤甫亦左遷于是颺然拂衣曲阿諸勢豪競以門

戶相角卽懿親骨肉儼若一敵國潤甫杜門塞兌課
子之暇時時遜跡竹林是非不挂齒頰城府不設胸
中余過潤甫訪之城外一小園疎籬曲徑葯房雲樹
制不甚宏敞楚楚宜人或曰潤甫力能侈太湖靈壁
之勝獨以野水荒洲聚芙蓉數十畝其中駕小舫一
葉徜徉容與客至浮白浩歌流連日夕或勸曰此中
可魚也潤甫習西方教輒皺眉曰吾安忍以阿堵傷
生潤甫有子而才刻意下韓老人躬自督之密而不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六四

苛曰進取有命余每相見斤斤如也恂恂如也諸孫
濟濟膝下復有幼兒蘭玉葳蕤潤甫捧腹自笑曰吾
無所遺于兒曹世業外獨此余潤甫今年六十冬孟
某日其初度也二三相知微言于余爲潤甫壽余雅
知潤甫敏其生平大槩代南山之祝客曰此足爲潤
甫壽乎余曰以潤甫之才假令得志馳驟少年場駭
機伏弩觸目駭心如仲氏其鑒也駟馬高蓋其憂甚
大何如一枝自適又如日夕子母持牙籌較計富十

百世業何如三徑足老立不盈之地可以杜機留不盡之緣可以長世翁山公有言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潤甫業今一百二十歲矣況進而古稀駸駸乎其未艾也哉又十年余當持斗酒過潤甫竹林爲平原飲二老人婆娑少年事回盼世態盛衰往復千百狀啞然大笑矣

壽師母顧宜人七袞初度序

涇陽先生元配劉宜人以戊午歲稱古稀某月日其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六五

設帨之辰也淳之兄弟率婦若子及諸子婦稱觴堂下于是四方之士凡游先生之門者鄉黨親戚諸嘗受德而挹休風者托肺腑于淳之兄弟者各以次歌南山而徵言于薦薦受知先生最深且久卽不敏其何辭薦弱冠執贄先生先生年未強也已微聞宜人內政又數年讀書涇上先生假館而訓督之宜人飲食慰勞不啻如子越二年薦通籍又數年拜官竊不自揆奉先生教屹立于風雨霽翳中未幾先生拂衣

歸薦尋挂謫籍又數年先生倡東林之會薦肩隨諸

同志飫聆宗旨邇觀吾道廢興亨否之交者又數年

迄今皤然且老而宜人之爲壽可知也或問曰子何

以壽宜人予避席曰薦何以壽宜人以涇陽先生之

碩德鴻名而宜人爲之伉儷以淳之兄弟之翩翩文

學而宜人爲之母卽箕福之五封祝之三宜人幾幾

乎俦之其爲壽也不旣侈乎雖然宜人自足千秋者

也有說乎請徵其微蓋先生不問家人生產蘋蘩釜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六六

簞外內之米鹽瑣屑外之觥籌筴選歲計出入宜人手筭之綜理周密咄嗟立辦先生不問生產而家政井井則宜人是以此猶其小者也先生通籍三十年家食十九易稱介如石不終日貞吉先生以之假令宜人纖毫忤愆先生能條然獨行其志乎先生于宗黨兄弟及兄弟之子靡所不厚宜人百相劑也百相卹也白首無間言及其御子若婦則又嗃嗃督課甚厲先生于家庭如春風煦育而宜人獨以夏日爲愛

庚戌秋薦候先生城西隅方版築相對談笑竟日無
一雜語問淳之兄弟宜人扇戶而課之若嚴師然先
生第品其高下而已未也先生之嘉惠故人慙慙懷
懷平險始卒無二一窮交老且饗世業無子遺矣先
生以淳之之女女其子假令宜人纖毫恣憊先生能
直行古道乎未也請言吾私宜人之誨諸子凡奕具
觴政一切有厲禁一日家弟長文及吳君余邁謁淳
之兄弟談劇興且豪請觴政于宜人宜人惓然曰客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六七

從丁生來必不以燕荒蕩吾兒姑假而卜夜夫以薦
之無良卽生平綰帶反而于風波震撼中而宜人以
小子故且謬信吾弟及其友假令爲丈夫必卓然不
爲時局所脅亂然則宜人者善承先生者也亦善成
先生者也其志遠其德隱客曰辨矣子之爲宜人誦
也然何當于壽丁子曰夫世俗所爲壽者歲月宜人
所爲壽者千秋假令先生爲會稽之隱宜人必且爲
德曜淳之兄弟爲陶士行宜人必且爲截髮劉薦之

湛母爲蘇子瞻必且爲願爲滂母之程太君故曰宜
人自足千秋者也其爲壽不既侈乎諸君躍然曰善
遂述其語于賓筵之次

壽馬太夫人七十序

萬曆辛丑秋七月廿有六日梁驛馬季任之母夫人
以七十稱觴故鄣諸門人競致岡陵之祝季任語予
曰尹也何以壽吾母吾母拮据五十餘年以長尹兄
弟微天之靈母健七箸尹兄弟歲歌南山娛斑駁下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六八

是菽水而鼎養也尹頓首幸甚敢辱貺二三子元薦
顧二三子曰若何以壽太夫人二三子前席曰太夫
人而亞中公之爲天也有子若先生諸孫奇穎韶秀
馬氏之祉未艾太夫人壽未艾也元薦唯唯否否若
知太夫人所自樹千秋者平昔亞中公意不可一世
每宦以太夫人隨當是時太夫人地隣于偈而機杆
與課讀聲相軋軋若不知有官舍亞中公沒于官太
夫人携二孤垂橐歸地危且疑而太夫人莊事適夫

人以劑諸子比析箸口不齒多寡亡何亞中公之業
中衰幾不守勢及二孤太夫人不問業所繇授直所
繇受也退而焚焚守數椽服纖食貧如千年而季任
兄弟成立蜚聲藝苑諸同氣或有窘太夫人愀然脫
簪珥質之不自知屢空也習季任者相顧詫歎異哉
太夫人笄而丈夫與元薦曰此丈夫所難也世或忍
詢而繆爲長者強顏尔若乃淑慎溫惠以德修郊先
君之思慈于異產太夫人其服河上公言而善用之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六九

者與家叔氏曰否否太夫人之爲長者天性也往余
受業馬先生之門太夫人時調其脯漿而佐其寒煖
如子弟他及朋儕以至僕隸下人人鑒其志也其性
葢靡所不厚而况與寢庭除之內乎或又曰太夫人
家政嚴甚有善音者館而歌共門太夫人立二子庭
下謂曰奚斯之聲也老嫗耳不熟此立謝其人去半
畝之官自門及寢不數武內言未嘗踰閤諸孫且長
非就外傅不一厠足中甯外季任歲客游其子彬彬

能文章志操並不群太夫人教也季任讀書故鄣居
恒念太夫人春秋高泫然曰母氏荼苦白首銖寸積
以迄今日屈指五十餘歲寧渠百年元薦手額曰夫
百年其小者也太夫人飲醇黍和厚畜謙守貽厥孫
謀以燕翼子其一日千秋者乎勉旃季任得時天飛
作帝良弼太夫人當與范孟博蘇子瞻之母並耀彤
史不朽雖然微二子二母之賢寧至泯泯聞闕乎元
薦于太夫人亦云敬授賓筵之次爲異日左券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七十

壽朱太夫人七表序

不佞聞之長老吳興故饒耆碩抑多闕范云最彪炳
者如楊夫人之啟顧司寇都夫人之啟陳方岳游夫
人之啟姚京兆並以雖肅標譽龍章上德遐齡誇勝
事焉雖然彼猶起與漂而躬辛屹者也爲公伯文母
易若乃發跡華胄世歷景融而昭令則于當年駢純
禧于多算朱夫人而外指不再屈已今春上元日不
佞爲家太安人壽君采兄弟咸辱賓筵從容語次曰

嘻閱月而後吾母之輓辰也徵其年幾何曰七十矣
姻婭朋好持牛酒奉觴庭下君采嬌嬌多繡昆季子
姓翩翩蘭玉夫人六珈象服洩洩融融神王也諸大
夫屬詞于不佞不佞颺言曰公等所爲夫人壽者將
詠南山効川日之祝乎上謂封公下嗟君采兄弟以
斯不朽于夫人乎不佞忝肺腑託臭味知夫人甚深
請舉其隱夫人者御史大夫莊僖張公之長女也母
其夫人愛夫人甚篤宦轍所歷必以夫人隨夫人目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七一

不賸稼穡手不親釜簞一入米氏宗黨目攝之曰是
貴人也夫人却錦綺袒韞蔽仰仰執婦道甚恭當是
時封公方困諸生家中廢勢不得不託迹外氏性伉
直不以贅壻頰首而夫人亦不敢幾微顏色睨公交
相莊也生平多柔腸寒酸婦女往來其門者夫人降
氣怡顏進之曲盡款洽中年封公父子相繼鵲起魁
其經人以爲華夫人不色亢晚而君采登進士高第
除秘書郎入蘭臺夫人且拜綸綍里中詫曰得全者

昌朱夫人之謂乎夫人故自如居恒力作不少些窳
甚者爲舍人兒及諸獲綴敝衣且莫針不去指也諸
子婦長跪請曰母休矣誰胎而自苦乃公夫人咲曰
吾神王性且安之勿訝也不佞所聞于君采兄弟及
女姬往來者如此諸大夫曰信此足以壽夫人乎哉
丁子曰物忌乎盈福集于謙河上公所以執造物之
權恒自立于成而不毀之地者曰儉曰慈曰不敢天
下先也朱夫人之于三寶也性乎何其幾也詩曰受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七二

天百祿降公遐福惟日不足猗與休哉天所以祿夫
人者悠矣渥矣夫惟不足萬年無期賓朋唯唯曰吾
于朱夫人得大年焉百拜稽首而卒爵

壽洪母程太宜人七十序

夫人妄執百年爲已有世無不竊咲者也而以之私
其親則公雖然造物卽巧安能盡譽天下人子之願
哉漆園氏廣之以大年而封人所祝者嗒焉若失則
又有矯之者曰身與名孰親季鷹不以杯酒易也而

恐以一日博千秋爲之二者常不能兼兼之者天與人乎哉丁子曰是必之我必之我者捐其所爲我也捐其所爲我者純乎天者也純乎天者天不能違故曰天可必也以予聞于程太宜人信焉夫世所爲太宜人壽者以有平叔平叔所爲太宜人壽者以天子寵靈元薦曰太宜人之啟平叔不有平叔者也平叔所爲微寵一命不必一命者也有說乎曰有太宜人常斷襁褓之乳乳其姑矣是且不有平叔者也不有平叔者啟平叔者也平叔而必沾沾焉微一命爲榮嘗拜司功氏矣會同舍郎譴去請告歸意若曰吾不以金紫易班衣也太宜人喜而執手勞曰兒不負友必不負縣官母子相對融融也歸數年南徙又數年虞衡而南日與中貴人爭錙銖齟齬如也上封事數千言幾蹈不測矣亡何以單恩逮二尊人世競趨者曉而平叔迂迴者十四年當是時七尺之不有而何有于一命然而卒得之者何也不得之尋常泰最而

得之單恩者又何也今平叔駸駸鄉用矣太宜人健七箸安平叔于官平叔假使節歸而拜太宜人堂下稱七十觴也分大官之賜爲太宜人一加七箸新都人以為榮太宜人喜而顧平叔呬而勞之曰屈指十四年間老嫗不自意今日人又以為奇聞之先民曰臣莫如忠子莫如孝非有一至之心者莫必終始一則誠誠則純純則天全吾之天全而冥冥者適與之符故曰天可必也太宜人捐世俗之愛以自致其誠尊拙堂文集

之命會不佞于吳間敘生平驩不佞心許之曰明歲之春薦將升堂拜母至期以外王母八十壽不果至今負諾責吾黨某某醺金爲太宜人壽而微言于不佞以不佞知平叔最深不佞雅不欲以世俗所爲壽者壽太宜人故迂其說如此或曰子之辨奇矣斯矣太公不嘗以捐年禱神爲父柳塘公益筭乎天又有不然者何也元薦曰天故以此安太公之心而食其未盡之報于太宜人洪氏之祉津津乎未有艾也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七五

升堂拜母載展南山之章薦請以三十年期敢借此嚆矢也

壽從祖母汪安人七十序

世末有不願壽其親者也然王公貴人幾幸一日于父母而不可得何也世蓋有優游百祿而壽者焉又有拮据荼苦而壽者焉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一日千秋者焉又有千秋不一日者焉吾知其所以然不能言其所以然也從祖母汪安人以辛丑二月

十有四日稱七十觴諸子姓內外以次歌南山列堂下安人悵然曰傷哉媼之有今日也媼事湖南公及我太僕公稱婦者前後幾三十年而不敢一信着也撫吾子若婦迄諸孫稱太姑者幾二十年而不能一信着也盛衰殊感艱關百罹傷哉媼之歷此七十年也不啻百四十年也諸長老曰异哉媼之有今日也其事翁婦而子也報太僕公共姜程嬰也持門戶訓子孫御臧獲以迨宗黨閭里則母而父也大父母而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七六

父母也笄而丈夫也拮据荼苦者數十年而有嬰兒之色异哉自此以往未艾也元薦曰嘻夫慶德之餘也謙福之祚也誠神之鑒也天以丁氏累安人以安人祐丁氏與七十年之苦心足千秋已諸長老唯唯紀之賔筵之次

壽許司馬先生元配舒夫人八袞序

吾師許敬翁先生真修碩德稱世儒宗其未竟之緒造物者息之于厥子若孫而舒夫人觀厥成焉舒夫

人者先生元配也與先生同齒今八袞矣八月廿有五日爲設悅之辰廓如君率子婦及宗黨袒免而上以次稱觴里中父老子弟夙覆露于先生者相率市牛酒爲夫人賀而先生之門人及其懿戚交知之散于四方者如期畢集奉卮酒堂下夫人黃髮鯁齒儼然象服南面而受子婦賀神王也帷以外執殯而觴廓如君曰許之先自介山翁而下未聞有以上壽稱者先司馬之盛德也不能踰古稀而上而茲且取盈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七七

于夫人得全全昌夫人以之敢以爲壽則又有曰前谿以北烏山而南閩閩之家所稱閩德有與夫人齊年者乎夫人如魯靈光巋然獨峙先生遺風流韻以一身維之不獨于許稱宗婦也敢以爲壽則又有曰稱壽于諸緒紳家易爲夫人稱壽于先生之門難何者婦德無儀非以司馬掄夫人卽以夫人掄司馬故曰難也夫人于婦稱順于母稱慈仰承司馬下啟子姓雖雖肅肅猗與休哉天人之際難言之矣而所以

爲善人報者不與敢以爲壽惟以內執殯而觴夫人者曰自吾儕之婦于許也託姻婭于宗盟也盛衰寒燠不啻月異而歲殊矣夫人由諸生婦而稱安人稱恭稱淑福基隆也澤基渥也天之以夫人胖我許氏未艾也敢以爲壽又曰庚辰以前夫人日岌岌乎虞胤嗣之不廣也幾艾而舉一子緒如綫矣夫人手携而口哺之以迄于成成而賢且文濟濟乎諸孫之日以繁也堦蘭庭玉蕙蕤膝下而樂可知已敢以爲壽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七八

觴者以次畢許之宗人以及廓如君相顧大噉各引滿稱快丁子曰未也薦自弱冠游先生之門幾四十年矣晚託葭莩知夫人甚深請以耳目所睹記爲夫人壽夫人女而孝婦而順其恒余色奉嚴舅姑而推其愛以字其愛女迄于白首而猶不忍替也至今語次輒動色不怡何其厚與雖然此庭間事余先生與人爲善坐客常滿夫人假貸而飲食之且衣被之禮意殷殷焉數十年如一日至有向沫于童孺至躬

爲櫛髮而調滌澣者如閩之李侍御鄴之周孝廉其顯者也先生故清修然儀真而却百金私餽京兆而謝中貴苞苴皆發自夫人至于菁山解難司馬峻辭千金難矣夫人必不忍以金寶之贈建初心于空乏時不尤難之難乎世之知司馬者十九知夫人者十一吾友吳司成津津道其詳而心儀夫人之不可及也夫人少年茹苦老而靡倦七十以外親蚕課織斤斤如少婦也而性儉素家政以嗇守曾不稍假借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七九

予愛子夫人其并而儒者與客曰子所爲夫人壽異乎世之所爲壽者也丁子再拜颺言曰此夫人所自爲壽異乎世所爲壽者也上帝所福彤史所載漆園氏所矜大年于是乎在聞者噴噴大其語以比南山之歌

錢隱君啟元暨元配股令人雙壽序

乙卯九月二十有六日爲錢君啟元初度蓋週甲子者十年矣殷令人少君一歲德耀之于梁隱君五十

年一日也里中親知携尊榼稱雙壽而徵言丁子君謝曰主臣敢辱吾子丁子舉觴前曰不佞始識君于外家蓋髮初覆髻余而君壯矣荏苒四十餘年不意齠然雙鬢而君未二毛結髮偕老子若孫滿階除造物所私于君者良渥而君未之知乎君悵然曰主臣昔與尊公同游黃序數奇敝一青衿以老何壽爲予咲曰咄咄啟元試屈指與君遊黃序者同研席者脫穎而去者幾何人脫穎去而終令名與君齊齡者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八十

又幾何人是造物者以此私君而君未之知乎啟元復謝曰傷哉貧也半畝之宮寒釐一席地婆娑半生栖栖焉借適軸以樂飢而何壽爲丁子再觴曰君更屈指持牙籌督子母者勞佚較君奚若天又以此成君君日饗之而且忘之乎客旁睨予瞬嚅而欲有請予戲曰子以予言爲誕耶曰歌南山者率取盈造物先生獨舉人世所不足者以爲祝何若丁子曰固也夫惡盈天道也鍾鼎之家聚族而哆岡陵封祝之三

十不及一箕福之五十不得二造物小兒故以此笑
陷一世卽僂而全矣幸矣彼斃斃焉行盡如馳而不
休者其意常有所不愜何哉而以其有涯之軀自牛
馬耶黔婁之適侈于陶石趙孟之苦極于胥靡咄咄
啟元所乞于造物者其願不賒故造物所以佚而厚
之者什百于富貴之子若猶記庚辰之春乎哉長安
道上奕棋至今凡數易矣而君意中故自如衡門數
椽濱于谿上東偏有一若宛在水中央耗耗垂柳雜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八一

以梅李日夕供君几案城外五峰去家不一里君不
杖而登臨時携侶嘯呼君所自愉快者皆世所掉臂
不顧有子能讀父書歌子衿且久婿通籍貴矣君高
枕不一輟就少年好歌歌不必韻又善飲飲不必醉
時過予握手劇談間飲數十觴陶然歸歸必袖菜何
啖諸孫諸孫入門牽裾纍纍細君老相莊時時道少
年及里中時事一城之內盛衰寒燠種種目前而君
又自如咄咄啟元肯以此易彼乎予少識尊公一蒙

公又識君從父若泉公其人長者皆上壽予所以壽
啟元行且過之矣爲我盡百觥

賀閔翁原魯暨元配臧孺人七十初度序

丙辰春正月閔原魯翁暨元配臧孺人七十偕老初
度之辰親知各醺金和觴堂下厥嗣振孺二倩姚峻
之臧燧如先期奔走巧言諸名公效南山之歌余不
佞與翁條壻也束髮過外氏輒尾翁後塵翁長予十
有三歲豐頤方額頽然偉人轉盼四十餘年予髮且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八二

先翁白而翁七十矣當是時同館者四人獨翁與予
至今以傲骨素心時時往來甚洽習翁者莫予若故
振孺謬以一言見屬予咲謂振孺而宗濟濟多貴人
不乏如椽之筆主臣何能爲而翁重哉振孺固請予
請爲質語蓋吾郡八座以碩望遐齡子若孫簪纓世
世不絕者首指屈莊懿公雖然莊懿公不必以子若
孫重莊懿公之子若孫亦不必以科名重其敦厚醇
龐杜門修先民之程者原魯翁是也翁生負異質十

一遊費序贈公內外咸青雲器之亡何同產弟歌鹿
 鳴子幸附驥南宮翁數奇居恒歎曰力田不如逢年
 哉杜門讀書自如已而諸宗少年相繼鵠起者數輩
 各爲大官翁落魄白首杜門故自如生平寡交遊性
 不能酒時時手遺編咄咄兀處一室其意常有所不
 可而不言時俗放曠自喜相效成風翁獨株守諸宗
 人皆嚴事翁翁內寬外莊唯諾嚶咲皆不輕假然未
 嘗與物競嘗自號畸人曰吾寧枵鑿于時不敢失先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八三

莊懿庭訓戒孺人與翁自首數十年蚤夜佐翁讀繼
 紉之暇力課耕桑獨以多女故稍廢著然家政內外
 井井一切倚辦孺人年五十一妾舉振孺孺人篤愛
 之調劑多苦心振孺稍長知讀書翁夫婦所以訓督
 之皆古人事每振孺出入必悽悽詢問且誠曰母比
 匪人其意念深遠翁生平重公議持大體其于阿堵
 不屑挂齒頰一女適構李卜氏早夭竭力呵護藐諸
 孤又爲甥女擇婿得吳生德輿曰此廉吏後也奩具

不復問卜氏自顧橐蕭然矣翁恭儉端慤人望而知
 其長者孺人性嚴而不苛慈惠逮于閭內外獨不喜
 佞佛振窮周乏意豁如也翁之爲長者老而彌信于
 宗黨親戚予兄事翁四十餘年所爲翁壽者以質不
 以文客再請益丁子唯唯若不見松陵吳丈人乎丈
 人齒長翁數歲其醇朴敦厚酷似翁松陵少年語及
 丈人拚口咲其世業存十之一余獨兩司寇家風賴
 以不替丈人晚有一子舉孝廉老而健七箸麗眉黃
 尊拙堂文集 壽序 四之八四

髮子然古處得意輒撫掌大咲人問之故復大咲其
 年未艾也而造物亦陰胙之少年拚口咲者久之自
 謂弗如余于原魯翁亦云天之君子以不盈爲全昌
 以未雕未琢爲大璞予所以爲翁壽者始終以此